

第一章

这是在一九四五年八月，裕仁天皇在無線電廣播中宣佈了接受聯合國方面在德國波茨坦議定的日本投降條件沒有幾天后的事情——。

圍繞在長野縣諏訪湖四周的無數工廠的煙囪，一下子都停止了冒煙，茫然自失地呆立着。那些黑白斑斕塗着防空色的混凝土大煙囪，那些老式的紅磚方形煙囪，還有從兩邊像蛛網似地用鐵絲系住的黑鐵皮煙囪，以及矗立在鐵皮屋頂上的彎成弓形的、搖搖欲倒的瓦煙囪，停止了冒煙，就都顯得格外的粗笨，呆呆板板地沒有了着落。從那些式樣不同、大小不一的工廠建築物、曾經被軍隊駐扎過的學校和市府大廈的還掛着防空幔的門窗、車站上的站台、街頭的消防設備起，一直到山腰高地的高射砲陣地，都被無情地反映在秋風吹拂的湖光水色中，宛如被遺棄在湖邊沙灘上的垃圾堆，突然顯得寒儉而卑微了。

這些圍繞在諏訪湖四周的大小市鎮，都腳在湖灘邊，背脊倚着山腰，彷彿靠在一張高背椅子里。這地區雖然叫做諏訪平原或諏訪盆地，但如果這些名稱僅僅是指的完全的平原，那麼湖面可比平原大得多了。這個周圍有二十公里左右的、坐落在赤石山脈一端和富士火山脈連接的地方的湖，可說是一個積聚山水的水

窪子；海拔七百五十多公尺，以高度來說，即使在日本的湖泊中也是數一數二的。月夜，湖面閃耀着一片金光；到了冬天，當湖水凍結的時候，它就像一面大鏡子，映出一片白光。過去，每當美國的“空中堡壘”^①轟炸機發出嗡嗡的響聲向富士山襲來的時候，市鎮上的居民們都慌做一團，恨不得找個蓋子，把湖面蓋起來。

不過，從“山勢嶙峋”這一點來說，這地區也佔着全國的第一位。在日本，不臨海的縣分^②是很少的，長野縣是這種少數的縣分之一。當“太平洋戰爭”到塞班島陷落^③、美國空中堡壘開始轟炸東京的時候，一直遭受蒙蔽、無從知道有關戰局的任何消息的日本人民的耳朵里，也偶爾傳來了“要把天皇遷往山梨縣去了”、“日本軍隊要在山中展開游擊戰了”……等等的謠言。從這時候起，東京、神奈川一帶的大工廠就接二連三地“疏散”到這個地區來了。因為這裡的條件對它們方便：首先，這地區原是世界聞名的一个紡絲工業區，但是由於和美國作戰的關係，這裡的“岡谷紡絲”、“諏訪紡絲”等大公司都失去了最重要的主顧，不得不關門大吉，廠房幾乎都成了空屋。那些保持着明治以來的歷史的近代化紡絲機械也都成了廢鐵，許多紡絲女工也為了趕制軍需品征用到別處去了。所以軍需工廠的老板們只消運來一些機械，派來少數技術熟練的可靠的工人，就馬上可以開工。因此，在這湖邊，也遷來了在壟斷企業中居首要地位的軍需公司：N 無線電公司，又遷來了K 造紙公司、O 電氣公司、M 發動機公司等工廠，還遷

① 即所謂“B29型”的一種美式巨型轟炸機。

② 日本的縣區的劃分，相當於我國的省。

③ 南洋羣島中的島嶼，過去是國際聯盟托管。日軍在“太平洋戰爭”末期，曾在此被美軍打敗。

來了東京電氣器材公司和其他中小工廠；這湖邊也就立刻從纖維工業地帶變成了金屬工業地帶。

如今在冒着煙的，只有那些沿着湖邊忽左忽右的火車了。行駛在這條中央鐵路綫^①上的火車，在日本說來已經算是舊式的了。因為四周都是山，分辨不出東、西、南、北，所以這些老火車看來就像是“忽左忽右”地在羣山間蠕蠕爬動。此刻，沿着這條鐵路的每個車站上都擠滿了兵士。這些兵士，像雨后的山里到處湧出來的泉水，一下子從四面八方湧到車站上來。火車滿載着這些臉被汗水和煤灰弄髒的、被擠得幾乎快要从車窗里掉出來的兵士們，慢騰騰地沿着湖畔行駛，氣喘吁吁地時而消失在山腰里，時而又從山腳下出現。

多山的地方，往往使人難於辨別正確的方向，只有聳立在湖水東南、連夏天也積着雪的八岳山，和在湖水東北的羣山中高矗着山峯的霧峯山成了大家的路標。從東京開來的下行車，忽而從東邊山脈中出現，向北疾馳，忽而又往西拐，沿着以湖水為水源的天龍溪谷駛去，又消失在羣山之中。換句話說，這條鐵路綫，除了湖南面的一部分地区以外，沿着湖岸環繞了整個湖濱的四分之三左右，並且在中途通過三個車站和三個市鎮；按照次序來說，它們的名稱是：上諏訪、下諏訪和岡谷。

在岡谷車站上，也擠滿了好些等待火車的兵士，和“天皇廣播”以來陸續被趕出工廠的征用工^②、女子挺身隊員^③等等。那

① 起自東京，經長野縣至新潟縣直江津市為止的一條鐵道干綫。

② 平時從事一般生產的職工，在戰時被軍部強迫調往軍需工廠工作的，都叫做“征用工”，在“征用工”中也有農民。

③ 戰時被軍部強迫征用，派往各工廠去從事軍需品生產的婦女，她們大部分是學生，也有一般的職業婦女。

些穿着束脚褲、抱着包袱或者揹着行李的姑娘們，和頭戴戰鬥帽、身穿褐色工作服、像兵士似的征用工們，都排成了長隊，從車站一直排到了站外的廣場；行列越來越長了。兵士們排成一隊隊不整齊的小隊，擠在廣場上和車站廁所旁邊，有的在点名，有的保持着隊形坐在地上。還有好些由十五到二十個兵士組成的小隊仍在絡繹不絕地向車站趕來。看去他們好像不久以前還在什麼山里挖壕溝，一個個都帶着一張又髒又乏的臉。他們連槍也沒有，有些人甚至掛着竹刀，大部分兵士都像扛鋤頭似地把軍用鐵鍬扛在肩上；每當一些由幾個將校和下士押送着、載着烙有五角星標誌^①的木箱或文件箱之類的軍用卡車橫沖直撞地開過來，一羣一羣的兵士，就被擠到了鐵路旁的木柵跟前。他們仰着又瘦又黑的臉，張着嘴，帶着一種不安的神色，瞪着眼望着。車站、廣場陷入一片混亂，擠在這裡的人們又都互不相關，好像每個人都是孤零零地迷失了方向。他們所關心的，似乎不是什麼戰爭失敗的問題，而是自己今后的命運。然而此刻最要緊的，還是想辦法比別人搶先搭上火車。

岡谷市是一個坐落在湖的一端、沿着山上的窪地伸展着的市鎮，是湖邊工業地區的中心，林立的煙囪一直連綿到市郊，沿着天龍溪谷的山崖排成了長長的隊伍。崖上有一條縣公路，公路的右側，山坡崎嶇。山坡上，沿公路五公里長的一段地方，分列着五個小村子，總名叫做川添村。在岡谷市郊、天龍河畔的那些煙囪林里，高矗着兩座混凝土大煙囪。這是屬於從京濱地區^②“疏散”到這裡來的東京電氣器材公司的東電川添工廠的。不消說，哪個煙囪底下的情形都是一樣：這工廠從“天皇廣播”以來也發生

① 五角星是日本軍部的標誌。

② 指東京、橫濱一帶的日本最大的工業地區。

了很大的騷動。

山崖上的那條縣公路，在川添村五公里左右的一段，是很漂亮的混凝土路，村里人都管它叫角倉公路。日本的紡絲大王角倉企業就是在这个地方發祥起來的，他的一族和遠親（雖然一族中的中心人物已經搬到都市里去了）現在仍然住在这里。在這山村中算是稀見的三層洋樓的村公所和近代式的小學校等等，都是角倉為了紀念這個發祥地捐造的，這條混凝土公路也是其中之一。據說，在戰前，村公所的官吏和擔任地方名譽職位的重要人們，都一律穿着印有作為角倉氏家徽的“山一”^①圖案的套褂；連學校和村公所里的差役，也都穿着“山一”圖案的短褂，手提“山一”的燈籠走路。東電川添工廠也是這角倉在全國開辦的數千個工廠里面的一個。

那座工廠面臨角倉公路，一進門就是一片廣場。好幾幢工房和順着斜坡像階梯似的一直排列到天龍河邊的一幢幢工房，雖然都離開廣場很遠，但是從辦事處前面的走廊里排起的長長的人隊，卻一直排到了這片在中午的炎熱陽光直射下的廣場。在行列近末尾的地方，有一羣梳着辮子的挺身隊隊員，正在唧唧噥噥地不住口的說着話。

“難道這是真的嗎？”

“你不信，我可是從辦事處的人那兒聽來的呀。”一個臉上滿是雀斑、儘管身材長得很高、卻還沒有發育成熟的瘦長的姑娘，好像自己本來就害怕，但又急於想在同伴中盡量擴大這個不安、

① 日本古時除農工外各家有特殊的徽章，用在衣物上面，作為記號，稱為紋章。這“山一”也是其一，簡化成鏤空的“人”形，底下加添“一”字，即是山一，是角倉家的紋章，其形為△。

使她們相信自己的話似地，向一羣戴着白色臂章、穿着同樣的學校制服的女學生們在誇誇其談地說着。——說的是：可能明天就會有美國兵乘飛機到來，遇到男子就要殺死，婦女都將成為奴隸——諸如此類的這些謠言從昨天起就散佈在羣眾中間了。由於謠言的性質使人無法判別真假，所以在這入羣的行列中也多少發生了影響。而且這影響又在他們身上產生了效果，使他們對辦事處職員的辦事遲慢感到氣憤。他們搭上火車的機會越來越少了，甚至對於以公司名義張貼在辦事處窗邊的那張通告：“由於總公司現款未到，工資及退職金等結算款項將分別郵寄，目前規定征用工暫領若干、挺身隊員暫領若干、一般職工暫領若干遣散費用，即行離職……”也不敢再表示不滿了。

征用工們在昨天一天里只領到火車費，就被遣散了。辦公人員的辦事拖沓的原因，一部分是因為還沒到月底，發薪的準備不夠充分，但主要的還是因為每個人都失掉了鎮靜。以“暫時遣散”的名義宣佈關閉工廠的廠長和廠里的主要人員剛才還在聚着商量什麼問題，但一眨眼的功夫，這些頭子們却又在卡車上裝了什麼東西，慌慌張張地走掉了，這樣，當下屬的職員們又怎麼能安心辦事呢。

“我說，要是現在美國兵來到這兒的話，你打算怎麼辦呢？”

那個滿臉雀斑的姑娘抓着旁邊一個姑娘的制服領帶說。那被抓住的塌鼻子的、身子又矮又胖的姑娘的腦門上直冒汗，把腦袋深深低了下去。她們雖然從來沒看見過美國兵，但恐怖心理是這種年紀的姑娘們一種特有的本能，所以她們每個人都只會往最可怕的情景里去想像，彼此間互相察看着眼色。那個胖姑娘已經把臉漲得通紅，過了一會才鼓起勇氣來背誦着曾經在學校里學到的句子說：

“我，我呀，我就抹脖子自殺唄！”

这个工厂，自从太平洋战争开始以来，职工人数迅速增加，到了战争末期，已经有一千五百人左右，但因为生产的性质是电气轻工业，所以其中有三分之二都是妇女。

这些随着战争的发展而增添进来的职工们，他们的情况是多种多样的，从那些排着队的人中间也可以看得出来。那些被征用来的职工，从学校、农村、城市的青年团^①里来的青年们，以及从附近的村落里来当临时工挣点外快的农民们，对于工厂的解散倒满不在乎；可是那些普通职工、从东京的总公司调来的男工人们，尤其是从丝厂时代以来就一直在这里工作的住厂女工人们，却依依不舍地不愿离开工厂。

前面提到的那个谣言，却在这些人中起了统一步调的作用，现在都愿意离厂了。但这并不是说他们完全相信了谣言；实际上很少有人考虑到谣言的真假，不过每个人都受了那个“也许会发生意外”的观念的影响。因为，当局在“天皇广播”的时候，同时向人民广播的“时事解释”，只强调了什么“不改革国体”、“一亿庶民俯首忍耐”^②的精神，关于“波茨坦对日公告”的内容，却没有一点说明，以使大家了解。所以那些“波茨坦”什么的噫哩咕噜的名字，只是像耳边风似地一下子就被人们忘掉了。

“呀，乌泽姐来啦，你看！”

那些从排着的队伍中打横里挤出来，聚在一块不住吱吱喳喳说着话的、梳辫子的姑娘们中间，有一个人彷彿发现了稀奇事

① 指“翼赞青年团”，这是战时日本的一个反动组织。

② 这是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裕仁天皇对国民广播的投降演说中的一句话。意思是要求大家俯首忍耐，渡过难关。

似地，指給大家看，一邊大聲嚷起來；接着大家都一齊咧開嘴，揮動着手叫了起來：

“烏澤……姐！烏澤……姐！”

一個胳膊上戴着“挺身隊”臂章的姑娘，正在那往來匆忙的人羣里一路擠着，穿過廣場朝這邊走來。聽到有人叫她，就馬上走了過來，腳步的速度仍然不變。

“你領到了錢嗎？”

梳辮子的姑娘們立即就把這位被她們稱做“女王”的、同學中的老前輩團團圍住，每個人都搶着說起話來。

“干嗎還不回家呀？”

“啊，打算回家嘛。”烏澤蓮微微一笑，望望大家說，接着問：“你們沒見到裝配車間的山中初江嗎？”

年紀比她小上兩三歲的那些梳辮子的姑娘們都搖了搖頭。山中初江是個住廠女工，平常跟她們很少往來。

“我說呢，烏澤姐，真有那樣的事嗎？”

滿臉雀斑的姑娘湊上來問，大家都望着烏澤蓮的臉。她身穿一件紫紅和黑兩色大花的上衣，配上一條同一花樣的東腳褲，光憑這身打扮，就已經顯得風度不凡了。

“……她說，她要抹脖子呢，可是……”

蓮把目光越過那些梳辮子姑娘們的頭頂，若無其事地望着。她那一對即使在微笑中也仍然是又大又長的美丽的眼睛，彷彿在褐色的眼瞳里閃亮着火花，和她那蒼白的長臉似乎有些不很調和，使人產生一種火辣辣的感覺。

“我呀，我是不信那些謠言的。”蓮回答說。

梳辮子的姑娘們舒了一口氣，抬頭望望她們的“女王”。大家誰都沒問她為什麼不信、為什麼謠言靠不住；在她們的“女王”的

表情里，有一种不必問理由、干脆不理睬这套玩藝兒的坚定的神气。她那由於微笑而顫动着的美丽的嘴唇，使那些梳辮子的姑娘們联想到兩片花瓣。

“要是你們見到山中初江的話，就告訴她一声，說我在找她……”烏澤蓮一面从姑娘們那里走开去，一面說。“我打算和初江一道回家呢。”

蓮知道这些姑娘們是会相信她的这句話的。蓮是高中畢業的、地主家的姑娘，去年才以挺身隊的身分被派到这里來，她和小学畢業后馬上進厂工作的山中初江是同鄉：都是烏澤小村的人；而且，蓮虽是挺身隊員，却寄住在厂里的第一幢特別宿舍里。因为烏澤小村位於川添村离厂最远的山上，只有那些精神旺盛、备有自行車的小伙子們才每天从小村里趕來上工。

其实，“和山中初江一道回家”的这句話，仍不过是一个借口。蓮一会兒望望行列中的人們，一会兒又往办事处走了進去（她是个事务員級的工作人員，在試制車間的事务部工作）。但不久又回到廣場上，兩眼直望着盖在工厂医务室和办公室旁边的一所塗着青色油漆的小屋子。原來她在朝着那所小屋子的窗口張望呢：那窗上掛着的黑色窗帘被風兒吹得飄來飄去。

“要是失掉現在的这个机会，那就再也不能跟他見面了。”蓮着急地想着，却又裝着一种滿不在乎的样子，一面往窗帘里面眺望，一面在廣場上穿來穿去。这一回，她又瞰見了那个身穿雪白的翻領襯衫、个兒矮小、年約三十四五歲的男子——試制車間的主任中谷進——仍然伏在靠窗口的一張桌子上整理文件，窗口还露出着一張牀的牀沿；她看了这情景，重又走進人影稀少的、放着已被大家遺忘了的自动計勤器的走廊，深深地喘了一口气。揣在怀里的那封信，就像炸藥似地發着热，使她兩頰發燒。“要是

再这么磨磨蹭蹭地拖下去，他会一点也不知道我的心意就离开了的。……”

蓮裝做正在查看放在計勤器旁边的出勤卡片架子的模样，呆呆地望着那兩漬斑斑的牆壁，一面咬着嘴唇。“可是，他会一声不响地收下嗎？他的脾气相当古怪，说不定会当面問我：这是什么东西呀？这种情况从前也有过……”

一發覺自己不知不覺地又在琢磨着那个早已想过不知多少回的問題，蓮自己也感到自己太沒出息、太可憐、太討厭了；她不禁对自己生起气來；她每每一生气，就把气憋在心里这样想：“我为什么要这么怕他？他不过是个工人罢啦，連那些大学出身的青年也曾經向我求过婚，我怕他干么呀？”

“管它呢，有中谷先生在那兒也沒啥了不赶呀！”趁着这股勁，蓮又朝着黑窗帘瞅了一眼。但这一回，从那被風兒吹起的窗帘里看到的，却只是牀舖的一端了。

她迈着自己特有的、小而輕快的脚步，从走廊里走下了石階，踏着舖在医务室和小屋之間的舖板，來到了門口。一看，房門洞开着，一双紅色趾帶的草屐一正一反地放在那里。

“打攪啦，……”

蓮被自己的發抖的声調攪乱了心神，虽然沒一个人看見，可是她却下意識地裝起了笑臉，用一种和剛才完全不同的、流暢的声調問：

“池部先生在嗎？”

“日本打敗了，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池部新一在半旧的木牀上仰躺着，一再死命地想从正面來思索這個問題。但这問題的內容实在太大了，他無法得到一个明确的具體概念。要是盟軍登

陸，那時天皇將遭遇到怎樣的命運？東條首相^①、荒木大將^②和平沼男爵^③等要人們的命運又將怎樣？是不是會跟希特勒的下場一樣呢？想到這裡，池部新一就彷彿站在十字路口似地迷失了方向。希特勒的遭遇是外國的事情，可以不必去管它；但要是現實環境中沒有了天皇陛下和這些要人，那他就無從設想了。他從來沒見過這些要人，對他們也沒有什麼好感；但是他覺得，能夠代替得了他們的人却也沒有了。可是，儘管這樣，為了弄清“工廠今后的命運如何？”“我們的命運又將怎樣？”等擺在眼前的問題，他又不得不馬上去想這個難解的問題。所謂“臨時遣散”的話，連廠長也沒保證過不會是“永久”的……。

短促的喚叫聲、舖板上的腳步聲和從窗外廣場上傳來的吵鬧聲，不時擾亂着他那原來就已經摸不著頭緒的思路。他雖然躺在牀上，也能察覺到人們正像退潮似地一天天不斷離廠的那種氣氛。

護士們都已經離廠了；住在家屬宿舍里的內科醫生每天早上只來一次。這壁紙上滿是雨水斑點的工廠醫務室里，就剩下池部

① 東條英機是日本帝國主義亞洲侵略政策的策劃者之一。一九四一年組織東條內閣，同年十二月八日發動太平洋侵略戰爭。日本投降后被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判為甲級戰犯，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判處死刑。

② 荒木貞夫是個極端的軍國主義者，代表日本少壯軍人，與日本民間法西斯團體相勾結，主張由日本軍部來干涉並支配日本的內政和外交。日本投降后被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判為甲級戰犯，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判處無期徒刑。

③ 平沼騏一郎是日本最隱秘的法西斯組織“國本社”的領導人，被公認為日本法西斯主義之“父”。他歷任首相、不管部大臣、樞密院議長等，向來都與日本軍國主義集團有密切關係，完全贊同並執行侵略戰爭。日本投降后被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判為甲級戰犯，一九四八年十一月被判處無期徒刑。

孤零零一个人。他的盲腸开刀以后已經过了十多天，已經拆了綫，現在可以在牀上坐坐了，但是身体还没有恢复过来。他是在“天皇廣播”的前几天患上了盲腸炎的，因为岡谷市的医院沒有空牀位，公司方面就派了卡車把外科医生和护士接了來，会同厂里的內科医生在轟炸中动了手術。

“回东京吧？”

池部把手臂放在額上，不时地这么自言自語着。目前，“还能回得了东京”这一事实，好歹总算在茫無头緒中留下了一条出路。从东京跟着机械調到这里來一年多時間內，他一次也沒回去过。他那在大森遭到了战禍的双親，事后搬到板桥去住了，这消息也是从他們得到他按月匯款后寄來的一封信上才知道的。“回东京得啦！”池部彷彿受到了廣場上的动乱气氛的感染，猛然把手一伸。但当他的視綫落到那只在学徒时代被鉄錘砸扁了的手指，和那从前在磨車刀时被削去了一只指甲的伤痕的时候，就不禁想起那快要分別的車間伙伴們的面容來了，其中，头一个就是烏澤蓮的臉。新一彷彿像給人發見了似地臉紅起來。“傻瓜！”他啐了一口。“人家不过是因为湊巧在同一个車間工作，所以对我表示了一点親切罢啦；她是有錢人家的小姐，跟我是門不当戶不对的；离了厂彼此就成陌路人了！”新一一面責罵自己，一面把一对青年人特有的明朗綫条的眉毛皺在一起，故意裝出了一副苦臉。“門不当戶不对哪！”从小在貧困里長大的新一，對於这一点是格外敏感的；而且正因为这样，他就很怕在別人面前露出自己家境貧窮的弱點。但是，尽管如此，他此刻却不由自主地在心里想起了蓮那独特的笑声，以及她有时背着別人向自己表示过的种种温情。正在这个当兒，“池部先生在嗎？”——傳來了蓮的声音，新一大吃一惊，猛地从牀上坐了起來。

“已經好些了嗎？”

蓮有点忸怩地光着脚踏着地板走了進來；剎那間，新一覺得整個房間頓時發出了一種眩人的光彩。她那帶點顫音的又是軟綿綿、又是流暢的聲音、紅艷的色彩和襲人的芳香混成一体，不客气地直向他冲來，弄得新一兩頰發燒。他死命地皺起了眉头，控制着自己。

“是！已經不疼了。”

這句話可說得太拘禮了。他和蓮在車間工作的时候，是更為隨便、更為親密地交談的。試制車間的人數本來不多，專職的試制工只有五六個人，所以他跟在車間事務所工作的蓮，有时还用這樣的口吻：“我可不曉得！”“嘿，別裝蒜吧！”可是現在為什麼又拘束起來了呢？這問題雙方在心里都很清楚。蓮把抱在左手里的一個紅色包袱攔下了一半，却又立刻用右手把它抱了起來，對着新一的臉望了一下。新一默然不語，他那還不大有光澤、像少年人似的兩頰泛着紅暈的臉，從側面看去：一對黑茸茸的眉毛，一個端正的高鼻，好像有着一種高貴的風度。每當窗外有人影掠過，或是走廊上的舖板篤篤地響起來的時候，蓮就豎豎眉毛，不安地回頭望望，她那急促的呼吸，連新一也能听到了。

“我，我是來跟你告別的，從早上起就一直等着。可是那位‘鴿子先生’（這是他們主任的外號）老是不走。”

蓮彷彿是要打破對方所執意制造出來的那不自然的氣氛，用輕鬆的口吻說了，就格格地笑了起來。曾經在東京住過一個時期的蓮，說得一口純熟的标准話，新一一听着那活像在喉嚨里打滾似的、熟悉的笑聲，覺得不知怎的，自己漸漸失去了抵抗力。

“池部先生，你也要回東京嗎？”

“是的，要回去。”新一低下頭，雙手抱着膝蓋說。

蓮在牀腳邊坐了下來，這下子，他們是面對面地坐着了；這時蓮已經比他鎮靜得多。

“東京什麼地方？”

“板橋。”

“我有一個親戚也住在小石川。”

蓮說了這句話，就低下頭，接着，一雙手在膝蓋上搓來搓去，對新一的臉望了一下，又格格地笑了起來。

“我也想去東京呢。”

新一自己也不知是什麼原故，吃了一驚。接着就不加思索地問她：

“為什麼？”

蓮把孌孌的肩膀一扭，轉過臉去，有點生氣似地說：

“為……什……麼，可……是……”

她說“可是”的時候，一字一字地拉長着，說得很用力，接着又在泛起了紅暈的臉上露出了笑容。她那閃閃發光像燃燒似的兩眼，簡直弄得新一眼睛都花了。這時候，蓮敏捷地轉過身來，從包袱里拿出一個紙包，把一個粉紅色的信封插進紙包里，放到了新一的膝前。

“這……這是……我……費了兩夜功夫寫的，請你看過了給我回信吧……”蓮用手按着紙包說，但還沒把話說完，就已經滿臉通紅，連忙改口說：“……我說，希望你今後常跟我通通信。”

新一不知不覺地握着紙包的一端。他並沒領會蓮的話，而是她那好像到了絕地似的眼神，迫使他這樣做了。正在這當兒，門口出現了人影，一個響亮的聲音傳了過來，新一比蓮還要吃驚，他慌張地拿起了那個紙包。

“我說是誰，原來小蓮還沒走呀！”

出現在門口的是回來的中谷進和剛才大聲嚷嚷的荒木敏雄。荒木和中谷年齡相仿，他是第二車間的主任，个子很高，腦袋幾乎碰到了門框。

“要是再磨蹭着不走，會給拉了去的呵！”

“真的嗎？”身長不到荒木的胸部的蓮，歪着腦袋，露着笑容說。荒木誇張地瞪着大眼的臉上，却現出了相反的表情，彷彿在說：“哪有這種荒唐事。”

“當然是真的，小蓮長得這麼漂亮，首先就會被拉走的呢。”荒木說，一面隨着中谷走到牀尾的一張桌子跟前。中谷回過頭來，仔細地察看着新一和蓮，接着便對從前在自己手下工作的蓮說：

“烏澤君，你領到薪水了嗎？”

“是啊，領到啦。”蓮悄悄地把摺起的包袱布往懷里一揣，嬌聲嬌氣地說。“我是來向池部先生告別的。”

“早就知道啦！”站在桌子對面、正亂翻着桌上文件的荒木說。

“哎呀！”蓮叫了一聲。

“你辛苦了。”中谷立刻用他溫和的聲調替蓮解了圍。“祝你平安，我們還不知道今後會怎麼樣呢。”

“謝謝您過去一直費心照顧我。”蓮認真地說，朝着一向對待部下很好的主任行了個禮。“中谷先生、荒木先生都請保重身體啊。”蓮又鞠了一次躬，隨即故意一本正經地把臉轉向池部。那抬起了上半身的、雙手交叉在胸前的新一還在紅着臉。“多蒙您照顧了，請保重吧……。”

“是！”池部拙笨地掉過臉來回答。蓮打眼角里對新一的臉瞥

了一下，心里不禁一陣难过，差点兒淌下淚來，“这个人也快要离开这兒回家去了，那样一个不爱說話的人，說不定会不給我回信的；你看他还在皺着眉头，故意掉开臉不朝我看呢。那呀，我这一片痴心該怎么办哪？”蓮呆呆地想着；这时荒木又在她背后大声說了起來：

“嗨，你打算跟他告別多少次呀？”

“哎呀！”蓮不由得轉过身去，“咚”的蹙了一下脚，从蒙着臉的双手間笑了起來，往門口跑去。門外立刻响起了一陣踏着走廊鋪板跑去的脚步声。

“言归正傳，你这位小白臉的病况怎样啦？”荒木朝着池部問了一句，中谷代他回答說：

“已經好了，大夫也說过可以在房間里走走了。”

原來，中谷是为了陪伴他那孤零零地躺在这里的部下，特意把桌子搬到这里來做整理文件工作的。零件半成品的清点、剩余器材的移交等等事务都已經办好了。可是，在这位試制車間的主任認為最宝貴的一些資料却还在桌子抽屜里扔着。

“癩蛤蟆先生到底打算怎么办呀？”荒木說。

癩蛤蟆是厂長的外号。中谷只是偏着头，仍然一張一張地挑選着藍圖和方格圖。这回的臨時遣散到底是不是总公司的方針？看样子不像是癩蛤蟆單獨決定的，那么工厂究竟有沒有复工的希望呢？……

“中谷先生，厂長請你！”

坐在桌子边沿上的荒木正在嘮嘮叨叨地發着牢騷的时候，一个戴着軍帽、打綁腿的工厂警衛員从門口探進头來。

“說是請你把設計圖和其他的資料都一起帶去。”

“要設計資料干什么？”

中谷莫名其妙地回头一看，那个警卫员已经走掉了。中谷把桌上的资料收拾起来，匆匆地走出去。到了办事处一看，厂长不在里面。中谷便顺着几层昏暗的走廊石阶走下去，到处寻找厂长。走廊两旁的厂房原是丝厂时代的建筑物，屋簷很低，窗门也少。主要的活儿是由女工来干的装配车间啦、检查车间啦，都已经空洞洞地连一个人影也没有，只有车床车间和机械车间里还留下少数人。这些人大部分都是从东京总公司调来的男工，有的在机器上涂干漆，有的用绳子捆绑着从动轮上解下来的、松弛了的皮带；可是，在车间门口和通往食堂的、山崖下昏暗的走廊角上等地方，到处看见五六个人一起的人羣，蹲坐在那里，小声谈论着，整个厂房笼罩着不安和惶惑的气氛。

“喂，这儿哪！这儿哪！”

在离河边不远的、仓库前面的一块空地上冒出一股带有烧纸味儿的烟，走到走廊出口来的中谷看见烟柱那边站着两三个人，相良厂长正从烟里探出蹙着眉头的脸来，大声嚷叫。

“快，把带来的东西都给我！”

在厂长的脚下堆着一大堆订得厚厚的账本、捆在一起的传票和有照片插图的商品目录……等等，有的在冒烟，有的在烧着火焰。会计课的竹内忠一在火堆旁边蹲着，正用棍子撥弄着火。那位常来工厂的监督官——一个头上戴着军帽的年轻的上尉——双手揩在背上，站在竹内的身后。突然，厂长从烟里猛地伸出手来，从中谷手里抢去了文件。

“干，干什么？”

中谷明白了厂长的用意，慌张地问着。

“烧掉！”

厂长看都不看中谷一眼。他不停手地把文件两三张一起撕下

來，接連投進火焰里。廠長鼻下蓄着一小撮修短了的斑白鬍子，高顴骨、方下巴的臉上都是汗水。從外表看起來，他不像是技術員出身，骨格很結實，一副敢作敢為的粗悍的面貌；可是，現在的他却好像被什麼東西追趕着似的，撕開文件的手越是殘暴，他這種內心的動搖也就越是明顯地暴露出來。

“那麼，我回去啦！”

那位年紀還輕、像個大學生出身的軍官，因為睡眠不足和過度疲勞，好像連話也懶得說了，一張沒有血色的臉上現出不高興的神色，對着廠長把兩隻手指往帽沿上微微一舉。廠長把擺開的兩腳猛地併在一起，喊了聲“是”，接着又跟着他走了兩三步，朝着那快步走去的、年齡和自己的兒子相仿的年輕軍官的脊背深深地鞠了一躬。

“是命令嗎？”

中谷一直嚥着口水，連聲音也啞了。蹲着的竹內把頭一抬，望望中谷的臉，嘻嘻地笑着。

“管它有沒有命令……”相良廠長怒沖沖地說。“美國艦隊已經駛到橫濱附近的海上來啦！”

廠長露出一副“你這傢伙還在說這種傻話哩”的表情瞪了中谷一眼，接着，好像突然想起了什麼事情，冲着竹內急急地說：

“喂，給我喊一下上尉先生……”但他馬上又改變了主意，一松手把手里的文件統統丟進火堆里，“不，還是我自己去，你替我燒掉！”說罷，一面用手不住地往上提提從凸肚上松下來的褲子，氣喘吁吁地向走廊跑去了。

“真是，成了意料不到的局面啦，是吧？”竹內抬起只有幾根鬍子的臉，又笑嘻嘻地說。“癩蛤蟆先生簡直弄得頭腦都顛倒啦。”

中谷沒做聲。這個四十來歲、被大家稱做“廠長的跟班”的會

計員的这种傻笑，每次都引起中谷的不快。在“天皇廣播”那一天下午，当大家齐集在办公室里的時候，非常激昂地講了一篇反对投降的演說的，就是这个會計員。他是本地人，是角倉絲厂时代的“管賬先生”，“东电”接收工厂时，作为“絲厂留用人員”之一，他也留下來了。

“听說，連总公司也完全摸不着头腦呢。癩蛤蟆先生是昨天晚上坐末班列車回來的。”

公司的机密竹內沒有一件不知道的。中谷望着他那只毫不躊躇地拿着棍子撥动火、使爐燒着的紙摺燎起火焰的又胖又短的手腕，心里在想：为什么美國艦隊來到橫濱附近，就得要燒掉这些文件呢？既然是投了降，还有这种必要嗎？

“我說中谷君，美國的人造絲究竟發达到什么程度了？將來，咱們的生絲工業能不能复興，呢？”

从浮腫的單眼皮里露出一对灵活的耗子眼的竹內，原來是在想这样的事。中谷也不回答，只是凝神望着火焰。在火里，几張方格紙正从一端着了火，逐漸蔓延，起初是黃色，仍然保持着原形，漸漸地就成了黑色的灰燼。他曾經用紅墨水把每一个方格当作一公厘的几分之一而画出來的設計圖，光是紅綫的部分变成白色，在火里清楚地現出了中谷几年來苦心的創造。航空机用的各种測量表、潛水艇用的气压表……等等的部分設計圖，現在在中谷的眼前，这就是它們最后的姿态了。

“难道我做錯了嗎？”

無法搶救圖紙的中谷，猛地一轉身，离开那里。那些設計圖都是他絞尽腦汁創造出來的，其中有几張还得到公司的獎狀，而今……“难道我做錯了嗎？”中谷想，但想來想去还是沒想通。

“喂，喂，中谷君！”

有人在喊他，但是中谷沒聽見。他好像剛剛很厲害地瀉過一場肚子似的，感到渾身都沒有勁了。他垂頭喪氣地回到走廊里來，就看見荒木正站在那里，和他也認識的一個裝配車間的女工大聲爭吵着。

“……啊，不要緊！別着急呀，慢慢說吧！是誰給你講的？相良先生？那是胡說，哪有這樣的事！喂，等，等一等……”

荒木使勁捉住那個掙扎着想跑開的姑娘的肩膀，伸頭俯看她的臉說。可是，用塊印了“神風”字樣的太陽旗商標手巾包着頭、淺黑色的臉上還帶着稚氣的那個姑娘，看來已經吓昏了頭，一對眼睛睜得偌大，哆嗦着嘴唇連話也說不出來了，只想趕緊從荒木手里跑出去，拚命地掙扎着。

“聽說第二、三宿舍的女工鬧起來了，我去看一看！”

荒木扭過頭來冲着中谷說，一面像被那個姑娘拖着走似地，向通往宿舍的像地下室般陰暗的飯廳走廊跑去了。

住在第三宿舍（這是三幢女工宿舍之一，舍房的背面緊挨着一堵設有防盜拒馬的高牆）的姑娘們，大半都是工齡很長的女工。現在，這裏的二樓走廊上到處亂丟着竹條包、包袱、手提口袋，還有漏出米粒的布口袋、扔碎了的雪花膏瓶子、被踢出來的客用木屐和半倒着的紙拉門……等等，連插腳的地方都沒有了。

“君姑娘！君姑娘！”

室長山本文身上只穿一件不到膝蓋長的茄子色工作衣（絲廠時代的制服），露出光溜溜的兩條腿，大聲喊着。姑娘們有的捆着竹條包，有的手忙腳亂地從房間里搬出手紙啦，梳子啦，被打碎成三角形的小鏡子啦，髮網啦，針包啦……，把這些遺忘了的東西亂塞在手提口袋和包袱里。她們互相碰撞，互相嚷嚷。剛才

被山本文吆喝着的——她正一只脚踏着竹条包，在竹条包上面系着揹帶——那个剪短头髮的姑娘，恐怕是她的同鄉吧，鼻头上冒出汗粒，嘴巴一歪，看样子快要哭出來了。

“你馬上到廣場排隊去呀！什么？你的行李我替你捆，把我的工牌也一齐拿去排隊呀，真是笨透啦！”

从前，这些姑娘們互相依靠鄉親关系，每个房間里住着十來个同鄉，后来因为征用來的女工也陸續搬進宿舍里來，这种地区的划分就被打乱了。說來，如同每个絲厂的女工們的籍貫歷來都有它自己的地理系統，角倉工厂的女工大半都是上、下伊那谷和木曾谷地方的人。不过，其中也有不少虽是同一个長野縣，却是距离較远的更科、湯田中等地方，或从更远的福島縣和新瀉縣來的。現在这些姑娘們个个都相信：不管怎样，公司給多少錢就領多少錢，若是不赶快領好工資搶先搭上火車回家的話，美國兵明后天一來到，大家都要給殺死了。这种急風般的恐怖連老資格的室長們也給卷進去，大家都弄得驚惶失措。剛好正在这时候，从走廊正中的第十一室那里突然傳來一声尖叫，这更像把油澆在烈火上一般。

“天哪，怎么办，怎么办哪！”

脖頸上圍着一塊太陽旗商標手巾的室長小林茂，一手卡嘩卡嘩地搖晃着紙拉門，冲着走廊尖着嗓門嚷了起來：

“你們听呀！火車已經沒有坐位啦，明天下午以前不賣票啦！”

一听这消息，無論是在走廊上捆着行李的，或是坐在房間里收拾东西的姑娘，頓時都茫然若失了。有些从伊那附近來的姑娘們主張徒步回家；有些从被称做“山里”的小縣附近來的姑娘們說要爬山回去。剛才那个夏衣上光系一根細腰帶、敞露着胸部、乱髮一直蓬到臉頰上來的小林茂，却扭动着肥大的身子兩脚蹬得走廊

地板呱嗒呱嗒直响，一面咧开大嘴哭稀稀地嚷着：

“媽……呀，我可怎么办，怎么办哪！我得坐上九个鐘头的火車才能回到老家呀！”

这么一來，好像是由她起个头兒，哇地一声到处都起了哭声，姑娘們哭成一团。她們再沒有心思收拾东西了，有的嚎啕大哭，有的使勁叫嚷，有的發起脾气來。这时有个姑娘突然把自己的手提口袋高高一舉，朝着牆外面狠命扔了出去。

“要这些劳什子干么，媽的！”

恐怖好像变成了有生命的东西。一个人抛出手提口袋，大家就跟着学起來。誰也沒有考慮为什么要这样做，彷彿要不这样做就不能从死神的手里逃出來似地，大家七手八脚地把包袱啦，木屐啦，竹条包啦，針箱啦……統統扔到牆外去了。

就在这个当兒，荒木和头上包着太陽旗商标手巾的姑娘扭成一团跑上楼來；但是，沒有一个姑娘注意到他。

“住手，傻瓜！”

荒木一喝，从一个姑娘手里夺下正要扔出去的包袱，可是被他夺去包袱的那个姑娘，却馬上反扑过來拚命捉住荒木的手臂。尽管荒木对着大家拚命嚷嚷，別相信相良厂長的胡說乱道，但是姑娘們已經記不得引起這場騷动的原因，她們的神經都錯乱了。荒木抓住一个眼神失常的姑娘的肩膊，拚命搖撼她，又向怎样說都仍然嚎啕着的大塊头小林茂打了一記耳光，好容易使她停了哭声，四周稍微恢复了寧靜。

“室長集合！室長，室長……”

荒木嚷着。但是室長們还在昏头昏腦，躲在伙伴們的身后，光是睜亮着双眼。

“室長都死到哪去了？”荒木急得站在走廊当中直蹬脚。

在这二楼上，楼梯口旁边的第十五室一直寂然無声；房間里，七八个姑娘圍繞着室長山中初江屏息坐着。每个人的膝前安放着捆好了的包袱和随时都可以措上的行李卷，大家睜大着眼睛，倾听外面的动静。大个兒的山中初江穿一件牵牛花叶子花样的單衣和一条藍地小白花布的東脚褲，坐在那里，弯着的兩腿越顯得格外丰满。她緊閉着嘴，張大着眼睛。这个姑娘向來不爱說話，現在好像在拚命压住心中的恐怖。当然，她也和別的姑娘一样不知道那些謠言到底是真是假，不过她却知道这一点：再吵鬧一陣又有什么用呢？

因为室長默然不动，其他的姑娘們也都拚命压住害怕的心情，凝神窺伺着初江的臉。兩手在胸前交叉、稍微偏着头的初江，好像在用力想使自己明白什么問題，臉上的一对大黑眼珠睜得越來越大了。

“叫你哪！”

有个姑娘提醒她。初江站了起來，和伙伴們一起走出房間。这时，荒木已經当着好不容易才集合了的兩三个室長的面查問這場騷动的起因。但室長們可能是過於兴奋，說話顛顛倒倒地沒有一点头緒，这叫荒木听了，更加焦躁起來。

“好好，我已經明白这些話都是相良先生說的，現在我要問的是他在什么地方、对什么人說过这样的話？”

从茄色工作衣下襟露出一对光腿的山本文嘍起嘴巴回答說：

“是这么一回事兒，茂姑娘說公司到底發不發退職金……”

話還沒說完，二楼上一个歲數最大、倔強老实、但腦筋却不太灵活的姑娘从旁边插進嘴來了。她揮動着手，閃亮着眼睛說：

“因为她說公司到底發不發退職金，我就說她：你是室長，

倒問起我們來啦，真是個怪事兒；上一次我問你慰問縫紉老師的事情該怎麼辦，那回你是怎樣回答我的？茂姑娘一听我這樣說，她就……”

荒木冒了火，又蹬起腳來。

“誰問你這些瑣事！怎麼又扯到退職金上面去了？我問的是在什麼地方、對什麼人說過那種話呀！”

山本文答不出話，她仰著頭，張開嘴，露出暴牙，只是愣愣地望著荒木的臉。就在這時候，從荒木的背後傳來聲音：“是我們在辦公室聽見的。”山中初江回答說。

“你們為什麼跑到辦公室去了？”荒木把頭轉向初江那邊說。

“是為了退職金的問題去的。因為大家都擔心還能不能按照廠規領到退職金，所以選出五個代表，上辦公室去打聽這件事。”初江回答說。

“是哪五個？”

姑娘們又七嘴八舌地說起話來。有的列舉幾個代表的名字，有的說她們除了去打聽有關退職金的問題以外，還打聽了將來要是工廠開工，她們可不可以再回來。初江一看大伙兒亂嚷嚷地談話，便自動閉上嘴，讓她們去說，臉上帶著話尚未說完的表情，追著那些搶去話頭的姑娘的臉和嘴看；又有一个人把話搶過去說，她也跟著就把視線轉過去，望著那個姑娘的臉。初江的心完全被說話的人吸引住了，她張著嘴，兩手無力地垂下來，有時好像替說話的人着急似地蹙著眉頭，有時對呀、對呀地不住點頭，嘴邊露出一絲微笑。要是說話的人把話顛倒了，或是說錯了，她便從旁邊更正說：“不，那不是竹內先生說的，竹內先生只是笑了一下，對呀，對呀！”於是，發言權又自然而然地回到初江那里，這回是大家來望她的嘴了。

山中初江長得寬肩寬腰，顯出聰明的大黑眼珠，整齊潔白的牙齒，雖然沒有什麼特征，但油黑的頭髮，白嫩的臉頰，處處都顯示出一個丰腴的體格。經姑娘們亂嚷嚷地說了一陣子話之後，荒木方才明白這場騷動是由什麼而起的。原來，這些姑娘們和征用工、挺身隊員等臨時來這裡作工的女工自有不同之處，當“天皇廣播”的時候，曾經因為投降感到悲憤，哭得最傷心的就是她們；當工廠宣佈遣散的時候，她們認為這是戰敗了的人應受的命運，沒有一個人埋怨廠方。可是，她們裡面有不少的人都有十年以上的工齡，公司的退職金和積存金^①不但是她們將來置辦妝奩的資金，同時是她們付出半輩子血汗換來的代價。所以即使廠方答應將來把這筆款子匯寄給她們，但到底能不能得到原定的數目呢，這對於她們來說的確是一件大問題。她們自己開會商量，推派小林茂、山本文和山中初江等五個代表，上辦公室去打聽這件事。可是，相良廠長卻怒沖沖地說：“這些錢嘛，可能將來照發，但現在不能肯定地答复你們。戰爭失敗了，鬼知道今後會怎樣。不但如此，要是你們不趁着現在這時候趕緊回家，將來出了什麼事情，廠方可不能負這個責任！”這麼一來，姑娘們原來一直半信半疑的那些謠言得到了証實；她們吓得個個都發起瘋來了。

“沒有的事！廠長是騙你們的。”這回，荒木用溫和的口吻說了。“你們不也在無線電里聽見了嗎，那個叫‘波茨坦公告’的？”

她們或許曾經聽過“波茨坦公告”的廣播，但沒有一個人記得，也沒有一個人聽懂。不但如此，她們連現在荒木所說的話的內容都不太懂。荒木擺開兩手，熱心地向她們說明着投降條件中“吾人無意奴役日本民族或消滅其國家”的部分，但是到後來還一

① “積存金”是資方從职工的工資中每月扣去若干代為儲蓄，在职工離職時退還本人的錢。這是一種變相的剝削制度。

直望着荒木的臉的，只有山中初江一个人了。就連她，也都很难理解荒木夾着难懂的話語的話，可是她蹙着眉头，張开嘴，聚精会神地望着荒木的眼睛，極力想听清他的話的意思。其他的姑娘現在都不看荒木只望着初江的臉，要是初江把那一对大黑眼珠滴溜一轉，“是、是”地点点头，或是在笑靨上浮出了微笑，她們就放心地舒了一口气，四周的空气逐渐变松緩下來，逐渐安靜了。

廣場上漸漸靜了下來。陽光仍是很強，但是人的隊列大半都被吸進走廊里面去了。到这时候才趕來、只好排到隊尾的，十之八九都是住厂工人和从东京調來的职工們。剛才那一羣梳辮子的姑娘們和打短工的本地工人早已从这里消失了。

池部新一等荒木走出去、房間里只剩下他一个人之后，馬上悄悄拿出剛才那个紙包，放在牀上打开。里面滚出五六个綠色的蘋果，接着出現一个用黄色緞子縫制的法國洋囡和一封粉紅色小信封：信封上用秀丽的鋼筆字寫着“親愛的新一哥收”；背面簽着“山里的姑娘蓮上”。新一趕緊把洋囡和信封揣進怀里，探头向門口一望。

接着，他把緊握住信封的一只手藏在怀里，像在計算自己的呼吸次数似地、一动不动地定了定神。他心里感到一种莫名其妙的慌亂，好像自己正在突破一道門，立刻就要跌進意想不到的深淵里一样。我究竟愛她嗎？他像征求最后的回答似地問問自己。“是的，我是愛她！”他立刻肯定地回答自己。可是，从怀里拿出信來拆开了一半封口的時候，他向自己問了一次。这封信的內容大致都能想像得到。那末，开封以后，如果內容同你所想像的一样話，你也有这个决心打开來看嗎？……他不相信自己沒有这个决

心，但不知为什么，又有点躊躇起來。

首先，蓮突然變成了一個謎。他覺得在她那苗條的身子里面藏得有一個深不可測的東西。這感覺可能是從“蓮是有錢人家的小姐”這一點上來的，但在這一瞬間，他所感受到的不是這個，而是一個附在她身上的銀光煥發不可逼視的東西。這複雜的東西是他所不能捉住、不能抵抗，而又正是在不知不覺中吸引着他的東西；他那莫名其妙的不安，也就是從這一點上來的，可是他却不知道這東西是什麼。這是新一有生以來頭一遭體驗到的一種心情——明確地凝成一個形狀而出現的、像由“無”轉為“有”而燎起熊熊的火焰似的情感的膨脹，同時又交雜着一種莫名其所以然的不安。他就在这个心情下拆開了蓮的信。

親愛的新一哥：請原諒我冒昧寫這樣的信給你。請你看在這是一個因思慕之情而失去了理智的少女的心，不要見怪……

信是這樣起頭的。有些地方使用着女學生練習鋼筆字時用的“變體假名”^①，字跡很秀麗，從字的右邊往上斜伸的筆法看來，也可以看出蓮的個性好強的一面。

……我們的遇合可說是很奇異的，自從初次在車間相會，已經又是一年。對於一個焦灼在戀火中的山里的姑娘來說，這不是一場偶然的夢……

突然間，新一感到有人來了。他吃了一驚，連忙把信揣進杯里。原來是中谷在門口站着，正朝着他望。中谷無精打彩地拖着脚步，走到窗邊桌子前就往椅子上一坐，一只手托着下巴發起愣來。新一一只手在杯里壓着信，輕輕地舒了一口氣。他彷彿聽見從自己杯里傳來了蓮那宛如在喉嚨里打滾的笑聲。

“我說池部君！”

① 是日本字母的一種變化寫法。

發着愣的中谷說起話來了，他仍然用手托着下巴，光把脖頸扭向池部。“搞技術的人真沒意思啊？”

新一抬起頭，望望主任的臉，臉上一個瘦削的下巴，一對像家鴿那麼溫柔的眼睛。這個主任是向來不說這種難以捉摸的不具體的話的，也很少講無益的廢話；更不常有發脾氣罵人的時候。剛才，他一定也看見新一在讀情書的了。新一在車間里和蓮的來往，也曾給一些伙伴們打趣過，可是中谷卻從來沒開過他的玩笑。但儘管如此，新一總覺得只有中谷最清楚地知道自己和蓮的事情。

“真是，我們過去那樣努力，究竟為的是什麼呢？”

中谷並沒有說出自己曾經設計的幾張圖紙被燒掉了的事。新一不太明白主任的話。他想這原來是為了“戰爭勝利”而做的，而今“打敗了”，又有什麼法子呢。在他看來，自己當學徒磨練出來的“技術”，除了“在僱主換算工資時成為工資多寡的標準”以外是沒有什麼別的意義的，所以他不能體會中谷的話。

“要是我們‘勝利’了，像中谷先生這樣的人是一定會受到表揚的呢。”

“哼，要是‘勝利’了的話吧。”

中谷說着，把臉深深埋到手掌里去；可是戰爭遭受失敗，他並不奇怪。從太平洋戰爭的後半期起，從事技術工作的他已經在敵我武器的比較上暗暗有了判斷了。他只是模糊地把科學看成是自己的天職，一直保持着心情上的安寧。自己製造出來的武器究竟殺了多少人、被殺死的是什麼人、為什麼這些人非給殺死不可……等等問題，他從來沒有徹底追究過，只漠然認為自己是為了科學、為了人類的進步而工作。可是現在，當他完全失去自己的信心時，那些戰死了的、科學技術比自己高明幾倍的親友和知己們

便重新想上心來，像一根根鞭子在抽打他一樣。戰爭打敗了，所以沒有法子？……這話中谷好像很能了解却又不太弄得清楚。戰爭？戰爭？那麼，歸根結蒂，我們人類只不过是受戰爭支配着的生物嗎？

“我們虽是打敗了，我可不怎麼感到難過呢，中谷先生。”

新一把身子往牀尾那邊挪一挪，小聲地說。他說這句話不僅是想安慰主任，同時也是吐露了戰爭時期一直藏在心里的思想。學徒時代就愛讀聖經、也上過教堂的新一，雖然一直被追從事軍械的製造，但在他的心的一个角落里却相信着戰爭是罪惡的。所以荒木突然走進來的時候他雖然吃了驚回過頭來，但知道是荒木就又放心地說下去：“我嘛，我可不喜歡戰爭呢。”

看樣子荒木不太高興。他一手攔起滾在新一牀上的蘋果，突然說：

“現在倒說起風涼話來啦！已經殺都殺過那麼多中國人哩。”

新一和中谷都大吃一驚，盯着荒木的臉。荒木咬着蘋果，把有點駝的脊背朝着他們，默默地繞到桌子的那一邊去了。新一一面想起從前中谷說過的話：“荒木的哥哥是共產黨員，曾經長期被關在監獄里，戰爭時期死去了。”一面被他這激烈的言語嚇了一驚。

“好容易才平息了一場騷動！”

荒木氣憤憤地談起第三宿舍的女工們的糾紛。中谷用抑鬱的眼神望着荒木，點頭听着，但看那樣子却還沉溺在自己的心事里。

“身為廠長的人竟放出那種‘特碼’^①，實在太豈有此理了！”

① 外來語，原語是英文Demagogism，意為宣傳、煽動、籠絡人心等，在此當作謠言。

“特碼”這名詞新一聽來很新鮮。他的心還縈繞在那封讀了一半而塞在睡衣懷里的連的信和自己的問題上面，但看見那時而用手指頭“嗒，嗒”地敲響桌子、時而把高個子的背脊朝着他、伸手去拉开不再放下來的窗簾的荒木，只有他，雖是在憤慨，却生氣勃勃的並不因為敗戰而洩氣，心里覺得有些奇怪。

“你還記得波茨坦公告的內容嗎，中谷君？”

荒木突然把頭一轉，冲着桌子這邊性急地說。“無線電里廣播過‘我們接受波茨坦公告’什么的吧。我記不清楚了。——喂，池部，你記得嗎？”

新一當然記不得了。這時望着荒木的臉沒說話的中谷，打開抽屜拿出一本筆記本，從夾在本子里的許多報紙剪片里找出一張來，說了一聲“是這個吧？”放在荒木的面前。中谷有这样的老脾氣：哪怕當時並不發生興趣，却喜歡把“資料”保存下來。

“對，是它，是它！”

荒木轉向窗口讀起那張報紙剪片來，接着他放聲朗讀着：

“‘吾人無意奴役日本民族或消滅其國家……，’對，我沒記錯！”他把剪片往桌上一丟，“我們去教訓教訓癩蛤蟆一下吧！”他嘻嘻地笑了。中谷仍然不做聲。新一拿起剪片往下看：“……日本政府必須將阻止日本人民民主趨勢之復興及增強之所有障礙予以消除。言論、宗教及思想自由以及對於基本人權之尊重必須建立。”他反復讀了這一段，覺得“思想自由”頗有點像空氣。因為他的腦子里還沒有可說是“思想”的東西，所以從來沒感到什麼“不自由”。‘基本人權’？‘人權’？‘基本’？這到底是什麼？新一從來沒在用日語寫的文章中見過這些字。這簡直像不可測度的茫茫大海，新一終於搖搖頭，把剪片放回桌子上。

“可是，聽說連總公司也摸不着今后的情況呢。”

中谷打开沉默的嘴唇說。接着，他和荒木爭論起工厂今后的命运來。

“不，会复工的。日本存在一天，工厂也存在一天。况且‘东电’那样的設備是至日本也找不出第二个來的呀。不过，问题是今后由誰來經營这个工厂。这得要看看盟軍方面的意思……”荒木主張說，在他的話里有时出現“欧洲”啦，“斯大林”啦……的名称，新一热心地傾听着这些新穎的話，但看起來好像連荒木自己也不太搞得清这个問題。

廣場上，最后赶到的第三宿舍的姑娘們，有的扛着手提口袋，有的揹着行李卷，朝着那排着隊的人羣跑过去。“要是工厂不开工，自己今后該怎么办呢？这个社会又是怎样变化下去呢？”新一眼睛望着窗外呆呆地想。怀里，蓮的信好像在痒痒地搔着自己的皮膚。川添村背后的羣山的山頂，飄浮着一朵朵含有秋意的白云。新一有时觉得蓮的笑声像在夢境似地远离了自己：他感到一切都是空虛的，他感到病后的孤独和不知明天的惶惑。

第二章

羣山的山峯渐次鮮明、山脈突起的部分已从飄盪着的濃霧中微微露出头頂的一个早晨，从烏澤小村再往山里走進一公里左右的、臨着深谷的一个山崖上停放着一輛大車。四周是雜樹密林，一个農民裝束的、好像是伕役似的男子，时时从山崖下出現，把扛在肩上的木箱卸在那輛大車上。那头渾身被霧气打湿了的栗色朝鮮馱牛，一面搖动着尾巴，一面懶洋洋地哀叫着；在这里，所有的声响都被山里沉重潮湿的空气吸收了，变得又低又微。

川添村的五个小村彷彿仍旧鼾睡在茫茫的朝霧里。那些环抱着川添村的羣山的山頂，不到东边的八岳山隔着諏訪湖清楚地露出山形來的时候，是不能被曙光染成茜草色的。就是說，这里的黎明來得較晚。在这五个小村里，坐落在最高最深的一个山溝里的，就是那个烏澤小村了。

这五个小村随着地形的不同，各有不同的面貌：假定从岡谷順着角倉公路走，沿着公路的便是上川添和下川添；它們的街道都很古老了。上川添的街上有从香煙到鹽、从藥品到配給布疋一手承办的雜貨舖、有馬肉舖、邮局、大部分賣腌魚的魚舖，还有木屐舖和粗点心舖等各式各样的小舖子。下川添的街上有一座三層洋樓的村公所，一所同是洋樓的小学校；沿着溪边和山崖下的一帶地方，还有屋簷相接的、許多利用繭屑制造背心等成品的加工厂，以及因为適合於造船的木材不易到手、連战争时期也不能發达的木材厂……等等小工厂。但戶口最多的烏澤小村却在从这公路向右拐進去，橫穿过下川添再向山頂走兩公里远的地方。

若是要到烏澤村去，就得經過梯田和梯田之間的田塍和連野草都不長的黃土崖，有时还要經過沼澤旁又狹又陡的山路，有时要爬上几乎貼了脚才能走的急陡的礫石路；有时又得沿着白天仍旧昏暗而潮湿的大岩石走下坡路繞过去。这条小路一到冬天就深深埋在雪里，不穿長統的草靴或膠靴是不能走的，但一來到能远远望見小村共有地的秃山附近，沼澤的兩岸就豁然敞開來，竹叢旁的稻草屋頂、朝着溪流傾斜的木板屋頂和聳立在石牆上的白牆倉庫……等等，各种各样的房屋聚集在一起的、由一百三十多戶所形成了的烏澤小村便出現在眼前了。

現在，这位在海拔九百公尺高的小村，不消說是还埋沒在濃霧里的，但是剛才那个山崖上却有人在把裝了罐头的木箱啦、裝

了粮食的草袋啦，草包啦，还有好像装着油的洋铁罐啦……在这种深山里稀见的物资装在大车上。

“行了，綁上繩子！”

从霧中傳出人声，突然間，竹內忠一的臉出現了。

“知道了嗎，在那兒卸了貨，你就不用管，馬上回到這兒來！”

竹內穿着黃綠色的襯衫，一身也都濕透了，他的和尚頭在冒着氣，汗水沿着浮腫了的眼皮直往下淌。他幫助趕車的男子往車上打繩。忽然間，好像聽見了什麼聲音，“啊？”他隔着霧把頭偏了一下，接着就急急忙忙地向山澗底跑下去；一路上不住地給樹枝打着臉，嘴里說着：

“是那個嗎？裝在下一趟的車得啦！”

山澗被叢密的樹林掩蔽着，顯得很暗，要走到附近，才能从乳色濃霧中看見有兩幢房屋，而且出乎意料地它們雖是簡易工程，却是兩幢厂房。

“來回要多少時間呢？”

站在厂房門口望着手表說話的是相良廠長。他頭上戴一頂白色運動帽，穿着黃綠色褲子的腿上打着綁腿；含着某種不安和任性的不滿的眼光，透過眼鏡的玻璃片，正在一閃一閃地閃亮着。

“別擔心啦，馬上就回來的！”

山崖上和這厂房之間通着一條開辟不久的小徑，會計員不住地被黃泥粘住鞋底，邊喊邊揮手跑來了，他那口氣好像在安慰廠長。“少載東西跑兩趟快多啦，嗯。”

不過，會計員的似笑非笑的目光却是在說：“咱是本地農民出身哩，一切都用不着你來操心，”同時也表露出“這一來，咱們可就禍福同當了”的不懷好意的鎮靜。

“只這點東西，為它跑趟車真太可惜啦。”

竹內說着把亂丟在腳下的物資掃視了一通，就一直走進厂房里，相良廠長好像被吸引着似地，也跟着走進里面去了。

厂房里昏昏暗暗的，只借着透過木牆上的一個小玻璃窗射進來的陽光，模糊地辨出里面的樣子。各式各樣的器材——一細一細捆好了的長方形銅板啦，銀色的合金鋼珠啦——一律用草蓆包裝着，亂放在地上的一个角落。

竹內走在這些資材旁邊，有時用手試推一下，有時又俯下頭去打量一番，繼續前進，走進另外一幢厂房里。在那厂房里，同時亂放着很多機器：從草蓆里露出機體的一部分的，是一台研磨機，好像還在淌着黑漆漆的機油；橫躺在旁邊的，看來是車床的部分零件，它們是用破布包裝着的；有个角落上還看見幾台自動車床，在那外貌很像茶几的、高高的身軀上安放着装了一半的精密的上部機體。就是說，這些被密林所掩遮着的山澗底的厂房，是在戰爭末期為了準備焦土作戰和逃避空襲，秘密地進行建設的地下工廠。

“這個玩藝兒怎麼樣？”

竹內回過頭來，把堆放在眼前的一堆洋鐵罐用皮鞋一踢，這樣問廠長。一看廠長不做聲，他便從褲袋里掏出一本可以復寫的筆記本，站在窗口下翻看，用壓低了的啞聲說：“可以裝三桶呀。”

接着，他把堆在上邊的一桶洋鐵罐雙手一抱，卸到地面上來。他和廠長各自提起罐的一端，穿過又窄又長的厂房端到外面去，當他們端第二個罐走出來的時候，相良廠長已經張着蓄有斑白鬍子的大嘴呼呀呼地喘氣，“算哪，不搞啦！”他把又想走進厂房的竹內喊回來。“仗已經打完啦，這些個玩藝兒的價值也有限哩。”

大車轉來了，趕車的男子和竹內一起動手，把地上的物資裝到車上。相良廠長却搭拉着臉，一動不動地站着。潮濕的紙煙點了几次火都滅掉了，廠長把它一扯，丟在地上。過了一会，他應着竹內的招呼，爬到山崖上去，跟着大車趕起路來。

“肚子餓了，是吧？”竹內說。

廠長沒做聲。兩個車輪的大車走得顛顛簸簸的，車輪舐着長了野草的潮漉漉的地面，發出遲鈍的声响。車子离小村越來越近了；有时岩石背后偶尔出現上面放着石头的木板屋頂；有时又从脚下的草場上出其不意地傳出山羊的叫声。朝霧还在迷漫着，可是小村的早晨已經开始了。不久，在高高的石牆上便看見一幢用黑板牆圍繞着的白牆倉庫；烏澤家的院宅已从霧中露出上半截來了。

廠長相良榮喜心里很着急。他兩手背在背后，跟在大車后面，沿着一条好像經過一次沖洗露出礫石和砂子的坡路，一步一步往上爬。他有点后悔自己過於輕率，竟为了这么点事讓竹內那种鄉下佬抓住弱點。同时，又因为完全摸不到今后時局的变化，有时突然慌張，覺得哪怕是一草袋粮食也好，趁这个时候趕緊匿藏起來。不过，不管怎样，他是个廠長，他是可以利用职权和各种借口來掩盖自己的行为的。原來，相良廠長對於战争失敗的問題，只在“不会講条件”这一点上对軍部抱着不滿，像职工們那种放声大哭的心情，他是不会有的。同样，他虽然有点害怕將來盟軍登陸后，由於廠長这职责而会受到处分，但是他一点也沒有想过自己会是战犯。他压根兒就把不久以前还当着职工的臉大声吆喝：“你們把我的命令当做是軍部的命令！”的話忘記了。东京工業大學出身的他，把那个叫做亞美利加的國家的本質摸得挺清楚，所以他是有几分放心的。可是，一想到聯合國里还有苏联、

說不定日本將來會變成民主主義國家，他就又着急起來了。這麼一來，“東電”將來由誰來經營呢？“東電”的資本是出於三井系統，所以董事們都意料着將來會受某種處理；但搞技術的他說不定趁這個變動還能找到新的出路。“如果失掉這個機會，將來怕再找不到出路了。”這種焦慮最近越來越執拗地擾亂着相良廠長的心。

“為次！為次！”

廠長一看，原來已來到一幢茅草鋪頂的、堂皇的大屋門前，門的兩旁還設有養蠶房。跑到大車前面去的竹內正冲着門內連聲喊着。一個三十來歲的瘦個子農夫站在洞開着的門里面，身上穿的干活衣服是一件兵士用的舊襯衫。一張又黑又小的臉，突出的嘴唇，細瘦的下巴，看去很像一只野鼠的嘴臉。這個男子是竹內忠一的同胞兄弟，名叫為次，他住在这烏澤家的庭院內，兼做他家的佃戶和管家。為次等到大車走進門內，就從那個趕車的手里拿過牲口的頭轡，經過上房的門前把車子趕到寬大的院子里去了。

“那麼我去照顧一下，就回來！”

來到土牆倉庫附近的時候，忠一向廠長揮揮手，就追着大車跑了。

上房是一幢寬敞的房屋，屋頂貓頭瓦的當中有塗着白色的、烏澤家徽“☉”的浮彫。臨着院子有寬大的迴廊，在舊式的穿廳門口掛着日本紅十字會終身會員等許多小木牌，其中也有寫了十七號的電話號碼牌。連着這個穿廳的是一間改建了的、時髦的洋式客廳。院子的對面是山，一條細細的水流從山崖上流進院子的池子里。院里植種着一棵修剪得整整齐齊的、怕有一百多年的古老黃楊樹和几棵樣子好看的扁柏樹。在通往倉庫的一條小徑兩

旁，百日草和雁來紅正在怒放著美麗的花朵，呈顯著高原特有的風味。

“田地八町步^①、山林十五町步”，一般說來，這些個數目字是不能算是大地主的。可是，在這種不得不順著自然的地勢築造石牆和堤壩、把山地隔成一層層的梯田、以便在每層地里貯水的山村里，往往把每九、十塊水田湊在一起才能夠上一反步^②地。所以這個數字还是很了不起的。擁有這麼些地的烏澤家，是在這五個小村里數一數二的大地主。

“呀，失迎！失迎！”

從站在寬大的院子里發歎的相良廠長的背後突然傳來聲音。原來這家的主人從上房里出來了。他向相良廠長走來，嘴里打着招呼。“我是蓮的哥哥。我的妹子讓您費心了。請到里面去喝杯茶！”

房主人頂多四十歲的样子，身穿一套國民服^③，腳上拖着木屐，鼻子很高，沒有血色的臉上掛著微笑。這個男子就是烏澤金太郎。

相良廠長記不得烏澤蓮。每當遇見村里人的時候，他往往受到這一類招呼。現在，他又採用對付那些人的辦法——含糊應酬了幾句，就跟在房主人的背後，走進客廳里去。

桌子上已經為他們擺好了早飯，臉色紅紅的、兩手格外粗糙的主婦在伺候他們。她向前彎著上半截身子，雙手放在髒污的束腳褲上，丈夫咳一聲也嚇得抬起長著一對小眼的紅腫腫的臉，瑟瑟縮縮地偷望他。她看去比丈夫蒼老得多，和時髦的客廳相形之

① “町步”是日本土地面積的單位，一町步約等於九九·一八公畝。

② 十分之一町步為一反步。

③ 戰爭時期日本反動政府強迫人民穿的一種從西裝簡化的便服。

下，現出一副苦相。

“这回，太麻煩你……”

厂長从房主人遞过來的打火器点上一支煙，然后开口說。不消說，他这句话是指那些借用这家的倉庫匿藏了的物資而說的。

“哪里，哪里！”

房主人自己不吸煙，他把滅了的打火器放回煙具上，眼里含着微笑，用鎮靜的口吻回答客人。接着他想起了什么事，馬上补充着說：“一切都交給竹内兄弟去办，我还不太詳細呢。”

因为时常咳嗽，他用細瘦的手捂着嘴，鼓起那圍着一塊白布的脖頸微笑着；關於这件事，以后兩人就都不再提起了。竹内忠一也是从烏澤小村每天騎自行車上班的。他虽然沒有种地，但因为是“角倉絲厂”的股东金太郎的主使才当了厂里的“管賬人”，所以金太郎也是忠一的东家。

“看样子那些当兵的也都开始回來了，嗯。”

金太郎伸出瘦下巴，鼓脹着鼻孔，不住“嗯，嗯”的催促对方的話，看起來脾性相当剛愎。不过現在他心里却很着急，正想尽办法从这个老前辈客人的嘴里引出共同的話題。

“嗯，对对！听说小松君昨天回來了。就是在您那兒做庶务主任的小松信义君。他还沒到工厂去嗎？”

厂長不做声，只是搖了搖頭。“工厂已經关了門，你和小松究竟有怎样的关系呢？”——金太郎从厂長臉上的表情里猜出他的这种疑問，連忙补充着說：

“小松君是我的親戚，我的祖父是从小松家过繼來的。”

厂長打算等竹内一回來，就馬上离开这里。今天他为了参加总公司的會議，要搭下午的火車上东京，所以虽然猜到对方对自

已抱着的希望，但也懶得理他了。

靠着書桌的牆壁上掛得有一幅谷列可^①的版面“聖家”，在另一個嵌在牆壁里的書架上排列着許多大家們作的哲學書和文學全集，大半是岩波版^②，其中也有“日本資本主義發達史講座”等書籍。房主人這種不合他的脾胃的嗜好使廠長感到侷促。

其實，這位房主人雖然兼任村議會議員、烏澤小村的村議會議會長和川添村方面委員^③等等名譽職，多少有點手腕，實際上卻不過是在這地區常見的、屬於知識分子類型的人物罷了，對他是用不着感到侷促的。他曾經在東京某私立大學里混了幾年，學的是法律，但是當然並不想將來去做官或當律師，也搞過文學同人雜誌，也畫過油畫，也跟油畫的模特兒搞過戀愛，可是等到家裡給他準備好了適合於地主成分的婚姻對象時，終於還是回到家鄉過起日子來了。他對於學問藝術抱有好感，也引以為誇耀，而且自己相信自己的思想很進步。這一類人，實際上有很少數是革命的，大部分都由於很難在生活中實踐或貫徹自己的思想，因而終於發生錯覺，以為只要知道理論就算畢業了。烏澤金太郎就是這些知識分子類型中的一個。

這個地區不像是一個鄉下，在地主、紡絲工業家、甚至屬於資產階級的人們中有很多是知識分子。這些人是近百年來由於世界上特殊的生絲出產地的關係，又由於國際形勢和近代資本主義的操縱而產生出來的一個副產物。但是，像這樣產生出來的知識

① 谷列可是西班牙十六世紀畫家，通稱為 Elgreco，“聖家”是畫的耶穌一家。

② 岩波是日本的一家出版社，以首次大量出版三十二開本的各种全集而出名。

③ 方面委員從事救濟貧民等社會福利事業，由各地在人民當中選有威信者擔任，但後來被反動政府所利用，大半成為幫凶，利用職權欺壓窮人。

分子，只要他是站在地主或紡絲資本家的立場來支配生絲的生產的話，那就絕對必須把養蠶的農民和從蠶繭繅絲的工人們放在封建和半奴隸的地位中；所以，在全國範圍內，這種農民和工人在這個地區也是佔最多數。

因為這樣，這些知識分子儘管每天早晚在打開收音機收聽橫濱、兜街^①或更遠的紐約等地方的生絲交易情況時，附帶也吸收些新的文化，但要切斷自己的尾巴等於就是否定自己的存在。由於這樣的階級的性質，他們那時髦的自由主義和人道主義也就和工農們受的痛苦和犧牲一起，歷史地帶着這地區的特點。

這樣，某某大學法學士烏澤金太郎家裏有這麼一個時髦的客廳，在這地區來說並不是什麼稀奇的。可是現在的金太郎，可顧不得用人道主義來批判這回的敗戰了，他擔心的是更重要更實利的問題。

“您看局面怎樣？我手裏也有點股票。”

金太郎到底把心事先說出來了。“我么，是已經死了心的，可是……”他把手肘放在桌上，用手托着下巴，為了不讓對方覺察出自己的焦慮，拚命在一咳嗽就鼓起來的鼻窩兒兩旁露出微笑。

“哪一方面的？”

廠長不客氣地問。心里想“現在還提股票，這家伙到底是個鄉下佬”，並為了遮蓋這輕蔑感，故意做出一副苦臉。

“各方面都有一點，也有台灣制糖公司的股票。”

“這個……”

廠長剛要說下去，恰巧在廚房里用過早飯的竹內忠一走進客廳里來了，廠長就把臉沖着他一氣說了出來：“這個根本就不

^① 兜街在東京日本橋區內，這裡有日本唯一的有價證券交易所。

用談了，政府大概是不会賠补你的。”相良厂长掉过去的臉好像在說：“现在还管得了这些小事嗎？”

走到桌子旁边來的竹内主动地表示自己的身份，拿开椅子蹲下來，好像早就知道他們談話的內容似的，从口袋里掏出短煙袋，默默地吸了起來；一会儿，他把面孔轉向厂长，用同情的口吻小声地說：

“不过，数目倒是不小呢，換算現款的話怕有七八万，是
吧？”

这时傳來乱雜的脚步声，接着听見急劇的敲門声，但沒有一
个人回头看。

“嗯！”

金太郎把蒼白的臉轉向竹内点点头，臉上仍然浮着微笑；但
那只托着下巴的細瘦的手却很明顯地顫抖着。

蓮擾乱着周圍的空气首先跑了進來，臉上帶着抑止住的笑
容，赤脚走到桌子旁边，冲着厂长行个礼：

“您來啦。”說罢立刻轉身朝着牆壁，用双手掩住臉。她把兩
根辮子編成环形圍在头上，身上穿一件白法蘭絨單衣，一根紫色
洋紗腰帶系成女学生的样式，看起來比在工厂作工的孩子气多
了。厂长也記起來了，臉上浮出“原來就是她呀”的神色，向她还
个礼。接着一个仪容漂亮，軍官打扮的青年出現在門口。

“哦，是小松君？”

厂长說，从椅子上伸起腰來。被称做小松的青年虽然軍帽上
和衣領上的軍階章都拿掉了，腰上也沒佩軍刀，但嶄新的軍裝、
發亮的紅皮綁腿、同是紅皮的軍用皮包等等，打扮得整整齐齐，
周身找不出一絲缺点。一个高高的鷹鼻、一双帶着几分單純而閃
亮着的机灵發干的眼睛，一張紅潤的長臉，長得非常漂亮。他迈

着大步走到厂长跟前，一只手举到军帽的帽檐旁，几乎是在喊叫似地大声报告说：

“小松信义中尉，现在复员归乡！目睹皇国败战不能捐躯，十分惭愧！”

他说完便往后退了一步，用脚跟来个向后转，这次是向这家的主人，其次是向竹内忠一，把同样的话连腔调也不变地背诵了一通。等到他在金太郎和厂长中间放着的椅子上坐下来的时候，莲再也忍不住了，噗啦一声笑出来。

原来，刚才在穿廊门口，小松向她和嫂子也表演过这一套滑稽的动作，她好不容易才忍住笑跑到这里，此刻又看到他一丝不变地再表演起来，实在控制不住自己，伏在哥哥的椅背上，笑的喘不过气来，拚命扭动着身子。

“可……是……”

当哥哥金太郎带着责备的神色回过头来的时候，莲抬起笑红了的脸，毫不发慌地说，“信义哥真太滑稽啦，现在说这些话有什么用呢。”

金太郎摇撼妹妹的肩膀，但是她还在笑着。她伸出脖子窥伺一下坐在椅上的小松，双手捂住又要发作的爆笑，一转身跑出室外去了。

“真是没有办法的野丫头！因为她最小，从小惯坏了，真是！”

房主人一面敷衍着场面一面也禁不住在嘴边浮起苦笑。厂长也笑了，竹内最不客气地哈哈大笑起来。

“辛苦了吧，不过能平安回来，就是最好不过的了。”

厂长虽是形式，但也对这个曾经是自己的部下的青年打了个招呼。

“是！謝謝您！”

小松誇張地把頭一彎，接着又昂得筆直，臉上仍然掛着那副絲毫沒有笑意的表情，平心靜氣地端坐着。他臉上的神情既不是生了氣的，也不是忍着笑的；當蓮把面孔壓在她哥哥的背上、扭動着身忍住笑的時候，或是當她抬起漲紅了的臉、迸發出笑聲的時候，以及背着他跑出門外去的時候，他始終連眉毛也不動一下，只用目光悠然打着室內。他那使人難於捉摸的、不露出感情的眼神好像在說明着小松信義這個人的性格。

女主人用紅腫了的双手捧着托盆端了紅茶進來，室內的空氣因此彷彿又回到從前的樣子，在那帶着責備的口吻小聲對妻子命令着的房主人的臉上，也重新出現了剛才那種強裝的微笑。

“這麼一來，連現款也不可靠啦！”

竹內開口了。金太郎吃驚地把頭轉向他。竹內擺出一副一切都摸着了底、神氣十足的嘴臉望着東家說：

“准保會來個通貨膨脹呢，沒錯！——對吧，廠長？”

廠長把後腦勺子靠到椅背上去，一隻手托着好久沒刮過的、長出斑白鬍子的下巴，懶洋洋地點了頭。自稱中尉的那個小松信義，一句話不說，仍是先前那樣子直挺挺地坐在那里。

小松信義是三棵松小村的小地主，小松家是這地方的望族之一，雖是外戚，却也算和角倉家有聯系的。自己沒種地，在本地高等蠶絲專科學校畢業後，馬上進了角倉川添工廠，但就職不久又以幹部候補生^①的資格被征入伍。當“東電”疏散到這地區來接收川添工廠的時候，雖然他已經離了廠，但廠方卻給他保留着庶務主任的位置，也按照規章每月支付薪金。一方面他在部隊里是

^① 日本兵役法中規定畢業於中等以上學校的男子，入伍十個月或一年後可以申請應考軍官考試而升為軍官。這些人就叫做幹部候補生。

軍官，和一般兵士不同，也可以領到餉，所以他一直享受着雙份薪金。

在歷時三年的軍隊生活中，他一帆風順地升到了中尉。在這期間里，他主要在千葉縣的海岸綫上來回轉移，有時擔任指揮官，用鐵甲車沖毀街鎮和村庄的民房，有時又從漁民手里征收漁船，供給防塞設營部隊使用；也曾厲聲命令過私營鐵路的站長們替軍隊運糧食，也曾強迫女挺身隊隊員們搬運泥土，而且看見有點容姿的隊員，就把她拉到偏僻地方去調戲一番；當奉命替聯隊長物色駐扎地的時候，他就利用職權叫被指定的飯館提前關門，自己在里面快活了兩三個晚上。——總之，他是在軍部的威力和地方官僚權力密切聯合之下學會了一切壞事的青年軍官之一。戰爭失敗以後，他上了一遍東京，關於軍閥的情況、內閣的更替等等，他比較一般軍人多知道一些，也比別的軍官較早回到家鄉來。

“最可靠的還是物資哩！”

竹內的臉像女人一樣的白，他把一對紅眼皮下閃亮着的耗子眼睛湊到金太郎的耳旁，用放低了的沙啞聲說。“仗打完了，不消說馬上會來個取消統制。這回是物資，對，是物資的世界呀。範圍也很大，不管是什麼玩藝兒，只消是物資就成。木材、房子、布匹，還有那些軍需剩餘品的襯衫啦，襪褲啦，對，山林也行，木材准保會漲價啦！土地么？土地要是征糧制度給取消了的話……”

“土地要給沒收！”

突然間，那坐得直挺挺的小松中尉用軍隊里報告似的腔調說。“我昨天離開東京的時候聽見了消息，消息說：盟軍里面有蘇聯，將來實行叫做民主主義的革命，地主的土地一律全部沒收！”

小松雖然沒說“報告完畢”，但說完話后馬上就像沒有事兒似地極其泰然，臉上的表情好像在說：“信不信由你們啦。”

“這是真的嗎？”

竹內的眼色向他這樣問，好像被他的話所吸引上來似地從桌子的一端伸出頭來，目瞪口呆地直望着小松的臉；但那張臉卻沒有絲毫反應。廠長也好像聽見了什麼新鮮事兒似地抬起頭來，房主人那用手托着的臉上的笑容也完全消失了。

“不至於吧？雖然我也聽見謠言說將來要取消地主的保有米^①。”竹內說，把頭垂到桌子下面去，不敢相信似地搖了又搖。“可是，聽說美國也有很多有土地的人呀。不是嗎，廠長？”

相良廠長也半信半疑地“嗯”了一聲，搖了搖頭；三個人的心都被這個問題奪去了，連小松信義在什麼時候溜走了也不知道。

蓮一回到自己的寢室，就关上紙拉門，伏在蓆上讀起信來。這房間在朝院子的走廊拐角上，上午的陽光還直射到紙拉門的格子上，使房間里弥漫着熱的氣息。剛才還在打着毛衣的吧，蓮的膝邊雜亂地放着橘子色和白色的毛綫球、打毛衣針、婦女雜誌的副刊等東西。看那樣子，她連呼吸也屏住了似的。原來，蓮從客廳里跑出來的時候，看見剛剛送來的信件和報紙丟在穿廳門口，她一眼就認出其中一封白色的方信封是池部新一寄來的。

“……………”

過了一會，蓮把頭一抬，視線停在紙拉門上木然不動了。眩人的陽光仍然照着紙拉門，在上面映出山崖上的樹枝一晃一晃地動着的影子。蓮那兩手交叉在膝蓋上、蹙着眉頭、把頭昂得筆直

① “保有米”是農民繳納官糧時被扣下的糧食，包括種籽、口糧等等。

的样子，是她在犹疑不定的时候惯有的姿势，不消说，那眨都不眨的一对空虚的眼睛是什么也没有瞧见的。

两张白色方形的信纸上整齐地排列着笔划圆滑的钢笔字，简直像铅印的一样，因为过于整齐反而扰乱了她的视线。她把信纸照原来那端正的摺痕摺起来看看，接着又倏地打开来：“那么，他到底要怎么样呢？”

读了您的来信，我着实吓了一跳；可是，在心里的某一个角落里，我又一点也没有感到惊讶。我觉得我们之间好像有着什么宿命似的东西，应该到来的事终于来了。我高兴得心慌意乱起来。真的呢，我简直不知道应该怎样做才好。不过，从心的什么地方却又湧出一股悲感，我又难过了。我是八月底回到东京的双亲那里的，回来后的一星期内，每天把您的信揣在怀里，反来复去地思索着。

现在，我率直地告诉您：我爱您比您爱我还要多出好几倍哩。那天夜晚，躺在医务室的床上，我几乎整夜没有合眼。但越是往下想我就越是怀疑起来了：自己到底有没有接受您的爱情的资格呢？这个疑问执拗地纠缠着我的心，我没有勇气马上拿起笔来答复您。

您对我究竟了解到什么程度呢？至少，一定不会有我了解您（我是这样想）那么深的。我是一个非常胆小的、毫无价值的男子。因为这样，我就在外表上加倍装得很堂皇，所以又是一个爱虚荣的人；一想到自己的真面目将被爱着的您所完全窥破，我就不由得丧失了勇气。……

遂从信上移开了视线，茫然凝视横搁着手掌的铺席。从模模糊糊的铺席上彷彿活生生地浮现出新一那长着一对浓眉的、带有他独特的性格的神经质的风貌。可是，再往下一看，下面的几行词句却像砂子一样粗硬，噎在她的喉嚨里了。

可是，請你不要誤解。我並不是怕你是個有錢人家的小姐，又是高中畢業生。我自己是一個貧窮木匠的兒子，文化也只有小學六年；不過，我相信由自習所得到的知識已經到了赶上您的程度，可是我認為這些事情都是很無聊的。善良的人，優秀的人，這才是最重要的，在愛情的面前，貧富的差異等問題算得了什麼。我絕對不是害怕這一點——。

蓮覺得這一段他是在撒謊。“我絕對不是害怕這一點”這句話反而證明他實際上很害怕。而且就是這一點，如同擲來一塊石子似地使蓮感到冷淡和難堪。

蓮把兩張白色的信紙翻來復去地讀了好幾遍，結果還是搞不清楚他的意思。信的每一行都寫得圓潤、整齊、端正、清楚，可是她所能看到的只是他的風貌，却始終看不出他的決心。信上還寫着回到東京後才知道遭受的轟炸是這麼嚴重，使他大吃一驚；他看見了美國兵，看見了稱做吉普的小汽車；他又聽說川添工廠有復工的希望，那時候他打算要求調回去。其他還寫了他現在閱讀“周報”、“敗戰內幕話”和“美國與民主主義”等等各種手冊。

我打算研究叫做“民主主義”的理論。我雖然已經不再是基督徒，但是在戰爭時期就不喜歡戰爭，現在更加強烈地憎恨軍閥了。——

蓮對於這些事毫無興趣。“還有心腸寫這些無聊事兒哩！”她生氣地想，“我原決心看看他的回信如何，就到東京去探望他也成的！”

腳步聲從走廊那邊傳了過來。蓮知道這是小松信義到后面的六疊房^①去看過她五年來患了中風躺著的老母親——小松的大姨媽——，現在要到她房間來了。她一點兒也不慌張，慢慢地把信

^① “疊”是日本人鋪在房間里的草墊，也用做日本房間面積單位。一疊長六尺，寬三尺。六疊房可以鋪六塊“疊”。

摺好，揣在怀里，手里拿起毛衣針深深地嘆了一口氣。“可是，那是個沒主意的人，一定在悄悄地煩惱着。他心里想的比在信上寫出來的要多幾十倍，寫完這封信以後也還要翻來復去地思考着哩。一定是這樣，我猜得到！”

眼前的紙拉門猛地拉开了，強烈的陽光一直照射到蓮的雙肩上來。蓮蹙起眉頭，抬頭望了一望，旋即又把目光落到正在打着的毛衣上面。

“出落得竟這麼漂亮了，啊，蓮妹！”

信義毫無拘束地把一對穿着雪白新襪子的腳伸到蓮的眼前來一坐，說。“剛才在穿廳里看見你的時候，可把我吓了一大跳哩。”

“是嗎？那麼謝謝你啦！”

蓮靈巧地揮動着打毛衣的針，頭也不抬地說。小松嘴邊掛着“這個姑娘倒滿厲害哩”的表情，用目光貪婪地瞅着蓮的側臉。他把軍用皮包啦，皮綁腿啦什么的統統丟到角落去，此刻的樣兒和在客廳里向大家敬禮的時候截然不同，好像換了一個人了。蓮可能是心還被新一的信所佔據着，或許是因為跟他從小混熟了，要不然就是她的性格向來這樣，對於小松的態度，她壓根兒不去注意。“這一回，我該寫怎樣的回信才好呢？一行一行分開讀着時，真叫人着急，但从全體來看，反而看得出他那細膩真摯的情感。”蓮心里這樣想。

“哎喲！”

對蓮往下垂着的頭伸來一隻手，眼見着就要拔去插在她頭上的那只結有小小的天藍色結帶的髮針。

“干麼，這個人！”

蓮猛地甩開那隻手，“啪”一聲發出响声來。

“好痛！”

“活該，誰叫你淘氣！”

信義把身子一翻，仰躺在鋪蓆上，口里吹着口哨把眼往上翻着，從眼角里悠然端詳起蓮的側臉和身上的綫條。

“信義哥，你倒是一點都沒變呀。”蓮不改變表情地說。

她從小起就不怕這個相差四歲的表兄，信義雖然性情暴躁，但如同野豬有不能轉動脖子的弱點，他的腦力有些方面不太強，蓮就捉住這個弱點，一有機會就折磨他。現在，他們分手已經整整三年了，如今蓮二十一歲，信義二十五歲。蓮對於在戰爭中變得粗野的信義，也和她近來對村里同班的小伙子們一樣，並不是不感到一種討厭，但是，她對於這個從小在一起長大的伴侶，仍然沒有感到有什麼可怕的地方。

“像信義哥這樣的人實在太佔便宜啦。同樣地去打仗，却連一次彩都沒有掛。”

信義並不回答，一骨碌爬起來，鼻子里哼哼噙噙地哼着調兒，毫不客氣地在屋裡走來走去。蓮的寢室裡有一隻她祖母送給她的、有來歷的小衣櫃，上面配着古色古香的金屬環子，深紅色的油漆經過半世紀的歲月已經變成茜草色了；衣櫃旁邊還放着一只用薄綢子糊上了的書櫃；牆上貼着一幅女學生們喜歡的畫家蔭谷虹兒畫的人物圖像；旁邊掛着布上只繡了一半七種秋花的繡花框子；壁龕裡還立放着一架用紅色洋紗布包着的箏。信義挨個兒都去摸摸弄弄，有時翻過來看，有時彈出響聲來。乍一看，他好像是久別歸來，對於這從小混熟了的房間不勝懷念似的。但是他不時停住腳步、一面和着歌聲用穿着白襪子的腳尖打拍子，一面打眼角裡直瞅她的後頸，眼光裡含得有一種三年前的他絕沒有的東西。這一點，蓮可沒注意到。

“你哼的是什麼曲子？”

“我也不知道叫什么。”信义停止哼，回答她。

“这曲子多时髦呀！”

蓮說，把头抬了起来一看，小松正站在屋当中，神气十足地两手比做拥抱人的样子，一会儿把一只脚往前伸出，一会儿又用脚跟转个圈儿。蓮不由得笑了起来。因为他那挂在脸上的神色和刚才在客廳里一面敬礼一面打报告“目睹皇國敗战不能捐軀”啦什么的时候一模一样。

“看見美國兵沒有？”

“看見啦。”

“呃？面孔是什么样兒？”

“时髦着呢！”信义仍然張开着手臂，用滑稽的步法來回走着說。“我看过跳舞啦。”

“呀，在什么地方？”

“在船桥的酒吧間里。”

蓮“哎哟”一声。她猜到信义刚才这奇怪的步調就是所謂“跳舞”，便停止了打毛衣的手，由於好奇把一对眼睛睜得大大地向他瞅着。

“教我吧！”

“我也不太会呀，是看着学的。”

“不，就你知道的教我得啦。”

不一会，信义和蓮就以奇特的样子互相挽着手，退一步、進一步的，有时踩了对方的脚險些絆了一交，兩人做起类似跳舞的动作來。从前，他們在幼小的时候，信义一学会什么新的遊戲，就馬上把它介紹到蓮这里來。現在，蓮从对方軍服干燥的气味里好像已經聞到了战后流行的气息，她完全陶醉在这新的遊戲里了。

山中藤作帶着兒媳婦阿藤在田塍旁边割野草。對於这早已放了水的水田，凡是人力能做的都已經做到，今后除了指望老天爺的照应以外，無論怎样着急也沒用了。

“哦，排列得多利落呀！”

有人拉着大車走上旁边山崖上的一条上坡路，从他們头上开着玩笑說。“跟那些大兵一样嘍。”

“嗯。”藤作沒抬头，也笑了，“哎，这些个年头兒嘛，打仗，打仗，連稻子也变了大兵哩。”

每塊水田都是一样，稻子長得矮，穗子結得又瘦又小。藤作走進田塍旁边的一条細流里去，磨亮自己和兒媳婦的镰刀，然后坐下來抽了一袋子旱煙；那悲涼的微笑一直停留在他的臉上。

已經快到晌午了。虽然擺在眼下的沼澤窪地和干枯了的山澗底还模糊地看不清，但从羣山之間露出臉來的一片天空却清澄得活像貯在深井底的清水一般。在远方，緩緩地昇着兩股燒木炭的煙；小村共有地的牧草山已經染上黃色，浴着晌午的陽光，宛如彎了背的貓团团地穩坐着。

那些从山澗底一層高一層一直連到山崖上道路旁边的梯田，是藤作的租地最集中的地方，上下連着共有四塊水田。清晨，露水未干的时候，藤作就帶着兒媳婦，爬上坡路，走下坡路，橫渡溪流，走过五里左右的路程到沼澤对面的山麓和窪地去，共割完了十一塊水田、一反六畝^①多地的野草。

“俗語說‘秋收不好，人心懊惱’^②，这話可也不錯哩。”

藤作嘟嘟囔囔地說。虽然他的一对眼睛被从嘴里吐出來的煙霧刺得眯成了一条縫，但是他租种着的共計十九塊、兩反五畝左

① 一畝等於我國一六·一四一五畝。十日畝为一反。

② 俗語，原期秋收有望，但因特殊原因，收成不佳，農民都垂头喪氣。

右的水田，每一塊都清清楚楚地映在眼簾上。今年，還在八月間就已經降了兩次冷霧，雖然他曾經想盡了法子補救庄稼，但稻子的成長仍然不太旺，而且每一塊水田的水口（在這些山村里，農民都不得不把寒冷的溪水引進地裡灌庄稼，因此在氣候較冷的年度由於溪水過涼，種在引水口附近的稻子到收穫期也不能成熟。他們管地裡這種地方叫“水口”）又佔了很大的面積。

“喂，阿藤……”

他啣着煙袋微開着的嘴唇不住地掀動着，但是要說的話每次都還沒變成聲音就被嚥下去了。滿是皺紋的油紙色的臉，整年用手巾箍着的、干草一般灰黃的頭髮，一對遲滯的黃色眼睛，看去好像整天都在打着盹。他伸了懶腰站起來，險些兒把掛在心頭的話說出來了，但他趕緊改了口：“……回，回去吃中飯吧。”

原來，剛才向他們搭話的那個西邊的八郎家，最近也有個兵士復員歸來了。藤作是想對兒媳婦提起曾經被派到中國北部去、在那裡戰死永遠不能回來的大兒子的，但又怕引起她的悲哀，所以才連忙改了口。

“吃完中飯，咱們就上西邊去給蘿蔔松松土吧。”

他的兒媳婦從麥稈帽子下面答應了一聲“是”。這個女人長得又黑又瘦，個子也不高，但刨土、扛東西，沒有一樣趕不上她公公。在她腳下，野草四下飛散，鐮刀發出鈍光，受驚的蝗蟲紛紛跳了出去。

“你好呀！”

順着山崖上的上坡路走來的山中善五郎停住腳步，從她頭上打個招呼說。“干得真起勁兒！”

阿藤把頭一抬“嗯”了一聲，望他笑着。善五郎的背兜上繫滿了柴刀、鐮刀、鋸子等東西。

“要到山里去嗎？”

藤作一面割草一面搭話。那个蓬着头髮、脖頸上圍一塊好像用醬油煮過的手巾、年紀約有四五六的樵夫一听，就在瞎了一只眼睛的臉上顯出不高興的神氣，把頭一扭，“干賠錢活兒嘛！”像吐出來似地說。“可是，東家是金太郎嘛，不願意也得干唄。”

“不過，总比給征用強些吧。”

經藤作這麼一說，善五郎也不禁嘆息地笑了。原來，善五郎現在仍然按照古老的風俗，每天以大米若干、現金若干的報酬給地主們燒木炭。在這個小村里，絕大部分農民租種的都是金太郎的地，尤其是善五郎主要是依靠山里的活兒餬口，所以金太郎對他說來是最重要的東家了。

“菊姑娘們也下了地嗎？”

阿藤伸了個懶腰說。獨眼的樵夫仍然擺出一副苦臉，點了點頭。在他家裏，大女兒阿菊和十七歲的嘉助最近也从川添工廠遣散回來了。

“昨天夜里，富士夫的老伴來了……”

突然間，扭着頭的善五郎拉開嗓門說起來，聲音大得幾乎震動了四周的山谷。“和咱們家的千代大鬧一陣，害得咱心里也怪難過。”

藤作停止割草的手，把頭抬了起來。“嘿，出了什麼事兒了？”

山中善五郎有個叫做遠藤千代的寡婦弟媳。善五郎的兄弟是工人，和千代住在東京，後來被征入海軍，三年前戰死了。沒有正式結婚的千代便帶着兩個小孩疏散到這裡來，寄住在善五郎的堆房裏。恰巧那時候善五郎的鄰舍藤森富士夫家的兩個兒子也都被征入伍，戶主富士夫又患了病，千代就轉借了他家的五畝多租

地，這兩年來全家三口子都依靠這塊地過着日子。可是，一星期以前，富士夫的兩個兒子復員回來了，富士夫的老伴就要求千代立刻把租地還給他們；千代却說她已經連下肥都準備好了，要求讓她再種一次麥子。富士夫一家也同樣要靠這點地過日子的。所以善五郎不能偏向任何一方，夾在當中非常為難。

“今早千代又過來，哭咧咧地求咱幫忙……”善五郎在背兜的背帶上交叉着胳膊，現出那只瞎眼的眼白說。“可是，咱呀，嘿，咱也不曉得怎樣辦才好哩！”

藤作默然站着。在他身旁，干完活兒的阿藤正在往背籠里裝瑤瑤水壺、鐮刀和卷成一團的蓑衣。

“當兵的也回來了，工廠里的也轉來了……”隔了一會兒，善五郎轉過背去說。“過不一會兒，這個鳥澤可連下腳的地方都沒啦。”

“怕是這樣哩。”

“也不能在咱們的头頂上種麥子呀，往後村里的人怕要打成一團啦。”

“怕是這樣哩。”

不久，善五郎順着上坡路走往牧草山，一路上還不住地停下那用草繩束緊褲腳的、穿着草鞋的結實腳，回過頭來瞧瞧這邊。藤作公媳倆也爬到山崖上去，朝着和善五郎相反的方向走下去。藤作兩手反背在背上，跟在揹着背籠的兒媳婦身後一步一步地邁着步走，一面不住地掀動着嘴巴，喃喃地自語着。戰爭勝利也罷，失敗也罷，這對藤作說來都不是大問題。應該用什麼法子渡過眼前就要來的困難和經常臨到頭上來的災難？盤旋在藤作的腦子裡的只有這個。除此以外他從來不會去想別的事兒，也沒有那份腦力去想。

“当兵的也回来了，工厂里的也转来了……”

藤作边走边不住地背诵着善五郎刚才说过的那句话。一直藏在心里的不安使他像想起什么事似地突然下了一个决心，对着儿媳妇说：

“你先回去吧，咱要上西边去办点事儿。”

说罢，便顺着山崖与山崖间的一条小径走下去，横穿过满是砂砾的溪岸。两条枯瘦的腿一路上不断地发着抖，但因为走惯了，走得倒是很稳当。

他拉住灌木，握住岩角，走上对面的山崖。一路上他的脑子里忽而浮现一块水田，忽而又浮现一块旱田，他把自己租种的田都通通盘算过了。这统共只有五反三畝左右的租地里，他认为可靠的不过一半。尽管是租种了二十年的地，要是传来地主从东京回来的消息，说不定在什么时候会被收回去的。尤其刚刚锄完野草的那四块水田，本是他在战争时期从金太郎手里租来的，如今，原来的佃户鸟泽喜十郎家里儿子们也从名古屋的工厂回来了。在这村里，姓鸟泽、山中、竹内和藤森的人家估多数，虽然同姓不一定是一家，但算起来喜十还是金太郎家的什么亲戚，所以如果他苦苦哀求，金太郎说不定会把这些地从藤作手里收回去的。

“到底打算怎么样呢？当兵的也回来，工厂里的也转来……”

他爬到崖上，拄着一根不知从哪里拾来的木棍歇了一口气。从这一带起可以一眼眺望像瘤肉一般凸出的羣山峯巒的起伏，但每一座山都如剪过毛的绵羊，树木几乎全被砍光，露出黄秃秃的地皮。

“到底打算怎么样呢？”

这回是顺着山崖走下坡路，藤作边走边喃喃地自语着；可是，他自己也搞不清楚究竟他是在对什么人提出这个问题。如果

硬要追究下去的話，或許是對政府或上頭^①質問着的吧。不過，藤作連政府是什麼玩藝兒都不知道呢。天皇陛下他是最熟悉的，其次是東條首相，並且他也知道美國啦，德國啦，甚至知道蘇聯的名詞。可是，它們好像都和那些浮在八岳山山頂的遊雲一般不可捉摸。最具體、最現實的還是地主——以他那五反三畝、共二十七塊租地的所有主的金太郎為首的大小七個地主。這些地主在藤作看來，從祖先代代以來就是坐在農民頭上的，只要他們存在一天，那麼政府也好，天皇陛下也好，都和四周的羣山一樣的神秘，只可高高擱在頭上尊敬，不應該去追究，就是追究也沒什麼好處。

最近，藤作每當走在山地或地里的時候，半路上總愛拾起竹棍一類的東西來當手杖用，不過他自己還沒意識到這個習慣。他身體很健壯，還不相信自已生長在這山溝里，種了三四十遍稻子，收了三四十次麥子，就已經變成了六十歲的老頭兒；可是，另一方面，他又覺得好像已經活了千年萬年了。家裡，大兒子戰死了，小兒子沒有消息，還有成了寡婦的兒媳婦，和幾個沒有出嫁的閨女——雖然他不敢奢望將來無牽無掛地閉上雙眼，但至少，臨終時不能嚙下“臨終之水”^②的那種罪孽深重的死法，他是想避免的。

遠遠在望火台附近已經可以看見烏澤金太郎的邸宅了。這個烏澤小村以當中的一條溪流為界，分成“東邊”和“西邊”，村子里的人一般都被大家稱做“西邊的某某”或是“東邊的某某”，不過莊稼地却是東西混雜在一起的。這時，藤作來到一座為了制煉松

① 日本民間稱官吏、政府和政府各種機關為上頭，這裡即是指官吏們。

② 日本風俗，當人臨死前，他的親人朋友必須輪流在他嘴上抹一滴水，據說，心里有牽掛的人不能嚙下這種水，也就不能成佛。

根油、曾經軍部派來兵士亂砍一氣的、光禿禿的松樹林附近，他突然停住了脚步。

“呀，呀？”

在对面堤壩上的一塊地里，有兩個復員兵士在翻土：一個穿着有黑邊的水兵襯衫；另一個裸着上半身，只穿一條軍褲。他們的背都朝這邊，把鋤頭垂直地打在地上，好像在打田鼠一樣，樣兒十分滑稽。

“你們不是富士夫家的小伙子嗎？”

一聽藤作的喊聲，那個裸着上身的小伙子馬上回過頭來，几乎是行舉手禮的姿勢答應了一聲“是！”

“你們陸海軍都全了，嘿，准保干得挺好哩。”

藤作說，自己笑了出來。這塊地，就是剛才善五郎講過的、遠藤千代借種的田，這兩個小伙子一定是藤森富士夫的兩個兒子。孩子們真長得快呀，藤作已經辨別不出哪一個是老大，哪一個是老二了。

“準備種麥子嗎？”

“是！”

兩個小伙子以兵士的動作沒命地揮動着鋤頭。在他們這些動作里含着一种不趕快搶佔地方就會吃虧的、不顧一切的慾望。那個身穿水兵襯衫的、剃光頭的胖小子每當把鋤頭打進地里的時候，便從叉開來的兩腿間用含有敵意的目光瞟看藤作。藤作怕被卷進他們之間的糾紛里，心想還是趕緊離開。可是，已經太遲了，這時從山崖下面間間斷斷地傳來女人的尖叫声：

“你們這些人！真是的，你們這些人！……”

接着便看見一個身穿黑色束腳褲、腳拖草屨的女人，喘吁吁地朝這邊跑來。這女人就是遠藤千代，頭髮散亂，在鉄青色的臉

上几乎皺起了鷄皮疙瘩。在她背后，离此很远的下坡那边，有个六歲左右的女孩子边哭边追上來。千代背上还揹着一个三歲模样的小男孩，孩子已經睡熟了，腦袋一伏一仰地前后点着。

“干么在人家地里鋤呀？啊，要是你們的眼睛沒有瞎，應該看見地上还長着庄稼呀！”

那个裸着上身的老大藤森茂一看喘吁吁地爬到田塍上來的千代，臉上露出为难的神情，兩手撑着鋤头把子，眼睛冲着地面扫了一通。在地头的沿边上还長着寥寥几顆沒拔完的白菜和兩三行蕎麥。

“可是，听娘說，已經跟你說妥……”

这个身材魁偉、却在臉上下巴附近还留着稚气的、裸着上身的复員兵士話剛出口，就被这个比自己年長的女人拚着命的、凄愴的神色吓住了，不敢往下說下去。

“不錯！你娘已經对咱提过了。本來嗎，地是借了你們的，咱不是說不还給你們。可是，虽說是借的，你們也不該在还長着庄稼的地里掛鋤头呀！……”

那个个子矮小的女人看起來年紀已有三十歲，她的前額已經变成鉄青色，她說着，說着，再也控制不住感情了，把放在背后的一只手突然举到眼边去揩了一揩，声音就帶上哭音了：

“別以为咱是个寡妇……別以为咱是个寡妇……”

藤作急得直打轉，一会儿爬到田塍上去，一会儿又走到地里來。这时他跑到千代的身旁去，“別，別这样說呀，他們也並不是……”把手按在她肩上，打算劝劝她；可是，这么一來反而坏了。

“不，不，是这样！因为咱是个寡妇，他們都沒把咱放在眼里呀！”

千代又把那隻手移到背後去往上揩一揩孩子，昂起那眼皮都哭紅了的臉，哭咧咧地說：

“咱男人也不是情願給打仗打死的呀！他不是願意給打死的呀！”散亂的頭髮垂到臉上來了，千代把頭一搖，拂開頭髮說：“你，你們也是帝國軍人吧！啊，帝國軍人吧！”

可是，她話還沒說完就跟背上的孩子一起猛然仰倒地上。這是那個一直沒開口、瞪起眼瞅着千代的水兵小伙子冷不防把她推倒的。

藤作一點辦法也沒有。他把揩着孩子仰倒在地上的千代扶了起來，水兵小伙子也被哥哥茂攔住了；可是，已經錯亂了神經的千代却蹲在地上，被兩個孩子纏住身，雙手捧着臉嗚嗚咽咽地哭個不住。

“起來吧，啊，話是可以慢慢談的呀。”藤作拍拍千代的背說。千代點了點頭說：“謝謝你，請別管我。”她把臉更深深埋到兩張手掌里。藤作心里很明白，千代並不是僅僅為了被奪去耕地而哭的。看見活着回來的兵，這對她說來是多麼使人難過，又是多麼令人悲憤的一件事。

藤作的心也難過得很，耳朵听着千代的哭聲，眼睛望着對面的牧草山，不由得想起死了的大兒子來。他的大兒子是在一年前以“戰病死”的名義變成骨灰從台灣寄回來的。從那時起，他的牙也掉了，坐骨神經痛也發作起來了。現在，從他凝視着的山縫子里好像大兒子的遺骨箱突然現了出來。遺骨箱是用一條白色的布帶子馬馬虎虎捆上的，上面還系着一張像行李簽條似的小紙條。“如果戰爭和命運是一樣的東西，那麼為它傷心，損壞身子也沒什麼用處的呀。”藤作心里想。——“那和冷霧害了庄稼，或是雪崩把田地全蓋上石塊一樣，除了忍受，除了拚着老命再耕一

次以外，可还有什么法子哩。”——

“呀呀，你們好呀！”

从剛才起就有一个男子从秃山那边沿着下坡路慢騰騰地走着，这时候才走到庄稼地附近。这个人身穿一套旧西装，脚穿草鞋，臂下还夾着一个同是破旧的大手提皮包。

“哎哎，天气真好呀，藤作。”

那个男子停下脚步，笑咪咪地打个招呼。这里的情形他是已經看在地里的，可是这个好应酬的、有五十歲光景的男子却在花白鬍子的臉上堆滿着笑，爬到田塍上，“哎哟！”一声一屁股坐了下来。这个待人和藹、在額上和嘴边都有几道很深的皺紋的男子，乍一笑，他的臉就变得很像那个大黑神^①的嘴臉；可是，在兩道毛茸茸的濃眉掩盖下的一对眼睛深处却藏着一种陰影，当他偶尔閉上嘴唇的时候，就会顯出令人驚奇的陰澹而嚴峻的神色。从全体來說，他給人一种悽慘的、宛如“过分被鞣了的熟皮”似的感覺；这个人就是川添村实行農民組合書記烏澤文也。

“嗚，嗚，你們是藤森家的哥兒倆嗎？竟長得这么大啦！”

当文也爬到田塍上來的时候，因为不能再鋤地、一直無可奈何地呆站着的藤森茂和他的兄弟正一齐做出軍隊式的立正姿勢，冲着他深深地鞠了一躬。文也曾經担任烏澤分校的訓導主任，这两个小伙子都是他的学生。

“怎样嗎，藤作，有一头很好的朝鮮牛哩，你要不要？听說只給三百五十元就成，真个的，太賤啦。”

实行農民組合書記从头上拿下皺巴巴的巴拿馬帽，一面揩汗一面兴高彩烈地聊起天來。“实在太賤啦。这要是馬兒的話，豈

① 大黑神是日本七福神中的一神，和佛教的“大黑天”不同。

不是跟白送一样嗎。嘿，怕是战争失敗了，來一个大賤賣的吧。”

書記今天为了职务的关系，跑到沼澤地对面三棵松小村的拍賣場去，这时候才回來的。平常愛喝酒的他今天顯得格外有勁兒。藤作望着这个津津有味地嘮叨着的老書記的臉，心里覺得很奇怪：这个人老像小孩一样，总是这么活潑有趣呀。

“哎哎，真个的，这一仗可真打得兇呀！大伙都吃尽了苦头哩。哎哎，不过，咱說呢，世道是……”

文也停下來，把堵住了的煙鍋在草鞋的前端敲了敲，又把它放到嘴边去鼓起顯幫子“哺，哺”地吹了几下。“……世道才开始哩。藤森，你們兄弟倆也應該好生努力學習呀，知道了嗎？世道也不尽都是很难的。”

藤作站在田塍上，呆然望着在沼澤上空盤旋、好像找到了獵物的一只老鷹，心里咀嚼着傳進耳朵里來的文也的嘮叨。文也的話有时出其不意地突然間斷，藤作不知道那是意味着什么，也不知道为了什么，只听他那响遍高原的沙嗓子这回又扯到別的話題上去了。

“呵呀，千代，你也要回去嗎？那么，咱們一塊兒走吧。”

背上揹着小男孩的千代被女孩子緊緊拉住東脚褲腰，正在悄悄地离开地里走下坡去。听見文也一喊，她就垂下那淚水未干的紅腫的臉，背着他們在堤壩下面停下來。

“不过，咱是个老鱉夫呀，要是和千代一塊兒走，村里的人会不会說閑話呀？”文也把臂下的皮包往上一夾，他說得大家都笑了。“不，沒关系。这么老的老头兒嘛，大伙兒早就不把我算在‘男人’里面了。”

藤作也跟着文也走下堤壩。文也兴高彩烈，一路上低声哼着什么曲子，一会兒落在千代的后头，一会兒又把她赶过去。他穿

着旧西装的后背已經顯得駝，許久沒刮过的白鬍鬚从后边也能看見。藤作边走边想：“自从三年前死了老伴以來，文也也衰老下來啦。”这时不知道想起了什么，文也突然停住脚步讓千代先走，嘴巴湊到藤作的耳边來。

“藤作，听說地主的保有米要取消了，你听說过沒有？”

藤作吃了一驚。

“这不过是謠言，我也不太詳細呢。”

“嗯？”

“可是，管它怎样……”文也的声音越來越放低，他額上刻着很深的皺紋，把头一伸望着藤作的臉說。“你千万不要放掉租地呀。”

藤作“嗯，嗯”地点了点头。“虽說不要放手，不过如果人家問我要，那时該怎么办呢？”他怀着这样的疑問望望文也，文也却只是眯眯笑着不再做声。

他們來到小村的進口一座連接“东边”和“西边”的桥脚下，文也和千代就走过桥去，藤作却停下脚步，站在桥头思索起來。“現在到烏澤公館去，会不会反而弄成打草驚蛇？”可是，哪怕地主的保有米真的給取消了，那样的金太郎也决不会親自下地干庄稼活的。老爺們親自割稻子，这可是祖宗代代沒听說过的事。总之，还是先去瞧瞧动静吧，不管怎样，自己只要低声下气，总不至於吃虧的……他捉摸了半天，最后还是不过桥去，拄一根棍子慢騰騰地朝着和桥相反的方向走去了。

烏澤公館在村的“西边”地势最高的地方，背后連着山，前面是一条千步長的、坡度較緩的坡路，坡的尽头兒聳立着一座茅草屋頂的高大的門。藤作順着这条坡路來到公館的大門跟前，可是他却沒走進里面去，反而沿着黑板圍牆拐个弯，走進一条小徑里。这些佃戶們虽然嘴上說要去烏澤公館，其实十之八九都是到

他管家那里去的。

“你好呀！你好呀！”

他來到虽是同一个院子里、却盖在板牆外面的一幢木板屋頂的房子外面。藤作站在寬敞的場子門口，远远地往里打招呼。在場子上，管家为次正从牲口棚里用竹耙掏出堆糞，堆到場子的一个角落里。

“是藤作嗎？”

藤作拿下头上的手帕，慢慢騰騰走过去，为次搭拉着臉回过头來，把头点了一点說。

“看样子往后几天也会有好天气哩。”藤作眼睛四下望望說。場子上，已經堆着兩座用小米稈子盖好了的堆肥山。“打算上这么多糞嗎？咱說呢，虽说仗是打完了，目前还是粮食吃香哩。”

藤作說，一面揣摩着对方的反应，一面努力把話題引到自己所想打听的問題上去。一直沒理睬藤作的为次，这时停下握着竹耙的手，把那張尖下巴的面孔糊得緊緊的，往左右搖晃了几下，然后突然开口說：

“咱本來打算吃过晚飯后上你家去的。”

藤作吓了一跳，把烟口袋从腰里掏出了一半就瞪着大眼僵住了。

为次又揮动起竹耙來。他家喂着一头耕牛，兩口子种着七塊地。藤作心中七上八下地，担心对方还要講出什么話來，兩眼直愣愣地瞪着为次的臉。那个黑臉矮个子却是踮起穿草鞋的脚，把地上的堆糞踩呀踩的，踩完了就把它堆上去，堆上去以后又用脚踩呀踩的，干了一陣子才把手里的竹耙往肥料棚的板牆一靠，回到藤作的身旁來。

“咱說，你那山崖下面的四塊水田……”为次說，翻起一对老

鼠眼瞥了一下藤作。

“嗯？”藤作發出沙啞的聲音。

“收完稻子，你就別再弄了。”

藤作的嗓子給痰噎住咕嚕咕嚕地响，他上气不接下气地說：

“是喜…喜十要种嗎？”

“不……”

为次把弄髒了的兩手手掌朝外地按在腰上，“这是金太郎吩咐的，咱也不太詳細哩。”出人意外地把掉向一边的头搖了一搖。

藤作屏住呼吸，盯着为次的側臉看。也許他這句話是可靠的，可是这个管家却經常不肯講实話，老是借口說是东家的命令。

“咱，嗯，要是現在把那塊地給收回去，咱也有許多困难哩。”藤作窺伺对方的神色，望着自己的脚尖喃喃地說。“这个春天，咱还从山澗底搬來石头，重新把堤壩修过了的呀。”

为次仍然保持同样的姿勢，把头掉过去一声不响。藤作繼續談下去：因为从前的佃戶把地头荒得太厉害了，去年和今年他不得不下比其他的地多於兩倍的肥料。但抬头一看，为次却已經不在眼前了。

“他媽的，真渾！”

藤作气得直唾嘴。这是为次慣耍的花招：每当遇到这样的情形时，他都裝作沒事地离开对方，使那些以为他还要回來而耐心等待着的佃戶們上个大当。

藤作却仍然不死心，双手背在背后，繞到牛棚后面去瞧瞧，又穿过还没拆掉的南瓜架子，走到堆房那边去四下找找，可是为次不知跑到哪去了，連影子也瞧不見。藤作又回到場子里來，一看，为次的老婆正背着他翻晒地上的蕎麥。这女人平常不爱搭理

人，当藤作走过她身旁的时候，她連头也不点一下。

“他媽的，仗着东家欺侮人嘛！”

藤作憤憤地嘟囔着，最后还是走出烏澤家的門，下了坡，过了桥，回到“东边”來了。他手里的棍子也不知在什么时候弄丢了，双手背在背上迈着步。“要不是喜十租种那块地的話，还有点指望吧。”他在心里捉摸着。水田和旱田不同，不是随便可以租給任何一个人的。荒了一年的水田会影响三年的收成，这对地主來說也不合算。“可是，連管家也不知道底細的話，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呀？”尽管傳說地主的保有米被取消，但像这一类的事情地主們是总有一套对付的办法的。藤作憑歷來的經驗，深知他們的那些勾当。虽然曾經制定了多少法令，但從來沒有一次能够束縛过地主們。“說不定他們打算漲地租，所以先吓唬吓唬咱們的吧？”藤作想，他腦筋想得到的只能到这种程度。

村子的“东边”比“西边”沼澤岸边的地面要低一層，聚集着烏澤分校、观音堂和烏澤村会所等等房屋的桑園一帶，在这“东边”里是地勢最高、最平的地方。走过这一段，一边沿着沼澤的窪地，一边沿着雜樹林和山崖，一層低一層地散在着用木板、洋鉄板以及用稻草敷了屋頂的、各式各样的房子。順着滿地石塊的下坡路走來的藤作，走过一座竹叢下面时，費了很大的力气把一块几乎从石牆上滾到路上來的石头放回原地。最近村里的小伙子們常常把大車撞上石牆，把上面的石头撞下來，却滿不在乎地走开了。

“打仗，嘿，都把人心也打坏了呀。”

藤作嘟囔着，順着还留下像妖怪一般的古老桑樹的桑園旁边的堤壩，不久便來到了盖在雜樹林旁、活像牲口摔了一个坐墩兒似的、屋簷低矮的草房跟前，站在門口踏了几下草鞋，然后走進

屋里。

“瞧，爺爺回來啦！”

藤作走進昏暗的土間^①，眼前突然一黑，站在那里直眨眼，就聽見兒媳婦的喊聲，接着姑娘們年輕的笑聲也跟着降到他身上來。

“爹，咱回來啦！”

“說這句話的是在下課訪“司”絲厂作工的二閨女友子。從她身上還穿着做客衣服、竹条包也還打着繩子丟在地板上的情形看來，她是剛剛從工厂遣散回來的。藤作按照平時的習慣，用目光把好容易看清楚屋內掃視一遍。階口附近亂堆着桑籠、蚕架子、和蚕蔞；昏暗的土間里亂丟着草包、草袋、蓑衣、鋤頭和背兜，連下腳的空地都沒有。全家人正在用中飯：地爐里，几根柴火在鐵鍋下面燃着黃色的火焰。上個月從川添工厂回來的大閨女初江坐在地爐的一旁，挨着她坐着友子和還在小學讀書的女子；她們每個人手里都端着飯碗。地爐對面是他的老伴阿霜，已經是白髮蒼蒼了。兒媳婦阿藤緊挨她坐着，把穿了地下足袋^②的兩隻腳伸到爐邊，一面給懷里的孩子喂奶，一面怪不方便地動着筷子。

藤作兩手往腰上一按，好容易伸了一個懶腰，把蹙着眉頭的滑稽的臉左邊一歪，右邊一動，說：

“哪來這麼多娘兒們呀，嘿，咱是不是打算開筵子呀？”

山中初江坐在廊子上，在搖動紡車紡綫。草房的屋簷低得几

① 日本農民居住的房子一進屋門就有塊沒鋪地板的空地，這塊空地叫做“土間”。

② 足袋是日本人穿的一種布襪子，在大腳趾與四趾之間分歧，以便出門時穿木屐，地下足袋是從事體力勞動的人穿的膠底足袋，不需要再穿木屐。

乎頂住頭，圍着院子的枸橘樹籬笆下面是一堵石牆，隔着一條小路，還能遠遠眺望躺在秋天下午紫色的陽光里、順着下坡一直展開到谷澗底的一片田地和桑園。

“是！你好呀！”

每當有人打路上經過、從籬笆上面露出頭向初江打招呼的時候，她都抬起頭來一一地應酬幾句。

“啊啊，那聲音，那容貌……”

在她背後，妹妹友子一面管着姪兒千代一，一面唱着曾經在工廠里被迫學的一首軍歌。剛學會走路的姪兒看樣子很高興，“叭！叭！”地從嘴角淌着口水，彎着上半身想去捉住正在煮繭子的小木炭爐子；但每次都被友子拉住墊有尿布的衣襟，給拉回去了。耳旁垂着辮子的友子長得跟姐姐一樣高大，從裙子底襟露出一對肥腫的蘿蔔腿，爬在廊子上一心不亂地唱着歌：

“拚命擺動送別的旗……”

初江從川添工廠回來已經有一個多月了。地里的活兒由父親和嫂子兩個人就可以對付。這些山村里的貧窮婦女們個個都會紡絲的：她的嫂子阿藤曾經也是紡絲女工，母親阿霜在使用座轉式紡車時代也曾經做過女工。不消說，只有一個綫框子的紡車紡出來的綫所換出的工資是少得幾乎連數都不用數。但如同這一帶的山地盡是礫石和山崖、除了栽種桑樹以外再沒有可種的東西一樣，紡絲是小村里的婦女一生下來就註定會作的唯一的副業。

自從打工廠逃回來以後，初江經常感到一種不安，好像自己的身子被拐到什麼地方去似的。雖然聽不到收音機的廣播，也看不到報紙，但是她卻一天一天清楚地覺察到自己的四周正在急劇地變化。——宛如四周的羣山被狂風吹襲，發出轟轟的吼聲，房子的大門被風刮掉，後門在吱嘎吱嘎地鳴響，無論你把眼睛閉得

怎样紧，耳朵仍然听见那可怕的風嘯声。——她現在的心境就是这样。

“这个歌，你們多嚙开始唱起來的？”

在初江的背后，友子这回唱的是“愛染葛”^①，这是战争时期初江她們在角倉工厂紡絲的时候，被当局所禁唱的一首歌。

“仗一打完，大伙第二天就唱起來啦。”

“嘿，你們这些人太实际啦！”

性情爽直的友子却滿不在乎，把身一翻，仰躺在廊子上繼續唱着。她在一家紡織降落傘用的料子的絲厂里作工，这家工厂因为統制解除了，正在整理企業。这些操作多条紡絲机的女工們被迫整天站着工作，所以都养成了一有空閒就躺下來的習慣。

“是！你好呀！”

这回是友子抬了头，冲着馬路那边打个招呼。籬笆外面，一个戴軍帽的小伙子骑着自行車駛过去了。

“剛才那个人是藤森家的清哥呀。当了兵，嘴上留个小鬍子回來啦。”

友子說，把头髮挨在紙拉門的門檻上擦着，自个兒吃吃地笑了起來。但馬上又擺出一副大人似的面孔說：

“大伙都回來啦，烏澤也熱鬧起來啦。”

又有一个人走过枸橘樹的籬笆外面。初江的家剛好在村子的進口处，所以也許更銳敏地感觉到这一百三十多戶的烏澤小村，最近确是家家戶戶都是人來人往現出慌慌忙忙的样子。

籬笆外面，一下走过一个复員回來的兵士，恐怕是沒人迎接他吧，親自措了一件龐大的行李，几乎腰都弯到地面，下巴直淌

① “愛染葛”是日本在战前流行的一首电影主題歌。

汗水；一下又从相反的方向來了一个騎自行車的小伙子，穿着嶄新的兵士襯衫，頸脖子上还圍着一塊新手巾，冲着初江她們“嘯”的一声吹着口哨駛了过去；再一会，又來一个剛从工厂遣散回來的姑娘，脚下踏着穿不慣的草鞋，推着膠輪推車走过去。

“呀——”

一个戴軍帽的、臉上的皮膚晒得黝黑的瘦漢子沿着上坡路蹣跚地走來，当走过枸橘樹籬笆外面时，臉上露出詫異的神色直往里瞅。伸起腰來的初江也不禁吸了一口气。高高突出的顴骨，淌着汗珠的瘦削的下巴，一对往里陷的空虛無神的眼睛想要看清似地冲着这边睜了开来，接着他微微一笑，把手在帽簷旁边举了一举，然后迈步走过去了。

“那个人，不是烏澤家的元也哥嗎？”

友子嘴巴湊到姐姐的耳旁，小聲地說。初江握着紡車的把子不做聲。初江曾經在岡谷車站上揮动着小太陽旗欢送过那个青年的。她是村上青年团的团员，每当村子里的男子們被征入伍，她經常就从工厂赶到車站去欢送他們。

“要是咱們的哥哥也早点兒轉來就好啦。”

友子這句話是指那个曾經被征入关东軍、派往中國東北地区的二哥虎次郎（關於关东軍村里流傳着这样的謠言：說是关东軍大約被苏联紅軍俘虜了）。

蚕繭在瑛瑯鍋里一上一下地沸騰着，初江用小扫帚把它轉了几下，結上断了的絲。不知是因为什么她深深地感到羞慚，难过得連坐立不安。过去自己不是拚命揮动着小太陽旗，誠心誠意地高唱过“勇勇敢敢得勝回來”的軍歌的嗎。她不知道战争是好的、或是坏的，她也不知道究竟为什么要打仗，更搞不清到底是什么人發动战争；可是，她却覺得好像有人在責备着她。‘我應該对誰

道歉，應該對誰訴說這难过的心情才好呢？”

“初姑娘！初姑娘在家嗎？”

這時，有頂白色的麥稈帽在枸橘樹籬笆外面一閃，山中菊連跑帶跳地跑進院里來。可是初江一直等她跑到眼前來才注意到。

“咱說初姑娘，聽說工廠就要开工了！”

臂上戴套袖、腳上穿地下足袋的阿菊好像是从田地里跑來的，還在呼呼喘着氣。

“咱在堤壩下面碰見竹內先生啦，他說總公司的方針已經決定了，叫咱們准备好，接到電報馬上就回工廠去。”阿菊一屁股坐在廊子上，歡喜得鼓起掌來。“真是太好啦！咱呀，抬糞桶那玩藝兒實在不樂意干。”

她們按照絲綢時代的習慣，現在還是管竹內忠一叫竹內先生。阿菊和初江同歲，今年已經二十三歲，但因為她長得矮小，再配上那副前額突出的談諧的面孔，看起來就比初江年輕多了。阿菊抱起千代一，卷着舌頭“咧囉，咧囉”地哄他，有時把他舉到頭頂上去，好像壓不住心裡的歡喜似地，嘴裡不停的哼着調子怪新鮮的一首歌。

“你唱什麼？”友子的尖耳朵馬上注意到了。

“咱也不曉得，昨天晚上才學會的。”

阿菊說，但喜歡开玩笑的她立即扮出一副做作的神氣，唱起“新利根河的船夫歌”中的一段來。她誇張地用身子打着拍子唱完這首怪里怪氣胡謔一通的情歌之後，把紅紅的舌頭一伸，廊子上起了一片哄笑。

“好像涼風灌進脖子里，听着怪難受的。”

一看初江縮緊脖子，阿菊便呶起嘴巴說：

“這就是‘最新流行’嘛！是吧，千代娃？”她把手裡的嬰孩舉

到頭頂上去。“瞧，高高的，高高的！聽說這回可什麼都‘自由’啦，唱什麼歌都不再受干涉啦！瞧，高高的，高高的！”

席子上頓時熱鬧起來了。這時，繞着籬笆又走進來一個臉頰通紅的姑娘。她穿一件藍地小白花的衣服，用塊手帕包着頭。

“咱送秋祭的募捐簿來了。”

這個紅臉蛋姑娘臉上撲着一層香粉。

“請你擔任竹叢內地區的一份。”

姑娘忸忸怩怩地說，把兩本小本子放在初江的膝前，用鄉下人特有的慫慫深深地鞠了一躬。她是村里坡上地區的青年會幹事，把募集樂捐的任務帶到竹叢內地區的幹事初江這裡來的。

村上分成“西邊”和“東邊”，“東邊”的七十多戶又按照實行農民組合的班別劃分成三個地區，除了初江她們的竹叢內二十多戶以外還有溪中地區和坡上地區。關於“今年要不要舉行秋祭”的問題，村上青年會男子部的復員軍人里面有反對的意見，但結果是“敗戰是敗戰，祭還是要祭”的意見佔了大多數。

“怎麼一回事兒呀，盡是些‘贊成’哩！”

阿菊把千代一交給坡上地區的幹事，翻開另外一個本子來看，突然怪聲怪氣地叫了起來。“哎喲，喲，連藤森家的清哥也贊成啦，見鬼！”

老實說，這個本子是她們最關心的。投降後不出幾天，烏澤小村接到上邊的通知解散了翼贊青年團川添支部烏澤班，班長烏澤金太郎也辭職了。但是，他們在宣佈解散的同時立刻組織了烏澤青年會，曾經當過軍曹的地主烏澤茂助充任會長，竹內忠一和另外一個人當了顧問。到了最近，有人提出意見來了，說青年會只不過是改頭換面，應該馬上把它解散，重新組織新的團體。提出這個意見的是從東京、名古屋一帶的工廠回來的少數青年，力量

並不大。但在支持他們的會員里面有烏澤蓮的名字。大家推想，這一定是蓮的哥哥金太郎在她背後做後台的。這麼一來，那個雖是八面玲瓏的人物、却被稱做“金太郎的替身”的顧問竹內忠——當然也是算在支持者里面的一個了；這種微妙的關係竟使這個問題發展到必須徵求全體會員的意見的程度。

可是，這個在“不解散”下面填寫“贊成”、“解散”下面填寫“反對”的本子里，寫着“沒有意見”的中立者佔大多數，在“不解散”下面填寫“反對”的只有很少幾個人。原因是大多數都是剛復員的軍人，但最大的原因還是因為要“記名”，所以多數都變成了中立者了。這是大家心里都明白的。

“市姑娘，你也贊成嗎？”

那個正扭動着腰、搖晃着千代一的坡上地區的干事被初江這麼一問，就滿臉泛着微笑說：

“說實話，咱是什麼都行呢。”

比較認真考慮的初江到頭也和坡上干事是一樣的想。她想，贊成烏澤蓮也未嘗不可以，可是改組后又怎麼辦？初江是不了解什麼叫“民主”的。如果它是和蓮姑娘一樣時髦的玩藝兒，似乎就不太可靠了。“我們曾經都揮動過旗子，有責任。現在却放下這個問題不去處理，到底想搞些什麼？”她心里模糊地這樣想。

和初江比較，阿菊的態度倒是明確多了，——句話，她是個生來就酷愛自由的姑娘，跟父親善五郎一樣做事總是顧頭不顧尾，不管什麼事都要反對。

“咱反對。”阿菊舐着鉛筆說。“初姑娘，你也是反對吧？咱替你寫上得啦。”

初江不做聲，她不安地望着阿菊寫字的手，呆呆地听着從山崖下漸漸傳來的山羊的叫聲。

“嘉助！嘉助！”手里握着鉛筆的阿菊突然把头一抬，冲着籬笆外面喊了起來。“你呀，把牲口拴好了，馬上就把膠輪車推到地里去吧！”

一个戴紅色运动帽的少年在籬笆外面停住了脚步，“咱可沒功夫哩！”他头也不回地說。

那少年胖胖的身軀、黑黑的臉，一对小鼻窩兒鼓得大大的，也是从川添工厂遣散回來的見習車工。他正揮动手里的竹鞭子，一面对着他那头为了拉屎而擺开四肢不肯走的母羊的脖子抽了一下，一面叫嚷着：

“咱呀，要到下川添去借祭禮的大鼓呀！”

“哟！”

姑娘們一起伸出脖子瞧瞧他。廊子上的气氛頓時活潑起來，剛才談論着的那件事也就立刻被丟到一边去了。

“大鼓破得不能用啦，咱們还得請一个彈三絃的人！”嘉助一只脚踏在石牆上，把头一扭，蹙蹙眉头，好像秋祭的准备全由他來負責似地，大模大样地說。“因为節目里面有坡上友吉哥的‘浪花曲’^①和‘西边’竹內花姑娘的‘黄昏’舞呀。”

“哟！”友子劈拍劈拍地鼓了掌。

“真的嗎？”

姑娘們都七嘴八舌地說起來。

“告訴你，所說藤森家的清哥也要跳‘赤城山搖籃歌’哩。”坡上干事推推初江的膝蓋耳語說。“咱只听來一点点，可是，所說他还要戴上假髮，打扮得和戲子一模一样的呢。”

阿菊把戴着套袖的兩手在腰上一按，兩片嘴唇閉得緊緊的。

① 类似我國的“說書”，帶唱帶說，講述故事，以三絃伴奏。

这是她兴奋的时候惯有的表情。恰巧在这时候藤森清治和富士夫家的兒子藤森正同騎一輛自行車，从山崖那边駛回來。阿菊一看便隔着籬笆尖声尖气地喊了一声：

“喂，下來呀，清哥！”

一瞬間，藤森正握着車把子的兩手失掉了控制，自行車撞到橫截在馬路上的山羊的挽繩上。車子翻了，受驚的山羊亂跳亂冲；在姑娘們的哄笑聲中，騎在后面的清治發出誇張的驚叫聲跟着車子跌了个四脚朝天。

“聽說你要表演‘赤城山搖籃歌’呀？”

被阿菊这么一問，那个把軍帽戴得很俏皮、兵士襯衫的領口上圍着手巾的小伙子，一面从地上爬起來搓了搓手，一面用滑稽的口吻回答她“嘿，嘿，只是演得不好”。他領得有一枚受傷軍人章，一只脚有些跛。

“來一个給咱們瞧瞧！”阿菊儼然用命令的口氣說。“那么，咱也唱一个‘木曾小調’！”

頓時，“哎喲！”一声，那个紅臉蛋姑娘好像身上的什么地方給抓搔了似的，發出尖銳的怪叫聲。友子劈拍劈拍地鼓起掌來；在姑娘們的笑聲中，小伙子們也都興奮起來了。初江也停住了搖紡車的手，把被大家丟在一邊的千代一抱在怀里。一种奇怪的興奮——像剛才阿市忍不住“哎喲”地叫起來似的不可思議的冲動——現在也傳到初江的身子里來了。初江覺得自己的身子彷彿被撕开兩半，其中的一半被冲到什么地方去了似的。这种感覺是她們在漫長的戰爭期間里從來沒體驗過的。

“虽然山上的烏鴉在叫……”

軍帽戴得很俏皮的小伙子在馬路上邊唱邊巧妙地屈伸跛脚，扭动着身子跳起舞來。从自行車的踏子上放下一只脚、胳膊交叉

在胸前欣賞着的小伙子；把膠輪推車停在路旁、嘴里啣着一管煙袋看熱鬧的老大爺；手里抱着簸箕、張開沒了牙的嘴巴瞧着的老太太——不知什麼時候馬路上團團地圍起了一堵人牆。

“……**宝宝別哭，睡覺吧！**”

姑娘們的歌声也融合在里面，四五个人跟着合唱起來。从前是坦克兵的这个跛脚演員随机应变地表演离开赤城山寨的俠客，他做出举起笠帽再三回头惜別的样子，揚起那張鼻下蓄着一小撮鬍鬚的猥瓜似的馬臉跳动着。悲哀的合唱声逐漸擴大，唱得也越來越認真了。姑娘們和小伙子們的臉上也出現了几乎心身都要融化似的、溫柔欢快的神情。

“哭了呀，烏鴉也跟着咕叫……”

初江渾身都汗透了。好像在頭腦的什么地方逐漸凝結一塊冰冷的瘤塊，硬得几乎令人叫痛，但眼睛里，却湧出了淚水，彷彿身子的一半逐漸在融化着。

“啊……啊，革命快要到來，啊……啊，革命快要到來……”

实行農民組合的老書記烏澤文也搖晃着坐在盤着腿的膝上的孫女兒，一面怡然自得地唱着歌。夕陽透過已經開始落叶的老柿子樹梢頭射照過來，在廊子上留着光的斑紋。几只鷄一會兒從連着倉庫的牛棚里踱出來，一會兒又踱進去。誤了收穫期的、剛從地里收來的蕎麥捆成束子堆放在茅舍門口；院子里還橫躺着裝了過磷酸石灰的一袋草袋，草袋的縫口已經給打開了；一根竹竿從肥料棚子的屋頂上斜搭到籬笆上來，上面晒着濕漉漉的尿布；竹竿下面停放着一輛牛車，看樣子像是就要送到地里去的，上面還一桶桶地排放着盛滿堆肥的糞桶。

“……是誰壓迫我們，使正義的行動受到挫折？在壓制、橫

暴和迫害下，我們永遠不屈服……”

文也一只手扶着膝上的孙女，一只手拍着穿髒了的內褲的大腿，当唱到“迫害”的时候，声音就提高了，花白鬍子的臉上充滿了血气，在那老人特有的眉毛下，一对黄色的眼睛炯炯地閃亮起來。

“爺爺，就完了，請再等一下。”

兒媳婦千鶴把束脚褲的褲脚一直卷到小腿上，走过他身后喊了一声。她在堂屋里來回忙着把飯碗啦、砂鍋啦从廚房端到內室去。在內室里，剛从南烏島^①复員回來的、文也的兒子元也由於营养失調和过度疲劳而發着燒，躺在被里休养着。

“嗯，好的，好的，——呐。”

正在动手动脚哭喊着的嬰孩，把掛着淚珠的一对小眼睛睜得大大的，冲着“呐”地一声俯首过來的爺爺的臉望了半晌，但当爺爺把那硬扎扎的鬍子压在她臉上親她的时候，她又哇地哭了起來。

“噢，乖乖，別哭啊……”

文也一面搖晃着孙女，一面又把自从三天前元也回來以后已經說过几十遍的話，說給她听：

“管它营养失調也罢，啥也罢，能回來就是个喜事兒哩。呐，也不知道牺牲了多少人，餓死了多少人了！”

接着，文也又自然而然地唱起那首青年时代唱过的、已經成了古典的革命歌。

烏澤文也是大正十年即一九二一年成立的社会主义同盟^②的

① 日本东京都管轄下的一個小島，位置在八丈島附近。

② 日本革命运动受苏联十月革命的影响于一九一九年达於高潮，一九二〇年十二月組織了日本社会主义同盟，包括一切革命人士和团体，第二年被天皇政府解散，但一年后便產生了日本共產党。

盟員之一。当时参加这个組織的人在全國的鄉村里長野縣出身者佔最多数，文也是他們十个人里面的一个。那时他二十八歲，和父親吵了嘴，就跑到东京去了。但后来父親逝世，他身为長子，就又不回到家鄉來繼承家業。不久，烏澤小村里成立了川添小学校的分校，他在这个分校里担任了很長一段时期的訓導主任。昭和九年（一九三四年），長野縣里發生了有名的“教員赤化事件”，逮捕了將近一千人，他也是其中的一个。他在長野監獄里渡过一年多的“未决犯”生活，經当时的村長齋藤重次郎帮忙，被認為轉了向，獲得保釋。五年后，在太平洋战争的中期，他又由齋藤重次郎介紹，当了村公所書記。拿一句話來說，他的半生是小村里，甚至是整个川添村里的一个“可怕的知識分子”，一个受歧視的人。

此刻，文也割了些餵牲口的飼草回來，脫下弄髒了的西裝褲，肚里剛灌進一玻璃杯濁酒。第二次世界大战把法西斯陣營的最后一个据点——日本——打垮了。軍隊給解散了，几十年來始終用根繩子拴住文也的腰的特高警察^①也被毀滅了。收音机和報紙时时刻刻報導着民主陣營的勝利。可是，自从受到沉重的打击以來經過了这么長的时光，日本的民主組織重新要伸到这山間里來，是需要一个相当的時間的。

“啊……啊，此身可系手可縛，千秋正氣不可羈……”

这一次，文也朗吟起幸德秋水^②的詩來。处在老境的人都是

① 是日本反动警察機構中專門管理“政治犯”的部門。

② 幸德秋水（一八七——一九一一），原名傳次郎，是日本早期的社会主义者，屬於無政府派，一九〇一年与片山潛等組織“社会民主党”，出版“平民新聞”宣傳社会主义思想。一九〇九年，日本天皇政府捏造所謂“大逆事件”，幸德秋水和二十多名同志以謀殺天皇的名义被捕，后来無辜被判处死刑。

这样，当情感高涨了的时候，往往反而招来伤感。他心里一个接一个地想起了吃尽辛酸而辞世的老伙伴、他在青年时代见过的大杉荣^①、堺利彦^②以及市川正一^③等等，都是一生受尽苦难而死的人。他摇了摇头，继续朗诵着，眼淚沿着满是花白鬍鬚的臉頰落了下來。

“……不見俄都冬宮風云夕，布衣高举赤色旗……”

从柿子樹梢头望見的那些重疊起伏的羣山，正从藍色变成紫色。文也一唱歌就不知不觉地唱着青年时代的歌，但他是不肯使自己的思想落后的。他把滿腔的兴奋都托附在老衰的胳膊里不住搖晃着膝上的孙女，兩眼眺望着那从沼澤和山澗底昇上來、漸漸籠罩着羣山的夕霧的急速的变化。

这时有个男子推着自行車走过籬笆外面，看他的神气似乎要我个人打听一下什么事情。籬笆外的路面比文也家的院子高了一層，所以連車子的把手都露出籬笆上面。那个头戴鴨舌帽、身穿黑色立領制服的男子渾身扑滿白色的灰塵，在籬笆外面停了下來，但又猶豫不定地推着車子往前走去了。

① 大杉榮（一八八五——一九二三）是日本早期的社会主义者，屬於無政府派。一九二三年日本發生大地震，日本天皇政府趁機大批屠殺日本革命人士和旅居日本的中、朝僑民，大杉榮与其夫人及外甥为憲兵上尉甘粕等所殺。

② 堺利彦（一八七〇——一九三三）是日本早期的社会主义者，曾与片山潛、寺德欣水等一起出版“平民新聞”宣傳社会主义思想，並且把馬克思主义的各种文献介紹到日本來。

③ 市川正一（一八九三——一九四五）是日本共產党創立者和最高領導者之一。他在党內外處於極端困难的条件下坚决向天皇制白色恐怖与托派分子斗争，一九二九年被捕后領導獄內同志，利用公審的机会宣傳共產主义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給日本統治階級以極大的打击，在獄中斗争十七年后，一九四五年病死於獄中。

“什么事呀？”

文也听见儿子从内室里喊了一声“爹！”便把一只手放在铺席上扭过身去，从纸拉门的开缝里窥伺里面。他看见元也已经爬起来，正在垫褥上坐着呢。当元也的目光冲着他这边看的时候，文也赶忙移开视线，岔开了话头：

“是要叫千鹤吗？”

在垫褥上伸出骨格粗大的腿和胳膊的元也把稍微浮肿了的黄苍苍的脸冲着父亲，装做不介意的口吻说：

“娘过世的时候，她，没留下什么话吗？”

“哦？嗯，那，那是……”文也显得狠狠了，他努力使声调保持平静。“……因为，死得太快了，连一句话也来不及说。”

父子的谈话暂时中断了。文也装做好像被哭叫着的孙女夺去了心的样子，嘴里不停地嘟囔着：“噢，乖乖，乖乖”；不消说，他那句话是近于撒谎的。

在这两年多的时光里，文也一直把老伴阿辰逝世的消息瞒着在前线的儿子。儿子回来以后，他也不肯把详细情形告诉他。元也体谅父亲的一片心，于是两方面不约而同地都避免把话头拉到这件事情上来。其实，阿辰的病在元也出发时已经很危险了。这也是文也在老伴死了以后才想到的，当时，文也因为整天给村公所和家里的活儿缠住身，无暇顾到她的病。

直到那一年，文也的家里每年要孵出四十克（生繭三千六百兩左右）多重的春蚕，所以在元也往前线出发前后的日子里，楼上那间当蚕室用的二十叠大的房间好像整个儿变成了战场，全家人有好些个晚上都通宵没合眼。

“咱，头有点发晕哩。”

有时，扶着桑笼上楼去的文也看见阿辰把几天没解开腰带的

背脊弯成一团，伏在蚕架与蚕架之間，对他这样诉着苦。文也一家在村里算是中農，但为了他入獄和其他的原因，原有的兩三町步山林已經变賣了十之八九，他們的自耕地又只有四五反步，所以养蚕，尤其是春蚕在全年的收入中佔最重要的位置。

“來呀，……咱，……唉喲……”

那是元也被征入伍不久的一个黄昏。阿辰为了把孵出來的蚕移到蚕簇里，正爬在梯子上从蚕架上端出蚕簇，突然發出拉長了的奇怪的声音。

“……咱，心里不好过呀！”

兒媳妇千鶴站在她脚下，正伸出兩手，想从她手里接过蚕簇。文也吃了一驚，赶忙跑到她身边去，可是已經太晚了。阿辰把一对眼睛張得很大，脖子往后一揚，身子硬挺挺地像根木棍子，冲着文也的头頂轟然倒了下來。

不消說，那是腦充血。——

阿辰並不太胖，骨格結实，是个性格倔强的勤勉的女人。哪怕丈夫跑到东京去几年沒回來，或是为了丈夫蹲在監獄里而饱受全村人的歧視、甚至丈夫不在家时死掉了小兒子，她都一声不响地坚守着家。

“喂，你有什么話要留下嗎？”

在她停止呼吸的前十天內，文也曾經不知几次地把嘴湊到老伴的耳边去这样問她。阿辰好像还有点清醒，有时微微掀动着嘴唇。文也找來一管鉛筆，縛在阿辰还能稍微动彈的一只手腕上，阿辰在草紙上用平假名^①寫了“元，也”，停了一会兒又寫了“不，給，知”，寫完就断了气。虽然字数不够，但文也猜到阿辰是想

① 日本字母之一種寫法。

寫“不給他知道”，所以在寫給兒子的信上一直沒提過母親的死。

元也回家來的那一天，一跨門檻就馬上到佛壇^①跟前去点了神燈。他在前禳的時候已經猜到了這件事，但現在聽見父親的回答，他知道還不是時候，所以並沒有進一步追問，只把那張農民特有的粗鼻梁、暴牙大嘴的粗壯的面孔轉向通着堂屋的廊子那邊。他的臉很像他母親。

“爹，咱們養奶牛吧。”

元也不知想起什麼事，突然開口說。從灰黑色睡衣敞露出的胸膛上清楚地看得見一條一條的肋骨，尖尖的顴骨旁邊還有道黑影，但那一對眼睛里卻閃爍着青春的光輝。

“咱呀，在那邊時曾看見過奶牛，相當不錯呢。”

“哦？”

兒子的聲調是愉快的。

“咱們長野縣也應該把養蠶農業變成其他的產業才行。生絲這個玩藝兒，從世界上說起來，並不是怎麼重要的。咱是這樣想，你說呢？”

“嗯，嗯。”

文也心里暗暗吃驚，一面搖晃着孫女一面點着頭。兒子給拉出去打仗，究竟在外邊看到了什麼事情呢？

“爹，你知道燕麥那玩藝兒嗎？咱有一個農學士出身的戰友，他對蘇聯的農業知道得很詳細，咱跟他學了很多東西哩。聽說這種燕麥，咱們這一帶的地里每年都可以播種。”

元也消消停停地說。他一面撫摩着因為瘦更顯得長的黑黝黝的小腿，一面談起他在南島島曾經看見過的酪農業；談起那個教

① 日本人供死人靈牌的地方。

給他苏联農業的东京人農學士……等等。文也望着兒子的側臉，覺得他遭受過那麼慘酷的遭遇，却還是一有機會就學習新東西，心里不勝感嘆地想：“農民真是頑強呀！”

這時，兒媳婦從廚房里揩着手走進來，“爺爺，那個人不是有點奇怪嗎？”從他手里接過嬰孩說。“瞧，又轉來啦。”

果然，剛才那個穿黑色立領制服的男子推着自行車又回來，在籬笆外面停住腳，露出遲疑的神情向這邊窺伺。

“請問……”

那個人看起來性情溫和，可是看不出有多大年紀。他把一只手舉到鴨舌帽的帽沿說：

“……這兒，不是烏澤文也君的家嗎？”

“嗯？”文也伸長脖子，急忙用腳摸着脫在廊子下的草屨，一面彎着腰窺看對方，一面兩步三步地走過去。“咱，咱就是文也！”他話剛出口，馬上舒展額上的皺紋，大聲嚷叫起來：

“哎呀，小林？你不是小林勝君嗎？”

穿黑色立領制服的男子把自行車放在屋簷下，進了屋，在堂屋的地爐旁邊坐下來。他有四十二三歲光景，比文也年輕十來歲，但脫下帽子后一看，卻從前額到頭頂全是光禿禿的，沒一根頭髮。在消瘦的下巴附近掛着在慘苦的生活中熬過來的人所常有的那種帶着固執的悲涼的神色。因為文也一連串地自個兒說話，他只好微笑着，用手撫摩着許久沒刮過鬍鬚的下巴；可是，眼鏡后面的那雙眼睛，卻閃着十年來頭一次瞧見同志的興奮。

“太好啦！你也還康健，實在太好啦！”

文也幾乎要伸手去摸摸客人的肩膀，他把已經說過多少遍的話又說了一通。

“咱也成了老头兒了，不過，精神倒還不老哩。嗯，還遠着

哪。”

穿黑立領制服的客人兩手抱住一只膝蓋，“嗯，嗯”地点着头。看他們的神氣，好像是許久沉在深潭里的人如今重新浮到水面上來見見面，互相把記憶中的對方的相貌和眼前的人比較着似的。

小林勝是上諏訪人，他和文也一樣，是在昭和九年發生“教員赤化事件”時被捕的一個。當時的商業報紙曾經以“教員赤化事件”為標題向全國報導的這件事，實際乃是一個反動的宣傳。那時，長野縣的教育工作者們在日本最民主的組織、簡稱“全協”^①的全國各種工會統一團體的組織的影響下，為了反對戰爭危機、反對教育的法西斯化和改善教員待遇，大家團結起來展開鬥爭。反動政府卻為了一網打盡地徹底破壞這個民主組織，便捏造了這段新聞。

被捕時，他和文也他們是一個組，而他又是留在未決監里最長的一個；臨了，雖然他從來沒有犯過罪，也沒有犯罪的證據，卻被判了兩年徒刑，緩期三年。就是說，他是所謂屬於“非轉向組”^②的一個（雖然不是共產黨員）。他被釋放以後，因為不能在家鄉呆着，戰爭開始不久便上東京，當過工廠的清道夫、保險公司的外交員和臨時工等等。就在這期間，他也常常無辜被捕，三個月半年地關在警察局的拘留所里。戰爭剛打完，他就馬上回到故鄉來了，但直到現在仍然過着光桿兒生活。

“今天有祭禮嗎？”小林問。

① 即“日本工會全國協議會”，一九二八年十二月成立，它是一九二五年在共產黨領導下成立的“日本工會評議會”的後身，是日本早期的、唯一真正的無產階級的工會統一團體。

② 有些從事革命運動的人往往經不起考驗而退出革命隊伍，人們把他們叫做“轉向的人”，“非轉向”即永遠不屈服的人。

因为客人不喝酒，文也就自个兒从爐边拿起盛燒酒的玻璃杯，一会儿呷一口，一会儿又把它放下，心情也就逐渐变得伤感了。他談起那些已去世的和不知道下落的伙伴們，又向客人打听消息，所以压根兒沒注意到已經黑下來的后山那边順風傳來隱約的鼓声。

“是啊，他們說敗战是敗战，祭还是要祭，今年还准备了姑娘們的跳舞節目哩。”

小林好像忘記收回臉上的微笑，又把喜气洋溢的面孔冲着文也說：

“剛才來的時候碰見野上勉，他身边还帶着兩三个党羽。究竟他要耍什么花招呢？”

“野上勉嗎？那个平山村的野上嗎？不，咱不知道。”

文也放下杯子，不佳地搖頭。原來，文也最近还收到了以野上的名义寄來的一封印刷信。在此以前，村里流傳着一種謠言，說是鄰村的平山和伊那地方發起了組織新政党的运动，上川添小村出身的前村長齋藤重次郎老人也活动起來了。野上是这地区資格很老的農民运动者，不消說，他那封信是劝誘文也参加新政党的。

“話归正傳……”小林抬起头來認真地說。“听说共產党的人也都要从獄里出來了。”

文也把一对眼睛睜得大大地說：

“呃？！共產党要出來？”

“是啊，这是可靠的消息哩。”小林兩手使勁按着膝蓋說。“松本市的白石君，你也認識他吧？他上了一趟东京，昨天又回來了。就是說……”他把戴眼鏡的臉往上一揚。“……就是說，根据波茨坦公告，共產党的合法存在也要實現了。”

文也一會兒嚙着嘴，“嗚！”“嗚！”地伸出鬍子臉，一會兒又把心里的感動用老人特有的、誇張的方法表現出來，嘴里說着：“原來如此！”“原來如此！”手不停地在拍着膝蓋。

“所以，我想召集伙伴們听听白石君的情勢報告，同时又借这个机会开个座談會。這十年來頭一次見面的伙伴們也不少了吧。地點和日期是等聯絡好了以后再決定。怎麼樣，你有什么高見嗎？”

“這當然很好呀，光說能瞧見伙伴們的面孔，也覺得活到今天不是白活的。”文也立即回答說。但說完便把頭一偏，想了片刻，又抬起頭來說：“嗯，很好。只要是車費不怎麼貴的地方，咱隨時都可以參加，嗯。”

文也剛才偏一偏頭，是他忽然想起了那封社會黨的入黨勸誘信。文也從來沒見過松本市的白石，但他知道白石是共產黨領袖之一，曾經長期關在監獄里，戰爭時期由於患病而獲得假釋。如果現在以他為中心召開座談會，自然會發展到重新組織共產黨的籌備會或類似的什麼會。拿文也來說他是無論參加任何一方都沒什麼關係，但是一想到那個齋藤老人，他却不得不猶疑起來。文也直到現在還沒有答复野上，原因是他對野上沒好感。野上是平山村的地主，在戰爭時期雖然表面上不露面，却在領導這地區的翼贊青年團和處女聯合會等團體的老婆背後拉着綫，所以不但絲毫沒受過像文也的那種壓迫，甚至一直充任縣議會的議員。跟他同輩、又是平常和他有交情的文也非常氣憤他的這種作風。不過，那位齋藤老不但是曾經幾次地把他從窘境中救出來的大恩人，同時在這地區的農民當中也很有威信，所以要是這個老人來勸誘他，文也是不好意思不答應的。

可是，文也自從十九歲那一年入了大杉菜的門、受了無政府

主义的洗礼以来，曾经接触过各种各样的思想，也经过各种各样社会运动的风波，他的思想拿一句话来说就是“千秋正气”。他认为不管是旧的或是新的，只要是救人民的、拥护革命的政党，不论哪一个都是好的。

“听说川添工厂要开工了，这个小村里有川添的职工吗？”小林问他。经过反复的劝说，小林终于答应在这里宿一夜，他现在已经不那么着急了。“我有一个叫做荒木文雄的朋友，他已经死了，不过听说他有个兄弟在那儿工作呢。名字好像叫敏雄。我想跟他联系一下座谈会的事，可是不知道他住在哪儿。”

“嗯，这很容易。”

文也想起自己十年前的学生、跟他同一个“竹丛”组的山中初江和山中菊来，说，“这儿也有那个工厂的职工，而且咱也是个村公所的书记，每天都要到下川添小村去。咱可以去找工厂看门儿的打听打听。”

文也越来越高兴，因为儿媳妇干鹤背着孩子看祭礼去了，他便亲自下土间把柴火搬到炉边来，喜气洋洋地说：

“吹呀擂呀的多热闹！十年以来头一次的祭礼嘛，嘿，那些年轻人准保乐坏了……”

“呀——托哪，喂，哟伊，哟伊，哟伊……”

观音堂前面的广场上已经黑压压地挤满了人羣，一张磨损了的破唱片带着金属性的杂音在反复地唱“东京小调”^①，嘶着声音好像在哭。歌声响彻在夜雾逐渐迷漫的高原的天空里。

“知道啦！知道啦！赶快表演节目吧！”

① 这是日本反动政府在发动“七七事变”侵略战争前夕，动员人民歌舞、鼓吹军国主义的一种集体舞。

那些用手巾从軍帽上包着臉的小伙子們已經等得不耐煩了。因为每拉一次幕，舞台上就出現了祭礼干事，用誇張的腔調背誦捐款人的姓名和捐款的数目。这些在軍歌和軍号声中長大的青年們給迷人的爵士音乐刺激得像發狂一般，他們不管是什么都想緊緊拥抱，狠命搖撼，拉开嗓子縱情嘖叫。

“……喂，嗲伊，嗲伊，嗲伊……”

有些小伙子用滑稽的动作舞手弄脚地挤到姑娘們的身边去，於是起了一片尖叫声，台下的紛擾也就越來越擴大了。

一盞电灯掛在舞台背景的一棵老杉樹的樹枝上，那一百度灯泡眩眼的白光刺激了大家的心，人們好像都兴奋到了頂点。老人和孩子們坐在前面鋪蓆上，从他們背后一直到右边的石牆上和左边的桑園里面都挤滿了密層層的人，有的站着，有的蹲着，他們的神色和眼神也同夜霧降落后的桑叶在灯光照耀下煥發出嫩綠的光彩一样，都和平日不同。

舞台上，一个好像剛复員回來的、穿着軍裝的男子正漲紅脖子，拚命唱“浪花曲”。

“沒意思，滾進去！”台下起了罵声。

有人馬上回敬过去：

“閉嘴，二等兵！”

台上的声音完全給笑声、鼓掌声和吆喝声压下去了。表演者一只手接着桌子，閉起眼睛，搖着头，拚命想挤出更大的声音來。看去好像是个瞎子在唱似的。

初江和阿菊为了不讓自己从桑園堤壩上跌下去，拚命保持身子的平衡，弄得連脖子也累痛了。舞台正面拉着一幅村里分校举行运动会时使用的紅白幔帳，上面貼了一橫排紙条，每張紙条上都寫着捐款人的姓名和捐款的数目。这些紙条从鳥澤金太郎的

“一，捐款三百元正”起，到竹内忠一的“一，捐款三十元正”为止，清楚地顯出村里首要人物的席次。这种席次甚至於从廣場上观众的位置中也表現了出來：譬如說，舞台旁边那高出一層的地方是以青年会会长烏澤茂助为首的村里大人物們和他們的家屬們的；烏澤蓮和小松信义站在离舞台較远的一堵石牆上。这种远离一般观众的、超然的位置又自然顯出他們与众不同。

“瞧，多漂亮！”

阿菊推了一下初江的肩膀說。在她們对面的石牆上，蓮在大紅色的裙子上配一件白得耀眼的毛氈短大衣娉娉婷婷地站立着。因为石牆附近比較昏暗，反而格外分明地襯托出她那时髦的洋裝來。她身后站着一个小松，使得那些胆大妄为的小伙子們也只好白瞪眼。

台下又劈拍劈拍地响起一陣鼓掌声。台上的“浪花曲”唱完了，那个头上戴頂紅色运动帽的司幕山中嘉助正拉起幕順着舞台边沿走过去。这时跑到舞台前端來的一个干事把手里一張墨水未干的紙条当着观众高高一舉，大声念了起來：

“收到平山村野上勉先生捐款二百元正！”

台下又是一片鼓掌。幕馬上开了。不知是什么原故，竹内忠一鄭鄭重重穿上一套國民服，給坐在舞台旁的会长們鼓掌送到台上來。

初江和其他的姑娘們一看見她們的“竹内先生”在舞台上出現，都劈里拍啦地鼓了掌，这是从絲厂时代傳下來的一种礼節，不过，每当她們看見竹内忠一那閃爍在眼角里的似笑非笑的目光时，都感到一种不安。

“老鄉們，大伙正在兴头上的时候突然打擾，实在太抱歉了，不过……”

走到舞台前端來的竹內冲着台下左右鞠了躬，臉上堆滿奉承的微笑，開了腔。

“這一次，全國周知的農民運動家、咱們的老前輩野上勉先生為了組織新政黨，今天光臨到下川添公民館。因此借這個機會想請他老人家給大伙講幾句見面話，鄙人不揣冒昧特意勞老先生的駕，在百忙中抽身到會場來……”

台下又起一片鼓掌聲，竹內稍微挺出了胸脯。不過，大家的眼睛都看得很清楚他在賣什麼膏藥，竹內是想把自己和這個新政黨聯在一起，向大家顯示他有了新的存在。不只這樣，竹內接下去說的一番話也是他過去從來沒有講過的。

“如今，世界大勢都要趨向民主主義，因此咱們應該率先打倒舊弊的封建制度，建設一個民主主義日本……”

“別談政治！”

台下起了罵聲。竹內停下來，伸出脖子朝那傳來罵聲的方向瞅着。那是石牆下面昏暗的一角落，剛從軍隊回來的復員軍人大半都聚集在那裡。接着，不知是為什麼留聲機突然唱起歌來了，逗得大家轟然大笑。竹內站在舞台前端，伸出脖子不住往左右瞅，“靜一下！靜一下！”兩手上下擺動着，想壓制觀眾的鬧聲。干事們趕忙跑去把留聲機關上了。竹內好容易才接着說：“那麼，現在介紹咱們的老前輩、苦節十年的野上勉先生。”說罷便走進後台去了。

台下流動着一股被沖淡了勁頭的倦怠的空氣。不過，當野上勉在台上出現的時候，觀眾們也暫時沉默下來。野上勉身穿西裝，腳穿草鞋，腿上打着綁腿。年紀怕有五十歲吧，方方的寬臉上蓄着楔子型的顎鬚。他慢步走到剛才那個復員軍人演唱“浪花曲”的桌子前面，從容不迫地開始了演講。

“統治階級橫暴無比的侵略戰爭，使咱們這些不幸的日本人民沉淪到廢墟一般的地獄里……”

由於連日的演講而嘶啞了的聲音聽起來非常莊重，初江給阿菊拉着肩膀傾听着。在最初的時候，覺得好像是在聽從來沒聽見過的另一種歌曲。忽高忽低的聲調，沉重的語音，當中還夾些難懂的漢語，初江努力使自己明白這聽不慣的演講詞，但到了末了終於斷了念頭。而且她逐漸覺得這些話是聽不懂也沒什麼關係了。野上的演講措詞都是向來沒有聽慣的新東西，但腔調仍然很有節奏，可帶着威嚴。“總而言之，這個人也是‘要人’吧……”初江想。在此以前，初江她們曾經不知聽見過多少遍所謂“要人”的演講了：前來視察工廠的陸軍上校、大日本婦女聯合會南信地區會長、總公司的董事們；官兒小一些的還有自廠長起一直到車間主任，真是數也數不清，而且這些要人們所說的，終歸只是一句話：“你們要服從我的命令！”

“瞧！站在蓮姑娘背後的那個人，他不是小松先生嗎？他打算做蓮姑娘的女婿嗎？”

同樣悶壞了的阿菊小聲打着耳語說。初江瞟了一下站在蓮背後比她高出一個頭的小松信義，玩弄着套掛上的帶子說：“可能是吧。”這時不知是什麼人突然從她腳下的堤壩下面大聲喊了一聲，把她吓了一大跳。

“甚么苦節十年，騙誰呀！”

廣場上的氣氛早就不穩了。一聽有人喊“什麼苦節十年，騙誰呀！”初江馬上就猜到這是喜十的兒子烏澤一郎。他正站在她的腳下，穿着藍地小花衣服，兩條胳膊交叉在胸前，肩膀瘦削，和尚頭稍微揚着。

不少人回過頭來瞅他。烏澤一郎五六年前在岡谷中學讀書的

时候，曾經因“赤化”的嫌疑被捕，在村子里出了名，因而跑到名古屋的工厂去工作，直到現在才回來的。

奇怪的是，會場上騷擾的氣氛虽然是散散漫漫，參差不一，但其中却有一种緊張的氣息逐漸在高漲，已經达到令人可怕的程度。譬如說：坐在前面鋪席上的老人們不時对台上的老農民運動者鼓掌；而那些羣集在擴大机下面和麥田里面的、姑娘們較多的地方的小伙子們却又为了早点欣賞歌舞表演，不住地喊着“別講啦！”；还有，聚集在石牆下昏暗角落里的軍裝的復員軍人另形成着特殊的氣氛，那股可怕的緊張氣息就是从这里醞釀出來的。

“苦節十年，由於從事無產階級運動的老前輩們的努力，如今我們才能迎接了新的日本——民主主義的日本……”

演講已經接近結尾了，台下响起稀疎的掌声。野上勉把那張蓄着鬚髯的面孔朝天一揚。正在这时候“赤色分子滾進去！”突然从石牆那边飛來罵声。

“……我們站在勤勞的農民大眾的前面……”

台上嘶啞了的沙声从容不迫地擺出威風，企圖抹殺台下的罵声。但是，兩下三下，台下緊接着起了叫罵声，“呀——托哪，喂，噶伊，噶伊，噶伊……”那个擴大机又出其不意地唱开了，觀眾們笑成一团。

“……我們要打倒那引着我們走向亡國边沿的日本軍閥……”

剎那間，“嘩啦”一声場內頓時昏暗了。飛到舞台上的一塊石头炸碎了那只一百度灯泡，一直打到背景上，幔帳上起了一片波浪。竹內忠一和其他的干事們赶忙跑到台上來；可是，他們也已經沒法制止那些从石牆下面七口八舌喊出來的“把赤色分子拉下來！”“停止亡國演講！”等等罵声了。

廣場上充滿姑娘們的囂叫声、笑声和孩子們的尖叫声，觀眾

像波浪一般动盪着。被人羣擠到一邊來的初江由於過度的驚愕幾乎連呼吸也停止了。她偶然向石牆那邊一望，只見從穿白色短大衣的烏澤蓮背後高高伸出一隻將校制服的手，接着便飛出一塊石頭來。那是一眨眼的功夫里發生的，小松信義的鷹鼻臉裝得很平靜，連站在他前面的蓮都沒有察覺到。

“呀——托哪，喂，……”擴大機又唱起來了。

“打死赤色分子！”

“……要是櫻花都得開，咱要開在九段^①里，啲伊，啲伊……”

“停止！停止！”

人羣嘩啦啦地一擠，初江從桑園堤壩上滾下去了。在她身下，有個揹着嬰孩的女人手里握緊一只木屐橫倒着。

“……在那櫻花盛開的首都里……”

“野上勉先生，加油！加油！”

“放屁！”

“……喂，啲伊，啲伊，啲伊……”

一羣用手巾包着臉的小伙子在跳舞；姑娘們發出尖脆的叫聲逃跑着；初江拚命地掙扎着，幾乎把外褂都擠脫了。在她四周，人的漩渦越來越大，她好像聽見阿菊的呼叫聲，但立刻被“東京小調”的歌聲所蓋沒了。

“初……姑娘，救救我！”

“……呀——托哪，喂……”

① 這是“東京小調”中的一段歌詞，九段在東京市內，此地有祭祀戰死者靈魂的靖國神社。歌詞的大意是我們如果將來都得死，不如現在為國犧牲，被祭祀在靖國神社內。這是日本反動統治階級鼓吹沙文主義的歌詞。

第三章

川添工厂复工已經有一个半月了。在十一月下旬的某天下午，竹内忠一突然从厂长室踱了出來。

他的肥厚的后背稍微往前弯着，兩条胳膊交叉在胸前，順着办公室走廊一直來到車間通路的門口，在那里停了脚步。看样兒又在腦子里轉着什么念头，把下巴埋進交叉着的兩条胳膊里，从那浮腫了的眼皮下翻着一对耗子眼，目光一溜一溜地想了約有半晌功夫，接着就匆匆冲进了对面的試制間，隔了十來分鐘又跑出來，到樓上的貴石間，接着又下楼到研磨間，一会兒又匆匆跑到樓上第二裝配間里，就这样匆匆忙忙地挨个兒串起門來了。

“老实說，我好不容易才說服了厂長的。所以無論如何請你也拥护这个提議吧。”

竹内每当來到車間主任的桌前时，便在“好不容易說服了厂长”这一点上加强語气，大力宣傳自己的努力。竹内所說的“提議”，原來是他想把办公室和各車間联合起來召开一个“川添工厂悬談会”。

“就是說，在这样的年头兒，咱們大家應該打成一片，每个人都把自己的希望徹底兜根地吐了出來。拿一句話來說，一切都用民主的方法來搞，就是……”

不过，当來到車牀間的荒木的桌前时，竹内也覺得有点不對勁了。因为手肘支在桌上、用手托着下巴的对方臉上掛着怀疑的神色，瞪着大眼反問他：

“这和工会有哪一点不同？”

竹内却連“工会”是什么玩藝兒都不知道呢。

“要徹底兜根的，是嗎？”荒木仍然用手托着下巴，稍微想了一下后說。“車間的人对厂方有很多要求，这些要求也可以提出來，是这样的嗎？”

“你說的是工人嗎？这个，也可以吧。”

虽然不太肯定，竹内終於給他一个答复，又急忙跑到別的車間里去了。

原來事实是这样的：竹内最近已成了日本社会党的黨員（这个党不久以前已經在东京成立了）。他的真正目的是想利用这个机会給自己搞个地盤，所以像召开悬談会的結果如何这一类問題他是不放在心上的。不但如此，要是再撕开一層皮來看，他那“說服了厂長”的一套話完全是胡說。原來，相良厂長知道了共产党已經在东京总公司和堀川街工厂里活动起來的消息，因而为了先發制人，便站在“大家族主义”的立場利用利用竹内。

川添工厂劳資的对立便是从这件事开始的。那么，曾經是“絲厂管賬先生”的竹内忠一都这样蠢动起來的，緊接在战敗后的日本，当时的空气又是怎样的呢？

从八月十五日“天皇廣播”起一直到日本正式投降了以后，日本人民陷入了歷代未有的極端困难的窘境。主要是失業、粮食缺乏和通貨膨脹。

翻起一九四七年出版的“劳动年鑑”來看，就可看見这些个数目字：从“八·一五”起以后的五十天內，从工厂和其他的企業里赶出來的工人有四百一十三万人，加上服务隊^①和其他妇女七十

① 战时日本法西斯軍部强迫人民組織的一种义务劳动隊。

五万人，就有四百八十八万人；另外还有在保衛國土的名义下被征入伍的兵士三百九十六万人，这回都要复員归鄉了，要是把这些人也算在一起的話，就要到九百万人左右。再加上十月上旬以后回來的第二批复員兵士三百六十五万人，以及从其他部門赶出來的人，失業者总数就有一千三百二十四万人了。尽管工厂在短期間內复工，召回在籍职工工作，但还剩下六百零三万失業者。

政府本來保證每人配給兩合五勺大米，但实际上十之八九都拿洋芋、紅薯和脫脂大豆粉代替，而且逐漸从“退配”变成了“缺配”。在战争时期一升值一元左右的黑市大米，到了一九四五年十一月竟漲到：东北農村二十元，东京地区五十元；第二年春天又漲到：东京地区一百元左右，大阪、京都地区一百二十元。牌价曾經是一貫匁^①兩元的沙丁魚后來漲到二十八元，曾經是兩元五毛錢的秋刀魚也漲到四十八元了。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幣原內閣以生鮮食品自由販賣为契機而实行的通貨膨脹政策，很快地引起了通貨膨脹。在“天皇廣播”的前一天，日本銀行的貨幣發行額是二百九十三億元，但过了半年就达到六百十八億，再过十个月以后竟超过了一千億。投降那一年，人們得把十元幣做單位購買几条沙丁魚，过了一年，便不得不把一百元幣做單位了。

工人工資的增加率远不及物价的上漲。一九四五年十月間，城市男工一个月的标准工資是一百六十六元，女工是八十一元；鄉村是男工一百三十元，女工六十一元。到了一九四六年一月，城市男工的每月收入平均三百二十二元，女工一百一十九元；鄉

^① 日本的重量單位，約等于我國七市斤半。

村是男工二百三十一元，女工七十六元。又到了一九四六年五月間，城市增加到男工六百六十六元，女工三百一十元；鄉村是四百四十三元和一百八十六元。這些工資的增加，主要都是工人們團結起來，採取向資方交涉或是罷工等鬥爭方式好容易才獲得的。可是日本政府利用通貨膨脹政策來轉移工人的抵抗，亂發鈔票，因此，他們的工資實際是降低的，於是日本人民的生活以很快的速度下降了。

日本投降以後不但剩下來的一大筆臨時軍事費統統流進軍需企業家和跟他們有密切關係的大財主、地主們的腰包里，還有那些曾經以軍部的名義從民間搜括了的龐大的軍需品、糧食、纖維品和其他各種物資也都被官吏、軍人、廠主們所匿藏起來了。當時日本有個作家在廣播的時候号召說：“全國飢餓着的主婦們，你們到那些匿藏物資的要人們的厨房里去瞧瞧吧！”這些匿藏物資雖然其中極少一部分被人民檢舉出來，但在東京板橋地區里竟發生了這樣的怪事情：檢舉的人反而被關進監獄里去了。

上野車站地下道的洋灰地上躺着無數全身黃腫的營養失調者。由於無米下鍋，主婦們發瘋的事件越來越多。根據統計數字，過去男女患精神病的比率为三（男）比一（女），但到了一九四六年五月間，東京都立醫院的統計驟然變成男五七三名對女七四九名（引自“每日年鑑”一九四七年版）。同時，又發生了十多件欺騙從事“糧食黑市買賣”的婦女、把她們強姦後殺害的事件，這些歷代未聞的犯罪，都是像“小平事件”那樣以各種各樣的犯罪形式出現的；在東京世田谷地方還有一個二十歲的姑娘在下班回家的路上竟被幾頭餓瘋了的野狗咬死，吃光了。

那麼，日本的資本家政府究竟採取了怎樣的措施呢？那些東久

邇內閣^①、幣原內閣^②和吉田內閣^③ 倒底又实行了怎样的政策呢？

一九四五年九月二十二日，美國總統杜魯門發表了“日本管理政策正文”。在該文第一部里有这样的一段：“美國希望上述政府尽量依据民主主义的自治政府的原则”；在同一部（C）項內說：“鼓励日本人民發展个人自由与尊重基本人权之願望，尤其是信仰、集会、結社、言論与出版之自由，並鼓励其組織各种代表民主主义的民意之机构”；又在第二部第二節里說：“更進一步，上述政策非使最高統帥違反美國漸進性的变化之目的，而使其支持天皇及其他任何日本政府当局。其政策乃在利用日本政府現存形式，而並非支持之也。凡日本國民变更政府形式，以改变或剔除其封建或專制之性質，而建立民主之政府，均应予鼓励。”（以上引自“每日年鑑”）

可是，日本政府对波茨坦公告的精神忠实到什么程度了？东久邇內閣的山崎內相在十月上旬向美國記者团發表声明說：“‘治安維持法’仍然繼續存在，和日本國体不相容的共產主义运动將受鎮压。”

關於“战犯”的問題，日本政府究竟反省到什么程度？也可以

-
- ①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七日（即日本投降后的第三天）成立的，日本战后第一任內閣，首相为皇族陸軍中將东久邇宮。这一內閣是在維持天皇制的目的下組織起來的，执政后繼續压迫日本人民，閣僚多数是战犯，执政僅五十天。
 - ② 日本投降后的第二任內閣，首相是三菱財閥的女婿幣原喜重郎。这个內閣是在使日本的旧政治体制適應於美軍佔領制度的目的下組織起來的（一九四五年十月——一九四六年四月）。
 - ③ 一九四六年日本举行战后第一次普选，自由党獲得最多数，組織普选后第一任內閣，首相是吉田茂。后来吉田接連組織五次內閣，直到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七日倒閣，讓位於以鳩山为首的民主党内閣。吉田內閣是美帝的忠实走狗，一向推行着反苏反共反人民的政策，徹底出賣日本民族利益，因而終於被日本人民所唾棄。

由下列事实中得到証明：在舉行战后第一次普选时，正做候选准备的政府党——進步党^① 受盟軍司令部一九四六年一月四日發的指令，其中大部分候选人被指摘为战犯，進步党为此几乎垮了台。不但如此，幣原內閣的閣僚中也出了五个战犯大臣，連在普选后獲得第一大党地位的日本自由党^② 总裁鳩山一郎也在組閣的前夕被揭發出來是个“战犯”。

投降后成立的这些內閣的共同特点，首先是拥护天皇制与采取尽可能的手段不把政权落在反对天皇制的政党和人民手里，而且獲得了成功。在对那些拥护天皇制的政党說來是最危險的一个时期——从一九四六年一月到五月，当日本人民在社会党和共產党的領導下就要組織人民战綫的时候，在“艾奇遜声明”^③ 还没有發表出來的时候——三菱財閥的寵婿幣原喜重郎首相曾經尽了他一世一代的努力。他不但压根兒不顧那些聚集在人民廣場舉行“打倒幣原內閣大会”的五十万劳动人民的呼声，还更進一步地对社会党打進楔子，提拔了像森戶辰男^④ 那样的人物，使該党分裂为

-
- ① 民主党的前身。是代表重工業資本家利益的反动政党，它的最高顧問是三菱財閥的女婿幣原喜重郎。
 - ② 执政最久的政党，代表美日壟斷資本家的利益，由日本買办壟斷資本家、封建地主、富農、法西斯軍國主义余孽、宮廷官僚等組成。該党脫胎於旧日政友会，一九四五年十一月成立，当时由政友会領袖鳩山一郎任总裁。翌年四月，鳩山被整肅，宮廷系外务省官僚巨头吉田茂繼起領導。自由党执政七年以來，一貫奉行美國侵略政策，对我國採取敌視态度。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吉田內閣倒台后，緒方竹虎出任該党总裁。
 - ③ 一九四六年五月，美國代表艾奇遜在对日理事会的席上發表“反共声明”，公开声明鎮压日本共產党的活动。
 - ④ 森戶辰男是日本的右翼社会民主主义者。歷任片山內閣和蘆田內閣的文部相，协助这两內閣的反人民政策。

左右兩派。而且当总裁鳩山一郎被指摘为战犯，找不到人繼承政权的时候，他又把外相吉田茂推舉出來接任鳩山的位置，把整个政权都交给了他，以便順利地保住了資本家的政权。

天皇制被保留了。曾經向中國和英美等國家發佈“宣战詔勅”的天皇虽然在战争失敗后不得不跑到日本的街道上來走走^①，但对保守派的各政党來說，天皇制的确是值得拥护的。如同在“八·一五”以前天皇發佈一道“勅令”就可以制定任意支配日本人民生活的法律一样，在投降半年以后的一九四六年二月下旬，天皇一紙“關於旧幣冻结的緊急勅令”就在法律上發生效用了。“冻结旧幣”^②和“新幣五百元生活”^③制度把本來已經極端困难的日本人民的生活更進一步地陷入窘境。这不合理的制度是人民难以忘記的，但对于那些可以把被冻结了的龐大的“旧幣儲蓄”集中在手里的金融壟断資本家和大企業家們來說，这个制度可是一服起死回生的妙藥。

日本的農村和農業又是怎样的一种状态？

一九四五年是日本四十多年來未曾有过的荒年。从政府一九四六年一月發表的数目字來看，一九四五年以前的五个年头，全國收成平均实收量是六千万石，到了这一年竟降低到三千九百万石。

歉收的原因是气候不順。二百十日^④前后襲來的台風引起了

① 日本天皇过去被神聖化，从來沒有和人民接触过，日本投降后，天皇被迫自認為“人”，听从美國主子的指示，“屈尊”到外边來和人民接近，意欲博得人民的欢心。

② 日本反动政府在战后改用新幣，命令人民把旧幣存入銀行，加以冻结。

③ 日本反动政府执行所謂“旧幣冻结”后，人民存入銀行的儲蓄每月只能領取新幣五百元，故有此名。

④ 指自立春后第二百一十天的一天，陽曆九月一日左右。每年在这一天前后，日本各地多受暴風雨的侵襲。

关西和九州地方的河川的氾濫。东北和北海道地区又受到寒流的侵襲。不过，真正的原因是战争：歷时十年的战争使農民和耕地都疲憊到極点。在所有的壯年人統統被征入伍或征用到外地去的農村里，留下來的只有老人、小孩和少数妇女。所有的化学工厂为了赶制毒物、劇藥和航空用的特殊液体，都停止制造肥料。所有的机械工厂为了赶制槍砲、坦克、飛機和艦艇，都停止制造農具。土地已經瘦到不能再耕种的程度，疲憊到不可补救的程度了。因此完全荒瘠了的庄稼地和長久不加整理的河川都失去了“地力”，河川連下点雨都保不住，經常引起氾濫，耕地遇到小小的冷害就不能再养护庄稼。

四十多年來的大歉收是日本財閥和軍閥为了想掠夺中國和南方國家的资源而發动侵略战争的后果。

成批的人回到飢餓和物价飛漲的農村里來了。从“八·一五”起不到半年的时光里，就有一千三百万人回到鄉村來。他們为了免於餓死互相搶奪荒瘠而疲憊的耕地。

地主們开始收回租地了。当盟軍司令部根据波茨坦公告向日本政府指示实行“耕地改革法”的时候，地主們趁它還沒变成法律以前先造成“已成事实”，从佃戶的手里收回几十年來的租地，把还長着庄稼的水田和旱田乱挖一气。因此，在“八·一五”以后的一年里全國發生的土地糾紛事件就有兩百五十万件，其中擴大成为“爭議”而在社会上表面化了的共有兩万七千多件。

那么，地主、軍閥和資本家成为“三位一体”而組成的日本政府到底作了些什么呢？“耕地改革”是日本民主化的最重要的基礎。世界無比的高率地租，寄生在这地租上的地主势力，隸屬於这地主势力下的農民和繁荣在这地主势力上面的軍人精神，这些就是形成日本封建势力的泉源。波茨坦公告正确地理解到这一

点，为了打倒封建势力把“耕地改革”做为日本投降条件之一。

把土地还给农民！

可是，和地主、軍閥等势力紧紧结合在一起、世界上很特殊的日本资本家专制政府对这件事作了什么？幣原內閣不但在內閣會議上把農林省提出的地主土地保留限度“三町步”提高到“五町步”，还在第八十九次議会的席上連这个“五町步”的第一次改革案也以“審議未完”为理由蒙混过去，不讓下最后的决定。

盟軍司令部对幣原內閣發出警告。幣原內閣在答复期限（一九四六年三月十五日）提出的改革案竟和第一次改革案相同，尽量替地主們放寬保留地的尺度。於是对日理事会开始討論苏联和英國提出的改革案了，結果出現第二次改革案。这个改革案規定國內地主的土地保留限度由原來的“五町步”減少到“一町步”；“不在地主”的土地一律由政府征購。可是，在这种內閣的操縱下，实行“改革案”的“耕地調整委員”，不消說十之八九都是由地主里面挑选出來的。他們比對於耕地的“改革”更热心的是“收回土地”、“私賣土地”和“包耕”。而且在第二次改选耕地委員时，逐漸組織起來的農会用它們的力量把那些勇敢的佃戶代表參加進來以前，他們用尽法子來怠工，压根兒不履行委員应尽的職責。

那么，工厂和工人的情形又是怎样呢？

生產的复兴很不容易進行。资本家們想的是“應該用怎样的方法来保住曾經發了的‘战争財’”，他們压根兒沒想到自己曾經为了从軍需生產中獲得利潤而使那么多同胞牺牲於战争，也沒有一个人想到自己是曾經積極支持屠殺中國和外國民族的侵略战争的“战犯”。對於他們來說“生產的复兴”首先便是“大资本家的复兴”。通貨膨脹政策是他們所最欢迎的。东久邇、幣原、吉田等內閣不过是他們的代言人罢了。虽然在战后的議会上通过了对战

爭中增加到十倍乃至一百倍的战时利潤征收战时利潤稅和財產稅的決議，但這些利潤是以通貨膨脹以前的價格來估計的，而這些稅却用通貨膨脹以後的貨幣來繳納。例如說，我們翻一翻烏澤小村的地主烏澤金太郎一九四七年度的家產出納簿。金太郎為了繳納財產稅從他的森林中砍伐幾百棵杉樹，把它們變賣了，而換來的鈔票不但夠繳這些稅，而且還剩餘不少哩。

生產的復興被忽視了。那些工廠主和金融壟斷資本家認為比“人民生活的復興”還要重要的是“合不合算”的問題。拿他們手里的原料來說吧，他們覺得比支付一大筆工資去製造不能立刻掙錢的產品，倒不如估計天天飛漲的市價，暗地里變賣出去來得合算。關於這個問題，一九四六年七月在召開第九十次議會的時候，吉田內閣的河合厚生相不得不对社會黨松岡駒吉的質問做了這樣的答復：“對於資本家怠業的問題，政府打算發動強權^①，已經把它排列在這回的議程中。”星島商工相也不得不答復說：“政府正擬計劃，打算在每個地區設立生產監察委員會。”

可是，政府究竟對那些怠業資本家們發動過強權沒有呢？可惜作者一直沒聽見過有關這件事的任何具體例子。工人們為了免於失業和飢餓，不得不用“生產管理”^②這個鬥爭手段來對付資方的“生產怠工”。在從一九四五年十月到一九四六年九月初旬的期間內發生的全國工廠勞資爭議共有一千五百六十八件，參加職工人數達一百三十九萬六千多人；其中利用“生產管理”來向資方鬥爭的就有一百四十八件，參加職工人數有十二萬多人。“生

① 日本反動政府需要時利用特權採取的緊急措施。

② 日本投降後國內大資本家依靠黑市買賣和通貨膨脹獲取高額利潤，怠慢生產，因此工人們在工會的領導下由自己來管理生產和經營工廠，以維護產業的復興和人民生活。

產管理”是工人們進攻存在於資本主義制度中最大的矛盾的、具有歷史意義的鬥爭手段，而且對於日本民族來說，再沒有比戰後這個時期更尖銳而具體地暴露出資本主義制度——“生產的社會化”和“生產資料的私人佔有”的矛盾的了。

不消說，“生產管理”威脅了那些擁護天皇制的政黨。在投降後不到半年的二月一日，幣原內閣就趕緊發表內務、司法、商工和厚生等的四相聯合聲明說：“政府要鎮壓勞資爭議。”同年七月，吉田內閣在召開第九十次議會的時候，利用社會黨分裂的弱點，無視共產黨的抗議而通過了對工人不利的“勞資爭議調停法”；同年八月十二日，國務相桂膳之助又利用這有利的條件發表聲明說：“除了解僱多餘的工人以外，再沒有恢復企業的办法，”更進一步地暴露資本家專制政府的方針。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當埼玉縣東洋鐘表工廠的工人們用“生產管理”來進行爭議的時候，政府為了鎮壓這些工人而引起了流血事件：這就是他們具體實行“勞資爭議調停法”的開始。接着發生了日本打字機公司爭議、愛光堂爭議和連飛機、坦克都出動了的東京寶塚電影公司爭議^①等等；這樣，在極其複雜的國際情勢和極端深刻的國內情勢中，以工人為首的日本勞動人民向金融壟斷資本家和大企業獨佔資本家展開了劇烈的鬥爭。

在這同一個月下旬的某個陰天的上午，有一個身子瘦長、臉色微黑、歲數有二十五六歲的復員兵士夾在人羣里從岡谷車站走了出來。看樣子，他是初到這個地方來的，他站在車站前面的廣

① 一九四八年八月為鎮壓“東寶”電影制片廠的勞資爭議，美軍第一騎兵長曾使用飛機指揮美憲兵及美軍使用坦克、裝甲車及馬槍多支，並借日警二千人襲擊包括女演員在內的二百五十名職工。

場上打開一張像地圖似的繃巴巴的紙，和附近的地形對照了半天，然後才把放在地上的旅行背袋往肩上一措，拖着疲乏的腳一步一步爬上坡路，順着角倉公路走去。——

八岳山和霧峯山的山頂上已經蓋着一層白皚皚的積雪，掠過諏訪湖湖面的寒風也帶着冬意；投降後已經過了三個月，林立於湖畔的煙囪也開始稀疏地冒起煙來了。這些冒了煙的煙囪一部分是屬於戰時疏散到這裡來的小工廠的；它們因為戰後無力迂回原地，只好留在这里利用剩餘資材製造合金菜鍋、飯鍋和水壺什麼的產品；另一部分是屬於本地絲廠的，它們在戰爭時期臨時改了行，現在又回到本行來了。紡絲資本家雖然完全摸不到“人造絲發達的美國倒底把日本生絲歡迎到什麼程度”，但他們却仍然照着絲毫沒有自主政策的政府的宣傳，以為生絲可以當做美國輸入品的糧食和其他物資的回頭貨，指望着“政府補償金”，重新搞起紡絲工業來。

“請問，東電工廠離這裡還很遠嗎？”

那個復員兵士來到了三岔路口，走近路旁一家小文具店的屋檐下面打聽說。

“嗯，還有四五丁^①遠呢，打這兒一直往前走去，瞧見左邊的一個大煙囪就是了。”

在揹着嬰孩的背上披件外套的老板娘揮動着打毛衣的手，頭也不抬地回答他；像這樣的復員兵士她已經見過不少了。

復員兵士一只手往沒有軍階章的軍帽邊沿舉了一舉，又彎着身子向前走去，他彎得連軍用大衣的下擺幾乎都觸到地面了。結在喉頭附近的軍帽帽帶一飄一飄地擺動着；有時刮來一陣寒風卷

① 日本的長度單位，約一〇九公尺強。

起灰塵打他身後打過；有時一輛卡車鳴着刺耳的警笛緊擦他身旁駛去，可是他仍然幾乎把臉貼在地面，邁着步；一對大而失神的眼睛，瘦削的腮幫，往上翹着的鼻梁，下唇向前拖出活像一條狗舌頭。

“哦哦！”

大煙囪已經在眼前了，接着在公路的一旁出現一堵長長的黑板牆，復員兵士順着黑板牆來到東電川添工廠的門口。恰巧在這時候，那個身穿洋服、腳穿木屐的實行農民組合書記烏澤文也照例挾着破皮包匆匆地從那看得見警衛室的廣場里走出來。文也打這個復員兵士的身旁走過的時候，望見那可憐的樣子不禁向他打了個招呼：

“你辛苦啊！”

可是，對方不知道聽見了沒有，他却看都不看文也，也不改變腳步，只顧往廣場走去。等到有人從警衛室的窗口“喂，喂，”地喊他的時候，他好像方才從夢中醒過來似地停住了腳步。

“那麼，你是要到勞務課去的？”

復員兵士從上衣口袋里摸出一封牛皮紙信封交給警衛員，警衛員一面瞧着信封上面總公司勞務課的紫色官戳，一面說。

“見荒木主任！我要見車床間的荒木先生！”

復員兵士拿軍隊的腔調回答說。警衛員拿起廠內電話的耳機，一面翻看着信封。

“古川，你就是古川二郎本人，是吧？”

復員兵士卻沒有回答，他好像倒下去似地屁股冲着放在警衛室窗口下的旅行背袋一坐，下巴埋進兩個手掌里，一聲嘆息之後，緊緊合上雙眼。

復員兵士時時睜開一對眼睛，他那由於極度疲累而掛滿血絲

的眼珠彷彿还在做着夢。——

原來，从东京調到川添工厂來作工的男工里面有很多是屬於东电大井工厂系統的。这个复員兵士也是从学徒的时候起在大井工厂里的車工。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当工厂就要疏散的时候他被征入伍了，第二年年初馬上就被派到呂宋島，半路上，运送他們的輪送船中了魚雷，他被抛到大海里，第二天才被海防艦救出來，送到了馬尼刺港。

在以后一年半的时光里，他腰上虽然也吊着刺刀，过的生活却和伏役沒有兩样：每当滿載軍需品的小船从國內駛到这个島上來、停泊在山屏掩蔽下的海岸的时候，他和他的伙伴就冒着生命的危險日夜不停地把那些貨物从船上卸下來。美國的“谷拉滿”轟炸机不分晝夜地飛來轟炸，他們活像千鳥賊魚似地平躺在既沒有防空壕也沒有掩蔽工事的海岸砂灘上，除了把自己的一條生命交給老天而外別無其他办法；有时候还要爬山越嶺，把糧食和彈藥送到被本地民軍部隊包圍在馬尼刺山地里的友軍那里去；有时候又遭受瘧疾的襲击，在帳篷里呻吟着一躺就是半个月；有时又在經常發洪水的小城市里，在深齐脖子的積水中來回搬运小行李，就这样一直干到投降那一天。停战以后才被美國船送回日本來。回到國內一看，大井工厂變成一片焦土，剩下來的只有那些七倒八歪的鉄架子了。

可怕的事情不止这些。原來他的老家——深川地区也遭受四月的大轟炸而變成焦土，他唯一的親人老母親失蹤了。他到过区政府和警察局，甚至到千叶縣的外婆家和名古屋的親戚家去打听过，可是誰也不知道她的下落。沒有疑問，老母親是牺牲了。因为他的职籍虽然在大井工厂疏散后被轉到总公司劳务課，但这四个月來却沒有人來領过他的軍屬津貼。

复員兵士有时把头抬了起來，好像在試一試自己的視覺似地偏了一下，但馬上又深深埋進交叉着的胳膊里。他还在恍恍惚惚的，不知道究竟战地是在馬尼刺呢还是在日本，战争倒底已經打完了呢还是繼續在打。因为这样，他絲毫沒有觉察到这时荒木照样把他那高个兒的身子往前弯着，拖着車間用的拖鞋匆匆穿过廣場走來。

“古川？你不是古川嗎？”

荒木俯下头去窺看那从交叉着的胳膊里微露出來了的、戴着軍帽的骯髒的側臉，同时用手拍拍他的肩膀，复員兵士才揚起那垂着下唇的瘦削的臉來。他的眼睛逐渐睜大了，彷彿有种东西从很远很远的地方苏醒過來似的，那一对由於过度疲累而污濁了的眼眸有了光輝，接着，眼角旁皺起了皺紋，复員兵士突然兩手捉住荒木的胸脯。

“呀，荒木先生！”他把臉擦在荒木的胸脯上嚷叫着。“我回來了！我回來了！”

荒木用手撐住复員兵士骯髒的肩膀，对方却一股勁兒喊着“我回來了，我回來了！”声音都有哭咧咧了。

“我們先到車間去吧，大家都在那兒哩。”

荒木把复員兵士的旅行背袋摺在自己的肩上，一只手挽住他的胳膊朝着車間走去。复員兵士好像逐渐清醒過來，他緊緊捉住荒木的胳膊，一刻也不放。

頭腦一清醒，复員兵士又逐渐兴奋起來。他順着彎彎曲曲的車間通路來到荒木他們的車床間那冰冷的洋灰地的、油膩膩的門口，鼻子聞到發出甜酸的餿味兒的鉄鏽气味、耳朵聽見皮帶的震动声和帶着節奏的自动車床的騷音，他更加兴奋起來。

“我們現在舉行投票，你先坐在这兒休息一會兒吧。”

荒木把他帶到車間的一個角落去，讓他坐在窗口下的一張辦公桌跟前，從抽屜里拿出自己的飯盒說。

“先吃點東西吧，等投完票我把你帶到勞務課去。”

對方像個小孩似地不住地點著頭。原來，川添工廠的懇談會已經成立，各個車間正分別用投票的方式收集每個工人的希望，準備中午開大會，選出幹事。

復員兵士聽著荒木的這些解說不住地點著頭，但看樣子卻又壓根兒沒有理會這些話似的。他聽到一半就晃晃搖搖地離開了桌子，抬頭瞧瞧在天花板下面發出震動聲流過的皮帶的巨流，身子鑽進一條兩旁都是機械的、像山谷一般昏暗的通路里去了。

興奮的微笑不斷地掀動著復員兵士的嘴唇，他像個小孩似地邊走邊撫摸著自動車床的管子。大小各種樣的布朗夏普牌車床都在機體的一端拖着像條尾巴似的管子，有的長達四公尺。兼著冷卻作用的機械油形成小瀑布不斷地在奔流著，帶著各種夾鉗的自動車刀架比鐘表還準確地旋轉著。

一把車刀突然從那架像水車一般旋轉著的車刀架上伸了出來，以三秒鐘的速度在那從車床夾盤中心跳出來的一根鐵條的先端車上絲扣，跳開了；接著伸出一把鑽頭，以五秒鐘的速度在鐵條上鑽開一個眼，跳開了；其次又伸出一把車刀來，以三秒鐘的速度在鐵條上又車上絲扣，又跳開了；而在跳開的瞬間從兩旁同時伸出兩把車刀來，一把車刀把鐵條的一端削成螺絲帽，另一把車刀把鐵條照適當的尺寸切斷，在三秒鐘以後又同時跳開了。於是，從夾盤中心又跳出一個新的鐵條來，第一把車刀又對著它伸過去……以十四秒鐘的速度生產出來的“電表”用的螺絲釘不聲不響地落進機械油的瀑布里。

“啊哈！我回來了，我回來了！”

現在，復員兵士來到這些從小熟習的機械的騷音和運動當中，彷彿衷心感到自己是真正的回到故鄉來了。他嘴里不住地發出“啊哈！”的聲音，表示他那抑制不住的內心的喜悅。

“呀，你好嗎，我回來了！”

他不管什麼人都去拍拍他們肩膀打個招呼。有時被他拍着肩膀的人發見自己並不認識他，因而不好意思地含笑向他還禮，但是這個復員兵士卻壓根兒不在意。當來到那對他最熟習的幾台英國式車床排列在一起的地方的時候，復員兵士就兩手嘮拍嘮拍地打在這個活像坦克車那樣具有圓滑的綫條的機體上。

“喂，你好嗎？喂，你好嗎？”

這是他從少年時代起就一塊兒生活過來的機器。他活像對待一個人似地向它打個招呼，用手掌擦着、摸着，眼里噙滿淚水。

“我回來了，伙計！”

車間里，工人們正聚精會神地搞着“投票”。當荒木手里抱着一個紙盒子走過每台車床時，他們就從機械的後面伸出手來，把捻成小塊的紙頭投進去。他們個個都舔着鉛筆邊想邊在紙條上寫些什麼，實際上，他們嘴上講的卻比用文字表現的熱鬧得多。的確，“要徹底兜根地吐出來”的希望太多了，他們不知道從哪寫起。

“哎喲，這個傢伙！”

一個幫忙搞“投票”工作的、戴眼鏡兒的小伙子突然發見坐在辦公桌旁邊吃飯的那個復員兵士。這個小伙子身子只有四尺九寸長，卻是個出名的“尖嘴巴”。

“……傢伙，運氣真不壞！”

他好像不勝感嘆似地說了一聲，接着馬上大叫起來：

“呼啦！伙計們，古川那傢伙回來了！”

这个小伙子名叫大野木熊雄，跟复員兵士古川是从学徒时代的伙伴。

“瞧，他在吃着飯哪！”

这么一來，好像發見了什么稀奇的东西似地大家都一下子湧到古川的身旁來。吃着飯的古川被过去的伙伴們拍拍肩膀，戳戳腦袋，乐得再也合不攏嘴，光是嘻嘻傻笑着。这时有个以本土警衛的名义被征入伍、比古川早一步复員回來的、叫做井上的伙伴兩手抱住古川的肩膀，用那有口吃毛病的嘴巴結結巴巴地安慰他，引得大家鬨然大笑。

“你，你，真，辛苦了啊！”

井上被大家起个喜剧演員“高瀬实乘”的外号。因为他長着一对圓眼，而且不知道为什么鼻尖紅得像紅辣椒一样。現在，他那出於本性的恳切親热的腔調，更像这有名的丑角。

“喂，讓开，讓开！”

荒木抱着紙盒回來了。

“監票人！監票人出來呀！”

古川手里托着飯盒，呆然望着伙伴們的騷动，但是心里很着急，因为从先前起他就感到在头腦里突然浮現出一样东西，但他想明确这东西是什么的时候又跑掉了。原來，他那疲憊过度的腦袋突然受到剧烈的兴奋，已經弄得迷迷糊糊的了。

“我們搞完啦！”

这时傳來一声嚷叫，接着在笠原主任率領下，楼上装配間的四五个工人連女工們也加在里面，乱哄哄地冲到古川的桌子跟前來，古川的头腦里又蒙上一层霧。

“趕緊搞完吧，馬上到午休啦。”

笠原說。这个人比荒木年輕，最近才升了主任。他对这次的

懇談會怀着很大的興趣，主動充任籌備委員。在這位主任背後站着山中初江啦，小林茂啦，每個人手里都抱着一個紙盒。

“希望今年不要凍結自來水管子……”

有人打開紙條念了起來。

“物價太高啦……”

荒木在旁邊做記錄。每當有人念新的紙條的時候，從桌子的四周發出一陣哄笑聲。

“再建日本咱可吃不消……”

恰巧在這個當兒，“嘩啦”一聲飯盒蓋子發出響聲，“不錯！”那個復員兵士突然大聲一叫，弄得大家吓了一跳，都轉頭去看他。一看，復員兵士臉上掛着“這下子我可明白了”的表情，目瞪口呆地瞅着大家，大家不禁又哈哈大笑起來。“不錯！我就是要找池部那個家伙的！”

古川二郎接連見到許多伙伴，心里充滿了喜悅。他向來心地爽直，在這樣的時候，暫時也忘掉了那無法遺忘的入骨的悲痛和大小無數的辛酸的回憶。

“那麼，因為你是個復員軍人，把你算成是從大井工廠調來的。”

當他跟着荒木來到辦公室、站在人事股負責人的桌前時，對方一面打開上面蓋着紫色的總公司官戳的信，一面像賣弄人情似地把原來就是這麼回事的事情故意提出來說了一通。荒木替古川一一地提出質問：現在的物價和古川入伍時不同，他的工資應該怎麼個算法；宿舍和伙食問題該怎麼辦……等等。可是，站在旁邊的古川却一言不發，只是一味地嘻嘻傻笑。

“廠長裝做不認識你哩。”

荒木來到走廊以後仍然氣憤憤地嘟囔着。那位相良廠長在古

川他們當學徒的時候還是一個課長，曾經擔任過學徒監督，所以照理說他是應該認識古川的。

走廊上擠滿了人，他們正川流不息地向礼堂走去。午休的汽笛在荒木他們還在辦公室的時候就拉過了。可是，古川現在却比什麼時候都迫切地渴望和池部新一見個面。池部是跟古川同期入廠當學徒的伙伴，只有他一個人過去曾把古川的老母親的消息捎給古川一兩次。

“呀，你不是古川君嗎？”

當他們來到試制間門口的时候，剛巧遇見兩手插進褲袋里走出來的中谷。中谷一看古川就停下脚步，臉上浮出溫和的微笑打個招呼說。

“池部剛才到礼堂去了，因為他當上籌備委員啦。”

“禮——礼堂在哪？”

古川剛打算拔開兩腳跑，就被荒木擋住說：“我也要去，咱們一道走吧。”他無可奈何地放慢了脚步跟在荒木和中谷的後面走，但一會兒又跑到他們前面去一會兒又退回來，看那樣兒着急得很。因為這樣，他不但沒注意到荒木邊走邊悄悄地把一封白色信封遞給了中谷，更不知道這封信原是當他走進工廠門口時遇見的那個鳥澤文也帶來送給荒木的。至於在這信封里放着一封“告日本人民書”^①的印刷信和小冊子型的報紙“赤旗”^②報復刊第一號，更是他連做夢也不會想到的。

① 日本投降後，曾經被反動政府關在獄里十八年之久的日本共產黨領袖德田球一、志賀義雄等許多同志出獄，以出獄同志的名義發表了“告日本人民書”，他們為了拯救日本人民而馬上開始公開活動。

② “赤旗”報是日本共產黨中央機關報，一九二二年創刊，曾經幾次被迫停刊，日本投降後由剛出獄的志賀義雄擔任主筆，馬上出版“復刊第一號”。

礼堂里已經擠滿了人。这座臨着河边的礼堂，不过是在地板上鋪了一層草蓆。工人們的座位和战争时期沒有兩样，把中間一條鋪了格子鋪板的走道做界綫，左边是女工，右边是男工，統共坐着七八百个工人。在礼堂左右的牆壁跟前放着一長排椅子，上面坐着四五十个職員，台正面还掛着一幅匾額，上面寫着“神州廣大”等字样。

古川不住地向台上張望，竹內充任主席，正在致开会詞；台下，工人方面的准备委員正聚在一起討論着什麼問題。可是，古川却分辨不出他們的面孔。

“現在，接着次序，先請懇談会會長講話！”

竹內的开会詞講完了，当司仪的笠原从台下站起來报告說。接着，相良厂長拖着肥胖的身子在鼓掌声中走到台上來了，就在这个当兒古川發見了池部新一。新一正立着一只腿，把臉湊近笠原打着耳語。古川一看見那泛起紅暈的半边臉頰和丰腴的下腮，便挨个兒跨过大家的頭頂和肩膀，驚动着周圍的人往前冲去。

池部走在前头，兩個人前后來到走廊上。走廊的一面臨着山崖，从山崖下面傳來天龍河的水声。两个青年站在走廊上激动得一时連話都說不出來，只是默默地望着對方的臉。

“我也在這兒工作啦。”

“嗯。”

“宿舍也跟你一样，是上諏訪宿舍哩。”

古川的一言一語里都含着無限的欢喜，但是池部的那張白皙的臉在古川的凝視下垂得越來越低了。

“你，……收到我的信沒有？”池部把車間用拖鞋的前端來回擦在走廊的洋灰地上說。“是今年五月左右寄給你的。”

“五月？不，沒有。”古川老老实实在地回答說。“你想想吧，像

今年五月那样的时候我们当兵的怎么能收到信呢。”

可是，突然间，古川那瘦削的下腮抽搐了一下，他猛然捉住对方的肩膀摇撼着。池部那垂下来的侧脸使他猜到可怕的事情。

“你，你知道我娘的消息了，啊，喂？”

池部任凭古川怎样地摇撼他的身子，始终一句话也不说。原来，他在古川被征入伍后曾经时常写信去安慰他的老母亲。东京下町地区遭受大轰炸以后，新一曾托自己的父母打听过的消息。可是，得到的回信是：虽然找不到尸体，但从前后的情况来判断，他的老母亲可能被烧死了。

“等回到宿舍以后再告诉你吧……”

池部刚说到这里，恰巧从刚才他们走出来的礼堂门口里忽然出现庶务主任小松信义。

“……终究我们是在一块儿的。”

池部不敢正视古川的脸，他说罢便马上想回礼堂去，对方却紧紧捉住他的肩膀不放手。

“只告诉我一点也行，啊，是死了吗？”

可是，池部却把两道眉毛锁在一起，闭紧嘴唇不做声。突然间，古川把头猛冲到池部的肩上，接着脑袋激烈地往左右摇动，“呜！”地一声发出狗般的嗥叫声，放声大哭起来……。

小松信义听见哭声，把头扭过去瞅了一下。可是，像这样的事情是不会扰乱他的神经的。他照例穿上那套得意的军官制服，脸上挂着“我可不耐烦听那些演讲哩”的神气，嘴里啣着一支不知从哪弄来的外国纸烟，飘飘然来回在走廊上踱着。现在，他回头朝伏在池部肩上哭泣着的复员兵士骯髒的后背瞟了一眼，心里想：“那家伙不是一等兵就是二等兵哩，”一面对走廊腰板“呸！”地吐了一口口水。在这个当儿，他看见了约五十公尺远的地方，

試制車間主任中谷背着他蹲在走廊腰板跟前，正聚精會神地讀着什麼文件，他把脚步停了下來。

“……我們的奮鬥目標是打倒天皇制、樹立一個人民大眾所擁護的人民共和國政府……”

中谷正在看“告日本人民書”。這本來是合法的印刷物，但他却還要冒着帶着水煙飛沫一起吹來的寒風，跑到這裡來讀它。原因是在中谷的頭腦里仍然把日本共產黨認為是非法的組織。

“……飢餓，寒冷，無家可歸，無房可住，日本人民正徘徊在死亡的邊沿上。可是現在熱中於維持萬惡的天皇制、借以圖謀復活軍國主義的天皇政府對此不但沒有絲毫的改善，反而不斷地使之惡化下去……”

中谷一直讀到信尾的簽名：“日本共產黨全體出獄同志”，他呆呆地蹲坐着，連抖縮的河風也忘掉了。

荒木坐在牆壁旁的椅子上，心里十分着急。

午休只有四十五分鐘，雖然今天得到特別許可而延長到一小時，但竹內自吹自擂的開會詞特別長，現在廠長的演講又吃掉了整個開會時間的一半，而且主席和司儀又都對自己的職務不太熟練，看樣子，恐怕沒有時間發表工人們的投票了。

廠長在講“東電精神”。他說：下自二級准社員起^①上至董事止，東電是以社員為中心的，這種東電精神才是真正的民主主義。那些煽動工人去參加階級鬥爭的“工會”等玩藝兒是非常不好的。又說，這次舉行的“川添工廠懇談會”應該本着父子相依相存

① 社員是日本工作人員的一種職位。社員下面還有准社員、僱員等。工人和下級職員能升到社員是非常不容易的。

的精神，互相把自己的希望“兜根徹底”地吐出來，大家和和陸陸地團結在一起，為了再建日本而共同努力。廠長講完了以後，大家按照戰爭時期的習慣，管它聽懂听不懂都一齊噓里啪啦鼓了掌。廠長下了台就回到辦公室去了。

“會長剛剛在講話中也提過了，要我們兜根徹底地把自己的希望吐了出來。因此，我們收集了一些車間工作人員的希望……”

笠原好不容易才在台上出現了。他的說明有些地方說得不够清楚，這不只是因為笠原不慣在大眾面前說話，所以失掉冷靜，同時也因為從籌備懇談會的手續方面來說，又犯了有些只有車間的人們知道，臨時才宣佈出來的毛病，所以他感覺得有點胆怯了。

會場內有些騷亂了。坐在蓆子上的工人們好像突然給拉回到現實問題上來，每張臉上都掛着期待和不安。那些坐在牆前椅子上的辦公室系統的一羣人，因為不很明白是怎麼一回事，顯明地露出了詫異和反感。連荒木本人由於缺乏經驗，也好像自己在製造陰謀似地心里感到不安。

“那麼，請工人委員方面出來說明一下吧。”

笠原說完就走到台下來。可是，過了兩分鐘、三分鐘，却沒一個人到台上去。

“快點兒！”

那些工人委員們却還站在台下互相推來推去。坐在通路兩旁的工人們有的不耐煩地吹起口哨來了。女工委員不知什麼時候都跑到伙伴們的背後去躲了起來。原來這些女工委員大半都是室長擔任的，對於她們來說像這種不但上面沒人領導、還和男工們一起搞“干事”的經驗，還是打娘肚里下來後頭一遭呢。

“上台去！上台去！”

男工委員中車床間的大野木和試制間的池部互相推諉以後，

池部好容易起來站在大家面前。工人們鬧嚷着要他到台上去講。

“投票总数共七二一票，其中‘沒意見’的票和白票共有一六三票。”

池部望着手里的紙條，用平板的口吻念下去。這身穿一套褪了色的藍色工作服的小伙子在站到台上來以後，倒是出乎意外地沒一點怯場的樣子。每當大家的希望被集計在一起、用數字發表出來的時候，工人席上起了類似嘆息的微微的騷動聲。

“……第一：希望在女工宿舍里設置火爐^①或是發給火盆取暖，共二五八票……”

坐在最后一排的古川却連瞧都不瞧台上的新一，也不聽他在講着什麼事，只是把整個一張臉藏到兩膝中間，為了抑壓那時時迸發出來的哭聲，兩肩一起一伏地抽搐着。

“……第二：希望不要凍結自來水管子……共二〇八票。”

當第二條緊接着第一條給念出來的時候，台下清楚地響起鼓掌聲。當自己的希望像比賽似地用數字發表出來的時候，連那些平常拘謹慣了的女工們也都情不自禁地流露出喜悅的神情來。

“第三：希望在宿舍里設置晒衣台，共一三七票。”

池部加快速度念下去。

“第四：希望在休憩的時候讓大家使用工廠的自行車，共九一票……”

這一條一定是男工們提出來的，從他們席上突然傳出“贊成！”的喝采聲。從“在女工宿舍里設置火爐或發給火盆取暖”起，工人們日常生活上的要求一共有七條，現在都用無記名的方式表現出來了。此外像“物價太高”啦、“咱可吃不消”啦等等用滑稽的口吻

① 日本人取暖的設備。火盆上放着木架，架上用被褥蒙上。

表現出來的希望还有不少，可是荒木和笠原他們因為不知道應該怎樣組織這些票，便統統把它們廢掉了。可是，這七條希望也因為池部最後偶然的一句話，終於惹起一場糾紛。

“以上七條就是我們的要求。”

池部念完紙條以後不加思索地補充了一句，在伙伴們的鼓掌聲中離開桌子。就在這個當兒，不知道為什麼鼓掌聲突然稀疏了。

“質問！有質問！”

從坐在牆前椅子上的羣人裏突然站出一個男子來，衝着台上一面搖手一面嚷叫着。池部不知道怎樣回答他，只好停住了腳步。發言的人是兼代理課長的貴石車間主任千千岩，年紀約有四十歲，身穿一套本國料西裝，頭髮分梳得清清楚楚，這時被兩三個人的喊聲支持着已經衝到台跟前來了。

“我並不是要反對工人們的希望，不過……”

千千岩是辦公室數一數二的雄辯家。他揮動着一隻手，嘴邊掛着微笑，但是臉容興奮得變成青色了。

“不過，我認為‘要求’這個詞兒是不穩當的，里面含蓄着對立和挑戰……”

荒木立即站起來說：“如果‘要求’這個詞不恰當，那麼改用‘希望’不就完了嗎？”可是，已經太遲了。人羣裏有人喊了一聲“在戰爭失敗了的今天，甚么叫做要求！”支持了千千岩的意見。但在工人方面，大家還沒有組織起來，沒有足夠的力量對他施以強力的還擊。佔着工人半數以上的女工們一聲都不敢響，連男工裏面也從穿軍服的一羣里出現了拉長語尾喊着“臥薪嘗膽”的人。

“加油，池部！”

這時突然傳來響徹禮堂的喊聲。大家回頭一看，原來是古川在大家背後站了起來，眼皮紅腫腫地嚷叫着。

“管他媽的，加油，加油！”

大家哄然大笑起來。古川那張下巴冲着千千岩揚起來的臉好像在這樣說：“你这个家伙，放什么屁！”那樣兒實在太好笑了。

正在亂成一團的時候，上工汽笛像威脅般地嗚嗚叫起來了。

第二天上午，巡視工廠后回到自己的辦公室來的相良廠長一面翻看桌上的文件，一面吸煙休息着。

“古川？古川二郎……”

廠長昨天已經根據總公司的移文批准了古川二郎的復職，但現在翻看人事股的報告后，才清楚地想起這人是个動作敏捷的少年，那時候上青年夜校，非常用功……。

廠長光禿禿的腦門受陽光的照射一閃一閃閃亮着，他站起來放下窗簾，等他再回到轉椅上來的時候已經把古川的事忘掉了。自從工廠復工以來，他的精神十分充沛，好像換了一個人似的，在那又扁又短的鼻梁和蓄着斑白鬍子的上唇附近出現了頑強的意志。

不消說，就連“東電”董事會議也完全摸不到今后的情勢。因為所有軍需工廠都奉命轉到和平工業，川添工廠也从电表、電流限制器一类的小型計器的生產着手，跛着一隻腳走起路來。所有的金融機關從“八·一五”以后都陷入麻痺狀態，直到現在仍然沒好轉，資材也偏在於某些地方。這些都是叫人頭痛的。不過，廠長自有他獨特的看法，對自己的事業也有信心，而這個信心也並不是完全沒有根據。

第一是天皇陛下安然無恙。他從董事們那里得來的情報也証明了這一點。其次是三菱財閥的代言人幣原氏組織了內閣。雖然照杜魯門聲明來看，日本政府不過是一個被利用的工具，但總算

給人舒了一口气。第三是在“东电”的資本里美國的資本佔了三分之一。

相良厂長是苦学生出身，应考中等檢定試驗^①被錄取后，獲得三井的獎学資金在工業大学畢了業。就是說，他是个旧式的向上爬的典型，性情非常固执，有时又像小孩一样單純。現在他根据自己的經歷，本能地注意到战后風潮之一——工会运动等問題，依他独特的想法早早准备好了对策。他是二級參事^②，虽然在每屆的董事會議上都奉命列席，但这不过是为了答复董事們的質問罢了。尽管如此，他却暗暗不滿意董事們对待最近在总公司工厂里抬起头來的工人运动的态度，覺得少爺出身的那些董事們做事太因循。他想：如果川添工厂里發生工人运动的話，我可一定运用我那独特的手段來鎮压給那些董事們看！

“唔……”

厂長听到敲門声，从文件上移开視線，用那啣着紙煙的嘴來答应了一声。

“就是今天晚上举行的第二届‘遺憾会’^③的事……”

進來的小松庶务主任筆直地站在厂長的桌子前面說。

“想跟您商量經費問題。”

“遺憾会”是今年十月初当工厂复工的时候，为了紀念战争失败，以办公室为中心、主要由复員軍人們所發起的集会，这一次是

① 日本的一种考試制度，每年举行一次，沒在学校讀書的人經過这考試被錄取后可以得到和学校畢業同等的資格，但是官方故意多出难题，被錄取是非常不容易的。

② 这是日本工作人員的一种职位，普通課長以上的人才能得到这个地位。

③ 原文是“殘念会”。日本人在遇到不如意的事情如比賽失败等时，大家聚集在一起喝酒，一面借酒解愁，一面又鼓舞士气。这里的“遺憾会”当然是把“战争失败”作为“卷土重來”的题目的。

第二屆了。

“要是是一点点酒費的話，可以由我來負擔。”廠長說，微微笑了一下。“不過，現在是所謂民主主義的時代嘍，這個會名要是不改變的話，怕傳出去不太好听哩，啊？”

廠長改變身子的方向，伸出一只手來說：

“咱們坐下來談談。”

小松不做聲。廠長一只手托着下腮，一只手撫弄鼻下的鬍子暫時沉默着，但不知從哪想起來的，突然又開口說：

“對對，那個烏澤家的姑娘，是你的未婚妻嗎？”

“並不一定是這樣。”小松連笑都不笑地回答說。

“那個姑娘倒長得滿漂亮哩。”

“是！”

廠長摸不到對方的心思，嘴邊掛着微笑沉默了一下，然後把話題扯到別的問題上。

“嗯，聽竹內說烏澤金太郎君打算開個工廠，這是真的嗎？”

“是！聽說要開木器工廠哩。”

“嗯！”廠長從轉椅的扶手上垂下兩手，把頭偏了一偏。“要是經驗的話還可以試一下，不過太冒險啦。”廠長說，臉上浮出“少爺出身的地主先生干麼想出這麼荒唐的事兒來了”的神氣。可是，一聽小松的回答，他心裡吃了一驚，不禁直瞪着對方的臉。

“不過，地主如果不願意親自下地干活兒的話，除了搞這些玩藝兒以外也就沒有什麼更好的出路啦。”

“嗯，嗯！”

廠長想起前幾天的報上登的，總司令部可能向議會發出有關

耕地改革的警告那段报道來。對於別人的命运，他是向來不感覺興趣也不表示同情的，不过这件事宛如凉風灌進脖子里似地使他感到不舒服。

“我有一件事情想拜託厂长。”小松說，“可不可以讓烏澤蓮在办公室工作？”

正拔着鼻毛的厂长一听不禁停住手。

“嘿，为什么呢？尽管土地給沒收了，山林却是完全保存的呀。他們也不至於馬上变窮吧？”

“不，不是这个意思。”小松翻着上眼皮直瞅着厂长的臉。“这是本人的希望。”

“本人的希望？那当然，既然又是烏澤君的妹妹……”

厂长又拔起鼻毛來，想了一会兒。工厂复工的时候，他完全無視过去的关系，職員方面只採用了合自己的脾胃的人。

“也許是小姐們的一时高兴，不过，没关系。”厂长含笑望着对方的臉說。“因为我想这也許是你的希望哩。”

“是！謝謝您。”小松站了起來鞠了一躬。

厂长臉上掛着“如今青年的神經多怪呀”的神气，目送着开玩笑也沒有絲毫反应的小松的后影消失在門外，这时，从那还没关上的門縫里突然出現竹內的一張臉。

“厂长，車間的几个人想見您，在門外等着呢。”

竹內一只手握着門把手，一对耗子眼顯得有点狠狠，輪流瞅着門內和門外說。

“什么？”

可是，这时已經从竹內背后出現了裝配車間主任笠原有点难为情的一張笑臉，接着从他身旁出現只有笠原肩膀高的矮个子大野木的一張楞臉和池部一張緊張的臉，后面还瞧見几个女工

的头。

“在上工時間內这是怎么回事？”

厂長的口吻不由得嚴厉了。

“不，已經到午休了，因为想赶上厂長還沒走的时候來，所以……”

站在前头的笠原不住地行着礼。竹內不知道究竟是担任这些人的向导呢，还是趕來給厂長报信的，他一只手把門打开了。跟在笠原身后的四五个工人冲進室內來，那四五个女工也在門外逡巡了一陣后到底挤到里面來了。厂長搭拉着臉，瞪起眼睛瞅着这羣不速之客。

“什么事啦？你們結党成羣地闖進來！”

說到这里，厂長才注意到外面正在响着午休的汽笛声。

“不，我們並沒有結党成羣……”

笠原神情有点發慌了，他努力做出笑臉說。

“因为昨天召开的悬談会的席上，工人們提出了一些希望，就是，按照会長的話想徹底兜根地……”

“嗯，那就怎么样？”

其实，厂長从竹內的报告里已經知道昨天的事情。当笠原說出希望在女工宿舍里設置火爐啦、对自來水管子加裝适当的設備以防备凍結啦什么的时候，厂長滿臉不高兴，不住地把头搖來搖去，接着突然目光冲着門口，打断笠原的話大声喝了一声：

“喂，到里面來，啊，里面！”

之后，他用嚴厉的目光把那些怯生生地走進來的面孔扫視了一通。

“你是試制車間的吧，叫什么名？”

“池部新一。”

池部臉色蒼白，行了个礼說。

“那个站在后边的，你是叫山中君吧？”

站在牆壁跟前的初江連脖子也漲得通紅，从大家背后鞠了一躬。

“你……是車床車間的吧？”

“是！我叫大野木熊雄。”

戴眼鏡兒的矮个子把臉一揚，用愠怒的口吻回答。

“嗯……”

厂長故意冲着这些驚惶失措地挤在一塊兒的臉上重新再扫視了一遍，哼着鼻子說。

“嗯……，你們是荒木君唆使來的？”

“什么？”笠原抬起頭來。“不，我們是投票決定的。”

这时傳出更大的聲音來，压下笠原的分辯聲：

“厂長，您不是說过大家要徹底兜根地互相交換意見嗎？”

站在后面的池部激動得哆嗦着嘴唇說。厂長气狠狠地瞪他一眼。可是，緊接着站在前面的那个矮个子也說話了，他的嗓子出乎意外地大。

“那样冷的女工宿舍里一年到头都沒点兒火气，这怎么叫人受得了呀！”

大野木的聲音單純而悠長，还帶几分爽朗味，这使伙伴們添了不少勇气。厂長一听，便伸直了脖子，發出更大的聲音來喝退他：

“我明白！”接着，他挺出胸部，又把大家扫視了一通。“像这样的事情不用你們來說，我早就明白哩。这是应由厂方來考慮的問題。女工宿舍里沒有火盆，这是从角倉时代就存在的現象，並不是現在才这样。当然，厂方也不是沒有考慮过。不过，現在

战争失败了，连工厂能不能维持下去都不知道，厂方自有厂方的办法。”

厂长一瞪眼，站在前面的男工们都垂下了头。他们没想到厂长的态度竟会这样强硬。竹内一直站在厂长的桌边，看样子好像要帮双方调停调停，但等大家想起他的时候已经连影子也看不到了。

“你们都给我回去吧！要是你们有什么希望随时都可以来找我，不过，不准这样结党成群的来。”

厂长说完，女工们一步两步地往后退却，一直退到门外。接着是男工们，好像洩了气似地垂下双肩的大野木当压队，大家一个挨一个地都退到门外去了。厂长满脸不高兴地目送着他们的后影，把手里的纸烟用力丢进烟灰碟里。

厂长把工人们赶走以后，又忙碌地移动着肥胖的身子来回于车间和办公室之间。直到暮色渐深、外面拉过下工汽笛、“遗憾会”的干事们跑来请他赴会为止，他始终没有后悔自己无情地赶走工人的行为。

从厂长这方面来说，今天中午发生的事情都是出于工人们的误会。所谓“恳谈会”应该像父子那样互相彻底兜根地交换意见。不过，子应该尽子道，然后做父母的才照顾他们。像结党成羣那样的举动实在太不应该了。不过，厂长的头脑里时时掠过荒木的影子。

“一定是那个家伙搞的鬼！”

早在战争时期，厂长从警长出身的人事负责人的报告中知道荒木的近亲中有思想犯人。可是，荒木那时表现得倒很柔顺。又是有十年工龄的老社员。但是，根据竹内最近的报告，这回的车间投票是他的车床间发起的；那个从前的“赤色分子”村公所书记最近也经常来访问他。

“遺憾會”的會場設在絲廠時代蓋的禮法室^①里，干事們早就叫那些會插花的女工們用鮮花來修飾壁龕，二三十個會員已經順着房間的式樣一個挨一個地排坐着。這個會雖然是以辦公室為中心而組成的，但會員里面還吸收了一些班長級的車間准社員。因為會員十之八九都是復員軍人，所以如果少校級的老會計課長沒參加，就照第一屆會的例子由階級最高的小松中尉擔任主席。

“我想借用開會前的一些時間，和各位商討會名問題。”

每個盤腿坐着的會員的膝前都放好一杯盛冷酒的玻璃杯之後，立着一隻腿的小松信義用目光把大家掃了一通說，然後宣佈廠長提出的新會名“天龍會”。

“不消說，這個會名起因於天龍河，是會長提出來的。希望大家擁護這個新會名。”

小松說完，介紹會長講話後，就坐下來。大家鼓掌表示歡迎，相良廠長一面哼哼响着鼻一面用手絹把鼻擦了一擦。他因為剛才對自己的思想得到一個結論，心里微微感到興奮。

“嗯，我所提議的新會名能夠獲得各位的擁護，我感到衷心的欣快。不過，雖然會名是改變了，但這絕不是說連會的精神也有所改變。‘臥薪嘗膽，再建日本’，我們的奮鬥目標是始終一貫的。然而，在世界大勢趨向於民主主義的今天，我們會員應該怎樣去理解和吸收這個新出現的民主主義呢？”

廠長又從背心口袋里掏出手絹擦擦鼻子，眼睛瞅着天花板，皺皺眉頭。他從來沒像今天這麼明確地把自己的思想歸納起來考慮過。

^① 日本婦女學習禮法的房間，在工廠、學校和機關等凡是女職工或女學生多的地方都有這種設備，專請教師來施行封建教育。

“不消說，我們是拥护民主主义的。我們應該棄旧就新。不过，虽然是同一个民主主义，日本和美國却自有不同的地方。不錯，是不一样！那么，这个不同点究竟在哪儿呢？”

在这瞬間，厂长压根兒沒覺到他这些个言辞和他“因为盟軍里有美國，所以抱有一种安心感”的心情之間存在着很大的矛盾。

“这拿一句話來說，就是我們的國体和美國不同。是的，不同之一点就是我們有天皇陛下。”

說到這里，所得的結論已經是很清楚了。厂长手指插進背心口袋里說：

“这是連列國也不得不承認的一点！”

席上响起了雷般的鼓掌声，有人高呼“天皇陛下万歲！”

厂长覺得很滿意。他眼睛扫望几瓶一升酒瓶來回移动着的会场，心想自己剛才的一場講話，已經痛快淋漓地發揮了这个会的精神了。虽然办公室的主腦人物生產課長和总务課長都沒出席，但一想到在座的这些中堅分子都是自己的手脚，厂长心里感到無限的欢喜。

“荒木君！喂，荒木君！”

厂长每当自己的視線觸到坐在末席的荒木的时候，就朝他举酒杯喊叫着。但是席上已經亂吵吵的，那些酒性不好的人开始大声鬧嚷，还有个叫做島的穿軍服的工具場班長正用演講的腔調喋喋不休地談着“日本的國体”。厂長的喊声被这些吵鬧声所盖沒了，不太容易傳过去，可是，荒木却早就注意到了。

“喂，到这边來！”

当厂长又大声喊他的时候，荒木和坐在身旁、因为不会喝酒只是默然吸着煙的中谷彼此打了一个照面。这种会他們出席实在太笑話，但不出席又惹人注意，所以只好勉強參加，正想找個机

会溜之大吉，厂长却执拗地缠住荒木不放松。

“算哪，你去敷衍一下得啦。”

中谷含笑打个耳语说。他们压根儿没想到厂长的仇视竟那么深，只以为酒性不好的厂长偶然看中了荒木。这都是由于他们在思想上还残留着秘密主义的尾巴，同时又缺少斗争经验的原故。

“来，干一杯！”

荒木跨过乱放在铺席上的酒壶和菜盘来到厂长跟前，厂长握住荒木的手腕，替他斟满一杯酒。可是，他那擎着酒壶伸过来的肥胖的手臂却微微地在发着抖，他那一对带黄色的眼睛也透过眼镜射出充满敌意的光芒。

“你想当我的敌人吗？呃？”

荒木手里的玻璃杯还伸在厂长面前，他就说。

“今天你叫不少人结党成群的来见我呀！”

厂长这一回像把身子靠到背后的壁龛柱似地，上半身往后一退，又说。

“哪兒的話，沒有的事！”

荒木生气地顶他一句。可是，因为想隐瞒反而胆怯了。

“痛痛快快说出来！你是个共产党吧？”

厂长的嗓子相当大。荒木并不是共产党员，但这么一来，为了替自己辩护他更狠狠了。这时坐在厂长身旁的贵石间主任千千岩和坐到他面前来囉嗦着的岛班长听见厂长的喝声，同时把脸凑过来了。

“嗨！共产党？”

岛好像发现了什么新奇的玩意儿似地抬起那秃光顶门的和尚头，酒气薰薰地凑过脸来。岛年纪约有三十五六岁，是个钳工出身的老师傅，已经是二级准社员了。突然间，岛那油光光的脸猛

地一晃，千千岩从背后伸出一張頭髮散亂的臉來。

“有趣！原來荒木君是共產黨，這太有趣啦！不，我可不怕共產黨。荒木君，咱們來舌戰一場！呃，荒木君，你們的头子德田球一^①是否定天皇制的，是吧？好，否定天皇制，那麼我問你……”

千千岩嚷着把腦袋頂到荒木的胸上來。

荒木感到自己陷入了窘境。對這些人抗辯又有什麼用處呢。中谷和平常對荒木有好感的兩三個會員離開自己的座位趕過來，可是他們卻沒法子走到荒木的身旁去。

荒木聳着肩頭坐在那裡，和廠長面對面地對盯着。廠長鼓起那留着一小撮短鬍子的上唇泛着冷笑。

“廠長！廠長！”

同是擠過來的竹內好像打算給廠長進忠告似的，不住拍着廠長的肩膀。可是廠長連理都沒理他。四周亂吵吵的，千千岩嘴里喃喃地不知說些什麼，一面像行禮似地把頭冲到荒木的胸上來。在他身後有人劝阻着正在卷着舌頭大叫“揍這個賣國賊”的島。

這些個會員其中大部分是反共論者和國體論者。雖然在那些穿軍服的復員軍人裡面有幾個並不擁護反共論的人，但是“東電”的組織有些地方和軍隊相似，兵士階級的人是不容易開口的。工人出身的准社員等於是軍隊的下士官級，高等學校出身的人可以挨次升到主任、課長、部長、參事和理事，而這些個階層又都有

① 德田球一 是日本共產黨的組織者和領袖之一，一八九四年生於日本沖繩縣。他歷任黨的總書記，曾經幾次被捕，最後一次被捕是在一九二八年，直到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後才出獄，坐牢將近十八年。但是他從來沒有表示絲毫氣餒，始終為日本的民主、自由和獨立而鬥爭。一九五三年他因病來中國醫治，不幸在同年十月逝世。

一級與二級之別，要是絆了一次腳，就永遠沒有升級的希望了。

“滾開！”

突然從荒木的頭頂上傳來喝聲，眼前出現小松的軍官制服。小松把嘴閉得緊緊的，定着兩隻眼，但身子却一晃一晃地沖進來，一脚踢開還在吵鬧着的島，一手捉住尖着嗓子嚷叫的千千岩的領子，把他推倒鋪蓆上。

“嗯！”

接着，他一只手按在荒木的肩上往后一扳，使他上半身反仰過來，定睛凝視荒木的側臉。

“嗯！”

剎那間，周圍都沉靜下來：屋里籠罩着一種可怕的殺氣。

“如果這是我的誤會，那當然更好了。不過……”

廠長為了逃避引起這場糾紛的責任，故意用溫和的口吻說了。

“……不過，我要聲明一下。我是‘東電人’，對共產黨沒好感。同時，我也絕不讓在川添工廠里出現一個共產黨。”

荒木已回自己的座位，交叉兩手垂頭坐着，大家的視線一下子集中到他的身上。只有小松一個人手肘支在膝蓋上，用手托着朝天仰起的下巴，一晃一晃地搖晃着身子。

等散了會、離開會場來到黑暗的廣場的時候，荒木和中谷不約而同地停下腳步，默然呆站着。他們雖然不說話，心里却很明白，那“希望投票”如今完全給粉碎了。

“那麼，我到車間去一趟。”

中谷向荒木告了別，朝走廊走去了。荒木還激動着，獨自在黑暗里邁着步，心像亂麻似地，各種心思都湧了上來。以前為了工作上的問題也曾和廠長鬧過意見，但今天的沖突和平常那些口角性質不同，是具有決定性的意義。荒木眼前突然浮現自己的老

母親、妻子和孩子們的面孔，接着工人們投票時的笑臉和工人代表從廠長室給趕出來時的怒臉輪流浮現到眼前來了。

過去以為自己裝沒事就能夠騙住別人，這種想法實在太滑稽了。如今可好，被迫走到既不能欺騙也不能後退的地步來了。喂，堅強起來！

荒木邊走邊帶着幾分自嘲的意味對自己說。他遠遠望見警衛室的燈光，正想改變方向，突然聽見背後傳來敏捷的脚步聲，剎那間，眼里冒出火星，身子一晃，荒木幾乎倒了下去。

當他站穩的時候，留在四周的只有風聲和一片黑暗。接着，捂着臉的手掌感到有一股溫暖的液體順着臉頰流下來。

池部新一從車床中心取下一片細小的黃銅條用手撫摩着，偏了一下頭。接着他把高架檯燈的脖子往上一仰，用千分卡測驗一下，然後又把擴大鏡嵌在上下眼皮之間，仔細檢查了一遍；可是這片直徑三分之一公厘、長十二公厘、發着白光的像一根絲綫那麼纖細的銅條却找不到一點不勻的地方。他拿下擴大鏡，閉着眼睛，用小指頭撫摩着看。這回他又偏了頭，雖是輕微的，但指頭上仍然感到車刀的削痕。

“啊啊……”

新一微微嘆了一口氣，把手里的銅條放在工作檯上，從額上拿下綠色賽璐珞防光帽往檯上一扔，走到車間的一個角落去，一屁股坐在辦公桌旁的一把椅子上，把臉埋進兩張手掌里。

“累啦！”

耳朵在殷殷地鳴响。可是，雖然閉上眼睛，他却絲毫沒感到睡意。

六十尺見方的冰冷的洋灰地上放着一張方形的大工作檯，上

面排放着六架小型車床。在这寒冷的夜晚留在車間里工作的只有新一一个人，乍一听，从吊在天花板下的天軸里流出來、顫抖着又流过去的皮帶的震动声好像比平常大得多。

在这几天里，新一每天按照圖样試制一只“东电式回轉表”。这个回轉表是中谷進設計出來的“东电”專利品之一，战前已經出產不少。到了战争时期軍部把它轉用作航空仪表，現在又为了重新出產，中谷对原來的回轉表加了些新的設計，厂長下令限期完成样品的試制。

原來，这个川添工厂由於在小仪表的制作上具有优秀的技術，不但在“东电”四十多个工厂中佔着特殊的地位，連在全國同行工厂中也是数一数二的。例如那華联式电表和对电流周波的变化影响最小的華联式电动机，都是只有“东电”一家从美國借到制作它們的專利权的。而掌握这些个產品的制作技術的，又只有这个川添工厂。如果說得更确实的話，掌握这个技術的就是以中谷为首的川添工厂少数技術人員，而具体制作这些个特殊的產品的，又是以池部为首的十个到十五个技術工人。

現在，这个东电回轉表的藍圖上面已經沾了一些机械油，被車間里唯一的亮光——一盞檯灯照着，躺在一架小型車床旁边。回轉表只有普通怀表那么大，外表像跑馬表，式样挺漂亮。因为其他五台小型車床都在从事电表的生產，回轉表的試制便由公認技術最优秀的池部单独負責，这几天每夜都加班到深夜赶任务。

新一忽然抬起头來。

外面走廊“卡通”地响了一下。是中谷回來了嗎？新一想。可是，一陣过堂風順着車間通路刮过去以后，四周又恢复了寂靜。

办公桌上放着中谷的帆布袋。中谷現在正在礼法室里参加遺憾会，散会后还要回到車間來的。

新一打了一个哈欠，从衣服口袋里摸出一支烟来点上火。

这个任务他是满有信心完成的。在大井工厂时代他曾经用丝摸拉过像一根头发那么细的、十分之一公厘的轴。试制就是制作试样，刚才车过的那个试样照理说满可以合格的。可是，新一的性格是如果自己不满意，就不愿意中途放开手。

不知道为什么他总觉得难为情得很。这并不是说自己在工作方面比人低了一等，可是这件事多么令人感到羞惭啊！他心里老感到一种不安——自己尽管着迷，但还是够不上资格吧。新一经常闹着这种情绪，这两天更加重了。

新一半无意识地在工作服的口袋里掏出一封浅蓝色的洋信封，把一张四寸大的照片拿在手里端详起来。可能他已经不止一次地这样做过了，在这信封上和照片上都沾上一些油污。

照片是莲的立像。她穿一件白毛线短大衣，头发的式样大概是最近时兴的电烫，刘海卷成一个个的圆圈稍微鼓了起来，在松开的嘴边透着微笑。这张照片大约出於外行的手，但是站在后面靠山的庭中池子前面的莲的姿势却很自然。她那有特征的嘴边乍一笑反而变得严厉些，不过，倒也显出一种优雅的风度，莲在这么短的日子里竟完全变成大人样了。

可是，新一突然清醒过来，把手里的照片又冷冷地放进信封里，揣到上衣口袋里去。如今，连瞧她的照片都怪难为情的！

一想起昨天的“悬谈大会”和今天在厂长室里发生的事情，眼前就浮现自己和伙伴们的那副可怜相，新一心里一阵难受，连坐立也不安起来。那些个情景好像把新一他们的真面目——不管它是叫做“工人”也好，“窮人”也好——赤裸裸地揭露出来，摆在他的眼前。

“要求”两个字是他完全无意识地说出来的。那是荒木平常爱

用的話，他不过是模倣着說罷了。难道在“要”和“求”这两个字眼里竟含有惹起那么大的糾紛的意义嗎？新一現在仍然不懂这个道理。尤其是厂長的那个态度！那沒有人性的态度！那是新一有生以來头一次遇見的。

他的思想受了激烈的打击。

新一在战后讀了各种文献，知道了叫做“人道主义”的新名詞。“人道的”！“人道主义”！他相信这作为热爱幸福和和平的人的本質來說是人类共通的廣大普遍的真理，自己和蓮的恋爱也只有站在这个基礎上才是安定的。从少年时代就爱好短歌^①和俳句^②、又曾經上过教会的新一，在“人道主义”这几个字里感到最親切和最温暖的東西。

可是現在，他这种情感却無情地被打碎了。当他成为工人們“要求”的代表的时候，才知道原來在这人世間还有根本不接受这种主义的人。这些人不把新一当做“人”，而赤裸裸地指出他是一个“工人”。厂長和他的后台——叫做所謂“厂方”的不帶人性的人們是完全不承認这个“人道主义”的。

这是从学徒时代起劳动十年的新一，头一次遇到的、沒有絲毫慈悲的巨大而可怕的东西。

新一丢开心思从椅子上站了起來。一看手表已經是九点半了。他打算至少再做出一个試样來，便走到車床跟前去，把那最近留起來的头髮用手指往上一梳，戴上賽璐珞防光帽，拿一个新的材料放在車床中心。

可是，她真的会回到工厂來嗎？新一又想起心思來了。蓮在

① “短歌”又称做“和歌”。由五七五、七七言共三十一字所成的詩。

② “俳句”是由一种長詩“联句”的头一句五七五言獨立起來的十七言詩。

那封信上說她已經託人設法要到工厂办公室里來工作，在今天这个新的时代里，一个健康的人是不應該閑着不工作的；她已經買了新一在信上提过的“周报”，正在閱讀着；將來來到工厂后想跟新一學習很多东西。——

她真会这样嗎？这种举动未免太出奇了。不过，她那性子是說不定真会來的……

新一用脚把抬下的踏板踏了一下。皮帶开始呻吟起來。新一用左右兩手轉动着車刀架上兩個搖把把头搖了一搖。腦筋里乱雜雜地不能集中精神。他沉住气，定着眼，又把車刀靠近材料。“深，呲，呲，呲……”，从三公厘車刀的刀尖飛舞起輕微的、像一縷煙似的銅屑來了。

像一根綫那么細的銅条是主軸。哪怕是千分之一公厘的誤差，也会得影响回轉盤的回轉的呀！新一想，但他的心馬上又被別的念头纏住了。——衛生衣給你寄來了。因为太旧，越补越变成破布。你將就点兒穿吧。你爸爸虽然每天上工，但家里人口太多，買了粮食就沒剩的了。——放在邮包里的母親的信这样寫着。

新一退開車刀，踢开踏板，左手压住失去动力的搭輪，用破布把銅条揩干淨以后，拿起千分卡檢查了一遍。大致差不多了，再車削一下就行。“这是最后的一关哩！”新一用毛筆在銅条上滴上油，又开动皮帶。

“这个月想往家匯一百元去。能办得到嗎？”想到这里，新一不禁怔住了。“一百元？”听說东京地区一百元只能買到兩升大米！

“算哪，別再搞啦！”

不知什么时候中谷已經站在新一的身旁。

“要赶不上末班車哩。”

中谷用安慰的口吻說。他拿起成品盤把還沒車上齒子的几个大小不一的齒輪圓盤，有長有短的小銅條和螺絲釘，一个一个數了起來。

“已經沒問題啦，明天还有一天哩，啊？”

池部他們的宿舍在上諏訪，他們每天上下班都要搭火車來回於岡谷和上諏訪這兩站之間。中谷虽然有家眷，但他是上諏訪單身宿舍的舍長，帶着家眷住在那里。

“喂，池部君！”

新一从搭輪上脫下皮帶。心里想：像今天晚上这样的心情是不会做出好成績來的。把盖布盖在車床上，这时中谷从办公桌那边喊了一声。

“我有一样东西想給你看。”

嘴里啣着旱煙斗的中谷在那被人称做“鴿子”的一对温柔的眼睛里稍微顯出嚴肅的神气說，一面解开裝飯盒的帆布袋的帶子，拿出一封厚厚的信封來。

“这並不是什么違法的出版物，不过……”

中谷用緊張的手打开來，原來是那个“告日本人民書”和“赤旗”报复刊第一号。

這兩件印刷品上面已經沾上手垢。新一首先打开“告日本人民書”，唸起开头几行來：“一：为了使全世界从法西斯主义和軍國主义的威脅下解放出來……”但是，中谷趕緊用手把它盖住。

“这……”

剛才虽說过这不是秘密印刷品的中谷，仍然用害怕別人聽見的小声音說：

“……这只有荒木君和我，还有裝配間的笠原君和車床間的大野木君几个人看过。所以你看完以后也別嚷出去，馬上还到我

手里來。”

中谷說完就把它們摺了起來放在信封里，捏進新一的手心里。新一也趕緊把它們揣進衛生衣和汗衫之間。經中谷这么一說，他也有點害怕了，心里不由得緊張起來。

“還有一件事情。就是你看完后，請把你的感想告訴我。我也有感想，不過等你看完后再說……”

中谷剛說到一半，突然望着門口，不做聲了。新一也跟着向門口那邊望。進來的是荒木，他稍微往上揚起頭，一只手緊緊捂着臉。

“你怎么啦？”

從荒木捂着臉的手指縫隙里，一滴一滴地淌着鮮血。

“沒什麼，流點鼻血哩。拿張紙給我。”

荒木坐到中谷讓給他的一把椅子上，把頭一昂，揩掉臉上的血痕，把紙捏成小塊塞進鼻孔里。

“我吃了賠算哩。”

“賠算？”

新一輪流望望荒木那閉上眼睛、好像自嘲似地透出冷笑的臉和中谷那若有所思地沉默着的臉。荒木那張還留着血痕的臉連上唇也腫得鼓了起來了。

“是島嗎？”

中谷說。荒木不做聲。

“是小松嗎？”

荒木好像自己也猜不到是誰，微微搖了搖頭。但過了一會兒又突然開口說：

“不管是哪一個，反正都是一樣！”

“嗯……”

中谷哼了一聲，兩手插進褲袋里，瘦小的肩膀往上一聳，凝神望着自己的腳尖。

“可是，可是……”

中谷說，繞着辦公桌走了起來。

“可是，太卑鄙啦！”

中谷滿臉怒容地說。新一頭一次看見這個被稱做“鴿子”的主任生了这么大的氣。

“哼，我們也需要決心哩。”

看來荒木的鼻血已經停止了，他換一個新的紙塊塞進鼻孔里，站起來說。

“咱們走着談吧，你們怕趕不上火車了。”

三個人並肩走出車間。等每個人在考勤卡片上打了下班時刻、來到警衛室門口，中谷想從玻璃窗外面喊聲警衛員，可是荒木把他喊住了。

“算了吧，告訴他們又有什麼用呢。”

外面沒有月亮，角倉公路又黑又冷。荒木是住在岡谷車站附近的家屬宿舍里的。

“你信不信，今後一定不會再有懸談會了。”

“嗯……”

“我們需要一個更堅強的組織呀。”

荒木俯過身來小聲地說。一輛卡車在黑暗中卷起白色的塵土從他身旁駛了過去。

“到總公司工廠去看看嗎。聽說那邊活動得相當不錯哩。”

新一默默地在他們背後邁着步。他不斷地意識到那揣在自己懷里的厚厚的信。那封信使他感覺到那走在前面的兩個人的談話是跟他也有着聯系的，同時他也覺得揣在懷里的那封信給心情頹

廢的自己帶來勇氣。

第二天晚上，新一乘末班列車單獨回宿舍來了。他在上諏訪車站下了車，走過道口，眼前就出現了透過暗夜發出一片白光的湖水。乍一看，湖水彷彿從地面上漲上來似的。從已經開始結冰的湖岸那邊，時時“哧一噎”一聲傳來冰塊裂開的響聲。新一脖子縮進衣領里，頂着寒冷的迎頭風邁着步。

回轉表的試制品今天晚上已經完成了。明天是電休日^①。——“打倒天皇制”？“成立人民共和政府”？——在那印刷品上面的生疎的句子好像石頭似地橫躺在新一的腦海里。新一從昨天起已經把那兩件印刷品反復地讀過三遍，可是他却讀來讀去還是不太明白它們的內容。“赤旗”報第一號的文章好像專門供給一些特殊的人閱讀似的。新一從來沒有看過這種文章，覺得里面有很多詞兒和符號差不多。譬如“天皇制”這名詞吧，倒底是什麼意思呢？“天皇”他是懂得的，可是“制”是什麼，還有那個“人民”他更不懂了。不消說，它和“草民”不同，也和“臣民”不同。“人民”這個詞兒有骨頭！好像新一自己也包括在這個“人民”里面，不過究竟是什麼人的“人民”呀？難道在這“人民”頭上是再沒有什麼人了嗎？這一來，“人民”在新一的腦袋里簡直就沒有固定的位子。

路旁的水田只剩下光禿禿的新稻茬子，看起來冷嗖嗖的。沿着水田拐了彎，就看見排站在湖畔的溫泉旅館和其他房屋，它們從腳下受湖水白光的照映，在黑暗中清楚地顯出黑黝黝的輪廓來。

新一覺得印刷品的內容儘管不容易看得懂，但每讀一次都使

① “電休日”是每月規定的停電日。該日工廠多停工。

人感到有种非常强烈的、活像白热化了的火热的气息朝自己的臉頰扑过来。文章有些地方竟这么深刻地具体地靠近他的心，使他不由得大吃一惊：“在飢餓和寒冷的威脅下战慄着的我們！”新一感到他一直認為非常巨大的、不是人类所能左右的、像命运一般的战争，却原來操縱在一些人的手中，为这批人的利益服务。他感到好像在这世上运动着的一种类似“社会的法則”的东西，只有共产党才知道这个秘密……。想到这里，不知为什么，在新一的眼前突然浮现那朝自己喝吆“回去吧！”的厂長的臉——那粉碎了他的“人道主义”的厂長翘着上唇的斑白鬍子的臉。

“回來啦！”

新一走進宿舍的穿廳，向對面的房間打了個招呼。房間里傳出因為傷風早一步回來的中谷的咳嗽聲，中谷太太隔着紙拉門回答了一聲“你回來了”。

新一提着皮鞋走上樓梯。到二樓走廊一看，對面隔着中院的井上的房間里燈光還在照得雪亮，好像屋裡聚集着很多人，洗牌聲、嘆息聲和“噹啦噹啦”數籌碼的響聲摻在一起傳過來。

“又搞起賭博來啦！”

新一對這種不正當的遊戲一向懷着反感，不出聲地罵着，爬到三樓去了。

“東電”公司在这湖畔有好几幢职工宿舍。这些原來都是些飯館兼温泉旅館，“東電”在战争时期利用后台——軍部，强迫收買過來。日本全國中凡是有軍需工厂的地方一律都有这一类的职工宿舍和职工家屬宿舍。“八·一五”以后，新一他們这宿舍的風紀完全腐化了。

“土井君！”

新一把手里的皮鞋放進房門口的一个木屐櫃里，向黑暗的鄰

室喊了一声。鄰室的拉門門口放着一双軍用皮靴，房主人是和新一同一个試制間工作的土井，这个人經常不上班，私自搞着“買賣黑貨”的勾当。鄰室一片寂靜，土井好像屏住了声息似地一声不响。

“我回來了！”

新一又喊了一声，打开自己房間的拉門。一看，在沒有生火的六疊房間里，古川二郎歪盖着一床宿舍的出租被子呼呼地熟睡着。

“喂，睡了嗎？”

新一把帆布口袋掛在房柱釘上，坐在古川二郎的枕前。一盞漫不經心地点放着的檯灯照射着那張开嘴、皺起下斜眉毛熟睡着的古川的臉，顯出了他如今举目無親的淒涼味。

新一兩手抱着檯灯的灯泡取暖，一面向周圍看，当他發見自己的房間又被弄得乱七八糟的时候，不由得生起气來。那些新一平常当做自学指南的英文讀本、数学課本都打开來乱丢在古川的枕前。而且代数学的書頁上还用紅鉛筆乱塗了一些数学和符号，好像他就上面演算題。这大約是手里一个子兒沒有、紙烟也吸光的古川为了混時間干出來的好事。

跟他同住了三天，新一的房間完全給搞翻了。古川对新一爱好的歌集和小說並不感兴趣，但一看見数学、工作机械学等書，就随手拿來乱翻。

古川曾經以第一名的成績从“东电”举办的青年夜校畢業。他有数学的天才，和他同班的大野木和新一都赶不上他。“东电”过去有“獎学金制度”，古川本來可以得到獎学金而升到上級学校去的。但在發生太平洋战争以后“东电”就把这个制度取消了。

“喂，东电人，起來看看吧！”

新一从口袋里掏出两个蘋果，把睡在膝前的和尚头戳了一

戳。古川翻了一个身，脑袋溜到枕头下面去了。“东电人”是古川的外号。那是青年夜校举行畢業典禮那一天的事情了，古川代表全体畢業生講話，一开口就老气横秋地說“我們这些东电人……”。事后，同學們就把这个外号送給了他。他們这些学徒出身的青年工人們，因为將來都有被提升到准社員的希望，所以另有一种和一般工人不同的風气。这風气一直保留着，至少，到“八·一五”以前是很明顯地存在着的。

“可是，共產黨員究竟是怎樣的一个人呢？”

新一觉得这离他很远的东西，如今通过那些文件，好像突然出现在自己的眼前來了。

“总之，一定是非常了不起的人！”

新一一面咬蘋果，一面这样思索着。战争时期，他在工厂里听过不少官吏們和軍人們的演講，又讀过报纸上的各种記事，他們異口同声地警告大家共產党是可怕的，所以这个影响至今还留在新一的头脑里；可是，一方面是新一的性格，使他对这种太片面的宣傳反而暗暗抱着疑問。一方面荒木也給了他一些影响。現在，新一虽然还不完全明白那些文件的内容，但是这一点他却清楚地知道了：共產黨員就是那些忍受長期的監牢生活而一直沒有失去自己的信念的人！

新一嘴里嚼着蘋果，一面在寒冷的夜气中顫抖着。說老实话他所最受感动的就是那些共產黨員富有人性的特点。要不是中谷叮嚀他那是秘密的文件，新一真想搖醒那睡在眼下的和尚头，把自己的感动向他說出來。

“喂，給你帶禮物來啦！”

新一把剩下的一个蘋果再添上兩支烟，一起放在古川的枕前，大声喊了一声。对新一來說，送給古川这些东西是需要相当的

努力的。他自己肚子餓得要命，可是現在已經是月尾，口袋里一個子兒也不剩，工廠附設食堂的晚飯又是湯里漂着一点点面疙瘩。

“懷念着你美麗的丰姿，獨自凭着吧，寂寞的枕頭……”

新一把冷冰冰的被褥鋪在古川的旁邊，爬在褥子上打開日記本，用凍僵了的手指握起鋼筆，眼睛望着自己前天記在上面的一首短歌。起初，新一是按照他那做事認真的習慣，打算把讀過文件的感想記在日記本上面，可是還沒找到適當的詞句以前他的意念就翻了一個跟斗，不知不覺反省起自己的問題來。他感到自己和蓮的戀愛簡直是“動物性”的。蓮每次來信都寫些“想戀你”啦、“我熱愛的新一哥”啦什么的，一點也沒有提到有關精神和思想方面的事情。譬如說，現在新一手里的一封信吧，這裝在藍色洋信封里的情書是這樣寫着的：

……我每天在山里過着寂寞的日子呢。后面的山也已經落光樹葉，變得光禿禿的。一想到不久的將來自己要埋沒在深雪里，渡過漫長孤獨的冬日，就心里一陣難過，連坐立也不安起來了。現在，我要是不能見你的臉就一天也過不下去了……

戀愛必須和更崇高的精神相結合！新一心里這樣想。他這個想法，一部分是由於他的思想受了那些文章的強烈的影響，同時也是他對自己 and 蓮“身分不同”的一種反抗，如果更確鑿地說（雖然他並沒有自覺到這一點），他是害怕自己被蓮特有的性格所魅住成為她的俘虜，因而對自己的這種不安起了反抗。

雖是如此，他却不知在什麼時候又把蓮的照片放在枕頭上端詳着了。而且奇怪的是，照片里的蓮的表情好像在隨着新一每次情感的变化而变化着。現在的蓮稍微側着身，臉上掛着愛理不理的神情瞅着他，嘴邊透着一絲微笑，彷彿是在打趣新一。

“報告，小隊長大人！”

古川突然从台灯那边大声一叫。新一吓得几乎跳了起来。上半身穿件襪衫、下半身光繫一条丁字帶^①的古川嘴里說着夢話，把毛茸茸的一只腿猛然踢到新一的身上來。

“这家伙，吓坏我啦！”

新一欠起身來替他盖好了被子。古川大約在做着战地的夢，还在喃喃地掀动着嘴唇。

“我是不是腐化了？”

关了灯，在黑暗中睜着眼，这种不安就又湧到新一的心頭來。——她真的會來么？外面，火車汽笛的叫聲，掛貨車的碰撞聲和擴音器報告站名的叫聲等——傳到新一的枕邊來。上諏訪站是个有車庫的站，整夜不休地喧鬧着。

突然傳來“卡嗒”的响聲，隔壁的紙拉門打开了。大約土井又赶头班列車把“黑貨”帶到东京去。土井是个老头兒，一个人住在單身宿舍里，但是东京还有妻子和兒女。他的工資和新一差不多，加上加班費和全勤獎金，每月的收入也不到三百元。新一一只手緊緊压着那張揣在睡衣怀里的蓮的照片，在黑暗中睜着大眼，一下，就聽見好像揹着旅行袋似的沉重的脚步聲，悄悄經過他的頭邊向樓梯那邊消失了。

“对，應該今天一早把文件还给中谷君。”

新一从酣睡中醒過來，馬上想起來的便是那藏在枕头下面的印刷品。可是，尽管額上感到透過紙拉門的玻璃射進來的陽光，他却懶得睜開眼。

电休日……这一天車間里的皮帶停止了流动，“時間”好像也

① 是日本男子遮下身的帶子。

突然从世界上消失了似的，尤其是在兩手空空的月尾，更使人起这样的感觉。

“几点了？”

新一好不容易才睜开眼來，瞅瞅鋪在身旁的被褥說。一看，古川光着上半截身子，讓瘦削的背脊浴着陽光，正在聚精会神地弄着襯衫。

“你干什么？”

古川轉过身來，翻鼻子眼兒朝着新一嘻嘻笑了一声。他那捉蝨子的大拇指已經被血染得鮮紅。

“別搞啦，喂！”

新一掀开被子猛地跳了起來，但同时更吓了一大跳。那本放在古川枕前的、上面擱着蘋果核、紙烟屁股的小册子，正是“赤旗报第一号”。

“喂！”

新一的声音变尖了，古川莫名其妙地轉过头來。

“你，你是从哪掏出这本小册子來的？”

古川像挨了罵似地，把兩道下斜的眉毛更往下斜着做出一副可憐相，“对不起，对不起”赶忙道个歉。

“你，你这个人……”

新一覺得很为难。这是秘密的文件，中谷是限定人閱讀的。

“你看过沒有？”

古川手里抱着襯衫，臉上帶着这家伙干么这么大驚小怪的呢的表情說：

“嗯，看过啦。”

这么一來，新一也搞得糊塗了，心想：这家伙既然讀过了干么还是这么無动於衷的？

“那么，你觉得怎么样？”

对方又把視線回到襯衫的蝨子上，簡簡單單地說：

“咱可一句話也看不懂！”

給他这么毫不感兴趣的一說，新一好像放下心；可是，又好像受到侮辱似地不自在。

“我呀，我可明白一半啦！”

古川的心却已經离开这問題，他一磳碌爬起來跑到走廊上去，把擱在“赤旗报第一号”上面的蘋果核和烟屁股用手擲到欄干外面去，嘴里吹起口哨來。

“我可不喜歡共產党那玩藝兒！”

古川說，把手里的小冊子往紙拉門里一扔，上半身伏在欄干上，脖子往前一伸，冲着中院大声地喊：

“喂，喂，阿姐……”

樓下來了不少女工，傳來喧鬧的談笑声。这些姑娘們都是利用休假到这里的附設温泉來洗澡的。

“喂，喂，快來看……”

古川朝着新一招招手，但馬上又掉过头去把手指往嘴里一放，冲着中院“嘯，嘯”地吹起口哨來。

新一把跑到中院去的古川丟着不管，自个兒上食堂去了。樓下的食堂已經挤滿了人。从前是旅館厨房的这个食堂在骯髒的水門汀地上放着一張大厨桌，白天仍点着电灯，兩個炊事妇正手忙脚乱地給大伙兒开飯。今天是电休日，这些住舍的工人們自然要把早飯和中飯合在一起吃了。

“喂，利索点兒，这兒快來一份飯！”

隔着厨桌坐在新一对面的大野木一面嚷叫一面用筷子敲碗。——新一——看見古川在調戲妇女，臉就紅起來。古川二郎打以前

起就愛亂來，這次去過前線以後，變得更野、更不安靜了，新一有點不放心他。

“頭一樣，這些時候才爬起來要去釣魚，真是瞎鬧。”

廚桌的斜對面椅角邊坐着昨天晚上打牌熬夜的一羣人，其中有一個男子，在睡衣上面披件舊軍用大衣，滿眼掛着血絲，無精打彩地靠在廚桌說話。那人名叫本田，是個鉗工，歲數約莫三十左右，他的家眷也留在東京。

“胡說八道！‘情夫的幽會在打烊後’，咱們釣魚有撐燈時候半小時就夠啦。”

大野木回敬了一聲。他和兩三個伙伴都用塊手巾包着頭，頭上戴頂軍帽，正忙着收拾釣魚工具。這些工人們都管釣魚叫“補養工作”。不過對於那個坐在大野木身旁正把盛着中午一份菜飯的飯盒系在腰上的、叫做內海的研磨工來說，釣魚已經不只是“補養”工作了。這個臉色蒼白、咳嗽不停的小伙子經常上了一天班就請了兩天假去釣魚。那怕鱒魚也好，鯪魚也好，只要釣上一兩斤就能換來比工資多三五倍的錢。

“不，不消說，天，天皇陛下也有責任哩。可……可是近，近衛先生①……”

井上從桌子的椅角那里結結巴巴地說。原來那些連當頭也輸光了的牌迷們正在悶悶不樂地互相談論着這個問題。新一一面急急忙忙地捧着大碗吃摻着蘿卜葉子的黑大米定量飯，一面豎起耳朵聽。這時另外一個人又說了些什麼話，接着，突然在自己的頭上聽見打中院回來的古川的聲音：

“說什麼？天皇陛下怎麼樣了？”

① 指近衛文麿公爵。日本法西斯侵略中國時任日本反動政府首相，“太平洋戰爭”開始後又組織過內閣，日本投降後畏罪自殺。

古川边嚷边从炊事妇手里夺过湯瓢，把洋铁桶里的醬湯盛在大碗里，兩手捧着走近厨桌。回答他的是那个从头上披着軍用大衣的鉗工，他把头从桌上一抬，自暴自棄地怒罵起來：

“他媽的，什么天皇不天皇的！那家伙随便就發動起战争！”

正抬起穿軍用皮靴的脚踏在長板櫬上的古川一听就馬上应了仗：“哦，說得好！”当然他是在开玩笑，可是在他那一对眼睛里已經燃燒起戰場生活的回憶了：

“好的，我來对付你，說来不胜惶恐①……”

“什么！”同时复員回來的那个鉗工把一对血紅的眼睛从軍用大衣下面一翻，怒冲冲地瞪着軍階比自己低的小伙子。“放你的臭屁！”

古川瘦削的下腮陡地痙攣了，他一下子就把一碗醬湯向披着軍用大衣的鉗工扔去；不过，古川自己也和長板櫬一塊兒被翻倒了。

“不住手嗎，他媽的！再不住手就給你們吃这个！”

担任宿舍干事的大野木手里提着水桶在扭成一团的兩個人身旁來回地走。井上和新一也赶过来拉架。古川敏捷地从地上跳了起来，可是馬上又被对方扼住脖子，舌头長長地往下伸着，样子好像一条狗，他捏着拳头照对方的下巴拚命揍上去。

“还不住手嗎，这些家伙！”

那个矮个兒的宿舍干事跳到厨桌上去，把桶里的冷水泼在他們头上。

当新一走進舍長室的时候，看見中谷脖子上圍着一塊湿布，

① 原文是“誠惶誠恐”，日本人在說及天皇或神道的时候常这样說，以表示恭敬。

穿着一件棉袍^①，坐在火爐旁邊取暖。

“哦！”

患了感冒面色蒼白的中谷一面動動脖子向新一打個招呼，一面用手轉動着放在碗櫃上的一架收音機的指針。

“能收到海參崴呀……”

中谷卷起棉袍的袖口瞧瞧手表，用溫和的口吻說，他的聲調是愉快的。

“還是日本婦女的声音呢。”

這個短波大型收音機是中谷親手配制的。中谷的房間從前是旅館的賬房，空氣不太流通，他的五歲左右的女孩子也患了感冒躺在衣櫃子旁邊。牆壁旁邊放着一張書桌，上面堆放着機械零件的樣品、卷起來的藍圖、厚厚的商品目錄等東西。因為房間太小，都擠着堆在一起。

“哦哦！”

新一從懷里掏出文件來放在火爐旁邊，中谷不慌不忙地把它們揣進棉袍的懷里去，然後一面從開着三尺左右的拉門縫中朝隔壁房間望了一望。這間連着賬房的房間現在用做宿舍的傳達室，在裡面，工廠的姑娘們按照洗澡的次序挨個兒坐着，已經擠滿一堂了。每逢電休日，這些姑娘們就乘火車和公共汽車從岡谷趕到這裡來，其中愛打扮的姑娘們為了趕上戰後的時髦，還跑到在這湖畔的都市中最熱鬧的上諏訪大街去燙個電燙頭。

“我，做了一件非常對不住你的事情。”

新一也時時偷看着隔壁的房間，一面放低聲音把今天早上發生的事情告訴中谷。

^① 棉袍，原文為襪袍，與中國的厚棉長袍相似，只是在室內穿用，不能外出或見客等。

“古川那个家伙，他偷看我们的文件了。”

“古川君嗎？”

中谷的臉上浮出为难的神色。因为不在一个車間里工作，中谷不太詳細古川的气質。是不是能够保守秘密的人呢？中谷按照一向的習慣，把目光落到自己的膝盖上思索起來。这时中谷太太背上揹着一个嬰兒从鄰室走了進來，一面对女工們打招呼說：“你們都到里面來，圍着火爐暖和暖和吧”，一面來到中谷的身旁。

“剛才竹內先生打電話來，說是辦公室有八个人要到这里來，叫我們准备晚飯呢。”

說着，中谷太太解下揹帶，把嬰孩放在自己的膝上。

“又要喝醉酒在这兒住一夜的吧。”

“这，可能是这样的吧。反正我叫人先把三楼的大房間打扫打扫吧。”

“真是，簡直成了旅館老板了。”

中谷向着新一苦笑一下。这时隔壁的房間突然熱鬧起來了，傳來古川的声音。

“……我說的是共產党，共產党……”

古川軍服的肩上和上胸部还是一片深黑色，湿淋淋的。他一路揮动着手嘮嘮叨叨地說着走進來的样子真像一个醉漢。

“……对天皇陛下这样那样的說，我真是气不过。”

“知，知道啦，知道啦！”

同时走進來的还有井上。他拍着古川的肩膀劝着。走到火爐旁边來的古川朝着中谷和中谷太太鞠了一躬，有点难为情地微笑了。但馬上又啦开嗓門嚷了起來：

“不，我說呀，共產党也滿好玩嘍！嗯，他們說……”

古川陡地一站，冲着从隔壁的房間伸出腦袋來的姑娘們擺开

兩手。

“……飢餓，寒冷，無家可歸，徘徊於死亡沿邊的……”古川背誦起“赤旗”報第一號上面的句子來，但說到這兒就背不下去，把手按在額上想了一下，扭過頭來問新一：“喂，池部，下面說什麼呀？就是那個玩藝兒，像一封信那樣的……”一看新一不理他，又縮回脖子朝着姑娘們攤開兩手，信口胡說八道起來：

“飢餓和寒冷……哎哎，可憐的人們——你們這些個姑娘們……”

鄰室的姑娘們哄然大笑。

中谷把目光落到火爐上，新一急得心里直發毛。古川那個家伙保不住還要說出什麼話來的呢。

可是，鄰室的那些姑娘們因為古川一出現屋里就變得熱鬧了，她們個個都伸出腦袋來向這邊望。她們十之八九都是在絲廠時代受到禮教的薰陶，一向不敢和工廠里的男子們交談或一塊兒玩耍，所以只是規規矩矩地坐着，光伸長脖子欣賞這個滿好玩的古川的臉。

“頭一件，像你這樣光是在這附近山里挖溝的人，哪兒知道戰爭是怎麼一回事兒！”

古川稍微離開火爐盤膝一坐，一隻手不住插進腋下和後領子裏去抓痒，又和井上爭論起來。

“所，所以呀，我，我就說天皇陛下也有責任的嘛。”井上把那原來是圓的一對眼睛鼓得更圓地說。這個私營工廠出身的井上儘管起初是勸解古川，但一到發表自己的見解，他是容易把它收回的。“近，近衛先生不是也自殺了嗎，東，東條首相也……”

“又是老一套話！”古川大聲擋住說。“知道了嗎，近衛和東條不過是普通的人罷了。可是，天皇陛下却……天皇……”

伸出脖子反駁着井上的古川說到这里就接不下去了，他把下唇逐漸拖得長長的思索起來：好像在自己的腦袋里一千年以前就藏着一個幻影；可是，如今要用理論把它表達出來時，那幻影却忽然不見了；要說“天皇是神”吧？這太空洞了；那麼說他是“大元帥陛下”吧？這是在軍隊里學過的敬稱，不過現在軍隊解散了，還用這種稱呼豈不是太滑稽了嗎？……

突然間，井上大叫一聲，他在古川的襖衣領上發見一個大蟲子。蟲子彷彿在尋找着方向，正遲疑地移動着那許多毛腳。

“哎喲，有蟲子！”

緊挨拉門坐着的胖姑娘小林茂怪聲怪氣地嚷着。不知道是哪一個在拚命憋住笑聲，“吱”地一聲擠出更怪的聲音來，姑娘們個個都笑彎了腰。

古川用手指夾住蟲子，臉漲得通紅，直挺挺地站在屋當中。他不好意思當着這些姑娘們的臉掐死蟲子，在歡快的笑聲中他垂下眉毛，怪難為情地又做出那副可憐相來。可是，當他知道自己沒地方可逃時，就突然把那夾着蟲子的手往鄰室一伸，說：

“送給你吧，瞧，放你身上……”

鄰室起了很大的騷動。小林茂身子縮成一團伏下來。古川的手挨次伸到山中初江的頭上去。初江拚命扭動着身躲開他，可是當知道已經來不及逃的時候，她就火辣辣地紅着臉，死心塌地地僵在那里不動了。於是，伸出去的那只手遲疑了一下，接着又陡地伸到下一個姑娘山中菊的頭髮上。阿菊跳了起來，尖叫一聲，跑到室外面去了。

“瞧，放你的身上……”

古川也跟着追出去，啪嗒啪嗒地在走廊地板上跑。

“這家伙真沒辦法。”

新一也跟着井上走到走廊上去。阿菊的叫声已經从楼上走廊那边傳过来。中谷也苦笑着走了出来。这时刚才出去的中谷太太突然从穿廳門口旁边的电话室里走出来，脸上浮着意味深长的微笑，喊声新一：

“你的电话。”

新一走进电话室里漫不经心地拿起耳机放在耳边。刹那间，他吃了一惊，不禁回头窥伺四周。

“你是池部先生嗎？喂，我是……”沒疑問，那是蓮的声音。“我在樹巷子那兒……是啊，快点兒……这兒冷得很……”她的声音好像在生着气似的。

新一赶紧回到自己的房间里來。他心慌意乱，把那条許久沒用过的領帶拿出来結在脖子上，又換穿一套战争时期縫制的國民服。之后，他朝着牆壁站了一下，接着又赶紧脫掉身上的國民服，解开領帶。

“別誇耀！”

新一在心里狠狠地責备自己，換穿一套几乎褪成白色的藍色工作服，上面披一件黑色旧大衣，头上歪戴一頂黄色运动帽，兩手插進褲袋里，叉开兩腿，一动不动地望着鋪席。

“恋爱不是遊戲，如果她看不上我这个寒酸样兒，那我也沒有法子哩。”

新一故意連照都不照那面端端正正放在桌子角落上的小鏡子，把脫在穿廳門口的一双破木屐穿在脚上，走出宿舍，心中充滿着悲壯的情緒。

蓮等着他的那条樹巷子在上諏訪車站的背后。从前是跑馬場，現在成了遊覽地的一部分。新一尽管下了那样的决心，但是他的兩条腿却迈得又快又輕。他順着一條有电影院的熱鬧的馬路

走着，却什麼也沒瞧見，高高地昂著頭，兩頰被風吹得紅紅的，乍一看，大有不可一世的气派。

“真的在那兒！”

新一打老遠剛一看見她，就感到彷彿電燈突然一亮似的。現實中的蓮是出乎意外地那麼纖小。她打扮得像个女學生，頭戴一頂結着綢帶子的圓帽，兩手插進天藍色大衣的口袋里，腳上穿雙蜜黃色的雨靴，背朝著他正站在每隔二十公尺就有一株的、有名的古扁柏樹下面。

當新一來到相當的距離時，圓帽子骨碌地一轉，蓮的上半身彎了一彎。在新一還沒有發見她的時候蓮已經看見他了。她大約是怕人瞧見，側臉上的表情是淡漠的，但馬上就把身子往後一退，躲到老扁柏樹的樹干後面去了，新一只來得及把手指舉在帽邊，連打個招呼的功夫兒都沒有。他加快腳步走近那棵老扁柏樹，但繞到後面去一看蓮却已經離開那里，走進溫泉旅館旁邊的一條小胡同里，正走在離他有十公尺左右的前面。

因為湖水就在附近，這一帶顯得格外明亮。陽光在寒風中一晃一晃地動著。這條小胡同彎彎曲曲的，有時一拐彎就碰上一堵高大的工廠洋灰牆，有時又在路旁瞧見一堵晒著魚網的籬笆，那些種在籬笆腳根的黃菊花已經都枯萎了，七橫八倒地伏臥在地上。新一邁開大步使自己和蓮之間的距離縮短到五公尺左右，蓮却好像不讓他再接近自己似地突然加快了腳步。

漸漸地，新一感到壓迫。蓮那兩手插進大衣口袋里、稍彎著身走路的后影，和照片中的蓮完全兩樣了。那件學生時代的舊大衣和從大衣下襠露出來的藏青色的裙子，看去非常朴素，從衣領里露出的后頸和只能瞧見側面的蒼白的臉頰都起着雞皮疙瘩。

“我……”

当來到沒有人影的、和湖水相連的河畔时，蓮陡地停住脚步，回过头來說。

“……好容易才走出來了。”

新一默然凝視蓮那沒有一絲血色的臉，就這一句話，蓮的整個心情已响遍了新一的全身。在風里，蓮那眨都不眨的一對眼睛亮晶晶地閃爍着。她的眼神好像在哀訴：从家里跑出來是多么不容易呀；又像在埋怨：一切都是為了你哩！

新一心里很着急，好像自己必得伸出兩手才能够接得住她的這满腔情意。蓮這感情的來勢太猛了，像这样深深打進自己心坎里的情意，是他從來還沒有經驗过的，新一覺得自己的心也激烈地波動着。

在這瞬間，過去對她懷着的“帶有動物性”那種不滿，已經从心上消失得一干二淨。可是，實際上，新一却只是把兩手插進口袋里，活像一根棍子似地，直挺挺地呆站在那裡。

“家里的人同意了嗎？”

在這種場合，新一明明知道提出這樣的問題和對方的情感离得太遠，但还是說出來了。只見蓮凝視新一的眸子里閃爍着的東西好像迷失了方向似地忽然不見，她像悶了氣似地用雨靴的前端踢起地面來。

“不，我不是在反對你……”新一着了慌。“我，我認為每個人都應該工作。”

蓮的兩頰上逐漸泛起紅暈。當她把頭俯下去時，新一頭一次才發見蓮的眉毛有多么美。蓮把嘴唇的兩端往下一斜，用她特有的表情翻了他一眼，一轉身就向前迈起步來。

新一更着了慌，拚命尋找適當的話語，但是連一句也找不出。老實說，他是渴念着想和蓮見面的，剛才蓮把好不容易从家里

跑出來的心情聚集在兩眼里向他訴說的時候，他也確是連自己的存在都忘記了；可是，在他的言語和行動里却絲毫找不到一點這些情感的碎片。

兩個人不知什麼時候走在颳着凜冽寒風的湖畔。湖岸的枯葦和木樁子的四周已經都結了一層白色的冰；在遠方的湖心里，鉛色的波浪在沉重地盪漾着；老柳樹的枯枝活像亂散的青絲在逆風里搖曳；水上不時動着兩三個單鷗，飛濺起白色的水沫。

“當然，我是不會反對的……”

信上那麼容易寫出來的，說在嘴上可就不容易了。新一不知道自己走到什麼地方，也不知道自己是冷呢或是熱。正因為這樣，他压根兒沒注意到從剛才起肩膀無力地垂下來、腳步也放慢、把頭傾到自己的肩膀來並排走着的蓮心情上的變化。

“……而且，我，我認為戀愛也必須是提高人的品質的東西……”

新一給寒風吹紅了的臉漲得更紅，目光望着自己移動着的腳尖，一句一句地說。

“不用說啦！不用說啦！”

突然間，蓮猛地握住新一的胳膊，好像叫起來似地制止他。

“我們上那邊去吧。”

新一吃了一驚，抬起了頭。蓮指着影子倒映在湖邊的東洋紙漿廠的黃色洋灰牆給他看，一面用和剛才完全不同的聲調說。

“我明白啦。”她臉上浮出謙虛的、柔和的微笑。“……我明白啦，你真是一個非常純潔的人。”

“聽說你要在辦公室工作了？”

“嗯。”

“多嚮開始？”

“打明天起，明天不是初一嗎。”

兩個人避着風並排在牆腳根的枯草上坐了下來。從肩膀旁邊傳來的蓮的聲調是溫和的；把一塊手絹兒在手指上卷來卷去的蓮偶而把頭揚起來的時候，從圓帽下面露出來的臉甚至於像女學生那樣天真。

新一雖然很不自然地昂着頭，目光也投在很遠的地方，但是他却暗暗覺得蓮在這種時候是最和藹可親，於是那被擾亂了的心神也逐漸恢復安寧了。在遠隔湖水的對岸是小口村，各種各樣的房屋背山面湖，沿着湖岸的曲綫展開着，隱約出現在隨着陽光的移動時而化成藍色和紫色的夕霧里。

“住女宿舍里吧？”

“不是，要搬到三棵松小村的小松……”蓮把圓帽子一搖，不知是為什麼趕緊改了口。“……打算從三棵松小村的親戚家上班……”

新一當然沒有注意到。他的右肩突然感到猛地沖過來的蓮的腦袋（至少他是覺得這樣），接着聽見蓮突如其來的笑聲，這使他大吃一驚。

“我，我可樂壞了。”

蓮這一笑，新一覺得在自己下巴底下好像開放一朵美麗的花。

“……我呀，每天都有公事到鴿子先生（指中谷主任）那里去啦。”

新一雖然沒看見蓮的臉蛋兒，但是他却清楚地知道這時候的蓮的神情。蓮不時地仰揚着凭在新一肩上的圓帽，她那從綫條圓滑的、淡黃色的喉嚨里滾轉出來的、雖是低微但卻柔和而富有彈力的聲音在軟綿綿地撫摩着他的心弦。

“你真是純潔。……我也想加強學習……可是住在那樣的山

溝里实在太寂寞了……真的呢，我打心底里尊敬你……”

新一硬着脖子不做声。他生怕一不小心碰上她的目光，她的情感说不定会用什么方式爆發出來。同时，在这样的时候，新一的眼前突然就会浮现出厂長的臉來。厂長那張“回去吧！”喝叱着的臉！那打碎新一的自尊心的屈辱的回憶！連正視蓮的面孔都觉得难为情的羞慚的回憶。

“我要成一个劳动者。因为我們家也很快地不再是地主了……”

从嘟嘟囔囔着的蓮的嘴里突然吐出这样的話來。

“为什么？”

“呀，新一哥你还不知道嗎？”

蓮說，把头从新一的肩上抬了起來，她的臉上仍然掛着微笑。

“最近不是制定了‘耕地’什么的法令么。我哥哥可急坏啦，他要把地啦山林啦統統賣掉，开个工厂哩。”

可是，新一仍然摸不着头腦。他不但不了解蓮說的是哪个“耕地改革法”，更不了解蓮那好像談論別人的事情似地笑着的态度。

新一盯着对方的臉看，心里感到蓮突然变得和他接近了。

“这，这不是一件不簡單的事情嗎？”

“是啊，不簡單呀。”

蓮眼睛一翻，自嘲地笑了，接着陡地站起來，聳着双肩向前走去。

“可是……”

新一从她背后小声地說。他一面感到蓮突然变得和他接近，同时又觉得她怪可憐。

“可是，这样的事情我也沒有法子的呀！”

蓮机灵地猜到他的心，連头也不回地說，好像要把对方的同情从肩膀上抖下來一样。

新一觉得她这句话也很有道理。可能是这样的。他們和我們这些窮人不同，一定有很多复雜的問題的。他想，又担心起來：將來要是生活上發生急激的变化，这个垂着头走在前面的羸小的身子能够承担得住嗎？

“我說呢……”

新一几乎是不自覺地把一只手放在蓮的肩上。这是新一有生以來头一次嘗試的大胆的行为，他考慮着字眼說下去。

“……我說，新的时代一定会來到的。尽管地給拿走了，这又有什么关系，我們不是会劳动嗎，对吧，大家平等地……”

新一俯望着蓮的面孔，可是蓮的面上却沒有一絲表情。

“……你知道波茨坦公告嗎？”

这么一說，蓮不知道为什么好像損伤了自尊心似地突然打他手下挪开肩膀，加快脚步走到前面去了。

“我不知道！”

新一又摸不着头腦了。他跟在蓮的背后走着，兩人不知在什么时候已經离了湖畔，走進一条有洋式温泉旅館的胡同里來了。他簡直想不透走在前面的蓮究竟心里在想些什么。

“呀！”

蓮順着路旁一堵籬笆走，这时突然往后一退，身子猛然扑到新一的身上來，把他一推推進籬笆椅角兒旁边的一条小徑里。

“厂里的人來了！”

她說，好像要藏起來似地把臉伏到新一的怀里。新一吃了一驚从路口往前一瞧，原來是肩上擱着一升大酒瓶的竹內忠一、脚上打着紅皮綁腿的小松信义等等一羣人乱哄哄地走过眼前的胡同

口。

“給他們瞧見沒有？”

蓮捉住还在發呆的新一的兩臂，仰起泛着紅暈的臉蛋兒說，眸子里掠過一絲不安的神色。接着她好像要看清楚新一似地把目光定在他的臉上，緊緊握住他的兩臂。

“沒关系！瞧見就瞧見吧……”

剎那間，她一對大黑眼珠里閃爍出火焰般的光輝，蹣起腳把兩片嘴唇緊緊貼到新一的嘴唇上去；可是，新一兩手按着對方肩膀，不知是為什麼添加力氣。蓮蹣着的雨靴往後退了兩三步，“唔！”蓮像噎住了似地發出了一聲短叫，馬上伏在新一的怀里啜泣起來。

第 四 章

一九四五年已經沒剩幾天了，十二月中旬的某一個晚上，荒木敏雄坐在上東京的夜車里。

到了甲府站前後，車廂里連轉身的空地都沒有了。那些車廂通路和座位與座位之間的一小塊空地都拥挤得水洩不通，旅客們有的蹲在裝黑貨的行李上打盹，樣子活像一隻鳥；有的躺在上面的行李架上，把一只穿軍用皮靴的腳在空中吊着；有的又跨過座位上的靠背板，好容易才到廁所去。

車窗玻璃都是破破碎碎的，風和煤煙不斷地沖進里面來，嚷叫聲、哭聲和怒喝聲充滿着整個車廂。連電燈也壞了的烏黑的列車好像就要劈成兩半兒似地發出淒慘的軋壓聲，猛烈地往左右顛簸着，在一片黑暗中時而穿過隧道駛過去。

“做什么？”

荒木把他格外細長的身子縮成一团，怪不舒服地挤坐在座位的一个角落上，心里不时地思索着这句话。本来他把曾經讀过的那本列寧的“做什么？”帶在身边，打算利用坐車的时光來重讀一遍；可是現在，他只讀了六七頁就再也讀不下去了。他的身子不断地被人挤着，腦袋也經常被軍用皮靴踢來踢去的；可是“做什么？”这句话却时时縈繞在他的心头。“愚談会”完蛋了，“希望投票”給拒絕了，工人們都是滿腹牢騷；可是在他們之中却醞釀不出主动地站起來斗争的空气。

自己是孤立的！八百个职工好像都和瞎子一样！

寒風从車窗刮進來，荒木豎起大衣領子，閉上眼睛，眼前就浮現那留在家屬宿舍里的妻子、孩子們和老母親的面容，一絲消極的意念忽然掠過他的心上。他想把自己关在一个單獨的天地里，讀自己喜愛的書，生活在誰也不來侵犯的就只有自己一个人的天地！那里有的是孤独、自由、無災無難。只要自己安分守己的过着，將來就会升到部長，至少課長是不成問題的。

可是，荒木把堅強的四方下巴往里一縮，好像吃了苦藥似地动着嘴巴，睜开了一对大眼。他的眼光落在膝上放着的岩波版的“做什么？”上，在翻開來的封面里的白色扉頁里有木头章盖着的“荒木”兩個字，旁边用鋼筆簽着“Fumio Araki”（荒木文雄）。这鋼筆字是已故的哥哥文雄的遺筆。

“做什么？”

荒木現在請了假上东京去。在那八百个职工中稍微睜开眼的只有他一个人……这个自覺感鞭撻着他，要他必須做点什么。

过了猿桥站，窗外便漸漸發白了。

每到一站，旅客的人数就只有增加，從來沒有減少过。那些

搞黑市生意的人們都在背上揹着糧食和其他的物資從車窗爬進來，車廂里到處發生口角和鬧架。在一個車站上，一個揹旅行袋的中年婦女剛把穿着束腳褲的一條腿跨到窗檻上來，就被里面的人猛然一推，摔到站台上去跌了個四腳朝天。

不知道怎樣把每個人的行動組織起來的人們！不能去思考自己為什麼遭受這麼慘酷的命運的人們！

“覺悟！階級覺悟！”

荒木覺得在這擠滿了人的寬敞的車廂里持有這種覺悟的只有自己一個人，同時他也覺得自己從來也沒有現在這麼深刻地体会到這種覺悟的重要性。那死去的哥哥的回憶如今活生生地在他腦子里蘇醒了。——

荒木的哥哥文雄是一個印刷工人，是日本共產黨黨員。在“四·一六”事件^①時被捕，坐了半年監獄，但出獄不到一年又被捕了，這次在未決監里住了一年後被送到千葉監獄去蹲了三年半。出獄後身體完全壞了，最後到東京野方療養院去養病，在那裏躺了一年多以後終於死去。當時哥哥才二十九歲。

荒木的父親曾經在東京的鐵道部門工作，在荒木九歲那年死了。母親帶着兩個男孩靠着一点点養老金和遺族津貼過日子。哥哥為了讓兄弟讀書，主動地當了工人。荒木因此才進了上級學校。他在早稻田大學專科畢業之後立刻進“東電”大井工廠工作。不過，他受哥哥的影響並不太多，僅僅是在哥哥死後偷偷地讀過他的藏書。

在荒木的記憶里，哥哥文雄生前從來沒對他談過有關共產主

^① 一九二九年四月十六日，日本反動政府大捕共產黨員及進步分子等共八百多名，當時黨的領導者市川正一等都遭逮捕，日本共產黨因此一時面臨很大的危機。

义的問題。自从“四·一六”事件被捕以來，哥哥回家的时候也愈來愈少了，偶而見面，哥哥也只不过向他問問学校的功課，或是囑咐他多照顧母親。哥哥是一个非常頑強的人，荒木直到今天仍然清楚地記得陪着母親上千叶監獄去接他出獄的那一天的情景。

哥哥因为每天在獄里从事貼紙球的勞役，后背駝得很厉害，当他手里提着一個小包袱从灰色的牆壁之間出現的时候，荒木覺得哥哥的身子好像縮短了一尺似的。他們一塊兒穿过走廊，來到一間四周都被白牆包圍着的正方形的房間里，把哥哥夾在当中，母子三人站在像神壇那么高大的一張桌子跟前。桌子那边出現一個在西裝背心的胸前閃亮着白金表鍊的、禿头的教誨師，喋喋不休地对哥哥訓誨出獄后“做人”的一番大道理。这个教誨師看起來滿臉虔誠，可是每說完一句話就目光銳利地瞟看哥哥一眼。

母親悄悄拍着兒子的后背，着急地叫他垂下头。教誨師嘴邊透出一絲微笑，臉上掛着“看你母親这股操心，說到這兒为止吧”的神色，最后說了一句什么話。这时，每当遇到气憤的事情或感到不滿时总要下巴往里一縮、好像自語似地动着嘴巴的哥哥突然把头一扭，眼睛瞟着牆壁，虽是小声却清楚地罵了他：

“少說廢話！已經給你們干滿期啦，还有什么可講的！”——

荒木虽然自己沒注意到，但他那活像自語似地动着嘴巴的習慣却和死去的哥哥一模一樣。現在，他又动了一下嘴巴后，把那本“做什么？”揣進衣服口袋里，为了去解决一直忍着的小便，便爬过座位上的靠背板，又伸出長腿跨过人家的腦袋，走進隔壁的車廂里去。这时他的脚碰上一个被挤到座位的一端、伸在扶手外面一楞一楞晃动着的花白腦袋，只見那个腦袋陡地往上一揚，接着荒木聽見“呀呀”的驚叫声。

“你不是荒木君嗎？”

荒木一看，原來那個花白頭是烏澤文也。文也樂得把那好久沒刮過的斑白鬍子一下一下抖擻着，眼角旁邊現出好几道皺紋。乍一笑，他的面孔就和大黑神一樣。

“真巧！真巧！嘿，你也要上東京嗎？”文也說。“我呀。我是為了農民組合的事情要到芝區的協調會館去一趟，嗯嗯。”

烏澤文也照例拉開嗓門，人家還沒問他就自動說出自己的去向。

“川添村從前參加‘全國農民組合’的伙伴們漸漸地又聚在一起了。他們大家伙兒核計核計，結果要我上東京去瞧瞧全國農民組合籌備會的情況。”

文也高興得滿臉都是笑容，不住地挪動着身子，蘑菇半天才從屁股下面掏出一個軍用水壺，又從懷里拿出一只洋鐵皮杯子，把水壺里的濁酒倒滿一杯，伸給荒木。

“來一杯吧，這就是咱的老伴兒哩。”

烏澤老頭兒一面用下唇舐舐上唇，一面把脖子一伸說：

“那麼，你到東京什麼地方去的？”

農民就是這樣的，他們總喜歡把自己的事情說給別人聽，同時又愛打聽別人的事。

“我么？我到總公司有點事。”

荒木含糊地回答。說實話，他連自己也不太明白這次上東京的真正目的。

“嗨，嗨，是出差嗎？”

對方壓根兒沒懷疑荒木的回答，他這一次嗓門拉得更大了，好像要壓過火車的隆隆聲似的。

“對，對，我來介紹介紹吧。你瞧，這位是岡谷市的律師先生……”

文也伸手拍拍坐在自己脚下的一个穿西装的男子的肩膀。这个男子在座位与座位之间的一块空地上铺一张报纸坐着，两手环抱着弯起来的两条腿。他抬头望望荒木，脸上泛起一片红晕，有点不好意思地笑了一笑。等他把头上的鸭舌帽一脱，原来脑门上的头髮快没有了，怕有四十来岁吧。

“……是法学士大林千太郎君。这位是川添工厂的荒木主任，荒木，荒木？——呀，忘记你的大名啦。”

“荒木敏雄。”

那个绅士一听，突然开了口：

“你们的那个悬谈会，以后怎么样了？”

呀，他怎么知道的？荒木暗里吃了一惊，马上回答不出来。文也又拍拍那个人的肩膀，一面用舌头舐舐下唇，不住地晃动着脸说：

“这位先生嘛，这位先生嘛，荒木君，别瞧他样子像个美少年，学生时代干得可轰轰烈烈的呢，嗯嗯……”

大林律师难为情地用手按着脑袋。文也又把手一伸伸到那个坐在窗边、用手托下巴阖着眼的、身穿皮领大衣的绅士跟前，拍拍他的大腿。

“金太郎君！金太郎君！”

那个脸色苍白、喉头突出的消瘦的绅士懒洋洋地睁开眼来，光用目光对荒木打个招呼，当文也给荒木介绍说“这位就是那个最近在你们工厂办公室工作的鸟泽莲君的哥哥”的时候，他已经把脑袋往后一扬，又阖上眼睛了。

“不过，说实话，这位嘛，嘿，是为了发财跑东京的呢。咱们这批人可说是‘吴越同舟’喽。”

已经有点醉意的鸟泽老人兴高彩烈地唠叨着。鸟泽金太郎闭

着眼睛苦笑了一下。一会儿，车厢里乱闹闹起来，列车也开始徐行着。

“怕是到了浅川吧。”

大林律师说着，站了起来。荒木也赶紧回到自己的座位上。车里闹乱得非常厉害。等到窗外已经瞧见被冰霜封冻了的砾石地，又出现浅川站的木栏时，就听见车窗玻璃被打破的响声和“一齐干！”的喝吆声，一羣警官从车门争先恐后地闯了进来。

“大家都出来！排队出来！”

一羣手持棍子的警官边嚷边把湧向车门的旅客们统统往里赶回去，叫他们排成一行。有个旅客背着黑货从车窗跳到和站台相反的铁路线上，但在摔倒的当儿被警官捉住了。从车厢里一直到站台上到处乱散着被践踏的包袱和手提包，在警官们穿着洋派的半长统皮靴的脚边满洒着白色的黑市大米。

荒木排队站着等待检查。乌泽文也和大林律师已经不知道被冲散到什么地方去了。小孩的哭声、女人的哀诉声、男子的骂声和警官的喝吆声混成一片……。

“……高举……吧，红色的旗……”^①

突然间，不知从什么地方乘风传来高昂的歌声。荒木一直张望到站台后面的木栏那里，但映在他眼帘的却只有满地的冰霜。

“对，那首歌我是曾经听过的……”

“老翁，求求您，给我留下这一份……”

一个穿条满是补钉的束脚裤、乱散着头发的女人和手里的包袱一起被警官从车里拖到站台上来。女人连哭带叫，“哎哟”一声跌坐在站台上。

^① 这是日本革命歌“红旗之歌”中的一节。

“……五个孩子……哎，老爺，他們整天連一口飯都沒吃到，眼巴巴地等着我回去呢，求，求求您，留下这……”

哭叫声突然間斷了，那个上身披着細条花样半褂套的女人好像咬住警官的手，但是她却立刻从包袱放开手，仰倒在站台上。

“……怎么办哪，啊啊，怎么办哪……”

“……高举吧，紅色的旗……”

当那嘹亮的歌声再次乘風傳來的時候，荒木發見了：原來歌声是从隔着几条鉄路綫的另一个站台上傳來的。在那里，看來是等着电車的五六个青年並肩站在天桥下面，里面还有穿紅毛衣的年輕姑娘。一个穿兵士服的小伙子手握系着小紅旗的竹竿，像打拍子似地时时把它碰在地面。年輕的一羣人有的穿工作服，有的脚上穿軍用皮靴，大家漲紅着臉，吐出白色的呼气唱着歌。

紅旗！荒木有生以來头一次看見这么大胆地飄揚着的紅旗。这些小伙子們究竟要到哪里去呢？人虽少，却是有組織的！在共同的目的下團結起來向前邁進的明朗的臉孔和歌声！

“喂，拿出來！”

有人猛推呆站着的荒木的肩膀。荒木吓了一跳，趕緊拿下肩上的旅行袋，把它打开來。結果那些警官只給他留下几个飯团，其他兩三升大米和一星点醬都沒收了。

“走！第二个！”

战后头一次來到东京的荒木給吓了一大跳……

荒木揹起空空的旅行袋，換搭电車來到品川站，在这里又換上往櫻木街的电車。从車窗看到的东京竟是一片焦土。京濱沿綫^①一帶的大工厂如今十之八九都成了廢墟，只剩下七倒八歪的

^① 是敷設在东京与橫濱之間的一條鉄路綫，沿綫是日本有名的工厂区——“京濱地帶”。

鉄架子。在瓦礫和銹鉄的堆山里偶而立着的煙囪活像墳地上的墓碑。

廢墟，飢餓！什么人再把它們建設起來，賦予新的生命呢？

“我要見第一玻璃間的千叶君。”

总公司工厂沿着鉄路綫有寬敞的厂区，在川崎站里有工厂專用的剪票口。

“你是什么人？”

当他來到警衛室門口的时候，突然从里面跑出兩三个人來，把他团团地包圍住了。他們搜查荒木的身上，把那佩在胸前的“东电”公司各厂統一的社員章翻來翻去地看了半天，接着其中的一个人用迟疑的口吻說：

“我看，讓他進去得啦。”

荒木还是头一遭受到这样的待遇。他穿过通用門走進廣場，彷彿整个厂区都有着一種異常的气氛，他向四周張望着，可是仍然摸不到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工厂沒有开工！荒木望着排立在廣場尽头兒的一羣厂房——中了直击彈、被薰得烏黑、开着很大的缺口的洋灰牆，給燃燒彈燒得只剩下殘破崩塌的牆壁的房屋等等，本能地感到这一点。

走進中間的通用門（大工厂大半都有兩層通用門）一看，那些真空管間、受信机間和其他的車間都靜悄悄的沒有声响。三五個像是課長和主任級的人，胳膊上戴着黑色套袖，好像沒有了着落似地叉着手臂，聚在那里小声嘀咕着。

拥有五千个职工的这个总公司工厂，正因为它是个总公司工厂，在分公司工厂工作的荒木也完全知道里面的情况。荒木走進四下都被洋灰牆圍住的、像个黑洞似的第一玻璃間的門，順着樓梯爬上去。他的嗓子立刻被帶着刺激性的气味所刺噙了。樓梯尽

头兒是一个寬敞的車間，中間裝着一座高大的自动灯泡制作机。

“千叶……君！”

只听见从高高的玻璃天花板上傳來“……君！”的回声，車間里一个人影也沒有。荒木的朋友在这里担任代理課長的职务，可是現在，在那嵌着玻璃門的車間事务室里只看見兩三張空桌子。荒木轉身往回走，來到楼梯口面前。他偶然回头往里一看，不禁一怔，僵住了：工厂里沒有工人！

——从正面映在他眼帘的是那座熔煉玻璃的巨大的紅磚竪爐，爐口里熊熊地熾着深紅的火焰，兩公尺寬的火舌时而伸到外面來。佔有日本全國灯泡產量的几分之一的那个自动灯泡制作机，在爐口里不分晝夜地熾燃着火焰，几十年來一直沒有熄滅过。制作机的机体上長着三只备有起重机式的胳膊的手，它們个个都把垂吊在高高的天花板下的几十根壓縮空气用膠皮管活像靜脈似地纏在胳膊上，張开巨大的手指，从正面和左右兩面輪流插進紅磚竪爐里面去。如果工人在旁边操作着的話，那些巨大的手每一只都从爐里提出几十个起初是通紅接着急剧地冷却成透明發亮的玻璃灯泡來；可是現在，它們都在不高兴地呻吟着，反复不停地每隔几十秒鐘把空空的手插進爐里、又从爐里拿出空空的手來，做着把手里的东西傾倒在运输皮帶上的动作。

連那时而穿進洋灰地里时而露到地面來的几条运输皮帶——中間有各种自动設備、一路上对那些从爐里取出來的灯泡裝好鎢絲、抽出空气、鑲上螺絲銅罩、盖上“松田”商标、最后还每几十个一組地裝進紙箱里的运输皮帶——如今也只發出“噠噠……噠，噠，噠”的响声空轉着。它們在嗆人、昏暗、寒冷、四周全被洋灰牆所包圍着的寬大的空間里，反复着的徒然的运动……。

沒有工人的工厂！荒木覺得血管中的血液突然变凉了。他長

年在工厂里工作，瞧見这么可怕的情景还是头一遭，荒木吓得赶忙跑下楼梯冲到外面去。

当他回到工厂通路上來再次張望四周的时候，忽然听見不知从哪里微微傳來的、被擴音机擴大了的人声。接着，掠过通路的一陣过堂風把几千个人的鼓掌声清楚地送到他的耳边來。荒木拔开兩脚穿过通路跑去。

跑出通路的后門一看，厂房背后是一片寬大的空地，被炸毀了的倉庫、倒下來的圍牆、盖着冰霜的运动場，一下子都映進他的視綫里來。一大羣人好像被呼嘯着的寒風吹聚在一个地方，正密層層地集合在空地的一个角落上，在那密佈烏云的低垂的天空下互相追求一个焦点，黑黝黝地动盪着。

荒木在这密集着的人羣周圍繞了一趟。隔着人羣他看見上面寫着“堀河街工会成立大会”等字样的一幅橫布条和站在台上張着嘴巴說話的男子。那說話的人身穿工作服，看那样子好像是个職員，可是通过擴音机傳出的話声却被烈風吹散听不見。

“德田球一！德田……”

人羣突然像波浪一样地动盪起來，大家拚命往前挤，荒木也不知在什么时候被卷進里面去了。

“什么？共產党？”

“是德球^①呀！德球來了！”

这时，那曝在寒風下的、除了一个麥克風以外什么也沒有的空坦坦的講台上，突然出現一个秃光頂門、身材魁偉的男子來。

“伙伴們！”

当从台上傳出好像为了加强語气而語尾給撕断了似的話声的

① 这是日本人民对德田球一同志的爱称。

时候，大家虽然停止了鼓掌，但是他們的动搖却久久沒有平息下去。这些互相拥挤着向講台湧上去的人們，好像个个都要爭着那过了十八年鉄窗生活、最近才恢复自由的人物。

“塊头兒多大！”

“嘘！嘘！”

“嗨！那就是共产党嗎？”

在演講剛开始的时候，站在荒木四周的人都交头接耳地談論着这一类的話，好像傳說中的不可思議的人物如今又复活了，忽然在大众面前出現了似的。对日本的工人們來說，他是一个長久被恐怖的宣傳所包圍着、但在他們心里仍然相信和自己有血肉关系的人物。

“嘘，別說話！”

“不要吵！”

大家都以各自不同的印象來滿足自己的好奇心以后，为了使自己理解那些通过擴音机傳出的沙啞的話声的內容，一面望望那灰色毛衣上穿了黑色洋服的、鷹眼紅臉的男子，一面在寒風里沉默下去了。他們有的把目光定在自己穿着木屐的脚尖，有的把兩手放在耳边，其中也有些姑娘們把腦袋凭在同伴的肩上，凝神望着地面。

演說人的嗓子已經啞了，声音像撕裂开來似的，虽然时时被風吹散，但却能听得清清楚楚。他在講着战争和战争的意义；日本工人應該怎样理解波茨坦公告的內容和民主主义的意义而去实行民主主义革命；工会和組織工会的意义……等等。

荒木定睛望着演說人的臉——每当傳出好像撕裂开來似的話声的时候，那厚厚的嘴唇就点上紅，激动地往上翘了起來。这个人就是牺牲了的哥哥的同志呀！他的話說到某一个地方來时，荒

木心里一怔，不由得把身往前一挤，几乎把下颚放在前面一个男子的肩上。

“……不消說，波茨坦公告是把鼓励人民組織工会、農民組合以及其他各种代表民主的机构的事交给日本政府，作为必须尽的义务的。可是，伙伴们！”

演说人正說的是这一段。

“……我們要組織工会沒有斗争是办不到的。为什么呢？这个问题伙伴们比我清楚得多！日本的资本家政府不喜欢工会。他们喜欢的只是那些从上边派下来的御用工会，工人自己組織起来的工会他们是不喜欢的。因为工会是一种工人进行经济斗争的工具，同时也是进行阶级斗争的工具！……”

当那有特征的短短的語尾被風吹散、台下响起雷般的鼓掌声的时候，荒木却咬紧嘴唇，把头垂了下去：“……沒有斗争……沒有斗争是办不到的……”

荒木活像一根棍子似地呆站着。——

演说完了，德田球一也看不见了，四周的人羣散开来穿过寬大的空地向各自的車間走去；可是，荒木仍然一动不动地站在原处望着地面：“我是不是在等待着川添工厂的工人们自然而然地站起来？不，不只是这样，我是不是还暗暗不滿意他们沒有自然而然地站起来？”

“呀，荒木先生！”

一个小伙子从四散的人羣里挤出来，几乎和荒木撞个满怀，突然叫了一声。小伙子长得又高又瘦，穿着一件藍色的破毛衣。

“您多嚙上东京来的？”

荒木一时想不起这个人是谁，他一面打量着这个兩手插在褲袋里昂着头的、下巴附近还留着稚气的青年的臉，一面动动脖子

点了点头。但点完头他馬上想起來了：他是大井工厂时代曾經在自己的車間里做見習車工的少年哩。可是，他叫什么名字呢？

“您聽見德田球一的演說了嗎？”

“嗯。”

“是我們支部的人把他請來的呢。”

小伙子在凸額下面閃亮着一对眼睛，誇耀地說。

“支部？”

荒木吃了一驚。他知道“支部”的意义。那么这个还是小孩似的青年竟是共產黨員了嗎？他把支部這兩個字竟这么公开地、好像理所当然似地說出來。

“是啊，工会也是我們好容易才搞到今天这个样子。起初，办公室系統和厂方联合起來，想搞出一个御用工会。”

小伙子把时时吊下來的毛衣的破袖口往上卷，一面把似乎是剛留不久的头髮往上撩，急急地对荒木說明組織工会的一段經過：原來，在他們的工厂里，一羣被叫做“落合派”的办公室系統的人和厂方互相勾結起來，要成立一个“御用工会”，於是不到十个人的黨員領導全体工人進行斗争，把增加工資做为斗争目标，要求厂方召开了一个車間代表會議，結果終於爭取到今天召开这个由工人自己組織的工会的成立大会。

“你們搞得真不錯呀。”

“嗯。”

小伙子喜气洋洋地点着头，荒木望着他翹下巴的、毫不發慌的臉，才想了起來：这孩子从前曾經患过肺門淋巴腺炎，請假在家里养病，自己还到他住在目黑的家去看过他。

“你的身体已經好些了嗎？”

“是，完全好了。”

小伙子有点不好意思地把头低下去，但立刻又抬起来说：

“对啦，我现在还要去旁听执委会，我们再见吧。”

他陡地鞠了一躬，留下荒木往前走，可是没走几步又回过头来说：

“那些老伯伯们，不监视着是不行的。他们的觉悟实在太低了。”

荒木呆呆地望着小伙子的后影，看他木屐的后跟上飞溅着融霜的烂泥，朝着工厂跑去。

“……他们的觉悟实在太低了……”

荒木始终没想起这像个小孩似的青年究竟叫什么名字，可是现在，这个问题对于他已经不是什么重要的问题了；现在重要的是：“他们的觉悟实在太低了！”

几小时以后，荒木在国营电车的代代木站下了车，背着旅行袋的肩上盖满了白色的尘土，他站在车站前的铁桥下面打开一张好像是在什么地方求人画的小地图瞧了一瞧，然后穿过道口向前走。

荒木好像有什么事似地急急地迈着步子。刚才他在神田区一带的街上挨门找书店，这家十本那家十五本地购买了没有封皮也没有装饰的学习文献：“雇佣劳动和资本”、“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和“论列宁主义基础”，现在又为了购买“如何组织工会”那本文献，老远来到这里，寻找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发行部。已经不需要见什么人了。他想：现在最需要的是赶快回去“组织思想意识”。

荒木打眼角里瞟看一下上面写着“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还是新的牌子，在像个电影院似的老旧的房子门前来回踱了两三趟，然后才走进大门，到传达室的门口。

“勞駕，我要購買三十份。”

傳達室的門口非常拥挤，穿兵士服和破大衣的像工人的男子、穿制服的像个铁道部門工作的男子、头上歪戴一頂法國便帽的像演員的男子，不断地進進出出。再往里一瞅，里面是昏暗的土間，有許多人影在晃动着。

“呀，又碰見啦！”

这时，从里面快步走來的一个男子突然拍拍正扣緊着旅行袋帶子的荒木的肩膀說。

“來買學習文献的嗎？”

荒木抬头一看，原來是在列車里認識的那个大林律師，他把手举到鴨舌帽沿边去，臉上照例掛着那含羞的微笑。他的态度很自在，看样子好像对这所房子很熟悉似的。

“哦，你就是荒木敏雄君？我，我……”

当大林律師把荒木的姓名介紹給和他同來的兩個男子的時候，其中的一個男子突然握住吃驚地張着大眼的荒木的手，几乎叫出來似地說。

“……我是小林勝。我过去和你哥哥在一起……”

这个人大約是沒有大衣，在黑色立領制服的里面臃腫地穿着很多衣服，沒有光彩的臉上稀疎地長着鬍鬚，很难使人猜出他的歲數來。他时时癱攣着腮幫，透过眼鏡感动地閃亮着一对眼睛說：

“我們找个地方談談？”

荒木簡直不知道要怎样做才好。大林律師打个头兒，大家跟着走出大門，从原宿警察署前面的大圓轉盤拐个弯，來到樹蔭下放著公共長櫈的一条公孙樹巷子里。一个身穿一套兵士服的、三十來歲的工人模样的男子始終一声不响地跟在他們背后走着。当其他的三个人都在長櫈上坐下來的時候，他仍然默默地一个人站

在旁邊。这个人刚才大林律師給他介紹是：“東洋紙漿廠的大口君”，可是心慌意亂的荒木竟沒想起東洋紙漿廠就是那個諷訪湖畔的大工廠。

“他們那兒首先是要增加工資。”

大林律師和小林輪流打聽川添工廠的情況以後，一面指那個站在旁邊的、穿兵士服的男子，一面笑着說。

“明天，看看公司方面的回答如何，他們就要開始罷工了。”

原來，小林現在領導着東洋紙漿廠的工人運動，這回和工人代表大口他們上東京總公司辦交涉來的。小林本來很想對這個已故的戰友的兄弟荒木談起關於他哥哥生前的各種回憶；可是目前緊張的鬥爭生活却使他不得不用開門見山的方式來談起現實問題。

“下諷訪的府中製作廠也把增加工資做為鬥爭目標，已經開始活動起來了。在進行這樣的鬥爭過程中逐漸把工會組織起來，是很自然的。”

好像眼前的光景已經逐漸定了下來，荒木從公孫樹的樹干之間凝神望着對面那化成一片焦土的、從兵營的廢墟里升着一縷炊煙的谷澗底。在他只想着自己的川添工廠的這些日子裡，原來那些湖畔的煙囪羣下已經到處都燃燒起火焰來了。

來到東京後，荒木的眼界意想不到地擴大了。想起來，跟現在站在身旁高聲談笑着的大林律師，兩人在夜車里初次見面只不過是十幾小時以前的事情；可是他却覺得他們好像已經認識了一年了。

“蘋果真可愛，可愛的蘋果……”①

① 這是“蘋果之歌”中的一節。據說這首歌表現投降後日本人之虛無感，因而曾經流行一時。

古川二郎在鋪蓆上仰躺着，用脚“吧蹬、吧蹬”地踢着牆壁，一面自暴自棄地唱。他的嗓門好像少了一絃綫似的，每当唱到重要變調兒的地方，就變成蚊子哼哼似的聲音。他不时翻着上眼皮看池部新一眼，又“吧蹬、吧蹬”地踢着牆壁唱。

“……把嘴湊近那可愛的紅蘋果……”

新一背着他坐在另一面牆壁旁的桌子跟前，把手指塞進耳朵里，同樣固執地埋頭讀着“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

二郎剛才跑到上諏訪站的背巷去喝了杯濁酒回來。身上穿的還是他那唯一的兵士服，敞開上衣的衣襟，幾乎肚臍都從破襯衫的下襠露了出來。他唱累了，就停下來死死盯着天花板望。有時候，他那一對褐色的眸子好像定結在一個地方，呼吸聲也好像屏住了似地一聲不響，接着，兩道眉毛漸漸往下垂，張開下唇，一顆熱淚奪眶而出，順着腮幫滴到枕着腦袋的手腕上。

寢室的玻璃門給風刮得吱吱地響。工廠放了年假，今天是正月初四。烏雲低低地垂掛在天空上，從八岳山山頂刮下來的寒風每天掠過冰凍了的諏訪湖湖面。

池部這家伙今年為什麼不利用這一星期的假期，回到東京去探望他的雙親呢？這個原因二郎是很清楚的，而且正因為他很清楚，所以更想對這個朋友撒撒嬌。“這家伙從小就是這樣，愛搞詩啦、小說啦什麼的，搞起來又沒個完，根本不理別人。真討厭！這家伙是不能體諒我現在的心情的呀……”二郎想。“這都是他沒去打過仗的原故哩。”

二郎的結論歸根結蒂總要回到這一點上來。池部因為曾經患過肺炎加答兒，所以雖然他和二郎一樣被征入伍，但在三個月的訓練期間里又中途被退回工廠來了。二郎每當自己的結論達到這一點上時，就覺得好像變成了天涯的孤兒，身子被風刮着不知刮

到哪里，也不知要做出什么事情来，自己都感到害怕。因此，他为了抵抗这种感觉，眼睛猛地睁开来，又吧蹬、吧蹬地踢着牆壁。

“……把嘴凑近红苹果，默默地望着蓝色的天……”

新一几乎把脸伏到桌面上去，用手指使劲塞着耳朵。这一星期以来他的头脑里发生了暴风雨般的革命，自己活了这么大了，今天才知道在这人世間竟存在这样的事情。

“……的时候，在英国也经过一次较为安静的然而一样巨大的变革……”

“吧蹬、吧蹬……”

文献的内容非常难懂；可是懂得的部分使他十分惊愕。新一有生以来头一次遇见好像一台自动车床那么精巧、坚牢、连一颗钉也不能随便掉换似的文章，同时他又觉得一个谁也没法反驳的巨大无比的真理，好像摸不到底似的深奥而伟大的真理，光芒万丈地逐渐从地面抬起头来了。

“……蒸汽和制造工具的新机械，把 Manufacture（手工业）转变为近代的大工业……”

“Manufacture？什么叫Manufacture呀？”

“虽然苹果不说话……”

新一终于忍不住大声喊起来：

“妈的，真讨厌！”

“……默默地望着蓝色的天……”

二郎却仍然没有停止他那荒唐走板的歌。

“喂！”

新一走到没有火气的陶瓷火盆旁边，靠着肩膀坐下来。

“光是喝酒这怎么行呢！”

二郎臉上透着嘲笑，把牆壁踢得更有勁兒。

在情緒激昂的新一看來，这个伙伴太渺小，太可憐，太愚笨，有时忍不住对他生起气來。好像他那副样子就是昨天自己的样兒。这么一想，新一更冒火了。他想：就是因为身为工人的我們都是这个样子，所以直到現在仍然把那么偉大的真理埋沒在地中，讓社会上充滿着虛伪和悲剧。

“你也應該看点兒書吧，啊？”

新一眼睛冲着牆壁那边瞟了一眼說。在那里，旧報紙啦、丁字帶啦、飯盒啦什么的乱七八糟地丢在堆疊起來的出租被褥上，荒木从东京買來的“僱傭劳动和資本”、“社会主义从空想……”等文献都原封不动地放在上面。

“我想咱們再也不能这么糊里糊塗地过日子啦。資本主义那玩藝兒多可怕呀！光喝酒是沒有用处的。”

把臉朝着牆壁的二郎这时陡地停住脚，不再踢牆壁了。

“我从前做夢也沒想到社会的構造竟是这样的。所以呀，我們虽然給送到前綫去充当防避砲彈的活掩体，或是燒毀自己的住处，却仍然糊里糊塗的，不知道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兒。”

“胡說八道！”

二郎猛地坐了起來。他的臉好像受到很大的侮辱似地漲得通紅。

“你根本沒去打過仗，怎么知道战争是怎么回事，滿口胡說八道！战争是非常偉大的，資本主义怎么样！哼，你別裝學者……”

二郎一面罵，一面也感到自己的話說得乱七八糟。他在戰場上體驗过了的各种各样的遭遇，應該怎样去加以判断呢？直到現在仍然是一件也沒有弄懂。他懂得的只是自己身上心上滿是一个

人再也忍受不了的伤痕和痛苦，從來沒有得到任何人的安慰。而且这些痛苦又是为了誰忍受着的呢？根据他的想法，有时是为了天皇陛下，有时又是为了自己的家鄉，有时又是为了近親朋友。总之，是不断地变化着的；可是，要是再追究下去，能佔住的理由却沒有一个。現在二郎的心已完全失去平衡，逐漸地再也不能忍耐下去了。

当他独自一个人的时候，当他不得不从正面凝視自己的心的时候，連那“为了什么”的对象也失去了，自己活像断了綫的風箏似地沒有了着落，自己也覺得害怕起來。

“少放屁！花自己的錢喝自己的酒，用不到你來干涉！”

二郎說，瞟看一下那叉着手臂、搭拉着臉的新一，接着猛地一站，粗暴地拿下掛在房柱上的軍用大衣，脚步滔滔地冲出房間。

二郎把盛滿玻璃杯里的濁酒一口气呷了兩杯，接連打了個寒噤。这家小吃店只有六尺見方寬，在泥地上安放着一個燒蜂窩煤的火盆，桌子統共只有兩張，另一張桌面已經翹起來的桌子一直空空地沒一個客人光顧。

上諏訪站的站前大街是市中心繁華街的一部分，車站背後的小巷里，和溫泉旅館等一起排列着許許多多酒店式的小吃店。二郎現在喝着酒的这家沒有女人、陳設簡陋、價錢便宜的小吃店也是其中的一個，被夾在大大小小的鋪子之間，好容易才佔着六尺寬的鋪面。

“再來一杯！”

從紙拉門里面出現一個手里抱着一升酒瓶的老頭兒，走下台階一聲不響地把酒斟進有托盤的玻璃杯里，斟完酒又一聲不響地

爬上台階，关上紙拉門。

二郎已經不再唱“蘋果之歌”了，他時時拿起酒杯，目光向那嵌在紙拉門的一塊小玻璃一晃兒一晃兒地窺伺里面。透着小玻璃塊，他看見昏暗的房間的一角落里，現出了伏在火爐被子上面的老太太的斑白頭。看來老太太不太舒服，她好像勉強支着身子似地把穿着黑棉襖的背脊朝那邊歪坐着。這老太太的後姿不知道為什麼二郎越看越像自己的母親。

二郎忽地從那里移開視線瞧瞧天花板的一角，手肘支在桌上托着腮幫。他喝酒的習慣是呆在前綫的時候學會的，就這樣接連往肚里灌進酒，只要喝醉就滿足了。

在那雨漬斑斑的天花板上時時浮現母親的臉。“B 29”轟炸機是怎樣地轟炸東京的下町地區的？母親在火焰里是怎樣地來回逃生的？二郎的母親是寡婦再嫁，四十多歲才養了他，所以那時候已經腰也彎了。當被火焰包圍着要倒下去的時候，母親究竟喊了些什么話呢？！

二郎活像聽見炸彈的爆炸聲，跟着腦海里浮現出戰場來了。

眩眼的陽光直射着海岸沙灘的礫石上。忽地睜開眼來一瞧，在自己的臉頰旁邊橫躺着一只還在顫動着手指的手腕；二郎至今仍然記得當輸送船中了魚雷的時候，自己站在甲板上怀着奇怪的心情瞧着那顆魚雷在波浪間留下一條白色的痕跡，並不怎麼着急地朝自己的船游過來；而當他恢復知覺的時候，才發見自己的身子已經飄流在離甲板很遠很遠的、浮動着木片和機油的海洋上。

紅、黃、黑的色彩、响声、氣味兒——既不能分析也得不到回答的種種遭遇，這些數不盡的回憶又在二郎的腦子里打着渦漩，使他發生一種錯覺：彷彿自己還呆在戰場上。

“姑娘，高麗姑娘！”

在他腦筋里沒有次序也沒有系統地掠过一个場面。——地上到处亂丟着椰子的殼片，那是一間充滿着難聞的餿味兒的昏暗的泥屋。从外面透進來的強烈的太陽光綫給等待自己的順次的兵士們擾亂着，傳來他們亂哄哄的罵笑聲。眼下是一張小臉，梳着高麗式樣的頭給擠到板牆跟前去、好像為了難堪的屈辱而呻吟着的臉——。二郎失去童真的回憶在他心上留下几乎連頭頂也為此而凍結似的陰慘的傷痕；可是，當過了一定的限界的時侯，那傷痕反而使他更加狂暴起來……。

“算賬！”

二郎冲着紙拉門嚷了一聲，一口氣呷光剩在杯里的酒。他从軍用大衣的口袋里抓出鈔票，一丟丟在桌上，就踉踉蹌蹌地沖了出去，几乎把身子撞到玻璃門上。

“……胡說八道，他媽的！”

二郎罵着，呸地吐了一口口水。

“資本主義怎麼樣啦！”

二郎蹣跚地邁着步，嘴里不停地亂罵着。他心里的什么地方还在和池部吵着。說實在的，二郎縱然醉得怎樣厉害也不能举手打池部的。為什麼不能打，自己也不知道，好像覺得池部是一個具有高尚品質的人，打他等於打自己的臉。

“共產黨又怎麼啦！共產……”

二郎感到好像有人在拉自己的衣服，身子顛躓了一下，他聞到一股香粉的气味兒。

“喂，喂，阿哥……”

“放屁！”

二郎在昏暗里猛然推开兩三個女人，歪歪倒倒地朝着有燈光的地方走去。一路上他有兩次把腳掉進明溝里，又踢倒放在路旁

的一塊小吃店的招牌。他忽左忽右，东碰西撞地走着；可是，自己倒認為走得非常快。

这么着急地走着，倒底上哪去呢？不消說，这是連他自己也不知道的。他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么着急地往前走。不过，总而言之，他却需要很快地到什么地方去。

風在耳边颯颯地响着。已經來到寬大的一條馬路上了。他聽見汽笛声。对，那是火車！二郎在腦子里想，但馬上感到一陣噁心。行人撞在他的身子走过；汽車像要扑上來似地朝他駛來，到了眼前又忽地消失了；灯光一明一暗地閃亮着；寒風从背后催着他走……。

“胡說八道！他媽的……”

一輛吉普車飛也似地从車站廣場那邊駛來了。自从对新一宣告說“花自己的錢喝自己的酒……”的那時候起，二郎便不得不覓找他独自行走的路徑。所以他是这么着急地趕着路。当有个物体穿过明暗交織的馬路迅速地冲進他的視綫里來的时候，他覺得自己必須捉住它，因而得赶快地走上去。

“吱，吱，吱……”吉普猛地煞了車，接着傳出外國話，但馬上又开过去了，留下來的只有一股汽油的气味兒。二郎被过路的人叱罵着，拖到路旁黑暗的一角落去，一楞一楞地晃着腦袋。

“喂，阿哥，你干么喝成这样兒！”

突然傳來女人的話声。二郎又感到噁心，把手按在地上吐了一陣，就地躺了下來。腦子在“唸！”地鳴响，身子好像从地上浮起來似的。大地冷冷的，头上是晦暗的星天。孤独！彷彿身子漸漸往地底下沉！

“娘！”二郎喊着。

从昏暗的头上又傳出剛才那个女人的声音：

“喂，定定神吧！”

接着，黑暗中出現一張厚厚地塗着脂粉的白臉，女人蹲下身用手撫摩二郎的軍用大衣。二郎伸出胳膊摟住女人的脖子。

“你这个人多沉哪！”

二郎捉住臉上塗着脂粉的女人的肩膀，被她拖進一條小胡同里去，他一面用滿是泥污的手掌一擦，揩揩被淚水和吐出來的髒物弄濕了的臉。

自己的四周好像不斷地在搖晃着。“吱，吱，吱……吱吱！”那不是吉普車急轉彎的声响嗎？二郎不禁一怔睜開眼來。低矮的天花板几乎碰到鼻尖；四周沒有一個窗戶；不知從哪里射進來一條條的光綫，粉塵在光綫中忽高忽低地飛舞着；從樓下傳來鋸木的馬達的响声……二郎才明白他是躺在鋸木廠樓上的一間小閣樓里。

他把眼珠滴溜地一轉，瞧瞧四周，但一見之下馬上慌忙又合上了。自己的頭邊坐着一個女人！女人背上揹着一個嬰孩，對着炭爐子在搞些什麼事兒。看她那樣兒怕有四十來歲吧，一對高高的顴骨，缺了門牙的嘴巴活像是個黑黑的洞口！她不就是昨天晚上臉上塗着脂粉的那個女人嗎？

現在，這個女人的臉上已經沒有了脂粉。可是，那背上的嬰孩是從哪來的呢？二郎的腦子里零零碎碎地浮現出昨天晚上的情景：記得自己還動手動腳地鬧了一陣子。好像被封上嘴，還咬了對方的手指。一個手指頭？一個？那是什麼意思呀？對，這女人從我身上搜出四五張十圓鈔票來。……對，一個手指頭是一百元！好像跟她約過？

“睡醒了嗎，阿哥？”

从他头上傳出帶本地口音的声音。那女人早知道他醒过来了。二郎起了身，穿上褲子，披上軍用大衣。头腦的一半还是麻木的。

“別瞧你瘦成这个样兒，力气倒不小哩。”

一只冻得滿是裂口的粗大的手陡地伸到二郎的膝前來，在草蓆上攔了一只盛白开水的茶杯。二郎不敢抬头，只从眼角里張望这沒有一件家俱的、只鋪着薄草蓆的小閣樓。

“那么，咱跟你一起去吧。”

女人把一只藍色水壶放在炭爐子上，仍然坐着把背上的嬰孩往上措了一措說。这是怎么一回事兒？二郎莫名其妙，翻着上眼皮瞥了她一眼。只見对方那嵌在高顛骨上面的一对小眼睛銳利地一亮，女人开口罵了起來：

“別裝蒜！咱不是为了好玩才搞着这种生意的呀！”

於是，女人走在前头，兩個人順着活动樓梯走下去。一看，外面是山崖下的小胡同，在这个当兒二郎突然想起來了：“不錯，得要把够‘一个手指头’的錢補給这个女人的呀！”

走在半路，女人已經落在他的后头了。二郎來到拐角回头一瞧，那女人仍然在措着的嬰孩身上披件棉掛套，手里提着菜籃，急急迈开穿着黑色束脚褲的脚，一步不离地跟着他走。沒法脫身的二郎到末了不得不回到自己的宿舍去。

今天是年初上班的头一天，宿舍里每个房間都靜悄悄地沒一点响声。二郎走進三樓自己的寢室里，站在屋当中發了半天的愣。年末的工資已經全都喝光了。在池部的桌上放着一本打开來的學習文献，上面压着一只手表，二郎一看就把它拿在手里，走出房間。

“要借多少錢？”

那个女人又走在二郎的前头，把他帶到車站背后的一条僻巷里去，站在路尽头兒的一家典鋪門口，从他手里接过手表說。

“还是少借点好些。”

当她掀开当鋪的門帘布走出來的时候，池部的手表已經不在她手里了，代替它的是一张一百元鈔票。女人从菜籃子的蓋子里拿出昨天晚上从二郎的兵士服搜去的五張十元幣，和典票一起交給他，接着，突然裝了一个媚态，張着缺了門牙的黑嘴对他一笑，說：

“再來串門兒呀，阿哥！”

掉过去的二郎的臉活像挨了耳光似地变成哭相了，眉毛無力地垂了下來，他站在那里許久一动不动地望着地面。

哪里也沒有可去的地方！

二郎結果又回到昨天的小吃店里。桌上馬上排列了兩三杯空酒杯。他把酩酊了的身子伏在滿是漬斑的桌面上。

往哪里去？！

从昨天晚上起，他觉得自己非要到什么地方去不可，可是究竟往哪去呢？他却始終沒找到要去的地方。当小偷兒，当強盜，当什么都行。不过，買賣黑貨、打麻雀牌、賭博……干这些个玩藝兒却太無聊了。因为干这些个玩藝兒的目的不是他所需要的。能够賭着生命去干的事！他現在需要的倒是这样的东西。以前他被征入伍的当兒曾經被迫从自己的身心里交出了一样东西，他現在需要的就是把那东西拿回來，或者拿到能够填充那块空白的地方的东西！

二郎把臉頰放在抛到桌子上去的一只胳膊上，时时睜开空虛的眼睛冲着門口望过去。風在外面嘶叫着，陽光在玻璃門上一晃

一·晃地动。

有时候隔壁那张桌子也来了光顾的客人，但一看二郎的样子，又都匆匆地离席而走了。

一切都是空虚！如今，最后寄托着自己的心的池部的信用也给蹂躏了。而且，不但是精神，连自己的肉体也弄脏了。对于异性的憧憬！这样的东西早就被吹到什么地方去了。那被挤到板墙跟前去发出呻吟声的高丽妓女的脸！那冲他嚷着“别装蒜！”的缺了门牙的黑嘴女人！

“老太爷，再来一杯！”

纸拉门开了。手里抱着酒壶的那个老头儿又慢条斯理地走下台阶，给他斟满一玻璃杯的酒。二郎把它一口气呷光，又把头伏在桌子上。今天不知道为什么喝得越多越感到不舒服，总不能痛痛快快地来个大醉。而且虽然时时从纸拉门玻璃往里张望，今天火爐旁边却瞧不见那位老太太了。

“老婆子躺下了。今天天气太潮湿，她受不了啦。”

老头儿说，抱着酒壶爬上台阶，关上纸拉门。

“对，那个东西到哪去了？”二郎眼睛望着牆紙上好像一把打开来的洋伞似的雨渍，陡地想起一件事来：

一套新缝制的蓝地小白花样方袖和服和褂套！

那是太平洋战争爆发那一年的正月。二郎头一次穿上方袖衣裳坐在饭桌跟前。又长又带着小半圆形线条的那蓝地小白花样的方袖子！令人感到又累赘又难为情的那方袖子！

“这有什么可害臊的呢。你已经是个成年的男子汉啦，不能老穿圆筒袖的衣裳哩。”

衣领上罩一块白布的母亲，隔着饭桌教训这个一面动筷子一面老注意打胳膊上吊下来的方袖子的儿子说。

“把它剪短不行嗎？”

“那怎么行呢。你知道嗎，我不知道等了多少年才能瞧見你穿上这件方袖衣裳的呀。”

那又長又帶着小半圓形綫条的方袖子！里面含着母親的希望和二郎的理想的那方袖子！可是如今，它却和母親一道燒失了。

“战争？战争？”

二郎的腦海里突然掠过一个單純的、却發着光的疑問，但它馬上又被各种各样的印象和复雜的陰影盖沒了。只觉得腦子在“唸！”地鳴响着。那把洋傘的形象也陡地从牆紙上的雨漬里消失了，一切都变得空空洞洞。二郎把臉頰压在胳膊上，用無神而空虛的眼光許久地望着午后淡了的陽光一晃一晃地晃动着、在玻璃門上映出來的光与影的交織。突然間，他怔了一怔，把头抬了起來。

那扇玻璃門豁达豁达地响了，从外面一点一点地开着，門隙里出現了池部新一的腦袋。

“是來拿手表的吧！”

二郎气冲冲地瞪着池部的臉，一面使身子往后退着，几乎从圓櫬上跌了下去。

“手表已經沒啦，瞧！”

二郎摸摸大衣口袋，掏出那張典票來，一丢丢到池部的脚前去，踉蹌地站了起來。大概他是想逃跑，可是被池部按住肩膀，从櫬上跌到地上去了。

“你昨天晚上到哪去了？”

池部一面把他从地上抱起來一面問。二郎好像“別碰我”似地掙扎着，好不容易把那滿是泥污的屁股放在櫬子上，又把腦袋伏到

桌上去。

“用不着你管……”

二郎从胳膊里抬起頭來憤憤地說。池部把兩條手臂又在胸前，站在他身後，默默地俯望着他。二郎光着頭，帽子也不知丟到哪去了，肩上和腰部都沾滿了污漬和爛泥。

“回去吧，回宿舍睡一會兒。老是這麼喝會弄壞身體的呀。”

二郎用手一甩，把桌上的酒杯、碟子，統統丟到地上去，動起武來。池部想按住他，却被他掙開來的手肘猛地一推，身不由主地撞在背後牆板上。

“古川！”

二郎趁着推開池部的余勢站了起來，彷彿要到什麼地方去似地走到門口，他突然聽見一聲喝吆，不禁踉蹌地站住了。只見玻璃門前站着身穿和服用大衣、手提洗面用口袋的荒木，擋住他的去路。

“別撒嬌哪！”

二郎翹起嘴巴，把掛滿血絲的眼睛盯着荒木望，但馬上扭過臉去，朝着牆壁一聲不响。

“給拉去打仗的不是你一個人哪。”

荒木在古川原來坐着的那只圓凳上坐了下來，用外套袖子托着腮幫，慢慢地說下去。今天是開年上班的頭一天，職工照例只上半天班，荒木是利用下午的時間到上諏訪來洗澡的。

“所以，我並不是叫你忍受……。不過，你這樣的亂來又有什麼用？”

朝牆壁站着古川一晃一晃地晃動着身子，可是他仍然執拗地把臉掉開。

“聰明的人都是咬緊牙關忍受着，在腦子里想：這樣殘忍的戰爭是怎樣發生的？天皇是拿什麼理由發佈了他的宣戰詔勅，這回又拿什麼理由停止了戰爭？大家都在想這個前後矛盾的事兒。他們誰也不像你光喝濁酒，耍酒瘋！”

古川望着牆壁，每當自己的心被挨上一刀或是受了鞭打的時候，他就一起一伏地癱攣着腮幫。接着，荒木用工人的話語說起來，古川身子一倒，把臉壓到牆板上去了。

“干麼裝模作樣的！受了戰爭的禍害的不是你一個人哪！”

二郎“哇！”地一聲放聲大哭起來。眼淚從那藏着臉的手掌下面像決了堤似地滾滾流着。

“娘！”“娘！”

古川眼淚鼻涕弄糊了一臉，扭動身子嚶啞大哭着。他那樣兒和他小孩時代倒在深川自己的小屋台階上，尋找母親哭叫着的樣子一模一樣。

午休下班的汽笛一响，池部新一就打開飯盒，站在工作枱跟前吃起飯來。他一面嚼着飯，一面用目光逐頁讀着在枱上打開來的學習文獻，時而放下筷子拿起紅鉛筆，在書頁上拉拉綫。飯吃完后，他便把文獻往上衣口袋里一塞，心里還想着文章的內容，從工廠後門走出去，踱過架在天龍河上的一座橋，順着坡路往山上走去。

……在中世紀所發展着的商品生產形式之下，勞動底生產品應該屬於誰這一問題，決不會發生。……用自己或自己家庭的勞動來制造產品。……因之，生產品的所有權，是建築在自己的勞動之上的。……可是以后，生產手段開始集中於大工場及大制造所了，它們實質上開始變為社會的生產手段了。但這些……

桥上、山的渡口和梯田一帶，都沒看見一個人影。天龍河的河岸已經凍上冰，山澗底的煙囪羣也在鉛色的低空下被寒風刮抖着。

“沒有人影的時候要小心……”荒木曾這樣囑咐過他。可是，現在他却壓根兒忘掉這件事。因為，要是天氣稍暖，職工們就利用午休的時間，跑到這工廠背后的橋邊和堤壩下面來曬太陽玩。

……但這些社會的生產手段與產品，還是繼續與以前一樣，被人看作是個人底生產手段與勞動產品……。

新一最近一個月以來突然忙碌起來了。好像自己的腦袋、手脚、整個身子都在無限地擴張着，他連在夢里也覺得自己的身子在不斷地成長。

文獻的內容非常難懂。他根本不認識什麼聖西門^①、湯姆斯·摩爾^②、傅立叶^③、歐文^④那些用片假名寫的人名，也不知道

① 聖西門（一七六〇——一八二四）是法國著名的空想社會主義者，與歐文、傅立叶等被稱作“三大空想的社會主義者”。他的哲學大體上傾向於唯物主義，但在分析社會現象時，卻是一個唯心主義者，他承認社會的規律性，卻又把實現社會主義的偉大任務寄托於等待統治者、資本家、富人慈悲的改良，主張階級調和，反對階級鬥爭。

② 湯姆斯·摩爾（一四七八——一五三五）是英國的空想社會主義者，攻擊私有財產，曾經發表以“烏托邦”為名的小說，描述依靠“人類的良心”而建立起來的理想社會制度。實際上却是小資產階級的一種幻想。以所謂“烏托邦”文學的先驅者而出名。

③ 傅立叶（一七七二——一八三七）是三大空想社會主義者之一，法國人。曾經發表過“四種運動的原理”、“家庭合作社論述”、“新的工業世界”、“偽工業”等著作，懷着滿腔的憤怒抨擊工業制度的有害於人，把所謂“文明”稱為“新成立的奴隸制”。他的社會主義思想雖然是烏托邦的，但也給了以後科學的社會主義者以許多寶貴的材料。

④ 歐文（一七七一一——一八五八）是三大空想社會主義者之一，英國人。當了工廠主以後，企圖以自己的工廠為試驗想實現新的社會主義理想，得到很大的成績。後來企圖在美洲、墨西哥等地組織共產主義公社，但失敗了。因為他雖然具有社會主義的觀點，但主張階級協調，反對進行階級鬥爭。

“形而上学”是个什么意思，“宗教改革”更不用说了，这种外国历史上的事情他是完全没有知识的。不但如此，有时候一连读了好几页的文章全都莫名其妙，尽管这个文献的作者是叫做恩格斯的人，他连这位恩格斯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物也都不知道。

不过，即使有这么多的问题把他难住，但一碰到较易明白的地方，他又不得不惊叹。

……现在劳动手段底所有者，还是继续占有生产品，可是这些生产品已经不是为他自己的劳动所生产的了，而是完全为他人的劳动所生产的了……。

这是多么了不起的真理啊！

新一虽然还不太弄清“生产手段”、“劳动手段”等等名词的意义，但却感到有道光芒冲破这些疑云，射出了光辉。要是那道光芒是磁石的话，新一就是铁片，他要冲散那些云层，跃身投到它的怀里去！

对这几行文章，新一已经不用脑筋就完全明白了。他就是在这个真理中生活过来的人。从童工时代起他不知道曾经做了多少件“生产品”：仪表、电表、电钟、回转变……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仪器；可是，哪怕连一个小小的齿轮也罢，它们都是属于“公司”的，而自己从来没有当过这些“生产品”的主人！在工厂里，是“生产品”成了主人，而被规定每天付给若干工资的、不过是属于“劳动手段”一部分的自己倒成了那些“生产品”的奴隶！

“已经开始啦！”

从梯田里忽然出现一顶红色运动帽，接着新一听见放着哨的山中嘉助的喊声。

“听说池哥有了女朋友，所以每次都爱迟到，是这样的吗？”

“什么？”

新一的心还在那本文献上，沒有听清紅帽子在說些什么。

“可是，大野木君这么說的呀。”这个胖胖的見習工鼓起扁鼻子，兩手插進褲袋里，为了抵禦寒冷不断地搖动着身子說。

“他說因为蓮姑娘又回工厂來了，你的心給她勾走了。”

“胡說八道！”

新一敲了一下嘉助的头，从梯田尽头兒走進雜樹林里。他覺得如今連那个烏澤蓮都好像从新的角度映進自己的眼里來了。就拿自己來說，在昨天以前，努力的目标只是为了獲得更多的工資，拚命磨煉本領，只是为了能够升为社員。換句話來說，他一生的目的就是为了“使自己变成生产品的更好的奴隸”；可是現在，这个想法正在給推翻！

“这个，这个……”

樹干与樹干之間逐漸变亮了，远远傳來大野木照例直着尖嗓門嚷嚷的声音。新一却仍然想着自己的心事：可是，在目前的社會里不都还是充滿着和昨天的自己一样的人嗎？为了掩盖和压迫那个真理，从天皇到資本家，从地主到董事，从学校到警察局，不都在拚命絞着腦汁嗎？千千万万的人不都給蒙上眼睛，拚命朝他們所指出的方向跑嗎？这倒底是怎么一回事兒呀？

“……这个么，大伙兒个个都知道，也在悄悄地嘀咕着呢。不过，还有那个就是……”

新一來到樹林之間的一塊空地上。在那里，一只脚蹬在岩石上的大野木正把戴眼鏡的臉忽右忽左地搖晃着，性急地發着言。新一由於情緒激昂，面上掛着活像生了气似的神色走進坐在草地上的五六个伙伴之間，和他們並肩坐下來。

“……就是啊，不能公开地說出來的。因为要是有人說出來了，就会受到車間主任的注意的呀。”

原來，荒木他們為了籌備組織工會，常常聚集在這山上開會。現在，大野木正向大家彙報：他告訴大家總公司工廠已經成立工會，工會打算對廠方提出增加工資五倍的要求，又說，這消息已經散佈在伙伴之間，但是因為大家都嘗過“希望投票”失敗的經驗，所以儘管心裡懷着不滿卻沒一個人把它公開地說出來。

“這就是說還得需要給貓的頸上系上鈴子。”^①

把腳伸在草地上、凭樹干坐着的中谷說。大家一聽不禁大笑起來。當大家的 laughter 低落下去的時候，荒木便開了口：

“怎麼樣，我們貼出傳單……”盤膝坐着的荒木下巴縮進又在胸前的胳膊里去，用目光把大家的臉掃了一遍。“……在傳單上簽個‘川添工廠內有志者’的名字，把要求增加工資和組織工會的事情向大家宣傳宣傳。我想哪怕是只簽上‘有志者’，但要是有了中心，公開響應的人也就出來了。”

“對，對！”站着的笠原馬上同意了。“我們這些個人的車間可以由我們來貼傳單。不過，其他的車間可怎麼辦哪？”他說到這里，就把檢查間、貴石間、第一裝配間等還沒有自己人的車間列舉出來。因為哪怕是一個人在同一個車間里干了十年，如果沒有組織的話，這個人要鑽進其他的車間是件相當棘手的事。

新一想自己把這個任務接受下來。他現在躊躇滿志，覺得自己被那麼偉大的真理支持着，無論怎樣危險的地方都能勇敢地鑽進去。他高高舉起一只手。

“我來干。”

可是，想不到有一個人倒比新一先發言了。

大家一看那發言的人幾乎個個都要忍不住笑了出來，那“我

① 這典故出自“伊索寓言”。幾只耗子商量在貓的頸上系鈴，以便事先知道它的來臨，但當談到哪一個去給貓系鈴時，卻沒有一個肯去了。

來干”的聲音哭咧咧地一點勁都沒有。

古川把臉掉過去，下巴托在用兩手合抱着的膝蓋上，給大家看見那副可憐巴巴的側臉。他雖然在褲子的後腰口袋里露出了一本“工會的知識”，不過，說實話，他不過是因為偷看了“赤旗”報第一號，大家不得已勉強把他拉進來罷了。古川的樣兒好像在說：“我不能干別的事兒，讓我來干這個。”

老實說，古川到底讀過那本文件沒有？就算讀過，到底明白了沒有？連和他在一個寢室里的新一都不知道。新一唯一知道的只是這個酒鬼自從那天在小吃店里挨了荒木的一頓罵以來，活像生了病的野獸一樣完全意氣消沉了。在大家討論的時候，他也一聲不響，把下巴托在膝蓋上，用細眯着的一對褐色的眼睛凝神望着那露在對面山岩上的一片明亮的空間。（那地方樹林已經到了頭兒，要是站起來一看，就越過岩頂瞧見冰凍了的諏訪湖活像是個銀盆似地發出白光。）他的神態既不是諦聽大家的討論，也不是那遮着陽光染上虹色的雲朵的流動叫他出了神，而是好像全身都沉沒在自己的心思里。

“……第二裝配間土岐花：‘僱傭勞動和資本’、‘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各一本；山中初江、山中菊：‘工會的知識’各一本。第一裝配間貝島信子：‘社會主義從……’一本；……”

笠原一面望着手里的記事簿，一面報告買了學習文獻的人名和冊數。

“貝島，是那個車間事務所的女職員嗎？”

荒木邊問邊忙着在自己的本子上寫。看那樣子好像是在腦子里對照着分發了的文獻和分到文獻的人的面貌似的。說實話，本質好、理解力又強的對象實在太少了。

“貴石間的千千岩君要求我分給他一本‘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

学的發展’，可是我拒絕了。”

新一憤慨地說，好像得先把这件事报告一下。中谷一听就說：

“賣給他也沒关系吧，荒木君？他並不是一個武力派的人物哩。”接着，又用詭異的口吻問：“可是，他怎么知道的？是千千岩君直接問你要的嗎？”

新一剛說出一个“不”字就着慌了，大野木一看大声地說：

“准是那个蓮姑娘介紹的吧。”

新一給大家一笑，漲紅了臉。可是，他却仍然把头昂得高高的，他相信蓮已經讀过那本“社会主义从空想……”她的理解力是不下於自己的。

荒木在記事本上拟傳單的草稿，大家的視線都集中到荒木动着鋼筆的手上去，沒有一個人做声了。荒木每寫上兩三个字就停下筆，把那稍微翹着的下巴往胸前一縮，凝神望着手里的本子。

“伙伴們！我們組織工会，要求增加工資吧！我們現在的工資只够買五合大米，总公司工厂已經……”

这个身穿藍色的車間主任制服、下巴埋進衣領里的荒木，稍稍蒼白的額上有兩道格外粗的皺紋。这皺紋是新一从战前就看慣了的，可是現在他却好像今天才發見了似地，怀着奇怪的感觉重新打量着它們。从前，刻在濃眉上的这些皺紋給人一种神經質的、陰慘的印象，彷彿在表示这个人有个死了的共產黨員的哥哥。可是，現在一看，它們却給人以一种完全不同的印象。这印象虽然不是明朗的，但令人感覺到在那里面埋藏着實現偉大的理想的推动力和忍耐力！

“不过，他們一定会來干涉的，沒問題！”笠原叉着手臂蹲了下來，对中谷耳語說：“尽管簽的是‘厂內有志者’，可是癩蛤蟆

先生却早就注意咱们这些人。”

中谷含笑点了点头。旁边的大野木高兴得不得了地嚷着说：

“头一个遭殃的是荒木先生喽。‘荒木，你来一下，哼！你已经给开除了！’准保是这样哩。”

拟完草稿的荒木从手里的本子上移开视线，细眯着眼睛望着露在对面山岩上的明亮的空间，心里好像在想什么，突然开口说：

“首先，我们要在今天下班以前贴出传单，然后……然后事情可多了，问题是……”

荒木把拟好草稿的小本子交给中谷，让大家挨个儿传阅，一面改动坐姿，两手合抱膝盖。

“我说，这样好不好？我们就把那些悬谈会的委员们召集在一起开个会，把这个会马上变成成立工会的筹备会。”

“嗯。”

“就是说，我们趁癞蛤蟆还没动手的时候来个先发制人。”

做事慎重的中谷虽然点头表示了同意，但又仰着脸细细地考虑着。新一觉得这些人性子实在太慢，厂长的脸，喝着“回去吧！”的那张脸，现在又从新的角度映进他的脑子里来了。

“什么？竹内？”

突然从杂树林里出现那顶红色运动帽，山中嘉助脸上挂着“不得了！”的神气跑来给荒木报告。大野木听马上嚷嚷起来：

“他妈的，又是那个探子，揍他！”

笠原和中谷也站了起来。新一疑心怕是自己来的时候太大意，被他跟在后边的。可是已经太晚了，脚步声从杂树林那里越来越近地传过来。

“怎么样，我們向他反攻，呢？那家伙也入了社会党，当然有野心的。他一定不敢反对我們。”荒木小声对中谷打着耳語。

竹内从樹林里出現了。他兩手背在黑色工作服的背上，女人一般白嫩的嘴边透出微笑，“嗨嗨，都到齐了嘛？”他裝着獸頭獸腦地說，一对耗子眼在浮腫了的眼皮下面一閃一閃地發亮，荒木把他这些个姿态看在眼里，裝做沒事兒地又小声对中谷說：

“我來逼他贊成，把他变成我們的俘虜，好吧？”

下午，在第二裝配間的房柱上有兩個地方貼出那个傳單來了。矮个子的山中菊怀着一肚子的气站在卷綫圈机的背后，一會兒蹙起后脚跟，一會兒又伸着脖子。阿菊是近視眼，傳單上的那些字都模模糊糊地看不清楚，再加上她又生着操作鄰机的及川光的气。

“伙伴們，我們組織工会，要求增加工資吧……，傳單上是这样寫的呢。”

臉色蒼白、个兒細長的及川光用不着改变姿勢就把那傳單上的字句唸給阿菊听。

“我說，这是真事兒嗎？”

山中菊理都沒理她，仍然固执地蹙起脚跟，細眯着眼睛瞧瞧那張傳單，心里更冒了火：“你这个偷年糕的小偷兒，倒拍起我的馬屁來啦！”

車間里，喧騷的气氛逐渐高漲，很快地使整个車間都沸騰起來了。这和平常在車間主任背后牆上貼出來的那些通知慰勞会什么的通知完全兩样。傳單是貼在車間中央的房柱上的。尽管坐在办公桌跟前的笠原主任裝做沒事兒的样子，但是女工們却都暗暗感到主任准保和那个簽在傳單上的“工厂內有志者”有关系。

“这是真事兒嗎？”

“工会是啥玩藝兒呀？”

車間里到处都听见这样的话声。她们虽然看见了傳單上要求增加工資的号召，可是却还不知道用妥当的言語來表达出自己的慾望。当她们嘴上說着“真事兒嗎？”的时候，在心里想的是：“真的会实现嗎？”不过，她们却本能地知道其他的事情：尽管笠原主任在裝蒜，可是那个車間書記土岐花却在車間里穿來穿去地小声对大家說明工会的意义，这一定是瞞着厂方干的事兒！是个对付厂方的玩藝兒！

有点害怕！不过，也滿好玩的！女工佔絕大部分的这个車間里逐漸有人說起話來，逐漸活潑起來了。要是沒有那運輸皮帶的运动阻碍着她們，也許就会三三五五地聚集在一起討論。

車間里，運輸皮帶帶着“咔达，咔达”的响声准确地反复着它的运动。制作电表的女工們互相保持一定的距离站在每条運輸皮帶的旁边。她們的距离是厂方按照零件加工所需要的标准時間計算出來的。兩条運輸皮帶从車間一头的左右兩個牆角向同一个方面流动着，站在其中一条皮帶旁边的女工們管內綫加工；另一条皮帶旁边的女工們管表盖的加工、調整上面有紅球和天星的圓盤的轉动、調整軸心等等工作。这两条皮帶到了終点就連結在往回流着的一条中央運輸皮帶，那些被加工了的零件也从那兩条皮帶上移到这中央皮帶上來，由站在这条皮帶旁边的女工們逐次裝配，到了最末一个女工的手里的时候，就配成了在日本每个家庭里看見的那个电表，順着皮帶流到隔壁的檢查間里去。就是說，那些不断地流动着的運輸皮帶是公司的意圖的具体表現，它們把整个車間組織成这样一个構造：叫多数人去束縛一个人的怠工，而这一个人同时也就变成那些多数人中之一个，和别人一样束縛

着另外的一个人。

“好的，咱去瞧瞧！”

勇敢的山中菊把卷綫圈机的把手一推，踢开踏板，走近那根房柱，兩手按在腰上逐字讀起傳單來。这么大胆的行为在她还是有生以來头一次哩。

“是吧，是那样寫的吧？”

当阿菊回到自己的机械跟前来的时候，及川光擺动着辮子說。可是，阿菊却仍然沒理她。她灵巧地往那方形的鉄心上套張絕緣膠紙，用脚把踏板一蹬，拉一下把手。於是，从机体上的兩個洞里活像冒出兩股煙霧似地吐出比一根棉綫还細的銅絲來，以很快的、几乎肉眼所看不見的速度卷到鉄心上去，宛如飄積在地上的雪花似地，霎時間把鉄心染成紅銅色。阿菊又很快地往鉄心上面套張像玻璃紙那么薄的絕緣紙，於是卷綫圈机也重复着那微妙的动作，边搖頭边从白色絕緣紙的一端卷上銅絲，霎時間又把它染成紅銅色……。

“我說，要是工会成立了，咱們的工錢就会漲嗎？”

及川光一面在嘴里啊咕啊咕地咬嚼着什么东西，一面用年幼人特有的撒嬌口吻对阿菊說。这个姑娘虽然个子長得比阿菊高，但今年才十七歲。她身上穿的是自家縫制的一件縮緊袖口的黑色工作服，蒼白的臉上一片鷄皮疙瘩，因为過於消瘦，一对眼睛顯得格外大。

“恐怕不罢工咱們的工錢就漲不了的吧？”

这个外名叫“营养不良”的小姑娘一臉天真地这样說。

“罢工是啥玩藝兒呀？”

阿菊的口吻还是冰冷冷的。她並不是完全不知道罢工这个名詞，不过，現在她的心却被其他的事情佔住了，她連自己在五六

天前花了一圓錢買的“工会的知識”的事都忘記了。因为上面漢字太多，阿菊光把用“平假名”寫的部分看了一下，一点也不覺得有味，就把它丟進手提口袋里收起來了。

“咱可不曉得那号事兒！”

阿菊心里想：偷年糕的准保是这个家伙哩。真太不要臉了！山中初江用張報紙包好藏在拉櫃里的十多塊年糕，一夜的功夫只剩下了一半。外面的人是不能闖進來的，那么，犯人除了从前偷吃过人家面包的那个“营养不良”以外还有誰呢？阿菊根据她独特的邏輯下了这样一个結論。及川光的家不是种地的，她是下諏訪的一个木屐匠的姑娘，父親長期患病，沒有干活。

“要是工錢漲了，那該多好呀！”

阿光仍然帶着稚气的口吻說，用熟練的动作推一下把手，从左右兩個鉄心上拿下卷好銅絲的綫圈，把它們放在運輸皮帶上自个兒流下去，接着馬上又拉开把手，趁勢把兩手插進工作服的口袋里。

“咱呀，罢工也好，什么也好，都願意干哩！”

她的声音沒有一点勁，好像在唱着歌似的。本來，这些夾着運輸皮帶排列在左右兩旁的六台卷綫圈机都在做着同样的工作，工作效率也一样，可是阿光每天的工資却只有阿菊的三分之二，不过三元五角錢。

“光姑娘，你哪來这么多好吃的东西？”

火性子的阿菊再也压不住脾气了，怒冲冲地瞪着那个好像又在嘴里嚼着什么东西的阿光的側臉开了口。阿光却不知道为什么又把視綫定在那猛轉着的綫圈上，一声不响。

“我到偷年糕的小偷兒了。”

阿菊舐着鉛筆在工作傳票上寫了这几个字，反面寫上“山中

初姑娘收”，背着阿光悄悄把它放在運輸皮帶上送出去了。老實說，這時候阿光的臉色更白了，好像忍着头暈似地洞開着瞳孔。

運輸皮帶咿達咿達地流動着。從卷綫圈機那邊送出來的綫圈隨着皮帶不斷的运动給送到下一個加工站——夾着皮帶有的坐着有的站着的幾個姑娘面前來，一個綫圈被割開兩半，用張厚厚的絕緣紙包裹后，又給放在皮帶上，送到山中初江的面前去。

初江坐在電阻測定表跟前，敏捷地從皮帶上拾起流過來的綫圈，把另一只手里的試電棒的前端觸在從綫圈的一端露出一點頭的銅絲上。如果測定表的指針震動一下，指在某一個數字上不動，她就又把它敏捷地放回皮帶上送出去，又拾起第二個綫圈；要是指針沒指到那個數字上去，她就在這個綫圈上蓋個不合格的印，丟進腳下的一個籃子里。就是說，她的職責是綫圈的斷綫測定。從事這個工作需要像表針一樣準確的動作，這是又單調又不斷地緊張着的一種神經勞動。

“我說初姑娘，我呀，可不喜歡工會這名字，這不公開地說出咱們是工人嗎？”

跟初江背對背地坐着的、和她同一個寢室的豐田茂說。阿茂她們是綜合裝配組，五、六個姑娘聚坐在一起，用壓力擰螺絲機對電表的蓋子擰進螺絲釘。

“咱們本來就是工人嘛，這有什麼關係呢？不管怎樣，只要工錢漲就得啦，是吧？”

另一個聲音馬上接過來說。接着傳來姑娘們“對呀”“對呀”的喜氣洋溢的贊同聲。可是，在這種時候初江較比平常更沉默了。

究竟叫做“波茨坦公告”的東西是從哪來的呢？它的力量是比公司大呢或是小？日本的政府贊成這個“公告”了呢，還是不贊成？如果這是麥克阿瑟下的命令，那麼“波茨坦公告”就是代表麥

克阿瑟的意思的嗎？……初江閱讀那本“工會的知識”的時候，比阿菊認真得多，可是她對那個“波茨坦公告”的來源仍然是似懂非懂的。不過，她也覺得今天的事情是滿好玩的。這是從來沒有過的事情呀！而且不管那個“波茨坦公告”是哪來的，它總跟今天發生的事情有關係！初江是個向來不愛出風頭的姑娘，伙伴們對她說話時，她只是點點頭，或是臉上露出酒窩兒沖着她們微微一笑。但是今天她却很高興。所以當她把隨着運輸皮帶流過來的一張小紙片和綫圈一起拾了起來，看見紙上寫着“找到偷年糕的小偷兒了”這幾個字的時候，雖然由於室長的責任擔心阿菊不要又犯那個主觀的毛病，但等把它摺起來揣進束腳褲的口袋裏，就馬上忘掉這件事了。

“山中姑娘，有點事！”

這時土岐花朝她走來，把臉湊近初江的耳邊說：今天下班以後，過去的懸談會的委員們都要到食堂去開會。可是，興奮着的初江却只是漲紅着臉，點了點頭。

“你這個人，聽清楚沒有啊？”

這個小學教員出身的車間書記是性情過於爽快的婦女，她又對初江叮嚀了一番，才離開她走了；但却馬上大叫一聲，一轉身沖着卷綫圈機那邊跑了去，弄得初江不覺一愣。

“山中姑娘！初姑娘！”

初江聽見阿菊的喊聲。她剛站起身來，笠原已緊擦她的身邊跑過去了。初江跑到出事的地方一看，在一台停止了轉動的卷綫圈機旁邊聚集着四五个女工，七口八舌地嚷着：“是貧血呀！”“怕是餓壞的吧！”當中還夾着笠原的喝聲：“趕快送到醫務室……揩上，揩上！”

一看室長山中初江的臉，手里橫抱着及川光的阿菊就癡癡着

嘴唇，哭咧咧地喊了起來：

“初，初姑娘！”

及川光垂下兩條胳膊，緊閉着眼，臉色變得紙一樣白，在她那無力地張开了的嘴里还瞧見一小塊咬了一半的生蘿卜。

古川二郎抱着一摞傳單，叫山中嘉助提一桶盛了漿糊的洋鉄罐，搖搖擺擺地挨個兒到各車間里去：从樓下的貴石間到职工課，上樓到第一裝配間和檢查間……，臉上掛着干就干吧的神色，好像在說：反正像我这样沒能力的人只配做苦力的活兒。

不过，二郎却越來越起勁兒了。为什么起勁？这連他自己也莫名其妙，只覺得自己好像在到处点着火。他想起自己小时候，冬天跑到荒川的堤壩上去把火点在枯草上，在風和火焰里滾來滾去玩耍的事。最有趣的是每个車間主任一看他貼上傳單，就都不約而同地狼狽不堪。

“您好！”

二郎走進樓上的第一裝配間——是个女工佔絕大多數的、裝配電鐘和回轉表的車間——站在主任办公桌跟前陡地鞠了一躬說。

“讓我貼張傳單可以吧。”

那位把交叉的手臂攔在办公桌上的四十來歲的主任摸不到是怎么回事兒，懶洋洋地把头扭過來，透着眼鏡打量这个不速之客。这时二郎已經敏捷地走到主任背后的牆壁跟前，揚头尋找着適當的地方。

“是什么佈告？”

“不，沒什麼，嘻嘻嘻嘻……”

主任站了起來，二郎毫不客气地把他的椅子拉到自己的身

边，站在上面向整个車間一望，当大家的視線一下子集中在自己的身上时，他就敏捷地把傳單貼在牆壁上。等到主任讀完傳單上的字句而慌張起來的时候，因为大家的目光已經都凝結在上面，主任也不好撕下來了。二郎的戰術就是这样的。

“喂，你，回來！”

車間主任把这个穿套滿是油漬的兵士服的、一眼看出來是車工的二郎追到門口，大聲喊住他。

“你是得到什么人的許可貼这种傳單的？呃？你說說！”

站在主任的立場來說，最好的办法是叫这个貼傳單的人親手把它取下來。

“总之，你先把它拿下來再說！”

“不，不，沒关系！”

二郎站在走廊上，眼角旁边刻着皺紋，好像辞退人家的敬酒似地擺了擺手。主任一看更火了。

“有关系！那个‘厂內有志者’是什么人？是你們的主任嗎？”

二郎的臉上出現为难的神色。头上照例戴頂紅色运动帽的嘉助把洋鉄罐緊緊抱在怀里，从旁边不安地望着二郎的側臉。二郎向前拖出下唇，望着地面想了半晌，接着馬上把头一昂，又在眼角旁边顯出皺紋來，信口胡扯地說：

“这就是……就是呀，就是工人的权利唄！”

“工人的权利？”

“对对，就是这么一回事兒！”

二郎丢下吃驚的主任，跑進另一个車間里去了。他真沒想到自己信口胡說的那句話竟發揮了那么大的力量。这么一來二郎更帶勁兒了，他已經忘掉笠原他們囑咐过的只要貼在走廊腰板上和車間外壁上就行這句話，來到檢查間就又一直冲到主任跟前去了。

“喂，不行！不行！”

身穿黑色工作服、一副老花眼鏡戴到凸額上去的檢查間主任是个出名的老頑固，他兩手握住二郎站着的椅子拚命搖晃，揚着光滑的腦袋怒喝着：

“這兒不准貼這樣的東西！”

二郎一聽，从他头上發出更大的聲音說：

“那麼，教我貼在什麼地方呀！”看那樣兒好像在說：“這兒不行，我就貼你的臉上！”

“工人的權利！工人的權利！”

走出檢查間的二郎站在走廊當中，从褲子的后腰口袋里掏出那本塞在里面已有好些天的“工会的知識”來，急忙忙地翻着書頁。

“……記得里面有‘工人的權利’這句話的呀！”

二郎買了這本文獻以後，也曾看過兩三次，但每次都只看了一半就打起盹來了，好像覺得文獻上說的那些話都和擺在他眼前的現實問題有很大的距離似的。他深深相信：自己現在的苦惱是除了自己以外沒有一個人能夠理解的。說起這個貼傳單的工作，也只是為了對荒木盡一點情。他並不是不贊成增加工資，可是就算工資增加到五倍，那死了的母親也仍然不能回來。所以工資增加也好，不增加也好，這不是什麼重要的事，他現在渴望着的，是一件能夠使他身心都翻個大跟斗的、不尋常的事情。

挨了荒木的一頓痛罵後，他也曾認真想到自己確實是個沒出息，沒一點長處的人。可是，自己究竟干了怎樣的壞事呢？為什麼變成現在這個樣子呢？在沒有弄清這個問題以前，又怎麼能認真對待其他的問題呀？

“有啦，有啦，嗯嗯……工人自動地組織工会，這是本着波茨坦公告的精神的一種工人的權利……對對，明白啦！”

二郎好像發見了武器似地、喜氣洋洋地把文獻揣進褲袋里，走在嘉助的前面揚眉吐氣地迈起步來。原來，二郎曾經翻看這本文獻的時候，很喜欢“工人的權利”這句話，所以牢牢記在腦子里，剛才受到第一裝配間主任的攻擊時，便順口說了出來。

可是，馬上出現不怕“工人的權利”的強敵了。

當二郎帶着嘉助來到有一架自動計動器的走廊、站在嘉助的背上把一張傳單貼在全廠最惹眼的牆板上的時候，他們就被跑來的兩個警衛員圍住了。

“廠長？廠長怎麼樣？”

二郎雖然趁勢說到這里，但心里可着了慌。這兩個從絲廠時代就一直呆在這里的警衛員都是土生土長的，那“工人的權利”在他們身上絲毫不發生效力。警衛員不管什麼事都要追問得到廠長的許可沒有。一看二郎沒有回答，其中的一個高個兒就伸手到傳單上去。

“等一等，喂，等一等……”

二郎一面擋住他們，一面從褲袋里掏出那本“工會的知識”，把它放在自動計動器放卡片的地方翻着。心里想，不應該發生這樣的事情呀！書里有沒有打退這兩個蠢家伙的句子呢？他急急忙忙翻動書頁，可是哪有這麼湊巧的事兒。“總要打退他們才行呀！”古川拚命翻看着，他越讀下去越覺得這本文獻滿有意思。讀着讀着他幾乎把那兩個警衛員也忘掉了。“工人階級”、“波茨坦公告”、“發動戰爭的資本家階級”……。正在這個當兒從背後傳來接電話的響聲，一定是打給廠長室的。

“好，你們要打電話給廠長的話……”

二郎抬起頭來，從警衛室窗口冲着那正拿起耳機的警衛員喝
吟着：

“……再打電話給麥克阿瑟，問他可不可以撕下來！……”

第二天下午，在廠長室召開了臨時課長會議。生產課長、總務課長、人事課長……等等七八個人圍繞廠長坐着；可是，會議却進行得非常遲緩。

“那麼，現在叫他們來吧？”

總務課長望望身旁的廠長的臉說，伸手按一下電鈴。門打開了，烏澤蓮走進來衝着大家鞠了一躬。她的紫紅色的工作服和藏青色的裙子配合得很生動，給人有一種活潑的感覺。大約是塗了口紅的緣故，她的面孔活像換了一個人似地非常明朗。

“去請車床間的荒木君、第二裝配間的笠原君、試制間的中谷君三個人馬上到廠長室來……”

蓮又鞠了一躬，轉身走了出去，這時廠長從她背後用愠怒的口吻喊了一聲：

“連竹內忠一也一起叫來！”

廠長用手把沙發往後一退，站了起來，走到窗邊去拉開窗簾。快到下班時間了，冬天的陽光越過廠房屋頂淡淡地照在廣場上。

廠長不滿意課長們的沉默。他們好像在畏懼着什麼。……雖然這是時勢的變遷，多少的讓步是不得已的事；不過，那傳單貼出來以後，不但有些車間壓根兒不想辦法，一直讓它貼到今天早上，連在那些車間主任裡面也有人出席了昨天在食堂召開的、聚集三十個車間代表的會議。而且可恨的是該負直接責任的課長們卻對這件事情完全無動於衷。就拿那個總務課長來說，雖然他不負直接責任，可是年紀輕輕的，就那麼大模大樣，那神氣好像自以為是總經理系統沒有你廠長的申請也自然會升級似的，真令人生

气！……

“可是，我說呢，廠長。就是說，如果职工們願意組織工會的話，在公司的立場是不能拒絕这个要求的吧……”

从剛才起，代理課長千千岩隔着桌子兴奋地翘起那張尖下巴，好像是个什么重大的問題似地、反复地嘀咕着同样的話。可是席上却沒有一个帮腔的人。廠長不用說了，連理都沒理他。“这个饒舌鬼！”他在心里想。“这不是問題！問題是既然占領軍總部沒有發出必須組織工會的命令，就應該用什么法子阻止职工們組織工會呀！”

可是，相良廠長还是估計錯了。他早就得到情报，清楚地知道以京濱地区的总公司工厂和堀河街工厂为首的那些柳街、小向、电子研……等等大工厂，在去年底就組織了工会，为了要求增加工資，从兩三天以前就开始了罢工，公司方面正在拚命進行鎮压；他也从竹內的报告里知道荒木曾經悄悄地上了东京，和工人运动的領導人物取得連系回來；他曾經計策着找个机会先下手，把荒木赶出工厂。可是，另一方面，他的腦子里却有个东京和这信州的山溝里情况自然各有不同的主觀，所以不能估計到昨天下午貼出來的那些傳單，在一夜的功夫里對於改变职工們的情緒这一点上起了怎样巨大的作用。

“……总之，我們日本投降了，是接受了波茨坦公告的呀。”

帶着几分得意的样子繼續說着的千千岩，說到这里不禁一怔，閉上了嘴。

“这么說，你也是拥护共產党的吧？”

發言的是坐在末席的小松信义，他用一对不露情感的眼睛冷冷地盯視千千岩的臉說。小松虽然不是課長，但每当有这样的會議的時候，廠長就指名叫他出席。

“哪，哪兒的話，共產黨，那……”千千岩狠狠地擺了擺手說。“……你誤會了，這該從哪說起的呢，工會是民主主義呀！”

總務課長放聲笑了起來。這位剛剛三十歲出頭的年輕課長出身於慶應大學理財系，是個戰後頭一個蓄留頭髮、穿上洋服的紳士。因為他經常在地方報紙上發表有關地方財政方面的文章，所以在这地區里比廠長有名得多。

“小松君的意見聽起來不太像民主主義哩。就是說……”

總務課長的笑聲壯了千千岩的胆子，使他恢復了鎮靜。

“……聽去好像工會就是共產黨似的。”

可是，那個一直正襟危坐着的小松信義仍然保持同樣的姿勢，挺出胸部，縮緊下巴，用同樣的腔調回答說：

“不錯，工會就是共產主義。結果是藐視天皇陛下，引起國家的滅亡。這一點鄙人是深信不疑的。”

这回引起了更大的笑聲。連那個歲數、工齡都超過廠長、從制圖工升上來的生產課長也情不自禁地笑了起來。在这笑聲中明顯含着對小松的反感。同時，這些課長們不管他們是有意識也罷，沒意識也罷，却都受到在總公司工廠里發生的變動、他們本身的生活困難、以及更重要的是從昨天下午起沸騰起來的職工們那蓬勃的情緒的影響，所以他們在沒有失掉自己的立場的範圍內，却也都動搖起來了。

“民主主義就是對資本家，對工人都給予各自的自由，承認其基本人權，……”

千千岩不住掠掠垂下來的散髮，流利地動着薄薄的嘴唇說。他已經沒有感覺到那雖然受大家的譏笑却連眉毛也不動的小松信義仍然冷冷地盯視着自己的臉，也沒有意識到自己的論調是隨着四周氣氛的變化而變化着的。他在不久以前經烏澤蓮的介紹，得到

一本叫做“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的文献，和阅读其他的书籍的时候一样，照例以一夜的功夫竟把它读完了，学会了两三个新名词。于是他认为自己在这方面是已经毕了业了；现在他也认为自己的议论在领导着大家，成了进步分子的代表人物。

“他们来了。”

鸟泽莲先走进来，一手把门打开，鞠了一躬报告说。她笑容可掬，好像遇到了什么高兴的事情。

“竹内怎么没来？”

独自在窗边来回踱着的厂长这时停下脚步，瞪眼看着依次走进来的高个儿荒木、笠原、中谷三个人。这时，关上一半的门又开了，竹内一路行着礼难为情地走进来。厂长严厉地瞪他一眼，心想这家伙不但从昨天起一直没来过，据天龍会员鸟的报告，他还参加了昨天在食堂召开的那个会议哩……

“坐下，坐下！”

厂长脸冲着荒木他们，一面用手指指莲从隔壁总务课搬来的椅子，一面故意用平静的口吻说。

“听说你们忙得很，所以我也不打算多占用你们的时间……”

厂长说，故意发出讪笑声。已经快到下班了，厂长早就得到情报，知道他们今天下班后还在食堂开会。可是，厂长的心理却是很狠狠的。他认为当头一棒的讪笑声竟落了空，席上没有一个人陪他笑。荒木们的脸上丝毫没有胆怯的神情，说明在这短短的时间内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

厂长故意不看那个因为没有椅子坐、有点难为情地站在荒木背后的竹内，心想这家伙的态度也和平常不同了。

“站在彼此都是川添工厂的干部的立场，就是说，站在‘东电人’的立场，我有一点事情向诸位询问……”

厂長打开打火机点紙煙的手微微地在顫抖，但是他却仍然極力保持平靜的口吻說下去。他邊說邊想：这个共產黨員（他以为荒木是共產黨員）已經不那麼容易赶走了。

“……从工厂的紀律、秩序方面來說，身为公司干部的 諸位竟煽动工作人員，就是說，煽动那些工人們，發起組織工会的运动，这是一种什么行为呀？”

荒木想發言，厂長制止了他。

“我大致明白你的意思。中谷君，笠原君，我倒想听听你們的意見！”

矮小的中谷活像埋在椅子上似地坐着，一听厂長的話，他把嘴一閉，啊咕地嚥進一口口水。中谷向來在神經緊張或是要說明复雜的問題時有一个話前先停頓一下的毛病。所以那臉上掛着譏笑、連連說“怎样了？”地逼問着他的厂長的态度就顯得更霸道了。坐在厂長身旁的总务課長把肩膀一聳，臉扭向窗口那边。千千岩也好像从总务課長的这些举动里得到勇气似地又开腔了：

“不过，听说在美國，技術人員和知識分子都有組織工会的权利呢……”

千千岩因为厂長嚴厉地瞪了他一眼，不敢再往下說。不过，他的这句话倒是不但打退了厂長的質問，同时也告訴荒木他們这課長會議的气氛並不是對他們不利的。

“我並不是說不准你們組織工会！”

厂長的背后好像被什么东西压了下來，發出連自己也吃驚的声音。話剛出口，他已經在后悔自己竟給了他們这么大的讓步，因此他發出更大的声音說：

“我是在說，不准共產黨在厂里活动！”

厂長这句话是以騎虎之势說出來的。荒木却很沉着：

“不是共产党，是工会哩。”

荒木有信心，他觉得连这些課長們也大半都是站在自己这方面的。这时千千岩突然从旁边伸出那张尖下巴來：

“荒木君，你也不是共产党員，对吧？”

荒木好像从意料不到的方向吃了冷槍似地、狠狠地轉动着……对大眼睛，呆了一下才点了点头。

“既然本人否認，那么我也不打算追究这个问题……”

情形又变得和那回的“遺憾会”一样了，好容易站稳了的厂長把身子深深地埋到沙發里去，边說边在臉上透出从容不迫的微笑來。

“我可不太詳細工会究竟是不是民主的玩藝兒，不过，你們打算在什么时候成立工会？”

可是，厂長却立即受到荒木強硬的回击：

“在这几天以內，工会会正式通知厂方的。”

听见这样的話在厂長还是头一次。荒木說完就站了起來；其他兩個人也同时离开了椅子；竹內緊跟着他們屁股后面；連那个千千岩也追上去，站在門口对荒木耳語着什么事情。厂長兩手握緊桌边，不得不瞪眼望着这些个情景。

食堂里乱成一团……。

盖在河边的这个食堂又暗又冷，水門汀的地上排列着許多長桌子。角倉时代，这里有近千个女工吃飯，直到現在仍然遺留着蚕蛹的气味兒。

下班汽笛一拉，食堂就开晚飯。要是在平常的日子，住宿的职工們就爭先恐后地跑到枱子跟前，从窗口里領取一碗掺着蘿卜叶子的黑大米定量飯和一个盛湯的鋁碗，把它們端到長桌上去，

有的站着，有的坐着，用工作式的速度吞下飯，吃完后就一个跟一个地跑出食堂。可是今天，他們却在填滿肚子以后都羣集在食堂的一角不走，这些人羣妨碍了別人的進出，弄得食堂混乱不堪。

人牆里面，正在進行着“工会成立筹备会”第二次會議。

这时，荒木正站在当中向大家报告着总公司工厂堀河街工会的情况，手里拿着一張小傳單。傳單上寫着以总公司工厂为首的“东电”公司京濱四个兄弟工厂，因为增加五倍工資的要求遇到拒絕，开始罢工；京濱各工厂的职工代表會議决定尽力支持他們的斗争。在荒木做报告的时候，夾在人羣里、站在荒木身后的一个身穿一套黑色立領制服、臉上戴副眼鏡兒的中年男子把同样的傳單一張一張地分發給坐在長凳上的人們。大野木和池部也帮着把傳單散發到站着的人的手里去。

傳單引起大家很大的兴奋。今天除了“愚談会”的委員以外，还有各車間的职工代表参加，其中也有主任、書記級的人。千千岩起初只是在人牆外面鬼鬼祟祟地偷看，到了末兒也和那些干事們並排坐下，情不自禁地賣弄他的巧辯來了。可是，过了半小时以后，千千岩竟被大家推选为代表筹备会到总公司工会去連系的委員之一，因而狼狽不堪了：

“不，本，本人……虽然这是一个非常光荣的任务，不过，本人身負代理課長的重責，因此希望各位給我一夜的考慮時間，讓我鄭重地……”

連那个当司仪的竹內忠一今天也好像帶上了革命的色彩。平常不爱說話的中谷和池部反而被丟在一旁去了。的確，我們都有像这种彷彿渾身都变得輕飄飄地、就要飛到天上去似的欢欣欲狂的瞬間。大家个个都喜气洋洋，那怕就是現在厂长突然闖進來，

那些聚集在一角落上的初江她們女工里面也沒有一个会吓跑的。因此，他們不但根本沒注意到这时那个黑色立領制服的男子对荒木打个耳語，荒木馬上叫古川來，那个男子把一摺傳單交給古川……等等情節，更沒有人注意到那个帶來神奈川縣工会代表會議的傳單的黑色立領制服男子，就是共產黨員小林勝。

“讓开！讓开！”

这时，在人牆外面，山中菊兩手端着一碗飯和盛在鋁碗里的一碗菜湯，尖着嗓門嚷叫着。

“哎哟，你这个人，湯都要洒啦，給我讓开呀！”

阿菊挤开人羣，着急地想从食堂里冲出去，她的神色好像在說：“工会”那些个玩藝兒咱可不放在眼里哩！

阿菊挤出食堂，兩手端着一碗飯和一碗湯急忙穿过一条鋪着格子鋪板的、已經昏暗的寒冷的走廊，回到第三宿舍樓上第十一寢室來；那碗飯和菜湯是及川光的。

“……說不定小偷偷兒是忍姑娘呀？”

阿菊边走边想着。自己曾經把及川光当做小偷偷兒，这件事使她深深地感到羞慚。那天当她看見及川光为了貧血和餓肚而暈倒在卷綫圈机旁边、含在她嘴里的竟是一片生蘿卜的时候，她覺得自己的臉上好像被人狠狠地打了一个耳光。因为这样，她就更恨那个真正偷了年糕的人。

在女工宿舍的門口吊掛着一塊从絲厂时代就有的木牌，上面寫着：“男子無事嚴禁入內”。要外出的姑娘們在懸吊着一盞昏暗的电灯的走廊上跑來跑去的，直着嗓子互相喊伙伴的名字。

“你們……”

当來到楼梯口的时候，阿菊的尖眼發見兩個姑娘用毛綫圍巾遮着臉、想掉头溜过去。

“……是去看電影嗎？”

“不……是……”

跟阿菊同一個寢室的兩個小姑娘從圍巾里面含糊地回答一聲。

“要是又趕不上關門的時間，咱可不管啊！”

本來，初江不在的時候，老資格的阿菊是主動地擔負起室長的責任來的，但她現在覺得這些姑娘個個都像偷年糕的小偷兒似的。

阿菊爬上樓梯，打開旁邊一個寢室的門。一看，春日忍把身子靠着門旁的牆壁，兩條大腿伸到鋪蓆上，對著手里的一面破鏡子怪無聊地用舌頭舐著嘴上的口紅；豐田茂坐在寢室里唯一的電燈下面，膝下壓著縫衣架的底板，彎著背縫汗衫的領子。

“稍微等一等，光姑娘……”

阿菊跑到房門對面的窗口跟前去說。窗口下面是三尺寬的地板，地板上放著炭爐子、洋鐵水桶、瑤瑤鍋等東西。姑娘們因為食堂的飲食不能滿足她們的食慾，所以經常找點米粉什么的，在這裡弄著吃。

“真是，太對不住你啦，睜了眼睛竟把你當做小偷兒了。”

阿菊一面吧達吧達煽著炭爐子，一面把臉沖著躺在房間一角上的及川光說。及川光把枕頭放得低低的、裹著被子仰躺著，好像還沒有恢復氣力，只是睜著大眼，默默地望著天花板。

“說起來其實也不過是四五塊年糕罷了。可是，小偷兒總是小偷兒呀。”

阿菊拿出自己的米粉，忙著替阿光做米粉疙瘩，又給她熱飯菜，嘴里嘟嘟囔囔說個不住。要是初江在旁邊，一定不讓她說下去的，阿菊是火性子，一點小事都不能憋在肚子里。

“蘋果可愛，可愛的蘋果……”

这时，照着鏡子的春日忍不知是为什么突然唱起歌來了。这个穿草綠色毛衣、歪戴紅色法國便帽的阿忍是这寢室里最时髦的姑娘，也是唯一的“东京人”。

“……默默地望着藍色的天……哪！”

春日忍好像鬧了气似地突然把歌停住不唱了，陡地站了起來想拉开紙拉門冲到外面去。阿菊彷彿身上被什么东西整刺了一下，不由得提高嗓子說：

“真是气死人！咱嘛，非找出小偷兒不可！”

春日忍停住脚步，身子靠到牆壁上去，狠狠地望着阿菊。阿忍和阿菊同歲，身材苗条，从紅色的法國便帽下面露出蜷曲的鬚髮。她把有几分可爱的嘴唇一翹，“嘻！”地嘲笑了一声。

阿忍的一家人在东京板桥遭受轟炸，四散到各地去了。当战后工厂臨時遣散了的时候，她曾經到九州去尋找疏散在那里的双親，但不久又回到东京去当了特殊吃茶店的女招待，最近才回到工厂來。大約因为这寢室里只有她一个人不是絲厂出身的关系，阿菊她們把她过去当过特殊吃茶店的女招待这件事，看做好像是犯了什么罪，心里暗暗瞧不起她。

“真討厭！整天嚷着小偷兒，小偷兒的，我可再也听不下去啦！”

这时，做着女紅的丰田茂把針往針墊上一插，抬头罵了起來。这个小眼睛、臉頰紅腫的阿茂是上伊那的農家姑娘。

“又沒有親眼瞧見。那么，我把我的年糕送給你好了！”

阿茂說着站了起來，从房間的一角上拉出一个竹条包。

“不是，不是，咱不是对你說的。”

阿菊狼狽地拿下炭爐上的鍋，也站起來压住丰田茂的手；可

是，細眼睛姑娘可不是那麼容易就讓步的。

“不是對我說的，那麼對誰說的呀？”

阿菊被她這麼一問，答不出話了。

“咱也並不是對誰……”

她說，急得直轉着眼。當她的視線碰上靠牆站着的春日忍的日光時，對方陡地把臉掉過去，望望天花板。

“可是咱呀，因為有小偷兒，所以就說有小偷兒的呀。”

阿菊哭咧咧地分辯着，在小鼻窩兒旁邊皺起皺紋，快要哭出來了。她經常總愛這麼不小心地說走嘴，結果陷進窘境。可是，她即使氣得哭了一場，又不愛向人道歉。

丰田茂把紅腮幫子鼓得高高的，從竹條包里拉出一個黃色的服務袋^①來。口袋里裝着從家里帶來的一點點大米和几塊年糕。

阿茂一只手揣進口袋里去，阿菊又緊緊地捉住這一只手。

“干麼，小里小氣的！”

突然間，抬頭望着天花板的春日忍尖着嗓子一喊，馬上從兩人手里搶過服務袋來拉開紙拉門一丟丟到走廊上去了。

“呸！有什麼稀奇！”

春日忍又把身子往牆上一靠，抬頭望望天花板，晃呀晃地搖着電燙頭，發出歇斯底里的笑聲來。

“不錯，是我把年糕吞進肚皮里去啦！”

阿忍把面孔冲着那個起初是一愣、接着為了憤怒而遮攔起嘴唇來的阿菊一伸，扮個鬼臉說：

“我就是偷年糕的小偷兒先生哩，哼！”

“哎喲，臉皮多厚呀！”

① 戰時日本人民被迫縫制的一種布口袋。里面裝軍需品放在身旁，以備萬一被征入伍之用。

阿菊好不容易才回敬了她一句。春日忍的笑声是那么凄惨，使得平常爱强的阿菊也暂时说不出话来。

“算了吧，知道了就行哪。”

从走廊上拾了服务袋回来的丰田茂，拉拉阿菊在工作服上面披着的棉襖的袖子劝说着。阿菊也知道这个阿忍一旦发了歇斯底里病，就谁都拿她没有办法。不过，她还是不肯就此停下嘴来。

“咱呀，为了这还得罪了光姑娘，向她道过歉的呀！——不，你别管！该要说的话咱可非说给她听不可！”

阿菊推开阿茂的手，越说越快地骂下去。

“咱这个人嘛，最看不得这些个不正经的事儿，嗯，这简直是给咱们寢室丢脸，咱在这寢室里呆过九年，可是遇见这样的事儿……”

春日忍把戴红色便帽的头一歪，鼻尖冲着天花板，在那稍微暴牙的、翘起来的上唇旁边挂着不自然的微笑，“是吗？”反问了一句。

“那么，你要我怎么样呢？”

阿忍说，陡地离开墙壁，走到寢室的一角落去，挨着她唯一的财产——一个旧帆布手提包——躺了下来。

“室长也罢，舍长也罢，随你去告去！有什么了不起，工钱这么少的工厂！”

接着，她故意用自暴自弃的腔调唱起歌来。在这样的時候最好是别去理她；可是，阿菊却实在气不过，骂了她一声“伴伴姑娘”^①。阿菊是小声说的，阿忍却听见了，她立即把那歪戴着便帽的头转了过来：

① 战后在日本出现的专陪伴美国兵的妓女。

“什么？你罵我是什么？”

阿忍把一对眼睛睜得大大的，來回射到阿菊和阿茂的臉上去，惡狠狠地亂罵起來。

“哼，你們这些种屁田的鄉下佬又有什么了不起！利用打仗投机倒把，發了一大筆橫財，裝得倒一臉正經，大模大樣給人顯你的臭年糕、臭大米什么的……”

阿菊回罵了些什么話，但話頭馬上被她搶了過去，喪氣地歪着臉。

“……那時光姑娘餓急了，拿了一塊面包吃，你們不就也馬上把她當做小偷兒嗎，真沒羞！”

這時，正在相持不下的这三个姑娘，也不得不注意到打从先前起及川光像孩子似地一口一口抽噎着的哭聲了。

“別說啦，你們，別說啦！”

阿光邊哭邊喊着。她把筷子擱在吃了一半的飯碗上，面孔埋進枕头里啜泣着。垂在背上的細辮子一動一動地搖擺着。一看这个情景，春日忍突然把臉轉過去，發出比阿光還要大的、歇斯底里的聲音慟哭起來。

“怎么回事兒？！”

阿菊看見事情弄出了意外的結果，自己也呆呆地不知怎么办。而只是臉上浮出為難時候慣有的表情，皺緊眉頭，咬着指甲，低頭凝視着鋪蓆，這時，她沒注意到初江已經回來，正從背後看着她。

初江因為受了食堂會議的影響，心里還在興奮，臉兒漲得紅紅的。

“你們怎麼啦？”

她看了一眼阿菊的臉，阿菊一聲不响，跑到炭爐子跟前去

了；阿光抬头望望初江，又哼吃哼吃地哭了起来；初江把手按在臉朝牆壁慟哭着的阿忍的肩上，阿忍身子一扭，推开她的手。

“倒底出了什么事兒呀？”

初江又問那个已經回到原來的位置上去拿起女紅的丰田茂，但阿茂也只把小眼睛一抬，沒有做声。

初江站了一下，就走到自己的鋪位——和阿忍相对着的另一面牆壁跟前，从房柱釘上拿起一件套掛，換下身上的工作服。这个寢室是正方形的房間，既沒有火盆也沒有碗櫥等家具。战争时期中，这些十五疊大的寢室里每一室要睡十二个女工。她們的行李就像在火車上一样堆放在自己的鋪位旁边。在日本，凡是絲厂女工宿舍一律都是这样。

“光姑娘，你已經不發燒了嗎？”

还在潸泣着的有辮子的姑娘默默地把头点了一点。初江对着做女紅的阿茂在电灯下面坐下来，把剛才在食堂里开会时做了記錄的那張紙片和讀了一半的“工会的知識”放在膝上。剛才她穿过寒冷的走廊跑着回来的时候，心想趕緊回寢室去把成立工会和就要提出增加工資的要求等等消息告訴大家，可是，現在她却找不到开口的机会了。

初江欲說不說地半开着嘴，露出一排整齐的牙齒，臉頰上顯出酒窩，一动不动地好像在揣度大家的心事。

“是咱把話說得太过分啦，都是咱的不是，好吧？”

阿菊从地板上直着腰，上半身伸到阿忍的身旁去，从肩上向她望着。阿忍被她这么一說，好像反而更伤心了，哭声更加大了起來。

初江用目光仔細觀察着这些个情景，她的表情却絲毫沒有改变。担任室長的她，大致已猜到了这一場糾紛的性質。可是尽管

猜到了，她也沒有法子替她們解決。每個人身上担着的重担和不幸，到底是從哪來的呢？她想追究這個問題，同時又想和同伴們一塊兒分担這個痛苦，所以每當遇到這種情形的时候，她就變得更沉默了。

“增加五倍工資！要是能夠實現的話！”

初江的腦子里，雖時時掠過總公司工廠的工人們為了這而開始罷工的事實，可是，她却仍然不敢相信會得到勝利。只是模模糊糊地還留着極強烈的興奮，使她臉上泛起一片紅暈，在那欲說不說地半開着的嘴邊顯出可愛的酒窩來。

不過，總的說來，初江那副表情，並不顯示自己的主張，只是在反映寢室里每一個伙伴的情感；同時，她好像除此而外實在也無別的办法，所以很自然地忘掉了自己。這一點，也顯出她獨特的風格。

和往常有過這種情景的时候一樣，不知在什麼時候，及川光又伏在褥子上吮起碗里的稀飯來，丰田茂也繼續縫着汗衫的領子，春日忍為了洗臉悄悄地走出房間去了。

“什么事？”

這樣，初江感到自己的心彷彿已從大家的心中解放出來、放心地舒了一口氣了。正在這個當兒，丰田茂把針拿在手里突然喊了一聲。接着，初江也聽見到處拉開紙拉門的喧嘩的響聲。

“哎喲，男人們闖進宿舍里來了！”

不知哪一個寢室里傳出驚愕的尖叫声，聲音冲到走廊天花板上去了成了回声响過來。男人們？這還了得嗎？！

第三宿舍的樓上發生了很大的騷動。——

“哎喲！”的短叫声、急促地拉開來的紙拉門的吱嘎聲以及噠、噠、噠、噠地跑過走廊的、確是男人們粗暴的腳步聲……。

“快來！快來！”

跑到走廊上去的阿菊又慌張地逃進屋里來，一面从紙拉門的縫隙偷看，一面把手繞到屁股后面去，朝屋里招招手喊着。

“初姑娘！初姑娘！就是那个人呀，是那个毛手毛脚的……”

大家一听，都怯生生地走近紙拉門。

在走廊上，古川二郎活像迷了路的一只狗似地徬徨着。他手里抱着一摞傳單，飛舞着大衣下擺，忽东忽西地來回跑着。

“真够噏，怎么办哪！”

到末了他站在走廊上，斜着眉毛，細眯着眼，垂下头來，好像不知道把視線落在哪里才好。

“快把室長叫來吧！”

吵鬧声中还夾着这种喊声。

原來，古川二郎为了散發神奈川縣工会代表會議的傳單，从后門闖進了离門最近的第三宿舍。剛來这个工厂不久的古川，压根兒沒注意到門口木牌上寫着的：“男子無事嚴禁入內”，也不知道从角倉絲厂时代就傳下來的这个老規矩。

正因为这样，当他爬完楼梯、順手拉开楼梯口旁边的一个紙糊的窗門、伸头喊了一声“劳駕！”的时候，听见从里喊出“哎哟！”的尖叫声，他自己还吓了一大跳。他接連拉开兩三个紙拉門，可是每一个門里都發生同样的情形，立刻整个楼上的紙拉門都慌張地給拉开來又关上，走廊上充滿了恐怖的嘍叫声。

这么一來，古川根本不能發什么傳單了，他趕緊逃走，剛一跑到一个楼梯口前，聚集在那里的姑娘們馬上發出尖叫声；又跑了回來，再跑到另一个楼梯口去，那里也蜂集一大羣喧鬧着的姑娘，於是二郎兩头兒受阻，走头無路了。

“我說……你們……”

二郎還沒學會面對大眾的所謂演說。不過，至少為了證明自己不是來歷不明的人，現在也非得發傳單不可了。

“嘿，嘿，嘿，把這個……請你們……”

他說，走近一羣姑娘想把幾張傳單遞過去，可是她們一看却“哇！”地一聲都跑散了。而當他跑到另一羣姑娘面前的時候，那些剛剛跑掉了的姑娘們又從背後圍了上來。

“呀，你，請把這……”

當二郎又跑回一個樓梯口旁邊時，他發見山中菊仗着人多站到走廊中間來了。二郎喜出望外地沖她跑去。她不就是那天在上諏訪宿舍里為了贈送蠶子而追了半天的姑娘嗎？

“……把這些傳單分給大伙兒吧。”

阿菊一看那拿着傳單的手伸到自己的鼻前來，就“哎喲！”了一聲，趕緊躲到初江的背後。那只拿着傳單的手又找不到該伸出去的方向。

“嘿，嘿，怎麼辦哪！”

這時，站在大家前面的初江兩步三步地走上前去，默然把手伸過去。

“哎喲，山中姑娘！”

“呀，多勇敢呀！”

在一片笑聲和嚷叫聲中，初江為了給自己鼓起勇氣，臉兒已經漲得火辣辣的了。

第五章

這是上諏訪宿舍第三樓的一個寢室。從熟睡中首先醒過來

的池部新一一看放在枕边的手表，就大吃一惊跳起来。差十五分钟就到七点了！

“喂，起来吧！”

新一冲着睡在身边的古川喊了一声，连忙穿戴起来。得马上跑到楼下去用五分钟功夫洗脸，用十分钟功夫吃完早饭，然后再用五分钟功夫跑到车站，赶上从东京开来的七点十几分钟的一趟列车，到了岡谷站后又花二十分钟功夫走三公里左右的路程赶到工厂去。

“要迟到啦，古川！”

新一边喊边穿上一件旧大衣，戴上手表，蹲下去打算收起那本在枕前打开来的小本子；本子上写着他昨天晚上一直弄到半夜才拟完了的一篇草稿。

……现在，我们从战争和废墟中站了起来，要建设一个新的日本。……从人类历史上未曾有过的大战争和废墟中飞翔出来的年轻的不死鸟，这就是我们年轻一代的工人，这不能不就是战后的新的人道主义……

原来，新一在后天举行的“工会成立大会”的席上，要和大野木两个人代表工人向大家演讲。

“我们虽然是工人，但也和大家一样，是个人，是人道主义精神的所有者；不……”

有生以来头一次在大庭广众之前发表自己思想的荣誉，同时又像是赤身裸体显露在大家面前的恐怖……这预期的后天已经跨过了白天和晚上，立刻就要出现在眼前了。

“……不，劳动着的我们才是真正树立新的人道主义的……”

新一带着抑扬顿挫小声地背诵着，一面把本子揣进大衣口袋里。可是在他眼前晃动的正式的会场里，连的面孔几乎佔了一

半。

新一把自己腦子里所能想得到的美麗詞句，都一股腦兒搜羅起來（因為他不知道這種美麗的文句在實際演講時有沒有用），來強調人道主義。他對“波茨坦公告”和恩格斯的“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的內容，是按照自己主觀的體會來理解的，但他的人道主義思想卻隨着“階級思想”逐漸變化和發展着。在這個過程上每當要拐彎的時候，他就不得不回頭來瞧瞧蓮。在他看來，“階級鬥爭”和“人道主義”是相通的東西，他深深相信自己與蓮的結合是出於人道主義，所以他害怕在“階級鬥爭”的拐彎上要是蓮停了下來，兩人之間就要發生分裂了。

“古川，你到底上不上班啦？”

新一走出房門時又喊了一聲。這家伙還不起來，昨天請假了，是不是今天又不打算上班呢？

“是不舒服嗎？”

古川在被里伏臥着，兩隻手伸到枕頭兩旁。那樣兒活像在對檯燈下打開放着的文獻磕頭禮拜：“我投降了”。

“沒……有……什……么……”

口水流到枕頭上來的古川被新一搖了一下，喃喃地說。他蹙緊眉頭，洞開着嘴，好像真的有些肚子痛。

“那麼，我替你給荒木先生請假吧。”

新一走出房間，剛要下樓梯的時候，古川卻屁股上只繫一條丁字帶，光裸着身子追來了：

“喂！借我十塊錢！”

二郎又鑽進被窩里去，下巴托在枕頭上，呆呆地睜開掛滿血絲的大眼睛。身上哪里都沒有不舒服的地方，但卻好像挨了非常強烈的打擊，從頭到腳都感到是麻木的。

他覺得从前天晚上起，就是說在這兩個晚上和一個白天的功夫里，彷彿自己已經渡過好几年的歲月。他在这三十几小時的時間里已經讀過“工會的知識”，又讀過“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現在又在讀着“僱傭勞動和資本”。

“這種奇怪的事兒到底是怎樣發生的？”

這實在太奇怪了。仔細一想，這“奇怪的事兒”好像是从那天貼傳單的時候對第一裝配間主任信口胡說“這就是工人的權利呀”那一瞬間開始了的。从那時起，這變化是多麼的大啊！自己過去二十五年的時光，就以這三十几小時為境界，不知遠遠的吹到了什麼地方，不見了……。

“沒想到世界上竟會有這麼怪的事！”

二郎盯着紙拉門呆呆地想。紙拉門上被撕破了的糊紙給風刮得微微作響；走廊外，黃色的陽光淡淡地照着；从遠方傳來火車的汽笛聲和工廠的放汽聲。這一切都是多麼虛偽、騙人！呸，你們這些惡棍！

……俯沖下來，低得幾乎就要接觸到地面的谷拉滿戰鬥機的嗡嗡聲；在波浪間留着一條白色的痕跡慢吞吞地駛過來的魚雷；輸送船陡地在水上倒立着尾巴、露出紅色的肚皮沉下去的瞬間……這一切曾經在戰場上得到的各種印象和體驗，如今都在二郎的腦子里翻了個大跟斗。“資本家和軍隊”、“資本家和戰爭”！

“嗨喲！”

二郎喊了一聲，推開枕頭，把文獻和筆記本拉到手邊來，在被褥上伏臥着身，右手拿起一支紅色鉛筆。二郎在這三十几小時的時光里一直沒有改變這個姿勢，他忘掉自己昨天沒有上班的事，也記不清自己到底曾經跑到樓下的食堂去吃過几頓飯。他唯一清楚的事是自己不管好歹，总算“征服”了“工會的知識”和“社

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發展”；可是第三个家伙却不那么容易讓他“征服”。

其实，拿古川的性格來說，这第三个家伙——不清不楚地印刷在四五十頁粗紙上的、卡尔·馬克思著“僱傭劳动和資本”第一分册——才是他最感兴趣的讀物。当讀到某一部分的时候，二郎竟忘掉肩膀露在被头外起着鷄皮疙瘩的寒冷，情不自禁地大声朗讀起來：

“因此，看起來彷彿資本家是在用貨幣購買工人的劳动，而工人則是为了貨幣向資本家出賣自己的劳动。但这只是表面上的情形。而实际上他們是为了貨幣向資本家出賣自己的劳动力。資本家以一日、一星期、一月等等为期來購買这个劳动力……”

二郎在被褥上坐了起來，大声呻吟着：

“这叫做馬克思的家伙竟知道这么了不起的事情呀，这家伙到底是哪里人哪？”

接着，他感到冷急忙鑽進被里去，用G牌鋼筆在旁边的筆記本上咯吱咯吱地記些“劳动力”啦、“交換价值”啦等等自己所不太明白的名詞。

不过到末了，二郎也不得不注意到肚子餓了，他感到头晕眼花，書上的字跡在一晃一晃地动着。可是，等他想起这个來时，樓下的食堂早就开过了飯，那些炊事妇都沒理他。

於是，古川二郎在棉袍上披件軍用大衣，手里揮舞着向池部新一借的十元紙幣，來到上諏訪站前大街。他臉上掛着一副好像还弄不清文献上的文章和現實的境界似的神情，走進路旁一家小吃店，買了一盤蒸白薯。

“老大娘，你掙不少錢吧？”

二郎在嘴里塞滿白薯，心里覺得这一个个白薯好像都是

“剝削”的种子。

“掙不了多少錢呀，成本太貴啦。”

面孔黑黝黝地沒光彩的老板娘忙着在空了的盤子上盛白薯，头也不回地回答他。

“噤嘴，原來如此！”

成本太貴！那么，那么，黑市商人就是資本家嗎？好像有点不对头！……可是，馬克思对買賣白薯的問題並沒有提到。

“喂喂，大哥，你不要找錢嗎？”老板娘喊着。

二郎把剩下來的白薯揣進怀里，又走到街上來。如今，映在眼帘的一切事物都被划分到“資本家”和“劳动者”、“剝削者”和“被剝削者”这两个部門里去了。

來來往往的人羣；揹着旅行袋、弯着腰、彷彿在这世間除了趕緊回家以外再沒有真理似地專心迈着步的中年老头兒；把电烫了的鬚髮往前一伸，翻舞着袖子快步走來的姑娘；坐在店头、隔着几箱裝蜜橘的木箱、一会儿搖頭一会儿击掌地進行着交易的两个男子那認真的眼神……这一切二郎都觉得既無聊又奇怪。派出所的小房、車站和車庫、远远伸延着的几条鉄軌，这些东西好像都站在“剝削”和“虛伪”上面，二郎感到自己現在所知道的真理更是越來越重要了。他觉得如果現在大声把这个真理喊了出來，那一切“虛伪”就都会嘩啦啦地崩潰下來。

“喂，老太爺……”

二郎不知在什么时候穿过車站的木欄，跨过生了紅锈的鉄軌來到堆煤場。在那里有个老鉄道伙用鉄鏟弄平剛从貨車上用起重機卸到煤箱里來的一堆煤。二郎馬上喊了一声。

“你每天掙多少工錢？”

那个身穿一件有鉄道標記的半套褂的老头兒用圍在脖上的手

巾的一端拮拮下巴，一只手撑着鉄鍬，臉上浮出詫異的神情伸出脖子來。他也許有点害怕二郎那奇異的样子，只回答一句：

“沒多少，只有麻雀眼淚那么一点点。”

“嗯，对吧，咱們大伙兒都是一样的！”

二郎好像看見了对方的錢包里面的东西似的，得意洋洋地靠近他。

“咱們不組織工会斗争不行哪。”

“什么，豆……正？”老头兒莫名其妙。

“对呀，你給資本家剝削着呢。”

“資本家？”

“对，是資本家。資本家在剝削你的劳动力呀。”

老头兒一听二郎这句话，就拿起鉄鍬，好像不屑於再理他似地、冷冷地說：

“告訴你！鉄道不是資本家，是上头修的！”

这时，从小屋里走出來一个換班的年輕鉄道伙，突然大叫一声推倒二郎。只見那起重机黑色的鉄箱几乎挨着二郎的头，翁地一声掠空而过。被推倒的二郎爬在煤堆上不动，心里在想：“上头？叫做上头的資本家竟是怎样一个玩藝兒呀？”

二郎从堆煤場赶出來，走出車站木欄，沿着站前大街急急忙忙迈着步。当走过一个胡同口的时候，他發見路口旁擺着一塊小招牌，上面寫着“紅紗帽書屋”^①，不禁把手插進怀里站住了。他怀里藏着上面記些自己不懂的名詞——“交換价值”、“形而上学”、“劳动手段”、“生産关系”等詞的小筆記本。二郎陡地走進那鋪面只有兩公尺寬的小書店里。

① 紗帽原文是“烏帽子”，是日本古代禮帽名。

“勞駕，我想打听一点事？”

二郎从怀里掏出那小筆記本，像打听派出所的地点似地把它翻开來往里一遞說。

“有沒有帮我解釋这些个名詞的書？”

書店老板穿了一件旧毛衣，嘴里啣着竹煙斗站在昏暗的土間里，輪流打量着伸到眼前來的筆記本和古川的臉，但馬上却笑容滿面地开了口：

“你是哪家公司的？”

这家書店的“紅紗帽書屋”招牌已經够奇怪的，現在一看，連这个四十歲剛剛出头、头頂上却光滑地沒一根头髮、嘴里露出兩顆黑門牙、一笑就几乎沒有了眼睛的老板也似乎与众不同。

“是‘东电’公司川添工厂。”

“啊啊，是‘东电’嗎。咱們坐下來談談！”

老板从狹小的賬房里推出火盆來，一面翻看古川的筆記本一面在臉上浮出会心的微笑，接着从書架上找出一本紅色封皮的旧書來。

“有是有这么一本，不过，内容不太可靠呢。”

那是一本洋式裝訂的厚厚的書，封皮上印着金字：“社会語辞典”。

“你再等几天不行嗎？我今天早上看見廣告，已經去訂了。再过兩星期就会有内容可靠的書來。”

“兩星期？”

二郎吃驚地望着對方的臉。他当然不知道这个黑牙齒里啣着竹煙斗的老板是个老共產主义者，僅僅为了保衛这“紅紗帽書屋”的招牌，也不知多少次給抓進拘留所里，他只覺得这个人性子太慢了。怎么能等待这么長的日子呢？兩星期！好像离現在有一百

年似的，怕書還沒來自己倒先死了。

“多少錢？”

不管二郎怎樣着急，这个書店老板却压根兒不介意，嘮嘮叨叨地对他解釋這本書的著者是怎样一个人、書上的定义下得怎样不正确……等等，之后又像談論別人的事情似地补充說：

“連价錢也太貴啦，你瞧，三十五塊錢呀。这是本旧書，从顧主那兒收買的時候，買价太高了。”

二郎匆匆地站了起來，拔腿跑了出去：

“那，我回去拿錢來！”

老板一聽，也赶忙追了出來：

“喂，喂，錢你月底給也沒关系！”

二郎哪里聽見呢，他已經跑在离書店有二十公尺远的街上了。

过了一小时以后，二郎又回到那“紅紗帽書屋”里去，腋下夾着那本“社会語辞典”出來了。原來，他剛才是回到宿舍去，从自己的財產之一的一口旅行揹袋里，找出一件軍隊解散時配給給他的一件夏天襯衣，把它拿到那間被黑嘴女人帶去的、車庫背巷里的一家當舖里，換了兩三張十元幣。

……交換价值：商品与商品的交換比，或是等价的关系。追究含在每个產品里的交換基礎条件（例如劳动量）而使商品能够在一定量的比例上实行交換的學說……等等。

二郎翻着書頁，乐得合不攏嘴。

……形而上：离开形狀的东西。精神的。理論的。無形的。抽象的。与此相对的，有形狀的东西叫做“形而下”：即有形狀的。具体的……

有时候，辞典上的說明也是很难懂的。但一碰到易懂的說明，二郎就覺得彷彿迷漫在眼前的大霧被風吹散了一样。他一旦

明白過來，就拿它去和藏在心里的那些疑問對照。在他的心里，曾經體驗過的各種各樣的遭遇沒頭沒尾地雜然混亂地堆積着；可是現在，不管其中的哪一個，只要弄明白了，馬上就從那里刮起烈風，燃燒起火焰來。

“可是，多奇怪呀！”

這部辭典的著者，剛才的那個書店老板……看起來知道這些真理的人是出乎意外地相當多；可是他們却為什麼這麼白白地過着日子呢？為什麼束手望着這充滿矛盾的社會呢？

二郎一路上差點兒撞上自行車，一會兒又撞上從背後趕來的大車，糊糊塗塗地來到道口旁邊，這時，他突然碰見了奇怪的情景。

“日本共產黨的機關報‘赤旗’！……”

一個穿洋服、嘴邊長着斑白鬍鬚的男子上半身靠到木欄上，嘴上放着喇叭筒，用沙啞的聲音喊叫着；挨着他站着一個姑娘，同樣地腋下夾着一捆報紙，邊喊邊搖着手里的小鈴：

“‘赤旗’報十一號出來啦！每份定價一塊錢！”

這兩個賣報的好像是父女倆，他們都是又胖又矮，面貌也很相似。那姑娘長得很漂亮，穿一件純日本式的花套褂，系着一條紅色的圍腰。二郎覺得這個姑娘好像朝自己搖着鈴。

“給我五份！”

二郎遞出一張五元幣說。他當然不知道這父女倆都是共產黨員，那白髮的洋服男子叫做江島小太郎，現在擔任這裡的黨地區籌備委員會的負責人。二郎想把這“赤旗”報分送給池部和大野木他們，所以当那個姑娘聽錯話只遞給他一份時，馬上又重說了一遍：“給我五份！”可是，等他把起先遞來的一份報紙打開來看，却不勝憤慨地改口說：

“不，一份就够了！”

在打开來的报纸的中央登載着一副漫画：“战犯：天皇裕仁”！二郎一看见那近視的凸眼上戴副眼鏡、手里提着一把缺了口的大刀的天皇陛下，就大吃一惊，几乎連呼吸也屏住了，心里感到憤怒。

“天皇裕仁！天皇裕仁！”

二郎嘴里喃喃地自語着，急忙回到宿舍里來，在鋪席上打开那張“赤旗”报第十一号，一屁股跌坐在被褥上。

彷彿自己的肚子給刀剗去了一塊肉。——

說实在話，天皇陛下的名字叫“裕仁”是他現在才知道的。但有点不对勁呀，天皇陛下怎么会有个人的名字呢？

那副漫画除了註个“战犯：天皇裕仁”的标题以外沒有任何說明。天皇头上戴頂大元帅軍帽，下唇往前拖了出來，一对迟鈍的眼神和無意識地握在手里的大刀都在露骨地表白着他的罪惡。二郎真想一伸手把它撕得粉碎；可是，不知道为什么那伸出去的兩只手却微微地發着抖，停在空中不动了。

起初，二郎对画这幅漫画的画家生了气。他彷彿听见藏在自己心里的神壇被画家一脚踢翻了，嘩啦啦地垮下來。他定睛望着漫画，好像忍住痛苦似地咬緊下唇。

“他媽的！”

尽管这样，那脇腹上好像削了一塊肉似的感覺仍然繼續存在着，那塊地方是一直凹進去的，並沒有旋即帶着彈力凸了起來。二郎那伸在空中的兩手漸漸地失去了力气，癱軟了……。

战犯？战犯？他的确是个战犯！二郎本身就是給他一篇“宣战詔勅”赶到前綫去的。虽然天皇在臉上擺着一副“战争是东条他們干的，咱可不曉得那号事”的神情；可是如果没有“宣战詔勅”，

誰也不會去打仗的，幾十萬、幾百萬的生命也不至於遭受屠戮的。

在二郎的頭腦里，“天皇陛下”和“僱傭勞動和資本”在理論上還是各不相干的兩回事。他已經認識到“資本家和戰爭”有联系了，但對於“天皇和資本家”却還沒有联系上。

儘管這樣，他却感到漫畫上天皇的面孔漸漸地在變化着。起初模模糊糊地看不清，接着就逐漸有了生氣，那裝鸞的一對凸眼，往前拖着的下唇清楚地出現在眼前。陛下身體胖胖的，一副逍遙自在的樣子。

不知是為什麼，在天皇陛下的臉上突然出現燒死了的母親的面孔。而這張母親的面孔已經牢牢地重疊在陛下的臉上，似乎永遠不能消失了。母親向他伸出多骨的瘦下巴，張着大嘴在狂叫着什麼。

二郎不知在什麼時候無力地張開下唇來。

“娘！”

眼淚扑打扑打地滴在報紙上。

“是誰殺死了我的娘！”

二郎瞪開怒眼，死死地盯視着那淚漬斑斑的漫畫，接着，突然伸出一隻腳，狠命把它踩住了。

一九四六年一月下旬一個雨天的下午，在川添工廠的大禮堂里舉行全體職工成立工會的大會。——

每個車間的機器都停止了轉動，連辦公室里面也只剩了廠長和不到十個高級幹部。兒童雖是古老却仍然堅固的廠房在低空下冷瑟瑟地顫抖着。警衛室門口，幾個警衛員心神不定地輪流從里面走了出來，擔心地望着被冰雨隔斷了的工廠廣場對面……。

在這個被稱做“日本的紡絲大王”的角倉工業的發祥地，在這

卷二
第...章

个有來由的工厂里，在这个有半世紀以上歷史的工厂里，如今首次誕生了工会。

大礼堂里，千千岩坐在台上的主席席上。是他和荒木兩人會到正在罢工中的总公司堀河街工会去取得联系，昨夜很晚才回來。現在，他一只胳膊放到椅子的靠背上斜身坐着，蒼白的頭上垂着乱髮，态度从容不迫。看那样子就好像他在一百年以前就知道会有今天这么一天似的。他根本沒有注意到在短短几个日子里自己已經成了領導者的变化，同时那些黑压压地挤满礼堂里的职工們，也沒有一个人对他这种变化表示驚訝。

不消說，在这里面自然有原因的。当总公司工厂成要求时候，連課長、主任級的社員都要爭取过来参加了工会，方針也在这里適用了。因为在这些工厂里，如今还存着一个力量能比得上几十个工人的古老傳統，所以虽然办公室系統員並不多，但是他們的参加却在羣众中起很大作用。这就是一。另一个原因是如果沒有荒木、中谷、笠原等等進步的知識分子的領導；換句話來說，要是沒有这些办公室系統、技術系統的人物領導的話，光是小職員和工人是不能这么迅速成立工会的。他們目前受客觀条件的限制，還沒有具备充分的知識和能力。因为这样，今天千千岩充任了主席，並不是什么奇怪的现象。

除了千千岩，在今天的大会上最紅的人物要算那个竹内忠了。竹内起初充任主席，宣讀了“东电川添工会成立宣言”。之后，他一会儿迈开小步在台上跑来跑去，一会儿又煞有介事地掀开后台的隔幕看；要不然就匆匆地从台上跑到那些办公室系統的座位去，和他們打个耳語；但一眨眼的功夫又跑到台上來冲着台下的羣众一視同仁地打个招呼。总之，竹內的这些个行动使羣众

不得不相信好像大会是随着他的活动而進行着的。

工会打破了过去在这大礼堂开会的时候被大家所遵守着的几个老例。过去放在講台兩旁或是沿着牆壁排放着的所謂“椅子席”，一掃而空撤去了；办公室系統的人也和工人一样盤膝坐在台下右前的草蓆上，連那掛在礼堂正面的“神州廣大”的匾額也不見了，代替它的是一个橫幅寫着口号的長紙条。

不过，那些古老的傳統仍然頑強地在人們之間盤踞着。在橫坐在台下的干部們里，除了男工代表的池部和大野木他們以

瞧見一个女工代表的臉。这些女工代表例如說山中初江跑到右边的女子席里去，躲在大家的身后，坐在干部席中間書記的土岐花、貝島信子和代表办公室女子部的烏澤。大家也理所当然地接受这种現象，沒有一个人表示詫異。尽管如此，从中午起召开了的这个大会，僅僅在最初的兩小时就干出了了不起的事情來了。——

大会是以代表筹备委员会的笠原的报告开始，接着是竹内忠讀了“成立宣言”，之后由荒木向大家提出工会对厂方的“要求”並做了內容說明。这是根据总公司工会的先例拟出來的要內容大体上一样，有“增加五倍工資”、“承認工会”、“保証本交涉权”和“确立实际工作七小时制度”……等等共有十几项，其中也有讓工会参加公司经营和生產管理等等更新的要求項

荒木臉上掛着疲勞的痕跡，臉色也蒼白了。他兩手插進褲袋里，稍低着头，用因为伤風而沙啞了的声音說明着：

“所謂‘实际工作七小时’，是为了保証真正的八小时工作而提出來的。就是說，叫厂方必須把吃飯的時間和休息的時間算在八小时以內……明白了嗎？”

“明白啦！明白啦！”

彷彿台下的这些激动的声音在鼓励着台上的人似的。荒木慎重其事地說明着每一个要求項目的內容，一面不时地翻着上眼，望望会场的一个角落。在那里，从台上看来是在右侧前方的办公室系统的座位上，以身穿顯眼的軍官制服的小松信义为中心，繞他坐着島成吉等四五个天龍会會員，自然形成着一个小团体。这些人虽然現在活像被沉沒在波浪下面似地守着沉默，但是在这会场里潜伏着反对大会最重要的这项提案的势力的話，那正是这一伙家伙了。

“……我的說明大致就是这样。不消說，要提出这些话，我們也需要相当的决心的。”

說明快完了，抬起头来的荒木也感到非常兴奋。的确，在工厂后山頂上和中谷他們五六个人商量怎样組織工会的时候，想也沒想到工会竟在这种大家一湧而上的情形下大規模地成立了。好像自己的身子要从脚下被風刮着騰空而飛似的。因此，为了站穩立場，便照平常的習慣低起头講話；可是，在这瞬間他却高高地昂起头來：

“……当然，我們要利用‘罢工权’这一武器來進行斗争。是厂方拿‘生产怠工’來对付我們，我們就進一步地利用‘生产管理’这武器來斗争……”

这时，千千岩从主席席上欠起身來說些什么話，却誰也沒見。台下的羣众已經乱哄哄地欢呼着，拚命地鼓着掌。他們虽然大部分人都沒有十分明白那“利用生产管理來斗争”究竟是怎么回事，但是他們却相信着提出这个建議的人一定是採取最有力的办法的。他們个个都覺得从自己的身体內湧出一股热燙燙的东西來，渾身都热乎乎的，若是不大声喊叫或是热烈地鼓掌就再也控

制不住自己了。

“那么，請車床間的大野木熊雄君代表工人講話。

主席报告这一个項目时大家还在鼓掌。他們一下子通过荒木的建議，又推选出荒木、千千岩、竹内、中谷、笠原和其他五个人为工会常委，並决定在大会结束后由这些常委向厂长提出剛才的決議。在这时候，小松一派好像沉沒在鼓掌声和欢叫声的波浪里似地默然叉着手臂。站在台上的荒木一直怀着戒心注意着他們这一羣人的态度；可是，通过決議后的大野木的贊成演說，也就是進一步加强大家的决意的贊成演說，却終於惹起一場糾紛來了。

从大野木熊雄搖擺着那不到五尺的矮小身子出現在台上的时候起，会場激昂的气氛逐渐被熱鬧的欢笑声所代替了。

“伙伴們！”

大野木望着天花板陡地大叫了一声，就直翻着眼睛接不下去了。他的演講稿就放在眼前的桌子上，內容他也完全背得出來；但一站到这比人高的地方來时，他不但馬上覺得眼前發花，会場模模糊糊像动盪着的大海，而且还發見了自己在上諏訪宿舍里熬夜赶出來的演講稿，和会場的气氛有很大的距离。

他曾經傾注了自己所有的一切思想和知識，拟出了这篇演講稿；可是，却沒想到会在这种气氛中用这种形式被指名上台。他的演講稿里，緊接着那“伙伴們”之下寫的是：“說來，我們日本是否是个神國？”

“伙伴們怎样了？”从台下飛來揶揄声，女工席里有人“吃”地一声笑了。

“……說來，我們日本是否是个神國？……”

大野木閉起眼睛叫了。他的嗓門要是發出过大的声音，就像放汽笛似的“吡”地响。

“……在以我們劳动人民为牺牲而進行的侵略战争的过程中，所謂‘神風’豈不是終於沒有刮起來嗎！”①

“別哭啦！”

从台下又飛來另一个声音，女工席上的笑声像波浪一样的蕩漾着。可是，一股勁兒望着天花板的大野木却連那擲揄声也听不見，更不知道羣众为什么笑得那么起勁。矮个子的他好容易把脖子伸到桌面上來揚着臉，話一接不下去，就忙忙地右脚換左脚，左脚換右脚地蹬地板，肩膀也跟着搖晃。台下立刻又笑成一团。

“請你給咱們瞧瞧臉吧！”

荒木和中谷不时地从后台的隔幕里探出头來瞧瞧会场。他們有点不放心，因为虽然已經通过了增加五倍工資等十几項要求，可是這場代表講話說不定把羣众的情緒引到意想不到的方面去。

不过，山中初江她們一羣女工却高兴得眉飛色舞。这些坐在女子席前面、佔了台下右边一半的姑娘們好像每一次擲揄声都是在解放她們。她們从小学六年畢業以后來到这工厂已經十年，从來沒有呼吸过像今天这样的空气。今天即使厂長在这兒也不怕！瞧，連办公室的先生們也和我們一样坐在草蓆上哩！她們想。今天再怎样大笑，再怎样不守規矩，再怎样和台上的人开玩笑也沒关系，沒有人会受处罰的！

可是，在另一方面，她們却还不敢相信那增加五倍工資的要求会变成事实。尽管这样，她們个个都暗暗下了决心，不論罢工还是生產管理她們都要参加（虽然为了它可能吃很大的苦），因

① 一二七四至一二八一年，蒙古侵略日本时，忽遇大暴風，蒙古海軍全軍复沒。日本反动統治階級欺騙人民說，这是吹了“神風”；而在“太平洋战争”的末期，統治階級又欺騙人民說：“將來又刮神風將美國軍艦复沒”，以企圖鼓舞士气和安定人心。

为对她们來說，这並不是奇怪或是不自然的事情。

姑娘們兴高采烈，不能安安靜靜地坐着。台上的那个工人代表越是滑稽，她們也就覺得越是好笑；可是一方面由於同感和同情却又越來越多地替他担着心。要是能够找到適當的話，真想打破歷來的習慣喊了出來。會場上籠罩着一種不知會出現什么的空气，一旦出現了，哪怕是最意想不到的，也會馬上變成一股巨大的力量。她們覺得这气氛好像是从自己的身子里湧出來的……。

“所謂天皇正是……”

这时，台上的大野木又發出“吡！”“吡！”地吼叫声喊了些什么，“拍”的一声把桌子一敲。刹時間，會場突然變成了一片靜寂，好像个个都在面面相覷一样……。原來，那个身穿軍官制服的小松主任从男子席里站起來了。

“不許說冒瀆的話！”

小松大喝一声，悠悠地走上台來，穿过主席背后走近大野木。他的态度簡直是傍若無人。千千岩站起來拉住軍官制服的袖子，对他不知講些什么，小松只是回了一下头，仍然站在原地不动。

“……天皇正是头号战犯！”

大野木剛才拍着桌子說的正是这一句話。这个矮小的演說人虽然不善於說話，但当知道自己的發言引起糾紛时，他絲毫沒有流露出胆怯的神色。他从眼角里瞥一下外表堂皇的小松，旋即又大声喊叫着：

“我們，我們，現在难道不應該从神風和崇拜天皇的迷信中醒悟過來嗎！”

虽然大野木直着嗓子發出好像放汽笛似的嘶叫声，这回却逆

一个挪揄声都没飞来。突然间，会场的空气变得沉重起来了。大野木和小松並排站在讲台上！在台下每个人的心里，也不得不明确地对立起他们一向模模糊糊的两个问题：“天皇究竟是不是战犯？”“自己应该拥护天皇呢？或是反对天皇？”大家看见大野木从桌上抓起演讲稿跑下台来，小松没经主席的指名擅自站到桌前去，但却没一个人提出抗议。

从后台的隔幕里出现荒木和笠原的脸；那位被无视了的主席从椅上抬起屁股；那些台下的干部们（包括那个自己该上台的顺序被别人抢去、从上衣口袋里一会儿拿出演讲稿一会儿又揣进去的池部在内）也都从自己的席上半站起来了。

“胜负只是一时的运气，虽然皇军武运不扬，一败涂地……”

小松挺出下肚，两手按在腰上，用低沉严肃的腔调，像连长在训示兵士一样讲起话来。他缩紧下巴，把刮光了的和尚头昂得高高的，用一对细长的眼睛锐利地扫射着会场，那样子显出了一种不像二十六岁的青年的老成气派。大家顿时觉得好像被拉回到现实里面来，逐渐感到不安；说不定从中午起敞开胸襟欢笑着的自己是不对的吧？

“说来不胜惶恐，陛下乃是我們日本国民最大的支柱。这是连盟军和美国也不得不承认的事实，因此在投降条件中也特别提出了不损坏日本的国体这一项……”

“完全正确！”

从台下左前面天龍会员聚集着的地方喊出拉长舌尾的喝采声。接着，中央的男工席里也劈里啪拉地响起鼓掌声。宛如埋伏在什么地方伏兵突然展开了攻势。这异常清楚的鼓掌声引起大家的不安和紧张。

“不对，主席！”

突然，台下傳出了烏澤蓮刺耳的尖聲。主席把头轉過來，勸她等小松的發言完了以后再說話。台下的羣眾也被这个姑娘大胆的行为所吓呆了，大家一下子都把視線集中在蓮的身上；可是，蓮却絲毫沒有怯場的樣子，手里拿着一張紙，仍然筆挺地站着。

“小松先生的發言不正確，那是反動言論！”

穿着白色毛衣和紅裙子的蓮把头稍微歪着，嘴邊透出微笑瞅瞅台上的小松，好像在和他开玩笑。

蓮不知从哪里得來的，手里拿着摺成四折的“赤旗”报十一号，一面看一面發言。她不慌不忙，說話的口吻和平常一样緩慢。大家的眼睛都吃驚地望着她；可是不久，他們对这个姑娘就失去了兴趣。

“天皇是侵略戰爭的最高責任者。我認為如果不打倒天皇政府，日本的民主化是不能實現的。”

从台下最后面的一个角落——車床間的男工們坐着的地方——傳來急性子的古川“說得对！”的喝采声，但沒有引起大家的共感。因为在蓮的發言中漢語太多了，这些工人們听不懂。在台上，小松仍然保持着原來的姿勢，好像耐心等待蓮的發言似地默然瞅着她。不改变神色是他的特征之一，但現在他那副神情同时又証明着蓮的抗議絲毫沒有刺激他的神經。

“小松先生的天皇拥护論是和那金融寡頭資本結合着的地主階級的……”

“別賣弄學問！”有人罵了一聲，緊接着又傳出揶揄声：“黃毛丫頭，坐下來！”蓮的面孔立刻紅漲了，她把臉冲着那說話的人急急地叫喊着：

“我們工人階級應該更進一步提高覺悟！在就要施行普選的今天，社会党为什么沒在競选中提出‘打倒天皇’的口號？你們還

沒有覺悟到這一點！”

老實說，這是大會中最精彩的發言了，連一直在她背後提心吊膽的池部和由於自己是个干部而不敢公開聲援的大野木，都情不自禁地半站着身鼓起掌來。可是，一般地說來，她的發言却在羣眾中起了相反的效果。因為當她說“我們工人階級”的時候，她那華麗的服裝和神态反而使大家不相信她的話；過後她說“你們”，又把臉冲着羣眾，好像在叱責大家，這態度使得人們不管是非，都對她起了反感。

“別了不起！”“放屁！”

羣眾七口八舌的叫罵起來。起初蓮也不肯示弱，勇敢地回應兩三句；可是，到末了終於高高鼓起腮幫，像摔了个坐墩兒似地、一屁股坐到草席上去了。

“雖然戰爭失敗了，我們神州日本的國民在這非常時期，應該以慎重堅忍的精神來提高警惕，別上那些紅色分子和共產黨的當……”

當小松在這反而有利的气氛中又繼續開始發言的時候，台下也隨着出現反對的喊聲。蓮的發言雖然從數量方面來說是引起了坏的效果，但是一方面又替那些對小松的天皇擁護論怀着反感的人們打開了說話的機會，他們雖然人數不多，却也清楚地表示反對的態度。那不是干事也不負會上其他責任的古川從後面席上站了起來，大聲喝咄着。不過，這時候，那些散在工人席里面的天龍會會員也已經聯合起來，几乎完全佔着優勢。

荒木從後台走出來和主席商量。看這個情形，連那“增加五倍工資要求案”也很有可能給弄得沒有結果。

“我並不是一定反對工會和增加工資。不過，我所擔心的是從背後拉着綫的是不是共產黨這一點。說來不勝惶恐，像那種對

天皇陛下要弄冒瀆的言辞的人，除了共产党以外……”

小松快要结束他的发言的时候，会场里已经乱哄哄的，天龍會員的鼓掌声和反对的人的嚷叫声混成一片，大部分人都立起一只腿不安地张望着四周。聚集在讲台脚下的池部他們也都站起来了。

“閉嘴！”

这时突然傳出响徹天花板的大喝声，接着，大家看見古川滿臉殺气，飛舞着軍用大衣的下擺，跨过大家的頭頂，像飛鳥似地朝着講台冲過來。

二郎來到講台跟前，把兩手按在高高的边沿上，刷地飛舞着大衣的下擺，一躍身跳到台上來。一瞬間，大家看見身穿軍官制服的男子和兵士制服的男子配成一对站在台上的桌子兩端。好像这只是一眨眼間的事，因为二郎的來勢太凶了，引起大家这种錯覺。

台上的兩個人瞪开怒眼对望着。二郎一只手攙住桌子的一端，冲着小松伸出臉去，肩膀一起一伏地喘个不住。小松往后退了一步，兩手按在腰上，活像俯視对方似地瞪着大眼。二郎把下唇向前拖出，吁吁地喘着气，看那样兒好像就要扑过去似的，那握住桌子的一端的手，一点一点地往前移动着。

不消說，台下乱成一团，天龍會員怒喝二郎的罵声，質問主席的責任的喊叫声充滿会场。不过，大多数的人却都压根兒听不見这些叫声，他們正在忘神地瞧着那弥漫着使人窒息的气氛的台上。站在台上的兩個人都具备着很好的体格。二郎虽然又黑又瘦，但那突出的顴骨、尖尖的下顎，都給人一种慍悍的印象。

“瞧，你們瞧！”

突然間，二郎猛地伸出一只手，把食指指到小松的臉上。

“……这，这家伙是军官呀！”

大家起初不觉一愣，都不知道这个穿军用大衣的工人說的是什么。他們唯一明白的是他的臉陡地轉向大家，而在这一眨眼的功夫里他就已經佔領了整个桌子。

“我，我不知道这家伙到底是中，中尉或是上尉。可是，可是啊，我，我对这个军官制服有仇！”

会场的气氛好像滴溜溜地旋轉了兩三次；还摸不到是怎么回事，四处徬徨着的眼睛，吃驚地屏住呼吸的面孔……宛如被風吹擾的野草一般騷动着。荒木走到古川背后想去制阻他，可是也像被他的气势所压倒了似地默然不动了。

“我，我就是給这个军官制服硬拉到菲律賓去的！在大海当中泡了一天兩夜！我的战友們遭受谷拉滿战斗机的襲击牺牲了一大半。在那样的时候，这些军官制服們到底干了些什么？”

这时候，小松本是臉冲后台，背朝古川，要从台上走下去的，但一听这句话，一轉身就朝着古川冲过来。荒木和千千岩赶紧把他抱住，拼命向他打着耳語。古川从桌上伸出上半截身子在喊叫着。他非常兴奋，每当發出响徹整个会场的大声时，他那瘦骨顯然的下巴就剧烈地顫抖着，眼淚順着往上翹的鼻梁兩旁，留着兩条痕迹流下来。

“……你們还記得吧！曾經被征入伍的人，被拉到前线去打仗的人，你們都还記得吧！这些家伙，这些家伙！”

二郎因为臉朝着正面，他还不知道这时候小松已經走到台下去，兩手背在背上，好像尋找着進攻的机会似地死盯着台上，所以仍然用手指着刚才小松站的地方喊叫着。

“这些军官制服們揍我們兵士的时候說些什么來着？他們不是一面說‘你們要把長官的命令当做是朕的命令’，一面狠命揍我

們的嗎？”

二郎的演說發生很大的效果。在這瞬間，連天龍會會員們都暫時沉默下來了。

二郎起初压根兒沒想到自己會演說，他也沒有自己要上台演說的意思。說實話，他是為了揍小松而跳到台上去的。他一瞧見軍官制服出現在台上，頓時就氣得了不得，自己也不知道為什麼生這麼大的氣。當大野木從台上走下來的時候，二郎覺得他是說不過那個軍官制服而被迫退下來的，就再也忍不住了。可是，他跳到台上去、隔着桌子和小松面對面地站着一看，意外地感到了台下羣眾視綫的壓力，自己也不知在什麼時候把身子轉向正面。

“天皇，天皇是什麼東西！……”

因為這樣，當失去吵架的對方時，他就站在台上進退兩難了。他不得不对羣眾講幾句話，只好大聲地嚷叫起來。在他嚷叫着的當兒，似乎自己為什麼瞧見軍官制服就非常生氣也逐漸明白過來了。

“天皇，天皇就是這些軍官的大頭兒呀！”

二郎忽然從嘴里跳出這一句話來之後，就滴溜滴溜地轉動着眼珠，接不下去了。

“……天皇的名字叫裕仁。我給拉去打仗的時候還不知道這些個事。所以說，天皇支使那些軍官們來揍我們，叫我們去送命！”

可是，這時候從台下什麼地方傳來“你是共產黨吧？”的聲音。二郎馬上跟那個人干起來：

“是共產黨又怎樣？渾蛋！”

台下起了一片哄笑聲。女工席里有人劈啪劈啪地鼓起掌來。這些姑娘們覺得如果那個披着軍用大衣的工人就是共產黨員的

話，那么共產黨員也沒有什麼可怕的。

這時，已經走到辦公室系統的席上去坐下來的小松又站起來，天龍會會員們也七口八嘴地罵開了；荒木從後面握住古川的肩膀，想把他拉到台下去。可是，這些人的行動却反而引起羣眾的不滿。

“什麼？”

二郎從肩上海開荒木的手，和台下的每個罵聲開起火來：

“那麼問你，你們口口聲聲喊着冒瀆啦，不恭啦什麼的，可是天皇也跟咱們一樣，也要撒尿、拉屎的呀！”

二郎的演講已經亂七八糟了。會場里也產生了一種奇怪的氣氛。演說雖是雜亂無章的，但羣眾却好像覺得他那異想天開的言語和行動都在替大家撥開一直籠罩在心裡的疑雲，使大家的疑問得到解答，所以他們都以意外熱心的心情傾听着。女工們瞧着那些天龍會會員激怒的樣子，心裡覺得他們越是生氣越是好玩，個個都沒來由地用笑聲和鼓掌來聲援那個披着軍用大衣的工人。

“萬世一系^①？那玩藝！……”

當二郎又和另外一個罵聲頂撞起來的時候，禮堂裡的騷動已經達到極點了。二郎說了一聲“那玩藝！”就停頓下來，臉上浮着遲疑的神色想了一會兒，接着就突然想了起來又大聲嚷：

“那玩藝又是什麼東西！天皇是姨太太養出來的！我的萬世一系比他還可靠得多！”

在哄笑聲和噓叫聲中，散坐在會場每個角落里的天龍會會員都從自己的席上站了起來，其中的五六個人氣勢洶洶地衝着講台

① 日本反動統治階級說，天皇一家從神代一直到現代都是同一個血統，他們是天生的統治者，而這就是日本國體和其他國家不同的一點，以便欺騙人民，鞏固他們的統治權。

跑过去；主席和后台的干部也都跑到台上來，台上站滿了人；台下的羣众几乎全都站起來了。

“好，你們想动手嗎？”

二郎大喝一声，敏捷地从身上脫下軍用大衣，一只脚放到講台边沿去，臉冲着那些跑到台下來的人們，做出就要扑过去的架子。

天龍河的溪谷入晚以后仍然刮着暴風雪。角倉公路早就断絕人的來往，除了公路兩旁的羣山偶而刮起一陣狂風以外，周圍像死一般的靜寂。每当狂風帶着灰塵般的粉雪一陣陣地急扫过川添工厂的廣場时，地上的積雪也打着渦旋往半空飛舞，發出噉噉的吼叫声，在沒有月亮的夜空上塗抹上一层灰白色。——

可是在这里，在这川添工厂的厂房里，到处都还閃耀着明亮的灯光。警衛室当然不用說，連办公室樓上的厂长室也还点着灯；那些緊挨着女工宿舍的一幢平房——从前是揀蔞場、现在是工会事务所——的每个窗口也都被灯光照亮着。这些房屋的灯光，好像隔着廣場在互相挑战。

月份早就更換了，川添工会已經進入生產管理斗争的階段。在开完工会成立大会之后立刻由工会向厂方提出的那些要求，在提出去的第四天得到从东京总公司回來的厂長的答复，其中最重要的“增加工資”、“实际工作七小时”和“参加工厂經營協議会”等等項目几乎全都遇到拒絕。工会方面重新把原來的要求提交厂方，一面为了和总公司工会取得連系，又派工会副主席千千岩和書記長笠原到东京去。可是，虽然第二次答复期限快到眼前，厂长却以買不到火車票啦、患了伤風啦等等为借口，一天又一天地拖延着上东京的日子。

目下，以“东电”总公司的工会为首，其他附屬的京濱四个兄弟工厂的工会，在神奈川工代会議的支持下正在对总公司展开斗争。川添工厂的这些情形，和他們的勝敗有不可分离的关系。就是說，如果相良厂长無視川添工会的要求而迟迟不到东京去，这就等於从背后給总公司打气；那么从工会方面來說，要是工会繼續進行生产管理斗争，哪怕是早一天也好把厂长赶到总公司去的話，这就是对总公司工会的斗争尽了一臂之力。

今天晚上，食堂楼上的礼法室里也是灯火輝煌。——

在那里正在進行着“劳动講座”。房間里一排排地放着許多長桌子，共有一百五六十个男女黑压压地挤滿一堂。窗玻璃被不断地刮來的風雪塗成白色。可是，不消說，在这二十疊大的兩個房間里却是根本沒有暖房設備的。

“那么，从今天晚上起正式講內容，从‘列寧主义底歷史根源’这一章开始，請大家打开第四頁……”

这个“劳动講座”第二課“論列寧主义基礎”的講師是岡谷市的律师大林千太郎。他來回踱在立放着一塊黑板的壁龕跟前，从手里的文献抬起头來說。

“列寧主义是在帝國主义，就是列寧說的‘垂死的資本主义’的条件下長大形成的。这一点，昨天晚上我已經講过了吧……。”

法学士一手背到背后，在少年般的紅頰上泛起含羞的微笑，像要一直張望到最后的座位似地伸出脖子，用目光把整个房間扫了一遍。在这肩摩踵接地挤坐在一起的年輕的听众里，姑娘們佔着其中的一半。

張开嘴巴定睛望着講師的、穿軍用大衣的青年工人；在茄子色工作服的口袋里插着兩手、脖子縮在圍巾里、翻起眼皮傾听着的姑娘；虽然沒有一个开口回答的人，但無数的眼睛都集中在講

师的脸上。……这种景象，在川添工厂的历史上还是头一次出现。

“……就是，在这已经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的资本主义的矛盾中，有三个最重要的矛盾。明白了吗，这是最重要的部分，请你们注意听。那么，在这三个矛盾里第一个矛盾是什么呢？”

“第一个矛盾，就是劳资间的矛盾。帝国主义就是工业国里垄断性的托拉斯和新迪加，银行和财政寡头拥有莫大的势力……”

讲师俯下头读着文献。

“……与这种莫大势力斗争时，工人阶级通常采用的手段，如职工会与合作社，国会政党与国会斗争等，已经完全不够了。或者是投降资方，依旧过着每况愈下的非人生活；或者是运用新式武器，——这就是帝国主义在千百万无产阶级群众面前提出的问题。……”

山中初江拚命动着铅笔用片假名做记录：“矛一盾”、“财一政一寡一头”、“莫一大一势一力”、“壟一断”……。这些姑娘们每个人都有文献；可是，她们别说意义，连这些汉字到底怎么个唸法都不知道。

“问你，刚才老师怎么说的，财一政一塔？塔一头？”

坐在初江旁边的阿菊着了慌，拚命用自己的肩膀推她说。坐在前一排的及川光一听，就把梳辮子的脑袋转了过来，冲着阿菊急急地低声说：

“是寡，寡一头呀！”

连初江的脸颊也是通红的，好像在发着烧。这么多的汉字！她用眼睛瞥了一下讲师的嘴边，就赶紧俯下头去做笔记，记完又赶紧抬起头来望望讲师。好像自己在从来没走过的一条崎岖不平

的、長遍荆棘的山徑上走着，一會兒摔了一交，一會兒又被棘刺抓破四肢，前途茫茫，已經看不清自己到底要走到哪里去，只拚命望着走在前边的人的背脊，踉蹌地迈着步似的。

“……我們的國家也是剛才說过的那些‘工業國家’里面的一個。虽然战争失敗了，但是还处在財政壟斷資本的階段中……”

這一回，講師舉出各種具體例子來說明“第一個矛盾”。初江趕緊在筆記本上記了“階一段”兩個字。

“那么，現在要講到第二個矛盾。第二個矛盾，就是各財政集團間以及帝國主義列強間為爭奪原料產地，為爭奪別國領土而發生的矛盾。帝國主義就是把資本輸出到原料產地，就是為獨佔這些原料產地而進行瘋狂的爭奪，就是為重分那已經瓜分完結的世界而進行爭奪，……”

這次的漢字更多了。山中菊緊閉着嘴，把左邊的肩膀越來越高地聳起來，努力做着筆記。但一注意到，就又慌忙伸手蓋住用片假名記在本子上的鉛筆字。今天晚上真不湊巧；古川剛好坐在离她只有一尺左右遠的鄰桌旁邊，他不時地伸過腦袋來偷看阿菊的筆記本。

“……而這個情況的特點，又在於它使帝國主義者彼此削弱，使資本主義陣地整個削弱，使無產階級革命時機接近，使無產階級革命成為實際的必要。”

講師讀到這里，好像突然想起來似地從文獻上抬起頭來。

“怎麼樣？你們听得懂嗎？”

從阿菊的背後好像“別擔心！”似地立刻傳出土岐花、烏澤達她們的回答聲：

“是！听得懂！”

“完全明白了！”

初江已經忘掉窗外是不是還在刮着暴風雪，也不知道自己是熱呢，或是冷。對她說來要理解講師的話是非常困難的。可是，偶然遇到能夠明白的地方，她就覺得彷彿自己瞥見了從來沒見開過的一片新天地。好像在那條崎嶇不平的山徑上摔了一交而爬起來的瞬間，這人世間可怕的構造從自己熱心望著的講師的嘴里突然出現又消失了。——

初江的臉漲得紅紅的，還另有一個連講師也猜不到的理由。這不只是初江一個人這樣，這可說是像這樣和男工們坐在一起，有時又不得不跟他們交談的“勞動講座”的氣氛在作怪。這些姑娘們雖然早就佔據房間右邊的一角，大家擠坐一團；可是，那些遲到了的男工們找不到空位，就毫不客氣地侵犯到她們的領域來，緊挨着她們在牆壁跟前坐下。

“……帝國主義就是對極廣大的殖民地和附屬國中十多万萬居民施行最橫蠻的剝削和最無人道的壓迫。……”

講師已經講到“第三個矛盾”了。初江她們一面聽講，一面又不斷地在自己的背上感到男工們的視線，不由得渾身發燒。她們被“東電”公司接受過來以後雖然經過兩年的歲月，可是，至今卻仍然牢牢地被那絲廠時代的老規矩束縛着。

“喂，喂！”

坐在初江旁邊的阿菊，從剛才起就一再給古川拍拍肩膀，有時又被他用鉛筆戳戳肚脇。每次阿菊都把臉漲得通紅，深深地低着頭，拚命把身擠到初江那里去，弄得初江連氣也透不過來了。

“你，聽明白了沒有？啊，難懂吧？要是聽不懂，還是給老師提一聲吧。”

這個不知道什麼叫客氣的穿兵士服的工人，又伸頭窺看阿菊用手遮蓋着的筆記本，突然站起來大聲喊着：

“老师，老师！我说呀，这儿有一个因为讲得太深，听不太懂的人！”

讲师从文献上移开视线瞧瞧他这边，屋里所有的男子也都一下子把视线集中到古川和坐在古川旁边，把脸伏到桌上去的山中菊身上来。

“啊啊，是吗？”

讲师爽直地点了点头，好像承认错误似地搔搔脑袋，红着脸。不过，说实话，在讲授这种理论的场合，要把每个专门名词和名称都用通俗简易的日常用语来加以解释，是相当困难的一件事。

“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呢，你明白吗？”

大林律师想了一会儿，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了“垄断”，冲着阿菊伸出下巴。

“用不着害羞，赶快回答老师，说吧，啊，站起来，站起来……”

古川轮流望着讲师和阿菊的脸，从旁边催促。

“不，不知道！”

阿菊从座位上抬起屁股，翻起眼皮瞅着黑板，一面发出和平常不一样的蚊子哼哼的声音回答说。

“那么，这个呢？”

讲师偏了一下头，这回写了“瓜分”两个字。

“不明白。”

讲师又想了一下，用片假名写了“无产阶级”。这回，翻起眼皮瞅着黑板的阿菊立刻点了点头说：

“明白！”

男工们哄然大笑起来。古川马上大声喝吆：“笑什么，别

笑！”可是已經太晚了，山中菊伏在初江的膝上“哇！”地一聲哭起來了。

“講座”散了以後，池部新一臉上掛着不高興的神色站在屋當中。

“一面鬥爭一面學習，一面學習一面鬥爭，這就是我們無產階級的原則……”

大林律師坐在壁龕前的一角上，被男幹部們圍繞着，用由於講課而沙啞了的聲音和大家聊天。土岐花、貝島信子和鳥澤蓮也一面給講師倒茶，一面坐下來听。另一方面，初江和阿菊等七八個女工幹部用手巾包着頭，有的把長桌子堆到房角的一角落去，有的用掃帚把廢紙掃在一塊兒，大家七手八腳地清掃房間。像這種男女之間的差別以及事務系統和工人之間的差別，都是歷來存在的現象，沒有一個人感到奇怪，新一却心里非常不滿意。

“這句話，我是从小林多喜二^①那兒听來的。”

當講師的這句話傳進他的耳鼓的時候，他吃了一驚跑到講師的身旁去了。

“老師，你見過小林多喜二嗎？”

新一在很早以前曾經讀過小林多喜二的一兩部著作。那時候他還不相信現實中真的會存在像小說中暴露出來的事。可是，最近在舊書攤里找到“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②，把它買來讀了以後，他却完全改變了過去的看法。

① 小林多喜二（一九〇三——一九三三年）是日本最優秀的革命作家之一。一九三三年被反動政府逮捕，當天被槍殺。

② 這是小林多喜二的著名作品，描寫日本革命運動史著名的“三·一五事件”。

“喂，雖然僅僅是那麼一次。那還是在我學生的時候了，有一次我在東京的某一個集會上見過他。”

這時，坐在圓形的座位半端、用鉛筆敲着筆記本的古川二郎毫不發慌地開了口：

“老師，你說的小林多喜二是個什麼玩藝兒呀？”

“呀，你不知道嗎？”坐在他旁邊的大野木沒等講師開口就怪聲怪氣地囔囔起來了。“那不是頂頂有名的作家嘛！是吧，老師。他是共產黨員，是在獄里受拷問給拷死的。連小林多喜二也不知道，這家伙多傻呀！”

古川臉上浮出“原來如此！”的神情，大家都哄然大笑。新一却深深地把頭垂下去；小說“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使他在凝神望着的膝蓋上彷彿活生生地浮現出老前輩們激烈艱苦的鬥爭。“像我這樣的人也能够成為他們的歷史的繼承人嗎？”新一呆呆地想。

“啊，伙伴們！伙伴們！”

大林律師突然舉手喊着。原來那些已經掃完房間的女工干事們按照絲廠時代的規矩，大家排坐在門檻外面，兩手按在草蓆上鞠了一躬，準備起身退出房間。

“現在我把一首挺好聽的歌教給你們唱。都請靠攏到這邊來坐。啊，來，來，到這邊來……”

講師一面在黑板上寫着歌詞，一面拚命動員她們；可是姑娘們仍然坐在門檻外面，互相把臉藏在別人的背後。

“人民的旗幟，紅色的旗……”

突然間，講師用火筷子敲着火盆邊沿唱起歌來了。他拚命搖晃禿光頂門的腦袋，臉上泛起一片紅暈，變得和學生一般年輕了。

“來來，大家一齊唱！……高舉吧，紅色的旗……”

古川張开大嘴，露出詫異的神情望着講師的嘴，首先用荒腔走板的聲音唱起來。這是他有生以來頭一次聽見的歌。似乎有些悲哀、又有些時髦，可是，又好像是很早很早以前自己的心就有過的……。

“歌聲縈迴在莫斯科，歌聲高揚在芝加哥城……”

講師豎着大衣領子、脖頸上鼓出青筋唱着，大家以他的歌聲為中心，起初還是遲疑地參差不一，接着就逐漸融化成一片，越唱越高起來。連那些女工干事們也不知不覺地擠到門檻跟前來，其中學歌本領最大的山中菊把頭昂得高高地唱着。

新一——面唱歌一面盡量避免看鳥澤蓮。從花色大衣的領子里露出帶紅的橙黃色圍巾的蓮，一發見自己的嗓子走了調兒，就搖搖身子縮緊脖子，陡地瞟看新一一眼。

“太難啦，我可不行！”

蓮不願自己的聲音會擾亂大家的歌聲，她一面說，一面毫不客氣地用目光打量那些挨她坐着、大大方方地拉開嗓門唱歌的土岐花（她是教員出身，已經三十來歲了，大家管她叫“伯母”）的瘦黑臉，鼓出脖子越來越熱心地唱着歌的古川他們的臉，以及坐在門檻外面唱歌的初江們的臉……等等。新一雖然不看她，但她的這種態度却是不看也會猜到的。

“那麼，回到岡谷方面的人跟我一起走吧，咱們邊走邊唱歌。”

大林律師說，戴起皮棉帽站了起來。大家也跟着散了，其中有五六個人跟着講師走下樓梯。

新一也把講師送到樓下去。他是宣教委員，今天晚上因為當部長的中谷出席了執委會，所以由他來負責這個“講座”。大林律師來到樓梯下面薄暗的角落時，往後退了一步，從大衣口袋里掏

出一張紙，把它遞給新一，一面小聲地說：

“你願意不願意參加青年共產同盟？”

“什麼？”新一望望對方的臉。

“不，‘青共’是羣眾團體呀，和共產黨不同。你首先看看章程，和別人商量商量一下。”

大林律師把話說完，就匆匆走進大家等着的風雪里，隨即渾身被染上白色，不見了。

“青年共產同盟？”“青共？”新一在嘴里喃喃自語着，順着昏暗的走廊回到工會事務所來。“青共”和共產黨不同，這一點使新一稍微感到放心，但另一方面他却又因為不是共產黨而感到不滿意。近來，他對自己特別需要一個嚴格的紀律。因為他覺得和蓮的戀愛似乎使自己變成了半身不遂的病人了。——

因此，他一看見一個黑影從昏暗的走廊腰板那邊敏捷地移動着，朝自己走來，就猜到這個黑影是誰。

“可以嗎，送我回家？”

對方緊擦過他身子走過去時，交給他一樣東西，從和大衣一個顏色的頭巾里露出白臉來。

“可是，我，還有……”

新一想解說：今天晚上的“講座”是由他負責的，所以還要處理一些雜務。可是，對方卻像不依似地把戴著頭巾的腦袋搖了一搖，說：

“不，我等着你，我有話跟你談。”

從走廊的一端出現了人影。兩人立刻分開，往不同的方向走去。新一把交給他的東西（那是一本筆記本）揣進大衣口袋里，心想：今天晚上又不能按照計劃讀完“國家與革命”啦。可是，他那一躍身跳過走廊鋪板的接縫跑去的腳，卻像小兔一般輕快了。

新一回到工会事务所来时，执委会还在开会。

“辛苦了，已經开完了嗎？”中谷从圍繞鉄制火盆有的站着、有的坐着的一羣人圈中伸出臉來，一看新一点头，就說：“那么，替我記日記吧。”說罢，他的臉立即消失在人圈里去了。

原來，工会虽然已經实行了生產管理，但是还不能由工会來处理和推銷成品，目前能做到的只不过是自动地繼續生產和增加產量，不讓厂方有入不敷出的借口。不过，哪怕是这么一点事，也得不断地向厂方的怠業——“停工待料”或是“外厂送料不及时”……等等現象——做斗争，所以困难是不少的，以工会主席荒木为首的执行会每夜开会都要开到很晚的时候。

“已經八点了，你們也該回家了吧，大家辛苦啦！”

荒木大声喊着。一听这个喊声，那些圍繞在旁边一張桌子討論着什麼問題的組織部的干事們、在后面一張大桌上搞着油印的書記局的干部們，都一下子停止了工作，一面七口八舌地高談闊論，一面开始回家。

“劳动講座第×日，參加人数共一百五十七名，內計男××名，女××名……”

新一坐在上面放有一塊寫了“宣傳教育部”几个字的三角形紙标的桌子旁，按照一向做事認真的脾气連听众的車間也填在日記上，又註上：“第一堂課自十七时到十八时。學習文献：永田清著‘唯物辯証法講話’……”等等。一切都弄妥当了，他突然抬头四下瞅瞅，敏捷地从大衣口袋里掏出那本筆記本來，一面用身子遮掩着一面把它悄悄地翻开來看。

親愛的新一哥：

你打算对我說些什么，我都猜到了。說來說去結果是想叫我“搬家”的吧。这有什么大了不起的。……

蓮在筆記本上一开头就这样寫着。新一抬頭張望四周，又把視線落在紫色的鋼筆字上。原來，新一和蓮在不久以前就互相交換着筆記本，把自己的感想記在上面。有時候他們也利用它來表白當面不好意思吐露出來的情感，有時又利用它來互相討論問題。總之，這是只有他倆知道的秘密的本子和愛情的本子了。新一用的是藍色墨水，他最近寫了一篇論文式的文章，題名叫“實踐之意義”給蓮看。她立刻猜到新一那繞彎子的方式是在告訴她些什麼，因此用紫色墨水寫來一個答復。

不過，也許是件大事哩。我當然知道實踐的重要性，尤其是对我這種小資產階級出身的人是很重要的。可是，假定我搬進了女工宿舍，那裏的環境是不是適合於讀書和學習呢？……

傳來“通，通，”的聲音。新一趕緊合上筆記本，抬起頭來。桌子對面有個窗戶，在那被刮雪刮白了的玻璃上有塊地方被抹掉了雪，變透明了，蓮稍微彎着白嫩的手指，“通，通，”地敲着那個地方。

“你看過我的筆記本沒有？”

兩人走出工廠，順着角倉公路朝岡谷的方向走了兩三百公尺，向左拐彎走進梯田之間的一條小徑，這時方才跟新一並肩的蓮突然開口說。

“噫。”

一直望着自己的腳尖走路的新一只是把頭點了一點。

風雪已經停止了，四周被雪光照得很亮。離這裏有一公里遠的三棵松小村彷彿就在他們的眼前。

“要是你願意我搬家，我就搬啦。”

“……”

“管它女工宿舍也罷，什麼宿舍也罷，我可滿不在乎哩。”

蓮一只手挽着新一的胳膊，时时故意顽皮地把那穿着蜜黄色长统雨靴的脚踩进雪堆里去，踉踉跄跄地迈起步，一面又不住地抬头窥伺新一的脸色。在莲的声音里含有一种和嘴上的话不同的娇气。

“你对这个问题自己怎么看？”

“我嘛，是……啊？”莲说，一面哈哈笑着，一面把肩头一冲，撞在新一的身上，撞得新一险些絆了一交。“……当然不愿意呀！”

当浑身摇动着的莲的笑声，通过互相挽着的胳膊传到身上来的时候，新一感到自己的心在冷下去。

“可是，无产阶级也有各式各样的人吧。譬如说有像你这样的人，也有野蛮、封建、根本没有阶级觉悟的人……”莲说。不过，她一猜到了新一一声不响的情感，也就马上抑制了笑，改用稍微严肃的口吻说：“你借给我的那本小林多喜二的小说，已经看过啦。我衷心受到感动。我想，那样的人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呢。”

莲拉住新一的胳膊停了一下脚步，抬头了望很远的地方。

“可是，新一哥，你还不知道呢。女工宿舍的那些人都是又封建又没有教养，根本连话也不能跟她们谈的呀。”

新一用愠怒的口吻说：

“不过，是谁把她们弄成没教养的野蛮的人的？”

莲把头一抬，睁着大眼凝视新一的脸。

“我并没有命令你搬到女工宿舍去。可是，可是……”新一用手把围巾的一端往后一甩，很困难地歪着头，像从牙缝里挤出来似地说：“……我讨厌小松。在大会上你不是也骂过他反动吗。当然哪，对你说来他是个亲戚……”

蓮一听，几乎从胳膊上推开新一的手。她那一对活像一闪一闪地燃着火焰的眼睛，起初射出詭異的神色，接着突然頑皮地一亮。

“啊啊，你說的是信义哥？……”蓮說，出其不意地爆發出笑声來，笑得直不起腰，拚命搖撼新一的身子。“新一哥，你，你真奇怪。对那种人吃醋……”

蓮笑得越是起勁，新一的面孔也就拉得越長，他一声不响地迈着步。他想对蓮声明說：“我並沒有嫉妬他”，可是自己也明白这是假話。自己既陷入了这样的窘境，也就不得不承認對於蓮宛如自己的家一样住在他家的小松，是怀着嫉妬的。

“可是，真的，我一定要搬出來！”

蓮收起笑臉，低头凝視兩人並排走着的脚，用認真的口吻說。

“小松信义的确反动。他昨天晚上回家很晚，今天早上我問他有什么事，原來他跑到岡山車站去跟站長办交涉，把厂長的火車票買回來了。”

“呃？”新一浮出惊奇的神色，望望蓮的側臉。那么，厂長終於受不了，想上东京去了嗎？可是，蓮却好像絲毫沒有意識到自己應該把这个情报反映給工会，滿不在乎地談下去。

“……还有呢，他說要是公司勝利了，一定要把荒木和其他的人都趕出工厂。他說得可認真啦，所以我也回敬他說：‘那么要是工会勝利了，你也要給趕出工厂哩’，这么一說他可气得够呛，一句話也不說了。”

新一强烈地感到自己对小松的仇恨。同时他也不滿意地想着这个互挽着臂的蓮，她用像在喉嚨里滾动的声音兴致勃勃地談着这件事，一点也沒有对小松的厭惡。

“那个人从小就是个笨家伙。”

可是，从肩膀边傳來的像訴說似的蓮的聲音，却很溫存，彷彿她的心里只有新一一個。

其實，實際上也是這樣。對蓮來說，小松信義根本不能和池部新一相比，她也從來沒有做過這樣的比較。第一，蓮壓根兒不怕小松信義，而且更壞的是她雖然知道拿理論來說小松是十足的地主階級，是個反動分子；可是，在情感上她從來沒有拿這個理論去衡量過他。

“告訴你……”蓮把挽在新一臂上的胳膊拚命搖撼，像小孩懇求什麼事似地用撒嬌的口吻說。“我呀，昨天晚上做了一個夢，你猜猜我夢見了什麼。”

蓮把面孔緊緊挨近新一的臉，幾乎把白色的吐氣噴到他的臉上來。新一浮出惶惑的微笑瞧瞧她：

“我怎麼猜得到，還是你說說看。”

“不，不，……”

蓮敏捷地把身轉到新一的面前來，一面拉住他的手，一面把上半截身子往後一揚。她的頭巾鬆了下來，白嫩的臉龐格外清楚地映進新一的眼帘。

“我不好意思說，連在本子上也不能寫的呀。”

蓮說，自个兒“嗯”地把頭一點，陡地轉過臉去。可是，她却突然把腳踩進雪堆里，發出笑聲跌坐下去了。

“使勁拉我！使勁！”

蓮因為笑着而不能用力的身軀出乎意外的重。新一握住她冰冷纖細的手腕感到了這重量時，幾乎弄得心花意亂起來。“啊哈哈！”“啊哈哈！”蓮富有彈力的笑聲，使他不由得臉上發燒。

兩人都沒有注意到走來接蓮的小松信義，早就躲在梯田旁邊的堤壩下面站着。

“哎呀，信義哥？”

蓮怪難為情地叫了一聲。戴着連在軍用大衣上的防寒帽的小松信義大踏步走到蓮的跟前來，瞧都不瞧新一一眼，一聲不響地把一把洋傘伸出她的鼻前。

“啊，謝謝你！”

這時，蓮已經恢復了鎮靜。風雪已經停了，她把洋傘夾在腋下，走在小松的前頭，但馬上又回過頭來，用她獨特的爽朗緩慢的口吻沖新一喊：

“剛才的那件事，我一定照你的話辦，好嗎！”

現在是午後休息的時間。可是，第二裝配間的女工們却很少有人利用這十五分鐘的休息時間跑到車間外面去。自從實行生產管理鬥爭以來，她們都擔心着工作效率。

“木曾川的呀，划木排的人哪^①……”

在連電燈也熄滅了的昏暗的車間里，有人把身軀在停止了轉動的運輸皮帶唱歌，但馬上又打了一個大哈欠，發出響徹整個車間的大聲自語着：

“啊啊！肚子餓啦！”

一聽到這句話，那個跟伙伴們一起坐在樓梯口（那里是一條寬大的通路）木箱上的及川光，好像受了感染似地從膝上的筆記本上抬起梳辮子的頭來，向站着的初江說：

“那個白薯稀飯，我愛是愛吃，可不怎麼耐飽。”

今天，食堂的中飯是摻白薯的大米稀飯。

① 這是日本有名的民歌“木曾小調”中的一段。

“我呀，我呀，要是斗争胜利了……”这个梳辮子的小姑娘拉拉初江的工作服袖子，小声把自己的秘密告诉她。“要是斗争胜利了，就买五条白薯羊羹^①吃。就是呀，在站前大街上卖的白薯羊羹，我要吃它五条。”

可是，她这句话却被同是在工作服的口袋里塞着笔记本、背在春日忍的背上、两人一齐晃呀晃地摇着身子的尖耳朵阿菊听见了。

“说啥？”阿菊由于她的性格，始终不能把本地土话改变过来。“你嘛，还没有买到鸡就先算起下的蛋来了。”

一听阿菊这句话，那个用块红布包着头的爱漂亮的春日忍立刻拿怪不舒服的姿势把脑袋转过背后去，机灵地回答说：

“呀，菊姑娘，你说话太‘矛盾’啦。那么，我们为什么要斗争呢？”

聚在旁边的十几个姑娘哄然大笑起来。因为阿忍巧妙地应用了“矛盾”这个名词。自从“劳动讲座”开课以来，每个车间都流行着汉语。太“矛盾”啦。又“垄断”啦。那个人太“帝国主义”啦……等等。这些姑娘们不把学来的汉语在实际上利用一下是不能感到满足的。有时候她们也用得牛头不对马嘴，不过不能在日常生活中应用的汉语就很快地忘掉了。她们不能用汉文写出“矛盾”两个字，也不知道它的语源，可是如果在谈话中很巧妙地用上了它，就觉得自己眼界好像广大了，身子也突然长高了，感到十分愉快。

“来啦，来啦，‘巡回字典’来啦！”

伏在窗槛上望着广场的一个姑娘突然喊了起来。

① 羊羹是用豆沙加糖和洋粉凝炼成的点心，普通切成长条出售，白薯羊羹是用白薯代替豆沙，因而价钱也便宜得多。

“哈哈，沉不住气啦，跑起來啦！”

初江也走近窗边，从大家的肩上望下去；但是只瞥見掀起來的軍用大衣的下擺，就突然感到一股热气冲到臉上，趕緊把头縮回來，心里悄悄地想：“那个人就要出現在眼前了，我的心为什么跳得这么厉害？这都是因为工会成立以后，那个‘劳动講座’推翻了从絲厂时代就傳下來的風習，叫我跟男子們坐在一起或是不得不跟他們交談的原故吧？”

“呀呀，迟到了，对不起，对不起……”

古川踏响着軍用皮靴，气喘吁吁地爬着楼梯走上來。他在脖子上挂着一个喇叭筒，照例在腋下夾着那本紅皮厚書——“社会語辞典”。

“伙伴們，現在开始啦！把不懂的名詞兒尽量提出來！”

古川用喇叭筒一喊，姑娘們就从四面八方靠攏來，把手里的本子一下子都伸出古川的面前。她們早就等待着这个自称“巡迴字典”的古川。

古川二郎脖頸上挂着喇叭筒、腋下夾着“社会語辞典”，每天三次，在午前和午后的休息時間和中午的开飯時間，准确地輪流出現在每个車間。

“啊恩……，伙伴們！我們不學習可不行，不學習就——是，是，”一看有人伸出本子，古川馬上就从嘴上拿开喇叭筒，急忙翻开手里的辞典。“……‘被一玻一血一者’？啊，是‘被剝削者’吧，是，是。这就是說，是被榨取的人，就是說你自己呀。明白了嗎，是被‘东电’公司的董事們榨取劳动力的你和我。來，下一个提問的人是誰？——要是我們不學習，就不能打垮資本家。——是，是。”

古川像生意兴隆的糖果店老板对待顧客一样，一看有人伸出

本子，就在眼角旁堆起皺紋，滿臉笑容地点了點頭。

“‘翠一弱一化’？‘翠一弱一化’？啊，是‘脆弱化’吧？已經沒有力氣了，容易破了，明白了吧。什麼？‘決一起’？是‘崛起’吧？這是站起來的意思。‘我們東電公司川添工會八百多個會員已經崛起，向東電資本家展開了鬥爭！’是這麼個用法。”

初江站在人牆後面，游移不定地望着古川的臉。別人問過的名詞當然不需要再問，可是她却還有別的不懂的字。想開口吧，臉上發燒，臊得不得了。自從發生古川帶着傳單闖進第三宿舍的事件以後，好像要是自己對古川一開口，大家就用特別的眼光看似的，初江覺得很為難。

“來吧，來吧，伙伴們！勇敢地提出問題來。俗語說：‘不知而問是一時之恥，不問而不知是終生之恥’，不過，把自己不知道的事情請教別人，這根本不是什麼可恥的事情。我們不學習就——是，是。”

古川不知從什麼時候起已經學會了号召大家的方法。不消說，這並不是說他已經學會了演講；不過，每當和羣眾接觸的時候，他就學會一點。他那一對褐色的眼睛一笑就變成一條細縫，眼角旁邊皺起很多皺紋來。又長又翹的鼻梁，瘦削的下腮，這張臉一旦發怒就會變成那天大會上那樣的面孔；可是現在，當他一面唸着用片假名寫在本子上的文字：“夫一煙？夫一煙？是英文嗎？真是，用這麼麻煩的漢語干麼……”一面垂下眉毛、細眯着眼睛、把頭偏下去的時候，這張面孔就出乎意外地變成一副既天真又孤獨的可憐相。

“啊啊，是第三十一頁的這個地方，原來是‘敷衍’！等一等，媽呀，這個字連社會語辭典上也沒有哩……”“巡迴字典”一面搔搔頭，一面不住地點頭道歉說：“一定去查，請你等一等。”

“請問你，這，這是什麼意思？”

初江把臉漲得通紅，鼓足勇氣把自己寫在筆記本上的文字用鉛筆指給古川看。

“普奇·布尔^①？啊啊，這個嘛，這是……”

初江深深地垂下頭，拚命瞅着古川壓着“社會語辭典”書頁的手腕上的襯衫的破袖口。

“……是小小的財主。就是那些小工廠的廠主啦，小地主啦，拿咱們的工廠來說吧，就是那些課長、部長之類的階級。用一句話來說，是個布尔喬亞^②的部下呀。”

“是！”

初江覺得好像大家都在嘻嘻地偷笑着，她壓根兒聽不見古川的說明，臊得已經抬不起頭來了。而且不知道為什麼，對方也微微紅着臉。

“……那些拍布尔喬亞的馬屁想升官發財的人，就叫做具有普奇·布尔的氣質……”

古川話還沒有說完，有人突然插上嘴：

“哎呀！一輪到初姑娘，你就講得特別詳細啦！”

一下，姑娘們都對着臉上着惱的古川大笑起來。

中午上班的汽笛一響，姑娘們立刻回到自己的崗位上。她們頭上的電燈亮了，運輸皮帶又載着零件“咯噠、咯噠”地轉動起來。

“愛情溫柔，宛如那開在……哎呀，這個螺絲釘是和尙頭

① 普奇·布尔喬亞 (Petit bourgeois) 之略稱，小資產階級的意思。

② Bourgeois, 資產階級的意思。

呀！……宛如那开在草原上的花……咄，又是个和尚头！”

屬於丰田茂一組的姑娘們互相隔三公尺的距離背朝背地坐着，拚命捻緊表蓋上的螺絲釘。在她們頭上，從天花板上吊掛着的幾個壓力擰螺絲釘機已經像蜜蜂一般“嗡嗡”地轉動起來。啞嘴聲、歌聲和喊叫聲混成一片，姑娘們個個都為了挽回昨天的損失而拚命工作着。昨天因為遭了辦公室巧妙的阻礙，她們停工待料有兩小時之久。裝有表蓋的鐵箱早就從靜岡的塗裝工廠送到岡谷車站，在站台上打着哈欠，可是廠方卻以卡車周轉不過來為借口，沒把它們運回來。

“愛情溫柔……”

連初江也用低微的、別人聽不見的小聲唱着。這個平常不愛說話的初江唱歌是一件相當稀奇的事，可是那古川的破襯衫——已經黑白不清、從袖口吊着一片布塊的襯衫，却老是在她眼前晃動着。要是沒人瞧見，真想趕緊替他補上那個破袖口。

“紅色的……嘴唇……”

可是，初江卻不得不注意到運輸皮帶送來的綫圈越來越少了。她抬頭一直往皮帶的起點張望着，那里的卷綫圈機好象停了一台。初江心想：“說不定這回我要停工待料哩。”她一面敏捷地用右手抓起一個綫圈，對着一根棉綫那麼細的銅絲的一端接上試電棒。要是電阻測定表的針一下子划個半圓形指到極點，由於慣性來回跳動兩三下，初江就怀着又氣又惋惜的心情在綫圈上“碰”地蓋上白油漆的不合格章，丟進腳旁的一個竹籠里。要是是一個綫圈不合格，那就是這個綫圈一路直到这里的工序都白費了。這麼一來，又拖延了達到增產指標的時間。

“頭一宗，公司的那些傢伙太‘矛盾’啦。”

春日忍站在離初江四五公尺的地方，一面用塗膠絕緣紙包裹

繞圈（這是繞圈最後一道工序），一面又拉開尖嗓子逗笑伙伴們。

“工廠不是造東西的地方嗎？”

“對呀，聽說東京那一帶的工廠都給燒光了，沒有儀表用，大家都在大傷腦筋。”

“那麼，公司為什麼要‘阻礙’咱們干活兒呢？”

“對我發脾氣有什麼用呀！”

在大家的笑聲中，有些人還在你一句我一句地磨着牙。

“他們准是恨工會。”

“咱們也恨公司呀。媽的，每天光叫咱們吃蘿卜叶子、鹿尾菜和小豆湯！”

這時，不知是誰像炸開了似地突然大聲唱起走了調的歌來：

“哼，高一舉一吧一呀！”

“對呀，高一舉一吧一哩！”

突然間，從運輸皮帶的起點那裏傳來山中菊好像給扼住了脖子似的尖叫声：

“啊啊，啊呀！要斷，斷了……呀！”

於是，卷繞圈機又停了一台。——

初江她們羣集在連最後的一台也停止了轉動的卷繞圈機旁邊。因為她們的活兒是流水作業，要是其中的一部分發生事故，就會影響整體的作業。

“咱去瞧瞧！”

山中菊一喊，就有兩三個姑娘馬上跟她一道朝着樓梯跑去。笠原上了東京，書記土岐花也到辦公室辦交涉去了，主任席上空無一人。在主任席背后的牆上掛着一塊黑板，上面寫着在下午兩點半的休息以前應該完成的生產指標，本來只要再加把勁，就會

达到这个指标的。

“你們來呀！大伙兒都來！”

从樓梯口突然出現及川光梳辮子的头，阿光举起兩手冲大家叫着。

“我，我打听出來啦，綫圈在倉庫里有的是，可是，可是……”

阿光把細長的脖子伸得長長的，急得眼睛睜得大大的。

“可是，庶务主任說因为生產課長和总务課長都不在，所以不能給咱們开倉庫，說什麼都不肯！”

“豈有此理！”“去瞧瞧！”“走！”从四面八方飛出來的憤激的声音立刻包圍及川光，二三十个女工一湧而上，爭先恐后地跑下樓梯，順着走廊朝办公室走去。怪好玩兒呀！初江怀着奇怪的心情想：“今天我的脚步为什么这么輕呢？”过去当她为了交涉什么問題而和大家一起上办公室的时候，身負室長的責任的她每次都感到自己的脚步和石头一般重。可是現在，这些有的拉手、有的挽肩、“咔达咔达”踏响着鋪板挤着走在走廊的姑娘們，好像每个人都主动地把責任放在自己的肩上一樣。

“我是庶务主任，所以不懂得作業方面的事情。不过，在問題沒有弄清以前，我决不能随随便便把鑰匙交給你們。”

办公室門口有个石台階，小松信义用身子擋住办公室的門，站在昏暗的走廊上对着大家說。他把一串鑰匙塞在上衣口袋里，嘴里啣着一支煙，眼睛眯得細細的。土岐花在他身旁，使勁絞着手，像拚命抑制心里的憤怒似地死盯着天花板；竹内忠一兩手背到背后去，臉上照例掛着假笑，把头偏來偏去地圍着这两个人繞走着。

初江們在台階下面停下來。“小松的嘴臉多可惡呀！”“以为

我們把那些饅頭吃進去的嗎？”姑娘們怀着这样的心情盯着小松的臉。她們已經在無意中打消了从絲厂时代起一直对这“小松先生”抱着的畏懼感。

“給我們拿出饅頭來吧！”

不知是什麼人喊了一聲，有人“吃，吃”地笑着。接着，馬上傳出認真的聲音：

“小松先生，你也是工會會員吧！”

“你，‘阻碍’大家的斗争，这太不应该啦！”

小松發愣的望着這些女工的臉。這是從來沒有的事。他兩手仍然插在上衣口袋里，一步兩步地走到台階前沿來，滿臉怒氣地隨着大家。

“呀！”

可是，出乎意外地有個人突然打斷他的話頭。原來，這時有輛自行車从那隔着走廊看見的通用門那里，用猛烈的速度穿過廣場朝這邊駛來，恰恰在小松剛要開口的當兒，轟地一聲撞在走廊腰板上，連人帶車一起翻倒了。

把紅裙子下襠的一端掛在倒了的自行車把手上，從地上爬起來的是烏澤蓮。她的臉頰被寒風吹得通紅，好像發着燒似的。她推開初江她們跑到台階上去，一隻手把一張蓋着生產課長的圖章的領條伸到小松的面前。

“瞧，再沒有話說吧！”蓮聳起眉毛，像叱責比自己年小的人似的厉聲地說。“別騙人，什麼生產課長在生病！”她說，一面從小松的口袋里搶出鑰匙。“上他家去一瞧，課長正坐在火爐里修理釣魚竿子哪！”

蓮瞧都不瞧站在台階下面的初江她們，一轉身就把手里的鑰匙遞到竹內的面前。

“走，替我開倉庫去！”

對於蓮來說，竹內不過是烏澤家的家僕，她是壓根兒沒把他放在眼里的。

倉庫打開了。蓮仍然喘着氣，像監視大家的行動似地站在倉庫門口。初江她們把綫圈捆兒裝進竹筐里，運回車間來。

“我說呢，那個烏澤姑娘真了不起啊！”

及川光端着竹筐的一端在爬着樓梯的當兒向初江說。一聽這句話，那個兩手抱着竹筐底走在她們前面的阿菊馬上回過頭來回答了腔：

“管她了不起也罷，啥也罷，咱可不喜歡那樣的人！”

初江把顯出酒窩的面孔朝着這兩個伙伴點了一點。她也覺得烏澤蓮的確是了不起。不過，這麼一來，好像大家和小松主任面對面地對立起來的激昂情緒，都被她一手扼殺了……。

“高一舉一吧——呀！”

卷綫圈機又開始轉動了，整個車間又被喧嘩的騷音籠罩着。這時有人突然高聲唱起歌來。歌聲宛如從自己聽過的各種調子里隨便拾起一個來唱唱，借以抒發無法宣洩的激昂的情緒似的。金屬的綫圈摸在手里冷冰冰的，窗玻璃不斷地被打着旋渦從四周羣山刮來的寒風吹動着；可是，她們却不得不加一把勁來增產，以便在下班以前挽回剛才遭受的損失。

“瞧，這張紙（絕緣紙）有裂口呀！”

有人喊着，另一個聲音馬上接過來說：

“那是啊，因為‘脆弱化’了的原故呀！”

於是，車間里便充滿了歡快的笑聲。

初江也敏捷地動着兩手。綫圈有的立着，有的躺着，有的互相碰撞着，被運輸皮帶不斷地送到初江身旁來。雖然沒有辦公室

要人們的指示，她們也可以獨立地干下去，並且產量比以往還要高。這種自負和驕傲充滿着每個姑娘的心，使她們感到興奮和愉快，干活也越來越有勁兒。

“初姑娘，別打盹呀！”

春日忍為了避免疲勞，不住地搖晃着用塊紅布包裹的頭，一面從運輸皮帶的上流那邊打個招呼。初江也搖晃着肩膀答了腔：

“好的，不要我打盹就趕緊把工料流過來！”

快到下班時間了。不知怎樣，機器的聲音依然響着，但四周卻靜下來了。

“什麼事？是誰？”

“瞧！瞧見了吧？回來啦。”

車間里到處是耳語聲，大家的視線不約而同地集中在窗口。果然，許多人在廣場上跑；在警衛室門口，又矮又胖的相良廠長穿着褐色西裝，被一羣人包圍着……。

“伙伴們，總公司工會的要求被接受了！”

突然間，從大家的背後傳出喊聲。她們回頭一看，原來是工會傳令員山中嘉助跑上樓梯來，正用喇叭筒廣播。

“……千千岩、笠原兩委員回來了！廠長也跟他們坐同一班火車回來了！希望大家下班以後馬上在工會事務所門口集合！……”

天色黑了下來，風又刮起來了。

兩三盞沒有罩的電燈從工會事務所的窗口拉到外面來，照亮着那些黑壓壓地聚集在外面的羣。有不少人因為受不了寒冷和餓肚已經回家去。可是留下來的人也不少，他們有的靠在窗下的板牆蹲坐着，有的避着風聚集在走廊腰板旁邊；其中也有互相抱着肩膀站成圓圈的女工們……。“快點兒吧！”“早就打過六點啦！”

从黑暗里到处傳來不滿的喊叫声。

“伙伴們，請稍微再等一下……”

从事务室里面又拉出一盞电灯，千千岩剛一出現在窗檻上，大家都湧到窗口下來。

“根据剛才从办公室回來的竹内委員的报告，厂长們正在協議，立刻就会得到答复的。”

听他这么一說，大家都回头去望望那灯光通明的办公室楼上，接着只好又把視綫轉到千千岩那由於疲劳和兴奋而蒼白的面孔上，一声不响地等候着。

“总公司已經对堀河街工会和其他四个工会給了答复，所以我想总公司方面同时也把答复我們的責任交給了相良厂長的。因此，現在的問題就是京濱地区的工厂和我們工厂的‘地方差額’。我們根据大家的意見，已向厂方提出了不承認地方差額这一項。就是說叫厂方承認我們这地区虽是鄉村，有些物价却比京濱地区还要高的事实。我們一定要坚持到底……”

初江透过昏暗的夜色，从互相拥抱的及川光的肩上抬头望着那上半截身子露到窗外來的演說人的面孔，一面为增加工資的事大約不成問題而高兴，一面又担心着到了这最后关头，应该怎样加一把力才能够保証到手呢，这两种心情使她的身子抖战起來。她們連晚飯也沒來得及吃，身上还穿着工作服。

“……那么，为了供給大家做参考，現在介紹总公司答复四工厂工会的条件：一，基本工資：和从前相同。二，臨時津貼：發給与基本工資同額的津貼。三，家屬津貼：每月發給妻子五十元；其他直系家屬每人三十元。四，伙食津貼：每日每人十五元。五，臨時物价津貼：……”

每唸一項目，大家就像已經到手了似地用鼓掌和欢呼声來表

示欢迎。这时，突然从人羣后面發生了騷动。

“什么？厂长不見啦？”

“逃跑啦？”

荒木变了臉色，推开羣众，后面跟着四五个交涉委員，飛也似地冲進事務所去。千千岩从窗口消失了，接着出現的是書記長笠原。

“厂长十分卑鄙的騙了我們交涉委員，悄悄跑回家去了。可是，我們今夜就是熬夜也得……”

人羣动搖了，誰也听不下笠原的話。荒木和三四个交涉委員立刻穿戴好，大家帶着不安的神情目送他們走出厂去；跟着又是斗争委員池部和大野木在人羣中大声喊叫某些人的名字，要他們馬上組織糾察隊；事務所門口乱成一团。

“第三宿舍的人在嗎？”

从黑暗中傳來古川富有彈力的喊声。

“春日忍君！”

“有！”

“山中初江君！”

“有！”

初江她們沿着被積雪冻得滑溜的角倉公路向下川添小村跑去。

“嗨哟！加一把勁哪，嗨哟！”

古川用軍用皮靴踏着雪地，發出咯吱咯吱的声音，一会儿跑到初江她們七八个姑娘的前面去，一会儿又跑到后面來，边跑边打着气兒。

“吃，吃不消啦！”

胖子丰田茂發出一声苦叫。古川跑到她背后去兩手推着她，

姑娘們一面喘氣一面哈哈大笑。

“嗨喲！再加把勁！”

這臨時組織起來的糾察隊，除了這一組以外還有兩組，他們都跑在初江她們的前面。因為拚命的跑，身子倒挺暖和，不過臉和耳朵都凍痛了，像被撕下來似的。從下川添村公所背後順着梯田間的一條小徑爬上去，穿過一座雜樹林，就在眼前出現了地主派頭的一所又大又古老的房子，相良廠長就住在那裏面。在薄暗的過堂門內外，到處晃動着先到的伙伴們的影子。

“什麼？不是逃跑的？”

從門里出來兩三個男子，古川大聲跟他們交談着。

“……別放屁！”

古川叫初江她們等在門外，自己走進屋去了。從圍着院子的一堵籬笆牆的縫隙里，可以窺見點着一盞昏暗門燈的穿廳格子門，交涉委員們好像就坐在那穿廳裏面。

“那麼，你們跟我來吧！”

古川可能是受了指示回來，他站在大家的前頭順着籬笆繞過去，走進梯田之間的一條小徑，往上爬着。來到這裏就可以俯望廠長宿舍的後門了，在黑暗的一角上默然蹲坐着五、六個男女。

古川來到風刮得很大的一個山崖上，數着人數，把大家分成兩組。他對初江的這一組說：

“你們就留在這兒。要是廠長跑到這兒來了，你們就大聲喊。”

“怎樣喊呢？”

不知是誰“吃，吃”地偷笑着。

“喊什麼都行。使勁喊。我們都在能聽見的地方躲着呢。不，別笑！”古川用認真的口吻說。“明白了嗎。廠長是打算用‘地方差額’的借口來拒絕我們的要求的呀。總公司的企圖也是一樣，

他們打算叫廠長出面跟我們講價錢。可是，我們一步不讓。所以廠長就想拖一天算一天。他們不願意在‘東電’地方工廠里開頭一個例。問題就在這里……”

古川在黑暗中揮動着手把要說的話都說完了，就領着另一個組的兩三個姑娘，順着山崖與山崖之間的一條小徑走下去。

留下來的只有春日忍、及川光和初江三個人。從這里瞧得見的只是遠在五六十步外的地主式公館的屋頂，周圍給樹林圍繞着，屋頂上還蓋着殘雪。

“我害怕！”

及川光緊緊捉住初江的工作服袖子說。初江也害怕，要是廠長真的突然在自己的眼前出現了，那該怎麼辦呢？

“唔唔，冷死人！”

用塊紅布包着臉的春日忍彎着腰，踏着腳，發出顫抖的聲音說。

“可是呀，廠長先生為什麼要逃跑呢？”

她們稱呼廠長的時候，還習慣地在下面加個“先生”。

“說什麼活捉他呀，我可不受干這種事！”

她們通過生產管理鬥爭，知道辦公室的要人們都是恨工會的；自從參加“勞動講座”以來，她們也知道了一些關於階級社會的知識和在這社會里有資本家和工人等事情。可是，在現實中卻對於個別的“要人”還是怀着畏懼的心理。

初江還記得在戰爭時期里舉行勤勞者表揚大會的時候，自己兩手捧着獎狀，怀着親切的情感抬頭望着台上授獎狀的廠長；在岡谷市召開後方婦女大會的時候，還是廠長親自帶領初江和其他十幾個當代表的伙伴去參加的……。

“真無聊！廠長不會跑到這種地方來的！”

过了約摸半小时的时候，春日忍再也不能忍耐了，她为了抵禦寒冷开始來回地踱步，接着不知在什么时候順着山崖之間的一條小徑走下去，不見了。

的确，从这山崖上瞧見的，只是樹林被風吹动时隱約露出來的又大又旧的房頂，和映在紙窗上时而晃动着的黄色的灯光。在那房子里面現在進行着怎样的事情呢？从这里望过去，好像是很远很远的另一个世界。

“要是工錢真漲了，那該有多好呀！”

及川光避着風蹲在地里的腰道上，一面打着哈欠一面把手按在初江的膝上說。

“……要是那样，我呀，我要每月給媽匯兩百塊錢。”

这个希望和她那原來想的“要吃五条白薯羊羹”比起來已經是大得多了。阿光小声地嘮叨着母親又要养第七个弟弟、父親的生意不好这类的事，到末了又打了一个大哈欠，說是要去找忍姑娘，也順着下坡走下去了。

“別走得太远啦！”

初江叮嚀着。現在孤單單地只留下她一个人了，初江用毛絨圍脖兒包住臉，拉拉工作服的袖子，兩手緊緊合抱在胸前。可是肚子空空的，刮來的一陣陣寒風，好像穿过身子一直透到背脊。

天上沒有星星，也沒有月亮。初江逐漸害怕起來。她虽然服从命令参加了“糾察隊”，但什么叫“糾察隊”也不懂，更不知道糾察隊在斗爭中担負着怎样一个任务。她只是照着自己万事忍耐的性格，現在也默默地忍耐着罢了。

“是光姑娘嗎？”

初江陡地抬起頭來，她感到有人無声無响地从山崖下順着小徑爬上來的氣息。

“是忍姑娘？”

在風里，那人影好像聽見初江的喊聲，身子一怔，默然收住了步伐。

初江一下子變啞了，她從田塍上抬起屁股，下意識地想逃跑。

“是誰？”

想要發出的聲音塞在喉嚨里，她一聲也不能響。那停了下來的人影也默然窺伺着這邊，但稍微遲疑了以後就馬上快步走過來，想穿過離初江只有二三公尺遠的一條堤壩下面的小徑，往下走去。初江借着地上殘雪的反光，瞧見那人身穿洋服，頭戴軟呢帽，手里提着一只小皮箱。接着，又瞧見從圍巾里露出來的半邊臉。

“啊啊！”

初江發出連自己也吃驚的大聲。那穿黑服的男子馬上拔開兩腿就跑。可是，還沒有跑到十步，相良廠長就被一個很重的力量捉住他的大衣下擺，不能動了。

“干，干什么？”

兩個人影在黑暗中都呼呼地喘着氣。初江的圍巾已不知丟到哪裡去，頭髮散亂着。當廠長看清楚她的面孔後，反而緊緊把臉湊過來。

“哦！你，你不是山中，初，初江嗎？”

初江把身子往後一退，不知不覺回答一聲：“是！”

“傻瓜，放手！”

廠長的圍巾也鬆開了，斑白鬍子一動一動地抖着。鼻孔洞開的扁鼻，在下巴附近堆積的贅肉，那大家看慣了的有威嚴的臉……。初江不由得從大衣下擺放開了手。

“別，別胡鬧！啊，我，我……”

旅行裝束的廠長把提在手里的小皮箱移到另一只手里去，急急忙忙地講下去。可是，他的話已經沒有倫次。

“……我有緊要的事情。知道嗎，你要是再胡鬧，那，以後，你睜着吧。喂，你，你別對別人說起……”

初江压根兒聽不見廠長的話。她感到自己的心在猛烈地跳動着，耳朵也嗡嗡地鳴響。她只聽見和自己的動作完全兩樣的話：“廠長要逃跑了！”“廠長要逃跑了！”

“求求您，求……”

當廠長一轉身想要走開的時候，初江一面說，一面又拉住他的大衣。她是打算對他這樣說的：“大家都在餓着肚子等，請您給一個答復吧。”如果廠長稍微給她點功夫，她會自然說出來的；可是，在廠長回過頭來的那一瞬間，初江卻感到自己的臉頰發出猛烈的響聲，從眼里迸出火星來。剎那間，初江覺得身子突然變輕了。

“求求您！”

她拔開脚步追趕逃跑的廠長，從他的背後撲上去。廠長身子一甩，把她摔倒在地上。初江就在摔倒的當兒緊緊抱住廠長的一只腿。

“混蛋，放手！”

廠長想從初江的手里拔開脚，反而摔到她的身上來了。他剛一站起，又倒了下去。他用泥靴踩着初江的胸口，踢着初江的下巴。初江喊不出聲音來。

“來個人，快來……”

初江的力氣很大。從臉上挨了一記耳光的瞬間起，她就完全換了一個人了。她以牛一般的耐性和執拗抱住廠長的泥脚，忍着身上的疼痛，好像望着一只奇怪的野獸似地瞪眼怒視着廠長那張

为了狠狠和憎恶而歪着嘴的鬍子臉。

一小时以后，相良厂长还在搭拉着臉，率領生產課長、人事課長等一羣人走進工会事务所來，从聚集在窗外的人羣中响起了一片欢呼声。

“委員們都來齐了嗎？”

厂长站在羣众为他讓出來的一小块空地上，用还在激动着的面孔环視四周說。

竹内和笠原推开人羣端來一把椅子，厂长理都不理他們，从上衣口袋里掏出用公司用箋寫的答复書，一丢丢在桌子上。

“委員們都來齐了，請开始吧！”

荒木在厂长对面的椅子上坐了下來，用目光把站在自己左右的委員們扫看了一遍，也是抑制着內心的激动，兩手又在胸前說。

“嗯，嗯。”

厂长意識到自己簡直像成了俘虜，非常不高兴，东張西望地环顧着四周。从窗外射过來的無数的眼光；从左右和背后伸出來的無数浮現期待的臉……。厂长把拿在手里的答复書又丢到桌上去，从上衣口袋里摸出一副老花眼鏡，把头往后一揚，臉上露出恋恋不捨的神情重新打量着自己的四周。埋進黑色圍巾里的、橫肉層層的下巴，蓄在鼻下微往上翹的短髭，那張面孔好像在說：“好，現在我不得已听从你們啦。不过，你們也是不怕后果的吧？是下了决心的吧？”

初江站在人羣外面目不轉睛地望着厂长的臉。她的肩膀和胸口还在剧烈地發痛。她覺得那張威嚴的面孔下，隱約地就藏着他边罵边用泥靴踢自己的另一副嘴臉……。

“那么，詳細項目是寫在另一張紙上了，現在只唸前文吧。啊恩……對於貴會於昭和×年×月×日所提出的第一項要求：因当地生活費較京濱地区为高，要求提高金額与京濱地区相等等情，茲以×月×日以前提出有根据的基礎数作为条件，承認提高金額与京濱地区同等……”

四周重新响起了雷般的鼓掌声和欢呼声。因为增加工資成为事实，生活的困难稍微緩和一些，所以大家都只是一味的欢喜。

“請吧！”

厂長在鼓掌声和欢呼声中好像感到焦躁，不住轉动着眼睛張望着。等到站在身旁的竹内把早就拿在手里的印泥送到他的面前來，才用發抖的手掏出印鑑，在答复書上盖上印，之后，他又重新抬头把大家的臉膛視了一遍。大部分面孔当遇到厂長的目光时都慌張地躲开了。現在厂長接受了要求，他們只觉得高兴，甚至於对厂長都怀着謝意。

“不、不要！”

土岐花从藍色水壺里倒了一碗茶，放在托盤里端上來，厂長伸出下巴把她喝退，从椅子上站起來。可是，当他在人羣中引起波动轉身迈起步來的时候，却像顛蹶了似地突然停住脚步，屏着声息凝視一个地方。

“……………”

在那牆壁跟前，厂長看見从一羣女工后面露出臉的山中初江。她的兩眼並沒有閃避。厂長不耐煩地把戴上一半的手套往上拉了拉，从她臉上移开視線，急急地走了。这时候，初江狠命地握緊拳头，渾身都在發着燒。

第六章

早上暖洋洋的陽光，穿过寬大的走廊一直射到打开着的紙拉門里面。小松信义身旁乱放著兩三張報紙，爬在鋪蓆上，一只手托著下巴呆呆地望著院子。

他好像失了神似地張开一对掛滿血絲的眼睛，把一件看來是家傳的井字花样的金褐色湖縐夾套褂袒开胸部披在身上，懶洋洋地伏臥著。那样子充分說明他是从小就嬌养慣了的。

信州的春天虽然來得較晚，但院里那兩三棵老梅樹正在盛开着花朵；池塘的引水管已經坏了，旁边横躺著生了綠苔的石灯笼。这一直伸延到很远的雜樹林丘陵脚下的寬大庭院，現在已經十分荒廢了。可是，这屬於角倉一家、在大正初期以前曾是川添村数一数二的大地主，从住宅的規模來說，就在今天，在三棵松小村里也还是找不到可以和它相比的。

信义打了一个大哈欠，把眉头蹙得緊緊的，仍然用同样的姿勢凝視著庭院的远方。普选日期已經迫近，丢在他身旁的兩三張報紙，都以顯眼的标题报道著各政党的主張和本地候选人的競选情况，可是報紙上面日本共產党“打倒天皇制，成立人民政府”的口号，和爭議以來成立了的川添工厂生產管理委員會的消息活像一块肉瘤似地在他腦子里長著根。正如他眼前凝視著的景致一样，虽然浮动在雜樹林丘陵附近的朝霧时濃时淡地变化著，可是那时隱时現的八岳山却是誰也不能否定它的存在的。

入了四月以后，天也变長了。自从厂方吃了敗仗以來，早上的上班時間已改成八点半。他的工薪也由於川添工会的努力，增

加的比率較比一般工人高得多。可是，信义却並不因此而感到高兴。他認為把自己看做僅僅是一个薪金階級的人是可恥的，而事实上，他是一生下來就不是屬於这个階級的人。那失神地大張着眼睛和嘴巴的懶散样子，是他把自己的心事深深藏着的时候才有的神态。

“小笠原工商相答復”、“工会代表質詢生產管理鎮压”。

信义突然發見剛才讀漏了的标题，陡地一伸手抓起报纸，閱讀里面的記事。那是關於正在進行生產管理斗争中的高萩煤礦的礦工代表处分問題的报道。因为工商部採取了对資本家有利的措施，三十个工会团体代表要求工商相解釋政府对待生產管理的态度，工商相为了逃避責任就答復說：“關於生產管理是否合法的問題，政府方面還沒有下最后的結論。”

信义冲着院里“呸！”地吐了一口唾沫，把报纸一扔，隨即仰身躺在鋪蓆上，借此表示他对政府的不滿：“真不中用！”

他还記得在“二月爭議”的时候这些大臣們發表了“四相声明”，說“政府对於在勞資爭議中附帶發生的暴行强迫或侵犯私有权等違法行为，断然採取坚决的措施。”这几个字，在战后头一次給他帶來了光明。關於这个声明他曾經也对厂長談过自己的看法，他相信它是和國際性的背景有着联系的。

“信义！給，給我唸报纸！”

打剛才起从內室里不断地傳來老人特有的执拗的咳嗽声。这时，老人被一个婢女扶着在飯廳里出現了，信义馬上坐了起來。

如果不熟悉信义的人，瞧見他在这刹那间正襟危坐的变化，一定会大吃一惊的。

那个被婢女半扶半抱地走到飯廳里來的、患風湿病的老人是信义的父亲。他把兩条腿往前一伸坐了下來，兩腿間夾着一張印

有小松家家徽的黑漆膳桌，用那只能动彈的右手拿起筷子。旁边是那農家出身的、三十歲光景的婢女，她立着一只穿束脚褲的腿，把飯碗送到他嘴边去，小小心心地伺候他吃飯。

“什么，野上勝佔了优势？——傻瓜，不是醬湯，我要鹹菜，鹹菜呀！嗯。”

老人一面从嘴巴的一端漏出飯粒，一面用活像拉風箱似的沙声怒喝着婢女。

“听不清楚，大声唸！什么？大一林一千一太一郎？是哪里人？岡谷？岡谷市的律师？不認識，这种小子我可不知道。”

这半身不遂的老人的口吻，好像在說他不認識的人就沒有代議士候选人的資格。

老人黃腫的身上，穿了件大格子花样的毛巾料睡衣，上面套着茶色繭紬棉袍。很早以前，他曾經長期充任过縣議會議員，也曾当过代議士候选人，只是沒有选上，在过去的南信地区政界里，曾經拥有相当的勢力。

“小松家的老爺是个政治迷，所有的田地和山林都被他花掉了。”附近的老百姓都这样傳說着；不过，这个患風湿症的老人却清楚地知道政治迷不一定会消耗財產。他曾經替地租稅运动出过力，以白送一样的价格把一座山林变为私有；当紡絲工業家發起獲得政府獎勵金运动的时候，他又替他們出力，曾經有一个时期成了角倉工業的大股东。

令人遺憾的是他的四肢不听他支配了。對於这个老人來說，第一次欧洲大战以后的世界性不景气和在这一次战争中的日本的失敗，是在他一生中遭受的最大的打击，可是他却仍然沒有完全死心。他相信所謂“人上人”——一个有本領的大丈夫——都應該掌握那称做“政治”的鑰匙去替这个危机打开一条活路。

“……是野上勝嗎？ 嗯， 那个小子从前頂喜欢 替我拿 皮包的
呢。 也好， 那个家伙有的是錢， 嚶……”

老人不断地喃喃动着嘴巴。 这样的時候信义就停止讀报， 靜
候老人叨咕完， 然后再讀下去。 吊在地爐上面的一根活动吊鍋
鈎， 浴着从走廊上射过來的陽光， 在那本地特有的、 發出黑光的
細長格子門上照映着金色的反光。 要是老人把迟钝的白眼在經常
流淚的、 松懈了的眼眶里一轉动， 婢女就急忙繞过地爐跑过來，
抬起老人不能动彈的一只腿來按摩。

“閉嘴！”

信义剛一唸到共產党的競选情况和競选口号， 老人好像摸到
什么骯髒的东西似地嘔嘔起來。

“天， 天， 天皇制， 什么話， 無禮……”夾起來的飯粒都从顫
抖着的筷子里漏了下去。 “政， 政府为什么允許登載这样的东西？
嚶！”

“可是， 日本是接受了波茨坦公告的呀， 这是沒有办法的
呢。”

“混， 混蛋！”

老人把手里的筷子一舉， 失手打翻了婢女端着的飯碗， 飯粒
雨般地降在她的头上。

“这个， 波， 波， 波茨坦……”老人由於过分憤怒， 喘不过气
來了。 “……我， 我， 头一宗不喜欢！”

婢女在梳得貼貼的头髮上滿盖着飯粒， 拚命撫摩着老人的背
脊。

“……要沒收土地， 又要征收財產稅……”

老人用一只手抱着那只不能动彈的手， 使它不断地动着， 又
喘不过气來了， 那怒喝着的声音就变成了几乎听不見的低声。

“……那，那么，我們这些地主，还靠什么吃飯呢！嗯。”

坐在地爐那边的信义把报纸放在膝上，垂着眼皮。婢女滿臉通紅，好像打翻飯碗是她的錯誤似的，用腫成紫色的手拚命拾着落在头上和肩膀上的飯粒。可是，坐在旁边的父子倆却压根兒沒把这件事放在心上。

“……这簡直是侵犯私人財產嘛。战争失敗，所以投降了，这还有情可說；不过，那个叫波，波，波什么的玩藝兒，我可不能明白它的精神哩。”

老人不吃飯了，他一面叫婢女喂他的茶，一面仍然喃喃地發着牢騷：最近佃戶的态度变坏啦；連那些干短工的小伙子們也唱起古里古怪的歌來了……。过了一会，他的气喘病又發作了，老人边喘气边嚷着：

“知道了嗎？……好生記住！哪怕是成叫化子死在街上，我們小松家的人也絕對不能拿鋤鏟！明白嗎，小松家的家祖曾經是諫訪侯的重臣，祖先代代从來沒有扛过糞桶！要叫咱們扛糞桶，倒不如千千万脆脆吊死好了！”

信义在胸前交着臂，定睛凝視着一个地方。从这患了風湿症的老人的嘴里吐出來的話是既陈腐又糊塗的。不消說，信义自己也毫沒有扛糞桶的意思；可是，总得要想出对付的办法才行。要是厄运真的降臨在自己的头上，那么吊死了也是無济於事的呀！不过，老父親說不能明白波茨坦公告的精神，这一点，兒子信义是很能体諒他的。

“喂，信义！”

被婢女扶抱着正要回內室的老人，突然在拉門橫梁下面站住了，把头轉向信义說：

“你給烏澤家打个电话，叫他們把蓮接回去！啊——嗯？”老人

虽然不得不拖着不听支配的一只脚走，但他嘴却还是能說会道的。“昨天她对我嚷嚷要搬進工厂宿舍里去。那样一个黄毛丫头，最近也染上了紅色啦，真湊！……知道了嗎？”

信义兩手按在膝上恭恭敬敬行过礼。那么，蓮还是要从这兒搬走了？信义把目送父親的眼睛盯在橫掛在梁上的一支套着布套的槍矛上，接着兩手按在后腦勺上，身子一倒，仰躺在鋪蓆上。

他像撒嬌的小孩似地用脚吧蹬，吧蹬地踢鋪蓆，宛如在表示不願意似地來回搖着头，不时地把身翻來倒去的，但过了五分鐘左右，他又恢复安靜了。

信义站了起來，回到自己的房間去，換上上班用的軍官制服。当他再次从紙拉門里出現的时候，臉上的神情又和平常一样了。他照例迈着端正的步伐，順着迴廊拐个弯兒，來到蓮的寢室外面。

蓮的寢室里乱七八糟，連下脚的地方都沒有。大型皮箱啦、用麻繩捆好了的書箱啦、裝着化粧品的小箱啦、包裝被褥的草花模样大包袱啦等等，統統堆放在房間的一个角落上，准备随时搬走。

不但如此，在鋪蓆上到处乱放着用紅色和綠色墨水寫好了的許多傳單，蓮在睡衣上只系了一根細帶子趴在傳單当中，还在聚精会神地寫着标語。

“人民政府呢还是天皇的政府？請把你的票投給为樹立明朗的日本而奋斗的候选人大林千太郎！”“把你的票投給劳动人民的代表、日本共產党大林千太郎！”……傳單上寫着这样的标語。

蓮昨天晚上寫傳單寫到很晚，可是却仍然沒寫完，今天一爬起來她又繼續寫，連早飯也還沒來得及吃。自从普选开始以來，他們这些青年共產同盟員集中所有的力量展开了活动。尤其是蓮，

她比其他的人还要忙。今天，池部和古川他們要在厂里搞輿論調查，所以她一个人接受了寫五十張標語的任务，下午又要和女工宿舍的青共盟員們一起把它們貼出去。加之，厂方好容易才批准她搬進宿舍，她不得不在下午指定的時刻內搬進去。

“在憎恨的坩鍋里燒得通紅……”

蓮凍僵了的手指上染滿紅色和綠色的墨水，她仍然精神十足地歌唱着。關於搬進女工宿舍的事情，她只用电話通知了家里，至於她哥哥在電話里說了些什么話表示反对，她已經忘得一干二淨了。她哥哥金太郎大約因为剛剛在下川添小村里開設了一家家具工厂，忙得顧不了旁的事兒，以后一直沒來过電話。

“鍛鍊鋼鐵的刀劍！”

蓮感到自己的全身充滿着力量。新的天地！彷彿那些不平常的理論和沸騰着的現實把她的身子飄飄地昇到天空里去似的。从“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發展”入門的她，在女青共盟員中是讀政治書籍讀得最多的一個，又是屈指第一名的理論家。她覺得自己好像在以非常的速度邁進着前人未踏的世界，心里感到像探險一般的快感。每當她遇見高等女子學校時代的同學和老師的時候，她都覺得這些人太愚蠢了，連那害怕被沒收土地而趕忙開設命運不長的小工厂的哥哥也怪可憐似的。

“今天不上班嗎？”

信义突然擋住陽光，慢條斯理地站在打開的紙拉門外面對她說。蓮頭也不抬地回答說：

“嗯。你怎么還沒去上班呢？”

信义走進房間里來，信步走到被搬到角落上的一張桌子跟前，坐在椅子上默然環顧四周。他望了一望印着草花樣的大包袱和大型皮箱等之后，把目光落到趴在傳單上的蓮的肢體上。

从麻叶花样的睡衣下襠里露出來的一对白嫩脚脖子，一根紅色細帶子勒緊了的細腰，几乎連髮針也要滑下來的乱散的头髮，往前伸出的又白又圓滑的后頸……。信义的呼吸越來越急促了，嘴唇逐漸松了开来。蓮一点也不知道这些事儿，用揶揄的口吻說：

“怎么样，信义哥，到底还是工会得了勝利吧？”

任憑她說什么，小松信义却一声不响。

“尽管信义哥怎样着急也沒用呀。这就是所謂歷史的必然哩。”

信义一只手支在桌上托着下巴，用另外一只手通、通地敲响着桌面。

“無產階級一旦有了階級覺悟，他們真不知道是多么的偉大……”

蓮一会儿把晒干了的傳單放在一起，一会儿又伏到白紙上去，一面不断地磨着牙。其实，从相反的方面來說，說不定小松信义也有了他自己的階級覺悟。

“古川二郎当了青年部部长了嗎？”

信义保持同样的姿勢說。爭議后，川添工会採用总工会的例子，重新改編了工会組織，把古川二郎提拔出來充任新成立的青年部部长。

“为什么你的意中人來当部长呢？”

信义說到“你的意中人”时，声音微微有些發抖。蓮陡地回过头來瞪他一眼，怒气冲冲地說：

“因为古川先生很適合这个职务嘛！”

信义微微一笑，並沒有絲毫反应，蓮觉得这个人实在太可恶。

“在無產階級的組織里，只选拔最適合於工作的人，不講情面的，被选出來的人也不会像資產階級那樣擺臭架子。”

蓮越是解說，对方就越是嘖嘖地笑。她本來想替池部辯護：“那个人虽然品質很优秀，不过平常怕羞不爱說話，所以不適合於担任青年部部长。”但一想这样告訴他又有什么用，所以不說了。接着，小松又用試探的口吻問她：

“听說青年部的人都是青共盟員呀？”

生了气的她也只單純地回答：

“不用你費心！”

可是，对方仍然沒有一絲反应。

“听說我們的厂里有五十个共產黨員哩。这是东京的‘讀賣新聞’^①登載的。”

“誰知道！你呀，簡直像个探子。”

信义站起身來，吹着口哨在房間里來回地踱步，一会儿，伸手去推推那些捆好了的行李，一会儿又毫不客气地打个大哈欠，看那样子好像無聊透頂，對於一切都膩了似的。可是在这种行动里面，却藏得有一个对女人有經驗的男子的气息，蓮是一点都不知道的。

“怎么样，咱們跳一个？”

信义停下口哨說，蓮仍然一点也不留神，只注意到他吹的調子是“离别的探戈”。她好不容易把標語寫完，剛要抬起上半截身子，突然身体失掉了自由，只見緊緊逼近臉上來的信义的一对眼睛，不由得發出驚叫声：

“啊啊，混賬！”

第二次的叫声却被悶在嘴里了。蓮想从自己的臉上移开信义

① 日本大資產階級報紙之一，现为自由党半公开的机关报。

的臉，用那还稍微能动彈的一只手打他的臉頰，拚命掙扎着想推開他。到了這時候，她才知道信義竟是這麼強壯的男子，心里着了慌，可是已經太遲了。

“……………”

她好容易推開他的面孔，自己臉色蒼白，呆呆地睜開眼睛。她受的侮辱幾乎等於是奪去了貞操。但是信義却沒有一絲慌張的樣子，慢慢地抬起身來，從鋪蓆上拿起皮包和帽子，悠然踱上走廊，朝穿廊那邊消失了。

當小松信義走進工廠通用門的時候，在廣場的中央停着一輛吉普車。

“您早！”

站在警衛室門口的一個警衛員把手按在帽子沿邊打了個招呼。小松對他點了一下頭，接着停了脚步，目光投在吉普車上。

信義因為遲到，工廠早就開始了作業，廣場上清靜得很。一個頭上戴頂白色兜型帽的外國兵^①在離吉普車很遠的地方悠閒地來回繞着走。瀟灑的制服，長長的腿脛，沉重的手槍套和威嚴的步伐……。

無數的眼睛從廠房的窗口輪流向外張望着。積雪已經開始融化了，廣場潮濕了的地面上緩緩地昇着水汽，在燦爛的陽光里那外國兵的姿勢格外顯得鮮明。

小松信義腋下夾着皮包，以軍隊式的稍息的姿勢往前伸出一隻腿，若有所思地凝神望着那個外國兵。——

廣場的四周熱鬧得很。紅色、藍色的標語和傳單有的斜着，

^① 即指美國兵。作者為了使這部小說通過反動政府的“檢閱”，凡是在要寫“美國人”的時候，都不得不把他們寫成“外國人”。

有的直着，有的像在跳舞，貼在車間外壁、走廊腰板以及有自動計動器的通路柱子上。它們的內容也多种多样，有的是聲明工會對普選的態度，有的是工會改組后的新任幹事的名單；有的又是輿論調查的號召。

說實在的，自從二月爭議以來，這工廠里發生了革命了。職工們經過這一次的鬥爭，每個人都是有生以來才頭一遭發見了自己的存在，因而自己都好像吃了一驚。

“來吧，青年們！參加青年部大會！”

在這些五花八門的標語里，有張用紅墨水寫的“將來是屬於青年的！”最新鮮、最顯眼。當那個圍圈繞着廣場走的外國兵大步走過這些標語跟前回到吉普車那里去的時候，小松也轉了個身，朝辦公室的門走去。

“呀，呀！”

小松走進辦公室的走廊，突然撞見了從會客室里慌張跑出來的竹內忠一。在這個當兒，他從打開了的門縫里窺見悠閒地坐在沙發椅上的兩個外國軍官。他們好像是在听取業務上的什麼問題，在桌子的這一面是彎腰站着的人事課長的禿腦袋和相良廠長堆滿微笑的一張臉，廠長正夾些洋涇浜英文跟他們交談。

“我來幫一幫忙吧？”

小松敲了一下門，然後走進里面去，對着廠長小聲地說。廠長鼻梁上冒出汗粒，但却是挺高興的樣子。

“你，會英文的吧？”

“不會。”

小松把頭搖了一搖，不慌不忙地帶着微笑說。廠長把小松介紹給那些外國軍官，當其中的一個人把臉轉向小松的時候，他用跳舞的步伐輕飄飄地走進他們跟前，毫不發慌地伸出一只手：

“Good morning sir,——Welcome!”^①

小松的這句話說得非常流利，連廠長也不禁發了歎。

不久，那輛停在廣場上的吉普車陡地來個急轉彎，吱，吱！地發出金屬性的引擎聲，一眨眼的功夫里跳過通用門前面的一條上坡路，消失在角倉公路上。留在廣場上的只有寬大的轍痕和飄蕩着的一點汽油煙霧。

“多漂亮的車子！”

和四五個人一起站在辦公室門口送客的相良廠長說。接着，他把脖子一揚望望蔚藍色的天空。廠長的臉色是愉快的，好像在說：“天氣真好！”

廠長從容不迫地把廣場四周的、五顏六色的傳單掃視了一遍，嘴上仍然掛着微笑。這是近來少見的現象。

“那麼，諸位……”廠長說，一轉身走在大家的前頭。“上我辦公室去一下。”

廠長兩手插進褲袋里，使西裝服的后身下擺往上翹起來，順着狹小的走廊走去。一路上迎面走來的職員們向他點頭讓路，可是他連瞧都不瞧，只顧精精神神地大踏步爬上樓梯。

“就是這個，剛才客人們來談的……”

廠長一只手拿起急急地鳴响着的電話耳機，一面伸出另外一只手把那些丟在桌上的許多報紙亂翻一氣，找出一張地方報紙來，把它推給坐在桌子對面的人們看。

“什麼？怎樣了？……啊，啊，嗯，可以吧。啊，嗯……”

廠長放下耳機，目光跟着從人事課長挨次送到竹內忠一和小松信義面前去的報紙轉動，一面用开玩笑的口吻說：

① 這是“早安，歡迎您！”的意思。原文是英文。

“村議會議員先生，您有何高見？”

竹內一聽，把手里的報紙遞給小松，兩手交在胸前，不住地偏偏頭。原來，竹內在三月施行的地方選舉的時候，曾經從川添工會推選出來參加競選，當選了川添村村議會的社會黨議員。

“難道這是真的嗎？嗯！”

竹內還在半信半疑，廠長瞪了他一眼說：

“別成了要人就得意忘形啦！會摔大跟斗的。”

在那張地方報紙給油墨弄得骯髒髒的二版頭一欄上，用惹眼的大標題登載着“東電公司川添工廠是共產黨的巢穴”、“光是青共盟員也有幾百名”的新聞。

“我也的確太大意了。不過，報社的消息可真靈通啊！”

這一回，廠長把臉沖着默然放下報紙的小松說。

“……這消息他們是從哪得到的呢？”

小松一聲不響，他在腦子裡想着剛才來調查的那輛吉普車。

“這，要是給總公司知道了，可不太好辦呢。啊，喂……”廠長故意做出苦臉。“共產黨員真的這樣多嗎？”

“這個，我也不太詳細。”

小松仍然掛着一副沒有表情的面孔說。誰也沒想到對報社提供材料的就是這個小松本人。

小松始終一言不發地端坐着。他有時把那冰冷的目光投到坐在旁邊向廠長彙報工會內情和每個幹事的思想傾向的竹內，有時又把同樣的目光移到窗玻璃上去，凝視着那一天比一天加深紫色的四周的羣山。如今，在他的心裡已經燃起了一個很大的希望了。這種希望越是可靠，他對四周就越表示冷淡和沉默，這是他的性格。

“哪有這種怪事兒！啊，荒木和中谷都不是共產黨員！那麼，

到底誰是共產黨員呀？”

廠長問了半天，有些冒火了。

“不，我並不是說他們不是共產黨員。我說的是：不知道是不是共產黨員……”竹內把头一歪，几乎碰到桌上。他把浮腫的眼皮往上一翻，嘿嘿嘿地笑着。“……不，廠長，請別誤會。我是不喜歡共產黨的，絲毫沒有庇護荒木君的必要。”

廠長用鉛筆壓着一張記了人名的便箋，臉上露出“這有什麼好笑！”的神氣又瞪他一眼，但一發見那掉過臉去的小松，就馬上放下鉛筆，沖竹內伸出下巴：

“好，明白啦，辛苦你！”

剛巧午休的汽笛響了。廠長目送着退出室外的竹內和人事課長，光叫小松留下來。

“真實情況是怎樣的？”

廠長一面注意門外的動靜，一面像從下面望上去似地窺伺小松的神色。廠長的臉色好像在說：“你是知道的呀！”可是，小松却出乎意外地用冷淡的口吻答了腔：

“這，我也不太詳細呀。”

廠長無意識地用指頭通、通地敲響着桌面。“別叫我着急呀，連你也說起這種話來，那我可怎麼辦呢？”廠長用這種神情望望小松，嘴邊還掛着微笑。有了很大的希望，廠長和小松都這樣想。同時，廠長從站在面前、凝視着窗口的對方的心裡，也感到他和自己有一種默契。

“得趕快處理才好，是么？現在連外面都知道了，我也不得不馬上想個對付的辦法呀。”

“是！”

“他們在這兩三天之內要召開什麼‘青年部大會’吧。你趕緊

想个办法。”

“是！”

“你把天龍会的干事們召集起來商量商量，怎么样？如果在其他地方怕惹人注意，就在这里开会也行。”

小松仍然把目光定在原地方，突然开口說：

“不过，有是的确有！”

“哦，有嗎？”

“有很多！”

小松在厂长对面的一把椅子上坐了下来，目光仍然越过厂长的头顶凝视着窗玻璃。

“就是那个叫青共的……”

“啊啊，青共？”

厂长脱口而說，望着小松的眼睛；但一看见那稍微细眯着的、干燥的一对褐色眸子，他的身子不禁冷了半截。

“这个叫做青共的大概有多少人呢？”

“是啊，最少也超过一百个人吧。”

“一百？！”

厂长嚇了一跳。自从厂里成立工会以来还不到两个月呢。

“是哪一个，他們的头兒？”

厂长一面把那張放在自己面前的便箋推到小松跟前去，一面說。他無論如何不能理会“青共”在这么短短的日子里竟發展到这么强大的一支隊伍的理由。小松拿起紅鉛筆，从荒木敏雄起，千千岩、笠原、中谷……等等三十多个干事的姓名一个个看下去，当來到古川二郎上面时，便在它的头上打个記号給厂长看。

“呀，是他？”

厂长滴溜溜地轉动着眼珠，望望小松的臉。

“嘿，是他嗎？”

廠長直到現在仍然清楚地記得那個學徒時代的古川二郎。可是，他無論如何不能相信那笑瞇瞇的少年竟是個大怪物。

“是個非常野蠻的家伙。”

小松僅僅說了這麼一句，但從他那歪着頭的樣兒看來，古川對他是相當棘手的一個敵人。不但如此，他甚至於把青年共產同盟南信地區工廠班的負責人是池部新一這件事也弄錯了。

“是嗎？我認識他的，唔。”

“不，您別小看他呀。”

“好，好。那麼，我也把這個家伙的名字放在心上吧。此外……”

他們倆挨次點着便箋上的名單，在可疑的名字上面統統打了記號。工人里面像池部、大野木等人都用紅色標出了。可是，一到婦女干事土岐花、烏澤蓮、山中初江等等名字的時候，他們就完全摸不着頭腦了。

“多是相當多呢。”

小松也把目光盯在干事的名單上。的確，在出去參加共產黨候選人大林千太郎的競選運動的人們里面，婦女佔大半數。不過，其中除了烏澤蓮等人以外，對於那些住舍的女工們，因為里面沒有像竹內或是天龍會員那樣的坐探，他們完全找不到線索。

“唔，沒關係！”

廠長把手里的紅鉛筆往桌上一丟，摘下老花眼鏡，又浮出從早上就掛在嘴邊的微笑。

“只要找到了頭子們，終歸就有辦法的。”

廠長胸有成竹地說。現在，他不管怎樣都有辦法把共產黨和類似共產黨的家伙們找得出來了，這就是廠長自信的來源。

“辦法有了。”

小松說，下巴往里一縮，翻起眼皮望着廠長。廠長也目不轉睛地回望着他，嗯，嗯地點了點頭。

“以後，我們也得學習英文哪。”

廠長把身子深深地靠到椅背上去，改用暢快的口吻說。他是無意識地使用“我們”這兩個字的。他在夢想着沒有共產黨的工會！像拔掉虎牙一樣的川添工會！這樣一想，廠長覺得渾身都舒服起來。

“來一支，這是剛才的客人送給我的。”

廠長從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包包裝漂亮的外國紙煙，自己先抽出一支來點上火，好像欣賞什麼珍貴的東西似地把那繚繞着青煙的紙煙舉起來看。

“噢一來！噢一來！”^①

古川二郎爬在電柱上，把電綫接在回綫上，冲着地面喊。池部新一在地上把嘴湊到小麥克風上試試音，往上揚臉答了腔：

“噢一來！噢一來！”

對於從事輕電氣工業的他們來說，這種操作等於是家常便飯，一點都不費事。

“那麼，今天……今天從山中君開始。山中初江……君！”

山中初江從打着青共班的紅旗以及寫着候選人大林千太郎的名字的標語牌等的一羣人里紅着臉走了出來。池部把手里的麥克風交給她。

“我們是東電公司川添工廠的工人，為了請老鄉們多有一個人來聽我們的衷心話，下班後連晚飯也沒來得及吃，趕緊到這兒來了。”

① 外來語，是英文 All right（不錯、好的、知道了……等等意思）。

这是一个天也变長了的春天的黄昏，在岡谷市中央大馬路郵政局門前的石階附近，正举行着宣傳共產党候選人大林千太郎的街頭演說會。投票日期越來越迫近了，各党派的競選活動也越來越劇烈，街上到处都看見这种形式的大小演說會。

在同一个馬路斜對面的銀行門前，也正举行着宣傳社会党候選入野上勝的街頭演說會，拚命号召着過路人。青共班的負責人池部新一拿着記了演說人的順序的小本子，不時瞪着馬路斜對面，一面像保護人似地站在山中初江的身旁。

“……過去，我們婦女什麼也不知道。以為‘普選’這種事都是男子們、要人們和有錢人干的。可是……”

在石階下面，過路的人三個五個地停住脚步，聽眾越來越多了。這個分成兩組的川添工廠青共班的競選活動，也已經搞了十多天，初江她們都能按照自己的獨特方式，可以說五分鐘左右的演說了。腳上套着一雙粗糙的木屐，身穿茄子色工作服，用塊紅毛絨圍巾圍着脖頸，這是人們在這稱做“岡谷”的土地上幾十年來看慣了的絲紡女工的姿態。如今，這些個女工們竟握起麥克風号召着大家，這一幅新鮮的光景使岡谷的市民大吃一驚。

“所謂‘政府’的那些要人們，究竟替我們窮人做了些什麼事呢？”

要是從腳下噹里啪啦地響起鼓掌聲，這個演說人就火般地紅漲着臉，反而說不下去。池部把他神經質的兩道濃眉緊緊蹙在一起，默然站在初江的旁邊。在這種時候，他特別對自己感到憂郁。青共盟員在這兩個月的時光里已經發展到八十七個人，尤其是在競選運動以後，大家都在飛躍地成長着；可是，黨員方面，連把負責人的自己也包括在內，迄今還是一個人也沒有。儘管大家相信共產主義，站在共產黨的立場鬥爭着……。這時，不知道

發生了什么事情，那個面冲着听众坐在石階上的古川二郎突然敏捷地鑽進人羣里去了。正在這個當兒，演說人的話聲陡地傳進池部的耳鼓里來，他吃了一驚望着她。

“我真不明白有些人為什麼要罵共產黨。難道除了共產黨以外還有什麼人能給我們勞動人民……”

在這瞬間，初江不知不覺地把那認真的面孔仰起來。她臉頰上泛起一片紅暈，兩三綹散髮被風吹拂着，睜開了一對大眼睛，以一種雖是單純却是工人特有的敏感，筆直地達到了一個崇高的確信了，這時候她的臉宛如一瓣紅花瓣似的那麼美麗。

古川跑過去的時候，馬路上正發生糾紛。——

“老鄉們！過路的老鄉們！”

原來，在演說開始的時候，山中菊和及川光她們都鑽到圍繞着石階的人牆外面去，各自拿起自制的喇叭筒吹誘過路的人。

“請聽日本共產黨眾議院議員候選人大林千太郎的……”

話還沒有說完，就在離她們不遠的銀行門前活動着的野上勝一派的宣傳員——有些像是街道青年團員的小伙子，有的又像是大學生的青年——馬上向她們挑戰了。

“請聽日本社會黨——農民運動的老前輩野上勝先生的演說……”

終於，山中菊跑到了馬路當中去：

“請聽日本共產黨大林千太郎的……”

於是，對方也跑出一個穿大學生制服的傢伙：

“請聽社會黨野上勝先生的……”接着，突然把喇叭筒朝天一擊，用演說的腔調罵了起來。“共產黨是主張打倒天皇制的冒瀆之輩！”

馬路當中開始了小衝突，一看古川沖了進來，對方的人也立

則增加了。

“什么叫冒瀆！波茨坦公告是保證大家自由討論天皇制的！”

可是，对方却不理睬古川的抗議，把喇叭在头上揮动着大声喊叫：

“共產黨是冒瀆之輩！”

“把國家走向滅亡的共產黨！”

連双方的听众也乱成一团。如果沒有警官的調停和赶过來的池部的劝架，古川一定会打起來的。

“老，老鄉們！那，那些社会党的家伙……”

回到石階上來的古川臉都气白了，拿着麥克風的手也气得直抖。他开始号召听众。因为打架的一方又演說起來，看熱鬧的人都湊過來，石階下面馬上圍起了一堵厚厚的人牆。

“……罵我們共產黨是冒瀆之輩，要把國家走向滅亡，可是……”

古川因为連日做競选演說，把嗓子也变啞了。他伸出一只手，像喘气似地拖出下唇，瞋眼怒視着听众；可是他却自己也觉得有点奇怪，不知不覺地說出了“我們共產黨”這句話。这几天來，他每天跑來跑去，到处做拥护共產黨的街頭演說，現在，在第三者的听众面前，面对面地遇着了辱罵共產黨的敌人，不覺喊出了“我們共產黨”。

“可是，把那些共產黨員关進監獄里去，發动了侵略戰爭的不就是天皇、軍閥和資本家們嗎？不就是他們把日本变成了这么个不像样兒的國家的嗎？現在倒嚷嚷‘把國家走向滅亡’啦什么的，这倒寔是指什么人說的？”

古川的演說每次都大受听众的欢迎。每逢話接不下去的時候，他就像丢了什么东西似的、东張西望地瞧瞧听众的臉，接着

陡地鼓出下唇，講出連听众也吃驚的新穎的話來：

“國家也有各种各样的呀。有窮人一天比一天增加、只有五家八家大資本家越來越發財的國家；也有和这种國家完全相反的像苏联那樣的國家。一听國家要滅亡，你們就馬上忘掉自己是个窮光蛋，好像滅亡的是你們自己似地着急起來啦。真不像樣兒！”

听众挨了他一頓罵，都大声笑了起來。

“日本这國家應該重新建設才行。为了咱們窮人翻身，大家都要和那些騙人的社会党做斗争，重新建立新的日本。要担負这个使命的，就是你們各位和我們，我們……”

古川說到这里，把兩手插進兵士服的口袋里去，苦着臉說不下去了。於是從脚下飛出了擲揀聲，接着是一片哄笑。

“喂！‘我們’怎样了？”

古川的臉有点难为情地变柔和了，眼角旁边皺起皺紋。

“是我們……日本共產党。”

直到人的面貌也看不清的时候，他們才解散了街头演說会，池部和古川把麥克風啦、標語牌啦都摺在一起扛在肩上，順着下坡路朝車站的方向走下去。他們是把这些东西送到車站附近的荒木的宿舍去請他保管的。可是，这两个人不知道为什么一路上都默默地迈着步，看那样兒好像互相在尽量避免交談。

“古川这家伙会不会說出來呀？”池部担心地想。“我也想入党，也应该入党。可是，难道自己有这种資格和决心嗎？”

荒木的住处虽說是“宿舍”，其实不过是在鐵路木欄旁边一条小胡同里的連簷房。現在正是燒晚飯的时候，站在屋簷下忙着弄飯的荒木太太和平常一样親切地迎接他們。

“喂，池部先生他們來啦！”

“噢！”从屋里傳出荒木的应声。“你們進屋里來吧！”

一打开外面的格子門就望到头的屋里，有四个小孩正在跑着玩，其中最大的也只有八歲光景。荒木还穿着車間工作服，把一个小嬰孩抱在膝上，一只手伸到放在飯桌上的一本筆記本上，正記着工会日記。

“等一等，就寫完了。”

古川从他手里抱过嬰孩。池部挨着只有一点点火的方形火盆坐下来，抬头望望从橫梁上掛下來的荒木的哥哥的一張遺像。

“共產黨員！”

因为灯光的角度的关系，使遺像有些暗淡。看來这幅像是在病中照的，臉上刻在眉間的几道豎皺和閉成直縫的嘴唇等，和荒木完全一模一样。池部每逢來到这里，都要看看這張照片。只是不知道为什么，一說起共產黨員來，他首先想到的便是這張照片，而不是现实中的大林千太郎、小林勝等人。現在，他又偷偷地看了一看活着的兄弟荒木的側影，心里捉摸着：“荒木已經下決心沒有呢？”对池部他們來說，現在荒木的行动，已成了他們的行动的指南了。

“你們還沒有吃晚飯吧？”

荒木合上筆記本，把身子挪到火盆旁边，冲着格子門外面喊了一声太太，然后把头轉向池部：

“發生陰謀事件了。”

一听這句話，抱着嬰孩和大孩子們嬉耍着的古川也馬上靠攏來了。

“你們瞧这个，这是从檢查間的牆壁上撕下來的。”

荒木拿出來的就是那張地方報紙，为了引人注意，还用紅墨水續上了一道边兒，連在“东电公司川添工厂是共產党的巢穴”和

“光是青共盟員也有几百名”的標題旁邊也拉了紅綫。小松他們在廠長室裏看過這張報紙以後已經過了一天的時光，這是今天下班以後，經天龍會會員的手貼在廠裏十幾個地方的。

“我和中谷君差不多都撕下來了，可是……”荒木用眼睛跟着從池部的手裏轉到古川手裏去的報紙轉，又說。“可是，還有更麻煩的事。千千岩君和竹內君被廠長叫了去，不知道在什麼地方開了會。”

三個人面面相覷。

這場陰謀馬上就能猜出來是天龍會的家伙們干的。不過，工會副主席的千千岩和執委的竹內究竟跟廠長商討了什麼問題呢？雖然兩人中誰也不至於馬上會對工會表示反對，但是一向反對共產黨的他們，由於這新聞報道，十有八九是會上廠方的挑撥離間的當的。

“可是，工會會員都是不怕共產黨的。在這回的輿論調查里，擁護共產黨的人占百分之四十六，佔第一位呢。”古川說。

荒木露出嚴肅的神色望着古川的臉說：

“不過，輿論調查只是青年部搞的吧？”

池部垂下頭。古川的下唇搭拉着，詫異地望着荒木的臉。好像在說：“這又有什麼關係呢？信教的自由是波茨坦公告保證了的呀！”

“總之，我們光害怕也沒用！”荒木把頭搖了一搖，不知為什麼，他帶着自嘲的意味笑了。“問題是，如果千千岩君他們舉着‘反共’的標幟向我們進攻，工會就可能有發生分裂的危險。”荒木伸手抱起哭着爬過來的嬰孩，補充說：“那些不住宿舍的本地職工和我們車間的老頭子們都這樣說着呢：‘共產黨的主張太過火了。’”

池部望着火盆裏面，噲噲地弄响着手指上的骨節。荒木的話

是对的，青共盟員里面虽然妇女佔多数，但她們大半也都是住舍的女工，那些不住舍的女工們，許多都是一看青共的紅旗就远远躲开的。

“可是，可是……”

古川抬起屁股，上半截身子几乎伏到火盆上去，不住歪着腦袋。看那样子，他是無論如何不能想通这个問題似的。

“其实，川添工厂里面，不是連一个共產党員都沒有嗎？”

荒木和池部同时抬头笑了出來。这就是他們最大的弱点。

“是这样的吧，这是实际情形吧？”

古川帶着憤慨的口吻說。荒木和池部又垂下头去不做声了。

“既然是一个也沒有，我想，我，我……”古川說。当遇到池部的目光时，他稍微迟疑了一下，但馬上又回望他的眼睛說：“……我想还是有的好。你們不那么想嗎？我，不知怎的，心里着急起來啦。”

古川激动得在鼻子兩旁冒起汗粒來。因为这句话等於是对自己下了宣言。

“我不知道千千岩君是怎样一个人。不过，像竹内那种家伙，实在像一个坐探。我想我們也用不着害怕。倒是，与其叫工会的一般會員对还没瞧見过的共產党員怀着恐怖感，不如叫他們瞧見真正的……”

“喂，喂！”池部小声說，戳戳古川的膝盖。古川明白了，吃驚地住了嘴。

“你們請吧，沒有有什么好吃的。”

原來是荒木太太進來了。向來不講客套的荒木太太今天也和平常一样，沒有一点厭煩的样子，把盛在大碗里的湯面一碗一碗地端到飯桌上來，叫池部和古川跟大家一齐吃。荒木坐在披着家

庭工作服的太太的身旁，一只手扶着膝上的嬰孩，凝神望着破鋪席。他那从太太肩上露出來的半边臉一起一伏地在痙攣着。

从荒木家走出來的时候，池部和古川比來的时候还要沉默了。

兩人站在挤滿旅客的上行列車車門踏板上，握住鉄制的扶手，被寒風吹刮着，各自想着自己的心事。

“我到底够不够黨員的条件呢？”池部繼續想着这件事。

“荒木和池部都是那么鄭重，可見要成为一个黨員是相当不容易的。不过，为什么普通的人就不能成为黨員呢？”古川也反复地想着这件事。

可是，兩个人都觉得自己再不能像这样一直停留在青共盟員的階段。从前小林勝把入党申請書帶來劝他們的时候，他們也曾經考慮过这个問題；不过，自从参加競选运动、跑到外面去活动以來，就是說，已經不只是当着工厂伙伴們的面，还要更進一步地当着外面第三者的面和自由党或社会党等党派進行斗争以來，他們不得不明确地把自己是站在共產党的立場参加競选运动的一点表示出來。而这么一來，他們的矛盾就更加深了。

共產黨員！

这是全世界的無產階級共同的政党。是从苏联，从欧洲，从美國，从中國湧現出來，在地球表面到处頂着暴風雨，跟隨着歷史的發展和推动着歷史的巨輪前進着的人們的名称。

“啊啊，要是能够跨过这一步，那該有多好呀！”

这个問題池部已經想过几百遍。要是这样，那“論列寧主义的基礎”和“國家与革命”等理論也馬上能成为自己的东西，就能从比現在更高的角度來看問題了；自己也就比現在更有信心地在

这社会里生活下去了；也就能够洗清了一直盘踞在自己身上的各种各样的肮脏东西，成为一个真正的人了……。

“我这个人嘛，沒有疑問的是一个無產階級。可是哪一点还不够做黨員的条件呢？”

古川歪头想着這個問題。在實踐上，在學習上，自己並不比伙伴們差。也許我还是一个冒失鬼吧？好像自己生下來就有这个毛病似的。說不定荒木先生和中谷先生他們也都在心里这样想着呢……。

“喂，池部……”

列車到了上諏訪站，兩人几乎被摔下來似地从車門挤出來，走出收票口來到馬路上。古川垂头丧气地望望池部的側臉說。

“共產黨員都是挺了不起的人物吧？”

对方回头一望，在暗夜里只見眼睛亮了一亮，只“嗯”地回答了一声。

一过道口，寒風迎面刮過來，在黑暗里盪漾着的湖水几乎要漲上來似地映進他們的眼帘。古川和平常不同，一路上都跟在池部的背后走。

馬克思、列寧、斯大林，他們都是共產黨員。毛澤东、金日成、德田球一，他們也都是共產黨員。無產階級散佈在全世界每个角落，他們的前衛站在最前綫不分晝夜地斗争着。要是能够成为一个共產黨員，要是能够和他們牽着手……。

“啊啊，我就是失掉十个生命也不覺得可惜啊！”

兩人回到宿舍三樓的寢室里來，各自鑽進自己的被窩里以后，池部背着古川悄悄地溜了出來，放輕脚步走下樓梯。

大多数房間已經都熄了灯。池部來到樓下穿廳旁边的乒乓室

里，在椅子上坐了下來，把兩只光腳板兒往上一縮，不讓它們碰在冰冷的地板上，從懷里掏出幾張紙和墨水瓶，放在乒乓檯上。

紙頭中有一張是入黨申請書，上面已經填好了。可是，他為了重新填寫，又用三角尺在另外一張白紙上按照原來的申請書的格式拉起綫來。

“一，保證……”

新一依他做事認真的性格在申請書上端端正正地填進職業、姓名、生年月日、學歷等等項目，不一會兒功夫就把它們統統填完了。可是，當寫到“保證”這一項的時候，他却用握鋼筆的手托着下巴，仍然和從前一樣停了下來。

我保證在批准入黨以後，始終遵守黨章，為了無產階級的解放而捍衛黨，努力完成黨所給予的任務。哪怕是為此而犧牲自己的生命，我認為這是我們無產階級所應該走的一條道路，決不後悔。

在原來的申請書上他是這樣寫的。可是，後來卻覺得這種寫法太自負，所以打算重寫一次。不過現在一看，又覺得這些个字句卻沒有一個能夠改動的地方。要是沒有這樣的決心，怎麼能成爲一個黨員呢？

如果鬥爭尖銳起來，說不定會被解僱的。對於這一點，他是已經下了決心了；說不定將來要被抓進拘留所和監獄，對於這一點他也下了決心了……。

池部抬頭盯着晦暗的十蠟光燈泡，呆呆地想。不知在什麼時候，腦海里浮現出那張掛在荒木的房梁下面、他哥哥的遺像。接着又浮現荒木那一起一伏地癱攣着的半邊臉。荒木一定在想着他的老母親、妻子和小孩。說到池部自己，他也是長子，下面還有六個弟弟，父親也老了。……自己曾經還患過肺尖炎，身體是不

算健康的。可是，一旦成了黨員，難道還顧得了這些嗎？

他不知從什麼時候起，把自己孤立起來、固定起來看問題。那促使日本法西斯主義投降的“波茨坦公告”，乃是以蘇聯為首的世界民主主義勢力所作成的；全世界的與日俱增的共產黨員，是在同志之間互相進行幫助的……，現在的新一把這些事實和自己的問題隔離起來了。他沒有想到共產黨員雖然為了保衛人民而站在最前綫浴着彈雨，但同時人民也會保護共產黨員。而更重要的是他沒有想到鍛煉成為黨員的時候，自己就能更進一步成為一個更堅強的人。

“儘管這樣，除了選擇這條路以外，再沒有第二條道路可走了！”

新一的思路拐了好幾個彎以後，最後又回到這一點上來。不過，這時候的他已經把所有的氣力都消耗盡了。

“喂，池部！”

新一手脚都凍僵了，呆呆地坐在那里，突然間，古川光系一條丁字帶、裸體上披件軍用大衣、光腳板兒啪達啪達地踏響着地板走了進來。

“你把那本小林多喜二的小說放在哪兒啦？”

池部慌忙把入黨申請書藏進懷里，抬頭望望古川凍得發抖的臉心想：“這家伙又把我的東西當是他的東西一樣，亂翻起我的書架子來了。真怪，他怎麼想起看小說來了？”

“大野木借去啦。”池部說。

“是熊嗎？好的！”

“不過他已經睡啦，明天再說吧。”

古川卻沒等他說完就拔開那大腿附近起着雞皮疙瘩的兩隻腳，匆匆地跑出房間。接着，池部聽見啪達啪達踏響樓梯的腳步

声。

古川二郎把被子蒙在腦后，聚精会神地讀着小林多喜二的小說。起初，他还比較老实地趴在被窩里看，但在不知不覺之間漸漸縮起膝头，后來索性坐起來了，弄得那被子不断地从头上滑下去。

他不时嘆一口气，望望四周。在他身旁的池部已經睡熟了；可是，他却还把一对大眼珠死死定在一个地方想着心思。

“我也能这样做嗎？”

那本小說是“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里面描寫了北海道工人的英雄斗争。它用各种形式从各方面活生生地寫出在战前野蛮的日本特高警察施在共產黨員和革命工人身上的慘無人道的刑罰。深夜里隔着洋灰牆傳來的、把人剝光衣服捆了起來、不断地用竹刀抽打的响聲；用根細麻繩把人倒吊起來，一直打到他昏過去，然后就澆凉水使他醒過來又抽打……。

古川把書和腦袋都頂到枱灯跟前，連呼吸也困难起來。

連續遭受慘酷刑罰而神經錯亂的齋藤，被釋放后放声大哭的佐多。……古川怀着尊敬閱讀了阿渡、工藤和龍吉他們的英雄事蹟，不过因为他不太理解生活在二十年前的这些人物的性格，所以覺得他們似乎有超人的地方。

古川完全坐了起來，叉着手臂。他是不需要像池部那樣顧慮自己的父母和兄弟的。可是，在他看來，小說中出現的天皇警察的力量却好像是“絕對”的。

“难道，我也能坚持下去嗎？”

这部很多篇幅都被刪去了的小說，使人想像出比这些寫在上面的还要殘忍好几倍的野蛮的刑罰。

古川咬緊嘴唇，用目光把室內扫視了一遍，当視線落到池部

的桌上时，他便站了起来，从笔筒里拿出一支纸锥子。

他並着膝头坐在台灯跟前，目光定在像鑽子一般銳利的、發出白光的紙錐尖端上，接着，他猛然把它扎進大腿里。

“奇，奇，奇……”

可是，那起着鷄皮疙瘩的大腿只不过是皮膚上出現一小塊紅点，只有跳蚤咬了一口那么小。古川緊緊閉上眼睛，心里想：“媽的，只这一点点能成为共產黨員嗎？”

“唔唔！奇，奇，奇！”

这一回，他把紙錐子的尖端扎進大腿有一公分左右。頓時，帶点黑色的血液一顆顆地冒了出來。

“唔唔！痛死人！”

古川把手里的紙錐子一丢，捺住大腿呻吟着。一想到自己連这么一点痛苦也忍受不了，心里一陣难过，用噙滿淚水的眼睛狠狠地瞪着那被丢在台灯下面的紙錐子。

“媽呀，好痛！”

他压根兒沒想到在这种情况下，自己对紙錐子是沒有一絲仇恨的。他忘掉在小說“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里面描寫的英雄人物——龍吉、工藤和阿渡他們，都是对那些在自己的身上施以殘忍刑罰的天皇警察怀着無限的仇恨，正是这种強烈的仇恨支持了他們，使他們能够坚持忍受。很顯然，古川犯了观念上的錯誤了。

“得分，再來一个玖斯！”

在下班后的廣場上拉了網子，厂長和总务課長兩個人正在打網球。相良厂長挺出大肚皮在球場上跑來跑去，逗得站在網柱旁边計分的小听差不住地笑。

還有落日余輝的廣場，四周是一片寧靜。那些從本地來上班的職工們大半都是農家出身。現在已到農忙期，家里都忙着搞鋤麥、種大豆和秧苗準備等等地里的活兒，所以沒參加工會會議的人一下班就都匆匆回家去了。在女工宿舍的樓上，有一兩個帶病的住舍女工在睡衣上披着室內套褂，無精打采地靠着窗邊。

可是，在這一幅太平景象里，却正在進行着兩個都有兩派尖銳的鬥爭的會議。而這兩個會議，又和在這微風不動——這是這高原地帶仲春里特有的現象——催人欲睡的夕陽里來回跑着追球的人們不是沒有關係的。

“得分，一！”

小听差喊着笑了起來。總務課長來個猛烈的煞球，把球幾乎打到球綫上，球帶着砂土飛滾着，廠長也只好提着網球拍子站住了。

“怎麼啦，不打了嗎？”

年紀還輕的高个子總務課長，從額上摘下賽璐珞遮陽帽走過來。

“究竟是老將的威風，您打得真不錯，廠長。”

相良廠長掏出手絹揩揩臉上的汗水，還在呼呼喘着氣。

“夠啦，夠啦，又吃敗仗又挨誚。”

小听差提着水桶和洗臉盆跑了來，兩個人在洗手的時候，廠長說了：

“問你一件事，咱們青年夜校的畢業生是可以提拔成准社員的吧？工廠內規里是怎麼訂的？”

“不知道內規里有沒有這一項，不過這種例子是很多的。”總務課長揩完手，打着點火器，遞給廠長一支煙說。“有這麼優秀的家伙嗎？”

“优秀么？唔，也可以說是优秀……”厂长一面吐出煙霧一面含糊地說。“看情形吧，那时候我們再商量。”

还在紅着臉的厂长把小听差拿來的上衣往肩上一披，走在总务課長的前头，順着走廊往前走，但当來到拐弯兒的时候，他又突然回过头來說：

“我去看一下青年部大会的情形。”

“哦。”总务課長說。他和赤手成家的厂长不同，是个有很好靠山的人。他一面整整齐齐地穿起上衣，說話时嘴边透出微笑。“不过，拿厂長的立場來說，还是不太露面的好。要是跑到那种地方去，說不定会發生不利的事情的呢。”

“嗯。”

“目前，苏联在对日理事会里究竟表示怎样的态度，誰也不敢保險呀。”

相良厂长把粗短的頸脖一縮，臉上露出愠怒的神气。要是厂长把那短短的鼻梁一鼓，咧起上唇，那就表示他誰的話也不听了。厂长像点头似地动了动脖子，把一直戴在头上的运动帽的帽簷往上一翘，往前挺出大肚皮，背着总务課長走开了。

厂长从走廊腰板上面露出上半截身子，慢条斯理地从工会事务所的窗外走过，里面执委会正在开会正談論得異常緊張。因此沒有一个人注意到。

“那么，我要質問主席。主席！”

竹内忠一吊二郎当地把上半身伏到桌上，把下巴擱在叉着的手臂上，要求發言。

“……我要直截了当地提出質問，怎么样，工会里面究竟有沒有共產黨員？”

竹内边說边翻起眼皮，但荒木主席却沒理睬他。在战后初

期里，日本的工会都有这种倾向：就是說在执委里面没有一个真正的工人出身的人，他們都由主任或是課長級的人充任，而川添工厂也不例外。

“不过，竹内君，你为什么这么关心共產黨員的問題呢？”

坐在桌子末端的中谷，一面从像錢包似的煙絲袋里撮起煙絲裝到煙斗里、一面問他。這句話好像打中他的要害，竹内把擱在手臂上的臉一轉轉向着中谷：

“我怎么能不关心呀，讓人登出了这种新聞！这是会受外界的誤会的呀！”竹内用手咯咯地敲响放在眼前的那張剪下來的報紙，一面翻着上眼皮，冲千千岩伸出下巴說：“你看，对吧？”

“可是，竹内君，你是社会党黨員吧，那么，这个也需要發表声明嗎？”

笠原突然插上了这一句，惹得大家哄然笑了。竹内还不服气，想反駁他，可是虽然兩次張开了嘴，却都像自己又把它嚥下去了發不出声音來。

“不过，……”

千千岩挺出胸部坐在荒木身旁，照例冲着席上的每个人伸出下巴，一面努力想对大家表示自己独特的权威性的結論。

“正如荒木主席所說，信教自由是得到波茨坦公告的保證的。不过，不过啊，社会党經常都是公开的，而共產党却是……”

“共產党也是公开的呀！”

中谷笑着插上了一句。千千岩憤然地嚷了一声：“不要打岔！”

“共產党……就算是共產党也是公开的；不过啊，現在既然登出了这种新聞，对工会會員發生了不良的影响，就應該有相应的声明才对！”

“对呀！”竹内馬上把头一抬，附和着說。“應該声明有就是

有，沒有就是沒有。”

双方的对立一步一步地尖銳起來。一直保持中立的委員——例如第一裝配間的鶴丸主任等却臉上掛着哪一邊都好的神情，輪流望着双方的臉。

“怎么样？咱們村表決嗎，主席？”

竹內臉上透出譏諷的微笑，進一步地挑戰了。荒木把大眼睛一瞪，盯着望他。他這種不聲不响的態度，具有使對方不敢再開口的特征。他重新点上熄滅了的煙斗，又沉默了一會，然後兩手捧着竹煙斗把手肘支在桌子上。

“工會會員里面到底有沒有共產黨員？或者是雖然現在沒有，將來會不會出現？關於這件事我也不詳細。我想社會黨也是一樣的。聽說天龍會員里面也有很多社會黨員，不過，不是政治團體的工會是既沒有權利調查這種事情，同時也沒有調查的義務。看來，總公司工會也是這樣的。怎么样，鶴丸君，你和其他的委員們有何高見？”

那些一直沒有參加爭論的鶴丸主任和其他兩三個執委，一聽荒木很明確的說明，都鬆了一口氣，贊成地點了點頭。荒木也把身子深深地靠到椅背上去：

“報紙上的中傷，結果是無的放矢，因此根本談不到是中傷。對吧，千千岩君？”

可是，當相良廠長裝做若無其事的样子、緩悠悠地來到另一道走廊上、從窗外窺伺大禮堂內部的時候，這個會場的气氛却比剛才的執委會更緊張更尖銳。

在會場里，池部坐在台上的主席席上，一個穿兵士服的工人拿着一張紙條站在男子席的後面。

原來，這個青年剛剛出其不意地提出了叫做“青年共產同盟

干事不應該兼任青年部干事”的、唸起來挺費勁的一個提議。

“請大聲些！”

穿兵士服的小伙子受到主席的注意，從紙條上移開視線，不知所措地張望四周，接着吞吞吐吐地大聲發起言來：

“……其理由，在，在於青共同盟，為，類似共產黨，的組織。說，說來，共產黨，第一：無視天皇陛下；第二：破壞，我們日本，淳，淳風，美俗的，家族制度；第三：否，否定，私有財產……”

這個穿軍服的小伙子是工具部的工具管理員，最近才復員回來的。他好像不太會念紙條上的文章，時時結結巴巴地停頓下來。聽的人也因為文章里漢字太多，不太聽得明白。不過，不管提出的形式怎樣，在這突然提出來的提議背後，好像隱藏着某種東西，因此整個會場都籠罩了不安的氣氛。

在主席的背後貼着一橫排長紙條，上面用墨水寫着：“一，關於參加‘復活五一勞動節’遊行之提議”、“一，關於要求為青年施設文化設備之提議”、“一，關於組織青年行動隊之提議”等等字樣。

這個全體會員人數約有兩百名、其中婦女佔三分之二的青年部大會，是自從青年部成立以來第一次召開的大會。在這以前，大家一直都在熱鬧的嚷叫聲、歡笑聲和口哨聲中通過了大會的大部分提議的。

“剛才已經把提議的理由說明了。要是大家有什麼要問……”

池部站起來說。他因為自己是主席，盡力不流露情感。但話還沒說完，就突然從剛才那個小伙子發言的地方傳出像怒喝一般的聲音：

“發言還沒完呀，主席！”

那里聚集着十五六个盘膝坐着的人。不用说，这是天龍會員的小团体。刚才那个坐着大声吆喝的人一定是島。島因为没有青年的資格，所以用軍帽盖住臉，正忙着指揮左右的党羽。另一个穿兵士服的小伙子站起來發言。他同样也用呆板的腔調唸起手里的一張紙条：

“如果，將我國日本比做一家一族，天皇陛下正是我們的家長。一國的國政，等於一家的家政……”

坐在副主席席上的小松信义兩手插進褲子口袋里，挺出胸部，臉上擺出一副裝做若無其事的神情望着會場。

“主席！还有还有……”

这回輪到第三个人。这个人站起來以后也同样唸起手里的一張紙条。很明顯，他們是把同一个人寫的文章輪流分着讀的。这是一种有組織的進攻。場內騷然了，大家的視線都不約而同地集中到坐在干部席的古川和大野木他們身上。

可是，古川今天却沒有一點精神。他是这个會的負責人之一，剛才还和大野木輪流做過報告和提議等等，在剛才那个冷不防的提案以前，他一直把視線落到自己的膝蓋上，一声不响地端坐着，好像內心的一个角落上开了个洞，正在聚精会神地瞧着那个洞似的。这时，从台上突然傳來小松的声音，使他吃了一驚抬起頭來。

“做为这个提議的共同提議人之一，我要向大家講一句話。”

小松不經過主席的同意擅自从副主席席上走到台下來。自从小松站在台下开始演說以后，那个提議不經過質問，就直接从說明移到討論，會場也开始混亂起來。坐在干事席的大野木他們虽然大声提出抗議，但池部也不能馬上停止小松的發言。——

这时，山中菊和春日忍从青共盟員坐在一塊兒的地方悄悄地

跑到干事席來，對着山中初江打了個耳語。初江馬上欠起身子把它轉告給大野木和古川。事情是天龍會員們正在會場後面散發那份用大標題登載“川添工廠是共產黨的巢穴”的報紙。

“……儘管青年共產同盟會員怎樣辯護，但這個團體和共產黨是同一性質的組織，這一點，是沒有一個人會表示懷疑吧。”小松說下去。

从天龍會員的席上傳來“對呀！”“對呀！”的喝采聲。今天，小松也例外地激動着，他的前額蒼白，一面說話一面時時把握着的拳頭伸向聽眾。

“……誠然，今天是許可信教自由的；不過，日本的家族制度，例如長幼有序，家有家長……等等，乃是日本的良風美俗。共產主義却要破壞它，以達到他們的野望。這個共產主義究竟是什麼……”

古川冲到台下去了。但在這種場合，等於是乖乖地上了敵人的當。

“共產主義不是破壞家族制度的主義。共產主義的任務是進一步改良家族制度，……”

古川也是一開頭就激動着。因為旁邊沒有桌子，他一只手握住腰上的皮帶，伸出另外一只手，急急地嚷叫起來。不過，要是荒木在場還有些辦法，但如今只憑他一個人的力量，從正面來對付那連發言提綱都準備好、有組織的展開攻擊的“家族制度論”，是一個太冒險的行為。

“日本的家族制度是封建的，尤其是農村里更是這樣。都市里的家族制度還帶上資產階級的性質。嗯……，說來，什麼叫家族制度呢？恩格斯對這個問題是怎樣說的？嗯……”

古川苦着臉把手按在前額上，接着慌慌張張回到自己的坐

位，从帆布口袋里找出一本袖珍版的“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的書來。可是，当他回去拿書的時候，笑声不僅是从天龍會員的席上，还从會場好几个地方响了起來。

“現在的一夫一妻制只不过是父权制，就是說是受男性支配的东西。嗯……”

古川匆匆地翻着書頁。可是他不但連自己也還沒有充分理解，还錯誤地採用了观念性的作战法。

“……而这父权制正是男子为了保存和繼承財產建立起來的。……”

會場里除了那些替他担着心的青共盟員以外，其他的人都莫名其妙地望着古川。他到底想說些什么呀？这些人大半都是農家子弟，因此当天龍會員高喊“共產黨員滾進去！”的時候，他們很明顯地動搖起來。

“日本的家族制度是万古不易的。尽管那些否定私有財產和家族制度的共產青年同盟打算……，我現在要求馬上付表決！”

小松第二次又起來發言，但被古川的怒喝声和天龍會員的鼓掌声所埋沒了；古川第三次又冲到台下去，他的声音也几乎听不出來了。他由於过度的兴奋，在蒼白的臉上流着眼淚，拚命揮动着兩只手喊叫着：

“伙伴們听我說！家族制度……共產青年同盟决不否定私有財產……什么野心，那是中伤，是造謠！”

連主席也站起來喊着：“肅靜！肅靜！”但是危机已經迫近了。那些被小松一派所完全哄騙了的人們有許多都隨声附和着天龍會員，乱哄哄地喊：“表決！表決！”

当决定付表決的時候，大野木再也不能忍受了，从干事席一步兩步地走到大家的面前來。

“伙伴們！喂！你們都瞧瞧這張臉吧！瞧我這張臉！”这个小矮个子發出和他身材不相像的大聲，把抬起來的面孔用手指給大家看。

“我是个青共盟員。不过，你們仔細瞧瞧我這張面孔是不是会干出那种坏事的面孔？”

这是大野木独特的战术。在天龍會員阻碍他發言的揶揄声中响起了一片笑声和鼓掌声。尤其是会场右边有很多青共盟員的女子席，姑娘們个个都像舒了一口气似地接連把热烈的鼓掌送給他。

“那边，坐在那边的家伙們……”大野木指着拼命用揶揄声來阻碍演說的天龍會員們，把兩個肩膀輪流聳聳給大家看。“剛才一直在找各种各样的岔子來胡說八道。問題是……問題是，究竟什么人最为我們工人着想，為我們工人斗争……”

大野木熊雄說完回到干事席以后，还在怒冲冲的气憤着。

在一片混乱中發出了投票紙，投票开始了。

古川屏住呼吸，默然坐着。要是青共盟員全部投“反对”票，那就大致能獲得九十票。不过，这是头一次的尝试，誰也不敢保証这么圓滿的結果。古川感到自己的嗓子干得要命，臉上也火辣辣地發着燒。現在佔据他整个心灵的倒还不是表決的結果；而是對於那些在会场里毫無忌憚地進行着陰謀活动的天龍會員的無限的仇恨。这些天龍會員因为每当有复員兵士回厂时，就馬上把他們拉攏進去，所以最近穿兵士服的新會員顯著地增加了。古川瞪着大眼死死盯他們，心里感到从來沒有过的强烈的仇恨——冰冷的，彷彿要滲進身上每一个骨節里去似的那么强烈的仇恨。

“投票总数二百零三票，白票和廢票共五十一票……”

台上，池部站在也有天龍會員參加的監票人中，开始宣佈投

票結果。

“贊成七十一票；反對八十一票。”

從台下右邊、青共盟員集中着的婦女席里響起了雷般的鼓掌聲。古川覺得自己快要暈過去。他為了喝水來到走廊上。眼睛里滿是熱淚，幾乎看不清路了。“組織的力量！組織的力量！”

“古川君，喂！”

不知是什麼人拍拍他的肩膀。

“你是古川二郎吧，喂！”

古川抬了頭，頃刻間還認不出是誰來。只見對方臉上的斑白口鬚抖擻了一下，從一頂翹起帽簷的運動帽下面露出臃腫的眼囊，一對和眼角邊皺紋不調和的冷酷的眼睛正死死地盯着自己。

“干得挺不錯，喂！”

那是相良廠長。古川還在糊里糊塗的，不知道對方說了些什麼話，他只是“是？”地回答了一聲。

“不過，你也成了這麼好的一個小伙子了！”

廠長把掛在胳膊上的上衣移到另一只胳膊上去，伸手按着古川的肩膀。高高的顴骨，蓄在短鼻梁下面的一小撮黑鬚子……那十年前大井工廠時代的廠長的臉陡地掠過古川的腦海。

“有功夫上我宿舍去玩，好嗎？”廠長說。

這是“五一”的第二天，快到上午休息時間了。

古川二郎把一頂軍帽倒過來戴在頭上，把一盞電燈拉到鼻前來，聚精會神地握住車刀架的搖把，把臉緊緊地湊在車刀的刀尖上。

他有一種無論對什麼事情都馬上鑽進心去的脾氣。現在，他又和平常一樣連舌頭也和下唇一起垂下來，眼睛眯成了一條縫，

聚精会神地瞅着車刀。他从昨天起干着在長三十公厘、直徑二十公厘的墊鉄上車咬合螺絲釘的活兒。古川拉開車刀，一面对着样板牙一面松开閘，用手轉动皮帶……。

“听吧，全世界的劳动人民，那响遍在……”

要是工作進行得很順利，他就用好像少了一根声帶的嗓子唱起走了板的歌來。……昨天在岡谷市政府門前廣場上举行“五一”國際劳动節慶祝大会的印象还留在大家的心上，在这車床間里到处都听见这种歌声。昨天参加大会的人数至岡谷市有三千多名，其中川添工厂的职工就有五百名。尤其是在示威遊行中充当压軍的川添工会团体，因为青共盟員佔多数，那些一律穿上茄子色工作服、胸前插着紅玫瑰花的妇女隊伍被称做：“岡谷五一之花”。

“古川君在嗎？”

这时有人喊古川，古川却沒听见。他还在唱歌；要是碰到忘掉歌詞的地方就“哼，哼”地哼着。

这个車間的主要活兒都由自动車床來干，普通的車床只干次要的活兒。不过，自动車床的工作範圍是有限的，有許多零件都不得不依賴於普通車床。古川有时制作六尺車床的頂針恰好能裝上的長軸；有时制作工序挺繁雜的、帶着脖子的螺絲釘；有时又从事在內側車削圓回的、消耗精力的工作。不过，凡是从事生產的劳动，只要吃得飽睡得够，劳动本身就会变成愉快的。古川昨天晚上为了慶祝“五一”，和池部、大野木他們一起喝了几杯濁酒，吃了肉火鍋，所以今天早上他的精神特別飽滿。

“喂！古……川！”

声音喊了好几声后古川才听见。抬头一看，原來是荒木主任站在机械与机械間像谷間似的入口上，兩手合成喇叭型，正在大声喊着自己。古川趕緊关上閘，啪达啪达拖响在車間用的涼鞋，

跟着荒木來到主任席。

“喂，你，給調到廠長室去工作啦！”

荒木把他帶到人影稀少的主任席跟前來，嘴邊透出微笑說。古川莫名其妙，呆呆地張着嘴。

“是剛才來的電話。關於這件事廠長曾經對你談過沒有？”

“沒有？”

古川一到荒木的面前就變得和小孩一樣了。荒木把手肘撐在骯髒的辦公桌子上，用手支着下巴，靜靜地凝視着古川的臉，過了一會兒才說：

“好，你先去看一看吧。總之，這對你說來是升級了呀。”

古川搞不清“在廠長室工作”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但荒木的眼色他是能明白的。

“不過，你要小心。別讓人家把你的命根都偷了去呀。”荒木說，笑着把手伸出來，緊緊握住古川的髒手。“回頭我也去看看你！”

“哦，來了嗎。”

樓上的廠長室里，只有廠長和總務課長並肩坐在一張綠呢桌面的大辦公桌子跟前，廠長好像專門等待他似地向古川打個招呼。

“先坐下吧！”

古川手里拿着帽子站在他們的面前。他在以工會職員身份對待廠方的時候和以下級的身份對待上司的時候，態度上不知不覺中是有區別的。現在，又因為還摸不清“在廠長室工作”到底是怎麼一回事，也不知道他們為什麼突然把他調過來，所以總覺得在這里面隱藏着某種可怕的企圖，於是更緊張得全身都僵硬了。

“恭喜你！從今天起你升級了。”

厂长把身凭在转椅的扶手上，神气傲然地说。接着，高个子的总务课长站了起来，手里拿着一张纸首先把它读给古川听，然后隔着桌子递给他。

兹任命为二级准社员。东京电气器材有限公司总经理藤沼燎造，（印），此致古川二郎先生。

古川把手里的帽子夹在腋下，伸出两手，垂下头，觉得有一股莫名的滋味涌上心头来。

二级准社员！他已经不再是僱员了。如果今后不犯大错误的话，他可以一直升级到主任。自己被征入伍以前，曾经把这当做终生奋斗的目标，也不知道用过了多少功！过去的回忆和母亲生前的慈脸如飞地掠过古川的脑际；但如今却好像隔着一重帷幕，这些旧事都挪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了。

“你是青年夜校第几期毕业的？”

“第十三期。”

“记得你是个头一名呀？”

总务课长一听，“哦”地一声望望那搔着头的古川。

“是个秀才哩，嗯！”厂长说，好象欣赏盆里的花草似地从头到脚端详着古川。“要是从前的话，可以领到奖学金的。”

厂长压根儿没有提起有关工会和青同盟的事情，古川从这一点也感到对方的用意。厂长却好像根本没注意到收下委任状的古川，是这样一个心理。

“我想要你当我的 Assistant（助手），帮我工作。”厂长说，身子一缩靠到桌上来，把合抱着的胖手搁在桌上，抬头窥伺古川的脸。“你会英文吗？”

“不，只会一点点。”

古川擅长的是数学和外国语，除了在青年夜校学习以外，又

自修到高中程度。

“也好，不管需要多長時間，你好好學習吧，嗯。”

廠長離開桌子，用下巴示意把他帶到房間的一個角落里去，打開書櫃子的玻璃門取出兩三本書，然後又把他帶進一堵屏風里面。

“這就是你工作的地方，知道了嗎？”廠長說，把蓄着斑白鬚子的上唇往上一咧，意味深長地笑了一下。

那地方兩面用高屏風圍住，其他的兩面是牆壁和窗！古川對着他準備好的粗桌子坐下來，怔住了：“說不定我被關進有人監視的監獄里來了！”

“花多少時間也沒關係，你把它當做是學習英文，讀一讀吧。要是太難，再給你換其他的工作。”廠長說，把一本又大又厚的原書和一本英和辭典放在古川的眼前。

“Economic of Effefti? Efficiency?”

這本褐色皮封面的沉重的書，是一千九百十四年在美國紐約出版的。古川滴溜滴溜地轉着眼睛。

“Efficiency? 啊啊，是效率？‘效率經濟學’！呢！”

可是，從第二天起，古川卻把身心都投到這本“效率經濟學”里面去了。廠長室里這塊屏風地豈但不是監獄，而且給這油膩兵士服的小伙子出出進進，走得人都厭煩起來，有時還打翻椅子，有時又高聲歌唱，簡直連廠長都有些害怕了。

“喂，稍微靜點兒不行嗎？”

挨了廠長的一喝，古川連忙靜下來。其實，他哪里想鬧，只不過是對那本“效率經濟學”非常感覺興趣罷了。因為書上有很多查辭典也看不懂的地方，所以他就忙着把書夾在腋下，跑到擅長英文的總務課長和經理課長那里去請教，在這種時候便經常踢翻

椅子，忘記關門。

“我說古川先生……”有一次，烏澤蓮在走廊上悄悄地對他說。“廠長昨天到小松主任那兒去訴苦了，他說：‘把古川拉進來好是好，不過在我辦公室里連話也不能說啦，簡直給他佔領了。’”

古川瞅着吃吃笑着的蓮的臉，莫名其妙地呆站着。

越來越複雜的美國產業機構和越來越尖銳的戰爭危機，給實業界帶來了新的時代。商品的生產和販賣在極少的利潤下進行着。工作效率給予利潤比率的影响越來越顯著地增加了。如今，工作效率已成為將來產業的進步、發展和擴大的不可缺少的因素……。

古川費了几天的功夫把七百字左右的序文和正文中“經濟和勞動”的部分翻譯出來。

自從工廠組織被介紹以來，直到前世紀末的一段期間里，人們會仔細研究了機械和資料的問題，但是對於勞動問題却很少有人關心。直到最近，工廠主才開始認識到“人”的要素在商品過程中佔着重要的位置。——具有頭腦和手而從事勞動的“人”，乃是在提高工作效率和工廠主在事業上獲得成功的主要成因。

古川譯出了一點書，就急忙亂翻桌子上的東西。在他的桌子上雜亂地堆放着許多書——從那本紅皮書“社會語辭典”到“僱傭勞動和資本”；從“論列寧主義基礎”到池部、荒木他們的書——看那樣兒好像剛剛搬了家似的。

“這大受日本資本家歡迎的書究竟是什麼時候出版的呢？一千九百十四年？一千九百十四年？”

古川翻查社會語辭典一看，原來那是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的頭一年。美國是一千九百十七年參戰的。在出版這部書的時候，世界上的那些資本主義國家在商品生產競爭上已經到了山窮水盡

的地步，除了依賴於戰爭以外再不能維持他們的利益了。

“怎么样，看得懂嗎？”

古川沒注意到廠長嘴里啣着煙斗從自己的背後走了進來。他猛地拍一下大腿，發出很大的呻吟聲，弄得廠長吓了一跳，不禁停住脚步。

“原來如此，他媽的！”

“怎么样，有趣嗎？”

“是！太有趣啦！”

“是个了不起的書吧？”

“是！真了不起！”

廠長是廠長，古川是古川，兩个人都怀着不同的心情說着話。

“我从學校出來進這公司的時候，也曾經受命學習了這部書的。咱們（公司）有 G·E ① 的資本，所以万事都是採用 American System ② 呢。”

“是吧！”

“如今你也成了社員啦，不學習可不成。”廠長很得意地說。“所謂流水作業，是在這部書出版的時候開始的。日本三井系統的工廠里，頭一個完全採用這流水作業的還是咱們哩。”

廠長把兩手插進背心口袋里去，踮起脚跟，挺出肚皮，咯咯地踏响着皮鞋后跟。他裝做若無其事地瞟看一下那印在“僱傭勞動與資本”上的馬克思等字樣，但却故意不做聲。

“Efficiency! Efficiency! 所謂‘效率’，用一句話來說，就是如何巧妙地汲出和利用工人的‘精力’。把它看完了以後，我還要給你看‘Slip制度的研究’和‘工序計劃’等等書。”

① General Electricity 的略稱，即“通用電氣公司”，由美國摩根集團經營。

② “美國制度”或是“美國體系”的意思。

“Slip 制度？啊，是傳票制度嗎？”

“是啊，在那書櫃里有很多書。你認真地讀吧，嗯。”廠長把手按在古川的肩上，伸頭窺伺他的臉。“你已經成社員了，明白了嗎，已經成了和工人不同的社員了……”在廠長臃腫的眼囊里是一對狠命向上爬的眼睛，虽是小心却滿懷信心地閃亮着。“比什么都重要的是全心全意替公司做事。工會那種玩藝兒是次要的，把公司的命運看做是自己的命運，嗯。”

古川在細眯着的眼角旁邊皺着皺紋，默然凝視着玻璃窗。

“總之，好好學習吧。咱們的生產課長也是制圖工出身，是從准社員一步步地升到現在的地位的呀。”廠長說。

古川在廠長走了之後，又拿起 G 牌鋼筆吱吱地寫，一會兒擦掉一會兒重寫。

競爭的尖銳化使得利潤降低了。如果打算繼續繁榮和擴大美國產業，除了想出一個降低成本的手段以外……

古川像這樣把書一点一点翻譯出來，突然間，他把頭一抬，望望窗口。

“還是說不願意干，請求回車間去吧？不過，有點兒害怕呀。”

若是一直這樣干下去，彷彿少年時代的東電人精神又要回到自己的身上來似的。效率的研究？從資本主義的方法來說那就是剝削的研究。說不定自己將來也會變成只從這種角度來看問題的人呢。

“喂，古川！”

又聽見廠長的喊聲。古川趕忙跑到綠呢桌面的大辦公桌跟前。一看，廠長把身子埋在轉椅里，挺出肚皮，正啪啦啪啦地翻看着一本雜誌。

“先看看这雜誌，把大意翻出來。我連單字也忘掉了，讀起來費勁得很。”廠長說，隔着桌子把手里的雜誌一扔扔過來。“嗯，那本效率經濟學以后再搞得啦。”

那本天青色封面的華麗的雜誌是新到的英文版“讀者文摘”。时髦的天青色封面还散着油墨的气味。这本一九四六年五月号的英文版“讀者文摘”，是飛機剛剛从太平洋彼岸帶來的。

“廠長怎么能得到这样的雜誌呢？”

古川手不离辞典地首先把它的目錄翻譯出來：“合众國適合於領導世界嗎？”、“工人應該把資本主義看做是对自己有利的东西”、“为了理解俄國人”、“你的爱犬不会害狗瘟熱嗎？”、“开辟新道路的十字軍兵士”、“英國工人能把欧洲从共產主義扭轉過來嗎？”、“直升飛機長成了”……等等。

古川这个人与其說他是忠实於工作的人，倒不如說他是对任何工作都馬上發生兴趣的人，尤其是对这本雜誌更是这样。他把帆布書包滿滿裝上这本雜誌和英和辞典等，帶到宿舍里去，不分晝夜地狂讀起來。

在社会主义國家里，所有的人都是为國家而工作着。……國家是他們的主人，他們是國家的忠实、幸福的侍僕。……在資本主義國家里，所有的人都是自由的，哪怕他是一个侍僕，也不例外，誰也不能制止他將來成为一个僱主。……

那篇叫做“工人應該把資本主義看做是对自己有利的东西”的文章一开头就用这种口气寫的。

紅軍兵士沒有一個人能够發表他自己的独立的政治主張，他們是傀儡，是機器……。

那篇叫做“为了理解俄國人”的文章又是这样寫着。

已經成为世界上一个勢力的共產主義將來的命运如何，这完

全決定於英國工党的成功和失敗。如果工党政府獲得成功，國際共產主義即將失去其勢力；而如果工党政府遭受失敗，共產主義的勢力即將擴大……。

那篇叫做“英國工人能把歐洲從共產主義扭轉過來嗎？”的文章很詳細地說明着這樣的事。

合眾國……能按照本身的要求量來領導自由世界。不過，它將來不得不在兩條路之間選擇其中的一條路。合眾國將來可以只是為了支配世界，用其資源來養肥自己，創造出一個富強的帝國的新的具體例子；或者合眾國將來也可以對世界……

正讀着這篇叫做“合眾國適合於領導世界嗎？”的文章的古川，突然感到自己的背脊一陣一陣地發冷。

“喂，你是不是發燒了，臉上通紅啊？”

池部躺在旁邊的被里，不厭其煩地在做“國家和革命”的筆記，這時他注意到古川的咳嗽，關心地說。因為沒有睡衣穿、從被里露出裸肩、用G牌鋼筆吱吱地在公用箋上寫着字的古川突然停住筆。

“我說呢，喂！”他露出詫異的神色喊聲池部。

“佔領軍就是施行波茨坦公告的人吧？”

“那當然是。”

池部抬起頭來，心想這家伙不知又要講些什麼了。古川細眯着眼睛，那好像是發燒的、緋紅的臉上掛着怎麼也想不通的神氣，一面歪頭一面自語着：“日本共產黨究竟看不看這種雜誌呢？”

第二天，古川忍著頭暈，仍然坐在廠長室的屏風里面。

他用G牌鋼筆一會兒擦掉一會兒又重寫，把那篇“合眾國適合於領導世界嗎？”接着譯下去，不時感到疲倦，停下筆來用手

托着臉頰。

他不住地咳嗽，吐出痰來。

那漂亮的外國雜誌为了不使讀者的眼睛感到疲勞，在美丽的橫排洋文中間还点綴着几幅淡彩色的狗臉和人臉的插圖。越过大洋飛遍世界各个角落的雜誌！思想意識的雜誌！

“想來想去还是想不通，”古川自語着。“我們是那麼完全相信波茨坦公告的施行的……！日本共產党是那麼把波茨坦公告称做和平革命的……”

他感到胸口怪难受，心里煩躁得很，便把G牌鋼筆从手里扔了出去。

“伙伴們都知道这些事嗎？荒木先生知道不知道呢？”

背脊上一陣一陣發冷。玻璃窗外面那麼温暖。山的顏色也一天一天变成綠色，在陽光的照射下燦爛地炫耀着。但这种景像也和夢境一般远远地离开了他。

“不，不，这都是因为我們工人知道得太少，所以偶然看到外國雜誌，就由於不了解复雜的國際形勢，因而大吃一惊給迷惑住了的吧。”

古川想着，把軍用大衣的衣領緊緊地合攏在一起，又拿起鋼筆來。冷得很，真的發燒了嗎？

“古川君！把已經翻譯了的部分拿來給我看吧！”

从屏風那边傳來厂長的喊声。古川光把已經在公用箋上謄清了的部分整理一下，把它們帶到綠呢桌面的大办公桌跟前去了。

“坐下來談談！”厂長把一把椅子拉到自己身旁來，高高兴兴地說。“怎么啦？你伤風了嗎？”

“是！好像是的。”

“嗯！”厂長一只手拿起譯稿，用另一只手把老花眼鏡扶到

前額上去，“得要小心身体呀！”边說边把視綫落在拿到眼前來的公用箋上。厂長把臉往上一揚，在那粗短的頸脖上疊起贅肉，掀动着口鬚，照着一向的習慣朗讀了一会，然后連轉椅一起轉過身來說：

“怎么样，美國是相當了不起的國家吧？”

“是吧！”

“还是战后的領導國哩。”

古川觉得渾身不舒服。他对着一座圓形火爐縮緊身子，垂下头，心不在焉地应酬着厂長。后来，厂長不知道从哪里轉过話头來的，突然从古川的头上說出这种話：

“咱們工厂也已經是出了名的紅色工厂了，实在大伤腦筋哩。怎么样？你來出一把力把那个叫做青年共產同盟的玩藝兒搞一下，啊？”

古川把头一抬，凝視厂長的臉。

“不，这不过是跟你商量商量。”相良厂長說，笑了起來，用那笑成一条縫的眼睛死死盯住古川的臉，像要观察对方的反应。“我也並不是一个不懂民主主义、不了解工会的那种頑固份子。”

厂長从桌上拿起一支紙煙遞給古川，往前弯了弯腰，把臉湊到古川的眼前來。厂長細眯着的眼睛逐漸有些悲哀，古川露出詫異的神气望着他。

“我負責八百个职工，对总公司的責任可不算輕哪。知道了嗎，我從來沒对外人訴过苦……”厂長頸脖上松懈了的贅肉在無力地顫动着。“青共現在有多少人？”

“有一百零七名。”

“你是个头兒吧？”

“不，是試制間的池部新一君。”

“池部？嗯，不过，你是青年部部长呀，能不能拿你的力量搞它一下？”

古川心里一怔，抬起疼痛的头来。他一阵昏晕，眼睛发花，厂长的脸突然变成两三个。青共同盟是群众组织，所以他刚才不加思索地说出来了；可是，“搞它一下”是什么意思？是指什么事情说的？古川觉得自己的身子活像走在云端似地晃盪起来。

“您究竟叫我干什么呢？”啣在嘴里的纸烟突然变得苦辣了，古川烦躁起来。

“这，你……你应该明白的！”这时，厂长已经把身子深深地倒入转椅里去了。他那紧闭着的嘴角一起一伏地痉挛着。在这瞬间，好像双方都倏地往后跳开身子。“你今后也想高升吧？”

古川掉过脸去，把苦辣辣的纸烟撕得粉碎。

“好好想一想……”厂长说，用胖指头咯、咯地敲着桌上的译稿。“佔领军对共产主义怀着怎样一种感情，从这篇文章里也可以看得出来。”

古川由于发烧而润泽的一对眼睛突然閃出光辉。他顿时明白厂长为什么叫他翻译“读者文摘”的原因了，他猛然把通红的面孔转向厂长：

“我可看不出来！”这是对威胁的反抗。

“看不出来？”

“看不出来！”

厂长气得在前额上暴出了粗粗的青筋。

“你，你，我这么好心好意地对待你……”厂长啪地一声把桌子一拍。“你还是误会民主主义，把共产主义那种……”

“我没有误会！”古川也大声吼叫着，拍起桌子来。

“误会了！”

厂長說，又握緊拳头狠命把桌子一拍。桌上的電話器和花瓶都跳起舞來。

“民，民主主义的祖宗是美國呀！”

“不，不对，是苏联！”

門开了，总务課長听見屋里的吵鬧声，吓了一跳冲了進來。这时，双方都已經站了起來，正隔着火爐對峙着。

“出，出去！”

厂長被总务課長劝說着，肩膀一抽一抽地喘着气，为了保持威嚴，拚命抑制住自己的情感，从額上滴下汗珠來。

“算了！算了！你，回，回到你原來的車間去吧！”

第 七 章

这是五月头一个“电休日”的前一天晚上，已經快到熄灯的时候。食堂楼上的“研究会”散会以后，山中初江等四五个姑娘由烏澤蓮領头兒，一路上七嘴八舌地高談着回到第三宿舍第十一寢室里來。

“你們回來了！”

一向愛做女紅的丰田茂，一个人留在寢室里縫东西，看她們回來，就按照絲厂时代的規矩恭恭敬敬地鞠了一躬。初江、阿菊、阿光和阿忍也同样把一只手按在鋪席上，个个都向她还了礼：

“我們回來了！”

只有蓮一个人沒理她。她認為这种習慣太封建，但其中也含有一些对这同室中只有她一人不出席研究会的阿茂的不滿。

“來吧，及川姑娘！我教你剛才学过的那一部分。”

蓮一屁股坐在自己的位置上，大声喊着阿光。蓮的背后擱放着大皮箱和書櫃等东西，还有一个小小的梳粧台，这个寢室里有这个东西的就只她一个人。

“等一等，我就來！”

这个經常餓着肚子的梳辮子姑娘，边說边跑到窗口下面鋪着地板的地方去，用茶杯从洋鉄桶里舀水喝。

“春日姑娘不要听嗎？”蓮又喊了一声。

阿忍和阿菊背着她坐在窗檻上，用脚吧蹬吧蹬地踢着牆板，两个人都沒答腔。兩人中不知是誰打了一个哈欠說：“啊啊，真想看場电影兒呀。”接着两个人齐声吃吃地笑了起來。

“萌—芽—形—态，就要發芽的样子，剛剛开始的时候的状态，就是这个意思啊。”

初江和阿光一起坐在蓮的身旁，在筆記本上一会儿寫一会儿擦，忙着做筆記。蓮自己也打开了筆記本和文件，一方面却暗暗地豎起耳朵，注意着阿菊和阿忍想在喉嚨里压下去的偷笑声。

“自發成長性，自—發—成—長，就是和‘有覺悟’相反的意思。”

她們現在學習的文件是“論职工会”，这是从列寧的“做什么？”里面选出來的。自从岡谷的大林律師当选众議院議員以后，就由上諏訪的紅紗帽書屋老板來代替他做講師，每天晚上乘火車來給她們上課。對於她們來說，這次的文件比“論列寧主义基礎”要难得多了。

自从爭議时候办的“劳动講座”起，这研究会已經成立了三个月了，到了最近，参加人数却減少到三十个人左右。十一号寢室里因为有蓮和初江，还有五个人出席，其他許多寢室就連一个人也不参加。就是說，虽然青年共產同盟川添班已經發展到一百名

以上，可是研究会的活动却几乎陷入停顿状态。

“意識的因素……，老师说这是很重要的。社会主义意識不是工人們从斗争中自發地成長起來的。如果没有科学性的洞察，科学的學問和覺悟的話……”

說到这里，蓮突然把稍微往前弯着的、穿件淡藍色毛衣的背脊一直，冲着窗口倒豎起画过的眉毛說：

“稍微靜一下不行嗎！”

阿菊和阿忍把脖子一縮，其中一个又“吃”地笑了一声。

“放她的屁！……是么。”阿菊仍然把臉朝着黑暗的窗外，小声对阿忍說。

自从蓮搬到这寢室以來，她們都覺得房間突然变小了。虽然並沒有人这么規定，但蓮从那一天起就成了这房間的首領。而且虽然当室長的初江沒有改变原來的态度，却不知怎地只有蓮一个人与众不同，尽管她很少拿扫帚和抹布、從來也沒参加过那三天輪到一次的打扫厕所的值班，但大家都沒做声。

“嚷嚷‘意識的成長’啦什么的，哼！”阿菊小声罵着。尽管阿菊怎样勇敢，但也还是不敢公开向蓮提意見。阿菊也格外清楚为什么自己不敢对她提意見。阿菊的家不但是烏澤家的佃戶，連她父親山里的活兒以及收拾烏澤公館啦、打零碎的短工等等，沒有一样不是受烏澤家的照顧的，而且代代相傳，歷來如此。初江和阿茂她們的家，也和阿菊的家差不了多少，所以从这方面來說，她們也有把蓮当做特殊的人的原因。

“咱，肚皮餓啦！”

阿忍滑稽地学着男人的腔調大声嚷了一声，逗得埋头做女紅的阿茂和坐在蓮身旁的阿光她們都一齐笑起來。

“大伙兒，赶快睡唄，睡覺唄！”

原來，阿忍她們早就商量好，把工廠配給职工的紙煙啦什么的收集起來，利用明天的放假日要到烏澤小村去交換大米和面粉。就連還沒有成年的阿光，也从下諏訪的家里拿來各種各樣的交換物資。烏澤小村離此很遠，她們明天不得不一早起來趕路。

“喂，讓開！讓開！”

春日忍穿一件紅毛衣和一條男子用西裝褲，打開紙拉門，從走廊扛着掃帚回來，叉開大腿趕走大家。對於這個全家失散了的“東京人”阿忍來說，烏澤蓮除了是高中畢業生和比自己長得漂亮以外，並沒有什麼怕她的理由。

“給我讓開呀！”

阿忍順着風向從房間的一角落刷刷地掃起地來。初江和阿光都笑着跑開了。這種時候，寢室里個兒最高身體丰满的初江就和小孩一般輕巧地扭動着身子，抱着阿光的肩膀發出歡叫聲逃到房間的角落里去。可是，蓮卻坐在原地泰然不動。

“你們剛才說什麼？”

蓮兩手放在膝上端坐着，雖然個兒小，却有着初江她們所沒有的威嚴。阿菊從阿忍背後縮回臉，小聲自語着：

“呀，咱們沒說啥呀。”

蓮並不提高嗓子，但因此更增加了份量說：

“不，我聽見了。你們不是說過‘放她的屁’嗎？”

戴着法國便帽的阿忍，剛才還在托空橫握着掃帚，歪頭盯視着蓮的面孔，一聽她這樣說，突然氣勢汹汹地揮動起手裡的掃帚，塵埃紛紛地降在蓮的頭上。

“背後說人也並不犯法呀，要是願意，連天皇陛下的私事也可以聊聊哩。別這麼大驚小怪的，給我讓開些，讓開呀！”

蓮的臉頰倏地漲紅了，“你說什麼？請你再說一遍看看！”她

把膝头轉向阿忍。可是仍然坐得端端正正的，姿勢沒有一點改變。

“真討厭！說几遍也是一樣哩。我說別为了几句背地話竟这么大驚小怪的，还是趕緊讓开些。我是这么說的呀，怎么样！”

这个江戶姑娘^①阿忍越說越快地动着嘴，一面仍然刷刷地扫着地。阿忍有歇斯底里的毛病，每当这个毛病快要發作的时候，她的言語就越來越大胆了。

“什么呀，別賣弄賣弄小姐身分了！要是**有本事，打扫一次厕所看看！**”

蓮的前額变成鉄青色，握着裙子的拳头不住地在打着哆嗦。受了这么大的侮辱在她还是有生以來头一遭。

“你，像你这种人……”蓮气得說不出話來。她因为過於憤怒，不能很好地組織自己想要說的話，便不顧前后地罵开了。“像你这种人嘛，不过是个游民無產階級罢呀！尽管嘴上嚷什么斗争啦、实践啦，其实是始終改不掉伴伴姑娘的性子的呀！”

这句话說得太过火了，連初江和其他的姑娘們在阿忍掄起手里的扫帚以前，都吓得發了半天的馱。

“放手！放手！”

阿忍被阿菊們抓住了扫帚把，便和她們爭夺起來。虽然力气很大的初江趕緊跑去拉住阿忍的兩手，可是激怒了的阿忍却勁头兒大得几乎連人帶扫帚一齐拖过去。

“放你的狗屁！什么呀，——放手！”

蓮瞪眼望着那些在自己的头上七手八脚地爭夺着扫帚的姑娘們，拚命咬緊牙关。她有生以來从沒受过別人的侮辱，压根兒沒想到自己的言語会怎样沉重地损伤了別人，她只是为了自己所受

^① 江戶是东京的旧称。江戶人多富有正义感，愛打抱不平，脾气暴躁、缺少耐心。这些性格还留在現在一部分东京人身上。

的侮辱氣憤得好容易才保持着原來的姿勢。

“我要揍她，畜生！——你們放手！——嚷什麼‘意識的成長’，自己倒臭架子十足的！光是曉得指揮別人，你到底參加過貼傳單的工作沒有？參加過街頭宣傳沒有！——放手呀！”

阿忍的聲音已經是哭咧咧的了。她和伙伴們爭奪扫帚，一會兒往左拉，一會兒又往右扯，把法國便帽已不知去向的腦袋伸到蓮的鼻前來。

“阿菊姑娘，阿光姑娘都這樣說。要，要是不服氣，不服氣的話，你就跟大伙兒一起蹶着屁股擦一次地板看！要，要是不願意，就馬上從這兒滾出去！”

蓮再也不能忍受了，只見她那白皙的下顎一起一伏地抽搐起來，嘴巴一歪，一轉身背着大家伏到鋪席上。

蓮整整哭了一夜。

她的性格是不讓自己放聲大哭的，只有實在抑制不住的時候才咬住被頭悶聲嗚咽。情感剛剛平了下去，她突然又激動起來，咬着被頭悶住哭聲……。

“天一亮我就馬上回家去……”蓮反來復去地想，直想到窗邊發白。“誰留在这种地方！”

熄燈後，只有走廊上還有電燈，燈光透過紙拉門射進寢室里來，朦朧地照着。房間里並排鋪着的六具被褥里，蓮的那床與眾不同的、高貴的洋花布被褥格外看得清楚。

“誰留在这种地方！”

蓮整個晚上都反復地這樣對自己說。可是，當她不知念叨了幾十遍以後，才發見沒有一個人回答，因而不覺發了呆。那麼，自己過去留在这兒的又是為了誰呢？是為了無產階級嗎？

在她右边，及川光身上盖床像石头那么硬的黑布被子，張着大嘴睡熟了；在她左边，山中初江微开嘴唇睡在蓮和春日忍的当中，好像她是用自己的身子隔开这两个姑娘似的。初江微露着一排端正的牙齒，把丰满的臉頰埋在枕头里，臉上無憂無慮的好像在說，“听你的便吧！”

“啊啊，池部哥！”

蓮抓住被头，几乎忍不住大声叫了出来。她感到自己突然变成孤單單的一个人了。冷靜一想，自己那“誰留在这种地方”的情感不过是自个兒这么想着，实际上沒有一个人需要她的。不管她留在这里也罢，打这里走掉也罢，川添工会仍然是繼續斗争下去，無產階級也仍然要繼續成長的……。

對於蓮來說，宿舍生活是非常痛苦的。經過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好不容易才習慣了工人食堂的伙食，也好不容易才習慣了和文化程度比自己低的人們共同生活，而这又都是她那好勝的性格才使她坚持下來的。战争时期，她也曾以挺身隊員的身分住过一个时期的特別宿舍，但那根本不能和現在的生活相比。当时蓮認為那是“自己正干着特殊的事情”、那是“为了別人而牺牲着自己”。虽然她並不怎么明确地認識到，但这个想法却成了她的支柱，一直支持她忍受下來。

“新一……哥！”

蓮在喉嚨里叫着。她真想抓住池部，向他撒撒嬌。現在心里的支柱失掉了，剩下來唯一的支柱只有池部。可是，在另一瞬間，蓮心里又一愣，在黑暗里睜着大眼。“自己是已經被小松污辱了的呀！”

那虽然只不过是自己的嘴唇被他偷吻了一下；可是，自从發生那件事以來，蓮一直不敢正視新一的臉，無意識地老在迴避着

他。

沒有窗帘的窗口随着比別处早來的天明逐漸發白了。就是回到家里去吧，哥哥为了沒收土地和繳納財產稅正在忙亂着，那古城堡似的烏澤家也快要崩潰了。

“啊啊！”

不久，睡在她身旁的及川光睜開眼來，像男子漢似地伸出兩手，打個大哈欠。

“阿菊姑娘，阿忍姑娘，你們都起來吧！”

蓮趕緊闔上眼睛，裝出熟睡着的樣子。臉頰上的淚漬已經干了，早晨的大氣觸在臉上冰涼涼的。如今，一切都變得空空洞洞的，自己只剩下孤零零的一個人。

“伙伴們早安！今天天氣很好，要出門的人一定很多……”裝在走廊天花板上的擴音機開始廣播工會的早上新聞。“希望大家自動地遵守門規時刻。因為自從那天召開青年大會以來，到處都流傳着各種反動‘特碼’，所以工會有責任向大伙兒提醒一下……。”

蓮怕落在大家的後頭，也趕緊起來疊好被褥。她覺得今天在這寢室里，好像找不到自己安身的地方。阿茂開始打掃房間；阿忍和阿光在擦着走廊地板；初江和阿菊也已經穿戴好，手里提着洋鐵皮水桶，正要走出房間和第十二、十三寢室的姑娘們一齊去打掃廁所。

“呀，你不要去了。”阿菊發見呆呆地跟着她來的蓮，就擺擺手說。“咱們寢室里已經有兩個人哩。”

蓮在走廊當中站住了。每個寢室的姑娘們個個都連笑帶囁地蹶着屁股來回擦着走廊地板。蓮也覺得很奇怪，自己直到昨天以前，每天在這樣的時候，怎么能嘴里啣着牙刷，站在盥洗間里，

滿不在乎地望着這種情景的呢。

“烏澤姑娘，你願意打掃廁所嗎？”

蓮因為沒有地方可去，仍然呆呆地跟在阿菊她們背後來到廁所附近的一條沒屋頂的走廊上，初江停住了腳步，把浮出酒窩的笑臉轉向蓮說。初江有氣無力地垂下拿着抹布的手，把用手巾包着的頭稍微往上揚起來，自然而然地說了這一句話。這時她的表情，由於有生以來飽嘗的風霜和磨練出來的智慧，變得像熟皮一樣的溫柔。

“那，你稍微等一下吧。”

初江說，迈着小步兒跑回寢室里，馬上帶來自己的一條束腳褲把它套在蓮的裙子上，又用蓮吊在腰上的一塊毛巾替她包住頭。蓮像個大嬰孩似地讓初江隨便擺佈着自己的身子。

“我們來擦，你幫我們提水好吧。”

蓮在七手八腳地打掃着份內三個廁所的阿菊和初江的旁邊，有時幫她們提水，有時又用掃帚掃一下地。她一面勞動，一面懷着像給風吹雨打過的心情，望着毫無價值、毫無體面的自己。

“哎喲，烏澤姑娘，真了不起，真了不起！”

阿光一看提着水桶和大家一起回來的蓮，就歡喜得鼓起掌來，邊嚷邊抱着蓮的肩膀。

“那麼，烏澤姑娘，我們順便替你跑趟家吧。”

阿忍背着蓮蹲坐在寢室的中間說。阿茂和阿光她們正忙着把配給的紙煙啦、手巾啦、木屐啦等等交換物資塞進旅行背袋和包袱里。

“大米和面粉，還要什麼？這麼說他們就會明白的吧？”

阿菊望着默然呆站着的蓮，一面代替她回了話。今天，蓮和初江一起得出席青年同盟的幹事會。

“聽說烏澤姑娘的家像座城樓哩，像我这样的人不会挨罵嗎？”

阿忍又开了腔。初江从旁边委婉地安慰她說：

“不要緊，阿菊姑娘陪你們去。”

蓮仍然一声不响地站在寢室門口。她下面穿着臃腫的束脚褲；臉上沒有擦粉，臉色蒼白，看去真是十分憔悴。初江走來抱住她为了一个月的宿舍生活而消瘦了的肩膀，說：

“來吧，我們上食堂去。”

蓮馴順地点了点头。

下午，初江和蓮並肩离开了寢室。——自从在青年部大会上以八十一比七十一票，打敗了天龍会的提案“青共干事不应该兼任青年部干事”以后，青共干事会为了避免在厂內开会，会场就轉移到荒木的宿舍里。

“呀，等一等！”

兩人橫过工厂廣場，來到有自动計勤器的走廊的时候，初江突然發見一張新的佈告，把手按在蓮的肩上說。那是一張貼在白紙上的“朝日新聞”^①的剪片，四周都用紅墨水鑲了边兒，在旁边还用毛筆添寫着惹眼的大标题：“不欢迎共產主义！”、“艾奇遜美國代表發表声明！”……。

[紐約時報特約消息]紐約時報东京特派記者巴頓·克萊因報導十五日召开的対日理事会的情况如下：苏联今天接到麥克阿瑟司令部發出的照会。照会用坚决的态度声明說：“美國無論在美國或日本均不欢迎共產主义。”此項声明系在対日理事会上討論日本人团体在“五一”示威遊行后向麥克阿瑟司令部以及対日理事会提

① 日本大資產階級報紙之一。

交的宣言書時，由該理事會代理主席艾奇遜氏發表的。

初江好像眼睛里鑽進了灰塵一樣，不住眨了又眨，離開走廊牆板。這是她碰見意外的事情或是吃驚的時候常有的一種表情。蓮也不再繼續看下去，馬上跟着初江離開那里。

兩人走出通用門，一聲不響地走上角倉公路。蓮的心還被自己的事情佔據着，所以她一路默然。初江也是一個不喜歡談論自己不太了解的事情的人，她所能明白的只是新聞剪片一定是天龍會員或是廠方貼出來的；她所能感到的也不過是好像有一塊烏雲密佈在自己和伙伴們的頭上來了。

“蓮姑娘，你的池部哥還沒來呀！”

她們一到荒木的家，山中嘉助就好像池部遲到是蓮的責任似地大聲嚷嚷起來，引得先來的貝島信子、試制間的青年制圖工大內、代表檢查間來的、穿學生服的小島都哄然大笑起來。山中嘉助在毛衣的領上打着紅領帶，頭髮也已經留蓄了一半。他那又細又長的身材令人想到一逢春天就突然長出來的酸模草，而且嗓子也變了，連鼻下也依稀地長出細嫩的鬍子。

“真沒法子，已經三點啦。”

因為蓮無精打采地坐到初江的背後，嘉助失掉談話的對象，他只好自個兒哼着鼻子。

“今天還有地區報告呀，咱跑到上諏訪去瞧瞧吧？”

“嗯，大概快要來了。”

利用放假天一直睡到中午的荒木，從放在膝上的報紙上抬起眼皮說。在他身旁雜亂地丟着兩三種報紙，上面都用大標題登載着初江她們剛才瞧見的新聞。初江正在遲疑着，不知道可不可以打聽這個消息的時候，格子門突然從外面給拉開了，荒木回過頭去：

“大野木和古川怎么沒來？”

一看，原來是池部來了，他連帽子也沒戴，站在土間急急地說：

“古川患了肺炎了。”

“肺炎？”

“是啊，發四十度的高燒呢……”

初江坐在大家背后臉色倏地變白了。

“从昨天晚上起，中谷先生、大野木和井上他們都整夜不睡，輪流着看護他。”

“情形怎么样，危險嗎？”荒木的聲音緊張了。

“生命嗎？”池部說，把頭一歪，但馬上又抬起來說：“可能沒有危險。已經打過兩針了，據大夫說，他的心臟特別強呢。”

“這話沒錯！”荒木說，又把原來立着的一只腿屈下來重新坐好。“那家伙的心臟當然強得很哪。”^①經他這麼一說，大家都展開愁眉笑了起來。

坐在大家背后的初江，在緊張着的臉上好容易浮出了微笑。她這個表情只有荒木一個人注意到了。

干事會在會員不夠的情況下開會了。每當開會的時候，荒木太太就帶着所有的孩子到外邊去，所以屋裡很清靜。荒木凭着方形火盆，一面旁聽一面呆然把視線落在報紙上：“不歡迎共產主義”，“艾奇遜美國代表發表聲明”……。那些天龍會的黨羽們一定趁這機會又要發動攻勢的。

“我認為增產運動的意義就是粉碎那些反宣傳、對付廠方的生產怠工。——是這樣吧，荒木先生？”

① “心臟強”是日本近時的俗語，意思是說“敢做敢為”，“胆子大”，平常多用做貶詞。

背着方形火盆坐的主席池部，一面向大家說明提案“青共盟員應該以怎樣的實際行動來響應工會執行部提議的增產運動的號召”的內容，一面回頭問問荒木。池部穿一件藍地小白花和服，並膝端坐在那里。他因為昨天晚上看護了古川，眉間還殘留着睡眠不足的疲勞的痕跡，但由於興奮，兩頰上泛起一片紅暈，正像春天所有的生物一樣，看去非常新鮮活潑。

荒木因為沒有發言的資格，只是點了點頭。於是，主席又恢復了原來的姿勢，把年輕幹部們的視線集中在自己的臉上，繼續進行會議。

“可是，儘管口口聲聲罵我們怠工、怠工，其實每次都是他們叫我們停工待料的呀。”

那個已經升了技術工、單獨負責一台車床的山中嘉助又發起牢騷來。一聽這句話，檢查間的小島搖晃着學生制服的膝蓋，一面搖搖頭說：

“不，也有吊二郎當的家伙。我們車間里有些人利用中午休息時間跑到外面去做黑市買賣哩。”

接着，不知是什麼人開口說：

“這不都是因為廠方把該給咱們的東西不發給咱們的原故嗎！他媽的，連四月份的工資也只發了一半兒！”

池部喊了一聲：

“不要開小會！”

原來，最近在車間里有人大力宣傳着：“自從工會成立以來，很多工人都不認真工作，所以廠方就陷入了入不敷出的狀態”。荒木猜想這又是個新的有計劃的陰謀，歸根結底還是廠方的生產怠工。為了對付這件事，工會執行部決定在六月召開的每月定期大會上提出“增產運動”的號召。

“那么，我們青共盟員要站在增產运动的最前綫，關於这一点大家都沒有意見，是吧？”

池部兴奋地總結了大家的意見。

荒木默然低着头。直到現在，工会里还没有党的組織，所以就出現像这种叫青共同盟兼任兩種任务的不正常的現象。如果那千千岩、竹内忠一派是工会的右派的話，“青共”就是工会左派的中心力量了。这一來，川添青共班就不能做为一个羣众团体而順利發展下去。荒木切身地感到了这个矛盾。

“荒木君，从‘关联’來电报啦！”

一輛自行車停在格子門外面，笠原匆匆地走了進來。

电报是臨時召开“关联”代表會議的通知。

笠原和荒木在房間的角落里商量了一会兒，接着荒木把电报揣進衣袖里，回到池部的身旁去要求發言：

“我有要事馬上上东京，讓我对剛才的決議补充几句话……”

在睡衣上面披穿一件套褂的荒木把下巴埋進衣領里，考慮着措詞一句一句地談下去。

这个“关联”是二月爭議后，由东电公司系統关东地区十一个兄弟工厂所組織的一个联合团体，它的总务部設在总公司工会里面。

“这个消息除了工会执行部知道以外還沒一般公开。不过，好像很多人已經知道了。从剛才收到的召开臨時會議的消息看來，可以断定事態是很緊急的。照我个人的看法來說，就是公司方面的人事調动、整理企業案，換句話來說，就是簡減人員、縮小企業案……”

笠原在發言的荒木背后用一只腿跪着。公司的所謂“整理企業方案”現在还在計劃中，在上月召开的关联代表會議上也提出

了臨時性的對策案。

“……這些個方案可能在不久的將來要公開了；一方面，最近在車間里有人拚命宣傳着：‘由於工會的原故有很多人認真工作。’在二月斗爭以後各個車間一時陷入混亂狀態，那時候的確有了這種現象。不過，從三月起工會就加緊了對職工的宣傳教育，現在已經基本上消滅了這個現象了。為什麼那種反宣傳最近反而變本加厲了呢？我想只消提到這點，伙伴們自然就會明白的。工會這次提出自動推動增產運動的提議，其中也包含着這種意義。”

荒木發言完了。跪着一隻腿的笠原馬上舉起手來。

“這是從私人方面得來的消息，所以目前還不能發表數目字和姓名。聽說咱們廠里也正編制人事調動和休職人員的名單哩。”

山中嘉助一聽，拚命挖起鼻孔來。這是他激動的時候愛做的動作。

“那，那，你們為什麼不做聲呢？要是咱們把這些鬼事兒統統公開出來，展開斗爭……”

貝島信子戳戳嘉助的手肘，嘉助說了一半就不說了，可是他卻仍然氣鼓鼓地噘着嘴。

“正因為這樣，今天晚上荒木君和我就要上東京去參加關聯會議的呀。這回和二月爭議的時候不同，公司方面佈置了全國性的計劃，所以我們也要根據這個情況商量出一個完善的對策。”

這個說話急躁的書記長急忙把話說完，接着又陡地舉手要求發言：

“那個軍用襯衫問題已經搞清楚了。現在恰巧証人也在場，所以把這件事首先告訴你們一聲。我們打算最近要用工會的名義把它公開出來……”

一听，大家的視線一下子都集中在笠原的臉上。原來，最近厂方对天龍会會員和对一部分职工，用非常便宜的價錢配給了軍用襯衫，因而引起車間工人們的不滿，有些人还批評工会的無能。

“这件事情是根据我們的調查、和現在在場的烏澤君的証言才弄清楚的。那些襯衫是隱藏物資之一，厂里的四五个要人和这件事情有关系。隱藏物資的一部分是还在战争結束的时候，从某一个山里秘密地运到某一个倉庫里去的。”

大家吃了一驚，都把視線轉到烏澤蓮的身上。蓮把身子靠着初江，一直低垂着头。这时她把头一抬，活像談論別人的事情似的，無精打采地說：

“我家的倉庫里放着曾經受厂方的委託而保管的物資。我不知道里面裝着什么东西。不过，我親眼看見厂里的某一个人經常把它們一点一点地运回去。如果只要証明这一点，不管什么地方我都可以当証人。”

新一还是头一次看見蓮这么沮丧。兩個人並肩走在已經成了夕陽的天龍河的堤壩上，蓮一路上像小孩似地握住新一的袖子。

“你到底怎么了？”

要是新一停住脚步，蓮也跟着停下來，只是默默地把臉掉過去。

散会后，大家就在荒木的家里分手了。新一挑选那条人影稀少的山脚下的堤壩路，打算把蓮送到女工宿舍去。可是，当來到架在工厂背后的那座吊桥的时候，蓮却把头搖搖不肯回去，兩人就順着溪流，穿过梯田旁边的堤壩，繞到山崖下的小徑慢步往下走。

“受不了宿舍生活嗎，呃？”

蓮仍然不做声，把臉掉過去望着溪流。乍一看，那穿着白色

短大衣的肩膀也顯得格外消瘦了，蓮从紅色裙子下襬露出一对穿木屐的脚，悄然站在岩头上。

對於蓮搬進女工宿舍的事，新一覺得自己是有責任的。一方面，這是由於他的階級道德感而來；但另一方面，他也擔心着蓮能不能忍受那種生活。這個擔心使他精神很痛苦。

“受不了嗎？”

蓮並沒有抬起把辮子末端梳成小髮髻的头，只是默然把它搖了几下。

“那，為什麼這樣呢？”

新一感到她重重地握着自己的袖子，又開动了脚步，心里沒了主意。女人的情感是多麼複雜呀！他無論如何也抓不住對方情感的变化，但一方面却又覺得瞧見這麼赤裸裸地暴露出自己的情感來的蓮還是頭一次。他從來沒像現在這麼隨便地和她談過話。現在的蓮只不過是路旁的一莖野草。

“不，我也能猜想到你在那兒很痛苦。像我這樣的人是一生下來就習慣了的，所以並不覺得怎樣。可是，對於你來說，光是習慣食堂的伙食也是相當困難的一件事哩。”

兩人走在順着溪流的彎曲、時高時低地起伏着的堤壩上，當來到一棵還有几朵殘花的櫻花樹下面時，新一就在樹根上坐了下來。

“……可是，這也是鬥爭哩。”

新一不住地摸摸袖子，蓮却仍然緊緊地握住那放着紙煙的袖子。她一直在想着自己的心事，壓根兒沒注意到新一的這種舉動。春日忍掄起掃帚時的面孔，那冲自己吆喝着：“你到底參加過貼傳單的工作沒有啊！”的那句話……，仍在刺痛着她的心。

“列寧不是說過嗎，社會主義的意識是不能單靠工人們的自

發性產生出來的，要成為一個真正具有這個意識的人，就需要親自參加無產階級的鬥爭和體驗他們的生活。我曾經聽荒木先生說，連列寧自己為了接近工廠的工人們，也曾經吃過不少苦呢。”

新一這句話完全說穿昨天晚上情景，蓮不由得咬緊嘴唇，好容易才抑制自己的情感。新一却壓根兒沒注意到她的這種心理。當她為了讓新一掏出紙煙而從他袖子上放開手的時候，新一握住那在黃昏里微微發白的纖細的手，說：

“你，瘦成這樣兒了！”

剎那間，蓮猛然撲到新一的懷里，伏在他的膝上，癱攣着背脊，不出聲地嗚咽起來。

新一把手按在蓮的背上，凝神望着懸崖下的溪流。夕陽完全偏西了，浪潮不斷地沖擊着岩頭，在昏暗中飛濺着白色的水沫。新一透過衣服感到蓮伏在膝上的臉頰和淚水的溫暖，但是他卻不能了解蓮的眼淚究竟意味着什麼事情。

“會習慣的，慢慢的……”

他現在所能說的只有這一句話。剛才，他很自然地把手攔在蓮不住起伏着的背上，現在才注意到，心里遲疑地想該不該收回去？現在的蓮已經像路旁的野草一樣，那麼容易親近，那麼溫柔而平凡，再進一步，新一覺得自己可以壯着胆子擁抱她。

“若是這樣，你就能進步了。要是能夠跨過這一步……”

可是，蓮的痛苦還不僅僅是習慣工人食堂的伙食或是打掃廁所這些問題。比這些還要多哩，那是要能忍受侮辱，不，要用生活情感來理解那並不是侮辱。自己向來不注意的事，自己的自負驕傲，自己那種隨意指揮別人的習慣，自己經常要壓服反抗自己的人的作風，這一切都不是從理論上而是一生下來就有的東西。如今，却通通給剝掉了皮了，這使她非常痛苦。換一句話來說，

这就是要成为一个“羣众”的痛苦。

“知道了嗎，要跨过这一步，再加一把勁兒……”新一撫摩着蓮的背脊說。“要跨过！若是这样，新的思想就真正成为你的东西，能替自己开辟一条新的大道。嗯，要跨过这一步，要跨过这……”

新一好像自語似地喃喃安慰着蓮。但他像被自己的言語打了个嘴巴似地突然閉上嘴。那么，自己已經跨过来了嗎？自己还不是只在改寫着入党申請書的嗎？在事态日愈惡化着的現在……。

“問你，像我这种小資產階級，你一定嫌厭了吧？”

一看，蓮从膝上揚起臉來，定睛望着自己的臉。

“为什么？”

“‘为什么’……？”蓮說，垂下头去用手耍弄着新一的衣領，接着陡地把头一抬，朝他微微一笑；馬上又一头埋到他的怀里來了；

“不要緊，我，已經好了。”

“真的嗎？”

“嗯，我覺得自己好像稍微变聰明了。”

蓮說，在怀抱里像嬰孩似地点着头。新一冲動地抱住蓮的双肩，緊閉眼睛把自己的臉頰貼到她的臉頰上。

“告訴你，我，可能要入党了。”

新一稍微移开嘴唇，沙啞着嗓子低声說。

“你，不要緊嗎？”

他這句話是含着这种意思的：“你也能跟着我嗎？”可是，蓮在过度的激动下只是滿不經心地点了一下头，馬上又把嘴唇湊上來。在这瞬間，在这身心都要融化下去似地甜美的陶醉中，蓮在心里想着另外一件事：自己一直为了被小松髒污嘴唇而痛苦

着，其实那不过是不值得計較的形式上的事情罢了。

“是个夢吧？”

从熟睡中醒过來的古川二郎滴溜溜地轉着眼珠。寢室里悄悄地沒有一個人。寢室里的模樣好像改變了。池部那張桌子也不見了，可能是因為經常有人來看護他的病，為了方便起見，池部就搬到別的房間里去了。

記得那是山中初江，從紅色袖口里露出來的手腕在他的額上晃來晃去的，可能她在換冰袋吧。她的臉蛋兒好像被蒸氣籠罩了似地看不清楚，不過二郎好像覺得聞到了那湊過來的頭髮的氣味兒。

可是，如今醒過來一看，只見從額上滑下去的冰袋已變成了水袋，從架子上吊掛着，一股黃色的陽光一晃一晃地反射着天花板，也不知道是早上呢還是傍晚。

二郎又闔上了眼睛。

“哎，想死了！”

他像小孩一般直率地想。在陷入“危險狀態”的時間里他也沒想過像“我要死嗎？”這一類的問題。他只渴望會見什麼人，渴望對什麼人撒撒嬌。可是自己根本就沒有這樣的人。他只記得這孤獨的寂寞感，像口渴想喝水似地緊緊抓住他的心靈。

他感到特別的困倦。好像自己的身子都變輕了，隻身漂浮在疲勞的大海上，再沒有氣力連續思考下去。……“還是個夢吧，她怎麼會跑到這種地方來呢？”古川一面斷了念頭，一面又迷迷糊糊睡着了。

古川差不多兩天三夜發着高燒不省人事，但不消說，他自己也是糊里糊塗的，已經失掉了時間的觀念。他也和處在這種狀態的

一切人一样，虽然醒了过来，但还没有思考的气力，但在睡着的时候却不断地在支离破碎的夢海中来回奔跑。

……在夢中，二郎老是跟厂长吵架。

“Climb this mountain! (爬上这座山!)”

厂长用英文下了命令。二郎拚命在山崖与山崖之間爬着。呼吸困难得很，身子像被燒似地滾燙燙的。他揹着一支槍，兩手支着担架的前端。那是馬尼刺的戰場。

“瞧見了嗎？”厂长吆喝着。是一座異常高峻的山峯。

“沒有！”

“怎么瞧不見！喏，就在你的头上呀！”

二郎抬头一看，原來是一架谷拉滿机正冲着自己的額上急降下來，机上的机关槍也猛烈地朝他扫射。二郎心里一驚，失了脚。脚下是懸崖絕壁，剎那間，他的身子像落叶似地在空中翻跟斗，冲着海面墜落下去……。

“啊啊！”

二郎用全身的力量大叫起來。可是，在现实中的他的睡臉，只不过在嘴角边稍微掀动了一下罢了。

这时紙拉門从走廊那边悄悄地給拉开了，山中初江走進寢室里來。她帶來冰袋和干毛巾，坐在二郎的枕前，从架子上取下那只剩了水的冰袋，怯生生地把手按在二郎的額上。

初江照平常的習慣把头稍微往上一抬，不住地眨眨眼，默然在心里忖量着二郎的病况。接着，她好像生怕驚醒病人似地輕輕把一塊毛巾放在二郎的額上，上面压着新的冰袋。

初江一定是下班以后馬上跑到这里來的，身上还穿着工作服。她蹑手蹑脚地收拾了房間，然后，跪着一只腿坐在門檻旁望着二郎的睡臉，望了一会兒后，又悄悄地消失在紙拉門外面。

过了十天左右，二郎已經可以在褥子上坐起來了。热度也几乎完全退了。不过，彷彿全身被揉碎了似地晃晃蕩蕩的沒有一絲气力。好像是下午的光景，初夏的陽光透过紙拉門玻璃射進來，使他感到眼花。

“企業整理？人事調动？”

思考力減退的二郎在嘴里喃喃地自語着，为了想捉住中谷太太剛才送中飯來的时候給他帶來的新聞的內容，細眯着眼睛思索起來。

“今天到底几号了？”

自从那天和厂長發生口角、回來躺下以后，好像已經过了一年的歲月，也好像那只不过几小时以前發生的事情。寢室里空洞洞地什么也沒有，報紙只有在樓下的食堂里才看得到。

“对对，她是这样說的：荒木和笠原接到‘关联’的緊急通知上东京去了；相良厂長也上了东京，現在他們都前后回來了；好像川添工厂最近也要發表企業整理方案，工会为了忙着商討对策，中谷和池部他們每天晚上很晚才回來。……”

“对，这是件大事情！”

这“大事情”的觀念起初是慢慢地升到二郎的头上來，就像高速度电影似地沒有一絲彈力，之后，它慢慢地在腦子里展开來，活潑地运动起來了。……“厂長室工作”兩星期左右的期間內知道的事情！蔚藍色封皮的外國雜誌！和厂長的爭論！这一切都是互相有联系的。这世上正有人打算用塊盖住地球那么大的布來包裹他和伙伴們的手脚！

“是誰呀？”

突然間，二郎發出沙啞的声音叫了一声。打剛才起从走廊那里傳來瑟瑟地踏响地板的脚步声。

“是，是我們！”

从紙拉門外面傳來山中菊的聲音，接着是吃吃的偷笑声，紧接着又傳來烏澤蓮那悠暢的聲音：

“我們來看你，起來了嗎？”

來看二郎的姑娘共有五六个人。二郎慌忙把睡衣披在身上。紙拉門拉开后，姑娘們排成一橫排挤坐在二郎的枕前，室里的空气陡然变了样兒了。

“这，是大伙兒送給你的，請吧。”

及川光臉上擺出一副做客相，像小学生似地並着兩膝，把一個用報紙包裹的大包东西放在二郎的面前。那張報紙已經打开了口，像是裝着大米的服务袋啦、雞蛋啦、橘子啦什么的一个挨一个地滾到鋪席上來。姑娘們不知道为了什么，大家又吃吃地笑个不停。

“热度退得这么快，真是太好了，是嗎？”

等笑够了，阿菊重新擺出一副关心病人的神气，边說边窺伺初江的表情。

“可是，工厂又不得了啊。”

二郎正搔着头，望着紙包裹，一听这句话連忙抬起头來，姑娘們像决了堤似地、七口八舌地說起來：

“就是为了人事調动，大家的意見不一致呢。”

“听说这回調动的大半都是妇女。啊，对呀，听说古川先生也被編進名單里去啦。”

“嘿？”

起初，二郎一切都莫名其妙，眼角旁边皺起皺紋望望紙拉門，接着就用手摸摸脖頸說：

“我好不容易才死里逃生，結果又要被砍頭了①！”

“可是，也有保住脖子的人呢。”阿菊一面揮手一面急急地說下去。“古川先生因為還不知道給調到什麼地方去，所以等於是砍掉脖子；不過，也有一些人因為給調回東京去，所以都樂壞了。例如說大野木先生啦、池部先生啦、井上先生啦，他們都給調到堀河街工廠去了。”

“這，這是怎麼回事兒？”

古川摸不著頭腦，愣愣地望着阿菊的臉。

“不，我說呢，就是這麼一回兒。要是有人給調到合適的地方，那個人就高興得很。例如說這個人吧，因為她給調到柳街工廠去，所以心裡挺高興。”

阿菊“拍”的一下打着春日忍的背脊。可是，阿忍一隻手按在鋪蓆上、眼睛只盯着鋪蓆的蓆縫，一聲不響。

“可是，這個人嘛，因為給調到靜岡工廠，所以等於是砍脖子。明白嗎？你想想，一個姑娘家怎能跑到像那種連女工宿舍也沒有、人也認不得一個的地方去呢，——是吧？”

這回阿菊拍了一下初江的肩膀，一面窺伺她的臉。初江仍然用手玩弄著套褂帶子，把頭昂得筆直，臉上掛著微笑。

“那，那，咱們來個‘反對’不就得啦！”

古川吃驚地嚷了出來，眼睛望着初江的臉。但是，他逐漸感到自己的臉頰發起燒來，趕忙從對方的臉上移開了視線。這一直不大開口的、只是在嘴邊浮著酒窩的初江，今天顯得格外好看。初江今天在那又白又丰满的身上披件在深紫色的料子上點綴著胭脂紅花樣的外出用套褂，一對聰明的大黑眼珠生氣勃勃地閃

① 日本俗語稱職工的免職為“砍頭”。

耀着。

“是應該表示反对。不过，实际上問題却沒那么簡單。”

这回蓮把話头接过来。她按照自己的一向的做法，作了一番有系統的补充說明——这回厂方計劃的人事調动是这样：經常請病假和事假的妇女，都按照絲厂时代的厂規給予“長期停职”；那些被調职的妇女大部分都被調到远地，因为一个女孩家跑到生地方去生活自然是很困难的，所以她們等於是被解僱；可是，其中却有几分之一的人因为被調回东京，所以他們很高兴，对这次的人事調动並不表示反对。

“我想厂方的用意就在这上面。千千岩先生和竹内先生也說：‘我們原則上虽然反对企業縮小，裁減人員；不过人事調动方案却不能一概表示反对。’正因为这样，工会执行部还不能决定态度呢。”

“那么，荒木先生和中谷先生他們呢？”

“办公室系統的人調动很少，不过荒木先生好像給調了。”蓮望着初江，放低声音說了后面的一句話。她因为在办公室工作，所以在这些姑娘們里消息最灵通。

“还没有發表，是吧？”

“嗯，听說因为‘关联’鬧起來了，所以要到六月中旬才發表呢。可是，如果各厂的意見不一致的話，恐怕‘关联’也……，是吧？”

暫時之間，二郎把下唇向前拖出，細眯着眼睛不說一句話：这事关系不小！要是这么下去，工会就垮台了！……

“池部那家伙，他也高兴嗎？”二郎陡地說。

最近像削去了角，突然变得平凡了的蓮有气無力地垂下肩膀，微微搖了搖頭說：

“不知道……”

二郎感到疲倦。他在被褥上仰躺下來，眼睛望着天花板，心里非常煩躁。他相信池部总不至於会暗自慶幸的。不过，那些伙伴們都是从战争时期就被調到这种山溝里來干活兒的，他們离家已有好几年了，像井上他們会感到高兴是不足怪的。

“他媽的，公司的王八蛋們动了腦筋哪！”

二郎躺下了以后，姑娘們为了去洗温泉澡都回到楼下去了，四周又恢复了寂靜。二郎迷迷糊糊地睡覺了。等他醒过來的時候，覺得好像有人在走廊欄干上晒着衣服。

“啊？”

睜开眼睛來一看，不知在什么时候初江背着他坐在房間的一角落上，正在摺着什么東西。初江已經脫下那件套褂，用根布帶子束着双袖。二郎眼望着她的后姿，又感到自己的臉頰逐漸發起燒來。

“初江姑娘！”

这喊声只冲到喉嚨边就給嚥下去了。

初江压根兒沒注意到二郎，仍然灵巧地动着从紅袖口里露出來的双手，聚精会神地摺着衣服。二郎屏住声息一动不动地躺在牀上，突然間，一顆热淚夺眶而出，順着臉頰流了下來。

已經是中午的休息時間，在放着自动計勤器的走廊上聚集着一大堆人。职工們已經看慣了傳單，所以对近來貼出新的傳單也已經不那么感到稀奇了。不过，這張新傳單却吸引了每个职工的視線。

緊急通知

會員們所关心的“軍用襯衫配購”事件，已由工会多方調查，

最近始獲真相。該項軍用襯衫究竟從何而來？又經何人之手，以何種程序，只配給一部分的人員？現已找到可靠証人，因此，決定在六月定期大會上揭開整個真相，並請會員們詳加討論。特此通知。

東電公司川添工廠工會執行部

池部新一嘴里啣着一支煙，裝做若無其事地背着佈告靠在走廊的腰板上。

陰天的工廠廣場風勢很大，职工們亂哄哄地在那里走動着。一羣小伙子在廣場的一角落里拋着皮球玩；另一些揹着空旅行袋的人，在池部的背後叮噠叮噠地弄響自動計勤器，接着一躍身掠過他的面前，穿過來回拋着的球，匆匆地橫過廣場消失了，他們是請了半天假去做黑市買賣的；還有一羣姑娘互相抱着肩膀，一面跳繩一面吃吃地笑個不住；在她們旁邊蹲坐着幾個姑娘，手里拿着像是黑貨的一塊布，蹙着眉頭評論着；一個好像是剛復員回來的、穿着兵士服的男子在她們背後來回徘徊，看樣兒像是尋找自己的熟人……。

不消說，池部是因為關心這張用工會名義發表的新佈告的效果才跑到這裡來的。執委會在工會會員的要求下被迫發表了這個佈告，但池部卻總覺得工會的這措施是相當冒險的一種行為。

佈告前面的人群不斷地在移動着。這一帶的走廊牆板已經成了廠里最重要的佈告欄，上面貼着許許多多傳單和佈告：“艾奇遜聲明”的旁邊貼着天龍會“定期例會”的通知；那“緊急通知”旁邊是已經褪了色的工會“六月大會”的通知；和這些佈告一起還貼着“茲有半新男子工作服一件，希望和大米五升或麥子八升交換，工具間橋本”、“茲有配給日本酒五合希望 and 糧食交換，檢查間山田花”等招貼。那瘋狂的通貨膨脹馬上從职工們手里奪去了“二月鬥爭”

的勝利果實，大部分人都比“艾奇遜聲明”和“工會大會”的布告還熱心地讀着這些招紙。

“說不定這張佈告反而是給敵人一個準備的機會哩。”

池部抬頭望望辦公室的樓上，一面穿過工廠廣場朝工會事務所走去。從樓上廠長室的窗口露出的窗簾，被風刮得高高鼓了起來，乍一看，裡面活像醞釀着就要發表的人事調動方案似地，使人感到莫名的恐怖。池部望着窗口發獃，但突然吃了一驚跳了起來。

“嗨！”

從頭上傳來了外國語，一輛吉普車從通用門那邊筆直地駛過來，像割草似地穿過紛紛散開的人們中間，直向辦公室門口駛去。

走進工會事務所的池部，一看裡面的情景就吃驚地停住了腳步。

這裡正開着執委會。可是座上的七個委員却都變成了啞巴，沒有一個開口說話的人。長桌的一端坐着像是充任主席的千千岩，他身子靠在椅背上，挺出胸膛，闔着眼睛；坐在他身旁的荒木下巴埋進交叉在胸前的胳膊里，把那對大眼睛往上一翻，凝神望着空間的什麼地方；竹內背着主席騎坐在椅子上，下巴擱在椅背板上，轉溜溜地窺看着門口；中谷和笠原並肩坐着，一會兒互相把手裡的煙袋鍋碰在一起取火，一會兒又用目光追蹤那繚繞着向天花板升上去的煙霧。這種各人各樣的姿態，使人一眼就能猜到這個會議進行得有些不妙了。

“那麼，我退席吧！”

突然間，竹內把臉一轉轉過來，怒聲一喊，然後又掉過臉去在椅背板上擱放下巴。接着，閉着眼睛的千千岩喃喃地動了几下嘴，但大家又不做聲了。

池部眨着眼睛遞个信号給荒木，荒木离席來到門口。

“那‘紧急通知’說不定会打草驚蛇哩。”

“嗯。”

“那些領到襯衫的家伙們，連不是天龍會員的人都被小松叫去了。我們車間里也有兩個人，現在他們都在禮法室开着会。”

“嗯。”

荒木光是嗯、嗯地点着头。他走在池部的前面，当來到人影稀少的走廊的时候，便一屁股蹲坐在腰板跟前，兩手抱住腦袋。

“是不是反而給他們一个准备的机会呢？剛才看見竹内先生的样子，活像滿有把握似的。”

“不，不一定是这样。”荒木仍然抱着头，放低声音說。“那个家伙嘛，在他缺席的时候通过了‘發表紧急通知’的決議，所以他气得要命，不过，心里可着急坏了。因为这么一來，他趁战争結束时的混乱，把隱藏物資从山溝里运到烏澤公館的罪狀就要被揭露出來了。当然哪，这件事厂长也有关系，在召开大会以前他們一定要想着什么办法來对付我們的。不过，比这些还重要的，倒是为了这件事在千千岩和竹内之間發生分裂，这倒是最大的收穫哩。”

“嘿？”

“千千岩虽然是屬於人事調动拥护派，不过那个人倒具有一种正义感，他主張徹底追究軍用襯衫的配購事件。可是，这么一來，人事調动拥护派的大台柱就要失掉一个了，这也是他所感到难过的。”

这是工会右派的內部分裂。

“領到軍用襯衫的人是沒有罪的，我們馬上想个办法發表一个急告吧。不过，比这个问题还重要的……”荒木說，从抱着头

的兩手之間抬起眼皮望望池部。看起來荒木也相當傷着腦筋。
“……倒是那些對人事調動表示歡迎的人成問題。人數雖然不多，總得想個法子，呃？就連你也是其中的一個吧？”

“我，我已經下了決心了。”

“下了決心？……”荒木說，盯着池部的臉，過了一會兒又開口說：“僅僅下了決心這還不夠。連青共幹部里面也有不少下不了決心的人呀。最重要的一點，是這些被調到適合的地方的人也要和那些事實上是被解僱的伙伴們站在一條綫上，大家團結起來展開鬥爭。怎麼樣，你召集那些被調動的青共盟員開個會，討論討論這個問題好嗎？”

下班以後，在工廠後山頂上的一塊空地聚集了七八個青共盟員。婦女只有春日忍一個，男工有池部、大野木、井上、第二裝配間的表匠伊藤和同一個車間的平洗工福田。他們大多是大井工廠出身，全都是東京人。

“那當然哪，我也想回東京呀，嗯，說老實話。”

大野木不住揮着手，照例大聲嚷嚷發着言。不知是什麼人噗吃地笑了一聲，但大部分人都垂低着頭，沒有一個人開口。

“我也有兩年沒瞧見老娘的面孔哩。聽說她最近躺下來了，老爸爸甚至來信叫我辭掉‘東電’回家去。要是這回真的調回東京，簡直是‘過河有擺渡’哩。”大野木說。

荒木稍微離開他們坐在一塊岩石上，從樹林的隙間中眺望着眼下諏訪湖里的白色浪頭。微風一過，綠葉在他耳邊簌簌地响。——這一羣都全是青共盟員，可是今天會上的氣氛却和平常不同。一旦遇到和自己的利益發生衝突的問題時，大家的情緒就這麼參差不一了。從一方面來說，正因為他們是青共盟員，所以好

歹都应着号召聚集到这里來。不过，事态惡化到这种地步，單單依靠羣众团体是已經不能冲破难关了……。

“春日君，你的意見呢？”池部說。

荒木轉过臉來一看，蹲在地上用手扯着野草的春日忍說了一聲“我嗎？”抬起頭來，就撲吃地笑了：“我怎么都行。”

一听這句話，那趴在阿忍旁边草地上、用手托着臉頰的井上便滴溜溜地轉动着大眼睛，抬頭望望阿忍的面孔，說：“我，我，我也怎么都行。”

可是，这个私營工厂出身的車工却突然在草地上坐了起來，結結巴巴地說：

“不，不过，說實話，可，可，真難，難過呀。我，我，東，東京，有个女朋友。你，你們，同，同情我呀！”

井上把手來回擦在工作服的膝上，翹着紅圓的鼻頭說，逗得大家不禁發出笑聲。但是笑聲還沒落地，大家却又陡地沉默了；每個人的情況都差不多。

“主席！”

突然間，靠着岩石站立的大野木，把手伸到坐在腳下的主席池部的面前說。

“我認為‘怎么都行’這種說法是胆小鬼的說法。說‘怎么都行’是不能斗争的。這簡直不成話。這回人事調動被砍掉脖子的伙伴不知比咱們多好几倍哩，你們這些怕事鬼！”

井上像只被扼住脖子的鷄似地閉着眼睛，扭动着脖子。自己的情感毫不留情地被人糟蹋了，他憤怒得更加結巴起來：

“什，什，什么叫胆，胆小，鬼！你，你自己，也一开，开头兒，是，是跟，跟我一样的嘛！”

池部趕緊舉起手來制止他們：

“別吵嘴！這是件非常重大的事哩。你們以為怎麼樣？要是我們這些被大家認做是對人事調動最表示歡迎的人，都團結起來站在反對調職鬥爭的最前面，我想工會執行部的步伐也自然會一致的。”

荒木把整個兒身子都轉向他們，定睛窺伺着大家的表情。還有兩三個人把下巴放在膝蓋上，沒有表示明顯的態度。可是，現在却無論如何非冲破這一關不可！不顧自己的得失的人，無條件地把個人的利益服從於整體利益的人，荒木用不安的、像滲進骨髓那麼迫切的心情想着：現在是多麼地需要這樣的人呀！

古川百無聊賴地躺在寢室里。他身上穿件池部借給他的和服，上面系着一條腰帶，依靠着被子坐在褥墊上。臉色比過去好多了，可是醫生還不許他出門。

“出去看一看嗎？”

古川自語着，從紙拉門玻璃窺伺外面。下午的陽光照在波浪一般起伏的瓦房頂上，諏訪湖的方向顯得格外明亮，不過風勢相當大，天空上飄流着一朵朵的白雲。

工會大會已經迫近在幾天之內了。青年部和青共一齊開展了準備工作。為了動員大家團結一致反對人事調動，屬於所謂“有利組”的池部、大野木和井上他們，聯名向青共盟員以外的“有利組”發出了號召。“關聯”也正在和總公司交涉中。不過，聽說那些和人事調動利害關係最大的地方工廠，大部分都在動搖，所以以總公司工會為首的各中央工廠工會都在很艱苦地鬥爭着。這些消息都是池部和大野木帶來的，鳥澤蓮和山中初江也經常借故跑來告訴他很多消息。他越來越着急了，再不願意這麼安閒地躺着。

“要是現在有人帶來新消息就好啦！”

二郎擦住心，从身旁拿起讀了一半的列寧的“論职工会”。“……對於政治的不关心等於是對於政治的飽滿。對一塊面包表示不关心的态度的只有吃飽肚子的人。餓着的人經常為了一塊面包而‘組織党’……”①

二郎拿起紅鉛筆在這些句子旁邊拉了一綫，但不知在什麼時候，文件上的字跡變模糊了，上面浮現出一個幻影——一對生氣勃勃的大黑眼珠、浮起酒窩的丰满的臉蛋兒、彷彿散泛着芳香的油黑的頭髮……。剎那間，二郎心里一怔，猛地在褥子上坐了起來。从樓梯那邊傳來了听慣的脚步聲！脚步聲穩重地承載着身軀的重量，慢慢地來到紙拉門跟前，在那里稍微逡巡着。

“古川先生，起來了嗎？”

二郎回答了一聲。只見山中初江手里抱着一個包袱，屈膝拉开紙拉門，走進里面挨門坐下來。

“他們派我來征求青年部長的意見。虽然是上班時間，笠原主任特別給我開了出門証的。”

初江不知从什麼時候起不再把主任稱叫“先生”了。她紅着臉，掏出一塊手絹兒來揩揩額上的汗水。从工作服里露出來的紅袖口，使二郎有些眼花繚亂起來。

“今天中午，天龍會對軍用襯衫事件發表了聲明了……”初江邊說邊把自己抄下來的聲明書遞給二郎。那是用鉛筆寫的，筆法奔放而大方。

“‘我們認為這是為祖國奮鬥、復員歸來的人應享受的權利……’嗎？‘我們不甘忍受這種誹謗，這樣的污名，必須和工会內部過激派進行鬥爭，即退出工会也在所不惜……’嗎？嘿！”

① 這幾句話在“做什么？”和“論职工会”里面是沒有的。可能是作者從別的书里引用的。

二郎咧着嘴脣，陡地抬起臉來。

“可是，那些領到襯衫的人不一定是復員軍人吧？”

“是啊，連那個在我們車間當雜工的老太爺也領到了呢。”

兩手放在膝上端坐着的初江，和盤膝坐着、不住搖晃膝蓋的二郎，當他們以同志的關係接觸的時候，都壓根兒忘掉彼此竟是這麼親暱地交談着。

“他媽的，來個要挾啦！”

“所以呀，池部先生要代理青年部長出席今天晚上召開的工會執委會呢。他們請古川先生寫書面意見，叫我帶回去。”

“是！是！”

二郎點了點頭，把下脣向前拖出，細眯着眼睛。因為在天龍會員里面青年佔大多數，同時復員軍人問題又和青年部有密切的關係，所以他們要征求青年部長的意見。

“你們，不，你的意見呢？”

“我嗎？我……是啊？”初江望了一下放在膝上的手，接着慢慢地抬起臉來，把那一對圓圓的大黑眼一映一映地眨着說。“那些領到襯衫的人是因為受到和犯人一樣的待遇，所以都生着氣呢。可是，要退回襯衫的話，又覺得怪捨不得……”

“他們敢脫離工會嗎？”

“目前還不至於吧？可是，如果不滿意工會的人多起來的話，這也很有可能。像我們車間的那個老雜工，今天也向笠原主任提了些意見。”

“就是說……儘管揭露竹內干過的壞事，却要設法保持那些領到襯衫的人的面子，是吧。同時，一方面把他們從小松的影響下爭取過來，一方面又設法解決沒領到襯衫的人的不滿……，真不容易！”

“是啊，要是已經領到那么好的襯衫，誰都不願意再退還啊。”

“說實話，我也想分到一件哩。瞧，我這個襯衫……”

二郎說，滑稽地舉起那破破爛爛的襯衫袖口給初江看。照理說那袖口應該是吊下几塊破片來的，可是，二郎却突然浮出詫異的神氣來。尽管把手左右輪流舉起來看，哪一個袖口都修補得好好的。

“啊呀呀？”

初江垂下頭，臉兒一直紅到頸脖。

“原來這也是你……，呀呀，這真是……”

當二郎非常惶恐了的時候，他的嘴巴就往下一歪，變成一副可憐相。他一只手壓着后腦勺，拘謹地低了頭，接着很淪為情地站了起來，從房間的一角落里拿來几張公用箋，放在被上開始寫自己的意見。

紙拉門不時被風吹得“咔嚓、咔嚓”地响。二郎把那支G牌鋼筆插進墨水瓶里蘸上墨水，一口气寫了兩三行；可是，不知在什麼時候却把鋼筆橫托在半空躊躇起來。從他背後傳來打開包袱、拿出紙包的响聲，可能那是用張報紙包裹的吧。二郎逐漸地感覺得那把穿東脚褲的兩膝並在一起、高高堆起大腿端坐着的初江，活像屏住呼吸似的气息，和自己的心的跳動彷彿同時拍着節奏，一秒鐘比一秒鐘高漲着。他覺得這好像是一個什麼重要的機會，如果錯過這機會恐怕再也找不到了，要是再忍下去連呼吸也閉塞了。

“我說……”二郎背着初江開了口。“我說初姑娘！”

從背後傳來“是”的回答聲。

“我，要是，我……”二郎裝做眼睛望着那舉到眼前來的G牌鋼筆的樣子說。“要是我在愛着你，你會生氣嗎？”

当二郎回过头来的时候，初江目光落在膝盖上，两个手腕交在一起，像要扯破皮肤那么用劲地搓着手。

“你会生气吗？”

初江把没有鬚过的浓密的头髮往左右摇了几下。

“真的吗？”

在最初的瞬间，二郎感觉得自己的周遭突然染上虹彩色，在他手掌下的肩头是那么柔软，那么丰厚。初江失去平衡几乎倒下去，但不知在哪里藏着这么大的劲兒，她却仍然稳重地支持着自己的身子，并不改变原来的姿势。二郎的脸感到了初江那头髮的凉味和脸颊的热意。他虽然不记得自己对她耳语着什么话，但却暗暗觉得当初江認真地点了头的时候，她的脸和小孩一样天真。

初江回去之后，二郎觉得在这寢室里简直找不到一个安頓身子的地方。他在寢室里來回地走着，有时又吹着口哨拉开紙拉門跑到走廊上去……。真想找个人聊聊！好像享受着这种幸福的只有他一个人；世界上的那些人都怪可憐似的，有点过意不去似的……。

“喂……！”

二郎伏在欄杆上大声喊着。在离他脚下很远的中院里，一个炊事妇正提着菜籃走出后門，她搭拉着臉，抬起头來。

“什么事？”

“不，没什么！”

炊事妇生了气，一扭头就走掉了。还没到下班时间，二郎怎样也找不到人說話。他回到寢室里來，从紙包里拿出初江給他帶來的两个橘子，把它們輪流抛到天花板上，接着又趴在褥垫上，把它們並排放在枕边，用手不住地撫摩着。他完全忘記自己已經不是童貞的事——他忘記了在馬尼刺的戰場上接触过的那个

可憐的高麗妓女，和曾經在鋸木廠的小閣樓里接觸過的那個有嬰孩的女人。有生以來頭一次體驗的初江的愛情，把這些傷痕統統給沖洗掉，給治愈了。

他完全沒有去想過初江家的人口是多是少、窮或是富……。他甚至於也沒想過將來兩人結婚的時候怕沒有錢而遇到困難。這些都不是重要的，比這些更重要的，更重要的是……二郎又把橘子拋到天花板上……那時候她穩重地支着自己的身子，臉上掛着認真的，像小孩一般天真的神氣深深地點了頭。啊啊，這就是一切，這就是出發點，一切都從這裡開始！“哎，我已經不是孤單單的一個人了。雖然娘是死去了，可是我却不再感到悲哀了。”……

“呀，痛！”

二郎失了手，那橘子砰地一聲掉到他的凸額上來。

“可是，她會不會生我的氣呀，我這個人實在太毛手毛腳啦。”

二郎又趴在褥墊上，臉上浮出不安的神氣。當他擁抱初江的肩膀的時候，因為用力過猛幾乎把她推倒。下次見面的時候有點害臊啊。

“艾奇，艾奇遜……”

二郎突然自語着。原來，他的眼睛早就瞧着那被丟在鋪席上的紙口袋——裡面原是裝着初江不知從哪買來的橘子的——，但口袋上的這幾個字到了這時候才從視覺傳到腦神經來。

“‘不歡迎共產主義！’、‘艾奇遜美國代表發表聲明！’”二郎一伸手把那方形紙口袋撕開來看。“蘇聯今天接到麥克阿瑟司令部發出的照會，照會用堅決的態度聲明說：‘美國無論在美國或日本均不歡迎共產主義’……”

這用做紙口袋的報紙到這里就給剪掉，並用漿糊貼上了。二郎暫時呆呆地望着空間，接着又耐心地把那貼着的部分一點一點打開來，好容易才找到日期。

“五月十六號？十六號？”

屈指一算，那正是他和廠長發生口角、發了高燒躺下來後的第二天。二郎不時地抬頭望望那被風刮得“咔嚓、咔嚓”作響的紙拉門，接着猛地站了起來，用手把松了的兵兒帶^①往腰上系好，拉開紙拉門，吧嗒吧嗒地踏響樓梯跑到樓下去了。

不一會兒，二郎拿着兩三張報紙回來。他是跑到食堂去把那些亂丟在飯桌上的報紙一起帶了來的。這些報紙有的被撕掉一半，有的上面染上醬油污漬。他把它們拿到紙拉門那里去一張張地排好，自己坐在跟前，長時間翹起屁股閱讀着。

“嘿？！”

二郎陡地抬起頭來，急忙摸着袖子。不消說，紙煙早就沒有了。可是，“紙煙不在里面”這一個觀念卻沒立即傳到他的腦子里去，他還在慌慌忙忙地摸索着袖子。

“禁止暴民遊行”、“麥元帥發表聲明書”這些大標題是登載在五月二十一日的朝日新聞上半面的。在它下面用較小的標題登着“遵守秩序的遊行隊伍”的報道，內容是日本共產黨發表的聲明。

二郎拉開紙拉門踱到走廊上。隔着欄杆可以瞧得見層層起伏着的屋頂，也看得見諏訪湖的湖面動盪着白色的浪花。天空明淨得眩人，八岳山的山峯在閃閃發亮。

“嘿？！”

二郎細眯着眼睛，抬頭望望天空。大約是遊絲在作怪，藍色

① 兵兒帶是日本男子或小姑娘系在便服上的一種帶子。

的天空活像在顫動着似的。只見在那顫動着的藍天里突然出現一個黑斑點。瞧着瞧着擴大起來，籠罩了整個天空。那些連着八岳山的羣山、湖水，和起伏着的屋頂也都隨着驟然暗淡了。不消說，這是二郎的眼睛在作怪，天空仍然是藍晶晶的，山峯上飄浮着一朵白雲。可是，這已經是無可置疑的事實了……那輛經常停留在工廠廣場上的吉普車；和廠長的口角；那本蔚藍色封面的英文雜誌“讀者文摘”……。

二郎回到寢室里來，一屁股坐在堆着的被子上。

“嘿？！”

接着，他大聲自語着：

“階級鬥爭就是政治鬥爭！”

這是剛才起浮在二郎腦海里的“論職工會”里面的一句話。二郎的一對眼睛睜得越來越大了。“工會”！光是在這窄小的框子里打着轉轉的自己和伙伴們！好像突然在什麼地方開個窟窿似的。對，這還了得嘛！

二郎盯着紙拉門的格子檔兒看，把兩手交叉在胸前。從心的深處湧出了一股帶着悲哀的、活像起了一片雞皮疙瘩似的興奮，漸漸地扼住他的喉嚨。再不能這麼呆下去了！我是一個工人啊！是一個無產階級啊！好像自己的身子以飛快的速度升到高空上去似的。他想起自己曾經用紙錐子扎大腿的事；可是如今一想，覺得那時候的自己有點滑稽，非常幼稚。再不能這麼游移不定了！工人應該參加自己階級的政黨！哪怕是一握的砂土也罷，必須大家動手來搬……不然，堤壩是會決口的！

二郎拿出公用箋，趴在鋪席上寫起“入黨申請書”。以前小林勝送給他的入黨申請書此刻還放在軍用大衣的口袋裡，可是他已忘掉了這件事。他在申請書上簽了個名。之後，拿出一個木頭圖

章，一面哈哈气一面在簽名下面接連蓋了兩個章，接着屏住声息凝視着蓋在紙上的“古川”兩個字。

二郎用同样的姿勢一直坐到黃昏。他时时透过紙拉門玻璃窺伺中院对面的、同是三楼的大野木的寢室。自从二郎生病以后，池部就搬到他的寢室里去了，每天下班以后这两个伙伴总是並肩來到这里探望二郎。今天二郎格外心焦地等着他們。因为他的决心自然关連着这两个人心。

“……只要我的無產階級的自覺心存在一天，我保證賭着自己的生命斗争下去。”

他在“保證”一項中这样寫的。不消說，他也想到了初江。不过像“初江对自己的入党有怎样的看法”等顧慮却始終沒有打擾过他的心，相反地他在打算着等自己入党以后向她大大地誇耀一番。

“家伙，到底回來啦！”

当在大野木的寢室里点上灯、傳來那独特的像汽笛一般的嘖嘖声时，二郎就把申請書揣進怀里，离开自己的寢室。

“有什么事嗎，患肺炎的病人先生！”

二郎拉开紙拉門走進他們的寢室里，一看池部身上还穿件工作服，在筆記本上記着什么事；正背着他換穿和服的大野木头也不回地开口說。

“你也病得差不多了吧，赶快好起來呀。在这么忙的时候好意思大模大样地躺着！”

这个尖嘴的矮个子一边說一边系上兵兒帶，把头轉了過來。剎那間，他“哦？”了一声，張开嘴合不攏來。他从古川的臉上感到異样的东西。

池部也站了起來。兩個人默默地盯着二郎的臉。古川仍然站

在原地，在眼角旁和鼻梁上都皺着皺紋，一聲不响从怀里掏出那張入黨申請書，把它伸到兩人的面前。一瞬間，三个人都像觸了電似地僵住了。

“媽的，到底干出來啦！”

矮个子大野木把嘴一嘮說，活像真的生了氣似地怒聳肩膀，接着，他突然像彈簧一樣跳了起來，跑到自己的桌前去了。池部暫時垂下頭來，接着，慢慢地把右手揣進上衣口袋里去，掏出一張端端正正折好了的紙張，用發抖的手把它打開來，放在二郎手里的申請書上。

正在呱嗒呱嗒地弄响着抽屜的大野木，這時也打開手里的一張紙回來了，把它放在池部的申請書上。

“瞧，這是我的一份。不是冒牌的呀，這兒清清楚楚地蓋着我的章哪。”

三个人不約而同地圍着那放在一起的三份申請書坐了下來。池部並着一對膝頭高高地坐着；大野木兩手合抱着膝蓋坐着；古川盤膝一坐，兩手按在腰上張開手肘。

現在，三个人都沒什麼話可說了。想起來也够滑稽的。在很長的光陰里，他們一直都互相暗暗期待着希望有一個人出來開个头兒。無論池部也罷，大野木也罷，都曾經不止一次地背着人改寫申請書上的“保證”。可是，現在他們却都絲毫沒覺得好笑。不但如此，他們彷彿覺得那放在大野木桌上的小鐘的滴嗒聲越來越大了似的，連呼吸也困難起來。

“走！”大野木說。

“走！”

古川立刻響應了，三个人一齊站了起來。古川雖然跟着喊聲“走！”自己却不知道要走到什麼地方去，他覺得到了那個地方

就自然会明白的。

三个人飛也似的走着。他們从上諏訪站車庫背后的一条昏暗的小胡同橫穿扁柏樹巷，來到一条有电影院的明亮的大馬路上。这时大野木稍微停下脚步四下張望，接着又站在前头迈起步來。这个大家認為三个人里面最隨便馬虎的大野木，原來是最留心这些事情的。

“是这兒啊！”

当走進一条昏暗的小胡同，來到被圍牆圍繞着的一幢公館式的邸宅的大門跟前时，大野木突然停住脚步說。門柱上掛着一塊还是新的大木牌，透着夜色看見上面的字：“日本共產党南信地区委员会事务所”。

“你，先進去吧！”

三个人並肩來到穿廳門口，一直沉默的池部突然开口說，用肩膀推一下古川。古川一脚跨过門檻，但却馬上慌慌張張地又把脚收回來。

“你先進去吧，你比我早生出來的呀。”

古川把大野木的背脊一推。大野木大声回嘴說：

“別胡說，我不过是比你早三天出來罢了！”

这时，紙隔門突然从里給拉开了，射出一道光綫。里面大約是聽見剛才的話声，从紙隔門里面出現一个穿着黄色洋服的姑娘。站在前边兒的大野木再不好意思互相推讓了，硬着头皮头一个走進穿廳里。

“你們是哪兒的？”

这个和气的姑娘就是在那積雪还没融化的时候，在上諏訪站的柵欄旁边，販賣上面載有“战犯裕仁”那幅漫画的“赤旗”报的姑娘。

“呀，呀！”

从紙隔門里面又出現一個人。他是自从古川購買“社会語辭典”以來大家所熟悉的那個“紅紗帽書屋”老板。

“嗯，嗯，明白了。你們先進屋去再談談吧。說實話，我暗暗估計着你們的火候已經到了，正等着你們呢。”

秃頭老板張着缺了門牙的嘴巴愉快地笑。

“那么，順便給你們介紹我們的主任委員吧。”

三個人跟在紅紗帽書屋老板的后面，穿過一間有五六個人聚在一起开着會的房間，走進隔壁的有火盆的房間里。這時從剛才穿過的那間房間里進來一個矮胖的白髮老人。老人樣子很隨便。

“我叫江島小太郎。請坐，請坐，我叫人給你們沏茶。……
嗯，嗯。”

這位老人從紅紗帽書屋老板手里接過三份申請書，把那戴在凸額上的老花眼鏡移到鼻子上，仔細地看了起來。這彎着背、身上穿件背后有個破洞的毛衣的老人，就是古川他們曾經聽說過的、在這地區資格最老的共產主義者。

“那么，請小林勝君和兒玉君（紅紗帽書屋老板）來做你們的介紹人吧。”

一聽這句話，這三個人方才想起入黨需要介紹人。原來他們連這麼重要的事情也忘得一干二淨。那位老人把黨章唸給他們聽，接着告訴他們這黨章不是用普通的字句隨便拼湊起來的，而是用日本的、以及全世界的前輩共產黨員無數流血鬥爭的經驗來作成的。老人講完便親自給他們斟了茶，又笑瞇瞇地談下去：

“叫做共產黨的政黨不是一個大家隨便進來走出的黨。共產黨是這人類社會里消滅階級的最后的政黨。它和吃飯的問題一樣，里面包含着精神、思想以及人生的一切問題。來，來，喝杯茶

吧，茶要凉了。”

可是，三个人仍然把背脊贴到后面的纸隔门，只是规规矩矩地望着放在膝前的茶杯。

“正因为这样，这叫做共产党的政党在这世界里只有一个而没有第二个。……单是成了一个共产党员，并不等于成了一个了不起的人。成了共产党员以后的工作那可就不了不起了。好吧，我们互相努力学习吧。”

三个人好不容易跑到外面来的时候，古川就像一下子洩出那一直屏着的呼吸似地“呼啦！”一声高呼起来。池部和大野木一听，也齐声“呼啦！”地欢叫着，三个人连跑带跳地往前迈起步来。

不过，他们“呼啦！”地喊了出来以后，他们的激动却并不因此而减退，反而越来越高涨了。自己已经是一个共产党员了！这个自觉感好像怎样感受也感受不够似的。从这瞬间起，便对自己眼见的一切都要负着责任：在遥远的铁路上摇动着绿色信号灯倒驶过来的火车头的警笛声；在一条叉道上“吭啮，吭啮”地吆喝着、用肩膀推走货车车厢的铁路工人；车站的建筑物；派出所的小屋子；在身旁擦肩而过的过路人和在昏暗的无罩电灯下拥挤在“遣送人”^①所经营的夜市的人们……。

上諏訪虽然只是山沟里的小都市，却仍然是属于世界的一部分；同样地他们这三个人也和地球上的所有的共产党员连结在一起。三个人自然而然互相紧紧贴着肩膀迈着步。同志！他们是从学徒时代起一直就像兄弟一般生活过来的；可是，从来也没像现在这么深刻地感觉到互相之间的血肉关系。

他们回到宿舍里来了。中谷还没回来。打电话给厂里一打

^① “遣送人”是战后从国外遣送回来的日本人的俗称。

听，才知道因为“关联”向总公司交涉的“人事调动”问题，今天晚上可以明白交涉结果，所以他还留在厂里等电报。三个人立即从宿舍跑了出来。今天晚上他们是无论如何睡不着的。

比什么都重要的是，若不把这件事告诉荒木或是中谷的话，这三个人的情感是不会得到满足的。正是那两个知识分子把他们培养出来的呀。

“你，不要紧吗？”

他们在岡谷车站下了车的时候，池部挽着古川的胳膊，窥伺着他的脸说。

“不要紧，今天晚上是一个特别的晚上哩。”

大野木抢着代替古川回答了。古川左右挽着两人的手，走在月光明朗的角倉公路上，一点儿没感到疲倦。夜雾已经降落在四周，使平常走惯了的这条混凝土道路变得朦朧而幽静，彷彿和平日不同……。

“你起来走动不要紧吗？”

当这三个人来到工会事务所门口的时候，从里面走出来的中谷关心地向古川说。荒木两手插进裤袋里，从中谷背后大步走了出来，一看这並排站在门口的三个人，就好像猜到他们的来意似地，用大眼睛轮流打量着这三张笑容可掬的脸。

“我们，刚刚入党回来了！”

中谷一听，睁大着眼睛。荒木沉默了一下，马上把头一昂，陡地伸出手来。

“好！真好！”

他紧紧握住每个人的手。

“这么一来，我也有决心了。……虽然迟了一步，这回你们来当我的介绍人吧。”

古川欢喜得身子一蹦，嘴里啪啦鼓起掌来。三个人真不知道往哪里发泄这激动的情感才好。大野木把头一晃，喊了一声：“走！”

三个人冲着工厂后门走去。

“你们上哪去？”

中谷从背后喊他们，这时候他们已经走到吊桥上了。

“我们要爬到山上去！是羣山呀！”

他们不知道为什么直想要到高的地方去。三个人爬到工厂背后的一座山上，当来到山顶上的那块小空地的时候，就並排站在一个岩石上。月亮正挂在八岳山的山峯上，风也停了，脚下的諏訪湖安安静静地閃耀出一片金光。四周的羣山發出銀色的反射，山腰沉沒在重霧中。那些湖畔的煙囪羣和密層層地起伏着的屋頂都已經疲倦了，正在夜霧中沉沉地睡着。

“古川，咱們來个万歲吧。是你开头兒的，所以由你來領头兒得啦。”

三个人朝着那在月光下輝耀着的兩支混凝土大煙囪，並排站齐了。如今，那古老的、現在还是頑固的、持有半世紀歷史的工厂，头一次產生了三个共產黨員。

“日本共產党万歲！”

接着，由因極度兴奋而在眼角里噙着淚水的池部帶头，三个人一齐向着月亮举起兩手來：

“我們的紀念日六月十三日万歲！”

譯 后 記

日本共產黨員作家德永直在一八九九年生於日本九州熊本縣的一個貧農家庭里，小學還沒有畢業就當了印刷廠的學徒，後來又當了糧食店的小伙計、趕馬車的車夫等，曾經在不同的行業中工作了好多年。在這個時期，他開始受到了社會主義思想的影響。一九二一年赴東京，大部分時期是在東京的一家規模很大的共同印刷廠（即從前的博文館印刷所）里當排字工人。他在工會運動中參加了實際活動，曾經是日本印刷業工會的組織人之一，領導印刷工人進行博文館印刷所鬥爭和共同印刷廠大罷工等等在日本工人運動史上著名的大鬥爭。但後來工會失敗了，德永直也和將近兩千多其他的工人一起被解僱了。

這位素來愛好文學、經常在工會的機關雜誌上發表描寫日本工人階級革命鬥爭的文學作品的青年德永直，根據那些鬥爭的實際經驗寫了他的第一部長篇小說“沒有太陽的街”。這部作品在三年後，即一九二九年，發表於當時的日本無產階級作家同盟機關雜誌“戰旗”上，由於它的先進思想和故事的真實性立即獲得了人們的注意，和同時代發表在“戰旗”上的中野重治的“初春的風”、“阿鐵的話”、小林多喜二的“一九二八·三·一五”、“蟹工船”等作品一樣，被列為日本最優秀的文學作品。一九三〇年，他發表

了“沒有太陽的街”的續篇“失業都市東京”，也像第一部一樣受到廣大人民的重視。他的這兩部小說，都已經有俄文和好幾種歐洲文字的譯本，前者也已經譯成中文。

他戰后的第一部作品，是自傳性質的中篇小說“安眠吧，愛妻！”被稱做日本戰后民主主義文學的代表作品之一。這部描寫自己的妻子在戰爭時期貧病而死的親身體驗的小說，和這位作家其他戰后作品一樣有力地揭發了日本帝國主義者毀滅了日本人民的生活的罪惡行為。

不久他又寫了“靜靜的羣山”。在一九四九至一九五〇年的“赤旗”報上刊載，廣泛地受到了日本人民的歡迎。

小說的內容描寫緊接在日本投降以後所發生的暴風雨般的事件。隨着戰爭結束而在全世界各地高漲起來的那股帶着革命性的解放運動的巨浪也流到了日本。過了十八年鐵窗生活的日本共產黨領袖德田球一、志賀義雄和其他許多黨員們都被釋出獄，亡命國外十六年的野坂參三（岡野進）也回國來了，他們立即站在人民的最前列開始為爭取日本的民主、自由和獨立而鬥爭。

小說通過戰時遷移到山區中的一個軍需工廠的工人在戰後的鬥爭，表現了日本工人和農民的階級意識在一個時期中的迅速成長。他們原來是一羣聽到投降消息便驚慌失措的、孤立的、只關心自己運命的人，原來是外國侵略者的馴良工具，但後來很快就發展成為日本人民解放事業的自覺的戰士。

以佔領時期為背景的這部小說，揭露了美國佔領者操縱着日本反動政府，利用這個政府做掩護，行使他們奴役日本的政策，要把日本變成華爾街的殖民地，變成對朝鮮、對中國、對蘇聯做軍事侵略的基地。同時也有力地揭露了和美帝國主義者勾結，嚴重迫害日本人民生存權利的日本政府的反動本質。

德永直在描寫日本工人爭取自己的經濟和政治的權益、爭取在工廠里成立民主的工會、爭取建立共產黨組織的鬥爭的同時，進一步指出：一種巨大的政治熱潮的民主力量已經在日本人民，首先是工人階級中間成長起來了。由於這個原因，“靜靜的羣山”才能被估計為德永直的一個創作上的成功。

“靜靜的羣山”是一個三部曲。第二部開始發表在一九五四年三月一日重新出版的“赤旗”報上，作者把第一部的主題更向前推進了一步，深刻地揭發了今天日本反动派的主子——美國佔領軍——的真面目，並且以犀利鮮明的筆調控訴了這個扼殺日本人民民主運動的兇手。作者以高度藝術技巧一方面刻劃了地主和資本家的丑惡面目，一方面描述了工人們在日本共產黨領導下和農民聯合起來共同進行的英勇鬥爭。

現在，這三部曲的第一第二兩部都翻譯出來了。

一九五五年一月，德永直代表日本進步文學界參加“第二次全蘇作家代表大會”，歸途中曾經訪問我國。現在，他正從事“靜靜的羣山”第三部的寫作準備。

“靜靜的羣山”第一部曾經由譯者根據一九五二年沈陽民主新聞社的翻印版（從日本蒼樹社一九五二年刊印的單行本翻印）翻譯，於一九五三年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印行單行本。

現在出版的譯本，是根據日本蒼樹社一九五二年印行的單行本重譯的。

第一章 角倉一族的人們

鳥澤金太郎推着自行車，順着一條通往三棵松小村的山坡路走去。他穿一件皮領的空軍兵士服，頭上戴着皮棉帽，樣子比過去活潑得多了，但脖子上照樣還圍着白布；看來支氣管還不太健全，每把穿着長統膠靴的腳邁開一步，就噙着鼻孔直喘氣。

原來，三棵松的小松剛才給岡谷市內金太郎的木器店打了個電話，說是從角倉的東京總公司來了客人，叫他馬上去，他現在就是往小松家去的。但是，除了這件事以外，要是見到了小松伯父（就是小松信義的父親謙義），他還得馬上回答他的問題，所以金太郎一路上都在翻來復去地想着這件事。

“金太郎君！金太郎君！”

山坡下傳來了一聲呼喚，但是因為逆着風，所以正在埋頭思索的金太郎沒有聽到。

“從角倉公司來了客人，叫你馬上就來。”金太郎大致也猜得到是一件什麼事，但對他說來，另一個問題卻比它更為重要。十天之前，小松伯父把他叫了去，勸他去當岡谷市議員補充名額的候選人，他雖然不太肯定，但好歹總是答應了。當時伯父就叫他準備十萬圓左右來作活動費。金太郎既然答應當候選人，就不得不早日把多嚙能籌到這筆費用的日期告訴他。“卖掉一部分山林嗎？”

金太郎曾經一再这样想过；可是直到現在却仍然打不定主意，这就是他的苦悶的根源。山林正在一天天地漲价。因为，就連这个地方也很快地傳来了消息，說是：“山林和草原都沒被包括在这回頒布的‘耕地改革法’中。”所以金太郎剛剛稍微吐出一點風声，昨天晚上就有岡谷市的一个掃客赶着夜路爬到烏澤小村来拜訪他了。

說实話，金太郎并不想花費卖掉山林这么大的一笔代价，去換取一个市議會議員的位置。可是，他为了長久之計，却不得不吃点眼前亏。不幸的是今年年初，当他剛剛開設木器工厂的时候，幣原內閣执行了“旧幣冻结”政策，他的工厂也受了影响，制造出来的成品沒有銷路，倉庫里堆滿了存貨。要是能混到市議會里去，尽管是个只有二十来个职工的小木器工厂，但也会找到获取“新幣”的門路，那些存貨也可以卖给机关和学校的。

“金太郎君！”

剛才那声音已經是从很近的地方傳来了。

“您早！”一个男子向他接連行了两个礼，打着招呼，一面把自行車的把手从金太郎手里接过去代他推走。这个男子是竹內忠一。

“您也是得到了小松先生的通知，要上他那兒去的吧？啊，是吧？”白皙矮胖的竹內，在浮腫的眼皮里閃爍着笑意；他穿着一身黑色工作服。此刻正是川添工厂在作業的时候。

“電話里要我把过去的賬本都帶去，所以馬上跑来了。哎，这对于川添工厂說来，是个非常重大的問題哩。您的看法怎么样，呃？”

走在前头的金太郎，心里仍在盤算着自己的問題，只是淡漠地回答了一声：

“可能是这样吧。”

山坡路順着山腰拐了一个大弯，轉向相反的方向，眼前出現了三棵松小村，頓時視野就开朗起来，后面，諏訪湖从山与山之

間露出臉來了。這是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初旬快到中午的一天，天氣十分清朗，是冬天里很少見的，連蓋着白雪的八岳山峰上也看不到一朵浮雲。

“不，一定是這樣！……”竹內忠一獨自滿有勁地說。“今天叫我們去的小松先生，我想一定是胸有成竹的。金太郎君，這對於咱們川添村也是個重大的事情呀！真是的……我呀，暗地里就猜到會有今天，早就把賬目整理出來了。瞧，在這兒哪。”

竹內因為自己被列為村里有勢力的人物之一，興奮起來了。尤其是曾經當過縣議會議長和民主自由黨支部顧問，被尊為“小松先生”的當地頭號政治家小松謙義竟親自打電話請他，更使他高興非常。他攬着手里的自行車把手扭着身子，把夾在腋下的一個包袱指給金太郎看。

“这里面是角倉能向‘東電’公司去申請的一切債權。數目可不小哩；包括地產、房產、生財，並且還有為了更換設備而遭受損害的繅絲機械、工具、設備、資材，還有……”

現任川添工廠工會幹部兼村議會議員的竹內，最近挺喜歡在說話中加上“重大的”、“並且”等等字眼。他一面使勁推動自行車的前輪，一面滔滔不絕地講着。

“‘東電’公司不是利用軍部的力量來搞垮我們這個‘丸一繅絲’的嗎？現在，東電應該把一切機械和工具原封不動地交還給角倉才對，我是這樣想的。您的意思怎樣？”

金太郎也猜想到小松伯父把這些可說是角倉一族的人招集到一起，目的不外乎是想商量竹內所說的這個問題；但是他對這件事卻不太感興趣。他從亲身体驗到的一些經驗里知道：今天的事業並沒像農民和地主們想像的那麼簡單，有了土地和機械就能解決一切問題。

“我么，我是这样想的……”金太郎开了口。

但是，川添工厂的职工中属于所谓“繅絲留用人員”、战前被称做“賬房先生”的这个忠一，却不等他说完，就执拗地把嘴凑到他的耳边说：

“今天流行的是人造絲，美国不买生絲了，‘东电’那个工厂就应该由角倉来經營。是吧，您以为怎样？”

金太郎一听，就尖着嗓子嚷了起来：

“胡说！角倉做这种小气的事么？他再不济也是日本最大的繅絲資本家呀！”

坐落在三棵松小村村口上的小松公館，四周圍繞着一道石牆，正面有一座設有“武士窗”^①的过堂門，仍然遺留着从前在川添村首屈一指的大地主的威風。

同是接到通知而从工厂赶来的信义在穿厅門口迎接了他們。兩人走进內屋一看，那里已經聚集了所謂角倉一族的六七个乡亲：那个仍然穿着国民服和打着綁腿的、花白平头的男子是住在下川添小村的現任川添村村長星野傳藏；那个身穿一件自家織的茧綢細条紋夾衣規規矩矩地并着膝盖、一只手橫空托着粗烟袋的老头兒是新田村的村議會議員角倉才一郎；那个似乎是才复員不久、穿着取掉了肩章的軍官服的男子，是上川添小村的地主大貫源兵衛；那个身穿皮坎肩兒、弯着背脊、翻开上眼皮不时偷看着別人的是鳥澤小村的地主角倉茂雄；在座的就是这几个人。被尊为“小松先生”的害着風湿病的老人，毫不客气地伸出一只害病的脚，照例叫那个又像女佣人又像姨太太的女人按摩着，一面在跟那背着

① 在門房朝路的一面設置的小窗，古代守衛的武士从这窗洞中窺望外面的情况，在战时則用做槍洞。

壁龕坐着的西裝“客人”——角倉東京總公司的董事——高談闊論。

“松井君，三井、三菱、住友、安田，^①這幾家都決定要解散了，是真的么？”

害風濕病的老人正在談這個問題，出差到上諏訪分公司來的角倉總公司常務董事給紙煙的煙霧熏得細眯着眼，恭恭敬敬地點了點頭，老人就“嗯”了一聲，深深吸了一口氣，馬上就劇烈地咳起嗽來了。

“那，那麼，角倉也得解散嗎？”

“不至於吧！”穿西裝的常務董事笑了。“請放心。像這樣的一點纖維資本，老先生，就是把各公司的都合起來也沒有多少哩。”

在座的人們都不由得隨着笑了起來，只有老人一個人還在別氣。

“可是，如果安田給解散了，那無疑地會影響角倉的呀。啊，對吧？”

“當然，話是這麼說嘍……”

那位把頭髮分梳得清清楚楚、還不到五十歲的瘦子常務董事，却並沒有改變自己的主張。他手按着火筷，伸直上半截身子，用溫和的眼光望着老人。

“雖是說要根據‘禁集法’^②解散財閥，但實際上財閥是絕不會就此消滅的。譬如說把企業化整為零，更換工廠名義；要是銀行，

① 這幾家都是日本的大財閥，也是侵略戰爭的后台老板。

② 全名為“禁止經濟力量過度集中法”；原是根據波茨坦對日公告的精神制定的，以“加強日本民主力量之經濟活動”為目的，實行解散日本大財閥的一種法令。1947年年底由美軍總司令部頒布，但這個法律是專為美國統治利益服務的，日本壟斷資本反而為此復活。

就分散資本，更換名稱等等，方法是很多的，但一句說完，聯合國的目的是不讓巨大集中資本的力量來支配政治。”

“嗯，這是很顯然的，嗯。”

在座的人們都緊張着，輪流地看着公司董事和老人的臉。他們雖然不太理解董事的話，但也明白這個“禁集法”和那用幾乎像沒收一樣的代價來收買他們的土地的莫名其妙的權力是同出于一個來源。

“所以，如果和我們公司有密切關係的安田資本要化整為零的話，那我們也不可避免地會受到一些影響，……我不打算向各位做專門性的說明了，……不過，儘管化整為零吧，但股東還是股東，並沒有因而彼此斷了關係。總之，應付的辦法是很多的，而且……”常務董事說到這裡，從背心口袋裡掏出懷表，好像擔心火車時刻似地望了一下，然後煞有介事地繼續說，“而且，這個……，‘禁集法’究竟能不能按照規定的計劃實行，還是一個疑問。說是說，做是做，把日本的企業資本力量完全搞垮了，對方也有感到不方便的呀，所以……”

“嗯！那麼，美國是反對‘禁集法’的嗎？”

常務董事給老人這麼大聲叫了出來，好像着了慌，連忙舉起一隻手來，手邊的袖扣閃閃發亮。

“不，這個么，先生……”

他吞吞吐吐地就這麼含糊着，臉上現出苦笑。不但是老人，連所有在座的人都一齊注視着松井常務董事的臉。

“這個嘛，我也搞不清楚。總之，那個叫做蘇聯的很是討厭，而且在‘總部’^①里又有一個叫做威爾茲休什麼的部長，是個極端

① 指駐日本的美國占領軍總部。

反卡特尔、反托拉斯的人……”松井常务董事觉得对乡下佬讲话真够呛，就苦笑着把下面的话含混过去，望着大家。

“这一点非常微妙。目前我也不能再加解释了。总之，总公司正在费尽心机，暗中进行着对付的办法，所以各位也不必担心吧。”

在座的人们终究都是角倉的股东，又都生长在角倉企业的发祥地川添村，是属于角倉一家的人，尤其是害风湿病的老人，他虽然光是名义也曾经担任过总公司的董事，是松井的老前辈。

老人还是闷闷不乐，不时地唉声叹气。突然间，他把正在给他揉腿的女佣人的手一摔，又大声地说了起来：

“那么，总公司究竟打算怎样处理川添工厂？打完仗以后已经过了一年啦。是不是把工厂送给‘东电’公司了？”

“不，并不是送给‘东电’，不过……”常务董事说，又掏出怀表来望了一下。“在战时的混乱时期中，由于要办军需工厂而向其他公司所提供的工厂，在全国范围内还有好几个；这些工厂都还没有整理呢。”瘦个子的常务董事懒洋洋地回答，因为问题不大，他好像在说“总公司还没功夫来考虑这些小问题哩。”

“这么拖沓怎么行呀！呃，角倉是从川添工厂，就是从丸一絲厂生出来的呀！说起来它是咱们的老祖宗！把老祖宗丢着不管，咱们这些住在这里的子孙怎么能有脸见人呀，啊？”

常务董事受到了老人的责备，把理得很漂亮的头接连鞠躬了两次

“那么，回去以后马上通知他们调查当时的账目，采取适当的措置……”

可是，老人不等他说完，就急忙对下座招了招手。

“账本已经弄出来了。——喂，那个，叫什么名字的，喂，你，

帶來了嗎？’

唯一不用墊子而坐在紙拉門跟前的竹內忠一，急忙解開包袱，拿出兩三本舊賬本來。當這些賬本經過大家的手被傳遞到坐在老人跟前的星野村長的手里時，老人便嘆了嘆下巴暗示了一下；村長深深鞠了一躬，把賬本放在常務董事的膝前。

“對，對，前些日子我遇見東電公司的一位董事……”常務董事拿起賬本，好像突然想起來似地說。“聽說那個工廠是連‘東電’也感到傷腦筋呢。裡面似乎有不少共產黨……。”

“噫！”老人說，對他點了點下巴。

“而且，看樣子東電也有意想整頓那個工廠。現在到處都是一樣，‘東電’也一直是‘入不敷出’的，股票也跌價了。當然嘍，現任的總經理在三井系的人物中也算是個數一數二的能幹人，所謂‘入不敷出’不過是表面，暗裡却巧妙地利用戰時的剩餘物資獲得了很大的利潤，在同行中是很出鋒頭的。這，這個話當然只能在我們自家人面前說說，總之，川添在東電系統的工廠裡是頭一個要整頓的了。”

“整……頓？啊……噫？”老人叫女傭人揉著胳膊，把臉朝著天花板說。“那麼，難道川添工廠要關門嗎？如果總公司不搞纜絲，這裡馬上就會失掉上千個職工和職工家屬的。這麼一來，川添村的財政不是要受影響了嗎？喂，星野村長，你有什麼意見？”

“當然會受影響的。”剃了平頭、打着綁腿盤膝坐著的村長眼光望著膝蓋說。“無論怎麼說，川添工廠的事業附加稅占著村上收入的第一位，而且要是職工和職工家屬們都搬走了，下川添和上川添一帶的商店就會全部破產啦，是吧？”

從袖手旁觀的金太郎的眼中看來，這是川添村角倉一族的人們為了掩蓋他們的陰謀而表演的一場戲。不過，這些話也是事實。

如果失掉川添工厂繳納的現金收入，这些在座的地主們也都会受到种种影响的。

“松井君，由于火車時刻的关系，我也不敢多留你了；不过，在川添工厂的处理問題上，啊，嗯……”老人一面朝那女佣人伸出胳膊，一面閉着眼睛說。“……我們也有一些意見。这不只是我們角倉一族的意見，并且也还代表着川添村呢。过些日子，我把它整理出来以后，派人專送或是郵寄給总公司吧，希望你們考虑一下，啊？”

角倉总公司的常务董事被信义等人送到穿厅門口，走了以后，屋里靜悄悄地好久沒有人开口。三井根据什么“禁集法”給解散了；川添工厂成了整理的对象……。对于这些平常难得出村的地主們說来，这是个非常新鮮的消息。而且，現在，往他們面前滾滾而来的又是一些和繖絲完全不同的东西，什么“积算电力表”啦、“电表”啦等等，到底是拿来煮吃的好还是燒吃的好，簡直莫名其妙。金太郎也因为不感兴趣，所以一直保持着沉默。这时，角倉茂雄突然开口了：

“先生，假定咱們把那工厂抓在手上，会不会賺錢呢？”

用这种不客气的口吻向老人說話的，只有他一个人。他穿着不知是狗皮还是熊皮的皮坎肩兒，弯着背，縮紧脖子，翻着上眼皮直瞅着老人。角倉一族中，他只是血統較近而已，就地主而論不过是他們里面最小的。他在年輕的时候曾經获得庙会摔跤比賽的冠軍，平常和岡谷附近的商人勾結，搞黑市买卖掙錢，是地主中有名的一个粗魯人。

“不知道！”

老人像累了似地閉着眼，嘴边还残留着笑影，冷冷地搖了搖頭。

“听说工厂里有很多外国制造的了不起的机械，是吧？”

“不知道！”

这个穿着皮坎肩儿的粗鲁人，跟那毫不理睬他的老人一比，毕竟是很渺小的。这时，回到屋里来的星野村长冲着他喊了一声“茂雄君”。

“别信口胡说吧。那是拥有近千名职工的大工厂呀，绝不是光靠咱们的力量就随便可以经营起来的。竹内忠一君也在那儿工作，知道里面的一切情况。听说不久以前，为了什么人事调动，职工们都闹起来啦。因为工会的力量很强，所以‘东电’不得不暂时让了步。刚才松井董事也说得很清楚，既然‘东电’公司方面打算要来整顿那个工厂，一定又会来个人事调动的，这对于咱们的村政来说是相当重大的问题呢。”村长不时把剃了平头的脑瓜转向老人，察看着害风湿病的老人的神色，向大家解释“大义名分”。“不用说，咱们并不是和那些赤色的职工们站在一个立场，绝不是这样。不过，要是那个工厂关了门，对于咱们川添村就是一个生死攸关的大问题了。”

这时，正把手里的烟袋锅在青铜火盆沿上敲个不停的新田小村议会议员角仓才一郎老人说话了：

“那么，请问村长先生，你是不是有了具体的方案了？那就是说，无论站在债主角仓的立场也好，站在村上执政人员的立场也好，你是不是有了向‘东电’公司去办交涉或是实际行动的具体方法？”

村长肚里还没有具体的办法，他望着“先生”的脸，半晌说不出话来；角仓茂雄插上了一句：

“还没有，是吧，村长先生？”接着就呵呵地笑了起来。“你的谋略还在计划中吧。”

金太郎一听也不禁失声笑了起来。

“什么謀略？又不是造反，別乱說！”星野村長瞪着近視眼，样子非常气忿。害風湿病的老人仍然讓女佣人揉着胳膊，閉着眼睛不吱声。

“总之，这問題一定要提到村議会上去討論。我相信村方的輿論对东电是会有很大的压力的。可是，这里面也还有个所謂时机的問題。那个工厂的职工無疑地很快又会鬧起来的。不到那个时候，村里的人們也不会明白咱們的意思。不过，在以前咱們角倉一族的人……”星野村長等大家的笑声一停，又察看着合着眼的“先生”的神情，企圖扭轉席間的气氛。“咱們一族的人應該把債权人的权力从角倉总公司取过来。要不然的話，咱們就無法用強硬的方式来对付东电，在村議会上，咱們也不敢說大話了。因为这样，所以今天請各位来商量商量。怎么样，金太郎君，你是法学士，一定熟悉这方面的問題：咱們股东可不可以取得这种权力呢？”

“要是有关委托，連第三者也可以取得的。”金太郎說。

村長郑重其事地把个光头点了一下。他覺得这一来，“大义名分”已經确定了。星野村長是这山区中的数一数二的大地主，拥有十五町步田地，又經營着一家有五十个左右职工的加工工厂（利用廢茧制造絲棉背心等等产品）。他跟这地区的大部分地主一样，对于經營事業是很有兴趣的。

“那就更好啦。至于派誰到总公司去交涉，那就請小松先生决定。目前，在等待时机向村議会提出以前，希望大家每个人都要保守秘密，行么？”村長說，用眼光扫看大家的臉。到現在为止，他的話总算大家都接受了；可是，村長也許还不服角倉茂雄剛才所講的話，他又加上几句，这回可說錯了：“像茂雄君那样信口乱

說什么謀略，這可不太好。這次的對象相當大，是一個社會問題。跟茂雄君任意從佃戶手里收回自己的地是完全不同的。”

本來，角倉茂雄在佃戶中間的名聲一向就不好，他一聽這話，就猛地把一張鬍子臉昂了起來。

“嘿？難道向他們要回自己的地是不對的嗎？”

這麼一來，村長也失去了控制：

“不，我說，要是收回的手段太凶了，那是會影響角倉一族的名聲的。”

由於愛喝酒而臉色憔悴的茂雄的鬍子臉，一下子就漲得通紅了。屋里的空氣頓時緊張起來，大家都提心吊膽的，不知這個粗魯的人會說出什麼話來。

“太凶了？這話說得很好聽。那麼，星野君自己不要從佃戶手里收回土地？這可是新聞哩。我馬上去告訴你的佃戶們，就是那些已經給收了回去的佃戶也叫他們還是照樣種東西得啦。”

村議會議員的角倉老頭和穿著軍官服的大貫地主趕緊從旁調解，角倉茂雄還是不肯罷休。

“放你的狗屁！我就是統統收了回來，也不過比法定保留的兩町五反步定額上稍微超出了一點兒罷啦。可是你從佃戶手里收回的土地比我不知多多少倍呢！到底是誰太凶啦，問問佃戶們去得啦！”

會議發展到節外生枝的方向去了。這問題對於在座的地主們來說，是比從角倉總公司取得川添工廠的債權更為迫切，更為現實的。他們雖然一直在互相隱瞞，互相探視；可是，虛租假契；甚至還有在麥地里種上十來棵杉苗，就在地產賬上把“田地”改成“山林”的。

“得啦，得啦！茂雄君，別生這麼大的氣吧。”新田小村的角倉

老头一面把烟袋锅在火盆上磕，一面说。“自家人打仗有什么好处呀。不管占领军怎样决定，咱们收回的是自己代代相传的土地呀，有啥吵的！”老人说着，把大家的脸看了一通。“我自己也在搞，可是我从来没以为自己是搞坏事呀。”

他的话壮了每个人的胆，也使屋里的空气开朗起来了。由于“打草惊蛇”而搞得有点下不了台的村长和其他的地主们都哈哈大笑。

“不过，现在是个叫什么‘民主主义’的古怪时代哩，所以大家要格外小心，要动动脑筋做事才行。是吧，金太郎君，我说得对吧？”

大家的视线都集中到金太郎的脸上来了。原来，村里早就流散着这样的谣言：说是金太郎先下手为强，早在去年秋天就暗里卖掉了他那八町步地的三分之一左右。金太郎好像被什么东西塞住了嘴似地一声不响，只是喉咙里咕噜咕噜的。他满脸通红了，但心里却在“不对，不对”地拚命想否认。虽然自己曾经假手于竹内忠一的兄弟——他的佃户兼管家的竹内为次而把一部分土地卖给了佃户们，但那是在土地问题还没有现在这样被重视的时候，而且实际上这些佃户们又都穷得要命，金太郎到手的现款却只是极少一部分，其他都不过是拿到一个笔据而已。这个金太郎单从理论方面来说，是醉心于欧洲式的民主主义的。在学生时代，他有一个时期也相信过佃户制度是封建的。战争结束后，他很快地就经营了一个木器工厂；这对于身体软弱、不能下地的金太郎来说，也算是进入了新生活的开始。可是，把这个道理讲给这些地主们听，他们是不一定会完全明白的；所以金太郎打定主意只在心里蔑视他们，不去理会他们的话。

“呃，有‘学问’的人真够厉害。”刚才的怒气还没有完全消失的

角倉茂雄，這一回把目標轉移到金太郎身上來。“懂洋文的人是看得遠嘛，干起事兒來多快呀！”

兩人都同住在烏澤小村。拿年紀來說，茂雄比金太郎大些，不過卻沒有金太郎那樣的派頭。他這幾句話是極力在挖苦金太郎。角倉老头想制止他，可已經來不及了。

“我干下了什麼事啦，啊？是不是我干了違法的事兒了？”金太郎發出神經質的、發抖的聲音，氣勢汹汹地說。接着，他情不自禁地吐出了更尖銳的話：“那些成年累月‘剝削’佃戶們的地主，就像現在茂雄君那樣地亂咬人，我是不敢贊成的！”

他這句話不但引起了茂雄一個人的仇視，也使所有在座的地主們都成為他的敵人。情緒激昂的金太郎已經不知道自己在說些什麼了。

“嚟？”茂雄把下巴突了出來說。“說得多漂亮呀！要是這樣，就應該把田地貼個紅條奉送給佃戶。不過，不是有個佃戶花了三千八百圓買了山崖下的那三塊水田嗎？”

金太郎的臉漲得越來越紅。自己也知道這麼鬧下去對他不利，但是他已經不能自持了。

“是賣了。那是雙方自願。是的！不過，如果當時已經有了‘土地賣買禁止令’，當然這是個違法行為嚟。如果我不知道這個法令，擅自賣買土地，我可以痛痛快快地……”

他想說的是“原價奉還”。

“烏澤！”

有人猛然大喝了一聲。原來在大家沒有注意的時候，害風濕病的老人已被女傭人扶着身子，正要回到隔壁房間里去。大家都慌忙把臉一起轉向他。

“烏澤！有話跟你談，到我房間里來！”老人把頭從女傭人的肩

上扯过来说。

金太郎走进了隔壁的房間，看見害風濕病的老人好像累了似地倚在火爐上坐着。在他旁边的是信义，照例臉上毫無表情，肩膀上披着火爐被子的一端。金太郎和信义是重表兄弟，因为金太郎的祖父是从小松家到鳥澤家来当贅婿的，所以金太郎的故世的父亲和这个老人是表兄弟。

“听说你要卖掉山林，是真的嗎？”老人看見金太郎点头，就罵了一声：“簡直胡鬧！”

“不能卖山林！首先你的信用就完蛋啦。借旧幣去！旧幣！旧幣跟廢紙差不多。要是还不够，就变卖田地，管它違法不違法，筹出一笔錢来！”

金太郎不做声。如果單是用来做市議會議員竞选的活动費，十万圓是太多了。不消說，其中大部分是花在所謂“賄賂”上的。不过，上回老人也說过，某某釀酒商打算在下回普选时当國會議員的候选人；某某銀行老板又害了病躺在医院里。而且，县里某些地方，虽然是社会党^①逐漸得勢，但在岡谷市內，他們的勢力还小得很；所以如果以民主自由党的候选人的資格来参加竞选，那是絕對沒有問題能当选的。这么說来，十万圓这数目并不太多呢。

“你太自由主义了，不行啊。”害風濕病的老人用那只能动彈的手扶着另一只手，把双手并放在火爐上，伸着头望着金太郎的臉說。“剛才，你說了些怪話。‘剝削’，那是什么意思呀，啊？”

金太郎仍然沉默着。

① 1951年10月底分为左右兩派，各成一党，1955年兩党重新合并，宣言反对一切战争政策，竭力争取和平和確保和平，并争取日本的独立。

“你是不至于会沾上‘赤色’的；可是太自由主义了，連阿蓮也变成野丫头啦。”

金太郎把头抬了起来。他并不赞成赫赫蓮的思想，但是，他一向也不滿意这个老头。蓮已經是一个成年的姑娘了。強迫她来接受哥哥的思想是不可能的呀。他正在这样想时，听到了一声剧烈的吆喝：

“混蛋！”

老人大声一喝；嘴巴好像闔不攏来了，从嘴边淌出了口水，一面抽着肩膀。

“你知道現在是个什么样的时世嗎？你以为有五十町步山地，是村里最大的山林主，就天下太平啦。那么，瞧瞧伊那地方！那里已經有了‘农会’^①，貧农都闖到山上去乱砍山林了！”

金太郎吓了一跳，把眼睜得大大的。老人一面唏呼唏呼地打喉嚨里喘得直响，一面說：

“你，你要是不信，問問他就是啦！”

金太郎当真朝坐在旁边的信义的側臉望了一望，信义只稍微把沒有表情的面孔扭了一下。

“尽管咱們的川添村目前还没有农会，但誰也不敢保証什么时候会出现哩。你村里那个教員，因为是赤色分子坐过牢的那家伙，叫什么名字的？唔，对了，叫文……文也！听说这家伙最近經常跑到信义他們的工厂里去，和共……共产党……”

說到这里，老人又剧烈地咳嗽起来，不能說下去了。坐在爐子对面的女佣人慌忙站起来，跑到老人身旁去摩摩他的背，信义把手边的茶杯送到他嘴边……。

① 这里所說的“农会”，是战后佃戶們自己組織的“日本农民組合”。

害風濕病的老人脾氣硬得很。雖然信義和女傭人勸他回到床上去休息，他聽都不聽。他把臉伏在火爐被子上，舉起那只能動彈的手，表示“不，不”地在頭上搖動着。

“我有……有一句話……必須講給你們聽。我，我已經老了……”老人費了好大一陣工夫，喝了涼開水，舒了氣，然後一字一句地繼續說了起來：“今後，擔負起川添村的——不，全日本的……命運的，是你們了……知道嗎？”

金太郎垂頭喪氣地坐着。在離此不遠的伊那谷地方，佃戶們竟然闖進山地亂砍樹林了；這意外的消息使一向把山林當做最後命根的金太郎發了楞。

“將來要參加市議會的鳥澤，應……應該好好地做。最近，佃戶們都沾上了赤色，……這麼下去，日……日本是會滅亡的……”老人喘了一會氣，但突然又開了口。“瞧瞧幣原先生^①！那麼大的年紀，還在拚着老命。我年輕的時候，曾經在東京受過他老人家的照顧。自己太沒出息啦，成了這麼個樣兒……。剛才那個叫什麼禁……禁集法的，就是總公司的松井說的那個‘財閥的解散’，那玩藝兒就是咱們日本的致命傷哪。”

老人把腦袋伏在火爐上休息了好久，然後又一面喘着氣一面繼續嘮叨着。口水從他嘴上不斷地往下淌，眼睛也紅了。

“禁集法”——正確地說，就是“禁止經濟力量過度集中法”——把金太郎好幾種股票都變成了廢紙，目前竟毫無用處了，從這個事實上，他也稍微知道了它的性質；但是，他還沒有像老人這樣深刻地考慮過這個問題。

“可是，我說呀，信義！剛才松井說了些古怪話。照他那樣說，

① 指幣原內閣首相幣原喜重郎。

美国的肚子里真正在打什么主意呢？”老人一看信义不說話，就着急地催問他。“仍然是要搞到底嗎？你的看法怎样？”

“我不太清楚。”信义冷淡地回答父亲。“总之，財閥的解散是列在投降条件里面的。”

害風湿病的老人仍然沒有把眼光从兒子臉上移开。兒子又开口了：

“不过，美国和苏联是不一样的。而且，在日本，美国的势力比苏联大。这是不能否認的事实。”

“嗯，嗯。”老人天真地乐得不得了。“你說得很有道理。这么一說，我也有了一綫希望啦。幣原先生是那样拚命地做——并……并且剛才連松井也那样說，——我想，可能他們是心里有數的吧。”

老人轉眼来望着金太郎，嘴角上淌着口水，滿是眼糊的眼睛里含着淚水，嘴上露出微笑。

“老实說，不管美国也罢、苏联也罢，这些洋毛子我可統統不喜欢。可是軍隊沒有了，乡下成立了‘农会’，工厂里成立了‘工会’，連財閥也要給解散！这，这么一来，嗨，一定要發生革命啦。啊，鳥澤，对吧？”

实际上，这位害風湿病的小松謙义認為是“日本致命伤”的“禁止經濟力量过度集中法”，在当时的确震撼了日本的統治階級。

打垮了德国、日本、意大利等法西斯軍隊的联合国——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付出了最大代价的苏联为首的联合国，在一九四五年九月日本剛一投降，就本着波茨坦公告的精神，在对日管理政策第四部分的“經濟”一項中第二节里明确地規定，以“加强日本民主主义力量”为目的，解散侵略战争的策动者——日本壟断資本。占領軍总司令部对三井、三菱、住友、安田等十五家財閥

發出指令，叫他們立刻提出資本內容和總額的報告；接着又下令凍結三井、三菱、住友、安田等四大財閥的資產。日本的壟斷資本家們雖然滿肚子的不願意，但不得不在一九四六年四月成立了“股份公司整理委員會”，又在九月召開了四大財閥的股東大會，決定正式解散。不過，就從這個時候起，日本壟斷財閥們已經在開始進行抵抗了。例如：從角倉公司松井常董訪問了小松公館以後差不多過了半年的時候，社會黨片山內閣^①接受“幣原條件”組了閣，因為閣員中代表壟斷財閥的安本以及財政、商工、農林各大臣的強硬反對，致使“禁集法”提交議會時發生大混亂。過後，雖然由於占領軍總部的反卡特勒、反托拉斯部的部長威爾茲休的強大壓力，好容易在眾議院通過了，但到了參議院時，又在那裡碰了釘子。這些事實證明了日本財閥們是怎樣地抵抗這個法令。

日本壟斷財閥們能有這麼大的勇氣來抵抗“禁集法”，不消說是因為在以美國為首的占領軍裡面有了內應的原故。一九四七年十一月，當參議院正在審議“禁集法”的時候，就已經傳來消息：美國國內也非常反對這個法令。到了月底，華盛頓打來電報，明確地說“美國當局已向遠東委員會申請延長禁集法的審議”。又到十二月，美國“新聞週報”更發表了和小松謙義同樣的論調，說“這個指令（禁集法）簡直是促使日本變成社會主義國家”；接着，美國共和黨的麥·考密克和杜勒巴陸軍次長也公開指出了這一點。差不多就在这个时候，那個頑固的反卡特勒、反托拉斯部長威爾茲休被撤了職，奉命回國了。當時，美國新聞處東京分處處長拉

① 這是以社會黨、民主黨和國民協同黨等聯合組成的內閣，首相是社會黨委員長片山哲。它被稱做“中間內閣”，但實際上和自由黨、保守黨聯合，排擠共產黨，使日本人民陷入更窮困的狀態中。（1947年6月—1948年2月。）

錫爾·布萊因斯曾透露了其中的消息說：“日本金融界已開始用強硬態度來抵抗‘禁集法’；在這件事情的背后，可以看出他們和外國金融界以及占領軍總部的一部分人士之間是有着連系，是獲得了這方面的支持的。”

十二月十八日，參議院給“禁集法”扣上了一頂“過火”的帽子，把它改得空空洞洞的，然後予以通過；但過了不久，就連這空洞的法令也完全變成了一紙具文。不到半个月工夫，就在一九四八年一月，美國陸軍部長洛伊厄爾在舊金山發表了一篇演說，公然主張說：“我們要適當地來應用‘禁集法’，當發見該法令對日本產業的發展有不利的影響時，應該立刻停止該法令的實施。”

不但如此，他更進一步地說：

“我們要把日本扶植成為足以獨立的強大國家，以便對集體主義國家在東亞可能發動的新的戰爭威脅起防禦的作用。”

這一發言明確地說明了美國破壞以“加強日本民主化”為目的而制定的“禁止經濟力量過度集中法”的真正企圖。

這樣，發動侵略戰爭而使日本人民陷入極端悲慘狀態的日本壟斷財閥們，又在美國資本的支援下獲得新生了。屬於三井直接系統的東電公司川添工廠，是和“禁集法”的命運有血肉相連的關係的，川添工會的八百五十個會員，和以上級工會——東電總公司工會聯合會、總公司堀川街工廠工會等為首的東電全國兄弟工廠中的三萬名工人一起，為了抵抗新的法西斯主義，不得不展開一場艱苦的鬥爭。

第二章 “‘耕地委員’是啥玩藝兒？”

山中藤作正在自己的堆房里編着裝木炭的草袋，金太郎的管家竹內为次找他来了。下午西晒的陽光照射着堆房低矮的稻草屋頂，吊在屋檐下面的冰柱不时滴着一兩顆水滴……。

藤作盤膝坐在一塊草席上，从旁边的葦草捆里不住地抽出一兩根葦草来，一面把它們添进編机里去，一面来回动着梭子。为次把長棉襖的下摆往上一擦，露出兩条在士兵褲子上套双長統膠靴的腿，蹲在地上，时时把手里的烟袋鍋磕在身旁的一塊打草用的石头上。快有一个鐘头了，兩個人一直用这种姿势对坐着。

“听說善五郎也到上諏訪修馬路去啦？”为次說。

“嗯。”

“比搞山里的活兒好些吧？”

“这可不一定吧。”

話头又間断了。善五郎就是那个山中菊的父亲，他家离这里很近。为次脖子上圍着一塊手巾，嘴上銜着一管烟袋。他把臉掉在一边，只从眼角里偷偷地窺視对方的神情。每当有人走过石牆下面的一条馬路，往里打个招呼說：“你好！”的时候，藤作就抬起白髮蒼蒼的头回答一声；可是，一直把臉朝着那边的为次却头也不点，一声不响。

不过，尽管为次沒說出他的来意，藤作心里却很明白。他买了山崖下的四塊水田——統共九亩十三坪^①地，欠下为次一笔賬，

^① 一亩合0.9917公亩；“坪”合0.03306公亩。

不消說为次是为了催賬而来的。

那四塊水田是烏澤小村里的头等地，賣价三千八百元，藤作在今年夏天把秋收的兩簍糧食賣得一千五百元，把款付了；前兩天在田塍上碰見为次的时候，为次就要求他在年內付清剩余的兩千三百元。

“听說东京的大米一升值一百元哩。”

为次伸着懶腰說。他穿过窄窄的一小塊場子，从放在对面上房土間里的草袋里掏出一握的谷子回来，把它們放在手掌上瞧着。

“山崖下的那些地呀，怕要收了八簍米吧？”

“哪有这么多呀！”

藤作不露声色地說。因为还没有舂米，藤作自己也拿不定，也許可以达到这个数目。不过，去年碰上歉收，到处借了粮，这些粮債今年必須还清。

“你好！”

一个瘦瘦的小伙子一只手撑着棍子，一拐一拐地拖着長統草靴的脚走过石牆下面的馬路。小伙子穿一身破旧的国民服，右袖来回搖摆着，边走边聳起左肩；穿在右脚上的草靴也只是前端触在地面。藤作問他：

“上哪去？”

小伙子怯生生地望着这边，臉上泛出無力的微笑，看样子好像不敢公开說出自己的去向似的。藤作也像猜到了似地朝他点了点头說：

“回头到这兒来歇脚，吃点白薯吧！”

小伙子鞠了一躬，一步一步地用右脚上的草靴画着圓圈，越来越走远了。

“角倉家的茂雄也太狠心啦！”藤作忘記了站在旁邊的為次，喃喃地罵着說。原來那個小伙子久一郎是為了懇求再次租種他那被收回去的租地，每天去串地主角倉茂雄的門的。“聽說他這回連地也收回去啦。”

“有人說要是那塊地的話情願出五千塊錢呢。”為次突然說，又蹲了下來。“所以呀，咱想把錢還給你，向你要回地契，成不成？”

為次的態度突然變得嚴重起來。在對方銳利的目光的凝視下，藤作不禁停住編草袋的手，慌張地眨了眨眼睛。為次這句話是有根底的。的確，在這小村里有不少的自耕農賣黑市米，手里存得有現款。

“咱在金太郎面前也替你說過不少好話呢。不過，要是不能在这一季里付清的話……”為次說。

新曆的正月也就在眼前了。藤作連舂米也擱下來忙着編織草袋，是因為他打算吃了正月的年糕就馬上到山里去干一陣活兒。他想在山里燒些木炭，哪怕是一點也好，把換來的現款先付給為次過這一關。可是，對方却比藤作精明得多。如果為次把那些地轉讓給別人的話，對於藤作來說這和“被收回租地”并沒兩樣。

“不過，從去年秋天起，咱們為那些水田就打過交道的，所以咱也不願意跟你過不去。”

“嗯！”藤作哼了一聲，好像肩上担着百斤重的東西似地，慢條斯理地動着編架上的梭子。他緊緊闔上那沒了牙齒、往里凹进去的嘴唇。

為次所謂“打過交道”，說的就是去年秋天他對藤作宣告“別再種那些水田”以來發生了的事件。從那以後，藤作曾三番五次地到烏澤公館串門。他已經打算放手了；可是，每當在路上遇見烏

澤文也，就又被他打打气兒：“沒关系，先种上庄稼再說。把咱的牲口借給你們用得啦。無論如何你得要再坚持半年，为了‘耕地改革’苏联和美国正互相爭論着呢，所以再忍耐一些时候，准会变好的。”文也对他这样說。藤作虽然摸不着头兒，可是文也的兒子元也却当真把他家的一匹耕馬牽來了，不到半天的工夫就把那些水田的土全都犁完。藤作心里怀着鬼胎，害怕为次要說出什么話来，結果出人意外的是为次却一声不响。到了早秧也順利插完了的时候，反而是为次来找他，和和气气地向他提出卖地的事，藤作的心也就被他說动了，情願把它們买下来。但后来被文也知道了，还挨了一頓責备：“你真傻，过不几天只出一点兒錢就能买得的呀！”

“当然哪，要是你打算硬来，那咱就不管了！”

“不，不！”

藤作慌忙把头搖了一搖說。为次尖銳地猜透了对方的心思。

“听說鳥澤文也到处在告訴人家說过不几天不花錢就能买地。要是你也信他的話，那咱明天就把錢还給你，要回地契得啦？”

“不，不！”

藤作好像被他道破了心思似地連忙摆着手說。藤作的租地只有水田兩反三亩和旱田兩反八亩，而且旱田又散布在山溝里，除了种燕麦以外沒什么指望；說是水田吧，又是除了山崖下的四塊地以外，其余都是三等地。藤作估計今年从这些水田里可以收获十四五簍粮食，可是如果除掉那已經卖出去的兩簍和要交的公粮，剩下来的粮食就連全家人吃到夏天也不够的。

“你那个在川添工厂干活兒的閨女，听說替你掙不少錢呀！”对

方的話鋒轉移了方向。“是叫初江吧，如今出落得多好看哪。”

藤作活像出了汗水似地从头上摘下包头的手巾，揩揩脖頸，喘吁吁地說：

“不，不，她嘛，這些日子盡鬧着‘罷工’，連一個錢也沒帶回來呢。”

“那個在下諏訪的‘羽絲廠’干活兒的閨女怎樣了？”

為次說的是藤作的二閨女友子。

“嗯？”藤作把頭歪了一歪。

“儘管如今絲廠的光景兒都不怎么好，可是聽說‘羽絲廠’却還不錯呢。”

“嗯，那也沒准吧。”

藤作一邊回答為次，一邊在心里想着這兩個閨女。本來，他打算等她們放了年假回來的時候跟她們商量這件事。“可是，如果為次逼得緊，咱親自到閨女那去去吧？”藤作心里想。“雖然不願意叫閨女們操心，可是如果她們每人在廠子里能借到五百元，也就湊合過去啦……。”

“你有那么好的抵頭兒呀，花不了多少利錢就能借來一筆款的。”

為次仍然蹲在地上，側着臉說。乍一看活像呆頭呆腦地自語着的為次，其實是正確地操縱着藤作的情感。

“一個月三分五厘怎樣？”

“打三五利嗎？”

藤作停住編草袋的手，眼睛瞧着從屋檐下滴着的水滴，心里暗算一下：“要是借了一千元，一年得付四百二十元的利；借了兩千元，就得付快到一千元的利……。”

“這是特殊的呀，是咱上諏訪的一個熟人。藤作，要是你有這

个意思，咱可以替你谈谈看。不过，咱说呢，利钱这东西是睡觉也会养崽子的呢。”

“这话不差……”藤作答了腔。

为次一看藤作还没有这个意思，就用安详的口吻结束了他的话。藤作当然也害怕借这种钱。

“爷爷！”这时从上房门口那里传来儿媳妇阿藤的喊声。她正腌着咸萝卜①，被咸盐和米糠弄脏了的手指里夹着一块传阅板②；这是街坊组长③家的男孩子送来的，他就在她的旁边站着。“送来传阅板啦，咱盖个戳儿行吗？”

这个性情柔顺的儿媳妇，在嫁来后的第三年丈夫就在前线牺牲了，年纪轻轻守了寡。藤作朝她点了点头，接着随口问了一句：

“传阅什么事儿呀？”

“嗯，是这么回事儿：‘本村要举行耕……地……啥玩艺儿的选举，定于二十一日晚，在村公所……’”

那个穿小学生制服的男孩子从她旁边不耐烦地叫着说：

“是选举耕地委员呀！”

“耕一地一委一员？这是啥玩艺儿？”藤作问那个男孩子。男孩子又叫着说：

“咱也不晓得呀！”

阿藤穿过场子送来传阅板，藤作把它拿起来亲自瞧着。可是，不消说，藤作认识的字还没儿媳妇多呢。在传阅板上贴着一张油印的纸，很简单地只写了三行字。藤作所能看明白的只有那个

① 日本人爱把萝卜腌在加盐的米糠中，以制成菜。

② 居民传阅用的木板，上面贴通知单、布告书等，挨家传阅。

③ 原文为“邻组”，是日本在战时全国性的保甲组织。

盖在紙上的川添村公所很大的官戳罢了。

“耕一地一委一員是个什么职务呀？”

“咱也不清楚。”給藤作一問，为次把嘴里的烟袋重新衔了一衔，掉过臉去說。“准保沒啥了不起。”

于是，傳閱板从藤作那里再次回到兒媳妇手里去，得到盖章的男孩子冲着石牆外面跑回去了。虽然战争結束了，这附近的小村上还没解散街坊組織。

“那么，咱回去啦，藤作，”穿着長棉襖的为次兩手往上一伸，打了个大哈欠，伸伸懶腰說。“哪怕是一半也好，在过年以前替咱想办法吧。咱可也太为难啦。”

送走为次以后，藤作一心等待日暮。天一黑，他便穿上一件老旧的救火用的“刺子”挂套^①，用塊手巾遮住半边臉，也不回答老伴阿霜和兒媳妇阿藤的話：“就要开晚飯啦，还要上哪去呢？”独自离开了家。

順着石牆下面的一条下坡路走下去，又一步一步地往上爬，就来到有观音堂和公会所的“坡上”。走过这里又是一条下坡路，有时穿过桑园，有时又走过在山崖之間新开辟的一条小徑，来到“谷間”地区。在川添村里，鳥澤小村占的地势是最高了，附近已經有整个冬天都不融化的积雪。到了黄昏以后，路上几乎沒有行人，所以藤作也不担心会給別人瞧見。

藤作是打算到“谷間”看鳥澤文也的。尽管为次說“咱也不清楚”，但藤作总觉得那个“耕地委員”不簡單。以前在路上碰見文也的时候，文也曾向他这样說过：“过不几天，只出五六百塊錢就能

① 如同納鞋底一样用粗綫把几塊白布納在一起，用官來縫制的一种和服，一般用作“救火衣”。

买一反地啦。”說不定他那句話和“耕地委員”是有关系的呢。去年秋天，当文也的兒子——复員回来的元也把他家的一匹耕馬牽了来帮他犁那四塊地的时候，藤作虽然十分感謝，心里却害怕得不得了，害怕烏澤公館会差人来说什么。結果真沒想到在第二年春天插完秧以前，为次一直裝做沒瞧見的样子。“說不定像文也說的那樣，会出现和已往不同的新鮮事兒啊？”藤作这样想了。

要是路上出現了人影，藤作就立刻躲到桑园里等那人走过去。訪問文也家是非常危險的行为，如果被东家知道他的佃戶去串了十几年来以“赤色”出了名的文也家的門兒，在以后的很長一个时期里这个佃戶就不得不受东家的各种猜忌。尤其是自从藤作受他的兒子元也的帮忙，用他的耕馬犁了地以来，这件事已經成了全村的話柄了。

“劳駕！劳駕！”

文也家的院子比馬路低了一層。藤作順着籬笆穿过堆房旁边的小路，从厨房門口喊了几声。

“是咱山中藤作，文也先生在屋嗎？”

被煤烟熏髒了的厨房紙拉門，給里面的灯光一映，成了淡黃色，里边傳出这家兒媳妇千鶴的声音：

“是藤作爷嗎？真不湊巧，咱們爷爷到山里去啦！”

“嘿？”藤作不禁泄了气。“那么，今天晚上要歇在山里了吧？”

从紙拉門里面又傳出“噢”的回答声。看样子，她的丈夫元也也一道到山里去燒木炭了。

藤作又把兩手背在后背上，照原来的路徑往回走着。他們是去燒自家用的木炭的，頂多过一兩個晚上就会下山来；可是藤作却覺得自己好像渾身沒了力气。

借着堆在堤壩下和田畦上的殘雪反射的光，路面还可以看得

見，但周遭活像每一呼吸就黑下來似的。他來到了山崖間新開辟的小徑時，好像有人從山崖上向這邊快步走下來。他在心裡不住想來想去地盤算着。如果文也那回說的話是正確的，那麼現在東拼西湊地去籌集四千元那麼一大筆錢，豈不是太蠢了嗎？可是，那個文也是“赤色分子”，是個可憐得很的自耕農，在這小村上一點兒也吃不開的呀……。

“啊喲，你不是藤作爺嗎？”

一個人影像跑着似地快步走下小徑來，突然向他喊了一聲，藤作一看，原來是戰爭寡婦鳥澤千代。這個矮小的女人腳上穿着地下足袋，臉上包着一塊手巾。

“藤作爺，你家有大米沒有，啊？”……她在肩上背着一個布口袋。

“咱出三十五塊錢呀，三十五塊錢……”

千代把肩上的袋子往上背了一背，像挑唆藤作似地說。她是山中善五郎的弟媳婦，丈夫當水兵，在戰爭時期給打死了。從那時候起她就寄住在善五郎的堆房里，撫養兩個小孩。本來，她是依靠一反五畝左右的租地和“參戰軍人家屬撫恤金”過活的；後來撫恤金沒有了，租地也被收回去了。她只好搞起黑市米的“門前買”^①，賺一點點錢維持生活，所以每到看不清面孔的黃昏時候就成為她的活動時間。

“咱們家哪有余糧賣呀！”

“別騙人，不是剛剛從地里收來了嗎！”

藤作苦笑着，又迈起步來，千代從他背後跟過來說：

① 原文是“庭前買”。從小村里的農家收來零碎糧食，把它賣給糧食擁擠，從中獲取微利。

“真的呢，咱只賺五塊錢呀，算是救救咱，要是賣給別人就賣給咱，好吧？”

当来到岔道的时候，千代从包着的手巾下面露出乱髮蓬蓬的臉哀求他，然后才走开了。

“要是家里有搞‘黑市’的大米，咱也不会这么伤腦筋哩。”爬到“坡上”来的藤作把手按在背上伸伸腰，站在黑暗里自語着；但是瞧見那个“客籍人”的千代不顧三十来岁的年輕的身子，为了活命竟像瘋了似地搶着做生意，他也不禁發生哀憐。在这世上，弱者終究是站不起来的呀！

藤作又迈起步来，不久便来到离家不远的“竹叢內”附近的一条下坡路。当他走过堤壩上一座稻荷神庙①的小竹叢下面时，突然停住脚步。

“誰呀？”

回答他的是只有竹叶的簌簌声，但是他又喊了一声：

“誰呀？”

藤作清楚地听见有人在喘气。他侧耳静听了一会，接着用手扶着冻冰了的雪堤，攀登到堤壩上面。

“呀，呀！”

雪光下，模糊地看見一叢竹子，竹竿之間朦朦朧朧地是一張蒼白色的臉。

“你不是久一郎嗎？”剎那間，藤作猛然想到一件事，接連地喊着：“出来，渾蛋！在那干什么啦！”

蒼白的臉陡地躲进竹竿后面去了，久一郎一拐一拐地拖着長統草靴的脚往里逃跑。

① 日本人祭祀“狐狸”的神庙。

“喂，渾蛋，還不出來嗎！”

跟着跳進竹叢里去的藤作也吁吁喘着氣，他邊罵邊捉住對方的胳膊，把他拖了出來。

“你，你不是久一郎嗎？別，別胡搞啊！”

但是，這個被拖到堤壩上來的殘廢青年卻只彎着細瘦的脖子，連一句話都不說。雖然他在手裡沒拿什麼家伙，藤作一看周遭的情形就馬上明白正在這裡發生着的事情。

“碰了釘子回來了？茂雄還是沒答應么？”

對方雖然沒吱聲，藤作卻完全明白了，他夾着久一郎的胳膊，把他拖到堤壩下面。

“得啦，得啦，啊，別這麼泄氣啊！來，捉住咱的肩膀。”

小伙子雖然沒抵抗，卻挺着那殘廢的身子一聲不響。藤作像哄嬰兒似地把他那只能動彈的手臂放在自己的肩上，半抱半拖地扶着他，又往前邁起步來。

“好啦，好啦，上我家去吃白薯吧。啊，有什麼話在那兒慢慢講給咱聽，好不？”

最不湊巧的是就在藤作訪問文也失望回去的那一天，又另有一個人也爬山越嶺到鳥澤小村來訪問文也。這個人大約二十五六歲，好像走累了的样子，身上披着一件兵士大衣；但一眼看去就知道是個大學生。他不但穿的是一套髒污的大學生制服，皮棉帽下面還挂着一付往上揚着的鑲框眼鏡，嘴角邊流露出孩子氣的溫雅，這一切都說明着這一點。

“勞駕，勞駕！”

那是下午兩點左右的時候，青年站在陽光淡淡地照射着的上房門口，拚命往里喊着。可是，那房門洞開、可以瞧見里面的地

爐的房間里却靜悄悄地沒一點声响。

“請問，這兒是不是烏澤文也先生的家？”

不一會，在堆房旁邊的牲口柵門前用鋤刀切草的元也的妻子千鶴，一面把背上的孩子往上聳着，一面回到上房來了。

“我是茅野農會的小山……”青年把摘下來的手套在手里捏來捏去，興奮中含有一種親密的情感。“有一件緊要的事情要馬上跟他聯繫。”

“是嗎？”千鶴張開嘴，眼睛打量着這不速之客。她的腹部已經顯得往前突出，幾乎連束腳褲也時時從肚上鬆下來。“他嘛，打前天起到山上去啦。”

對方好像不太明白“山上去”的意思。

“要是活兒干得快，明天就下山來啦。”

青年的眉梢眼見蹙了起來，他性急地眨眨眼皮，目光越過千鶴的頭頂望着一個地方，想了一會兒後才說：

“那麼，請你替我畫一張到那座山去的地圖吧。”

“地圖？”千鶴也蹙起眉頭來，眨眨眼皮……。

“瞧！對面那座長着赤松的山……”到了最後，千鶴只好把這個學生派頭的青年拉到籬笆外面去，伸手指着對面的群山給他看。“在那座山的背後還有一座跟它一樣的山……”

“哦？”青年手里拿着筆記本，呆呆地瞧着千鶴指給他看的方向。他沒有法子根據她的這些話來畫個地圖。

“爬過那座山，就是一個水窪子，可是別渡過水窪子去，順着這邊山崖往上爬八丁光景就成了，明白嗎？”

“哦？”

“爬上去是個光禿禿的山頂，明白嗎？從那兒往西走五六丁下坡路，就來到一面是櫟樹林一面是松樹林的地方，明白嗎？”

但是，教的人越是着急，被教的人就越是糊涂，脸上浮出莫名其妙的神气……。

尽管如此，青年好像非常急于和文也会面，他听完就马上把帽子戴好，跑进院里去把刚才卸在上房廊子上的背袋往背上一背，又回到篱笆外面来。

“你吃过中饭没有？”千鹤说，一看对方摇摇头，便立刻跑进上房里去，拿来一个也不知是白薯或糯米团的报纸包来，硬把它塞进拚命推辞的青年的手里。之后，又向他的背影大声喊着：

“快走，天很短呢！”

学生派头的青年着急地拖着疲倦的脚，已经越过两个山顶，来到被积雪埋没了的水窪子岸边。他又喘吁吁地顺着一条穿过篠竹和灌木丛之间的小径往上爬去。

这个青年是从岡谷车站过去三个火车站、叫做茅野村的农会书记，又是“日农諏訪郡联合会”^①左倾党派的负责人。日本共产党随着工农阶级斗争的日益扩大而迅速地发展着；但这些活动家却不得不频繁地移动着他们的活动地点。往常由小林胜和烏澤文也维持着的联系在春天暂时中断了。为了这回举行的“耕地委员选举”，学生小山从两三天以前就轮流访问附近的村庄，但是其中有党组织的村庄却没有几个，川添村也只有烏澤文也一个人，所以小山无论如何要去见他谈一些问题。

他尤其想告诉文也一件非常重要的消息：那就是昨天晚上地主們在川添村村公所里开会策划的陰謀。这件事他是从上午去訪問的鄰村的同志那里听来的，村長星野傳藏召集川添村五个小村

^① “日农”是“日本农民协会”的简称，是1946年2月成立的一个全国性统一的农民组织，各地都有它的支部，后来分裂为“主体性派”（社会党系）、“正统派”（劳农党系）和“统一派”（共产党系）等。

的农家組合組長，商量选举“耕地委員”的方法。在会上，尾野村長提出“耕地委員”的自由选举会产生对立現象，扰乱村里的和平，因此應該采用推选制；又，如果划分地主代表、自耕农代表、佃戶代表……等等区别，怕会影响互相間的人情，因此應該取消这种区别。組長們商量后，也大致同意他的提議……。

小山爬完沼澤地后，果如千鶴所說，眼前豁然出現秃山的山頂。太陽已經偏西了，在群山重叠的周圍已經籠罩着紫色的夕霧。青年小山收住步伐漠然瀏覽着，心里失去了主意：“究竟‘西’是哪一個方向呀？”

他突然發見一縷像是燒木炭的青烟，便分开荆棘跑下去；可是走过去一看，那里什么也沒有，只是風吹树枝簌簌作响。由于气流和山势的关系，夕霧特別濃厚。

“喂！”他大声喊着。“鳥……澤……文也……先生！”对于这个从东京的学校出来参加农民运动才三个月的青年，夜晚的深山是可怕的。

“喂……！”他叫着，声音傳到四周的山峰去，又回到他的耳边来：“喂……！”

在开头的时候，他还很有兴趣地思索着“关于农民运动的时间 and 空間”的問題，可是到了最后却像小孩似的、哭咧咧地叫起来了：

“鳥……澤……文……也先……生……！”

等到他在山里繞来繞去、被荆棘割破手腕和臉頰、一身是血地回到文也家来时，已是很晚了。

“最好是你在這兒歇一晚上，可是，家里却只有咱一个人……”

千鶴把晚飯端到爐边来，臉漲得通紅地說。小山从筆記本里撕下紙頁，郑重地写了好几張，把它們放进一个小信封里交給千

鶴；他在其中一張紙上寫了这样的话：“希望你在这次‘耕地委員’选举中，尽力选出一名以上能替佃农說話的人。”

“把它帶去吧！”小山一拐一拐拖着脚走出門外。千鶴把一个破拉弓灯笼^①点了火，遞給小山。“到了下川添以后，請把它放在村公所对面的一家紙烟鋪里。只消說一声是烏澤家的，鋪子的人就会明白啦。”

在一座杂树林的背后有一幢屋檐傾斜了的小草房，样子活像牲口跌了个坐墩兒似的。像这样的草房在烏澤小村是很多的。这就是久一郎的家（門口挂着“河村”的名牌，一眼就知道是“客籍人”）了。

久一郎坐在編着草屐的母亲阿为的身旁，用左脚滾轉着一捆稻草，一面不住地掄着握在左手里的搗草棍。他的脖頸是扭着的，蒼白的前額冒着汗。不消說，他瞞着母亲，沒把昨晚被藤作發見他要吊死的事說出来。

“一碗也成，吃点飯吧！”

阿为像男子們那样盤膝坐在地上，忙忙地把稻草添进四根麻繩之間去，一面催着久一郎；久一郎仍然固执地重复着同样的話：

“不要，咱肚子不餓！”

于是，母亲發起脾气来了：

“什么不要，不要，吃！”接着，她隔着台阶回过头去，冲着爐边大声喊着說：“奶奶，煮好沒有啊？”

一个白髮老太太打从来沒叠过的被褥里伸出上半截身子，探

^① 提灯的一种。用弯成弓形的竹架做的灯笼。

头望着爐上的一只鉄鍋里面。她張着沒了牙的嘴呆呆地瞧着这边，看样子好像沒听见阿为的喊声。地爐的木头框子已經燒焦了，几根桑树根在里面熏着，鍋里沸騰着黑色的水，上面漂浮着少許麦粒、蘿卜叶子和芋头片，还没煮熟。每当奶奶用發抖的手揭開鍋盖，拿起飯勺一攪，鍋上的挂鈎就在蒸气里搖摆起来，惊动了堆积在沒有天花板的屋脊下面的煤烟。

“管它哩，能够活多久就活多久唄！”久一郎的母亲把四根繩子挂在伸出去的脚步上，一面把它繞成圓形，一面在嘴里喃喃地自語着。“角倉是大財主啊，从咱手里收回一点地对他又有什么好处呀……”她时而在草屨帶子上卷着破布塊，时而揪掉稻草的毛边兒，时而又用小槌子噎噎地展平草屨，嘴巴也跟着嘟嘟囔囔地說个不停；有时还像唱着歌似地唱起来。这已經成了她的習慣了。

“……咱从来沒欠过东家的租子呀，哼！去年还替东家修过地里的堤壩呀，哼！要是东家喊声‘来帮忙舂年糕’，咱天沒亮就跑去搗米的呀，哼！老爷生了病，咱还馬上断了鹽，替他求了神佛的呀，哼！……”这些怨言是她对东家的無限仇恨的流露，同时又是对自己的嘲笑。“能活多久就活多久唄，哼！……”

阿为的头上沒用手巾包着，滿头稻草屑間露出白髮，已經老得不像一个剛过五十岁的人。她的个子很大，顴骨突出，一双粗手滿是血痕……。

“啊哟，奶奶……！”突然間，把头轉向台阶那边的阿为尖着嗓子叫了起来，一躍身跑到奶奶的身旁去捉住她的手。“你，你不是剛剛吃过了嗎，啊！久一郎从一早起啥也沒吃呢！”

阿为从她手里搶去飯碗，但老迈龙鍾的奶奶就像小孩似地仍然往前伸出手。

“久一郎，你这小子，还不赶快来吃嘛！”阿为怒喝着。最后，

她好像对什么都有仇恨似地暴發了：“混蛋，飯桶！……这么大了还养活不了自己！叫你赶紧过来吃！……咱，真个的，你简直是咱的累贅！……”

“不吃！不吃！咱是飯桶呀，所以咱不要吃！”

被母亲罵作飯桶，久一郎原来已經鉄青的臉变得更青了。細瘦的脖頸激动地顫抖着，可是因为脖根是扭着的，所以臉直往上揚，向着屋脊。

“不吃，不吃，不吃飯会餓死的呀！”阿为說。

“餓死更好！”

阿为生气了，一只脚下到土間来喊：“上来！”

久一郎把手里的搗草棍子冲着牆壁一抛，哭咧咧地叫着說：

“不吃！不吃！咱是飯桶呀，餓死算了！”久一郎边嚷边握住門板站了起来，用头部和那跛着的脚尖画着圓圈，向着門外走出去了。“啊啊，咱，咱是飯桶呀！”

可是，光穿破足袋是哪里也不能去的，这时候路上的积雪都冻上了。土牆的屋檐下拉着繩子，上面晒着干蘿卜、白菜等等，久一郎把手扶在这土牆上，一步步地来到后門口，像倒下去似地蹲在地上：

“……咱是个飯桶呀！”久一郎用那只能动弹的手捂着臉，像小孩似地嚎啕大哭起来。“咱不如死了倒干净呀！”

給罵作飯桶是他最难受的一件事，因为他清楚地知道自己确是一个飯桶。已經是二十三岁的小伙子了，可是不能拿鋤，不能劈柴，不能掄杵子，也不能簸畚箕；他所能干的活兒只有薅草或是做水瓜田的看守人罢了。

“久一郎，还不进来吃飯嗎？”阿为在牆壁里喊；久一郎就在牆壁外面哭着叫：

“不吃！咱是飯桶，咱不吃！”

可是，一生长下来就是“殘廢”，一生长下来就注定做飯桶，这是久一郎本身的罪过嗎？

久一郎家从祖父以来就是水田一反二亩、旱田一反七亩的小佃戶。他家从祖父起虽然在这小村里住了快半世紀，但仍然被村里的人当做“客籍人”，受到歧視。和其他同样的小佃农一样，他家也是除了在农忙期留在本地干些零工或者到山里去干活兒以外，其余的日子大半都跑到外埠去掙錢，这已經成为这一批小农的习惯了。久一郎的父亲岩吉年輕时曾經在角倉的“丸一”絲厂（就是川添工厂的前身）鍋爐房里做火伙，那时恰巧久一郎的母亲阿为也在那里作女工。兩人發生态爱以后，岩吉就成了河村家的贅婿。他是一个怕羞、老实的小伙子，一过秋天的农忙期，就馬上去当水泥匠的助手、工地的杂工，不管什么活兒都要搶着干；有时还跑到横濱去当碼頭搬运夫；有时又到神戶去当釀酒工人。在阿为养下久一郎的姐姐阿胜不久，岩吉就又跑到靜岡去参加“丹那隧道”工程，在那里連續干了兩年光景。那年开春时候，因为推着的堆土車脫了軌，他脚上受伤回到家乡来了。可是，等到他脚上的伤口好了的时候，家里人才發見岩吉的腦子不太正常。原来，他从以工棚为生意对象的女人那里把惡疾染到身上，毒菌已开始侵蝕他的大腦了。不消說，他家里的人是缺乏科学知識的，而且即使有这种知識，又哪有錢治愈这种惡疾呢。正在怀着第二个孩子的阿为日夜担心着丈夫的命运。在一个大風大雨的夏夜里岩吉發起瘋来，从一个山跑到另一个山，嘴里連嚷帶叫，終于从絕壁上跌下去死了。發見后，尸体滿是伤痕，全身赤裸，只系着一条丁字帶。那时，岩吉剛剛三十岁。

……阿为受到这个打击，又悲又苦，不够月就早产，养下一

个男孩子来。当时就由还没现在这么老迈的奶奶替孙子洗了“产汤”^①。可是，生下来的婴儿却一声不哭。尽管奶奶拍拍他的臀部，又把他倒吊着摇晃，孩子还是没有声响，而且他的脖根歪扭着，眼睛往上吊。婴儿这种怪样儿使产妇也感到有点害怕；但出人意外，婴儿的心脏却在跳动着……这个婴儿就是久一郎。

“你是咱的累赘啊！”阿为这句话含着二十三年的辛酸。带着残废孩子过着寡妇生活的二十三年……。

阿为的这些苦楚，久一郎也是完全明白的，他因为身体不好，花了七年功夫才分别在鸟泽分校和下川添的本校里读完小学六年的课程。可是，挣钱的活儿他一样也干不来。每逢有人骂他“瘫子”的时候，不但本人满腔悲愤，连他姐姐阿胜也气得哭一场，而其中最感难过的是母亲阿为。阿为守着二反九亩的租地，拚着老命地苦干着。等到阿胜好不容易进了丝厂，奶奶又年迈不中用了。阿胜到了待嫁的年龄时，也因为家里有这么个残废的兄弟，没一个人愿意做她的赘婿。因此，当阿为不由得喊出“你是咱的累赘呀！”的时候，久一郎的心比母亲还要难过好几倍。

现在，连那一点点租地也给收回去了……。久一郎蹲在地上默默地凝视着地面。从冰封雪冻的地面上，寒气透过脚上的破足袋一直传到他的脑顶……“如今，连那点点租地也给收回去了……。”

在总共二反九亩的租地中，二反二亩是属于角仓茂雄的，其中一反二亩水田今年春天就给收回去了；剩下的一反步旱田到今年秋天为止也不能再种麦子了。

“他妈的！”久一郎冲动地想。他恨不得把镰刀砍进老头儿那

① 嬰孩剛出生後洗清身子的熱水浴。

張獅子鼻的酒糟臉。昨天，久一郎又把双手按在他家土間的門檻上，苦苦向他哀求說：“那些地是打爷爷起就租来的，請您至少讓咱再种兩三年吧。”可是老头兒却惡狠狠地說：“因为看你是个癱子，所以才特別讓你种到現在的呀！”……久一郎心里想：“畜生！瞧着吧，癱子也会杀人呀！”

“飯桶！”

可是，过了瞬間，久一郎又突然伤心起来。“飯桶！”他小声地重复着，他感到帶着咸味的淚水流进自己的嘴里。“咱真的是个飯桶，呀，光是活着就已經是娘和姐姐的一个麻煩！村上的人也准保一瞧見咱就会討厭的……”

想到这里，久一郎双手抱住头，更加縮紧了身子。“咱为什么不死？为什么昨天晚上沒死成呢？”久一郎打心眼里仇恨角倉地主，但是这只是一时的發作，他馬上又感到伤心。久一郎还不知道“土地應該属于劳动农民”；也不知道現在在东京的对日理事会里苏联为了实现“耕地改革”正和美国等国家斗争着。他只是有人罵他一声“飯桶”，就双手抱住头不敢仰視。可是，他根本就不知道使他变成殘廢的不但不是他的罪过，連那染有惡疾的父亲岩吉也沒有任何罪；真正的罪魁是产生那無数散播毒菌的卖淫女人和产生备受虐待的工地临时工的资本主义制度。

“久一郎，赶快念一念！”阿为跑到外面来，手拿一封挂号信喊着。“是你姐姐打厂里寄来的吧？”

久一郎跟在母亲背后走进屋里。

“快念，好像写得挺長的。”阿为把从信里掉下来的一張匯票紧紧握在手心里，可是，她却不太認識签在上面的数目字。

你們都好嗎？我身体总算不錯哩……

在川添工厂罗盤儀檢查間工作的阿胜照例用鉛笔写着信。

心里早就惦记着给你们汇钱，结果又拖下来了。因为厂方一股劲儿往后拖延，已经欠发一个半月的工资哩。工会现在搞着“年终津贴的斗争”，但听说厂方把十二月份的也算在内顶多发一个半月……

阿为往前欠身，盯着儿子手里的信，仿佛想看穿信纸后面有什么东西。

咱想虽然公司口口声声嚷着“人不敷出”，但是老板是“三井”，所以不至于这么闊穷的。咱们车间早有人这样说：这都是因为“共产党”光搞“跳舞”，所以公司就不肯出钱。真的呢，最近在厂里流行着挺下流的跳舞……。

“跳舞”究竟是什么玩艺儿，不但念着信的久一郎不知道，听着的阿为更是莫名其妙。不过，“共产党”就是“赤色”这是阿为从战争时期就听说过的（虽然不知道“赤色”是什么）。阿为想这大概和长在稻子身上的“稻热病”差不多吧。因此她苦着脸听。

这回又拖了十五天，昨天才发了，所以匯一百圓给你们。本想多匯几个钱，但办不到了。买了髮针、肥皂、牙刷和足袋就用掉了七十圓。目前还不知道多嘴开始放年假。一切都得看看“年终津贴的斗争”多嘴能斗完。咱想那时候带回去的钱可能比一百圓多些……。

阿为一听“一百圓”就猛地垂下肩膀，把手里的匯票在膝上打开来，呆呆地凝视着签在上面的“壹佰圓整”几个字。

“一百圓么……”

这个金額好像很多，其实却是很少的。即使在这村上换粮食，也只能买到三升大米。自从春天被收回水田以后，这次新年家里连一粒米也没有了。

听说又要收回旱田，一想到娘和久弟又要难受，咱也着急

得要命呢。請別太泄气吧，过年回家的时候，咱們再一道商量商量……。

“好了，你先吃飯吧！”阿为說，像男子似地在胸前交着臂，心里暗暗忖量着：“那么，用这一百塊錢怎样过年才好呢？”

这一回，久一郎順从地从鍋里盛了飯，吃了起来。姐姐从她不过是三百元超出一点兒的工資里，每月都往家匯来一百五十圓左右。她比久一郎大三岁，今年二十六岁了，按照这村上的習慣來說，已經过了出嫁或找贅婿的年齡。久一郎觉得萝卜叶和半生的芋头片都塞在喉嚨里咽不下去。

第三章 积雪下的呼声

藤作在訪問文也家扑空回来的第二天，天一亮就从村上出發，下山到川添工厂去找他的閨女……。

他在警衛室隔壁的会客室里坐在長板凳上等候中午的会客時間，已經等了兩小时了。藤作沒碰見文也是偶然的，可是，这件事却使他的心境起了一个轉变。路上他又遇見打算吊死的久一郎。一方面他很同情久一郎的遭遇；另一方也引起他的不安：“咱可別像他那样呀！——”

再想到那四塊水田会成为自己的家当，更使他的心里着急起来。自己已經是六十岁的人了，一輩子都是犁着別人的地。他是多么期望着有一天兩脚踏着地面，能够大声高喊“这是咱的地！”

“那么，再吃点苦头也是沒有法子的。”藤作心望再盤算一遍，这是他从昨天起已經不知想过多少遍的了。他一面把烟袋鍋在地下足袋的脚尖上磕着。

“可是，工厂也变了样兒啦！”藤作想，透着玻璃望望广场。

在战争时期，他給女兒送吃的东西曾經到这里来过兩三次。如今却和那时候不同了，似乎显得空曠而荒凉。广场四周和走廊腰板以及布告板上都貼滿了紅綠色的紙条，还有上面塗了紅墨水的旧报纸。不識字的藤作也不知道这些花花綠綠的紙条上写的是什么。从厂房的窗口里到处傳來高昂的歌声、笑声和吆喝声；广场上也有很多穿束不像“公司的先生們”而像是工人的男男女女在悠然闊步。工厂究竟生意兴隆或是蕭条，乍一看令人摸不着头腦；不过，可真是鬧嚷嚷的哩……。

“爹！什么事兒呀？”藤作正在呆然望着广场的时候，他背后的門突然开了，听見初江的声音說“家里有人病了嗎？”

“不。”

“来买东西？”

“不。”

“嗯！”初江說，走到桌子对面坐了下来。她穿一件茄子色的工作服，把兩只手放到桌面上，交叉着还没洗干淨的手指，一对大黑眼靜靜地望着父亲。她大概是跑来的，臉上泛起一片紅暈，兩頰現出深深的一对酒窩。

“是这么一回事兒……”藤作从系在背上的小包袱里拿出少許大米和面粉送給閨女，把自己不得不买那山崖下四塊水田的經過从头到尾說了一遍，之后，問她能不能通融几个錢。

“三千八百元虽是个大数目，可是，那水田能收八簍米呀。”藤作說，心想閨女也一定会高兴。“那四塊水田是烏澤小村的头等地。这一来就变成咱們的啦！”

閨女一直把目光越过父亲的肩上望着什么地方，这时照例先急急地眨了眨眼皮，陡地开口說：

“这不是‘犯法’么？”閨女臉上露出愠怒的神气来。“我也搞不太清楚，回头問問荒木先生再写信告訴你吧。我想，先別忙着把地买过来。”接着，她更談起大問題来了：“我在‘赤旗’報上瞧見過，苏联正在主張不論山林或庄稼地，都應該一个子兒不要送給老百姓哩！”

藤作一听，把眼皮眨了几眨。

“这，是眞事兒么？”藤作像打听秘密似地压低声音說，伸头望望閨女的臉。

“是啊，連共产党也这么說呢。”

可是，一聽見“共产党”这三个字，藤作怀疑地歪了歪头，心里暗想：“咱这閨女怕也变成‘赤色分子’了？”

“波茨坦公告說日本是‘封建’，所以要实行‘土地革命’……”

初江除此之外，也不能用更具体的話来叫父亲听明白了。她最近受古川的劝入了党，昨天晚上头一次出席了党小組會議。关于“耕地改革”共产党很快就發表党的方針，喊出“把土地还给农民”的口号；可是，川添工厂的党組織还年幼，虽然厂里职工的百分之七十是农家出身，他們却全神都貫注在“年終津貼斗争”上面，并不太关心这个大問題。

“我馬上写信告訴你，好吧？別太性急了，而且……”閨女說着，吃吃地笑了起来。“我現在一个銅板也沒啦。前天發了一半工資，可是及川光姑娘家揭不开鍋盖了，她娘来的时候我就把所有的錢都借給她啦。”

結果，藤作終于不得要領地走出工厂大門。閨女說的話也跟文也一样，看来“上头”好像要換个新办法；可是，誰敢保險他們的話是完全可靠的呢？藤作自己也願意相信他們的話；可是，目前为次正等着他的回答呀，究竟用什么理由拖延付錢的期限呢？

要是地給收回去，到那時毫無辦法，再去埋怨他們就太遲了吧？藤作站在工廠門口翻來復去地想着。這時，一輛卡車從他背后的廣場那邊駛過來，突然在他耳邊弄響警笛，害得藤作吓了一大跳。

“再困難也好，還是走最可靠的路。”藤作喃喃地自語着，徒步來到岡谷車站前，搭上往上諏訪的公共汽車。

公共汽車沿着諏訪湖畔駛着。藤作把鬍子臉挨到玻璃窗上，蹙着眉，擠着眼，望着已經結了冰的、發出眩眼的銀光的湖面。……藤作雖然叫兩個閨女上絲廠和工廠去掙錢，卻很少去預支她們的工錢。因為他清楚地知道這件事會叫閨女們嘗更多的苦；同時，他認為這是丟父親的臉。在戰爭時期，大兒子在前綫打死了，那時他老伴阿霜曾經去預支過大閨女初江的工資，但去找二閨女在藤作還是頭一遭。

“……找山中友子。”

藤作在上諏訪街上一個拐彎角下了車，走進“羽絲廠”的大門，到門房的窗口去要求會見二閨女；雖然離下午兩點半的休息時間還很遠。

這個“羽絲廠”因為纜制降落傘用的絲料，在戰爭時期也一直沒關過門，它是有多條纜絲機等近代化機械設備的工廠。透過眼前的玻璃，藤作清楚地瞧見許多姑娘們正在列着的纜絲機跟前來回走着接綫。有時玻璃窗被蒸氣弄濕了，模模糊糊地看不清。藤作還看見有個小伙子站在穿過機群的、像谷間似的通路那一頭，兩手擊着拍板，身子往左右搖晃着，領姑娘們唱着歌。這是這家絲廠的風習：每當女工們感到疲倦，就有人領頭兒叫她們唱歌，這個任務平常就由一個穿立領黑制服的“見習監工”擔任。藤作不由得想起他的小兒子來，他的虎次郎曾經在這家廠子里當過“見習

監工”，到前綫以后至今生死不明。藤作也會念念不忘地想，要是被苏联紅軍俘虜去，還在活着就好了。这时工厂的汽笛突然吼叫起来。

友子跑来了。她穿着白色工作服，头上的白帽子随風飄动着。她一看蹲在門房旁边的父亲，就走到跟前担心地窺視父亲的样子說：

“出了什么事兒啦，爹？”

閨女的十个手指都泡成白色，一直爛到指根，給寒風一吹更特別痛，她把兩手小心翼翼地用圍腰盖了起来；浮腫的臉上也沒有血色。

“不，沒什麼！”藤作为了讓閨女放心，做出一副笑臉說。他像剛才送給大閨女那樣，从包袱里拿出一点大米和面粉，又像剛才对大閨女講的那樣，詳細告訴她不得不买山崖下四塊水田的經過。

“照你說，那些水田都要成咱們家的了？”

“是呀！”

二閨女目光炯炯地說。

“真的？”

“当然是真的。”

友子把戴着被蒸气潮湿了的、飄散着茧蛹气味的帽子的头一低，凝神地望着地面。之后，她抬起头來說：

“打完仗厂規也变了，現在再不能預支工錢哩……”接着，她从圍腰下面伸出泡成白色的爛手，屈指計算一會兒，像下了决心似地說：“不过，我有一千元上下的积存金呢。”

“积存金？”

她的父亲苦着臉。这“积存金”是多数繅絲女工留到將來購買

嫁妝的，友子自然也不是例外。這家工廠在戰事結束時只停了一個多月，所以友子說的“積存金”是連戰前的一份也包括在內的。

“沒關係呀，爹！要是那些地歸咱們家的話……”

“嗯？”

“咱又掙錢得啦！”妹妹的性質又跟姐姐不同了。“可是，稍微等一下吧，‘積存金’是不容易取出的呢。”

休息的時間只有一刻鐘。友子匆匆向辦公室跑去，不一會又匆匆跑回來說：

“爹，你帶來圖章沒有？”

藤作摸摸肚兜，掏出一個廉價貨的木頭章來，跟着閨女上辦公室。這時上班汽笛吼叫起來了。

“我向他們說娘生病進醫院了，成么？”

閨女在他耳邊小聲說，衝着車間跑去了，一路上幾次三番地回過頭來。藤作站在三合土的昏暗角落裏又等了很長的時間。儘管是同一地區的工廠，這些絲廠卻頑固地保守着古老的傳統，迄今仍然不讓職工們組織工會。

藤作在一張類似契據的紙上蓋了章，把好不容易從窗口遞出來的十張一百元幣握在手里，用口水弄濕手指一次又一次地數了好幾遍；然後把它們藏進肚兜裏走出大門。

“好啦，要是先付這些個錢，為次也暫時不會說話啦。”

藤作舒了一口氣，邁着輕快的腳步來到街上，他突然感到肚子餓了。街上那些小飯鋪的紅燈籠和一年只能喝幾回的燒酒的香味兒誘惑着藤作，但他搖了搖頭，搭上公共汽車：“不，不，太對不住閨女啦！”

藤作回到鳥澤小村的時候已經是暮色沉沉了。他立刻上鳥澤公館去。不消說，佃戶們雖說是上鳥澤公館，但很少打開那扇有

鉄环的黑門进去，他們都先到蓋在圍牆外面的管家那里。

“呀，藤作嗎？”为次破了一向的例，很殷勤地招呼他。“上来上来！”

藤作站在台阶跟前从肚兜里摸出鈔票，为次又执拗地請他：“进屋来！”

“……咱說哩，独木桥旁边的兩塊水田呀，你想不想种？”为次交給他一千元的收据，然后开口說。

“独木桥的？”藤作摸不着头腦，只好向对方衔着烟袋、翻起上眼皮、剃成平头的窄小前額望着。“那，不是藤森家的富士夫在种着嗎？”

“是呀，”为次意味深長地笑了一下。“咱打算秋天把它收回了。”

尽管在这沒小孩的家里，除了为次的老婆在厨房的土間里走动着以外再沒有第三个人，为次却像害怕別人的耳目似地窺視四周，放低声音說：

“所以呀，咱想跟你商量哩。只要你用大米交三成租。交租可別讓人知道，对別人随你怎么說都行。”

“嗯？”

“藤作，这都是因为咱看中了你才說的！”为次小声笑着，把烟袋凑到嘴边。“那田是好田，要的人多着哩……”

“嗯？”

“好吧，你回去想想看。”

藤作虽然很想要，可是却不馬上下决定，就这样地离开了为次家。最近，富士夫家的兩個兒子都复員回来了，他家的租地却連旱田在內也只有五六反步。因此藤作想是想要，可又怕招来他家的仇恨。藤作一路盤算着，渡过了把小村分成“西边”和“东边”的木桥，回到“坡上”来。突然他听见一声女人叫喊，透过黑暗傳

了过来，还夾着杂乱的脚步声。

“饒我吧，老爷！饒我这一回吧……”

因为有風，女人的哭叫声是間間断断的。这公会所附近沒有民房，女人好像被人拉着，哭叫声逐漸穿过桑园朝着有派出所紅灯的方向消失了……。

“……老爷，再不敢了，饒我这一次……老爷！”

女人是远藤千代，她兩手拖住警官手里的口袋，拚命哭着哀求。

“不行，不行！这一次决不能放你！”

警官来到挂着紅灯的屋檐下，猛地打开門，和粮食口袋一起把千代拖进里面。

“要是把它給拿走了，咱，再沒……”

还拖住口袋的千代已經头髮也散乱了。警官轉过头来想关上門，突然向藤作这边望了一望，大声怒喝着：

“誰呀？你也是她的一伙兒嗎？”

那个警官藤作也認識的，可是被他这么一喝，藤作害怕起来，赶紧躲开了門灯的光綫。看样子千代是老早就受到注意的了。藤作摇摇头迈起步来；除了这以外他还有什么办法呢。

远藤千代失神落魄地張着眼睛，一只手提着空口袋，一只手揣进怀里，朝着“谷間”穿过桑园走去……。

派出所因为她家里有幼孩，沒把她拘留就撵出来了。这对她來說，簡直是天崩地塌的事！千代还在覺得眼前一片黑，看不清四周。一斗大米！三百五十圓！怎么办！

千代从收买一升、二升起，最近好不容易掙到一次能收买一斗的程度。有几个像复員模样的穿軍服的男子每隔三天就爬到村上

来，把千代收来的大米全部买去。他們讓千代每一升賺五元錢，可是却不肯借給她本錢。這些說不定還會搶劫的軍服男子們用粗暴的口气對她說：“別開玩笑啦，大娘！講‘信用’？哼，這個世道還有信用么！”

“啊啊，三百五十塊錢，一斗大米的錢……”剛才還握在自己的手裡的呀。千代昏昏糊糊地拖着穿地下足袋的腳，從新開辟的小徑順着山崖爬上去，來到一座寬大的院子門口。她身不自主地走進那扇旁邊有堆房的高大的門。大概她以為剛才從這裡親自背出去的一斗大米還留在这院子裡的。

“怎麼啦，千代？”

她來到漏出燈光的寬敞的上房門口時，突然清醒過來，停下腳步，巡逡着不敢再往里走。這時一個男子從昏暗的廁所里連和服的衣襟也沒合攏好就走了出來，瞧見千代喊了一聲。

“你還想要大米么？啊，如果還想要，咱有的是呢！”

這個男子就是這家的主人竹內太一郎。他站到從上房里漏出燈光的地方來，嘴里發出晚飯時喝的酒氣。他已經有五十歲光景了，高大的身上披件短棉袍，身板挺結實，儘管敞開和服，連丁字帶都現出來了，却一點也沒感覺到寒冷。

“別說啦！咱，剛剛都給警察拿走啦！”

她聲音里帶着哭泣。她來向這人哭訴，是因為她覺得米是他賣的，有罪大家有罪，受苦大家受苦。

“一斗全給拿走了！”

“嘴嘴！”這五十歲老头兒把鬍子臉朝天一揚，傻頭傻腦地說。
“你真捨得呀！”

千代氣得猛然捉住對方結實的胸板，哭了起來：

“別開玩笑呀，太一郎！咱，已經，咱，已經……”她哭倒在

对方的脚前。“……眼前漆黑啦！一家三口人打明天起怎么办啦！”

太一郎不知道怀着怎样的心情听千代的哭声，他只是默默地窥伺四周的动静。他是个自耕农，种着两町三反地，院里的场子是很宽大的。太一郎陡地蹲下身子，把一股酒气的嘴巴凑到千代的耳边来：

‘那一斗米，咱替你想办法得啦？’

千代吃惊地抬了头。这个五十岁的老头儿几乎把脸贴到千代的脸上来，小声地说：

“……等鸡叫头一遍，你就上大门旁边的堆房里来等咱，明白吗？”

千代先回到自己的家，呆在家里想了又想，一直想到鸡叫的时候。“等鸡叫头一遍，你就上大门旁边的堆房里来等咱，明白吗？”千代清楚地知道这句话的意思……。

“咱说呢，娘，过年你准给咱买双胶鞋吧？”睡在她身旁的、小学二年级生的女孩子突然说，这时千代正躺在被里哄她小弟弟睡。“是吧！是真的吧？”

一看母亲心不在焉地点点头，女孩子就伸手拉拉千代当做枕头压在头下的胳膊。“文姑娘家也收了稻子，给她买了一双胶鞋了。穿草鞋的只有咱一人哩。是么，娘！”

“討厭！”千代的脑袋差一点从胳膊上滑下来，她生气地打回女孩子的手。

她们住的是只种五反地的大伯子山中善五郎的堆房，非常狭小。挂在门口的一塊草席不住地被風刮动；在土間上还堆着稻草，屋里只鋪着三塊破席……。

每当太一郎老头的鬍子臉浮現在眼前，千代就像被剝光了身子似地赶紧閉上眼睛。千代虽是个飽尝風霜的女人，但陌生的男

子她是害怕的。

“要是給村上的人知道了，怎么办呀！”可是，尽管如此，現在的千代已經到了絕地。……大伯子也到上諏訪修馬路去了。

“随它去吧！”千代鞭撻自己，把視綫从放在牆壁跟前的一个裝橘子的木箱上移开；那上面供着一塊还是新的白木灵牌。

千代虽然早已習慣了这地方的方言和風習，但提起出身还是东京人。当她在东京一家現在成为北区的裝訂工厂里工作着的时候，她和一个剪裁工——善五郎的兄弟結了婚。她的丈夫是个矮个子，白皮膚，右手的中指和無名指給裁紙机砍掉了一节，外表是說不上的，但却是一个性情非常豪放的青年。就在結婚以后，女孩子还是三岁、男孩子还在千代肚子里的那一年，他被征入伍了。临走时他对千代說：“別哭哭啼啼的，在这么毫無道理的战争里送掉老命还行嗎！你放心等我回来吧。”可是不到一年，千代就接到他战死的通知……。

“孩子他爹！究竟等多少年你才回来呀！”千代曾經抱着丈夫的灵牌不知哭过几个晚上。……从那以后又过了三年了……。

“有什么法子呢，只要不死，就得不願意也非活下去不可呀。”

千代自語着，从哄睡了的男子身旁移开身子，把身上的衣服整理了一下。虽然沒有时鐘，她知道快到鷄叫第一遍的时刻了。

“娘，上哪去？”

她面朝牆壁系好束脚褲的帶子，正取出一面破鏡子照着时，以为是睡覺了的女孩子突然發出不安的声音說。

“娘去收点兒大米，馬上回来呢。”

“要收大米去嗎？”

“嗯，有人說賣一斗大米給娘，所以你乖乖地在家等着吧。”

一看孩子点头闭上眼睛，千代又重新对着那面破成三角型的镜子掠一掠头髮。她把梳子浸到洗脸盆里去，忙着往上抿抿头髮，用她自己的方式打扮着。

千代来到太一郎家那扇有堆房的大门旁边，悄然站在黑暗里。山腹上，民房都被积雪封盖住了，在星光下黑黝黝地蹲着；寒风吹动着杂树林和竹丛，一阵一阵地掠过去，从近处远处传来懒洋洋地互相呼应着的公鸡的报晓声。

“给人瞧见了可怎么办哪？”千代的心像小姑娘似地猛烈跳动着。太一郎的老伴长得跟她丈夫一模一样，是个红脸、胖身材、说话粗暴的女人。她有时患神经痛躺在床上；此刻该不至于还醒着吧……。

一阵拖着草屐的脚步声。接着传来虽是低微却是粗哑的咳嗽声。

“是千代吗？”太一郎像透过黑暗看清这边似地说。“来，到这儿来！”

在黑暗中，千代跟着他绕过下地用的胶轮推車、風車等物的旁边来到堆房前。太一郎轻轻拉开门，等千代走进里面就把它关上，用根棍子闩住它。

“坐这儿吧。”太一郎把千代的身子一推，使她坐在稻草上，把那張散发着酒气的脸向她靠攏来。从那之后，他又喝了几盅兒了。

“嘻嘻嘻，你等坏了吧？”太一郎说。千代给他两手捉住肩膀，纤细的身子仍然禁不住哆嗦起来。“在这儿稍微哼一下也没关系的，啊，好不？”

从头上小窗射进来的星光，照见太一郎那張喝爛了的大嘴，一对红濶的眼睛和鬍子脸直向她的脸压了过来，千代几乎本能地想叫出声音，赶紧把脸掉开了。

可是，千代把叫声压住了；她不得不压住。结实的胸板，硬扎扎的鬍子，老人特有的急促的呼吸声……。

黑暗中也看得见顶棚上的粗屋梁，门和梁都映进千代的眼里，她感到一阵难堪。她虽是紧闭着眼睛，但还是清清楚楚地看得见那根屋梁。那根粗屋梁正默默地俯望着墮落了的自己……。

太一郎把脸移开了。千代背着他整理衣服。暂时之间，太一郎也和所有的老头儿一样，忍不住咳嗽着调整呼吸。他又把身凑过来拥抱千代的肩膀。

“口袋，你带来没有？”

千代一听不禁把脸掉过去，从怀里掏出一个布口袋递给他。

“在这兒等着。”太一郎说着，把门拉开。草屐声逐渐走远了。千代站在院子里等着。太一郎马上回来，当他在黑暗里把口袋交给千代时，千代不由得发出尖叫声来：

“这，只有一升呀！”

太一郎却不动声色，“说啥，咱还让你快活了一阵子的呀！”他边说边戳戳千代的肩膀。“要是想要一斗米，你就再到这兒来九回得啦。”

千代活像连脑门也冻住了，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

这一天从早上起天就阴沉沉的，到了下午飘起雪花来，日暮更是风雪交加。从群山的树林里不断地传出树枝被风雪折断的刺耳的响声；大风雪在谷间吼叫着，飞起一阵一阵的雪烟……。

随着夜色的降临风雪也越来越大了；可是，在这村上却不断地瞧见人影冒着风雪，一个两个地朝“坡上”的公会所走去。他们有的头戴草笠身穿蓑衣，像雪人似地浑身染成白色；有的从头上披着雨衣；也有的用绳子把毛毯缚在身上。大家不声不响，静悄

悄悄地聚集在公会所附近。

在公会所里，耕地委員选举会已經开会了。烏澤区長剛講完开会辞，現在是从下川添来的村長星野傳藏在講耕地委員的选举宗旨。

“总而言之，所謂‘耕地委員’就是本着这回政府規定的‘耕地調整法’和‘創設自耕农特別措施法’的宗旨而設立的。它的工作是代表农民，答复諮問，以及掌管有关耕地調整的事务……”

房間怕有三十叠席大，当中的活动紙門被拿开了。区長烏澤茂助背着壁龕坐在桌子跟前；在他旁边，比他稍微往前一点，威風堂堂地坐着穿国民服的星野村長。

那位應該坐在村長旁边的烏澤金太郎今天晚上却沒有来，但在稍微离开一些的下手座兒上坐着竹內为次，算是金太郎的代理人；坐在村長旁的是角倉茂雄，他仍然穿的是皮坎肩，照例盤膝坐着，兩手抱着火盆；角倉茂雄的鄰座是个叫做山中数馬的老人，腦袋又紅又光，一根头髮也沒有。他長期患气喘病，喉嚨不断咻咻地响着。老人是在村上次于金太郎的大山林主；在离他远一些的下手座上还瞧見郑重其事地穿上挂套的竹內太一郎那張鬚子臉。

这种席次究竟是从哪一代开始給制定下来的呢？总之，它和战前一样，把財產、地位、血統等作标准，严格地遵守着。

“……不过，問題在耕地委員的自由选举这一点上。如果每个人各自提出候选人互相竞选的話，势必引起很大的騷动。这是本人非常感到憂慮的。前几天把每个‘农家組合’的組長請到村公所里来商量了……”村長的談話逐漸說到重要关头上来。他一手按火盆边沿，挺出胸脯，伸出方下巴，把臉忽而向上座忽而向下座地来回轉动着……。

“結果，大家一致提出了这样的意見，即：一，應該采用推

选制；二，各区根据户数的多寡，推选出兩名到三名委員；三，在推选委員时不分地主、佃农或自耕农等区别。烏澤区因为户数較多，所以要选出三名委員。以上几个意見我也衷心表示同意的。說实話……”村長說到这里便稍微放低了声音，匆忙扫視大家的臉。“这句话虽然不能大声說，不过那些美国的先生們因为不曉得咱們日本的淳風美俗，所以有时發表一些攪乱村里的和平的言論……”

一听这句话，从圍繞桌子坐着的一群里起了一片哄笑声。村長的話終于說到“要害”上来了。放在房間里的好些个火盆里，木炭都在紅通通地燃着，可是室內的人員却不到四十个。究竟那些从黄昏时候起一群群地爬着上坡路赶来的人們如今消失到哪里去了？

烏澤文也打先头起就着急坏了。他在下地衣上披件短棉袍，坐在和村長們面对面的一堵牆壁跟前。在这席上瞧不見一个佃农的臉……。

不消說，向来村里开会都是这样的。可是这一回，文也在前几天起每当在路上遇見人，就向他們宣傳說：“你們都一定要来参加这回的集会，心里想什么就說什么。”他又吩咐兒子元也去通知那些他認為可以說話的佃农……。

原来，烏澤小村的总户数共有一百五十八戶，加上战后剧增的疏散戶大部分都是有家眷的，所以人口数到九百人。这个村也和其他的村一样，全村有“农家組合”：第一組合是地主和自耕农；第二組合是自耕农和兼佃戶的自耕农；第三組合是佃农和从外地迁来的客籍佃农。从人数來說第一組合最少，但却在这三个組合中势力最大。會員不但是地主和山林主，而且組合本身也备有倉庫、从溪流里汲水的大發电机，以及舂米用的电动机和制

醬的煮豆鍋，各種各樣的農具……等等，凡是村上需要的東西差不多都齊全了。這個組織在戰前又是“全國農業會”^①的基層組織，戰後是“全國農業協同組合”^②的基層組織。儘管上層組織改變了，這基層組織却一直頑固地保存着原來的實質。

“那麼，咱們烏澤小村也……”

烏澤茂助接替村長，把臉伸到桌上用兵士的口吻講起話來。他是復員軍曹，原來當青年團團長，在烏澤金太郎辭職以後接任了區長的職位，是村上的地主之一。

“剛才村長說的話大家也明白了，本村打算採用推選制。各位有什麼意見？”區長不知不覺地專門瞧着坐在對面的一群人。大概坐在那裏的大都是屬於第二組合的，和坐在桌子旁邊的一群利害是不同的。

一直屏住聲息傾聽着的文也正想舉手要求發言。他想首先把席上沒有一個第三組合的人這一點指出來。這時有人從下手座上比他先發言了。聲音又小又突然，連區長也在說完“那麼，我認為大家沒意見……”以後才注意到。那個發言的人這回發出較大的聲音說：

“咱認為耕地委員要自由選舉才對。因為耕地委員負有非常重大的……”

大家一看，是一個穿藍地小白花布和服的少年，還是一臉孩子氣；他好容易頂住了大家的視線，說了出來。他是烏澤喜十的兒子烏澤一郎，代替父親來出席的。

① 它是日本戰前的御用農會，地主也可以參加。戰爭結束後受美占領軍總部的指示而解散。

② 戰爭結束後基於“農業協同組合法”而設立的農會組織，接受政府的補助金，正組合員限於耕地農民。

“……非常重大的、执行‘土地革命’的使命，所以应该规规矩矩地采用自由选举制……”

“一郎！”

刹那间，不知从哪来了一声短短的吆喝，可能是他的亲戚喊出来的，声音里含着强大的压力。少年的脸涨得通红，说不下去了，楞楞地环视着四周。席上泛起一片笑声。

“主席！主席！”

文也举手要求发言。他想赶紧来补救少年的话，可是迟了一步。满座哄笑声中听见“太不自量啦！小奶娃！”的声音，又夹着一些人被旱烟呛的大声咳嗽；他们都笑得七颠八倒。

“那么，既是大家没有意见，决定采用推选制。”区长茂助在大家的笑声还没停的时候，也同样笑着说。“现在，我们用怎样一个方式来推选，请大家发表意见。”

可是，当笑声停止了的时候，从席上的一部分人里却流出一种奇怪的空气来。他们并不是赞成一郎所说的什么“革命”，但是少年虽然被中途抢去了发言权，脸涨得通红，他却拼命昂起头来。这样子多少引起了大家的注意。他们不由得想“这个会也和平常一样，是村长一手包下来的呀！”、“趁势硬推的区长，态度也太霸道啦。”这第二组合的人，还有许多在着急地暗里忖度着：“现在自己租种的地会不会变为己有？”

“推选制好是好，不过……”不知道是谁说，说到半截停下了；接着，另一个人格格地笑了起来，好像在拿笑声来削去话里的刺似地，一面笑一面急急地说：“像这样一切都由要人们决定下来，嘿嘿，怕有点……有点那个吧。下边儿的人的希望也应该采纳采纳，嘿嘿嘿，如今是‘民主主义’呀，嘿嘿嘿！”

一听这句话，原来打算说明宗旨以后就只是旁听的星野村长

不觉狠狠地摇了摇头说：“是呀，是呀，当然是这样……”接着，他欠身向桌旁的区长打一个耳语，然后又说：“当然，应该是‘民主’的，就是说，要选出能够代表大家的心意的人……”说到这里角倉茂雄拉拉他的袖子，两人又打起耳语来……。

文也耐心等待着时机。他没想到奶臭未干的喜十家的一郎竟会有那种见解。事情真是不容易做，大家都有亲戚或血统关系，互相之间的利害关系也非常复杂，因此话也不能随便开口就说。

“咱同意由主席来推选委员！”突然间，角倉茂雄摇晃着肩膀，大声怒喝着说。“叫主席办得啦！叫主席办！谁乐意搞这么麻烦的事儿！”

从桌子四周传出一两个附和的声音。文也终于叫了一声：“主席！”

“请让我说一句关于讨论的事。在这会议上没有一个第三组合的人，应该把他们也叫进来。”

“第三组合？”正忙着跟村长和红光头的山中数马打着耳语的区长把头一抬，脸上浮出诧异的神情说。不过，他马上征求大家的意见。

“要是来了，就请进来得啦！省得回头又来抱怨！”被中断了话头的角倉茂雄带着不满的口吻嚷嚷着说。一座的人都清楚地知道第三组合的人此刻在什么地方。

“喂！大伙都进来吧！”文也站了起来，用力拉开背后那上面冻上一层雪的玻璃窗。“这是紧要关头呀！大伙儿都进屋里来！”

只见那些贴在窗上的好些个白色物体发出叭嗒叭嗒的响声都滚下去了，显然它们不是雪块。这些白色的物体晃晃摇摇地蠢动在村公所的屋檐下和较远的地方。一听文也的喊声，那些白色的

物体却突然变矮了，一动也不动。文也心里非常着急，可是后面的角倉茂雄又在大声叫了：

“喂，冻死人哪！赶快关上！”

“大伙儿快进去吧！”文也匆匆地跑出外面去。“如果不马上进去的话，他们就要决定重要事儿呀！”

可是，那些像白色的物体似的人们却都仍然磨磨蹭蹭地不肯走。文也盯住他们一看，原来是藤森富士夫的儿子正也来了；不知道多嗜回来的，山中善五郎也来了；而且文也虽然没注意到，那个远藤千代也避着风雪蹲在一棵树荫下。她是为了自己开垦的一反步地的命运而来的。文也又看见站在窗下一个身穿“刺子”挂套、头戴笠帽的老头儿；他猛地捉住他的肩膀，用生气的口吻说：“你为什么不去，藤作！”

原来，他们都害怕地主。他们从玻璃窗外面望进去，一看见自己的东家也坐在里面，自己的脚就不听使唤了。每当这些老爷们坐在一块儿，自己也在哪里，不幸而非开口说话不可的时候，事后遭受的惩罚就太可怕了。

“喂，你们都进去，乡亲们！”文也着急得很，他举起手来喊叫着：“咱们的权利是一样的！如果佃农不选出佃农代表，你们回头要吃很大的亏的！”

人们仍然踌躇着。也有些人开始动摇了，互相悄悄地耳语着；可是一看文也走过来，他们马上又分开了。文也盖着一头雪，他的声音也被那斜刮着的风雪卷走了。

“进去！喂，进去！正、善五郎，你们都进去！藤作，藤作……”

不能再磨蹭了，文也招着手站在前头走，跟着他来的却只有山中善五郎、藤森正等比较胆大的几个人。

到會場里來一看，的的確確他們是來晚了。竹內太一郎站到桌子旁邊來不知道在講着什麼話。

“那麼現在發表推選委員會商量的結果……”

那些坐在桌子旁邊的一群人趁文也不在的時候，表面上裝着公平的樣子，非法成立了一個“推選委員會”，充任主任委員的太一郎正發表委員會的討論結果。

“村長剛才說過不分地主或是佃農等區別，不過，因為有些人對這一點提出不同的意見，所以委員會方面經過鄭重的考慮以後……”

竹內太一郎照例舐着那爛了的下唇說下去。他上回在村議會議員的競選中落了選，看樣子這回也是搶着來的；他處處都想出風頭。

“首先，不一定是代表地主們，我們請鳥澤茂助君來充任委員。”

桌子附近稀疏地響起鼓掌聲。坐在牆壁前的第二組合組員們沒有鼓掌，但大部分人臉上顯出像認命似的神情，彷彿說：“就是這麼一回事兒唄。”

“其次，也不一定是代表佃農們，請竹內為次君來充任……”

文也感到一股熱氣突然衝到臉上來。席上的人也大多在臉上浮出冷笑。為次是佃農，但大家都明白他是怎樣的一個佃農。

“最後，實在很慚愧，因為各委員一再要求，本人不得已答應代表自耕農……”

話還沒說完，就聽見一聲“慢點，太一郎！”文也邊嚷邊站起來了。竹內太一郎是文也去世的老伴阿辰的兄弟。

“太一郎，等一等！”

手里橫握着烟袋站起來的文也滿臉通紅，許久沒刮過的斑白

鬍子也倒豎起來；他已經到了絕地了。

“咱，咱……”文也顛抖着聲音說。“……第一，趁咱出去叫第三組合的人的時候，成立推選委員會是一種違法行為。啊，對吧？”

坐在他正對面的角倉茂雄在文也的怒視下，照樣擺出一副裝呆的臉。實際上，過去無視第三組合的例子是不勝枚舉的。

“可是，咱現在對這一點也不說了。說雖是不說，可是乡亲们！”文也把坐在桌子對面的人們掃視一通，向着他們鞠了一躬。“咱請求你們，把咱選為三名耕地委員裏面的一個！”

這實在是一件出乎常規的行為；在這一向尊重“謙虛”的村子里，這樣的例子是從來沒有過的。可是，也許因為文也一向的為人，沒有一個人耻笑他。

“三十多年來，咱一直等待着有今天。‘把土地還給親自下地的農民！’‘把土地分給窮佃農！’三十多年來咱始終這樣叫喊着……”

這是在這小村上史無前例的炸彈一般的演說。角倉茂雄在旁邊大聲說了幾句，但揚頭瞧着天花板說話的文也根本沒聽見。聽眾裏面又有不少是文也曾經在鳥澤分校教過的学生。

“為了這，咱曾經長期吃過監獄的臭飯，也像大家知道的，為了這，咱失掉了所有的田地和山林……”

村長一面揮手一面說：“明白啦，明白啦，文也君！”他臉上帶着溫和的苦笑，似乎打算把文也弄成一個笑柄。可是，卻沒有一個人跟着他笑；文也的樣子也活像失去了常態似的。村長終於沒有辦法，只好沈默了。

“可是，咱卻不在乎這些，這都是小事情。重要的是這回的‘耕地改革’。這一回，可得讓大伙兒安心種地了。這一回，可得……”

突然間，從背後傳出敲打玻璃窗的响声，大家都吓了一跳，

把視線轉到那里。玻璃上面冰冻的雪花統統給剝掉了，五只手、十只手，許多的手在拚命拍。

“这一回，可得要做到劳动的人別成了白費力气了。剛才村長先生也說过耕地委員要从事有关調整耕地的事务，对吧？那么，耕地委員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职务呀。烏澤区的耕地問題應該由烏澤小村的耕地委員来負責。咱不敢說自己能胜任这个任务，但是乡亲们……”

文也兩手垂到膝盖上来，又深深地鞠了一躬，然后重新扫視大家的臉，斑白鬍子上挂着亮晶晶的淚珠。

“乡亲们！請把咱选为委員吧！咱是自耕农，沒有种过別人的地；可是，咱保證替佃农的乡亲们斗争！为了佃农們的每塊租地面斗争！”

文也的發言具有足够推翻推选委员会的决定的力量。最初鼓掌的只有那个穿藍地小白花布和服的少年人，但接着就有三个人，五个人，到了最后，坐在牆壁跟前的第二組合的組員們都一起鼓起掌来了。不过窗外的鼓掌声却比室内的还要猛烈，还要强大。在那里十只手、二十只手、無數的手在拚命地拍着。

第四章 “新”和“旧”

川添工厂第二栋女工宿舍的縫紉室里，今天晚上又举行跳舞晚会。这间縫紉室在樓上的一个角落里，所以里面的情况，从外面公路上隔着一堵圍牆也看得清清楚楚。室里面縱橫交叉着許多根电綫，吊着用下等墨水塗成紅綠色的灯泡，还有一个大扩音机，把声音一直傳到牆外面来。这些設備都是厂里工人的家常便

飯，搞起來毫不費力。向來很少有收音機的老百姓們聽見沒有聽慣的西洋音樂，又看見這些五顏六色的燈光，都吃了一驚。

“啊啲啲，小子和閨女抱在一起……”

這條冰凍的所謂“角倉公路”，一到夜晚，除了從辰野往松本市的卡車和占領軍的吉普車偶爾疾駛過去以外，通常都是冷清清的。因此，這夜晚的跳舞會可算是很稀有的風景了。在一開頭的時候，公路旁邊的鋪子裏的人和路過的村里人都停住腳步屯集在工廠通用門附近。

“多難為情呀，簡直看不下去啦！”

他們呵呵笑着，但卻許久停在那里望着樓上；其中也有人用生氣的口吻打聽說：“這是廠方叫他們干的嗎？”在這樣的時候，那個從“絲廠時代”起就一直在这里守門的警衛員就光把腦袋從警衛室窗口里露出來說：“不，是共產黨呀！”接着他無可奈何地又補上一句：“沒有法子唄！”他邊說邊打着哈欠：“你們進來瞧瞧吧。”

從這些村里人的眼里看來，川添工廠仍然是過去的“絲廠”，也不能不是，因為他們是不管什麼變化的。圍繞着工廠的那一丈多高的黑牆，高牆上活像交叉着的竹矛似的防盜柵欄和掛在三棟女工宿舍門口上写着“無事男子禁止入內”的禁牌，如今，通通都給撤去了。究竟是一種怎樣的力氣撤去了這些東西的？村里的人不知道，他們也不想知道。

光是鬧着“罷工”的工廠！

全是赤色分子的工廠！

但是他們又哪里知道資本家的進攻比工人們還要厲害呢？

一九四六年春，在工會聯合會的指令下舉行了的歷時兩星期的總罷工，是因為資本家隱匿物資，造成通貨膨脹，逼使工人一天的工資只能值五合大米。工廠里不時陷入慢性怠工狀態，是因為

厂方故意不及时准备零件，叫工人们停工待料。从一九四六年夏天到秋天之间，工厂里发生了“反对人事调动斗争”，罢工一星期，是因为工人们反对资方借口“人事调动”大批裁人。这场斗争因为得到属于工会联合会的各工会的支援，各工会都发出“拒绝接受从川添工厂调来的职工”的声明，所以公司方面也失去借口，不得不暂时把人事调动方案收回去了。可是，这回的“年终津贴斗争”尽管职工们一再举行团体交涉，整个工厂都沸腾起来，但到了最后他们所得到的只有一个半月的工资——在十二月份的工资添上迟发的半个月工资罢了。

村里人所说的“啊哟哟，小子和闺女抱在一起……”，不说因为他们在这角倉公路上看惯了的两只大烟囱的工厂，非是五十年来的“丝厂”不可；但另一方面，他们的话也是有道理的。说老实话，在岡谷市里早就出现了古怪的跳舞教習所，也举行着叫什么“男女性的解放”的科学展览会，又放映男女亲嘴的镜头占绝大部分的怪电影；总而言之，美国殖民地政策中最拿手的色情文化已经氾滥在整个日本了。

“慢，慢，快，快，慢……”

初江被及川光带着跳，心里数着步子。从去年“反对人事调动斗争”暂时结束了以后她就开始跳的，可是她学这种游戏却一向都笨得要命。

“萤火的光，窗前的雪……”

唱片换了“华尔兹”的歌曲。及川光一面带着初江跳，一面陶然哼着。瘦个子的及川光带着大个儿初江跳，样子是相当滑稽的，但她那营养失调的苍白的脸上泛着红晕，仍然像个十八岁的姑娘正在天真地陶醉在这游戏里。

虽然村里的人说：“啊哟哟，小伙子和闺女抱在一起……”；但

实际上，挤滿在四十鋪席大的縫紉室里的五六十个男女，除了在室当中跟男教师跳着的几对人以外，其他都是截然分开的，男的跟男的，女的跟女的跳。这并不是有誰来这样規定的，只是除了被男教师指名的以外，大家都自然而然地坚守着这个办法。如果男子組里有人請求一个姑娘伴舞，那个姑娘就紅着臉逃开了；要是有人答应，她的伙伴們就鼓掌取笑她。

“瞧，烏澤姑娘跳得多好！”

阿光在初江的耳边說，初江可沒功夫去管人家。唱片一換成快得要命的“吉特巴”^①，她就只有拚命在心里数着：“一二三四五六”“一二三四五六”……。

烏澤蓮确是跳得好極了。她和当教师的千千岩敏配成一对，正跳着一种新的花样：千千岩的右臂随着“一、二”的拍子笔直地往前伸出去，蓮就把一只手輕輕地按在他的右臂上，随着“三、四”的拍子轉个身；紅色的裙子跟着身子翻飞。

“我也想試一下，”阿光哼着鼻子說。“可是对手是你初姑娘呀，有什么法子呢。”

这也难怪，初江姑娘只能摆动着重重的臀部，專門数“一二三四五六”。可是，初江又有初江的想法；她尽管拚命地数着步子，心里却不断地感到一种莫名的不安。

这个跳舞晚会是青年部主办的，自从結束了“年終津貼斗争”以后，几乎每天晚上都举行着；从川添工厂的工会来說，这里出現了一个奇怪的现象：

千千岩敏因为長于跳舞，就由青年部特意請来担任教师；但小松信义也經常以教师的身份出現。另一方面，青年部的部長古

① 是美国黑人創造的一种速度很快的舞，是交际舞的一种。

川二郎用不到說，連池部新一对于跳舞也是非常積極的。借用古川二郎的話來說，就是“跳舞”是“文化革命的第一步”，應該“用唱歌和跳舞來打倒封建風習”。這就是說，在“跳舞”這一點上，川添工會好像沒有左右對立，大家的意見都是一致的。

“可是，……”初江想。“有點可怕，誰知道小松先生又在想搗什麼鬼哩”；而且雖是同一個女工宿舍，第一棟宿舍的姑娘們却一個也沒來參加過；不但如此，自從廠里時興“跳舞”以來，到處發生戀愛問題；舉個身邊的例子來說，昨天晚上從街上的澡堂回來的時候，山中菊姑娘就悄悄地向她告白了一件可怕的事情……。

“痛啊！”

阿光被初江踩了一腳，差點兒摔倒了。初江吃了一驚，趕緊把她扶住。阿光氣得呶着嘴說：

“跟你跳舞真倒霉，第二天腳還痛得要命。”

四十疊席的縫紉室雖然不算小，因為里面跳着十對、二十對男女，非常混亂，大家在腳上穿的雖是足袋和襪子，但仍然從鋪席上一陣陣地飛揚着灰塵。從什麼地方有人像美國大兵似地、“嗨”地喊了一聲，接着有人互相撞在一起，絆了一跤，發出快樂的笑聲來。

每個人的裝束都是寒愴的，他們的面孔也大都沒有血色。偶然也有裙子上配着毛衣或是綢和服上系條紅色腰帶的姑娘，她們都是較富裕的農家姑娘。在房間一角落裏休息着的人們都在吁吁喘着氣，可是每個人都顯示出青春的意氣。

初江也把臉漲得通紅地跳着舞。如果調子是較緩慢的“慢四步”，她也用不到數步子。二十三歲的年輕的身子在火刺刺地發着熱。她穿着朴素的茄子色工作服和藍地小白花的束腳褲，雖然自己沒有注意到，但是全身都流露出喜悅，——深信作為一個婦女、

作为一个人是有幸福的。

这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变化哟！从前，她们在这縫紉室里学习拿针、学习剪裁和服的时候，连稍微大声说话也会受到申叱的。尽管她们的家庭并不需要，但却每个人都被迫在这房间里学习小笠原流派^①的礼法：走路时不能踩铺席的边、捧茶时得把茶杯举到齐眼的地方慢步端过去；对任何男子们说话时必须垂下眼皮……等等，等等；而在实际生活里，只要在工厂男的和女的谈了话，这就成为大问题了。

“下一个！山中菊姑娘！”

穿学生服的青年部干事兼晚会负责人大内圆三，用喇叭筒喊着轮流跟教师学跳舞的姑娘的名字。平常，这个差事由青年部长古川二郎亲自担任，今天晚上他跟池部新一一起去参加岡谷市地区工会会议去了。

“……山中菊姑娘！在吗？”

山中菊慢腾腾地从混乱的人群里走了出来。她把红涨了的脸蛋儿用两手紧紧捂着，停下脚来犹豫了一下，接着就放开两手跑到教师跟前去了。一个教师——头上戴顶法国便帽、颈下扎着一根红领带的男子，漫不经心地抱住阿菊的肩膀；矮个子的阿菊好像被他提起来似地跳着舞。

“有点可怕……”

初江望着阿菊的后影，心里越来越不安。虽然阿菊的情人不是那个戴法国便帽的男子，但最近从岡谷市三三五五跑来自称教师的，都似乎是些街上的流氓。他们大半是经小松信义和千千岩敏的介绍来的。这些人到底怀着什么目的呢？

^① 原是日本武家礼式的一派。后来剥削阶级利用它来对妇女施行封建教育。

“我这种想法是不是‘封建’呢？”有时候初江也这样反省着。二郎也时常说过，男女挽手跳舞有什么关系，搞恋爱是正当的事。他这句话是满有道理的。“这都是因为我们长期做丝厂女工，给旧礼法束缚住了，所以才产生出这种心理？”在兩三天前一月二十日的“赤旗”报也登载着这样的“主張”：

“……在全国第二届协议会中，曾着重指出包括交际舞在内的歌咏和舞蹈的重要性。……群众都要求唱歌和跳舞……这问题一旦上了议程，就表示日本的文化革命已迈出它的第一步。……”

在岡谷市中央大街旁的市会館的三楼上，一間屋子把門大大地敞着，房間里滿是人，連走廊上也挤滿了。在这里，正孕育着异常的空气……。

从外面看去，只看得见稍微高了一層的主席台和站在台旁說話、身穿黑色国鉄^①制服的男子的一張臉。从各工会派来参加的代表們都帶了几个列席的观察員，所以連旁听席也坐滿了。这间房間原来是地区工会會議的办公室。本月中旬，全官公厅工会在人民广场上开了大会，發表宣言要从二月一日起实行总罢工。从那时以后，連产別^②、总同盟^③和海員工会等中立工会也都馬上响应，因此成立了总参加人数达五百万人的“全国工会共同斗争委员会”。所以今天在这房間里开的會議，正式名称应该叫做“全国工会共同斗争委员会長野县分会委员会南信地区委员会會議”。

“什么？喂，占領軍当局占領？”

被挤到門旁的牆壁跟前来做着筆記的池部新一用胳膊肘触着

① 日本国营鉄道工会总联合会的簡称。

② 全日本产業別工会會議的簡称。

③ 日本工会总同盟的簡称。

古川二郎的肋部說。因为不用扩音机，說話人的声音不太听得清楚。

“……占領軍当局只在它認為……呀，……直接妨碍占領目的和需要的时候……呀。”

二郎厭煩地說，立即把头从別人肩上伸出去，目不轉睛地望着前面。

凡事認真的新一，不管什么事都要做筆記，不过那个穿国鉄制服的男子剛剛引用了的那句話，倒是在去年年底發表了的“关于日本工会組織的十六項原則”中最重要的部分。这“十六項原則”是远东委员会在苏联的主張下訂出来，由該会交給日本占領軍总司令官麦克阿瑟执行的。概要是：打倒發起侵略战争的日本法西斯軍国主义力量；并把工人階級当做日本民主化的中心力量；准許工会参加政治活动和日本国内所有民主运动，以保証工会在政治和經濟上的利益。

在这同时，“十六項原則”也明白地指出：由工会进行上述运动而發生各种事态，其中如有占領軍認為不得不加以干涉的，这种事态就如剛才那个穿国鉄制服的人所說，范围是規定得極為有限的。就是說，他正引用“十六項原則”向大家說明：如果日本工人为了維護生活权力而用正当的方法实行总罢工，連麦克阿瑟也鎮压不了。

“……不消說，那时候日本国内所有的火車和电車都要停止行駛的。电报、电话、邮政等也除了占領軍使用以外，其他各官厅、各学校、从銀行到工厂、从煤矿到輪船……”

这个从上諏訪的机車庫来的代表因为緊張，臉都变青了。他正在說明着“共斗”^①中央委员会的方針，一而說，一面不住把手

① 全官公团工会共同斗争委员会的简称。

指插进立領制服的領子里去，搖搖脖子，活像那領子把他嗓子卡住了似的，可是沒有一个人笑他。

“……万一發生意外的情形，……意外的……，這句話是說，因為是‘意外’的，所以誰也不能預料到究竟發生怎樣的事；不過，我們中央共斗委會為了對付這意外的情形……”

二郎張開大嘴听着。好像這間擠滿人的房間逐漸變成玫瑰色了。“媽的，這回可要革命嘍！”他想。“也不先通知一聲就來了；小肚子痒痒的一絲力氣也沒有。早知道是這樣，過去應該加勁學習啦……”

聚在房間里的人們對於自己的巨大力量都感到驚訝了。從那大家凝視着的黑立領制服男子嘴里吐出來的言語，就是這房間里的人們那股偉大力量的表現。那人大概是個火車司機，在他剃成平頭的前額上，清楚地現出一條帽痕，直到耳際。高高的顴骨，黑黝黝的面孔，嗓子嘶啞着。

火車、輪船、郵政、電話、電、煤氣、工廠、煤礦、官廳和學校……所有的一切都停止了活動的社會，可怕的社會……。平常維持這些活動的原來就是自己和自己的伙伴們。現在明白了，心裡就好像站在千丈高的懸崖上俯望深淵一樣，同時又明白了這也只因為全國五百万工人緊緊團結在一起產生了這麼偉大的力量，才能夠看出這叫做“社會”的萬丈深的底層。

“監視隊、行動隊，還有什麼？喂！”

二郎的側腹又被新一戳了一下，這回他生起氣來：

“真討厭！是宣傳隊！”

台上穿黑立領制服男子正向大家說，進入史無前例的總罷工時，為了對付意外情況，各工會除了糾察隊以外還要立刻組織各種自治組織。可是，室內的這些人衣服穿得多么寒慄，他們的臉

色又是多么难看哟！满是补钉的龌巴巴的衣服，底襟绽了线、往下翻过来的大衣，肩上挂着的自造的口袋，放在膝上的旅行用布袋。坐在主席台上那留着口髭的“日教組”^①代表穿一件肘上补着一大块补钉的国民服，每次举起胳膊的时候，大家都以为他胳膊上戴得有一个臂章。

这次日本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总罢工，是以全国官公厅职工为首，要求“提高工资平均基数五百圆”开始的。这个杀人的基数是幣原內閣制定的，可是当一升大米在东京值一百圆、連在岡谷市也要卖五十圆的时候，繼任內閣的吉田茂不惟頑強地强迫人民接受，而且还在正月的广播演說中大罵工人为“不逞之徒”。

“……我們日本的工人，从头到尾都要用有秩序的行动来实行这次大斗争，但如果万一还是發生了意外情况的話，那么，責任就完全应由逼使發生事件的吉田政府来負。……”

上諏訪机車庫的代表說完了最后一句話，立刻像敲打牆壁似地，响起了充滿力量的鼓掌声。

实际上，自从战争結束以来，已經快近兩年，而日本人民的困穷只有越来越厉害。人民繳納的稅，大部分都用在做“結束战争处理費”和大資本家的复兴上面，不但所有的物資都被隱匿起来，更由于政府促进通貨膨脹的結果，劳动人民的工資正在沒有止境地往下降落。

“冷呵！喂，借給我。”

二郎从新一的脖子上解下圍巾，从头上一圍，兩手插进褲袋里，兩脚一蹬一蹬地踏响木屐。他的那件兵士大衣可能送进典舖里去了，現在只穿一件工作服。不过，冷并不完全是由于时令的

① 日本教職員工会的簡称。

关系，也是由于他太激动而来的。

“喂，我說呢……”二郎突然冲着低头拚命做筆記的新一談起自己的感想來：“……咱們最落后啦！”

二郎覺得那些坐在室中央桌子跟前的代表們今天似乎個個都帶着革命的色彩，心里着急起來。

可能大家都很緊張，各工会代表的發言非常具体，好像珍惜時間似地推动着議程的進行。

在主席的指名下，各个工会的代表們一个挨一个地發言，說明各自的特殊情况和对付意外事态的自治組織計劃等等。这些代表們是从辰野、松本、上諏訪等地方來的；从岡谷市來的有“日本無綫電”、“北澤工業”、“日本紙漿”、“日本織机”等工会代表。二郎覺得市內这些工厂都比蹲在水田里的川添工厂进步得太多。

二郎他們的川添工厂工会屬於东电工会联合会，而“东电”工会联合会又屬於“單产全金屬”^①，这“全金屬”又在“产別”的領導下参加了“全国共斗”。“东电”工会联合会在这次“二·一”大罢工的总要求項目里，特別着重“提高工資平均基数五百圓”和“立即支付迟發和欠發工資”等，尤其強調了“反对在工人的牺牲下实行企業整理”。

“东电”公司的四十二个兄弟工厂，因为資本家的積極进攻，在全国範圍內随时都有几个工厂遭受着各种名义的“裁人”的威胁；而且資本家們还对外宣傳說“企業整理方案”是根据“禁止經濟力量过度集中法”不得已而制定的，是占領軍当局的方針，他們沒有法子。因为这样，“东电”工会联合会縱然沒有“二·一”总罢工，他們

① “單产”是“單独產業別工会”的簡称，“全金屬”是“全国金屬產業工会”的簡称，“單独產業別工会”是一种不参加“全日本產業別工会會議”的工会組織。

为了反对“企業整理”（实际上是“裁人”）也早就定下罢工的方針，做好斗争准备的了。不过，像这样和五百万兄弟一齐罢工，不但规模不同，连革命气氛也是不一样的。

“我們工会因为青年妇女占多数，所以决定叫青年行动队去帮助監視岡谷站和下諏訪站之間的铁路綫；妇女队伍从事宣傳活动，和乐队一起利用公司的卡車向岡谷市民說明总罢工的意义……”

日本光学公司岡谷分工厂的代表做了这样的發言后，二郎觉得完全被他搶先了。日本光学公司分工厂的职工中青年很多，这一点和川添工厂相似，从去年岡谷五一示威游行以来，成了互相竞争的对手。

“媽的，給搶了先啦！”

二郎非常着急：咱們落后得太厉害了，他想。头一宗，腦瓜兒就太封建，都是些乡下佬沒一点用处。怎么办哪？多少爭取到提高一点工資时，那样会發牢騷說自己的工資最低的人，可是一展开斗争馬上就躲到別人背后去裝做不知道了。咱們好容易跟厂方交涉获得全厂一班制，下班后搞起工会會議和研究会，他們却說什么还没收完稻子啦、給麦子上肥啦，都赶忙回家；連那些住在宿舍里的家伙也都在手提包和服务袋里藏着年糕啦、大米啦、大豆啦什么的，背着大家填飽肚子，摆出一副“一百年不加工資也毫不在乎”的面孔；总之，咱們的人比人家要落后一个世紀，这可怎么办？

緊張的會議很快就开完了。代表們都要馬上回到各自的工会去做报告，會場开始騷动起来。有些人大声呼喚着同伴的名字，有些人压不住心里的激动，三三五五地唱着“来战斗吧！”。二郎仍然沉沒在自己的心事里：“而且第一栋宿舍的女工們不但不来跳舞，連研究会也沒来参加。第一栋是整个宿舍里最大的癩子

哩。”……

“喂，古川！”

代表工会出席的荒木和笠原跟池部一起从走廊那边喊，可是二郎仍然呆呆地瞪着那已经没有人影的主席台。“妈的，怎么办哪，革命已经到来了！”

二郎他们走出会场，来到公共汽车站。其他的代表们大半都是从市内来的，沿着二郎们背后的人行道走回去。有的边走边唱着歌，有的和走在对面人行道上的伙伴高声说话，把会场兴奋的气氛散布在黄昏时行人拥挤的中央马路上。正在这个时候，出现了一辆吉普车。它从先前起就在混杂的车道上来回打转。一下，它好像不慌不忙地混在其他的汽车群里跟着一块儿驶去，可是却又突然来个急转弯向原来的方向开回来了。现在，它开足马力冲到人行道旁边来，刹那间打开两道眩目的灯光煞住车，灯光刚巧照在走过那里的两三个代表身上。他们吃了一惊，连忙收住脚步时，那辆吉普车已经转过头，又满不在乎地驶在车道上了。不用说，二郎他们根本不知道这吉普车玩的是什么把戏。

“我说呀，荒木先生……”

一辆附有拖车的大型公共汽车停在眼前。二郎最后走进客满的车厢里，一面寻找空吊环，一面冲着荒木说。这种大型公共汽车原是美国卖给日本的战争中使用的半旧品，冈谷市里从去年秋天起也出现了。

“咱们那里恐怕不点炸药不成哩。”他在荒木身旁找到一个空吊环，拉开嗓门说了起来，附近的乘客都伸头看他。

“点炸药？”缩着头站在车厢里的高个子荒木笑着回望二郎的脸，“点炸药”是最近流行的一句话。“‘点炸药’也成，不过对什么东西点呢？”

二郎經他这么一問，臉上浮出为難的神情。他張開大嘴盯着荒木的臉。可点炸藥的对象实在太多了。虽然天龙会最近因为要实行“二·一”总罢工，所以也变得老实一些，但女工宿舍第一栋反而越来越不对头。第一栋的女工早就有这种傾向的，她們最近沒有一個人来参加研究会，連对跳舞也表示排斥的态度。那堵所謂“牢牆”也只有第一栋还没有毀掉。工具間的女工都是第一栋的，可能是受了島他們的慫恿。还有那粮食問題。去年年底向厂方提出增加食堂飯量的要求的时候，那些占住舍工三分之二的农村出身的工人虽然沒有表示反对，但却不像其他的人那么积极。看来那些服务袋和手提包就是“封建”的根源……。

“我想，我想最好把住舍工的粮食統統沒收。”

“沒收？”

“要是沒收不妥当，那就用工会名义通知他們禁止把私人粮食帶进宿舍得啦。”

这时，跟他們背朝背地握着另一排吊环的笠原書記長回过头來說：

“什么？把粮食怎样了？”

二郎又把自己的意見重复了一遍。笠原笑了起来。

“这不是笑話呀，笠原先生！”二郎生气說。他从去年秋天起单独搬出上諏訪宿舍，住在厂里的工会事务所里面。“你們在家里吃飯的人是不懂得的，嗯，連池部也不知道。”

他的嗓子太大了，四周的乘客都把視綫集中到二郎的身上……。

“等一等，等一等，这是个重大問題……”因为旁边的人都看着这边，荒木赶紧劝着說。“……得詳細討論討論。总之，那是个人的私有财产哩。”

二郎仍然不服气。他們都不了解，二郎想。他深深相信宿舍就是封建的巢穴。前次进行“反对人事調动斗争”的时候，由于天龙会的主使，厂里流傳着这样的謠言，說是：“上諏訪宿舍的东京人自以为是實習学校出身，摆臭架子；他們根本不了解大家的实际情况，光会吹牛皮。”因此二郎才搬到工会事务所一間六疊大的房間里来，过着和厂內的住舍女工一样的生活。他深信女工宿舍确是原封不动地保持着絲厂时代一切傳統的地方，是川添工人們的禍害。正因为这样，当荒木說“像这样的事情，除了喚起很大的輿論以外是不容易下手哩”的时候，他又不禁發出大声来：

“輿論一輩子也出現不了的。他們十之八九都是那樣的呀。”他覺得荒木他們性子太慢。“头一宗，那些封建性里就沒有什麼叫輿論。再等一百年也不會出現的。所以呀，咱們工会的步伐才不能一致，什么都落在別人的后面。革命已經来到眼前啦，誰还能慢騰騰地等着‘輿論’！”

这时，二郎的背脊突然受到笠原的一击：

“喂，你還沒吃晚飯吧？”

“晚飯？”

二郎眈眈眼，認真地思索起這個問題来。不消說，他早就吃过晚飯。等四点的下班汽笛一拉，他便赶紧吞下食堂的飯，赶到会场里来开会。那掺了一半鹿尾菜、只有碗底好像才有一点麦飯的晚餐，已經在几小时以前就在胃囊里消化淨了。

“已經吃过了。”

二郎仍然糊里糊塗地回答說。荒木和四周的乘客都嘩然大笑起来。

“不，我是說，一个人的肚子餓了就容易生气的。”

公共汽車在“角倉公路”路口的停車站上停了下來，他們四个

人都下了車。池部因为还来得及赶上縫紉室的跳舞晚会，打算跟二郎一起回工厂；書記長筱原要搭今天晚上的火車去参加明天召开的工会联合会本部“二·一”罢工筹备会议，因此下車后站在馬路边和荒木商量着。

“危險！”

来得实在突然，那輛剛才赶过公共汽車的吉普車——那来回駛在市會館附近的吉普車——这时不知从哪里出現了，一眨眼間，飞快地冲到站在人行道上的四个人面前来，把兩道眩人的灯光射在他們身上。站在最靠近車道的荒木本能地伸开兩臂，像要保护其他三个人似地往后退走。就在这一瞬間，从荒木的肩上往前伸出脖子的二郎看見在昏暗的車內头戴三角帽的美国兵張开大嘴的一張臉，冲着自己不知在喊什么。但馬上車灯就息灭了，他們所看到的只是吉普車的方型幌子的后影。

“这是什么意思？”

荒木往前迈出一步，目送着吉普車說。可是，他們四个人却只觉得奇怪，并不知道自己已經給車子里的人用特殊的方法把像照去了。

离开停車站以后，二郎和新一一面咬着在街上买来的烤白薯，一面給背后刮来的風吹着，順着“角倉公路”朝工厂走去。

“那么，你認為‘跳舞’不好？”

“不，我并不是說它不好，并沒說不好，不过……”新一用木屐踏响着冻冰了的路面，赶上前面的二郎說。他說不过二郎。“我覺得你的方式方法，最近有点，有点太主觀。”

“我犯了主觀？”二郎說。他的意見比新一还要大。“沒有的事！是你們犯了尾巴主义呀。第二、三栋宿舍的人在拆毀‘牢牆’的时候，我主張連第一栋的也一起毀掉。你們偏說什么不久一栋的人

自己会动手的，連碰都沒讓碰。結果等了这么久了，她們不是动也沒动嗎？”

“可是，还不到一个月哩。”

“不，我們應該趁热打铁。你也罢，大野木也罢，都不知道女工宿舍的实际情形，所以一点都不着急。住舍女工們可真是封建啦！她們都是十足的乡下佬！”

“不过，最近很多人都反对跳舞晚会了，虽然跳舞本身并没有什么不好……”

“可是，說这种話的你自己不是一开始就积极拥护跳舞的嗎！”

“对呀，不过最近不是發生很多風紀問題么？”

“風紀問題……？”二郎像絆了一交似地在嘴里說，但立刻又用强硬的口气說：“那也得要看内情呀。譬如說你和蓮姑娘的关系，从天龙会的家伙們看来这也是風紀問題，对吧？”

“……………”

“喂，現在我們已經走进革命时期呀！”二郎說，他对自己的这一句話越来越有信心了。“‘赤旗’报不也說过嗎，‘如果地方領導者过分胆小，忽視跳舞和歌唱等文化革命的重要，’重要……什么？”

“‘如果忽視了重要性’，‘那么，从群众里面涌上来的热潮……’”

說到这一类事，新一的記憶力比二郎强得多。“赤旗”报在一九四六年一月二十日曾發表一篇叫做“文化革命的到来”的社論，里面說：“……热潮就立刻跨过这些領導者的头頂消失得無影無踪。”同时，社論又警告說：“像这种可說是（地方領導者的）封建殘余的思慮，在領導罢工的时候也常出現的……”

前面已經看見工厂的灯光。新一虽然越来越对二郎感到不

滿，但也找不到適當的話來反駁他。的確，“赤旗”報主張“在农村里，最適當的方法是用工人的感覺把古來的民謠改革成‘爵士’音樂……”，當時對日本的青年工人起了很大的影響。這影響又引起了很多問題，川添工廠工人的例子就是其中之一。

當二郎和新一回到女工宿舍第二棟縫紉室的時候，還只有八點鐘，大家正在休息。姑娘們坐在牆壁前，男子們坐在窗檻上。可是，在樓梯旁邊沒有燈光的地方以及通到廁所的、鋪着格子鋪板的黑暗的走廊上，也有一些悄悄私語着的男女的姿影。剛才就有個從岡谷來的流氓相的跳舞教師把一個姑娘帶到外面去了；但坐在燈光明亮的房間里的人們好像沒注意這件事。

“我們剛才旁聽‘二·一’罷工籌備協議會會議回來了……”

二郎一走進里面，屋里就到处响起了鼓掌声。他在富于战斗性的男女青年之間擁有很高的聲望。不知是誰給他端來一把椅子，二郎站在椅子上做起報告來。他一開口就用激烈的言語把大家吓了一跳。

“伙計們，革命就在這兩三天以內爆發了。……二月一日這一天，火車和輪船都要全部停止，官廳、學校、工廠、煤礦都要停止活動……”他以為號召群眾去相信自己所深信無疑的東西，就是最正確的做法。“我們青年工人必須站在这革命的最前面。要叫吉田政府瞧瞧，當工人們緊緊團結在一起的時候，力量究竟巨大到什麼程度……”

從男子的一群和姑娘們的一群都劈拍劈拍响起鼓掌声。二郎接着報告說，笠原書記長要搭今天晚上的火車去參加工會聯合會召開的“二·一”罷工籌備會議，所以川添工會也在這一兩天之內成立自治組織。在屋當中盤膝坐着四五个跳舞教師，小松信義也夾在里面，一聲不响地抱着膝頭。二郎也看見他在那里，但是

他現在已經不是什麼問題了。二郎的腦子裏正在進行着革命，他認為像小松那種東西就會和塵埃一樣給沖洗掉的。

“……拿出勇氣……，我們青年工人都要拿出勇氣和犧牲精神，自動走上自己的崗位！”

響起更大的鼓掌聲，二郎的報告應該到這里就結束了。站在椅子旁邊的池部新一不安地抬頭望着他，悄悄拉着那件油漬斑斑的工作服；可是二郎仍然像尋找着什麼東西似地來回把視線移動着。

從剛才起二郎心里就很焦急。他每說完一段話就響起來一陣掌聲；但在这掌聲的深處仿佛有一種巍然不動的東西。這東西雖然不知道是什麼，却使人感到冷酷和無情。二郎正在着急地想捉住它的真相。是不是那個在發亮的和服上系條紅色腰帶歪坐着的姑娘？或者是那個坐在壁龕邊沿兒、兩手抱着头凝視下面的穿黑毛衣的青年嗎？……突然間，二郎直着嗓子叫了：

“喂，你們，干嗎這麼封建？啊？干嗎女的光是跟女的跳，男的光是跟男的跳？”

二郎的發言太新鮮。這當然不能算是演說，屋里充滿哄笑聲，二郎更生氣了。

“有什麼好笑！你們這些人簡直還沒從絲廠的櫃子里解放出來呀！”

“跳舞不是男和女一道跳的嗎！不是一對情人一道跳的嗎！干嗎女的光是攬住女的，男的光是攬住男的，這種跳舞有什麼意思！干嗎……”

大家哈哈大笑起來。男子組里也有些人感到痛快鼓了掌；而且大家的臉上都好像在說：你說的一點不錯，只是在心坎里還沉滯着一種不是這麼容易就打破的東西。大家笑得越是起勁，二郎就

罵得越是厉害。

“你們都是滿肚子的封建意識。你們看見男女一起跳舞，就說他們不干不淨，這是干嗎，干嗎你們……”二郎不停地揮動着胳膊，凡是鑽進他視線里來的人，他就好像在對他吼罵。“革命就要來到啦，你們連一點勇氣也沒有！這是干嗎，你們在頭里還挂着那塊‘無事男子禁止入內’的禁牌呀！這樣還能搞文化革命嗎！來……你們，都來跳！”

當說出“來”的時候，二郎已經從椅子上跳了下來。他把放在壁龕上的電動唱機的插銷一插，大踏步走到屋當中來掄起胳膊。

“來，大家跳！有情人的跟情人跳；沒有情人的傢伙隨便從婦女組里挑選一個舞伴。來！”

經他這麼一鼓動，屋里的空氣就變得活潑了。男子群里有四五個人站了起來；也有人從窗檻上跳了下來。這些人都屬於比二郎和新——更年輕的一代，就是大內圓三、小島保、松崎敬二等一批小伙子。他們為了表示自己晚間在岡谷高等學校學習，上身穿着學生制服；他們同時又是“青共”的積極分子。山中嘉助頭一個從窗檻上跳下來，搔搔光頭，眼睛一閉衝着姑娘們聚集的地方跑去。嘉助長得和他姐姐阿菊完全兩樣，他的身子好像每個晚上都往上長一點似的。這個少年現在已經是出了師的研磨工，外表也長得滿像工人了。

到處響起了笑聲和歡叫聲。姑娘們都往後退着，有的被小伙子捉住肩膀，尖叫一聲趕忙躲到別人身後去；而那捉到姑娘的肩膀的小伙子也只好在笑聲和鼓掌聲里進退兩難地站住了。只有嘉助一人成功地把及川光拉了出來，可是兩人剛來到室中間還沒開始跳舞，四周就已經響起雖是熱烈却是古怪的掌聲和笑聲，阿光終於哭咧咧地叫着，一面狠命打着摟自己的腰的嘉助的手，想從他

手里逃开，一交跌倒到鋪席上。

二郎拚命揮动胳膊，大声叫嚷，但在古怪的掌声和笑声的背后却埋伏着一种無动于衷的空气。那些盤膝坐在室中間牆根的教師們，尤其是夾在他們里面裝做若無共事地抱着膝头的小松信义，和虽然笑着却因为对二郎怀着反感而坚决不站起来千千岩敏，好像他們在醞釀着这股空气。其他躲到角落里去挤成一团的姑娘們大半都是害怕自己明天成为車間閑話中的主角。

“池部，你也来跳！”

二郎捉住苦笑着站在旁边的新一的胳膊，硬把他拉到挨电动唱机站着的烏澤蓮的身旁来。蓮立刻变了臉色，瞪了二郎一眼，一翻身逃到唱机的那一边去了。

“我才不哪！”

四十叠大的房間突然变得寬敞了，只有二郎一个人孤單單地留在房間当中，他畢竟也只好摆出一副可憐相。他往下斜着眉毛，下唇拖了出来，来回移动着視綫；他那站在那里的态度，和下不了台只好站住是有些不同的。果然，他摆开兩手，向着四周把身子轉来轉去，一顛一顛地搖动着說：

“来跳舞吧，来！”

他故意作出逗人發笑的样子，眼下可是旁若無人的。小时候，他曾跑到离家很远的地方去玩，迷了路，給警察留下了；他站在淺草区馬道派出所的門口，一面咬着警官送給他的面包，一面笑咪咪地环顧着圍到自己头上来的大人的臉。这就是現在二郎的态度。

“来跳呀！”

他發見初江也夾在那群坐在牆壁跟前的姑娘里面，就摆开兩臂向她走去。不消說，初江已經火一般地紅着臉，垂着眼皮。当二郎捉住初江的肩膀时，笑声和喝采声充滿整个房間。新一和蓮

赶紧跑来想止住他；这实在做得太过火了！

“站起来，站起来吧，啊！”

在大家的視線下，初江的身子又重又沉，二郎却仍然拉着她。最初，她把臉伏在膝盖上，但到头还是站起来了。她讓二郎拉着来到室当中。有些人像鼓励她似地拍着巴掌，但使她快要哭出来的笑声比掌声还要大。

“有什么好笑！跳舞本来是情人和情人一起跳的呀！”

二郎从初江的肩上伸出臉来挑衅似的說。唱片老早就唱着“华尔兹”曲，可是初江已分不清什么是什么了。帶着她跳的二郎又是那么笨拙，与其說跳舞，不如說它是摔跤倒合适；他使劲拉着初江的上衣几乎把它脫了下来；脚下不用說，乱进乱退根本不是什么“三步”。

“初江姑娘真是脾气太好啦！”

蓮站在不安地望着他們的新身旁，怒冲冲地說。她对二郎完全無視会场气氛的强霸作风生气，同时也对虽然成了大家的笑柄却仍然馴服地服从二郎的初江生气。

“笑什么！你們当着大家連跟情人跳舞都不敢的家伙！”

二郎边跳边罵着大家。他一不小心狠狠踩了初江一脚，初江跌倒了。大家嘩然大笑，有些人还鼓掌，吹口哨。

在一片喧鬧声中二郎扶起初江，但不知道發見了什么事，他突然向可以瞧見外面走廊的窗口大声喊着：

“喂，你們是第一栋的吧！”

屋里的人一听这句话，都好像剛發見了似地把头轉向走廊那边。

“进来！干嗎偷看我們，大大方方走进来！”

从剛才起，有十二三个姑娘站在昏暗的走廊上，挤成一团从

窗口窺視屋里的情景。這些第一棟宿舍的姑娘們一看山中嘉助和大內圓三等小伙子向着這邊跑來，就發出尖叫声爭先恐後地跑下樓梯逃散了。

那些從走廊偷看着縫紉室的跳舞的十二三個姑娘，被二郎發見，一齊逃跑了以後，一路上喋喋不休地議論着，各自回到第一棟宿舍樓下和樓上的寢室里來。她們雖然口口声声罵着那些參加跳舞的第二、三棟宿舍的姑娘們，其實她們却暗里渴望着自己也能夠參加跳舞晚會。有些姑娘已經悄悄學會了慢四步的步子；其中還有一些在一年一次的孟蘭節跳舞大會^①上舞蹈頂有名的姑娘；可是，她們却主動地努力使自己對跳舞怀着反感。這與其說是对跳舞本身，無寧說是对第二、三棟的伙伴們而生的。說得更清楚一點，就是她們一方面也想跳舞，另一方面又對村里所說的：“啊啲啲，小伙子和閨女抱在一起”啦、“那樣的姑娘可不能做媳婦兒”啦等等具有同樣的感覺，對支配着整個第一棟宿舍的空氣抱有同感。不消說，她們的心情是非常矛盾的。

“大姐，我們回來了！”

跑回到樓下第五號室來的兩三個姑娘拉開紙拉門又跪着把它關好，各自把兩手按在鋪席上，向着正背朝她們做女紅的室長行了禮。

“哦！”

室長連頭也不回地答應了一聲，繼續在燈光下面動着針。室長的名字叫河村勝，她是久一郎的姐姐，在這一室里要算她的年紀頂大了。她生就一付粗大的骨格，半邊臉在燈光下面現出高高的

① 日本民間風習每逢孟蘭節晚間在外面跳集體舞。

颧骨，束脚裤上披着一件黑色短棉袍。

“我說大姐，古川二郎搂着山中初姑娘跳舞呢。”

• “……………”

“初姑娘跌了个四脚朝天，真是，咱可臊得不敢瞧她。”

“咱也吓了一跳呀。还说‘跳舞’是情人和情人跳呢……是吧？”

阿胜仍然默默地动着手里的针。尽管那些逃回来的姑娘们挤坐在旁边的小火炕里取暖，一面抢着向她说话，她却连头也没拍起来。

寝室里有了火炕设备是自从去年春季斗争胜利以来的事，但是在第一栋宿舍里，每个寝室的壁龛里到现在还挂着那幅丝厂时代的古色古香的扁额：

茧丝娘娘心肠好，善良的人儿结得牢，懒惰的人儿丝断了。

阿胜做女红的时候，决不挨着火炕取暖。一方面因为她是室长，要以身作则，另一方面是过去时代的严格习惯——要她们朝夕背诵扁额上的“茧丝娘娘心肠好，善良的人儿结得牢……”等词句——已经在她的身上生了根了。

阿胜在第一栋宿舍里资格最老，她从十三岁起就在这角仓系统的工厂里工作，已经过了十四个年头了。她跟那些从同一个小村来的初江和阿菊她们不太来往，这是因为她的出身和她们不同。在战争时期，当“东电”公司把丸一絲厂改为军需工厂时，有个岡谷市的、同是角仓系统的絲厂也一齐被合并过来。阿胜是这家工厂出身的；过后，由于“改行”要实习三个月的时候，她又被送往东电静岡富士工厂学习，这一点也和初江们不同。

“文姑娘！”

这时有个姑娘拉开紙拉門走进寢室里来。阿胜好像背上長着眼睛似地，头也不回地叱責着說：

“你进来簡直沒有規矩，重来一次！”

被叫做文姑娘的女孩子年紀約有十八九岁，在西裝褲上配一件紅毛襪衣。尽管挨了室長的罵，她仍然在那腫成紫色的臉頰上泛出溫柔的微笑，呆呆坐在已經关好了的紙拉門跟前。

“到外面去！到外面去！”

阿胜这时候才把跪坐着的身子轉过来瞧着文子。她虽然是才轉过面来，但剛才文子姑娘是用怎样的姿勢拉开紙拉門，又用怎样的姿勢把它关上；她可是知道得很清楚的。

穿紅毛襪衣姑娘不知是从哪里跑回来的，坐在那里还吁吁喘着气；但一看室長轉过身子，吓了一跳，赶紧拉开紙拉門走出室外去了。之后，她重新拉开剛剛关好了的紙拉門，重新走进里面来，背朝室長，左手按在右手上，正要把門关上。刹那間，阿胜握在手里的尺子在鋪席上發出响声：

“右边的腿！右边的腿！”

正把手放在紙拉門上的姑娘一听更慌了，她忘掉自己屈着的究竟是哪一只腿，于是尺子又發出响声：

“別屈左腿，衣襟的下面会打开的！”

紅毛衣姑娘狼狽地把屈腿的姿勢改变过来，然后把紙拉門关好；接着，她把兩手的手指并齐，按在鋪席上做出八字形，几乎使鼻头触在手背上那么深深地施了个礼，嘴里报告說：“大姐，我回来了！”这时候，室長才默然轉回身去，恢复了原来的姿勢……。

对于这些在战时就改穿束脚褲和西裝褲的姑娘們來說，屈右腿或是屈左腿都是一样，前襟也好、后襟也好，絕不会打开的。可是，阿胜和其他的室長一样，偏要同室的姑娘們严格地遵守这

些礼节。

乍一看，这些礼节已经是無用的習慣了。現在和战争时期不同；工人们都組織了工会，尽管不守这些礼节，从公司的厂长起，誰也不会来責备她們的；不过，这些礼节在阿胜率領的七个姑娘身上，仍然具有很大的威力。同时阿胜虽然不知道这些礼节究竟属于哪一宗派，但自己是在捍衛着这些世間上公認為高尚和体面的东西，自己能够把它傳教給其他的姑娘們，这种自負又成了她一个精神上的支柱，使她可以安然地生活下去。

过年时，阿胜曾經利用一星期的假期回到鳥澤小村的家里。由于工会斗争的結果，她也領到一个半月的工資，能把兩張一百元幣交給她母亲阿为了。虽然是加了黄米和小米的年糕，却也能舂了五升左右。她和母亲再加上久一郎，三个人商量了好几个晚上，可是兩反九亩的租地中給收回了兩反二亩，这是怎样也沒办法过下去的。久一郎說再去串角倉家的門試試看，阿胜虽然不放心，也無可奈何地只好回工厂来……。

像这种事情，她在室里是找不到一个人商量的，也沒有一个可以訴訴苦的人。“工厂宿舍”从古以来就是这样的—一个地方。不管你是自耕农也好，佃戶也好，只要是家里种着七、八反地的姑娘，就向大家吹嘘自己的身分；但如果家里是貧雇农，就絕口不談自己的家事了。不消說，尽管她們不做声，別人也馬上就会猜得到的：从家里寄来的粮食看得出来；从往家匯錢和零用錢的多寡也看得出来。可是自己却絕口不提，因为說出来就丢了臉了。

“山中菊姑娘怎么样啦？”

阿胜好像剛剛才注意到旁边火爐的姑娘們的談話，她用牙咬斷針上的綫，把臉轉向她們。

“……她和別人偷上了，是誰？”

“这个么，我可不知道是誰。”自己的話引起室長的注意，这使得穿紅毛綫衣的姑娘兴奋起来。她隔着火爐急急地說下去：

“是个矮个兒。我在黑暗地方从他們旁边走过，看得不太清楚；不过那張面孔我可是見过的，嚶。”

那些圍繞着火爐的姑娘們都抬起兴奋的臉，个个都搶着插进嘴来：

“你沒听他的声音嗎？”

“穿木屐沒有？要是穿皮鞋，准保是街上的流氓呀。”

“一看样子，就会明白是咱們的人或是街上的人呀。咱們的人也一眼就能看出来是裝配間的或是車床間的。小文实在太糊塗啦！”

紅毛衣姑娘一会兒挨罵，一会兒又被戳戳肩膀，呆然盯住一个地方想了半晌，然后才歪着头回答說：

“那張面孔我确是見过的，……說不定是車床間的？”

“是不是搞‘青共’的家伙？”室長插进嘴来了。“是不是平常爱演講的那个人？”

“啊！”紅毛衣姑娘叫了一声，兩手一拍。“是大野木先生！对，說不定是大野木先生！”

“啊哟！”姑娘們从嘴里吐出夸張的嘆息声。不消說，在这夸張的嘆息里不仅含有责备的意思，而且也表示又找到一个証据。自从跳舞时兴以来，不停地發生恋爱問題，謠言都說这是提倡跳舞的共产党搞出来的。这回，她們好像抓到証据了。

“这，你在哪兒瞧見的？从头說一遍听听！”

姑娘們在車間里交談的时候，都用标准語說，但是一旦兴奋起来，就情不自禁地使用各自的家乡方言。

据紅毛綫衣姑娘說，她上街去寄明信片，回来时抄近路順着

天龙河的堤壩走。突然聽見女人的笑声，接着就看見从堤壩上的竹叢里走出一对男女来。他們像外国人那样互相挽着臂。她从笑声和側臉知道那个女的是山中菊，那个男的走在阿菊的那一面，她沒有看清楚……。

“那么，女的是山中菊姑娘，这一点沒錯吧？”

紅毛衣姑娘一說完話，阿胜先确定这一点。紅毛衣姑娘很有信心地点了点头。

“嗯，的确是阿菊姑娘。她个兒很矮，走路时偏搖摆着肩膀。而且，她最近不是圍着一塊紫紅色小白圈兒的圍巾嗎？”

“对呀”“对呀”，坐在火爐旁边的姑娘們活像获得了一个很大的獵物似的，异口同声地附和着。阿胜把姑娘們的臉看了一遍，“嗯！”地一声，深深地把头点了一点，但是她却沒有注意到自己为什么对别人的恋爱生这么大的气。

当然，最大的原因是她自己太不幸，但她自己却認為这些毫無忌憚公然在人面前挽着臂走路的不要臉行为，都是共产党提倡跳舞弄出来的。

第五章 “二·一”罢工前夜

在这件事的第二天晚上，荒木的宿舍里召开了川添工厂党支部會議。已經是夜晚十点鐘工厂要关門的时刻了，但是他們却还有一个重要的議題沒討論完。要从盖在諏訪湖的出水口——天龙河最上流的堤壩上——的“东电”职工家屬宿舍回到工厂，跑步也得要二十分鐘……。

“繼續开下去呢，或是明天晚上再开？”池部向大家商量。担任

支部書記的他，兩頰發燒似地紅漲着。“当然，离‘二·一’沒几天了，最好是今天晚上开完。”

他向女同志們望。在鳥澤蓮、山中初江、山中菊和貝島信四个人里，除了从上川添小村上班的貝島信以外，其他都是住在工厂宿舍里的。

“开下去，开下去！”大野木照例發出那鏗鏘的聲音。“有这家伙在，就不怕关门。”他說，拍拍身旁的古川二郎的肩膀。“照例喊一声‘电报’啦什么的叫醒食堂的老头兒，从后门溜进去得啦。第二栋和第三栋都撤掉了‘牢牆’，不会費事的。”

可是，被拍拍肩膀的二郎，不知为什么却板着面孔不吱声。

“那么，繼續开下去。”党支書一絲不苟地望着手里的筆記本开始了。他不时咳嗽，每次一咳，臉就变得通紅——这些都偷偷地看在蓮的眼里。“这个議題和剛才討論过的互有联系：一是为了使‘二·一’罢工成为一个全民的斗争，我們应该怎样向市民进行活动？另一是我們經過这次的斗争，努力加强工农联盟……。这問題在前几天……”

为了让大家具体明白議題的内容，池部接着把党地区委召集支書會議时討論的情形介紹了一遍。

荒木膝上放着剛才太太从楼下抱上来的、已經睡熟了的嬰兒，不住地搖动着身子；中谷进照例小心翼翼地撮起烟絲，填进短短的烟袋鍋里，默然吐出烟霧……。

在这連檐房的楼上只有四叠半和三叠大的房間里，电灯拉得低低的，坐着十个男女在商量事情。自从去年六月古川、池部、大野木三个人开了入党的先例，現在連上东京的笠原算在內，已經發展到十一个党员了。如同在这席上瞧見的那樣，除了有家眷的荒木和中谷，其他都是年輕的情侶党员①。就是說，像初江和

蓮一樣，阿菊是在大野木的勸說下入黨的；貝島信是跟着意中人井上實入黨的。正因為是這樣，天龍會會員就把它當做“共產黨是淫黨”的宣傳材料。不過，這是當時在日本到處瞧見的一種傾向。尤其像川添工廠那樣的工廠里，哪怕是形式也罷，封建的束縛一旦被解除，男女關係就陷入混亂狀態。川添工廠黨支部在初期時情侶黨員占多數，這現象說好也好，說壞也好，可說都是當時情況的反映。不過，和當時大多數人仍然是陰暗的封建戀愛比較起來，這些人雖然在程度上多少各有不同，但都是從鬥爭和思想上結合的，而且主動地公開自己的戀愛，從這一點來說，他們是非常勇敢的。

說來，今天晚上的會議被第一個議題把時間占得太多了。第一議題的內容是這樣的：怎樣把黨員分配到工會打算等笠原一回來就組織的青年行動隊和其他自治組織里去，和黨員用怎樣的方式發揮帶頭作用；又，在“二·一”總罷工全國共同要求項目中，川添工廠注重要求“立刻支付遲發和欠發工資”尤其是“反對企業整理”等兩項目，因此為了加強全工會會員的團結，在和工會聯合會本部的方針結合下，繼續向會員們做充分的宣傳活動；並決定笠原和古川為這些工作的黨的負責人。但古川這時卻提出了“毀掉一棟宿舍的‘牢牆’”的動議，引起了糾紛。

“為了使整個女工宿舍的步調一致，應該毀掉那堵只有第一棟還在留着的‘牢牆’。”這是古川的意見。荒木和中谷都主張：“應該等第一棟宿舍的女工自己毀掉，或是等她們有了較積極的表現時再動手。”就是說，古川的意見遇到“慎重論”的反对，互相對立

① 原文是法文“Abec”，是“一塊兒”的意思，後轉用為“和異性一起”的意思。
“情侶黨員”是男女一對情侶双双入黨的意思。

起来了。

原来，“牢牆”是工人们起的渾名。工厂的女工宿舍每栋都有連着太平門的楼梯，有堵帶鉄刺的板牆从三面包圍着这楼梯口，女工們就管这堵牆叫“牢牆”。这堵牆究竟从什么时候修起来的，就連有十年以上工齡的初江和阿菊也不詳細。总之，它在絲厂时代是負有防备女工逃跑的使命的。女工宿舍还另有一堵最近才撤去竹矛形防盗柵欄的牆，宿舍就处于兩重包圍之下。这些牆又另負着一种使命。

每栋女工宿舍由于在厂內的位置，如果只从中央楼梯和另一个楼梯进出，勢非經過工厂广场和警衛室門口不可。但如果利用太平門的楼梯，就可以順着外牆經過食堂旁边，直接走到天龙河的堤壩上，而且不受警衛員的監視。

在去年秋季斗爭的时候，工会向厂方要求重修太平門門口的楼梯，拆毀“牢牆”，厂方說沒有預算；又說什么“万一有人从外部闖进来，厂方就不能負托管人家姑娘的責任”，拒絕了工会的要求。其实，太平門外的露天楼梯經長期風吹雨打，已經全都腐朽了；牆上面只因为纏有鏽紅了的帶刺鉄絲，所以才沒有垮下来。于是，第二、三栋的姑娘們用自己的手把它推倒了。

“当然罗，我們可以不理睬厂方的意見，像那样的牆毫不費力地就可以推倒的。可是，尽管二、三栋的人已經把它推倒了，而一栋的女工們却仍然讓它存在，她們的这种感情我們是不能不考慮的。我是这样想的。”荒木說；但古川仍然不能滿意。他覺得像这种封建情感要是沒加压力的話，过一百年也不会变。而且更令人气憤的是贊成荒木的意見的人竟占多数，他不得不收回自己的意見。不过，他总覺得这些人都犯了“尾巴主义”……。

有些人当自己知道了这个社会是階級社会的时候，容易陷入

像患麻疹發高燒似的狀態——就是說，老覺得那些不知道階級社會的人都是大傻瓜——現在的古川就是這樣。——他認為只有自己知道革命的道理，因而命令群眾，硬把群眾往前拖走的作風是完全正確的。正因為這樣，他就從先前起板着臉。

池部新一用確切的口吻把黨支書會議的情況做了詳細的介紹和說明之後，大家都吃了一驚，感到擺在面前的是一个重大的問題。為了使“二·一”罷工成為全民的鬥爭，應該採用怎樣的方式向市民進行宣傳？在“二·一”罷工應該被打倒的吉田政權崩潰以後，怎樣通過緊接而來的總選舉鬥爭加強工農聯盟？……在黨支書會議的席上討論這些議題時，各個黨支書互相說明自己的單位的實際情況，報告城市是城市的，農村是農村的宣傳方法和可行的方法。從這些說明和報告里，大家首先明白的是每個黨員都根本不是“全民”的。更嚴重的是農村的黨員不了解農民，城市的黨員不了解市民……。

“這倒是真的哩。”荒木小聲說，照例瞪着大眼珠，翻着上眼皮向大家掃視一遍。眾人都笑了。“黨中央口口聲聲號召我們說，今天的鬥爭，工人光依靠工人自己的力量是不能獲得勝利的。可是我們除了川添工廠以外根本不知道外面的情況。”

這麼一來，事情就非常嚴重了……。

從他們說來“市民”就是那些川添村的居民，而其中占最多數的還是農民。其次引起他們的注意的，是角倉公路兩旁的商店。除此之外，還有哪一類居民呢？大家屈指一算。……木匠，水泥匠，教員，派出所的警官，瓦匠，刻墓碑的石匠，鐵匠，箍桶的，修篩子的，算命的，補鍋的，天龍河的漁夫，每天到岡谷去辦公的職員，短工，收生婆，醫生，司祭，和尚等等等等，真是各行各業不知有多少。其中半農半商的也不在少數，不過他們的收入

和生活情况，以及他們对吉田內閣怀着怎样的不滿，一談到这些，就誰也不詳細了。最后大家达到这样一个結論：在“二·一”总罢工的要求項目中有“反对苛稅”一項，这个要求总算是有普遍性的了。这时池部突然又插了一句，再在大家面前摆出一个更为紧要的、不能借口“不詳細”而避免討論的問題。

“不是有很多工厂嗎，有很多小工厂。我想首先成問題的就是那些小工厂。”

一点不錯，从上川添到下川添一帶，以“角倉公路”五公里左右的地域为中心，在山麓上和天龙河河畔散在着很多工厂。其中最多的是絲厂，但所謂“絲厂”，規模也只是在普通住家的屋檐下搭几塊木板罢了，里面干活的不过五个到八个人，有的是弯了腰的老太太，有的是还在小学里讀書的流鼻涕姑娘。她們頂多一人管兩個絲框子，炭爐上的珉琅鍋里面煮着茧，女工們就用小扫帚攪轉茧，找絲头。

“那样的也算‘工厂’嗎？”

大野木用生气的口吻說。中谷进磕着手里的烟袋鍋，怪安詳地回答說：

“不管它是不是工厂，她們都是工人，这一点是沒有錯的。她們既然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換取工資，就是工人。这是馬克思下的定义。”

“真够受！”大野木搔搔后腦勺說。在大工厂里長大的大野木是一向沒把它們算在工厂里面的。

这是大家从来沒有注意过的事情，現在重新数了一数，小工厂的数目出乎意外地相当多。

有三家工人不到十人的制材厂，又有連妇女、小孩一起共有二十个工人的木屐工厂。河边有一家立着搖搖欲墜的圓瓦烟囱的

漂染坊。下川添沿着山麓的山崖下有一座像倉庫似的、窗口稀少的建築物，听說是制造醬和醬油的工厂，沒料到里面居然有三十个左右的工人。

“信姑娘，上川添那家澡堂背后，有个像堆棧似的房子整天唏里嘩啦發出响声，那是干什么的？”荒木說。

住在上川添的貝島信立刻回答說：

“你說的是那个农产品加工制造有限公司嗎？”

“公司？那样一个小堆棧嗎？”

“是啊。主要是制造草繩，也制造棕繩。”

“那么，有工人嗎？”

“嗯，虽然大半都是中年妇女和老太太，总共也有十二三个。”

这样，大家挨次研究下去，才知道在“角倉公路”的兩旁，出乎意外地存在着許多小工厂。其中还有蓮的哥哥烏澤金太郎經營的、拥有二十个工人的木器工厂和村長尾野傳藏經營的、拥有五十个工人的廢茧加工厂。

“这些工厂應該归在哪一个‘产別’里面呀！……真是，沒有法子想！”大野木又生气了，大家不禁笑了起来。

不过，这可不是好笑的事，大家屈指一算，附近共有工厂二十家以上，工人数也超过兩百。而且它們又和为了战争而疏散此地、后又無力迁回东京的川添工厂不同，它們是川添村自个兒养出来的本地工厂。

“不过，小工厂这东西实在是容易組織的。”荒木說。回想起来，川添工会过去并不是完全沒跟这些小工厂来往。“那是去年夏天吧，加工厂要裁人，我們不是去支援过嗎？”

“对对！”大家点点头說。“那陣子吃了很大的亏……”

事情是这样的：被解雇的三个小伙子哭着来找川添工会，工

会立刻派二十个工人举着旗子去見厂长。他們在公館里捉住厂长星野傳藏的时候，就抬出“劳动基准法”等法令来理直气壯地狠狠說了一頓。这些長在大工厂里的工人們根本就沒有把村長的威力放在眼里。

誰知道正在交涉的当中，被解雇的三个人里有两个人悄悄偷跑了，剩下的一个人也当着星野的面哭了起来，弄得去支援的工人們下不了台。

事后一調查，原来那三个人里有两个人的父母是星野的佃戶。他們被父母叱責着說：“要是跟星野老爷过不去，就得脫离父子关系，立刻滾出去。”因而不敢抵抗下去了。

大家决定首先把中心力量放在四周的小工厂，对它們散發傳單，貼标語，組織工人懇談会……等等；傳單內容一是号召工人們組織工会；另一是在“二·一”罢工的要求項目中把“保證最低工資制”等項目和小工厂工人的要求結合起来，号召他們跟全国五百万有組織的工人一起站起来。

这个決議意味着川添党支部往前飞躍了一步。至少意味着黨員本身怀着“自己是日本人民的領導階級”这一自覺，具体向“全民”的方向迈出一步。大家决定除了笠原、古川、荒木和中谷以外，全体人員都來从事这个工作，并推池部做負責人。

“你不是感冒了嗎，不要緊吧？”

离“二·一”只有五天，实行这个“決議”是相当困难的，被推选为負責人的池部从剛才起不住地咳嗽着，連眼眶也紅了。

“要是吃力的話，叫大野木君來代替你吧？”中谷看着他說。池部把头一搖，用堅決的口吻回答說：不要緊。

“那么，現在討論下一个問題……”池部說。他开始說明地区委关于“加强工农联盟”的指示……。

这时，荒木太太怯生生地从楼梯口伸出了头。

“每次都是面疙瘩，实在太难为情……”

荒木太太把手里的一只锅放在大家面前。因为每次开会都是这样，莲和初江她们过意不去，想到楼下去帮助端碗筷，荒木太太却照例拦住她们：

“别管别管！你们在商量着重要的事，别管这个。这些事我来做吧，嗯。”

荒木太太是个身材矮小、身体看去很健康的女人，双颊红红的，血色很好。她总是不断地辛勤劳作着，好像连深夜也不肯脱衣躺下来似的。家里有四个孩子，荒木的收入因为受了“五百元平均工资指数”的束缚，所以加上家属津贴，也仍然入不敷出。她就在家里从事造假花的副业等来弥补。她的两手满是裂纹，又粗又大，和她秀气的脸蛋很不相称，她经常把它们藏在束脚裤的膝盖之间，生怕别人看见。

“池部先生，你也来一碗吧，身子一暖和咳嗽就会减轻了。”

荒木太太说，从荒木膝上抱过婴儿下楼去了。可是，党支部因为受时间的限制，不得不继续说明下去……。

说来，我们的川添党支部虽然已经自觉地向“全民”的方向迈进一步；但实际上仍然做得非常不够。现在他们决定把主要力量放在上面的、这些角舍公路两旁的小工厂，正是川添村重要的关键。从只有五人到八人的丝厂起都是由川添村的地主或是地主的亲戚们经营的，在里面劳动的工人是农家的次子、三子、①已婚妇女和老太太，他们不是佃农就是没有地种的人。这些小工厂是不管

① 过去日本法律规定只有长子享有财产继承权，因此次子或三子成年后不得不出外谋生。现在这个法律已得到改正，但事实上佃农的土地很少，不能分给每个儿子，所以仍然和过去一样。

什么“劳动基准法”的，工资是惊人的低，劳动时间非常长。这些现象明显地反映着地主与佃农的关系，而要解决这个关键，就非实行“耕地改革法”不可。

可是，川添党支部却没有注意到这一点，这可从下述的场面中看得出来。

地区委在指示中是这样说的：一，在鸟泽小村的鸟泽文也当选耕地委员了；耕地委员中，全川添村里只有他一人是党员，川添党支部应把他为中心协力完成“耕地改革”；二，川添村还没有成立农会，文也和其他的人正努力筹备；三，最近文也的儿子元也入了党，立刻和这些同志们一起召开党联席会议。

不用说，大家都拥护地区委指示的精神，但是尽管池部说明完了，却没有一个提出具体意见。因为川添村党支部的党员们中，要是初江和阿菊不开口，其他都是大工厂出身的东京人，平常很少和村里有联系。

“初姑娘，那是什么时候呀？有一次不是你爸爸来向我打听‘耕地改革法’吗？”荒木想了起来说。“那个问题，你给他回信没有？”

“嗯……”初江望着荒木点了点头。“可是，没赶上呢。”

“那就说已经给了钱了？”

“嗯。”

于是，大家都嚷着“什么事？”“什么事？”地伸出脑袋。荒木把初江的父亲藤作被迫购买租地的事告诉了他们；就是说，这个问题过去一直没提到党支部会议上加以讨论过。

“那是‘黑市转让’嘛。”莲头一个开了口。“现在也成，应该把钱要回来。”

“对，真不是东西！”大野木伸出脸来说。“地主是谁，初姑娘？”

初江的臉逐漸漲紅了，她歪了頭。在她身旁，山中菊也低頭望着自己的膝蓋。

“不知道嗎？”二郎厲聲問，初江把視線回到他那里，點了點頭。

不消說，初江是知道的。過年回家的時候，她已經把詳細情況問清楚了。可是，蓮在旁邊，她怎么能開口呢？阿菊是同志里唯一知道內情的人，她把臉伏了下去，就表明阿菊也不要她說出來。

“馬上寫信去問。”二郎說。蓮也跟着說：

“對呀，黨員不應該忍氣吞聲。”

蓮的話是對的。她說這句話完全是出于善意和天真。她從小時起就沒想過哥哥的地在什么地方，或者佃戶是些什麼人，尤其是在戰爭時期成為她哥哥佃戶的藤作她更不知道。可是，佃農的姑娘初江和阿菊是知道的：要是她們不顧前後地把它揭露出來，蓮就會立刻去質問她哥哥金太郎；那末，初江的父親藤作說不定就會受窘了。佃農們不但沒有自己的地，連稍大一些的農具、牛馬、抽水電動機、肥料，什麼也沒有，山林更不用提了。

初江对在座的同志們沒有一個討厭的，她也從來沒有蔑視過他們。不過，她還不敢相信同志們已經具備有這種思考力和經驗，“能夠盡一切可能去解決問題”。

“那麼，這個問題等寫信打听清楚以后再討論，……其次討論關於黨聯合會議……”

黨支書嚴肅地結束了這個議題的討論，連山中菊都像舒了一口氣似地抬起頭來；其他的人也沒有一個現出不滿的神情。

真是，一入嚴冬，草木都變得光禿禿的，竟找不到一個適合

于“幽会”的地方。要是顺着梯田再往里走去，就会找到稻草堆，或是农民在夏天修盖的、用草席围起来的棚子，不过像在这种明亮的月夜，不但从宿舍的楼上看得清清楚楚，在来回的路上也冻得叫人够受。这座像猫头大小的小竹丛，又经常受寒风的冲击，并且因为坐落在公路旁边，开往松本市去的卡车不时卷起一阵风疾驶过去。但这还是小事，最麻烦的是一听见脚步声，就不得不赶紧伏着脸，像石头一般僵硬着身子，一动不动地等着那人走过。

大野木搂着山中菊盖在一件海军剩余物资的破大衣下面，静静地蹲在竹丛里，心里气得了不得：“……妈的，谁愿意像野猫一样蹲在竹丛里呀。可是，想结婚又没有房子，没有钱，真是他妈的……”

“别哭啦。”大野木把搂着阿菊的左臂加了一把劲，摇晃她的肩膀说。“这有什么好哭的。”

这么一说，阿菊把脸伏在他的怀里，反而哭得更伤心了。她为了不使自己发出哭声，吃吃地响着喉咙。

“男女搞恋爱，有了娃娃，这又有什么奇怪。对吧，要是平常的话，还有人来向咱们道喜呀。”大野木熊雄尽管这样安慰着阿菊，但当自己的左胸被阿菊的眼泪和火热的呼气弄湿、有些暖洋洋的时候，他也不禁长吁了一声。“奇怪是完全没什么奇怪的，可是究竟在什么时候怀的孕呢？”他心里想。

阿菊告诉他这件事还在一星期以前。说实话，在这以前他根本就没想到男女恋爱会有孩子这回事。而且，事前没有一点警告，突然就……，已经有三个月月经没来了；自己感到难为情，不敢在宿舍的澡堂洗澡，每次都去街上的澡堂；照这样下去，总有一天会惹起谣言，如果不能马上结婚，就只好请了假回鸟泽的娘家去——这是阿菊告诉他的话，简直是晴天霹靂。

熊雄不住哨呀哨地哼着鼻子。每逢不得不压住心中的火，不得不忍受痛苦的时候，他就这样哼着鼻子。在这一星期的时光里，他想了又想，想到了头。可是，厂方像这样一连几个月把工资又拖又欠，哪里还谈得到结婚费用。他曾想跟住在东京大井的双亲商量，但是他们也给空袭弄光了，疏散到山形县去，半年前才回到东京，现在还住在简易房屋里，所以不会有有多大希望的。不过，他已找不到其他的方法……。

“他媽的！”他不禁罵了一聲，但害怕阿菊誤會了，哭得更厲害，趕緊補上一句：“離二月一號只有三天啦。”

公路那一面，女工宿舍第二棟縫紉室的燈光通明。今晚不是跳舞了，是青年婦女部在召開臨時會議，組織青年行動隊。大野木熊雄自己的時間也到了，得上荒木的家去油印明天清早散發給小工廠的傳單。黨支書池部為了擬傳單的草稿和刻蠟板，昨天晚上整夜都沒有睡覺。在這種熱火朝天的日子裡，怎麼還能商量愛情的問題呢。

“……初姑娘說……”阿菊硬著嗓子說。“先別回家，等跟荒木先生或是笠原先生商量商量再看。……可是，昨天晚上又碰見倒霉事兒啦。”阿菊忘其所以地用手撫摩著熊雄的胸膛，一面說下去。平常那麼倔強的阿菊，在這樣的時候竟變得和小孩一樣了。“在澡堂里，我給第一棟宿舍的人瞧見了。”

熊雄莫名其妙。說是給瞧見了，是不是肚子已經鼓出來了？

“你，每天晚上上澡堂嗎？”

“嗯。”阿菊的聲音很低。

“昨天晚上，大伙兒都去貼標語了吧。你是貼過後一個人去洗澡的？”

這時，三輛卡車一輛挨一輛地揚起灰塵，把車燈的亮光投射

到竹叢里駛過去了。暫時間，他們倆在大衣下面縮成一團，屏着聲息。頭上面，竹葉發出干燥的簌簌聲。

“可是，我小肚子痛得忍不住呀。”

“嗚嗚？”

熊雄把臉轉過來望望擺在眼前的阿菊的臉。可能月光也有一點關係，阿菊的臉顯得特別蒼白，在團團的小鼻子附近凝結着淚珠。阿菊除了皮膚特別白以外沒什麼特徵，但是今天夜晚，她那平凡的臉孔却好像非常複雜，好像一不小心碰上就會破碎似的；熊雄感覺得越來越奇怪了。

“瞧見又有什麼關係！又不是盜又不是搶，怕什麼！”

熊雄也不知對什麼東西仍然滿心的不滿。他每天望着車刀勞動着，他也覺得阿菊是可愛的姑娘，他相信自己在能做到的範圍內從來沒有做過丟人的事。

“大概是一樣的人吧，碰見又有什麼關係。你告訴她們孩子的爹就是我，不就成了嗎？”這時阿菊從自己的胸上移開了手，熊雄卻沒注意到。“你也是共產黨員啦。啊，你就說想結婚沒有錢。根本用不着躲她們。”

剎那間，把臉掉朝一邊的阿菊哇地一聲大哭起來。她兩手捂着臉，聳動着背脊。阿菊哭得竟這麼傷心，熊雄嚇了一大跳。

“怎麼啦，你，怎麼的啦？”熊雄捉住阿菊的肩膀。阿菊卻像從他手里奪開身子似地搖擺着，哭得更厲害。熊雄呆呆地站在那裡，心想：難道我說了什麼傷她心的話了嗎？

“別哭啦，……別叫我摸不着頭呀。”熊雄邊說邊窺視阿菊的臉。“要是我說了傷你心的話，請原諒我吧，啊，原諒我！”

可是，他的話沒有效果，阿菊仍然悶住聲音，唔唔地嗚咽着。

熊雄呼地長嘆了一聲。……月亮已經高升，挂在遙遠的天空上。天龍溪谷反射出一片銀灰色的光。可能是降了很大的霜，只听到竹叶的尖端在嘖嘖地响。……熊雄有生以来头一次遇見这么棘手、这么莫名其妙的事情。

因为感觉得自己手足無措，熊雄暂时不開口了。他想：大概是因为有了孩子心里很痛苦？要是这样，她會很快地告訴他的。那么，还是因为不能結婚是由于他没有能力的原故，因而觉得难过？熊雄一面听着哭声，一面从脚下拾起兩三塊小石头放在手心里磨来磨去。他也不知怎样有些伤心起来。公路对面，宿舍的楼上好像正在进行着會議，不时傳來喧嘩的欢叫声。窗玻璃給外部的寒气弄得朦朦朧朧的看不清里面。熊雄觉得他倆好像被大家遺弃了。

“你，你是……”这时，阿菊突然轉向这边。她的臉被泪水弄得又湿又髒，用鼻声說：“你是男子汉，不知道那些人多会折磨人的。”

熊雄慌忙把臉湊过来。阿菊好像在和他吵架似的臉上充滿着怒气。

“是一棟的家伙么？”

“一棟也罢，啥也罢，都是一樣。”

“喏，是嗎？”

“还說什么‘是嗎’！还没結婚就有了孩子，要給大家知道，不但不能在厂里呆下去，連村里也不能回去的呀。”

熊雄咬着嘴唇不吱声了。一点不錯，阿菊曾經几次向他要求：不管什么形式也要跟她結婚。熊雄当然也从来沒反对过这个要求，但是实际做起来却很困难。厂方絕不会把宿舍分配給一个工人，上諏訪宿舍又是单身宿舍，他現在跟井上住在一間四叠

半大的寢室里。

“……我，我明天一早回家去。……要是，給她們知道了……絕，絕不能在这里呆下去的……”

阿菊說，又把臉伏在用手抱着的膝上，悶聲哭泣起來。……熊雄仰頭望着月亮。月已經到了中天，變得很小，好像完全停在那里似的。

……他覺得自己太無能，太沒有腦筋，太對不住阿菊。他在心里不知什麼地方，還有一點責備阿菊封建，但覺得這種批判已經太膚淺，太沒有力量了。他覺得自己無寧是依賴“共產黨員”這名稱，作了不負責任的事。如今最明顯的，是不管怎樣困難，他都必須設法使阿菊在工廠里，在村子里站得住腳。如果做不到，說不定阿菊就會逃跑，不，弄得不好還會自殺的……。想到這里，熊雄好像才了解到情勢的嚴重似地，臉色都青了。他抱起阿菊的肩膀，硬把她那被淚水弄髒了的臉轉向自己，用嘶啞的聲音說：

“那麼，你回家去呆半個月，好吧？我一定想辦法去接你，啊？”
如今，已經不是研究自己究竟有沒有把握的時候了。

召開青年部總會的縫紉室充滿了人的氣息，幾乎令人感到悶熱。每當喊出被選為行動隊員的某個人的名字時，席上就響起鼓掌聲。男子們擠開坐得水泄不通的伙伴們，時而踩着人家的腿，時而踢着人家的肩膀，難為情地搔搔腦袋，硬擠到已經坐着幾十個人的後面去。

“貴石間片貝明君！”

“第一裝配間及川光姑娘！”

臨時擔任書記的大內圓三在喊着名單。古川坐在主席席的小桌子跟前，旁邊坐着荒木工會主席。這是因為書記長兼工會聯合

会中央委員的笠原虽然过了預定的三天还没回来。他曾經打来一次長途电话报告說：“‘东电’四十二个工厂里又發生裁人問題，工会联合会正把它重大化。”

“第一車床間小島保君！”

“第二裝配間酒井花姑娘！”

从年終斗争到“二·一”罢工，工会會員的革命气氛越来越高漲；不过，与此相反，那些参加天龙会的复員青年里不参加工会會議的人也显然增加了。就像小松信义等人虽然出席跳舞晚会，但却沒来参加今天晚上的會議。

川添工会正式組織青年行动队，是从“二·一”罢工时开始的。日本的工会大概都有同样的历史，川添工会的青年行动队也是从那时候起成了永久性的組織。

“工具間加能芳江姑娘！”

“罗盤仪檢查場河村胜姑娘！”

这时，中谷进挤开人群来到荒木跟前。兩人暂时談了一下，荒木得到主席的允許，站在桌子旁边。

“有一件事报告諸位。剛才从工会联合会打来了一个‘加快电报’，嗯……”荒木把手里的一張白紙举到灯光下面去，念起来：“解雇扩大，三十日十七时召开全中央委員會，希你工会中央委員全体出席。”接着，荒木报告說在川添工会选出来的兩名中央委員中，另一个委員——工会副主席千千岩敏正患感冒躺在床上，因此工会叫执委中谷进代替他，今天晚上搭末班列車赴东京。荒木报告完之后，照例瞪起大眼珠，向大家扫視一遍。

“如同大家知道的，新瀉、大阪、北海道等各工厂的裁人問題从去年到現在一直沒有得到解决，伙伴們就在这个正月寄去一笔慰問金。这回又在静岡的大仁工厂和名古屋的押切工厂里發生裁

人問題。不但如此，看样子在三重县和兵庫县也要發生同样的問題……”

荒木的声音很低，更令人感到情况的严重，人們都屏住声息傾听着。

“……这是公司的一个新的攻势……形势是很严重的，所以工会联合会才紧急召开全中央委员会。我們东电工人將在二月一日举行大罢工，目的就在这一点……”

荒木报告完了之后，大家好像清醒过来似地給他送去热烈的鼓掌。的确，虽然五百万工人团结在一起，日本的資本家們却仍然沒有改变他們的方針。

“檢查場的河村胜姑娘！”

在荒木为了把中谷送往岡谷站而退席以后，室內的气氛更加高漲起来。大内圓三大声喊着：

“河村胜姑娘，在不在？”

“河村胜君，不在嗎？”这一回是古川喊了一声。

这次的人选是由車間代表按照車間总人数的比例推选出来、又經過执行部的审查后才發表的。可是从剛才起，一栋宿舍的女工們給叫了名字而不回应的人，連河村胜在內已經有五个了。

“不在嗎？”

坐在桌子旁边的干部們發出比古川更大的声音說。

“要是在这兒，就答应一声吧！”

今天晚上，蓮、初江、池部和大野木等人都沒参加。坐在桌子旁边的是大内圓三、松崎敬二、山中嘉助和小島保等还不到二十岁的年輕小伙子。这些人中虽然也有少年志願兵出身的，但大都是战后才开始达到懂事的年齡的人。这一回，山中嘉助指着房間的一个地方吆喝着：

“不是在那兒嗎？在那兒吧？答应吧！”

河村胜是在房間里的。給嘉助从桌旁一指，大家的視線都集中到她坐的那一个角落——那里有几个人正在爭論：阿胜圍着毛綫圍巾坐着，四周的人替她着急，有的注意她，有的戳戳她的肩膀，但她却执拗地垂下褐色的头，不肯抬起来。

“您不願意嗎？”临时任書記的大内圓三說。这个臉圓身胖、穿着学生制服的矮个子，說起話来非常客气。“要是不願意，您也可以說出来，叫車間代表另外选出一个人。”

河村胜抬起头来。显出一張顏色淺黑、四方型下巴的臉。

“要是願意，請答应一声！”

河村胜仍然沒吱声。她兩手叠放在膝上，挺着肩膀，目不轉睛地望着这边。可是因为她沒吱声，大家都摸不着是怎么一回事。

“快决定吧，別妨碍議程！”

“要是有意見，快提出来！”

坐着的男子們中有的忍不住回头怒喝着。

的确，阿胜有一肚子的意見。可是她却不知道用怎样的方式發表出来。她的腦子混混沌沌的，如果把它清理起来，那就是她覺得青年部的事情好像都被“青共”一手包办了。譬如說，古川一开口說点什么，阿胜她們还在糊里糊塗的当兒，那些党羽們就嘩然喝采，馬上就决定了。这首先就是沒有礼貌，根本瞧不起这些有十四年工龄的老女工。像阿菊姑娘的流鼻涕兄弟啦，穿学生服的小鬼等人，活兒都还不会干就动不动找別人的錯……。

“喂，一栋的人举手！不，單是一栋的人！举得高点兒！”

突然間，古川站到桌子跟前来喊着。他用鉛笔把举起来的手点了一点。兩百个人中間，举起来的手只有十五六只。数完后他發出更大的声音：

“这干嗎啦！……一棟不是有一百个人嗎，喂，馬上到一棟去动员她们！”

有两三个小伙子手拿喇叭筒，顺着走廊跑去了。屋里顿时骚动起来，籠罩着慌張的空气。上厕所的人，跳到窗檻上去坐下来的人，說一棟的坏話的人，会议暂时陷入停顿状态。

“这算什么啦，簡直給咱们工人丢臉！”

“有名無实的青年行动队有什么屁用！”

聚在房間一角落里的第一棟的姑娘們驟然变得孤立了。第二、三棟的姑娘們虽然沒有說出口，但把一棟和自己区别开来，也显明地表示对她们的不满。第一棟的姑娘們逃又不能逃出去，只好垂下头来縮成一团，只有河村胜一个人抬起头，和古川对瞪着。

古川站在桌子跟前盯住阿胜望。淺黑色的臉，高高的顴骨，深陷的小眼睛。古川恨的是阿胜那一对执拗的眼光。他觉得这个女人正是封建的化身，非打垮她不可……。

阿胜也瞪着古川，心中燃燒着憎恨的火焰。也不知是哪里来的阿猫阿狗，一年前才到工厂里来就好像工厂是他的，任意支配这个支配那个！自从这小子来了后工厂就沒有安宁过！長他媽一張馬臉……。三棟女工宿舍的姑娘們都变得不顧礼节，不安靜了，男女关系搞得一塌糊塗；整个工厂尽是能道会說的人，本事一点沒有；公司拖延工資，經營困难，大約就是这些家伙搞出来的；工会是大家的，工会有命令，青年行动队员也好，什么也好我都答应；可是却不願意听这小子的命令；我可不是“赤色分子”，縱然成了孤單單的一个人，也要向他反抗到底！……

“單把一棟的人点一次名！啊啊，不要名字，光有人数就成！”

从第一棟的每个寢室里赶来的姑娘們三三五五走了进来。她們难为情地挤成一团，悄悄地鑽进人群里。也有一些不服气的姑

娘，虽然来到走廊，却说什么也不肯走进屋里来。

“請問一棟的諸位，在这么紧要的时期你們为什么不服从工会的命令？如今，五百万工人在二月一日就要團結一起，进行一个大斗争。为什么光是你們要扰乱大家的步伐呢？”

“对！”有人喊了一声。

“这简直是阶级的叛徒！”古川觉得自己在扼着对方的脖颈。“这种不积极的行动并不只是今天晚上才有。你們从来就没参加过研究会，連跳舞晚会也没来参加。第一棟有八十个以上的青年部部員，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对呵！”“把理由說出来！”傳出更多的喊声，連第二、三棟的姑娘們也有的鼓了掌。

“不但如此，直到今天还圍着牢牆的，不是也只有你們第一棟嗎！”

嚷叫声和鼓掌声更大了，第一棟的姑娘們好像沉沒在海底里，一声也不响。

河村胜的臉孔已經从古川的眼睛里消失得一干二净，現在，阿胜那种人已經無足重輕了。慷慨激昂的青年部男子們——其中多数是青共盟員——的鼓掌声和喝采声，造成了一种空气，把古川給沉醉了。

“我認为第一棟最封建，不是嗎？不会跳舞的人不是白痴就是反动分子！”

这时，第一棟的姑娘里抬头望古川的臉的，已不只是河村胜一人了，二郎却沒注意到。

“請問第一棟的諸位，直到今天仍然沒撤去那堵‘牢牆’，是什么意思？”古川走到桌子前面，向着第一棟的姑娘集中的方向說。“是室長的命令嗎？”

他注視着的角落里，一个可能是室長的姑娘小声說些什么，搖了搖頭。

“那么，是不是叫‘牢牆’圍在那里，觉得很舒服？”

大家嘩然大笑。第一棟的有些姑娘也隨聲笑着，但也有像石頭一般垂下頭的姑娘們。

“推倒它！”“我來替你們推！”隨着笑聲又出現了這樣的揶揄聲，“推倒牢牆”完全成了壓倒一切的意見。

“我們大家來討論，包括第一棟的伙伴們在內，我們大家來討論……”古川再次回到桌子後面來，他的情緒比剛才走到前面去的時候還要激動。“同意拆毀第一棟宿舍的牢牆，或是不同意，現在用舉手表決的方法來……”

還沒等他講完，他的聲音就被“同意”“沒意見”等等嚷聲所淹沒了。坐在一旁的男子里面，甚至有些人性急地跳出外面去，根本沒法討論。“要破壞一樣東西”這件事是帶着很大的誘惑力的；尤其是年輕小伙子們對這種事非常起勁。在他們的頭腦里，從來就沒想到不拆毀的好。一個人一跳出房間，大家就跟着爭先恐後地跑到走廊上去，好像留在房間里就是胆小鬼一樣。

這連古川也大吃一驚。什麼討論，什麼表決通通都完了，宛如是一陣狂風驟雨。

男子們幾乎跑掉了一半，剩留在房間里的是一片荒涼。第二、三棟的姑娘們不再鼓掌下去；第一棟的姑娘們都垂下頭，像石頭一般動也不動……。

從窗口下面“碰”呀“碰”地順風傳來撕開木板的乾燥的裂聲，只听一聲“呼啦”，同時就是什麼重東西倒下去的声响。……這一切只是一剎那的工夫。不久就聽見小伙子們的歡呼，牢牆可能完全被推倒了：

“万岁……！”

第六章 检查机器的机器

池部新一朝着下川添的星野廢茧加工厂匆匆走去。穿膠鞋的脚触着角倉公路的冻土，簡直和光脚一样的僵冷。在山溝的这一帶，上午七点鐘天还不太亮，路旁有些剛上工的小絲厂在灯光下面干着活。

傳單昨天晚上已經印好了。大家分担地区，决定烏澤蓮和貝島信赴有烏澤金太郎的木器工厂的上川添小村；大野木熊雄、山中初江和池部三个人赴小工厂最多的下川添小村，其中池部担任的星野加工厂最远，离川添工厂有三公里的路程。

角倉公路一直伸延到西天龙河的河源——有閘堰的川添桥的桥头。池部不过桥，順着河畔的一条下坡路走去。天龙河的正面对面是一座白雪皚皚的山岳，河流到此拐了一个弯。就在这个地方，背靠着梯田和山崖，有个黑鉄皮烟囱已經在冒烟了。黑色的圍牆，黑色的門，几栋古老格子窗的房子，古式的倉庫……。

池部来到黑色大門跟前，發見自己还是来晚了一步。門虽然还没有关，但左边像事务所似的小屋的窗下挂着一排工人的名牌，五十塊左右的名牌十之八九都把黑色的正面翻过来了。他上气不接下气地渾身冒着汗。

看样子好像沒有警衛員。广场里有一条从天龙河引进来的小溪流，兩三个男子把穿了長統膠靴的脚浸在水里浣着絲捆兒。池部下定决心走进門内。

“我，是从川添工厂来的……”池部拿出傳單对一个男子說。

“請看一看这个!”

一个十八九岁模样的小伙子把头一抬，胳膊上挂着滴着水滴的絲捆，呆呆地盯着池部的臉，接着，他把湿了的手指往破襯衫上一擦，撮起伸到面前来的傳單。

“从后天开始，我們工人要实行全国性的罢工。”池部說。对方却面上浮着詫异的神情回望他一眼，默然讀着傳單。

另一个是中年男子，从包头的手巾里露出鬍子臉来。尽管池部往前弯着身子伸出手去，他死不肯接傳單，只是从眼角里看了一眼。池部一再跟他搭話，他却像故意使水沫濺在池部身上似的，拚命在水里掄着絲捆。

“咱們的工資都太低了啊。”池部这样說的时候，他在嘴边露出嘲笑的样子只說了这么一句話：“当然低啊。”之后就再也不开口。池部回头瞧那个小伙子。小伙子已經把傳單擲到溪流的岸边上去了。池部走近他，想打听他的感想。

“咱可看不懂哩。”

小伙子把和尚头轉向这边，站在溪流里难为情地說，池部覺得自己渾身都失去了力气。

他自以为有了些經驗，写傳單也写慣了，現在才知道这里的人和經過一年半斗争的川添工厂的人不一样。这是多么沉重的打击！目前的处境越是危險他越是沉痛地感到自己的失敗：跟敌人作战的武器不中用了！

可是，如今却不能临陣脫逃了，同志們也正散發着这个傳單。池部下了决心朝沿着溪流排立的几栋格子窗的厂房走去。

他从一个格子窗窺見鍋爐的火口，那一定是鍋爐房。池部向头朝窗口烤着背部的兩三个男子擲进傳單。

如同乡村里的工厂常見的那樣，这里的院子也有几棵落了叶

的柿树低低地交叉着枝桠。他从这些树枝下面走去，就在正面瞧见一栋制造丝棉背心的长型大车间。他从每个格子窗里都看见一排排挂着的、还没脱掉蛹子的丝捆儿，和在下面干活的许多女工的头。恰好车间的门开着一半，池部打算从那里跑进里面去。这时有人从他背后喊了一声：

“有什么事？”

那是一个兵士裤上穿着一双长统胶靴的男子，垂在两边的棉皮帽的耳朵不住摇摆着。池部以为他也是这里的工人，就向他点了点头，给他一张传单，又打算走进车间里。但是，他的胳膊却被一只有力的手捉住了。

“你得到谁的许可进来的？”

池部这才重新注视对方的脸。前额上现出戴过军帽的痕迹，鼻下一小撮口髭往上卷起……他是最近复员回来的星野传藏的儿子。他并不是工人，这一点池部也看出来。

“你，是赤色分子吧？”

池部给他猛推着，身不由己地穿过架在小溪上的一座桥，来到溪流对岸。

“啊，是共产党吧？”

“我是川添工厂的。”池部说。“我是个工人，来向伙伴们说明‘二·一’罢工的意义的。”

“好大的胆子！”

池部挣扎着想摆脱他的手，对方马上狠狠地打了他一记耳光。池部踉跄了一下，不由怒火上冲。他燃着愤怒的眼睛刚好瞧见格子窗里向这边望着的女工们的脸，就用尽所有的力气把握在右手里的传单掷过去。

传单的一部分碰在格子窗而散掉了，另一部分掉进小溪里，池

部連瞧它們的工夫都沒有。又一瞬間，他被像是摔跤能手的那個戴皮棉帽的男子捉住身軀，一個翻跟斗給擲到地上了。他好容易才站起來，對方又用腳一拐，把他摔倒在地，緊緊扼住他的脖子。

這幾天來相當疲憊的池部毫不費力地給那人捉住手臂和衣領拖着走。他耳朵里听着那人喊人的叫聲，心想哪怕被打死也得非回敬他一擊不可，可是儘管怎樣掙扎，他的身子却不聽他支配。

“你們看着这家伙！”

原來他已經給拖到剛才進來時瞧見的那棟門旁的事務所里來了。戴皮棉帽的男子向着跑來的兩三個人喊着說。

“去年闖進咱們工廠來鬧事兒的就是這些家伙吧，啊？沒關係，要是想跑就打死他！”

接着，他一轉身朝着舊式的電話箱，氣鼓鼓地搖起電話來。

“××號，××號；啊，是派出所嗎？嗯，剛才有人侵入工廠，啊？嗯，不，已經捉住了，嗯……”

池部渾身感到疼痛，靠在板牆凝望着站在敞開的玻璃門外面、窩自己的頭頂不遠的地方的一群人，只要他微微一動，就準備着馬上給他一擊的人們。里面有禿光腦門的斑白頭上箍着手巾、握着扁担的像個傭人的老頭兒；有傻笑着舉起斧頭來的、像個白癩的結實的小伙子；像打量着什麼物品似地望着自己的這些面孔……。這一切，和新一過去所想的“工人”完全不同。

“噲……”耳朵在響。池部的臉由於興奮變得鐵青了。他緊緊咬着滲出鮮血的嘴唇。“以‘侵入住宅罪’的名義移交給派出所”……這件事並不怎麼擾亂他的心。對於這樣的事他是有思想準備的，而且他還有工會和同志們。可是，現在圍着自己的這些人，他們却不是“工人”，而是“傭人”。那些在溪流里浣着絲捆兒的人們，那些從格子窗里窺視這邊的女工們，他們都確是工資勞動者，

但却是一种带着“佣人”性质的“工人”。这个发现使他感到痛苦。

“来了？！”

圍着的人们让开身子，他从隙间里看见了有人放下自行车的支架，心里这样想。可是，向着这边走来的老人却是厂长星野傅藏——腋下夹着皮包，身穿一套国民服。

“什么？傅单？嗯。”

把斑白头髮剃成平头的老头儿皱起粗大的鼻子，听着来到跟前的、皮棉帽男子的报告，他报告时不时转开身子，指着池部给老头看。接着，另一个手拿斧子的男子把拾来的傅单递给他。老头儿从国民服的胸口袋里摸出老花眼镜，开始读起傅单来。他不时拿下眼镜瞧瞧池部，又戴上眼镜看傅单。这个穿国民服的老头儿在重复这种忙碌的动作的当儿，始终蹙着眉头，苦涩着脸。他那脸上的表情比戴皮棉帽的儿子还要露骨，还要顽固。

“打电话给派出所了？太性急啦，嗯，好好，你们都走开。”他说，迈开穿着长统胶靴的脚走进事务所里面来，改用怪温和的口吻向池部说：

“你是去年跟荒木君一块儿来过这儿的，对么？”

一看池部没理他，他把手里的皮包放在旁边的桌子上，拉过一把椅子来。看样子这个老人是不吸烟的，他把蓝色珐琅水壶递给端茶来的老佣人之后，就两手伸到火盆上搓来搓去，发出枯涩的笑声。

“可是，连招呼也不打就随便闯进人家工厂里来，这我也不能欢迎哩。虽说这是你们共产党的主义。”

池部想反驳他，抬头望着他的脸，但是立刻闭上嘴。对方虽然在脸上挂着笑容，眼睛里却没有笑意。他故意在装呆。池部被擦破的渗出鲜血的脸颊、破裂的嘴唇、从肩到后背全是沾满泥

的一身，对方把一切都看在眼里，却故意避而不谈这件事。

“听说你们的工会主席荒木君是很有众望的人。不过，像这样随便闯进人家工厂可不太好吧。门口不是挂着‘谢绝参观’的木牌的吗？嗯，今天嘛，我也不打算追究你，请你回去吧。”他说，把椅子转向桌子那边，从皮包里拿出文件，又把那副老花眼镜放到额上去望着池部。“要是派出所有人来，事情就会麻烦了，还是赶快回去吧。不过啊，我们的工人不赞成共产主义，请你记着：要是下回再来，就会没有命啦。”

池部一拐一拐地拖着脚走出门外。虽然心里憋着一腔怒火，但觉得还是回去的好。临走时他回头瞧了工厂一眼，可是那些站在溪流里浣着丝捆的人们也罢、或是那些透过柿树枝桠瞧见的格子窗里面的人们也罢，已经没有一个人在瞧他了。

和池部比较，山中初江倒是干得很顺手。她担任的部分是几家小丝厂和一家小缫丝厂。

头一宗，她认识的人比池部多得多。在这下川添小村里，她到处都找得出小学时代的同班同学、川添工厂还是丝厂时代的伙伴，以及从她村里嫁到这里来的朋友们。在这种小工厂里工作的人不是有孩子的战争寡妇就是岁数太大不受大工厂欢迎的“半块料”。

可是，因为这种小工厂都不但车间和上房连在一起，并且厂主的太太或是老太太也经常跟工人一起干活，所以她要完成任务是相当困难的。

“早呀，你们好！”

每当走进里面的时候，她都这样打个招呼。

“请问，××姑娘在这儿吗？”

“××姑娘已經不在這兒啦。”

一個看來是有孩子的婦女回答說。其實初江早就知道的，却在臉上流露出失望的神情：

“啊喲，多嚕走的？”

接着，她很自然地伸頭望望對方來回轉動着掃帚的手，一面蹲在煮茧鍋旁邊。

“不怎麼好纏啊？”

“嗯，可容易斷啦。”

一談到工作，她們馬上就成為好朋友了。現在纏着絲的茧大半都是晚秋蚕，茧層不緊密，絲也細，沒有春蚕那樣容易找到絲頭，工作效率要低一半。

“多少錢？”

初江望一望四周說。她們的工資大都是纏多少絲就得多少錢。可是，廠主的家眷在旁邊，她們就不願意談出來。

“×塊錢呀。”

“嘿？”

初江真正吃了一驚。大工廠里是把四個桶的煮茧做為一個單位規定纏絲工資的，可是在這種小工廠里，工資就賤三成到四成。因為沒有設備，質量檢查時不及格的也多，售價也低。這種小工廠所以能維持下去，就因為有這些自帶飯盒、每天工資不到十圓的低工資工人們。

“太少啦！”

“嗯，太少啦！”對方也一面窺視四周，一面認真地說。

“能不能要求加一點？”

“不行，不行！”對方搖了搖頭。“這××塊錢也是等了又等，拖了又拖的，就沒有痛快發過。”

在这样的時候，她們都很認真，像男子們那樣地談下去。初江把折成四折的傳單插進對方圍腰的口袋里，告訴她最低工資制，說明“二·一”罷工的意義，先小聲耳語着“回頭瞧瞧上面寫的”，然後大聲說“麻煩你啦，要是××姑娘串門來了，請告訴她我來過了”就從這一家工廠溜出來……。

因為這樣，初江散發傳單很費工夫。等她最後來到一家繅織廠的時候，朝陽已經當頂，地上的霜也開始融化了。

“糟啦，老头兒在家哩……”

這家工廠也有熟人，可是要到機房必須經過上房跟前，而且不湊巧的是有個緊身褲上穿件短掛套的五十歲老头兒正在院子里砍劈柴。初江退到門外去躲起來，心里策劃着對付的方法。那個老家伙是地主兼村議會議員，村里出名的老頑固。

還是借口來看常姑娘，大大方方走進去？可是，這回會不會叫常姑娘受牽累呀，……

中間聳立着蓋貓頭瓦的穿廳，正面是上房。上房右廂是沿着竹叢的長型機房，上面蓋着洋鐵皮屋頂，里面不斷傳出織機喧囂的响声；上房的左廂是堆房，樓上的窗口晒着破被啦、撕開的毛毯等等，那是繅織女工們休息的地方。

統共十一台織機和七個女工。這些女工們都住在廠主家，工資據說比小絲廠的計件工資稍微多一些，但是以粗劣的飯菜和過度的勞動而出了名。

剛好在這時有人从上房里叫老头兒。大概是叫他進去喝茶的，老头兒丟下手里的斧子，揮揮手，從禿頭上解下箍頭手巾擦擦脖頸，拉開上房的便門走進去了。

“你們好！”

初江敏捷地跑進機房。暫時間，她好像兩眼發暈了似地什麼

也瞧不見。不論是黑夜或是白晝，里面吊挂着好几盞無罩灯泡，灰塵蒙蒙，暖漉漉的空气几乎令人感到呼吸困难。喧嚣的箱声和梭子声……。

“烏澤小村的常姑娘在嗎？”

初江向着一个姑娘大声地說。这个姑娘正忙碌地动着兩手，把快要被卷进箱座里去的銜竹拿下来，挨个兒往前移动。她用围在脖子上的手巾擦擦鼻子，伸出下巴指一个方向給初江看。

“我是川添工厂的，……回头你瞧瞧这个！”

初江心里着急得很，她边說边拿出傳單交給她。这个十七岁模样的姑娘額上滲出汗粒，臉上青灰灰的；她現出惊愕的神色，一手握紧傳單望望初江的嘴边。

“我說，工錢很少，对吧？”初江兩手合成喇叭形，向着对方的耳边說。那个姑娘把头点了一点。“所以呀，我們說要求漲工錢，从二月一号开始罢工，你知道什么叫罢工嗎？”

对方眼睛睜得大大的，深深地点点头。眼神虽是半信半疑，但却閃耀着期待的光芒盯着这个活像突然从地上冒出来的初江的臉。

“好吧，回头瞧瞧……”初江說，兩手握紧拿着傳單的姑娘的手，用力压在她的胸膛上。

旁边的一台織机已經織完一卷料，有个姑娘把新的經綫一根根地結在剛才旧的經綫头上。初江和她一起蹲在織机旁边，一面說明一面把傳單交給她。她感到自己的心越来越跳得快。因为厂主的家屬們經常夾在女工里面操作，初江不得不尽最大的努力去識別她們。

这家織織厂虽然也出产窄幅料子，但产品大半都是寬幅的洋服料，是絲和人造絲的交織品。听說人造絲是从日东織織厂賒購

的，外面謠傳着說：利潤的大部分都被資本大的日东繅織廠吸进去了。

“常姑娘……”

一个用塊手巾包了头的姑娘也停了車，把新的經綫結在旧的經綫头上。初江一發見她，就馬上向她小步跑去。

“啊！”

叫做常姑娘的女孩子張着嘴，显出詫异的神情向这边望；一張陰沉沉的冷漠的臉。

“別管咱，別管！”

初江用本地語制止打算停下手来的对方，匆匆向四周望了一望。好像沒有人注意……。

“咱帶來了这样的东西。”初江說，隔着刺眼的寬幅銀灰色經綫，拿出傳單給她看。“回头瞧瞧，啊？”

对方抬起眼睛看了傳單一眼，仍然浮出冷漠的神色，立即把視綫落在經綫上。

初江跟她并不怎么亲密，不过是小学时代的同班罢了。可是她怎么会老成这样又干又黃的，把包头的手巾像男子那样在后腦勺子上打个結，从里面露出蓬乱的干枯的头髮……活像有了三个孩子的媽媽一样。

“这活兒多累人哪！”

初江望着对方的手，感到十分同情。她曾經是絲厂的繅絲工，可是織工的活兒还要辛苦。

“到底一共有多少根呢？”

对方头也不抬，机械地回答說：

“一万兩千八百六十根。”

她用手指拊拊那些从箱座露出头、被箱齿一根根分开来的旧

的經綫——比一根頭髮還要細的銀灰色絲綫——一個挨一個地結在新的經綫上。要是接錯一根，這幅料子就成疵品。

“需要多少時間呢？”

對方一時沒有回答。她好像把全身所有的神經都集中在左右兩個食指和大拇指的指頭上。手指頭被牙粉液濕成了粉紅色，活像神手似地動得那麼迅速敏捷，挨次把綫結上去……。

“要是開夜車，有時候一天就搞完。”

對方說完，又不吱聲了。七個女工對付十一台車，她們一定是整天忙着跑來跑去結絲頭。

初江心裡着急地想趕快把傳單交給她。可是，她却不知是為什麼不能開口。她覺得傳單上的詞句——自己已經讀過好幾遍的詞句——好像和對方的心情有很大的距離。她也覺得自己儘管費了唇舌對她說明傳單的內容，對方是不能馬上接受的。對方的生活是這麼艱難，傳單上的那些話是不能立刻觸動她的心弦的。

“能干到多大年紀呢？”初江根據自己當絲廠女工的經驗這樣問她。

“像咱這樣的人再過一年就不成啦。”這次，對方立刻回答了。看來這是最使她感到痛苦的問題。“過了二十五歲，眼睛和手指都不中用了。”

初江拿傳單的手微微發着抖。絲廠的活兒也是過了三十歲就干不好；可是，壽命總比干這個活兒的人又長了一些。

“那麼，不干的時分給你錢麼？”

把臉伏在經綫上的姑娘說了一聲“不”，把手巾包着的頭搖了一搖。這時，不知是誰來到了初江的背後。她吃驚地回過頭去，幾乎碰到那人的身上。站在她身後的是剛才那個老头兒——這家工廠的主人。

“您早！”

初江馬上把傳單揣進袖子里，向他行了禮，不過她禁不住有些心慌，往後退了一兩步。老头兒緊跟着往前邁了一兩步。他把兩手插進系在條子花短套褂上面的腰帶里，目光盯住初江的臉。他那深深刻着皺紋的臉充分說明了他的乖戾的癖性。

“我，有點事來……”初江說，從心里逐漸涌出能夠頂住對方目光的勇氣和鎮靜：“你算什麼東西，刻薄的老鬼資本家！怕你這種老鬼還能工作嗎，你擺什麼架子，還不是剝削常姑娘她們的勞動力才發了橫財的嗎！你休想把傳單拿了去！一張也休想拿走……”初江心里想。

“把剛才那張紙拿給我！”

不出初江所料，老头兒從腰帶里抽出一只手，伸到初江面前。

“哪有什麼紙……”初江用下巴指了一下從機旁露出后背的阿常，替她遮掩地說。“常姑娘家里托我一點事，我是來告訴她的。”

初江說着，一步步地朝門口退了去，面上還浮出微笑。有兩三張臉從織機後面伸出來望着這邊，這給初江添了勇氣。……“你想蠻干就試試看，我可要大聲嚷的！你們資本家究竟怎樣欺負着我們，我們都知道得清清楚楚的……”初江想。

離門口不遠了。老头兒還是剛才砍劈柴的那一身，腳上穿着地下足袋，初江往後退一步，他就往前邁出一步，目光盯在初江的臉上，一直跟她走到門口石階上，在那里停住腳。

“打擾啦……”

初江下完石階，站在戶外的太陽光下面時，她更加鎮靜了，向着老头兒把頭一點，一轉身朝上房的院子走去。這時，老头兒從她背後喊了一聲：

“你，是藤作的閨女吧？”

剎那間，初江的兩腳像被釘住似地不能動彈。

“是吧？你是烏澤小村的佃戶藤作的閨女吧？”

老头兒的嗓子并不高。初江却覺得他那聲音一下子從自己身上奪去了行動的力量。就好像那聲音一下子剝光她身上的衣服，一直刺進心坎的深處……。

“……………”

初江臉變得慘白了。她盡最大的努力好容易不讓自己回過頭來。雖然老头兒站在石階上沒追來，可是哪怕她逃也罷，跑也罷，在她前面已經拉上無形的網，哪里也逃不了。

“啊哼！”

老头兒咳了一聲。“他媽的！”初江心里罵着，背上感到老头兒好像刀扎一般的目光，提起宛如在地上扎了根似的沉重的腳，一步一步朝着大門走去。

河村勝雖然是一個熱愛工作的人，但一到下午也感覺疲倦。她把運送帶送到檣上來的半打新的羅盤儀瞥了一眼，用手指揉揉眉間。

“這是第八批，……還有一打。”

掛在工長背后的電鐘已經是兩點多了。“不要緊，下班以前能搞出五打來！”

現在，她又捏緊拳頭敲敲前額。她在並排坐着的五個檢查工單，如果自己不保持最高產量，心里就過不去的。在這個裝配羅盤儀的車間里，在窗戶面朝天龍河的樓上盡頭處的車間里，到處都貼着“終於從明天起實行總罷工！”、“立即發出遲發和欠發的工資！”等等標語。這種用拙笨毛筆字寫在舊報紙上的、旁邊打滿雙紅圓圈圈的傳單，不但在走廊板牆上，連車間中央柱子上也堂堂

皇皇地貼着。可是，哪怕貼在工長辦公桌跟前，如果傳單下面簽着“東電川添工會”幾個字，那麼誰也不敢撕下來。

不過，這一個車間的气氛却和那些傳單上的標語仿佛有很大的距離。大約有四十個人的樣子，各自在檯燈下面埋頭工作着。有的用夾器從油壺里夾起零件，有的開動馬達試驗已經裝上齒輪的主軸的轉動，他們的工作檯按照裝配零件的順序，順着車間三面牆壁一個挨一個地排列着。他們中不論男女好像都毫無興味一樣，也沒有笑聲，也沒有歌聲。整個工廠是那樣的杀气騰騰，只有這個車間空氣沉悶。

這個車間是從前絲廠的房屋，屋檐很低，里面很陰沉。因為空氣乾燥會使精密零件容易上灰塵，所以只有這個車間中央放着一個大火盆。其他車間的干部們經常圍着這大火盆聊天。這是在大工廠里常見的情形，如果這個工廠的工會力量強大，這些人就自然把落后的車間做為他們落腳的地方了。此刻，圍着火盆的有工具間的島成吉、辦公室的小松信義等兩三個人，他們又開火腿烤火，和富士工廠出身的名越車間主任閑聊，已經聊了很久。在這車間里，就連他們也可以自由發表議論。

“我想……”一個在阿勝旁邊穿件黃毛衣的姑娘伸出下唇，用撒嬌的口吻向她說。“要是開始罷工，我想回家一趟哩。”

阿勝默然從檯上拿起一個沒檢查的成品，目光敏捷地掃過鄰座的工作檯。第七批的半打成品還剩下一半。可是那個上伊那出身的黃毛衣姑娘却不慌不忙地打開話匣子：

“我不願意讓人說我是赤色分子。”

這時，對面工作檯前、同是住在第一棟女工宿舍里的一個圓臉姑娘，把用手巾包着的頭一抬，說：

“噓，噓！你不怕給工會聽見么？”

附近傳出吃吃的偷笑声。

“要被古川收拾的呀，什么階級的叛徒。”

可是，一提到古川这名字，那个黄毛衣姑娘却反而来勁了。

“什么古川，那个馬臉咱可不怕他！”

“真不怕？”

“真不怕！前天晚上因为你們都不吱声，所以咱也沒开口。”

“那么，把古川拉到这儿来好不？”

“啊啊，把他拖来！”黄毛衣姑娘虽然說得威風十足，但赶紧把臉轉向大家补上一句：“咱們大伙兒一齐收拾他？”

“对呀，要是来了，咱用一公斤重的鉄槌揍他！”一个姑娘立刻帮了腔。

“我呀，我呀……”另一个姑娘說。“第一装配間的山中初姑娘还要可惡。那样在大伙兒面前跟古川扯扯拉拉的，算哪一套？”

姑娘們把古川和初江罵了一頓，直到心滿意足才停嘴。她們从昨天起就这样，已經不知道罵了多少遍了。

“不会跳舞的不是白痴就是反勁”，古川这句话从昨天起就以很快的速度傳到每个車間，天龙会會員不消說，就連那些不跳舞也不反对跳舞的人也都起了反感。

阿胜左手拿起一个罗盤仪，用右手大拇指推一下主軸。兩眼仔細瞧着。别人对她說話，她只回答一声“嗯”或是“是啊”，始終沒参加姑娘們的閑談。

“喂，你們！”

島离开那些圍着火盆叉开大腿烤火的干部們向她們走过来，把秃头伸出工作檯中間。

“你們里面有亲自听見古川說‘不会跳舞的人是白痴’的人沒有？”

姑娘們一聽，都像小学生似地爭着回答他。島重新把她們的臉掃視一遍。

“那么，要是有必要的时候……”島說。那些圍着火盆的人們不知道策划了什么陰謀。島沒有几根鬍子的臉，再加上一个尖鼻梁、兩只深陷的眼睛，此刻显得更陰險了。“有人能当証人嗎？”

小松也从島的背后伸出臉來。可是姑娘們一聽要当証人，都不禁胆怯了。她們并不怕古川。可是，像前天晚上那样被大家喝斥，那多可怕呀？

“有沒有，啊？”

这时已經搞完主軸檢查，正用精度測驗器檢查成品的阿胜突然开了口：

“要是可以的話，我来当証人。”

阿胜鎮靜地說，抬头望着島，臉上还透着一絲古怪的微笑。

阿胜弯着背，用手轉着精度測驗器的搖把。罗盤儀的刻度盤上每隔百分之一公厘的距离刻着一百个天星。每当指針指在其中一个天星上停止了的时候，測驗器上的指針在它的刻度盤上也指出这一个天星的誤差停止不動。有时是負五，有时是正九，只有很少的場合是指出完全一致的零。阿胜一得到数字就从耳朵上取下鉛笔，把它填进精度表里。她的字写得很小，不得不在肩膀上用力。……一件褪色的茄色工作服，寬闊的肩膀，高高的顴骨，垂在臉旁的褐色散髮，阿胜整个的身子是粗笨的。她一开始工作就把自己忘得干干净净。

她的工作，是把刻在罗盤儀上的一百个天星从零点二开始挨个兒檢查它們的誤差，并且在八小时的工作時間里要檢查六十个成品。这是一个需要熟練和精力的工作。

这个贴有“东电”商标的罗盘仪在日本四大公司的出品中占首位，战前和战后在日本市場上一直都維持着最高权威和价格，其原因不外乎下述这三点：一是川添工厂拥有瑞士制的齿輪切削工作母机——这是在瑞士产品中也号称为优秀出品的，它能够切削出極小極小的齿輪的齿——，又有全国也找不到几台的美国制造的自动車床——能大量生产精度高而小到一公厘的螺絲釘；其次是川添工厂有中谷进等几个优秀的精密机械專家和池部新一等从学徒起被培养出来的优秀技术工人；第三是“东电”雄厚的資本，能够毫不吝嗇地扔掉次品，絕不讓它們在市場上露面。

“罗盘仪”的零件虽然是在同一車床上制造，是同一个工人花費同样劳动力制造的，但仍然每个成品并不完全一样。使用精度測驗器来檢查的一百个天星，是以零点为中心分为正的和負的。这正和負都被算做为“誤差”，正确的就是中心的“零”。如果罗盘仪上的天星只有正或負的誤差不到十个，就被視做“特号品”，十五以下是一号品，十八以下是二号品，十八以上的在“东电”就是廢品不拿到市場上去了。不过，这些成品又每个都具有不同的性格。有的是以零点为中心而頻繁往来于正和負之間，但它来回振动的距离却只在十以下，因而被評为特号品；有的九十九个天星都很好，但最后一个天星却出了十五以上的誤差，因而被貶为二号品。

不消說，这些極微小的精度上的差异——做为它的性格而出現的誤差——其产生的原因非常复杂，还是人类現在的力量所不能克服的。头一宗，那檢查罗盘仪的精度測驗器的精度目前还处在相对的阶段。

不过，檢查一般事物的机器，又有檢查这种机器的机器，这种說法是非常有趣的。罗盘仪就是測量事物的高低、凸凹、以及

压力、振度等等各种各样的机械，正因为它要测量别的东西，所以它自己的精确性也必须准确地加以检查。

就是说，如果你的任务是负责把别人导入正确的轨道，你自己就需要经常进行自我批评。

机器的进步，生产的进步，这就是人类社会的进步。机器的进步又依赖于这些在现场第一线活动的测微尺或是罗盘仪等的进步，它们是把其他机器导入正确、精准和真实的轨道的。

因此，那些检查东西的机器、测验对方和纠正对方错误的机器，应该更使它的精度越来越强。这个事实也同样适用于人类社会。例如说，缺乏自我批评精神的共产党员——他和没有“精度表”的罗盘仪一样，是一种非常危险的东西。

阿胜当然压根儿没有想过这些问题。她检查完一个就另拿起一个，用右手大拇指压着主轴。她聚精会神地两次三番反复着同样的动作。壳子里面的零件装配得精密呢或是不精密，她完全靠着自己长期工作的经验和心得断定。她不能说明为什么这一个好的，而那一个却是坏的。她只是忠实地按照自己在富士工厂实习三个月的时候，老辈工人传给她做法做，而这些老师们也只是照自己的心得传授的。

阿胜忠实于她的工作，确是工作得很好。她从丝厂时代就养成决不后人的精神，拼命地工作着。不用说，她对劳动本身或是对于自己制造产品这件事，从来没有感到过喜悦和希望。产品都是“主人”的。她从来不知道这个产品是做什么用的，值多少钱，主人能挣多少钱……等等问题。对于她来说，那是不应该知道的事情，是属于另外一个世界的事情。她拼命工作不让自己落后于别人的心情，也只是为了想获得主人的喜爱，不至于打破饭碗。那么，落在自己后面的人打掉饭碗又怎么办，这事她从来也没有想

过。她为什么不要想呢？她自己就曾經不止一次地陷进那种窘境，在那样的时候不是连对她啐一口口水的人都没有吗。阿胜从小就尝过各种各样的不幸，在那不得不喝冷水充飢的困难日子里，又有誰不是讓她感到全身耻辱才施给她一块飯团的么？

“怎么回事，尽是些二号品！”

阿胜工作着，模糊地感到憂慮。她这憂慮当然是“主人”的憂慮。大家忙着“二·一”罢工，不認真干活。

古川那家伙总有一天要叫他哭丧着脸，等着瞧吧！

阿胜打心底里憎恨着那些人。不管是初江或是阿菊，她想总有一天要收拾她们。这个把“主人”的世界视为“绝对至上”的阿胜，不得不把自己的不幸和苦痛统统都放在伙伴们身上。“‘不会跳舞的人是白痴’，这是什么话呀，他妈的！”

正在想着心事的阿胜，沒注意到一只胖手从她肩上毫不客气地伸了过来，拿起枱上已經經過檢查的成品，望着上面的精度表。

“……什么？……嗨……嗯，嗯……”

附近的伙伴们都站起来行礼，这时阿胜才注意过来，她慌忙站起身来，深深鞠了一躬几乎把头撞在枱上。原来是相良厂长来了。厂长站在阿胜身后，一面听着名越主任的说明，一面往下点着双唇下巴。

“你这兒有几个一号品？”相良厂长說。

“把它们算在一起已經是四打……”阿胜仍然站着，指着剩余的未檢查品說。“其中有五个一号品和两个特号品。”

“号外呢？”

“十三个。”

厂长細眯着眼睛，“嗯”了一声，接着把下巴伸到鄰座的黄毛衣姑娘那里說。

“你呢？”

黃毛衣姑娘半站着，紅漲着臉回答說：

“……一號有六個，沒有特號。號外有……”

“嗯。”廠長縮回下巴，不再問下去。他仍舊細眯着眼睛，目光定在一個地方，蓄着小鬚子的嘴邊透出一絲冷冷的笑來。

相良廠長比從前更發福了。口髭也添了銀絲，大約也因兩手背在背上，肚子往前凸出。他眼睛下面已經出現眼囊，但眼睛仍然炯炯有神，突出的厚嘴唇也仍然是以前那精悍和愛好活動的樣子；不過，廠長却好像缺乏活氣。那浮在雙層下巴附近的帶點自暴自棄的冷笑，始終流露出內心的不滿，使人感到冷酷和淡漠。

“原因正在嚴格調查……”

“嗯。”

“究竟在裝配方面呢？或是零件方面？目前還沒有檢查出……”

“嗯。”

廠長一面聽着名越主任的說明，一面從相反的方向順着零件裝配的順序視察男女裝配工的工作枱。不過，看樣子廠長對自己所做的事情並不感到興趣。

“總之，老是這樣的話，公司也吃不消嘍，啊？”廠長好像談別人的事情似地，笑着對送到門口對自己行禮的名越主任說，把手舉了一舉，順着走廊走去了。

如果成品都是二號品的話，公司的損失是很大的。從質量來說，一號品和二號品只有十五和十八的“誤差”，但從價格來說，由於羅盤儀的性質，兩者之間就差得很大。

相良廠長盡量使自己相信這都是由於職工們在“二·一”罷工的氣氛下沒有認真工作的原故。可是，這種成品的好壞每每發生

在某一個瞬間，它的原因是非常複雜的。以前，儘管工人怎樣認真，也曾有幾次繼續出過次貨，廠長比誰都清楚這一點；可是他却努力使自己相信原因在於“二·一”罷工。

因為這樣，廠長才在他的雙層下巴附近浮出冷笑。不過，他剛一走進走廊，笑紋就逐漸硬化起來。走廊板牆不用說，連車間入口、廁所的門，甚至駛在走廊上的運搬成品的推車上也貼着各種各樣的標語，從左右前後衝着廠長圍攻。

“立即發放遲發和欠發的工資！”

“別讓咱們光吃鹿尾菜和面疙瘩湯！”

“從明天起實行總罷工！”

相良廠長時而穿過走廊，時而又爬上樓梯，巡視每一個車間。在這種連車間工長們都靜悄悄地躲在桌子後面的時候，他仍然照常進行車間巡視，這說明廠長是個不怕事的人；不過，他敢於進去的車間還是沒有幾個。

樓上生產電表的第二裝配間，歌聲洋溢到走廊上來。廠長從窗口往里一瞧。雖然運輸皮帶照樣運轉，女工們也照樣在皮帶兩邊工作着；可是空氣有點不對，活像一不留心走進去的話，就會被她們咬得體無完膚。

車間里每根柱子上都貼着“別讓咱們光吃鹿尾菜和面疙瘩湯！”的標語，姑娘們像控訴這件事似地揚着頭，發出尖聲在高唱着什麼。每當唱到“高舉吧，紅色的旗”的時候，一百個人的高昂的歌聲就融成一体，壓倒運輸皮帶的軋聲，壓倒流在天花板下的皮帶的震動聲和卷綫圈機的啜泣聲，清脆地刺進廠長的耳鼓來。

“簡直胡鬧！”

廠長分不清哪一張臉發出哪一種聲音。但瞧見那些像燕子似地張平嘴的姑娘們的臉，就不禁生氣。“鹿尾菜和面疙瘩湯的伙食

不光是咱們工廠一家哩。”

連在走廊上碰見的工人里面，朝他鞠躬的都沒有几个。厂長臉上浮着一絲微笑的時候，他心里還比較自在，但不知不覺地他細眯着的眼睛更細了，嘴邊的肌肉也硬了，脚步也越來越快了。

厂長曾兩次看見古川忙忙碌碌地走進每個車間的門。厂長也在樓下的第二車床間里沒有瞧見工長的影子，却是一個不知姓名的小伙子站在工長的椅子上，不知在做什么演說。他的周圍站着十四五個年輕工人，面色嚴肅，一聽那人叫出名字，就舉手答應。厂長悄悄躲在車間門口偷看，他不知在什麼時候發生了錯覺，覺得好像這家工廠的主人已經換了新人。

相良厂長畢竟也無法巡視到底了。他穿過鋪着格子鋪板的露天走廊，仍舊用那穿拖鞋的腳走到地上，向昨天接到“牆被推倒”的報告的女工宿舍第一棟走去，心里感到非常沮喪。這兩個月以來工人的力量突然增強了，而且這不但是川添工廠一家如此，看來全日本都是一樣，從報上的消息，從總公司來的情報看來似乎已無法鎮壓。那激烈的鬥爭好像已經在離厂長這些人的頭頂很遠很高的地方進行，厂長不太明白是怎么回事。泄了氣的厂長有時突然在腦際掠過“革命”兩個字，不禁一怔，但立刻又想到這并不是不可能發生的事情，心情就更沮喪了。

圍牆一帶陰沉沉的，連地上的霜也還沒融化。他在第一棟宿舍的太平門樓梯口附近，瞧見了被推倒在地上的板牆。因為厂長故意沒下善後命令，那些在紅鏽了的帶刺鐵絲上吊着的破木片，還在一晃一晃地搖擺着。冬天短短的夕陽有氣無力地照着和朽木柱一起倒在地上的板牆。

“厂長！厂長！”

從先前起小松信義就大聲喊着厂長，橫穿廣場朝這邊跑來。

不消說，廠長压根兒沒注意，他站在那里悵然望着自己的腳尖。

“廠長！麥克阿瑟下了禁止命令啦，廠長！”

“廠長！剛才廣播了緊急消息了！”

小松上氣不接下氣地喊叫着。向來不流露情感的他，此刻却破例在眼角邊堆起皺紋，嘴角也咧開得不成樣子。

“什麼緊急消息？”

相良廠長還沒有注意到，他仍然望着自己的腳尖，毫無興趣地問着。

“禁止‘二·一’罷工呀！麥克阿瑟的命令！”

“禁止罷工？”

廠長從松吊着的眼囊附近閃出詫異的目光望望小松說。突然間，他發出沙啞的聲音：

“真的嗎？麥克阿瑟有命令嗎？”

矮個兒的廠長仿佛伸長了身子，一把捉住對方工作服的胸口。

“緊急消息嗎？已經廣播過了嗎？”

“不，還在重復着呢。”

廠長跑在前頭，但因為腳短立刻被小松趕過去了。他橫穿工廠廣場跑去，就望見尋找廠長的總務課長和工務主任等人站在辦公室門口。廠長不顧腳上的拖鞋沾了一底泥，三步并兩步奔上樓去。等在門口的人們也跟着擁而上，大家走進廠長室。可是，收音機已經把緊急消息重復播送完了。

“有人記下來沒有？”

廠長一會兒掏出手絹揩揩脖頸，一會兒坐在椅子上，但馬上又站起來，喘吁吁地從總務課長手里接過公用箋直瞧着。

“對對，給總公司打電話。”

公用箋上的文字好像在跳躍，廠長怎么看也看不清楚。總而

言之，“二·一”罢工給占領軍的命令禁止，他只要知道这是事实，別的一切就用不着管了。

“……請帶刀董事來听，啊，帶刀，你說什麼？”

站在門口听厂長吩咐打長途電話給總公司的烏澤蓮也臉色大變，前額附近成了鐵青色，嘴邊癱攣着。

“帶……刀……帶刀勞務課長呀，別發呆！”

厂長室立刻充滿了人。不但是辦公室的重要干部，連車間主任們也跑來了。因為这不但是事態突然急變，而且用占領軍總司令官的名義这么明確地又这么大規模地禁止日本五百万工會工人的合法行為還是頭一遭，這簡直把他們高興壞了，有點不敢相信。

“你認識巴爾上尉吧？找他打听打听情況，好吧？”

厂長把小松叫到房間的一角落里，小聲耳語着說。

“不，要是他不在上課訪，你就上長野的軍政部，啊？勞駕，坐汽車跑一趟吧。”

已經是下午四點了。可是連下班汽笛也像忘了似地沒有响。小松悄悄跑出厂長室。長距離電話還沒有接上，可能其他的地方工厂也都在打。厂長好容易抑制住快要從心底里涌上來的興奮，坐在椅子上對大家說：

“對對，在布告欄上貼出消息。不，不但在布告欄上，哪兒都行，越多越好。快點兒！在工人還沒下班以前……”

從一個車間跑到另一個車間的古川知道這個緊急消息的時候，整個工厂老早已經傳遍了。他雖然不是執委，但卻馬上奔向工會事務所，在那里執委會剛剛決定了“延期罢工”。

“萬不得已呀，要是麥克阿瑟下了命令，誰也拿它沒有辦法的……。”說這些話的千千岩的聲調是那么興高采烈，和說話的內

容大不相同。他把身子深深地埋到椅子上去，兩個大拇指插進西裝背心的小口袋里說。“那麼，馬上貼出工會通知，好吧，主席？”

坐在千千岩旁邊的荒木慘白着臉，默然盯着室內的一角落。他好像沒注意那些涌集到門口來的車間委員和青共盟員們。

“等一等！”握着桌子的一端的古川說，心里十分着急。“……那麼，‘十六項原則’怎麼辦？遠東委員會的決定呢？”

“十六項原則？”千千岩把臉轉向古川。“那個么。噫，哪怕有‘十六項原則’，但執行機關的負責人是麥克阿瑟司令官呀，如果他認為有禁止的必要，那就什麼原則也不中用啦。”

古川想找出話來反駁他，可是他光是啊咕啊咕地張着嘴，說不出話來。他在聽見緊急消息的瞬間就在心里想：“畜生，到底下了毒手啦！”自從去年調到廠長室里翻譯那本蔚藍色封面的美國雜誌“讀者文摘”以來，他就對美國發生疑問，這疑問一直留在他的腦子里。現在，他看見一向最信賴的荒木臉上還浮出半信半疑的表情，眼睛盯在一個地方，這態度使他拿不定主意。

“不，請等一等！”古川握住擬完工會通知的草稿、正要离席的竹內忠一的手腕。“使用罷工權不是合法的嗎？罷工權不是工人保衛生活的武器了嗎？禁止使用這個權利是違背波茨坦公告的……”

“喂，喂……”千千岩敲着桌子說。“喂，日本還在人家占領之下哩。請別把這一點忘記了。”

“占領就是根據波茨坦公告的，對吧。所以我們日本工人才服從占領軍的命令。”

剎那間，古川被人一推，險些被推倒了。原來是竹內猛然摔開他的手。

“討厭！這是絕大多數通過決定的。而且你有什么權利在這兒發言？”

站在竹內旁邊准备好笔墨、展开一張大紙等着写工会罢工延期通知的鶴丸連忙劝住說：“好啦，好啦。”

“难道就这样嗎，荒木先生？”

古川含泪冲着荒木說。不湊巧的是笠原和中谷都不在这里。荒木在胸前交着双臂，依然目光盯在室內一角落上。他那样兒簡直可以說是“呆了”。古川也明白麦克阿瑟的命令是不可抗拒的。可是，从荒木的側臉看来，他可能把美国看錯了。至少在这以前，他一定是相信美国的。

寒雨不时地冲击窗板。大家在荒木家的樓上圍着收音机，等待池部回来。“党支部怎样对待这次的事态呢？”

池部和井上一起上上諏訪的党地区委员会去了。昨天去散傳單时受了星野的兒子一頓毒打回来以后，池部便發了燒躺在上諏訪宿舍里；听见收音机广播后馬上跑到工厂来，現在又返回上諏訪了。

荒木接到紧急通知，和千千岩一道上市会館去参加全斗岡谷地区協議会的會議。跟他們一起去的大野木先一步回来，正向大家报告說：“会上决定采取和国鉄、全遞^①共斗委会同样的方針，全斗長野县委明天集合在長野市宣布临时解散，看样子要成立新的一种組織。”

“我呀，給吉普車跟在后边兒啦！”

大野木伸出脖子說。他的眉毛很短，兩眼之間距离很大。可能由于这个原故，他越是露出吃惊的表情，臉上就越是变得恬然。

“走出市会館一瞧，街上来回轉着兩三輛吉普車。我想‘媽

① 日本全国邮电工会的简称。

的，这一定是麦克阿瑟的走狗’，果然吉普車就跟着我走。啊，真的呀。我搭上公共汽車，它也追在公共汽車背后。嗯，大概是把我当做代表之一吧。”

大家望着大野木的臉。大野木这一句“媽的，这一定是麦克阿瑟的走狗”的心情，大家都充分地理解得到。在还没听见今天的紧急消息以前，他們是不会这么清楚地感到这一点的。

“于是乎罗，我在路半截兒就下了車。你們都知道岡谷小学校旁边的公园吧，我就跑进公园的公共厕所里。嗯，蹲了十来分鐘再出去一瞧，家伙已經跑掉啦。不过，不想大便的时候蹲在厕所里，可臭得够受的。”

初江和蓮不禁笑起来。古川一直把臉伏在兩手合抱着的膝头上动也不动。……“多气人哪。气得真想大鬧一頓。国鉄也好，全遞也好，那么堂堂皇皇的發了宣言，一听麦克阿瑟下了命令就馬上下停止罢工的指令，这成什么話。麦克阿瑟不是工人的朋友，这不早就明白的嗎……。”

这时，从楼梯那里傳來脚步声，古川猛地抬了头。

“地区委說什么？”

跟井上一一起爬上楼梯来的池部，样子非常疲累，他一屁股坐下来靠在牆上。臉頰和下唇上現出已經凝成黑色的伤痕。蓮和初江斟茶給他喝，把火盆推到他身边。池部好不容易掏出筆記本，郑重地开了口。

“因为他們正在开会，只会到桥本委員。各党支部来的人也不少，我們只談了二十分鐘。我先把結論报告給各位……”池部說，咳了一陣，又抬起咳紅了的臉。“从結論来說是这样的：在今天晚上以內党中央要發表声明。在此以前我們始終要和群众一起前进。尽管麦克阿瑟命令禁止总罢工，但他並沒有否定罢工权的

合法性，而且他也不能否定。因此黨員必須在各工会里支持工人的要求，站在他們的前頭……”

古川像擋住他的發言似地怒喝着：“別廢話！我們想知道的不是這些！”

“我們想知道的不是這些！麥克阿瑟，聽見了嗎，麥克阿瑟……”古川敲着鋪蓆說。“蹂躪十六項原則，鎮壓我們日本工人的行動，這究竟是對呀不對？我們想知道的就是這個。要是不對，那麼身為共產黨員的我們可不可以對群眾不吱聲？我們想知道的就是這個呀！”

池部和古川對瞪着眼。逐漸地池部的頭垂下去了。這他也是明白的。

“干嗎廢話連篇！廠子里，第二裝配間、檢查間，伙伴們都在抱頭痛哭哩！不中用的東西！”

古川在池部低垂的頭上怒罵着。垂着頭的已不止池部一人了。

“別，別，生氣！”井上結結巴巴地說，拍拍古川的肩膀。“二，二，二郎君，你，你的話，我，我明白。可，可是，明明天，中央發，發表聲明……”

池部抬起臉來：

“對的。我的想法也跟你一樣。可是，這又是另外一個問題，目前最重要的，是始終跟勞動人民站在一起這一點……”池部邊說邊絞着手。“听橋本先生說‘共斗’和‘全斗’也鬧意見鬧得挺厲害。可是，在占領下光依靠工人的力量是不能戰勝敵人的。我們還缺乏和農民、市民、全國民的團結……”

話還沒說完，坐在收音機旁邊的大野木突然掄着手叫：

“別吱聲！別吱聲！”

开头时，声音好像来得很远，从遥远的地方夹着杂音传来微小的声音：“……由于麦克阿瑟司令官的命令……不得已，我们……停止……”接着，声音突然从很近的地方响了起来，变得又大又沙哑：“可是，我们日本工人认为这次总罢工是工人保卫生活的应有权利，是理所当然的行为。因此，我们日本工人认为这回的命令是不能理解的……。”

大家把头聚在粗糙的小收音机跟前倾听着。

“……全日本的各位工人们！我们日本工人万不得已……忍泪停止总罢工，不过……”

说话的人的沙哑声时时间断，又用激昂的腔调说下去。古川瞪起眼怒视着时时发出雨点声的窗板。鸟泽莲突然从大家中间抽出身子，往后一退撞在纸榻门上，放声哭了起来。

“……这是为了将来的进两步……而退一步。我们日本工人……绝不是因此而胆怯的。……各位工人……日本的各位工人们……”沙哑的声音呜咽了一下，马上又激昂地高呼着：“团结起来！团结起来！……日本工人阶级……万……岁！……”

从初江和阿信她们女同志之间传出哭声。古川两手猛然搂住池部的脖颈，把脸压在他的头上高呼着：

“万……岁！”

在同一天下午九点左右，人们聚集在东电总公司——京滨堀河街工厂——的楼上第二会议室里，等待资方的答复。工会联合会的十来个中央委员和十四、五个常委为了反对大仁、押切两工厂裁人，向资方进行团体交涉，资方答应暂时退席商讨，在一小时以后给答复。约定的一小时如今只剩一刻钟。

笠原和中谷都很疲惫了。从地方上京的中央委员，大多数每天

都背着旅行袋，隨便常委介紹到會場附近各東電工廠的哪一個宿舍，就移到哪一個宿舍。笠原已經是滿臉鬍子，由於睡眠不足眼睛也紅腫了。中央委員會連續開了五天的會。其中也有些中央委員在麥克阿瑟下令以後，趕緊回自己的工廠；但在全斗委員會里有自己的委員的工會聯合會，在麥克阿瑟下令當時，已經在委員會里表明他們的態度，並且知道委員會的方針。東電工會聯合會是主張強硬的一派。他們雖然服從全斗委員會的決定同意“二·一”罷工暫時延期，但同時又決定了單獨實行總罷工的方針。此刻公司方面不但沒有解決三工廠裁人的問題，而且还提出名古屋、靜岡等工廠的裁人方案，展開新的攻勢，因此東電工會聯合會就是想退步也是無法退讓的。

像這樣，麥克阿瑟的命令大力支援了資本家的攻勢。不過，工會方面從幾天前起就進行前後三次的團體交涉，今天對資方給了相當強烈的還擊。看來這是大出資方的意料。他們沒想到“二·一”總罷工雖然被迫停止，中央全委會還要決定由工會聯合會來單獨實行總罷工。

會議室大鐘的指針，離約定時刻只有五分鐘了。有鵝毛椅墊的沙發是經常使身體疲憊的人易于入睡的。常委們畢竟忙來忙去，時而和工會聯合會主席圍大桌子商量，時而又出去聯繫；但在地方代表里面有些人却伏在桌上睡着了，也有像小狗一樣蹲在沙發上酣睡的人。

中谷望望大鐘，打着哈欠站了起來。他想要在團體交涉開始以前上趟廁所。他一面往上提提鬆了皮帶的褲子，一面漫不經心地走近會議室的門，剛聽見自己的頭上傳出陌生的話聲，就一頭撞在散出噁人的乾燥氣味的軍服胸膛上，給推了回去。

“狗阿特！(滾出去！)”

一支黑色的小型手槍伸到中谷的鼻前來，中谷在咄嗟之間，簡直莫名其妙。他揚頭一看，面前站着一個身材高得出奇、滿臉雀斑、臉却小得和身子不相稱的軍官，擺開一只手大聲怒喝着。

“各類！（他媽的！）”

“哈吧，哈吧！（快点，快点！）”

中谷心里也着了慌，只聽見这么几句话，就給那人捉住肩膀，猛地推出門外去了。矮个兒的中谷踉踉蹌蹌地冲到樓梯口附近才站住。抬頭一看，面前又站着兩個大兵，各自橫握着一支挂在胸前的自動步槍，其中的一個下巴往前一伸嚷些什么，另一個奇怪地“嗨”的一聲，就提起中谷的領子，冲着樓梯口猛推下去……。

可是，當美國軍官往室內走進兩三步的時候，他却被工會聯合會喜多常委擋住去路，兩人面對面地對峙起來。兩人互相都用英語說，但誰也听不懂誰。美國軍官把槍口對着喜多的胸膛，從咬緊了的牙齦之間吃、吃地進出口沫，樣子非常暴躁；一方面，被槍口指着的玻璃工出身的喜多，筋骨強健的身上穿件褐色寬領毛衣，垂下一個肩膀，兩手按在腰上，眯着眼睛瞪着美國軍官……。

一個頭戴三角帽的、矮小的“二世”翻譯^①趕忙跑來，其他的常委們也圍到喜多面前。翻譯說占領軍司令官下了退去命令。全斗委員之一的渡邊從常委里面走出來說：“帶來命令書沒有？給我們看！”面孔瘦黃的二世翻譯像外國人似地聳聳肩膀，但也只好把臉轉向美國軍官，跼着腳跟低聲向他耳語着什麼。年輕的軍官骨碌骨碌地轉動藍眼珠，用沒拿槍的手急忙摸着胸上的小口袋。接着他把一張白紙交給翻譯，一只腳往地上蹬了一蹬，嘴里不知嚷叫

^① “二世”是生長在美國、入了美國籍的日僑，日本投降后很多“二世”當了美占領軍的翻譯，欺侮日本人民。

些什么。

“誰是負責人？誰是負責人？”翻譯一面掄着白紙條一面喊。
“請負責人拿去在上面簽字！”

一直坐在大桌跟前默然望着这边的市川主席，这时才离开椅子走过来。他在常委里面岁数最大，有四十五六岁左右，黑色西服上規規矩矩打着領帶，是一个衣冠端正的紳士。他是商業大學畢業的，在去年參加工會運動以前還擔任第二營業部長，不久就要升參事，進入董事的行列了。但他自動地放棄這個地位來參加工會運動。這是戰後產生的一種新型的人。

他來到翻譯旁邊接過紙條，默默地讀着用打字機打在紙上的洋字，接着抬起頭來，含笑對美國軍官直接開口。看來他的英文是道地的，那個美國軍官還沒等他說完話就怒氣沖沖地蹬腳吼叫起來。其他的人只听得懂“呸，呸！（不行，不行！）”這兩個字。

“剛才我對他說：我們現在是代表職工跟資方交涉有關勞動條件的問題；資方約定在這個時候答復，所以我們在這兒等着；你們可不可以給我們一些時間呢……”市川從胸上的口袋裏取出鋼筆，仍然含笑環顧大家的臉。“……可是，他說他只知道執行命令，不管其他的事，他叫我們立刻離開這兒。……我看沒有辦法哩。”

聚在一塊兒的許多張臉都望着在白紙上簽字的市川的手，這時，又有五六個握着自動槍的大兵沖了進來。被踢倒的椅子發出很大的響聲，被推成一團的人有的跌倒了。

“哈吧，哈吧！”

笠原听着美國大兵的怒喝聲，一面趕緊背上旅行袋，可是找不到中谷，便在門口徬徨着。

被趕出會議室的一群人里，有一部分人來到另一棟地下室里

的工会事务所。中谷和笠原也夾在他們里面。

他們兩個人跟在負責組織部的喜多的后面，來到喜多的辦公桌旁邊，從旅行袋里拿出飯盒。他們還沒來得及吃晚飯。

“这家伙多坏呀！”

喜多咬嚼軍隊面包說。中谷仍然目瞪口呆，他不时望着臂上被推下樓梯時擦破的傷痕，心里呆呆地想着：“美國竟會做這樣的事嗎，嗯？”

可是，中谷他們還沒吃完飯，事務所里又進來了三四個美兵。他們一手抱着自動槍，一手拿起棍棒亂打桌子和牆壁，用腳踢倒椅子和文卷櫃。

“狗呵特！”

“哈吧，哈吧！”

有一個兵還記得在會議室里的喜多的臉，他大步走近喜多身旁，猛打桌子，把還沒喝完茶的茶碗都震滾到地上碰碎了。

中谷他們又被趕出地下室，來到工廠廣場。這時在黑暗里等待的吉普車驀地打開車燈，一直纜向他們沖過來。中谷和笠原互相呼喚着名字，跑步穿過黑暗的工廠廣場，從後門穿過鐵橋下面，來到明治糖果製造公司大門前的一條寬馬路上，好容易才舒了一口氣。

廣場上，三三五五地集合了同是被趕出來的人們。中谷和笠原也朝着他們走去。要是找不到一個常委，他們今天晚上就沒有住處了。

風很大，時間並不太晚，但附近已經沒有行人。一陣陣飛揚起來的砂塵好像把工廠門燈和後面鐵路旁的信號燈都用一層黃色的罩布包住了似的。

二三十個互相看不清面孔的人群集在廣場上，個個都怒氣沖

冲地咒罵着。有人說公司一定窘于答复，去要求占領軍司令部帮忙的；又有人提議說主席他們正在从某个地方用电话要求公司答复，所以大家上他們那里去。这个提議立刻受到大家的拥护，中谷也从地上拿起当做凳子的旅行袋，这时，有人“啊！”地惊叫了一声。

从各个黑暗地方——从鉄桥和广场沒灯光的地方、从鉄路旁的磚牆下面，好几輛吉普車一齐打开了車灯，活像瞪了眼的野兽一样。霎时，就从四面八方冲着广场上的人們疾駛过来。大家要躲也無法可躲，立刻一陣混乱，有的在蒙蒙砂塵里打滾，有的發出狂叫，各自向四下里分散了。中谷和笠原也被吉普車追着跑，在慌忙中身子猛撞在鉄路下面的磚牆上，笠原兩手抱住头蹲了下去。

中谷从腰上解下手巾，把笠原的头抱在自己的怀里，用手巾压住它，自己也坐在牆跟前。“沒有法子，要碾就来碾吧！”

人們还在砂塵飞揚中忽左忽右地慌張跑着。几十輛像蛇头一般自由自在地轉弯繞角的吉普車在后面追赶，从車廂里还不时傳出“嗨”的怪叫声。中谷目不轉睛地注視着这些光景，心想：“美国竟会做这样的事？！嗯……？！”

第七章 “不跳舞的人是白痴？”

一連几天都是冷得可怕的天氣。虽然沒刮風也沒飄雪，但諏訪湖和天龙河都冻上了，天色陰沉沉的，像鉛一般的顏色，暗得几乎分不清早晨和夕暮。几天来都是这么个叫人焦心和沉郁的日子。

“麦克阿瑟司令官下令，禁止‘二·一’总罢工！”

厂方贴出来的这个传单在川添工厂的广场四周和布告栏上，以及走廊腰板上到处都是，压倒了一切传单和标语。要是被人撕掉或是被风刮破，马上就贴出新的来，张数也越来越增加。以前，工人们把那位司令官的大名都念成“马可瑟”，现在因为传单贴得很多，都学会了原来正确的发音是“麦克阿瑟”。

二月一日和二日都在阴沉的气氛里过去了。每个车间也很少有人出出入入的。流在天花板下的皮带懒洋洋地震动着，运输皮带喃喃地打着盹；只有第二车床间里拖着粗管子的自动车床急躁地嘬舌头，溅起油沫。

从一月三十一日的下午起，吉普车一直在工厂四周来回驶着。当然，所谓四周其实只有三面，因为一面是河，其余三面是大门前面的“角仓公路”，左右是厂墙和水田或竹丛之间的小径。方箱型的吉普车有时摇动着无线电天线的触角，冲向堤坝上驶去，就在那里像侧耳静听似地蹲了许久，然后又发出金属的声音来个急转弯驶走了。

相良厂长连二月一日那天也能照常巡视车间了。他过于明显地恢复了生气。总而言之，美国这么公开地镇压日本工人，这还是头一次。厂长前额上戴一顶并不需要的绿色遮阳帽，不穿大衣，把上衣的前襟袒开来往前挺出肚皮，脚上拖着拖鞋穿过广场走来，样子的确是精神充沛的。在上班时间里没有一个工人在广场上走动，厂长蓄在翘唇上的一小撮口髭给哈气冻成白色，他许多天以来头一次迈着充满自信的步伐。

工会在二日和三日都连续在事务所里召开执委会。笠原和中谷也从东京一回来就被会议束缚住了。笠原的头上还裹着绷带，中谷也瘦得眼睛深陷。荒木照样翻起上眼皮转动着大眼珠；各种难题跟着麦克阿瑟的命令骤然打脚下燃烧起来。

其中之一就是竹内忠一此刻正滔滔不絕地講着的這件事，叫做“川添村議會關於川添工會用跳舞擾亂村上風紀的決議”。

“內容大致是剛才所報告的那樣。我真想請各位瞧瞧昨天晚上村議會的情景。例如星野村長，就極力主張直接到工廠里來會見廠長和工會主席，親手交出決議書，好容易才把他勸住了。一經動了文字，就要保留下來的，因此酌量情形改為口頭傳達，由本人……”

荒木的大眼珠里一一映進竹內的表情和動作，有時不知不覺咬着下唇。這並不僅僅是因為竹內的表情和動作刺激他，原來他在心裡這樣想着：來頭兒可不小哩。麥克阿瑟命令的反動影響可不小哩。要加小心的話，說不定會翻個大跟斗。不過，美國是不是的的確確地在出賣咱們呢？

竹內忠一嘴邊兒冒出口沫，越說越快。他又拚命地揮動着胳膊，時而用白胖的手捏緊拳頭敲打桌子，時而跟右肩一起伸出脖子，從浮腫的單眼皮下眼睛越來越射出凶光，說到更激昂的時候，聲音都有些哭咧咧的，使人擔心他不是要哭出來就是要動手打人。

“身為青年部長的人，聽見了嗎，荒木君？身為青年部長的人居然當着群眾攬着姘頭胡鬧，而且還號召大家學他的樣子。這還不算，又有身為青年部幹事的共產黨員把姘頭的肚子弄大了，就往娘家一送自己裝不知道。像這一些事情，對於我們有光榮歷史的川添工會到底有沒有關係？”

荒木因為大野木跟他商量過，所以雖然那時非常忙碌，却知道山中菊懷孕回娘家這件事。可是，這件事竟在村議會上被烏澤小村出身的議員揭露了。竹內這報告使荒木大吃一驚。是真的嗎？荒木也認為這可能是真的。因為他們在星野村長的廢蠟加工廠和村上二十幾家小工廠里散發“二·一”罷工的傳單，這事可能引起

村上有勢者和村議會議員等小廠主們的復仇心。這些地主們雖然被“耕地改革法”吓掉了魂，但麥克阿瑟下令後，村公所曾在門口貼着大張布告大事宣傳，所以這回他們一定又神氣起來了。

“主席！”

竹內從頭到尾專門找荒木說話。他把身一站，一手按在桌上，往前彎起上身望着荒木的臉，接着兩手往背上一背，挺出胸部。

“我有責任向執委會提議。我是以村議會議員和執委的身分提議的。如果本人的提議遭到否決，那麼為了對昨天晚上召開的村議會負責，我或者辭去議員的職務或者不再過問這件事，仍照我們所不願意的村議會的決議實行。如果到了這個地步，我自己雖然不贊成這樣做也就沒辦法了……。”

荒木望着伸到面前來的圓圓的拳頭，雖然明白竹內大部分是在做作，但卻估計不到他的背景究竟有多大，因而很傷腦筋。

“我的建議是：一，以工會名義禁止跳舞；二，開除古川二郎的青年部長的職務；三，公布使山中菊懷孕的對方姓名，根據情況開除工會會籍……。本人有責任提出這三點建議。”

“當然，我們也不要一概否認跳舞的好處。男女挽臂跳舞，這從歐洲或美國等民主主義國家來說是一種禮節……”竹內做完說明後，千千岩笑着用輕鬆的口吻說，好像在替自己辯護。開始跳舞時他在執委里曾是最熱心的擁護者。“不過，如果不合乎村上的風習的話，我們也有考慮的必要。尤其是利用跳舞來亂搞男女關係，又加上古川君們積極地擴大這種現象，我們是應該考慮的。我們工會對於村議會的決議不能不表示態度。”

竹內仍然把臉繃成一副凶相，一手按在椅背上，往前伸出身子瞪着荒木。笠原苦着臉，揚頭凝視天花板，他在心裡想：跳舞問題有什麼重要？從昨天起討論的要緊事倒耽擱下來了。中央委員

大会已經決定在二月十七日實行屬於工會聯合會的四十二工廠的總罷工。要求事項以包括名古屋、靜岡在內的“反對五大工廠裁人方案”、“吉田內閣立即下台”兩大要求為中心，加上川添工廠的“改善伙食”“立即發放遲發和欠發工資”等等，其他還有很多。在這麼重要的會議上，竹內議員這家伙嘀嘀咕咕扯什麼蛋！

“我因為三四天不在廠，不知道在這期間里工廠發生了什麼事情……”中谷衝着竹內說。“不過，按照議事程序，竹內君的提議就作為一個提案，留到後面審查……”

他還沒說完，竹內就敲着桌子嚷起來：

“那麼，你是說我的提議不重要，是嗎？這是村議會的決議呀！村議會正等待着我們的答復！”

“不，誰也沒說過這件事不重要。我說的是議事的次序……”

“所以呀，我不說過‘緊急動議’嗎，啊？‘緊急動議’……”竹內說着又站了起來。說實在的，竹內雖然說過“緊急動議”，但根本沒等大家同意他的“動議”就馬上滔滔說起來了。

“大家同意吧？啊，先從竹內君的提議加以審查？”

荒木止住中谷說，心裡却想着另外一件事：執委裡面沒有一個工人！這不是今天才發生的現象，可是為什麼今天却特別深刻地感到這一點呢？執委共有七個，都是主任級。千千岩、笠原、中谷、竹內、鶴丸和去年年底在大会里選出來的羅盤儀裝配間名越主任。去年年底改選幹部的時候，古川僅以幾票之差敗於名越。這都是因為在車間投票時，主任這名義在那些盲目崇拜要人的多數農村出身工人們起了影響。可是，在此以前連荒木自己也並沒重視這個問題。川添工會在此以前，和婦女部長土岐花一起，青年部長也放在宣教部之下。要是執委里有兩三個工人，儘管有了麥克阿瑟命令，執委會也不會這麼容易動搖的。

“我也有緊急動議！”名越突然舉手說。“也是有關古川君的，希望一起審查。”

名越的發言使荒木暗里大吃一驚。名越在執委里歲數最大，他是和鶴丸一起被公認為“公平派”的人。

“我想在座的各位也已經聽說過這件事。几天以前，在縫紉室里舉行的青年部大會的席上，古川君對第一棟宿舍的女工們說了失禮的話，現在每個車間都在議論着這件事。為了使會員的團結不受損失起見，工會應該採取有效的方法……”

名越主任已經兩鬢斑白，又瘦又干，大概是沒有習慣於發言，放在桌端上的手在微微發着抖。他和千千岩一樣，是富士工廠出身，工齡很長，是由工人逐漸升上來的。這位執委過去很少在會上發過言。

笠原面上現出不快的情緒，不時把眼瞅着名越，這使荒木有些擔心。名越和竹內不同，應該認真考慮他的意見。……不消說，荒木並不是不明白笠原的心理，名越的提議肯定是有背景的。名越是天龍會會員，他准保受了小松和島的唆使。頭一宗，名越當執委候選人是天龍會推選的。因為島或小松這些人不是古川的對手，所以天龍會就推出名越來對付。荒木明白這一點；不過，名越又是一個屬於正義派的人物。儘管他的思想很保守，但脾氣溫厚，在群眾中有聲望。所謂“荒木派”的笠原或中谷的主張和意見在執委里獲得多數的時候，一定就是他和鶴丸也贊成的時候。

“當時我沒在場，不知道詳細情況。不過，聽我們車間的人說，古川君說過‘不跳舞的人是白痴’……”

糟了！笠原笑了起來。他那笑聲好像在說：原來是個這麼雞毛蒜皮的事！名越說不下去了，他閉上嘴。果然，千千岩和竹內從旁邊給他打氣：“說吧，繼續說下去！”

竹內瞪着笠原吆喝說：“在人家說明議題的時候發笑是很失禮的！”

荒木在桌子下面踩笠原的皮鞋制止他，一面含笑對名越說：“請說，請吧！”

不過，荒木也暗暗傷着腦筋。笠原因為離廠有一星期，所以難怪不了解這些問題。可是，連荒木自己也從來沒想到古川問題發展得竟這麼嚴重。

“外部是村議會全體的決議，內部是全體工人的意見，這真是有關工會浮沉的一個大問題。”千千岩說，話雖是說得誇張，但荒木不願意胡亂就反駁他，拚命抑制住自己的情感。

“我想這件事應該成為臨時大會的議題，對吧？當然哪，為了避免偏差，我們也得充分調查古川君的意見。”千千岩說。

討論耽誤很多時間。最後決定有關村議會的問題是：在儘快地做了調查以後，立刻由工會答復，並先由竹內把這個決定口頭通知給村議會；有關古川的問題是：調查之後由執委會再做一次審議，在臨時大會上做報告。荒木他們盡了最大的努力讓步了。於是，快到下午九點工廠要關門的時候，方才能重新討論從昨天起就被拋到腦後的議題——是否參加二月十七日的總罷工和工會聯合會中央委全會所決定的各個方針。這些問題才是在即將召開的臨時大會上討論的主要內容。

這幾天來，初江不大笑也不唱歌了。她向來不愛說話，人家向她一開口先就微笑起來，這脾氣連自己都覺得討厭，因此，她的這個變化，別人還沒注意到；不過，她近來經常坐在電阻測量表跟前，把試電棒的電極壓在線圈上，呆呆地盯着早就指在刻度盤上某個數字上停止不動的指針。……“我們今後怎樣辦？”“照

这样下去成嗎？”……她說“我們”，就是在不知不覺中把古川也包进去了。她老是这么呆呆地想，直到运送帶送来的綫圈已經成群地停在电阻測定表旁边，才慌慌張張地清醒过来。这几天来，她和古川的事已傳遍了整个工厂。当然，古川和她的恋爱不是昨天今天才發生的，車間的同事和跟她要好的伙伴們都知道这件事，他們也和她开过玩笑，但都是善意的。可是，最近的情形有了很大的变化。当初江走过走廊时，連名字都不知道的別的車間的姑娘有时用挺难听的話来罵她一声便跑过去；就連警衛室老头兒的眼色也古怪起来了；昨天晚上，角倉公路旁边烤白薯的老板娘还对她說了些难听的話：“名气可不小哇！咱原以为只有你是不会搞那种事的！”接着，她糊起一个古怪的笑臉說：“不过，也好。不是說‘青春不再来’么，嘻嘻嘻！”

制造电表的这个車間畢竟不愧是众所公認的“川添工会的中坚”，女工們在麦克阿瑟發出命令以后也并沒失去原有的活气。每当快到午后休息時間的时候，歌声就比午前高漲起来。初江背后在表盖上开窟窿的丰田茂一組的姑娘們，正唱着小学时代学过的一首歌“冬天的白菊花”；离她們不远，在运送帶的上流地方是卷綫圈組及川光等一群姑娘，她們在唱着新歌“从街上、从村上、从工厂”。这个車間的工人有大半都是住舍的，所以貼的标語十之八九都是：“別光叫咱們吃鹿尾菜和面疙瘩湯”，在車間里所有的柱子上和牆壁上都貼滿了。就連剛復的厂長走过这里上檢查間的时候都不敢抬头。在卷綫圈机的低哭声、压力擰螺絲釘机的喧囂的叫声、运送帶的喃喃声中，分成几个小組的姑娘們的歌声冲破这些机械的騷声正在互相竞争着。剛听見一边在唱：“啊啊，白菊花……呀”馬上又听見一群尖叫：“我們听見了劳动人民的呼……声……”。

初江浸沉在心事里，連自己并沒有参加唱歌的事都沒注意到。

“那么，我是个行为不正的姑娘了吗？要是这样，可怎么办哪？”

“我说呀！”突然间，走到初江旁边来的春日忍拍拍她的肩膀。初江吓得几乎跳起来。“你知道山中菊姑娘为什么这样久没有上班？听说，菊姑娘肚子大了。”

阿忍从运送带的上流那里听到了这个惊人的消息，激动得涨红着脸。她和初江同在一个运送带旁边工作，离初江只有一公尺，她是用绝缘纸包裹纜圈的。

“你说对方是谁？是大野木先生呀。大野木熊雄，真是的！”

初江的脸变青了。一方面是保守得那么严密的秘密竟然泄漏了，这无疑地使她感到惊愕；而另一方面，尤其叫她痛心的是阿忍在眼里表示的蔑视和反感。

山中菊的新闻在车间里传了一圈后，初江更感到自己在车间里见不得人。她虽然不知道昨天晚上执委会的情况，但心里老感到不安，仿佛在自己的周遭就要发生什么事情似的。她也觉得这种不安起于古川那毫无忌憚的行为。可是，初江并不认为这是古川的不好。

初江热爱的正是古川那种没有一点暮气，像婴儿似地不知道什么叫害怕的脾气。只这一点就使她满心都是爱情；也因为这一点使她经常听他的话。就如那次跳舞，她给古川拉出去成了大家的笑柄。事后鸟泽莲不知对她说了多少：“你这个人实在低能。在那样的气氛里，政治上的影响也不好，你自己也只是给大家笑话的。”尽管如此，初江仍然没有生古川的气。

“呀，来了？！”

初江虽然是背朝着门，而且在这个一百多工人的车间里，入口处是经常给许多柱子、许多伙伴遮住的，但她却像触电似的那么快感到古川的气息，心里颤抖起来。……“他来干什么？”就在这

一瞬間，她自己也沒注意到，已經把剛才心里的煩惱忘得一干二淨了。

果然，古川穿着油漬斑斑的工作服，搖搖擺擺地走進來。這時還沒拉休息汽笛，大家都朝着他看。古川毫不在乎地把一條做客用的褲子高高舉起朝初江她們的運送帶走來。

“呀，勞駕，在休息的時候幫我縫一縫，今天晚上要穿哩，好么？拜托你。”

那條褲子臀部破得很厲害。初江的臉漲得通紅，趕緊接過來塞進工作台下。古川裝着看初江的手邊的樣子小聲說：“今天晚上開黨支部會議，明白嗎？”

因為池部生病，由古川代替他通知開會。不過，為什麼要召開臨時會議呢？

“呀，呀！”

古川是一點兒也不在乎的。大家都瞪着眼向他望，只差還沒有罵出來，他却好像和她們挑戰似的，一會兒拍拍站在左右兩條運送帶旁的姑娘們的肩膀，一會兒又要戲她們尖聲大叫。

“喲，你這個大屁股小姐！”

車間書記土岐花，糊着臉，挺起胸部站在門口，已經快要爆發了。笠原主任不在的時候，維持車間秩序是她的責任。

“汽笛還沒拉就跑進來。又不是來辦工會的事，招呼也不打一聲。”

不但如此，這位小學教員出身的婦女部長和青年部長又是個大冤家。可是，古川的脾氣是一旦知道人家對他有意見，他就偏要去火上再加油的。這時，他剛好在運送帶承架的木头之間發見一個大翅膀的油蟲子，就敏捷地把它藏進手心裡。

“伯母，送你好東西！”

正站在車間門口擋住古川、打算狠狠訓他一頓的車間書記被他從後領里滑進一個油蟲子，吓得尖聲尖氣大叫起來。

這天晚上，黨員們還不到開會時刻已經都集合在荒木家的樓上，只有古川一人還沒來。荒木太太搬來火爐。荒木和平日不同，連工作服都沒脫，肩上蓋着火爐被子，兩眼由於睡眠不足，掛滿了血絲。他睜着眼睛，一动不动地盯住一個地方。不過，他的口吻卻是很和藹的。

“池部的病情怎樣了？”

坐在他身旁的鳥澤蓮也放低聲音回答說：

“燒不怎麼燒，就是咳得挺厲害。”

“嗯。”荒木說。看來他也沒有工夫再進一步地關懷這件事，又把視線定在一個地方，一聲不響。

貝島信因為感冒沒有出席。山中菊回家了。中谷把臉伏在火爐被子上，不知道是否睡著了連動都不動；笠原把骯髒綑帶包裹的頭靠在牆壁上，瞪着天花板望。

黨支部的危機——大家都感覺這一點。他們都個別聽到前天晚上執委會的經過。雖然裡面也有竹內做戲的成分，但是村議會的決議，“公平派”名越的發言，這一切都說明裡面含得有一種過去所沒有的東西，這東西正向大家逼進。這一個共通的感覺使大家變得很嚴肅，同時也使大家很和氣。

“古川那傢伙還沒來嗎？”笠原依然瞪着天花板說。“傢伙，說不定逃跑啦！”

有人“吃”地一聲笑了。笠原每當遇到這種氣氛時，總是用反駁的口吻說話的。說實話，大家都暗暗擔心古川的遲到。

的確，內外的攻擊目標都集中在古川一人的身上。沒有一個

人对这件事不感到头痛。虽说责任是大家的，但批评的中心仍然还是古川。

“先开会吧？”荒木望着初江和大野木温柔地说。“那么，主席请笠原君代理，好吗？”

不用说，川添党支部的危机同时意味着川添工会的危机。昨天晚上，执委会一直开到十一点钟，老早过了关门时刻，才通过工会联合会中央委会决定的各方针，又决定在二月八日召开临时大会，提交全体会员通过实行。同时，还打算在大会上通过“别让咱们光吃鹿尾菜和面疙瘩汤”等川添工厂的单独要求；可是竹内和名越的提議可能具有挫折这些计划的力量。

“我认为如果我们党员不趁这时候做充分的自我批评，在工会群众面前表现正直的态度，势必失去群众的信用。当然哪，竹内和名越的提議都是因为有了麦克阿瑟命令撑腰才提得出来的；不过，我们也不能一概都把它说成是反动……”

荒木报告了前天晚上召开的执委会的经过以后，接着发表他的意见。

“说到自我批评，不单是古川一个人，还有我们党员的恋爱问题……”

正在这个时候，传来踏响楼梯板的脚步声，刚理了发的古川漂漂亮亮地走进来了。

“呀，对不起！在理发店里等了很久，我可不能理了一半头就跑出来，对吧。”

笠原怒冲冲地瞪着古川，真想骂他一声“混蛋！”古川却仍然兴高采烈地拍着自己刚剃过的脸颊给笠原看。

“……不过，我并不反对恋爱。我和我的太太就是互相恋爱结婚的。”

坐在蓮身旁的初江縮着肩膀垂下頭。荒木一面注意到她这样子一面繼續說下去。他的口吻是溫柔的，可是，他說的時候翻着上眼皮把大家看了一眼，又把目光落在火爐上來，一句一字地考慮着說下去；從他这样子看來，他想說這番話是經過了很久的深思熟慮。

“我們是同志，所以個人問題也從黨員的立場來批評。坦白地說，我們黨支部里有些同志，在戀愛方面不只是失於檢點，而且很有過火的地方。大野木也罷，古川也罷，不都是這樣嗎？”

大野木伏着臉，一動不動。眯起眼睛望着天花板的古川，下巴附近陡地痠癢了一下。荒木血紅的眼睛立刻注意到了，他馬上補充說“不”：

“不，這不但是指古川和山中君跳舞的那件事說的。例如古川經常把山中君叫進工會事務所的寢室里，以及其他等等，這些群眾都知道的，群眾是……”

“請等一等！”

古川擋住荒木的話。荒木順從地閉了嘴，望着古川。

“是的，是的！我經常把初姑娘叫進我的房間里。舊曆的惠比須節日^①那一天，我和她兩個人爬山到鹽尻的鎮上去玩過。不過，本人就坐在眼前，請問問她本人看吧，我們可從沒做過一點不規矩的事兒。——啊，對吧？”古川說，眼睛瞧着漲紅了臉的初江把頭往下一點，就發出更大的聲音說：

“說到群眾？你說群眾什麼都知道，可是群眾一看見男女在一塊兒，不就是隨便亂決定下他們的關係的嗎？”

^① “惠比須”是日本七福神之一。日本商家在陰曆十月二十日和正月十日舉行祭禮祈求生意興隆。

荒木在古川說完話以后暫時不响，等到再沒有什么人發言的時候才朝着主席舉了手。

“你們的情形可能就是那樣。可是，我並不是專指這個事實就說你們失于檢點。我是說不論好也罷壞也罷，群眾是受了他們一向的生活的束縛的，明白嗎？如果只有男女兩個人夜半三更地關在一個房間里，人們就給他們來一個決定，群眾就是生活在這種清規里面的。我們不能小看這一點。因為我們是共產黨員，所以更應該重視這一點……”

古川猛地從火燒被子里溜出肩膀。他氣勢汹汹的，要不因對方是荒木，說不定劈面就是一耳光。

“這就太可笑啦。群眾滿腦子都是封建。却叫我們共產黨員去服從群眾的封建思想！這不是很可笑嗎？我反對，絕對反對！”

在這瞬間，古川和荒木互相瞪視着。荒木縮起下巴，垂下肩膀，一付戰鬥的姿勢，又朝主席舉手要求發言。正在這時，不知是誰突然用低沉的聲音說了：

“不對，我認為古川不對。”

說話的是一直把臉伏在火燒被頭上的大野木。他昨天搭夜車赴東京大井，又搭夜車今天早上趕回來，臉上長滿鬍鬚，又黃又瘦。

“像我們這樣甚至于弄得懷了孕，簡直是沒有檢點到了極端。是沒有發言的資格的，不過……”

大野木沙啞着嗓子說。他為了早日從烏澤小村接回山中菊，到東京大井去找住在簡易房屋里的雙親，商量要一點結婚費用，結果只是白花了來回的火車費，一無所得地回來了。

“起初，我的想法也跟古川一樣。就是現在，我也認為這種想法並不完全錯誤。不是嗎？男女發生了戀愛就會有娃娃，這個嘛，

从古代‘天之岩戶’^①以来就是这样的呀。所以我对她说：‘肚子大了怕什么？有人问你就说孩子的爹是第一车床间的大野木熊雄。我们并不是一时高兴做出这么不体面的事情。我是打算结婚的。可是，头一宗，哪里来的房子，哪里来的钱呢？虽然你和我每天都在拚命干活，但这样能够结婚吗。别胡闹啦！’我说。”

初江和莲想笑了出来，只好拚命硬着脖颈垂着头忍住了。大野木这个人越是紧张就越是这种腔调说话。

“可是呀，终于还是不成。后来我明白了自己这些话都是空论。是这样的。她说要是没有结婚就怀了孕，村里不能呆。除了上吊以外没有其他办法。后来，我逐渐了解到她是对的。说什么封建思想，又有什么屁用呢。大家的想法都是这样，这是没有法子的……。”

这时，古川向主席举起手来，大野木用游泳的姿势往前伸出两手制止他。

“等，等一等，我明白古川想要说什么话。不过，你却不明白我的话。对呀，是这样的呀。怎样说才好呢？荒木先生说的话我是完全明白的。总之，是这样的，‘封建性不好’这个说法当然正确。可是，哪怕不好也罢，既然工会群众还在遵守着它，当然就用这个尺度来看我们，判断我们的好坏。明白吗？实际上，不管是好是歹，工会群众确是这样做了。现在，村里的姑娘如果随便把肚子弄大了，不就要受到‘村八分’^②的处分或者投井吗。明白

① 日本神话，天上石洞的門。据传说，日本神代的一个女神天照大神因愤于她的兄弟素戔嗚尊的暴行，曾隱身于此石洞中。这里的意思是说：自从有了人类以来。

② 这是日本农民用来制裁同村人的一种手段，全村对受了“村八分”处分的人，除了家里遇火災或有人死亡外，一概不相往来。

了吧？这是个有关生死的问题。生活在这种环境里，光是咱们这几个人突然嚷嚷你们不对，我们对，压根儿不理睬人家的生活习惯，这不是跟不买车票的人和剪票员吵架一样吗，啊，对不对？”

会上的气氛和刚才有些不同了。只有荒木一人睁着大眼盯住指手画脚地拼命发言的大野木看。笠原张着大嘴哈哈大笑，古川脸上也浮出泄气的神情。

“等，等，等一等。议，议论，是议论。老，老熊的问题，咱，咱们先解决。”井上涨红着脸，结结巴巴地说。“我，我，搬，搬出房间。你，你在，那那个房间里，和，和菊姑娘，结，结婚吧。”

大野木吃惊地把脸转向他，大家也都望着井上的脸。他这句话具有足够中止议论的力量。为了解决问题，井上愿意从跟大野木同住的四叠半大的寝室里搬出来。

“你搬到哪去呢？”

“我，我吗。我，我想搬，搬到池，池部那里。”红鼻头的钳工说，咯咯地笑了起来。“说，说实话，这，这是，池，池部出的，主，主意。家，家伙，躺在床上，想，想起来的。”

池部那间六叠大的寝室，自从古川搬出去以后，搬进一个试制间的单身汉，要是井上搬进去，就成了三个人。

“这，这也是池，池部的主，主意。咱，咱们党员，都，都把一天的工资，送，送给老熊和阿，阿菊姑娘。怎，怎样？我，我是赞，赞成的。”

这又是一个具体的提议。大野木尖着嘴，生气地说：他不能让大伙做这样的事。笠原推他的肩膀喝了一声：“不要你说话！”以后，大家都暂时沉默着。因为要照这样办，就得牺牲井上、池部和另一个工人；而且上諏访宿舍是单身宿舍，厂方会不会反对呢。

“我赞成。为了大野木先生和阿菊姑娘的幸福，我很高兴出一

天劳动的代价。”蓮头一个說。的确，这办法叫每个人都高兴快乐。虽然实行还有困难，又得牺牲伙伴們，可是比起井上还没提这意見的五分鐘以前来，彼此間更为温和，团結得更紧密了。

“可以吧！”荒木說。他这句话里含有怎样也非使厂方同意不可的决心。“最好是把它立刻做为工会的要求在大会上通过。不过，照現在的情形看来，不管什么要求，厂方都要故意为难。所以像这种个人的要求……”荒木又說了。笠原不等說完就性急地擋住他：

“所以呀，咱們先造成既成事实，对嗎，中谷舍長先生？”

被大家称做“鸽子先生”的中谷舍長照例鎖着眉头，把小孩一般清冽的眼睛眯了一眯。蓮拍着他的背脊說：

“呐，来一把勁！”

問題看去很小，却并不小，也不容易。可是他們从哪里来的这股子勇气和这种高兴呢？井上牺牲自己，打开一个冲破困难的决口，——这就是原因。

“好，大野木馬上去接山中！在召开大会以前举行結婚典禮……”主席忘掉自己的职责自顧自地說下去。“我想把这件事做为获取結婚費用的导火綫，今后繼續斗争下去。目前就由大野木在‘工会消息’上登載一篇檢討也好，說明也好的东西，在大会上分發給大家……”头上裹着綑帶的主席用已經解决一个問題的口吻，望着古川說：“那么，你呢，喂？”

可是，这一个却没有那么簡單。古川从火燧被子上立起上半截身子大声說：

“我可不愿意做檢討！”

“誰也沒叫你做呀。”荒木說。“可是，你也知道，对你的攻击等于是对党的攻击。如果你是对的，我們死也要替你辯护，但如

果在你認為是對的行為中有些過了火……，等，等一下，讓我把話說完……”荒木拚命地制住想搶着發言的古川。“我知道你自己相信你的做法是對的。可是，是不是對，是不是做過了火，我們黨員就得站在工會群眾的立場，做出客觀的批判。是吧，我說的就是這……”

不巧的是，笠原朝着古川怒喝起來了：

“你說過‘不跳舞的人是白痴’吧？”

“沒說！”古川不加思索地回答說。

“真沒說嗎？將來執委會調查的時候，你有這樣回答的自信嗎？”

“有！”古川一肚子的火。他雖然馬上追想了一下這件事，但一點也想不起來。其他的人也互相交換着眼色。很不湊巧，那天參加女工宿舍第二棟里召開的青年部大會的人，在這席上除了古川以外沒有第二個。

“不過，古川君！”

荒木在笠原和古川一問一答的時候，把前額壓在火燒被子上。當他再次把頭抬起來的時候，臉上甚至浮出更溫柔的微笑。可是，他極力在抑住自己的感情，這從那一句一句慢慢說下去的口吻里也看得出來。

“我想，這是最重要的一點。比方說，黨支部是一隻船，好吧？現在正來了暴風雨，那麼我們就應該落篷吧，雖然篷帆本身沒什麼錯誤。”

“桅杆和我們的戀愛是兩回事！”古川像瘋了似地說。“本來你們這些人就都是些尾巴主義者。的確是尾巴主義。我認為現在正是時候，應該清算封建思想！”

蓮想發言，拚命舉着手。但興奮了的主席卻沒注意。坐在

蓮身旁的初江硬着脖子，垂低着头。她明白荒木的話，也明白古川的話。她心里是拥护荒木的主張的。他的道理誰都听得懂，使她跳动着的心得到很大的安靜。可是，她的头腦却难于判断这两者之是非。古川所說的尾巴主义，这力求安靜的心情是不是也是尾巴主义呢？每当古川的怒声傳进耳鼓的时候，初江就努力想下一个判断，可是还是判断不了。

“那么，没办法。”末了，荒木縮起下巴严肃地說。“只好用次一等的方式，这当然也得征求各位党员同志們的意見；不过我先問你。为了捍衛工会和党的利益，希望在大会席上声明你們清白和你們兩人——就是說你和初江君將来的打算。你有这个勇气嗎？”

“怎么沒有！”古川立刻回答說。“嗯，我要跟群众的封建思想来个面对面的斗争！”接着，他把臉轉向初江說：“同意吧，初姑娘？”

初江給人在背上推了一把，把头抬起来。她的臉上已經沒有血色了。

这一天，临时大会在工厂下班以后举行了。……古川和初江留在昏暗的礼堂走廊上，等待着大会傳喚。初江把身子縮成一团，蹲在走廊腰板跟前。古川时面踏着脚尖从玻璃窗窺視会场，时而急躁地在休息室的門口踱来踱去。“媽的，簡直把咱們当做犯人了！”

台上，竹内正在說明“有关跳舞問題”这一提案。在竹内越說越来勁的演說中，还夾着好奇的听众的諷刺声和笑声……。

今天連旁听席也挤滿了人，这是从来没有过的現象。原来这个工会是从农村上班的人占大多数，所以很少在工厂放假日开大会。要是白天开会，連代表也要缺席的。可是今天却不同了，旁听的人数比包括办公室在內从十八个車間选出来的代表一百五十

几名还要多。虽然这和天龙会的宣傳和動員也有关系，但却是从來沒有过的情景。可能是“有关跳舞問題”这个提案——就是古川和初江的風紀問題——引起了大家的好奇心。

那么，为什么对別人的恋爱会这样关心呢？如果是討論向厂方进行团体交涉等問題，这些人就都会借故溜之大吉的。……古川真想不通，这不是和村議會一样的反动，一样的封建嗎。

“你别担心！我們可从来沒做过一点不規矩的事！”古川走近蹲坐着的初江身旁，又把党支部會議的席上說过的話重說一遍。初江觉得他脾气太扭，但却沒有力量用道理去說服他。她把蒼白的臉埋在毛綫圍巾里，样子看去非常可憐。如今，她連辨別方向和是非的力量都沒有了。她想的只是哪怕下地獄也罷也只有硬着头皮走下去。这是自己選擇的路，除了尽力忍受以外再沒有其他的方法。初江心里这么想着，用下巴紧紧压住毛綫圍巾。

“把古川拉出来！”

罵声透过玻璃窗傳了出来，古川馬上把头一抬，踮起脚尖望着窗口……。

台上，竹内一会儿伸手一会儿弯腰，陡地往前伸出脖子，拚命地挑撥人心。其实他这种举动是多余的。执委会昨天晚上調查古川的时候，已經决定了办法：提倡跳舞本是执委会决定的，現由工会負責今后不再用工会名义举行跳舞会，这一决定也通知村議會了；至于工会群众，便由古川和初江把自己的事向大家說明。

“不但如此，厚顏無耻的古川却……为了促进問題的圓滿解决……他不但坚决不答应，还說要在大会上和你們各位面对面……”

于是，又傳來“古川混蛋，滾出来！”等等罵声。古川再也按捺不住，一手打开休息室的門，驀然跳进会场。

“出来了，共产党！”

“勾引女人的流氓头子！”

各种各样的声音，各种各样的臉孔一齐向他包圍而来，他也不顧主席的制止，一股勁冲向演說台跑去。他剛一走到那里，从旁听席那里又面对面地投来罵声，古川自己也感到滿身都是怒火，逐漸失去控制力。在此以前他还把荒木的忠告記在心上。荒木說：最重要的任务是在这大会里通过工会联合会中央委员会的決議，所以虽然挨了罵也千万别生气，用謙虛的态度說明他和初江之間的正当的恋爱关系，保証將來一定結婚；不要理睬天龙会一派的挑撥，話說完了就赶紧下台。……可是，台下剛一起哄，他就什么都忘掉，立刻跑近台中央的桌前。

“我……我向大家說明自己的行动。”說話的声音是那么怪，連自己也不知道是誰在講。台下面是各种各样的臉孔，各种各样的眼睛。有左右搖摆着皮棉帽耳朵的鬍子臉；有臃腫地穿上一身棉襖棉褲、从圍巾里露出紫色臉頰的姑娘；有立着兵士大衣領子、瞪着眼望的和尚头……。这些人古川虽然不知道姓名，但却知道他們是屬於哪一個車間的，都是很熟悉的面孔，可是今天却和平常完全不同了。每張臉上都充滿着憎惡和蔑視。古川繼續講着連自己也不知道講什么的話。这时，一个特別尖銳的女人声音喊了起来：

“雌兒怎么不出来，雌兒？”

古川睜大了眼睛。沒疑問，是那个老太婆在叫喊；她兩手緊握着代表席和旁听席間的攔繩，从黑色防空头巾下面揚着小臉，沒有牙齒的嘴干癟着。就是这个老太婆喊的，她是办公室的清扫妇。

“什么叫雌兒？我跟山中初江恋爱，这有什么不好？”激怒了的古川連声音也走了調兒。“我和初姑娘跳舞，这怎么就是扰乱風

紀？”

可是，每当古川走了調的声音說完一句話之后，台下就哈一哈一哈地哄堂大笑起来。有人从代表席里站起身子，冲旁听席怒喝着：

“笑什么，肃静！”

“笑的人滚出去！”

代表席比旁听席肃静得多。在那里，属于“青共”的势力范围的大车间——第一、第二装配间，检查间，第一车床间等的车间代表占半数。

“我可知道这工厂还是丝厂的时候曾经发生过怎样的恋爱……”古川稍微镇静下来，这样说了。这时，旁听席却古怪地一片沉默。“不是有姑娘被监工强奸了，把生下来的婴儿投进锅爐里烧死了嗎。……也不是有姑娘怀着私生子去投天龙河自杀了嗎。……又不是有多少多少姑娘因为害怕质量检查只好听从上司的要求的嗎？站在那兒的老太太，你还没忘掉这些事吧？”

古川从桌上探出身子，一連串向大家的头上傾倒下来。旁听席和代表席一声不响，沉静得使人透不过气来。古川看见那个戴防空头巾的老清扫妇，正拚命握住繩子，紧攥着沒了牙的嘴，向他瞪視着。現在古川所說的已經不像声明也不像解釋，反而是一种敌意的挑衅。

古川却誤認為自己胜利了。他以为自己多少打击了封建性。实际上，山中嘉助、小島保等年輕小伙子們从代表席的角落里也正送給他热烈的鼓掌。

“我們可沒有背着人悄悄恋爱。恋爱是人的自由。那些背地里伤天害理，却动不动就說什么扰乱風紀……”

这时，有人罵了一声什么話。古川怒狠狠地盯着那个方向。

那是一声尖锐的短叫，马上就停下来了。跟着便是透不过气来的沉默。穿兵士服的和尚头正举起空饭盒擦擦鼻梁，他陡地停住手凝视着古川；戴防空头巾的老太婆像冻僵了似地，一动不动地扬着头；搖摆着皮棉帽耳朵的老头兒掉臉过去把耳朵向着古川，好像在說：“你講哇，我一句也不漏地听。”滿場現出了一股强大的压力。好像如果停下話来，就說不定会受到怎样一个强烈的反击似的。

“我們可从来沒做过一点不規矩的事。我們也根本沒扰乱过什么風紀……”

刹那間，从台下又飞来一句捣乱的話：“光是跳跳舞，肚皮就会大嗎？”

又是一个哄堂的笑声。古川慌了。荒木从排在台边的执委席跑来，向他耳边說了什么；古川却沒听见。

“我們，我們向各位声明，我們要堂堂皇皇地……”他冲着休息室把手一举，給初江这个信号。他硬要冲破这一关。“……結婚。現在，就在各位面前……”

可是，这一回古川再嘶破嗓子喊叫也白費力气了。起初，还从代表席听见小伙子們的喊叫声，但那轟动整个会場的笑声把一切都掩沒了，等到初江逡巡着出現在台上的时候，笑声像波浪一般，比前更大。

“哟，赤色新娘！”

“厚臉丫头！”

男子的罵声、女人的叫声，每次有人叫罵一句，大家就哄然大笑。从先前起給古川挑动起来的敌意，現在爆發出来了。

初江低着头一步一步来到桌边。她什么也沒听见。她只想跟古川并排站在台上向大家行一个礼，就这样請求大家原諒；請求大家公認她和古川的关系。她好容易走到伸手够得到桌子的地方

来，抬起蒼白的臉。

“嗨哟，高桥阿傳！”①

“肚子大呀！”

初江还沒来得及听清楚台下这些奚落声。一看四面八方無數眼睛和笑声都集中在自己身上，她又什么都听不見，眼睛看見的無數面孔也突然变得模糊，离得很远了。她下意識地想扶住桌子的一端，但这也白費。古川慌忙伸手去扶她，剛剛握住了她的工作服，初江就像一根棍子似地倒了下去。

可是，人們并不因此而原諒古川。書記和荒木他們把初江向休息室里抬去，古川也打算跟着走，可是島突然从代表席站起来喊叫了：

“古川君！昨天晚上执委会調查你的时候，你否認自己說过‘不跳舞的人是白痴’这句话。这是真的嗎？”

“真的！”古川掉过头來說。同时从旁听席和代表席喊出好些个声音：

“說了！說了！”

“你不是說过嗎？”

“我听见你說的呀！”

“我沒說过！”

古川又回到桌子跟前来，瞪眼向他認為是說这些话的人們看。說話的大半都是第一栋宿舍的女工。古川确是把这件事忘掉了。那天晚上他講了不少的話，所以忘掉其中的一句是不足为奇的。不过，这时候的古川無宁是气得想也不要再想。

“有証人呀！”

① 高桥阿傳是日本傳說中的一个非常淫乱的女人。

秃头的島仍然站在自己的座位上喝叫着。这时，山中嘉助、及川光和小島保等人也都站起来，一齐叫喊：

“我沒聽見！”

“我沒聽見！”

不消說，他們是在拥护古川。主席想維持會場的秩序也站了起来。如果照这么吵鬧下去，結局只是抬死杠。逐漸地一棟宿舍的姑娘們的喊声越来越少了。她們害怕那些“青共”小伙子們的報仇。可是，其中只有一个声音还在叫着：

“說了，說了！那小子說過的！”

那是河村胜。她在离台不远的地方伸手指着古川嚷叫。此刻，是她和古川两个人之間的决斗了。

“我沒說！”

“說了，說了！真的說了！”

阿胜每一叫喚，就猛烈地搖动脖子。頭髮散亂，声音里也帶着哭声。如果嘉助和阿光他們从旁边替古川撐腰，她就像要摔掉他們的話似地搖动脖子，眼睛始終不离开古川的臉。人們都像屏住呼吸似地緊張着。究竟說了呢，还是沒有說？是抬死杠呢，还是有个水落石出？活像只有阿胜才能証明这件事。

“沒說！沒說！”

“說了！說了！”

阿胜往前伸出手指，像要刺进古川的身体，她哭咧咧地嚷叫着，蛇一般地咬着不放。古川也觉得全會場人的力量都集中在这一个女人的身上。他望着阿胜那突出的顴骨和深陷的眼睛，突然“哎呀”了一声。

“不是白痴就是反动！”当时他曾說过的話突然浮上心来了。

“不是說过的嗎！还不是說过的嗎！”

对！他曾經冲着那張臉，冲着那对眼睛吆喝过：“不是白痴就是反动！”当时的情景越来越清楚地記了起来。古川猛地垂下头，兩手按在桌上，像要倒下去似地往前伏着上半截身子。

“瞧！不是說过的嗎，瞧那样子！”

阿胜得意揚揚地尖声嚷着。同时滿場“呼啦”一声，声音像浪潮一般直扑过来。古川把臉紧紧貼在桌面上。

第八章 积雪融化的时候

从一九四七年“二·一”罢工的二月起，到五月之間，烏澤小村也發生了各种事件。

三月初，河村胜的兄弟久一郎自杀了；远藤千代受了和强盜合伙的嫌疑，被岡谷警察局逮捕了。二月間还有一件事，山中善五郎打了大野木熊雄一記耳光，原因是大野木去接阿菊时，話沒有說得好，老头火了。

三月中旬，烏澤小村成立了川添农会；四月地方选举，川添村出現了村里头一个共产党的村議會議員；經過這場选举斗争，烏澤喜十的兒子一郎入党了，成立起川添村党支部。

这么列举出来，一九四七年春天对于烏澤小村來說，是一个划时代的春天。可是，实际上事情却并不是这么順順当当地进行的。

說是划时代，那个“耕地調整法”——根据法令来进行租地的轉讓——是更重大的事件了。总而言之，对于农民來說这回的耕地改革是祖祖代代从来没有过的事。不过推动这件事却实在太难。轉讓租地的申請表在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底分發給每个佃农，但有的佃农出門掙錢去了，有的又听信地主的花言巧語，所以这些申

請表再次回到耕地委員的手里是很不容易的。

川添村五個小村統共選出十三個耕地委員。沒有一個小村是實行投票選舉的。委員絕大多數是地主，其中公開表示擁護佃農利益的委員，只有新田小村的社会黨員宮下貫六和鳥澤小村的共產黨員鳥澤文也兩個人。而且還把三棵松小村那步行困難的中風老人小松謙義也拉出來做了耕地委員會主席。

鳥澤小村的耕地委員在修正推選委員會的提議之後，選出鳥澤茂助、竹內為次和鳥澤文也三個人，但以文也一人的力量來對付地主茂助和金太郎的管家為次是相當棘手的。

黨諒訪地區委員會在一月間發出指示給川添工廠黨支部，叫和村黨員鳥澤文也父子開一次黨支部聯合會議，並協助他們推進耕地改革。但工廠黨支部對這兩件事都沒力量去做。這會好容易在東電工會聯合會二月十七日總罷工的幾天以後，才在荒木家的樓上開會了。但文也還是忙得不能脫身，所以來參加的只有兒子元也一個人。這第一屆聯合會議的召開，雖然參加的人不怎麼深刻地体会到，其實是具有很大的意義的。因為元也在場，初江也不能再隱瞞，就把用黑市價格把四塊水田轉讓給藤作的地主原來是鳥澤金太郎這件事揭露了。在這次會議里得到的最重要的一個結論是如果要順利實行耕地改革，就得首先成立農會。

那麼，究竟怎麼組織呢？元也馬上也想不出好的辦法。文也自從當了耕地委員以後，整天都沒在家。他有時要參加縣耕地部派來的講師在郡公所召開的講習會，有時因為地主們搶先挑選上等田作為自己保留地，因而要去實地調查，所以很少在家。恰恰在這時候，小村里出了這樣的謠言，說是有人在向牛頭觀音^①做“夜

^① 一種神的名稱。即人體牛頭的殘骨。

禱”^①。夜禱的人是誰？被他詛咒的人又是誰？誰也不知道，只是說在供牛頭觀音的森林中夜半里看見燭光閃爍。

這一天，元也打算燒雜炭（用細樹枝燒成的木炭），一早就牽着馬兒上山去了。他的妻子千鶴剛在一月底坐了月，父親不但連牲口棚的鋪草都不帮他換，還經常叫他“把這個通知清清楚楚磨好，貼在十字路口的布告板上”，或者“把這件事悄悄對某某人打個招呼”，所以元也忙得要命。在海拔八百公尺高的這山溝里，不用火燒的只有夏天，所以像這種雜炭，要趁樹枝還沒發芽以前盡量燒出來才夠用。

這天早晨降了很大的霜。散在於溪谷兩旁的莊稼地裏有時也稀疏地瞧見人影。一聽到三月，就像俗語說的“彼岸^②後給麥子上糞”，已經不中用了，所以要是在平地，現在正是大家忙着給麥子上糞的時候，但在這種山溝里，地裏還是厚厚的積雪，一切都比平地上開始得晚。

元也順着石頭的山路爬上去。路對面是和小村共有山相連的禿頭山，這座山已成為川添五個小村的公共割草場（一年一次定個日子割草）了。禿頭山的山口有座被稱做“牛頭觀音”的小杉樹林，山路就繞着這杉樹林一直伸延到那座小村共有山的雜樹林里。

小村公有的山和公有的樹林受了戰爭的災難，已經變得光禿禿的了。但是有的私人山林卻還剩留着百年、二百年等老松樹和老檜樹。雖然天氣還寒冷，但到底離彼岸不遠，太陽從南往東稍微

① 又稱“丑禱”，日本民間舊俗，婦女欲詛咒某人，每於夜間丑時，異裝赴廟或神社禮拜，並在樹上釘所咒者像。七天后其人即死云云。

② 以秋分和春分的一天為中心，前後一星期叫做“彼岸”。這句諺語的意思是：做些無益的事情。

移动了一些，也升得高了，沒有水的谷澗底也显得更深了。

“你早！”

从朝南的麦地里傳來人声。因为沒有風，所以隔着一道溪谷也听得很清楚。那是还留着軍隊腔調的藤森正、藤森茂兩兄弟。

“当伙役啦，伙役……”

哥哥藤森正一手撑着粪勺子的把子，沒等元也开口就大声喊着。那塊地是去年角倉茂雄从阿为寡妇手里夺回去的，所以藤森正大概有点不好意思。元也朝他們点点头，从褲袋里掏出紙烟。在这当兒，他突然發見一样东西，把手里的馬韁拋到馬首上去，兩步三步地走下堤壩，定睛望着溪谷对岸。在那里，順着馬路有三塊水田，不知道是什么原故，田里打进了十根松树樁子。

“那些樁子是干什么的呀？”元也喊着說。藤森正从对岸同样喊着回答說：

“不知道！我們来的时候已經有啦！”

这一帶的水田都是山中数馬的，其中兩塊租給山中善五郎种。

“……………”

元也回到牲口旁边来，迈着穿長統膠靴的脚，繼續一步步地往山里爬去。他大致猜到那些木樁子的来历。元也的媳妇千鶴的娘家是从山中数馬的老家分出来的。几天前，千鶴为了还滿月礼帶着新生嬰兒回娘家时，听到一个消息：說老家要把水田改成住家地，盖一座制材厂。那时文也还說过这是犯法行为，但如果佃戶善五郎已經答应还地，問題就相当麻煩了。

每往前走一步，秃头山就移近一步，谷澗也逼近眼前了。乳白色的富士山峰在橙黄色云彩里时隱时現，露出它們的头和肩膀。人們要爬到这附近才明白这个小村坐落在怎样的一个深山里。

牲口給石头絆了脚，把头搖搖，拚命把元也擱在肩上的馬韁

往后紧拉，几乎使他向后仰着。但元也却連嘴都不嘔一嘔，仍然一步一步地爬上去。

……虽说成立农会，但究竟从哪里着手才好，确是个棘手的问题。藤森兄弟俩在独木桥附近租种的兩塊水田去年差一点給竹内为次收回的时候，曾嚷着要揍为次，但是如今阿为寡妇的租地給夺回去后在她田里种麦子的不就是他們嗎？他們和角倉茂雄的关系也不仅仅只是普通的短工吧？

还有，上月召开党支部联合会議时，大家都已知道鳥澤金太郎干过黑市轉讓租地了。当时决定再由文也进行詳細調查，然后公开揭露，加以攻击。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原故，被騙的山中藤作本人却没有表示明确的态度。他曾經来找过一次文也，但以后連在路上遇見的时候都故意避而不談……。

元也是个身高六尺的大汉。他不像父亲文也，倒很像去世的个兒高大的母亲阿辰，性情是很温順的。在村上，父亲文也已是有定評的“赤色分子”，但还没人相信元也也是的。他家本来是村上的旧家，虽然到了文也这一代中落了，但在村上当过村長的只有鳥澤金太郎家和他家。村上的人都說元也很像他家里曾經担任过村長的祖父。

元也今年三十岁，小时候外号叫“天狗牛”^①，如今已很少有人提到了。关于这个外号，“牛”可能是从他的外貌起的，“天狗”却有一段来历。听说他在四岁的时候曾被“天狗”拐走了。那时候文也恰好在东京支持大杉荣一派的無政府主义运动，沒有在家，全村的人还打鼓敲板爬山越嶺地到处寻找，大家口口声声唱着一

① “天狗”是一种日本民間想像中的怪物，人身、人臉，但臉色大紅，鼻子高出一尺長，背后有兩只翅膀，棲在深山灵地，有仙力，能飞翔。

些意思不明的歌詞：“大天狗，小天狗，……把他還給山神”，鬧得天翻地覆。結果在第三天黃昏時候，元也突然出現了。這個愛流口水經常爛紅着下巴的男孩子，兩手插在有帶子的藍地小白花和服的腋下開縫里，腳上拖着也不知道走什麼地方磨破底的草屐，楞楞地站在自己家的後門口。

“准是大伙兒鬧得太厲害，天狗把他從樹上給拋下來了。”當時的大人們直到如今還這樣說。可是他本人卻沒有一絲記憶。

禿頭山上到處有殘雪。身材比馬首還要高的元也走在前頭。當來到牛頭觀音的杉樹林旁邊時，那匹牝馬就擺開後腳放起尿來。元也便停下來，面朝樹林撒一泡尿。這時他發見在樹叢後面飄動着一樣奇怪的東西。好像是一張紙，上面還畫着些什麼。牲口一放尿得要半天，元也把馬韁往馬鬃上一拋，走進樹林去看。果然是一張成了黃色的舊白紙，上面畫着一個裸體的人，還扎上好些個針……。那里，樹子密得像竹叢一樣，那張紙就貼在其中一棵杉樹干上。元也自然而然地伸手去一摸。扎着針的紙一碰就破了，元也趕緊放开手。

圖是用毛筆畫的，畫得很粗笨，一個和尚頭，好像被詛咒的人是一個男子。扎在畫上的棉線針有的生了鏽，有的斷了頭，左右兩腳上各有一根，肚子上一根，嘴上一根，眼睛只扎了一只。那麼，詛咒還沒有完嗎？

元也嘿地一聲笑了。他對這些事情是無動于衷的。他回到牲口旁邊來繼續赶路，邊走邊在心裡想搞這種事總不會是男子漢，但也猜不到是誰干的。過去，會有許多人到牛頭觀音這裡來“夜禱”許願。有的跑來詛咒奪去自己的男人的情敵；有的剪下自己的青絲供奉，祈求戀愛成功。不過，這類事近來很少聽見了。

翻過一個山頭就來到還被積雪埋着的沼澤沿岸。元也順着岸

边往上爬去，他来到秃头山山嶺，就拴住馬兒，从馬背上搬下裝着馬料的帆布口袋喂牲口，然后独自背起柴刀和鋸子往东走下去。前面好像有人在燒木炭，从落叶松树林后面升着一縷烟。从冒着烟是白色的一点看来，点火以后已經过了好些天。元也肯定准保有人在那里。周遭一片密蒙，谷澗底固不消說，那些群山环抱着的山溝都籠罩着朝霧。元也的父亲卖剩下的一点点产业——一座小杂树林山就坐落在那个方向。

“喂！”

元也在积雪地上滑溜着穿过落叶松树林，就听见鋸木声。

“喂！”

对面有人答应了。元也繞过兩三个山岩角来到一块黄土地，上面稀疏地长着灌木。在那里，山中善五郎和山中藤作并肩坐在一座小稻草屋頂房面前，怪要好的样子在鋸原木（把树枝鋸成四尺長，以便装箬）。

“嗨，藤作也来了？”

搞山里的活兒是善五郎的本行，老人藤作在最近很少上山了。看来他們上山已經有兩三天，藤作用塊手巾箍着头，臉上黑黝黝的，縮着嘴巴滑稽地回答說：

“嗯，咱打算盖一座倉庫哩！”

箬子共有三座，一座还在冒烟，其他兩座看样子就在今天开箬，封在烟囪口和火口的泥巴都干了。元也也用滑稽的口吻說：

“咱呀，剛才在牛头观音那兒瞧見人型啦。”

善五郎一听，从包头手巾下面閃亮着一只獨眼，“什么？”地問了一声。

“在一張白紙上画个人样兒，用針……”元也开始說明，藤作赶紧制止他：

“不能說，元也。这可不能說出來！”

“不要緊，有什麼關係呢。”善五郎猜到藤作的意思，臉上笑迷迷地說。“那是迷信呀，藤作。”

可是，善五郎虽是笑迷迷的，但并不催促元也說下去，可見他也有點兒相信。據傳說，如果在詛咒的半途被人發見，就不但詛咒失靈，反過來本人還要受罰。在半途發見的第三者要是把它說開了也要受罰的，所以都得保守秘密。

元也也再沒興趣講下去了。他想起了一件更重要的事。

“善五郎那塊水田，那些木樁子是你善五郎打的嗎？”

“木樁子？”

“對呀，打了整整十根松樹樁子哩。”

善五郎和藤作一齊停止拉鋸子的手。善五郎從頭巾下面望着元也的獨眼臉倏地變了色，但是他不吱聲了。

“那麼，是山中數馬打的啦？”元也問。

“嗯。”善五郎掉過臉去，從腰里掏出烟袋。藤作不時停下鋸木頭的手豎起耳朵，但是不知道為什麼他也沒插嘴。看樣子好像這裡面有講究。

元也改變了話題。

“總之，最好還是趕快提出申請吧。”元也說，又問藤作：“藤作，你也還沒提吧？”

這麼一問，藤作趕緊拉起鋸子來。元也在一旁默然望着。只見他從頭巾上面露出一小撮斑白頭髮的腦袋隨着手里的鋸子前後搖動，不一會他像獨語般喃喃地說了：

“咱打算過兩天到你爹那去商量商量。”

看樣子，這個人好像也有什麼心事。要是在這裡燒木炭的話，這些原木就一定從烏澤金太郎的山里砍下來的。

暫時間，元也吸着烟向远方眺望。当金光燦爛的群峰正在逐漸变色、快要和淺黄色的天空溶成一片的时候，山麓和谷洞也从霧里露出臉来了。元也下定决心开口了：

“怎么样，咱想成立一个农会？”接着，他像打对方的气兒似地改变腔調說：“要是有个农会，不管什么事咱們对地主都硬来。伊那也有农会，茅野也有……”

“不坏！”善五郎不停手地說。这个脾气暴躁的樵夫好像不管三七二十一只想馬上赶走心里的郁气。“管它是什么，只要是硬来，咱都同意。”

元也又繼續說明他所知道的有关农会的事。他尤其強調了沒有农会就沒有土地的解放。这时，藤作也一面鋸着木头一面說：

“可是，大伙兒都齐了心嗎？”

“要是大家都願意，有什么不齐心呢。”

元也滿有信心地說。对方却不相信似地歪着头。說到这一点，善五郎也好像并無把握。

这也难怪，实际上哪怕是同样的佃农，互相之間的利害关系是相当复杂的。譬如說，善五郎和藤作是村里出名的心腹契友，可是在三四年前，脾气暴躁的善五郎就因为藤作家的桑树在他的院里投影子，曾經把在籬笆那面的大树枝砍掉一根。幸亏藤作脾气温和，沒有惹出是非，但那棵村上出名的老桑树就此便枯死了。

元也来到自己的杂树山，砍下低枝，捆成十来捆柴。然后扛到拴馬的地方，馱在馬背上，順下坡路又回到秃头山来。这回在草場上挖个直徑兩公尺左右的洞，挖好了就喂牲口，自己也坐下来吃中飯。

的确，再沒有像农民那么喜欢反目和秘密的人了。那兩個老头兒都因为尊敬元也的父亲，所以較比容易說話。但也有一次藤

作对元也說过这样的話：“大小你們总算自己有山，哪怕砍了人家山上的树，还可以裝蒜。咱可連一張树叶也不能从山上帶回家哩。”

元也割了一些枯草，在洞里点火，上面放一捆劈柴。等到濃烟逐漸变成火焰，他又放上第二捆柴。不久，这捆柴也燃了，他又放第三捆……。等到所有的劈柴全都堆上去，被火焰包住了的时候，这才用鏟子鏟起地上的雪泥封住洞口。被打断尾巴的烟旋繞在牛头观音的杉树林附近，風一刮，就吹进麦地，順着溪谷朝村上飄走了。

元也坐在还有余热的草場上点支紙烟。日脚比往常又稍微長一些了，陽光把谷澗的一边兒染成黃色。要扒出木炭还需要兩三小时。元也呆呆地向脚下谷澗望着。他瞧見兩岸上不时有人影在走动。他坐的地方恰巧就是剛才那塊麦地对面。藤森家的两个兒子大概已經下完糞，兄弟倆都不在那里。

恰恰在这时候，麦地的田塍上出現了拄着竹棍的河村久一郎。他在田塍上站了半天，旁边走过一个用手巾包头的、披着短油布雨衣的男子，他好像向他打听什么事情。那个手巾包头的男子臉朝一边冷淡地回答几句，立刻消失在堤壩下面，田塍上又只剩下拄着竹棍的久一郎。

……如果当时元也知道久一郎打听的是有关申請租地轉讓的問題，而回答他的人又是耕地委員竹內为次的话，說不定河村久一郎的命运会有一个轉变的……。

但是元也却只顧考虑自己的問題。他一方面盤算着为了促进农会的成立，是不是要在村上散發傳單；一方面又在和胆怯的心情进行斗争。元也是所謂“庙前沙弥”^①，虽然从他父亲的言論和

① 这是日本諺語，全句是“庙前沙弥未嘗經而能誦”。

書本里得到啓發而贊同父親的思想；可是，開始實際行動卻还是在這一月間听从父親勸告入黨以來的事。

他的媳婦千鶴是山中數馬的侄女，他的舅舅是竹內太一郎，鳥澤茂助又是他父親的近親。就是說這些親戚都是屬於村上的地主和富農階級。他父親因為是個“赤色分子”，所以這幾年來同這些親戚們的應酬都由元也出面。如果成立農會的話，他一家子勢必都成為親戚們的敵人，就需要有一個以血還血的決心。

小村上的血緣關係是非常深的。例如這鳥澤小村里只有鳥澤、藤森、竹中和山中四個姓。下川添小村只有角倉和尾野兩姓，三棵松小村甚至只有小松一姓，而且如果再往上代追溯起去，所有這些姓都有血緣關係。

“你好，是在燒雜炭嗎？”

剛才跟久一郎說話的包頭男子——披着短油布雨衣的竹內為次從元也的腳下走過去了。他一定是來巡視東家的山林。

“噢，你好！”元也應了一聲，但是他卻仍然沉沒在自己的心事里。

“一只衣櫃子一千五百塊錢，漲得多厉害呀！”

“一千五百？”

“對呀。光是表面貼了一層桐樹皮的衣櫃呀。”

“嗯？”

“被子也是一千塊錢買不下來的。”

“真不得了！”

“還有針線箱啦，梳妝台啦，木屐啦，你呀，最少也得花六千塊錢。”

“嗯！”

說話的是善五郎，答腔的是藤作。元也走了以后，他們倆又一面拉鋸，一面在這沒人聽見的深山里發出响徹谷澗的大聲嘮叨着。

“到头还是借了数馬家的錢了。”

“嗯！”

“咱把那棵桐树也卖了，还借了老伴娘家的錢。可是，物价漲得这么厉害，簡直赶不上。”

不消說，善五郎在談阿菊的嫁妝。這地方有个習慣：只要养下一个女孩，就植上一些桐树苗，准备將來出嫁时用来做衣櫃。善五郎沒有土地，只在自己家的后面窄窄的一塊地上种了一棵桐树苗，到現在也有二十年了。可是，桐树長得又細又歪，只賣到五百元。因为藤作是他的好朋友，所以善五郎敢把自己向讓他做山里活的东家山中数馬借錢的秘密告訴他，不过借了三千元的数目字却仍然不肯講。

当大野木熊雄来接阿菊回去的时候，善五郎因为他不会說話，括了他一記耳光，成了全村的話柄。当时阿菊大吵大鬧哭着要从家里跑出去。其实，从善五郎方面來說，一記耳光还是从輕發落。試想想吧，把人家閨女的肚子搞大了，連媒人也不請一个，而且还穿条操作用的髒褲子大模大样走上門来；說的話就像要帶走一只小猫似的……。

以前，阿菊突然回家，把事情告訴了父亲之后，善五郎的痛苦是無法形容的。他曾打算趁着還沒成为全村的笑柄以前，把女兒送到远方的亲戚家去。

“那么，什么时候接女婿呢？”

“决定在‘彼岸’的头一天办。”

“那么，是十一号嗎？”藤作好像是自己的事情一样关心地說。

挨了耳光回去的大野木第二次又来了。这次穿了一套尺寸不太合适的西装，还请了一个媒人一道来。媒人是阿菊和初江她们的主任第二装配间笠原课长。笠原也同样穿上一条有条子纹的礼裤，散泛出濃郁的衛生球味兒。两个人在回去时还訪問了初江家，所以藤作知道阿菊的婚姻問題已經圓滿解决了。

“藤作家迟早也得办啦。”

“嗯！”藤作苦着臉回答了。

善五郎既然括了女婿的耳光，嫁妝太薄是过不去的。加之，村上的風習是当閨女出嫁时要把全部嫁妝摆设起来請全村的人看。要是長女的話，小戶就尽小戶的能力办得像个样兒才行，不然就要受到全村人的輕視，說你“臨終也喝不上末期之水”^①。

“听說，你們那个叫，叫古川的小伙子来当儻相。”善五郎說，“說是个挺有出息的后生。”

“咱不認識！”藤作冷淡地回答說。“咱可不喜歡赤色分子！”

“可是，你呀，赤色分子如今是挺神气的呀！”

“……”

“是吧，如今，共产党都有他們的国会議員啦。还有那个，文也他們的头兒，那个叫什么名字的？德？德？德什么的？蹲了十八年牢也毫不在乎的好汉。他說話挺中用，对吧？”^②

“嗯。”

“藤作，你是个旧腦瓜兒呀。如今大伙兒都明白，尽管是赤色分子，人的价值是不会变的呀。”

“嗯。”

① 日本風習当有人臨死前，他的亲人或是朋友給他喝一口水，这个水叫做“末期之水”。他們迷信如果有人做了亏心事，就臨死來不及飲“末期之水”。

② 这里說的是已故日本共产党書記長德田球一同志。

“真个的，藤作……”

善五郎放下鋸子，包头手巾下面的独眼閃亮着，一面打腰里拔出烟袋。好像他很激动。

“咱呀，藤作。咱不是因为阿菊的女婿是赤色分子才括他耳光。那是因为他太不懂事了才揍他的。”

“嗯，不差！”

藤作也停住手，把烟袋凑近嘴边，揚头眺望远方的天。朝霧完全散了，天空显得高高的，那些崇山峻嶺都离远了，看起来很安静。

善五郎今年四十八岁，藤作比他大十一岁，两个人的脾气奇怪地很合得来。他们除了是隔壁鄰舍，又除了都是佃农以外，再找不到相似的地方。善五郎是大高个兒，性急直率；藤作是逆来順受的好脾气，心情不开朗，虽然还没到弯腰的时候，个兒却不太高。可是，两个人別說插秧和秋天的舂米，或是年底舂年糕都在一起搞，他倆又都信“真宗”^①，連包在紙里的“御集会”^②的香錢都互相打开来看呢。

“咱也是啊，仔細一想，不能把赤色分子和小偷兒一样看待。”藤作从嘴上移开烟袋說。“咱有时候也在开动腦筋想想事。譬如說女也为什么叫人家恨？归根結蒂还不是因为他專門对村上的財主們說不好听的話嗎？”

“对呀，是这么一回事兒呀。”善五郎一面摸摸自己盤膝坐着的腿下，摸出一个浸在竹壺里的油布，擦擦鋸子的兩面，一面深深点了头。

① 是日本佛教宗派之一“淨土真宗”。

② 是佛教信徒們的念佛会。

“不过，咱呀，初江的女婿还是想找个会种地的后生。”

善五郎浮出“原来如此”的表情望望藤作的臉。

“赤色分子不見得就不会种地；不过，工厂的小伙子們大半都不下地的。”藤作仍然在想心事，望着天空說。善五郎动手拉起鋸来。“大媳妇年紀輕輕守了寡，怪可憐的。可是，因为有了咱那个小孙子，沒人願意做她的贅婿，咱的手脚又逐漸不听使喚了。叫她一人种吧，她又对付不了那五反地……”

善五郎暫時間沒吱声，来回拉着鋸子，过了半天才用安慰的口吻說：

“不过，說不定虎次郎会回来呢。听说做了苏联的俘虏的人已經回来不少啦。”

“嗯，这咱也听说过……”藤作把烟袋鍋里的烟灰往手掌上一磕，無精打采地說。“可是，誰知道他已經死了呢还是活着。还不是千中之一的希望罢了。”

“話是这么說，可是連咱們家那个嘉助都嚷着說不願意回家来种地呢。”善五郎說，揮揮手站起来，对着背后的一棵树根撒尿。“这样倒也不坏。穷种地的到咱这一代为止就絕种得啦。咱們这也干，那也干，累断了骨头，照样还是一身的債嘛！”

“是啦，是啦！”

“馬路边那塊水田里的松树樁是数馬打的。咱馬上猜到啦。他說讓咱种后山的一反开垦地，又說要是在那水田里盖了制材厂，就雇咱做長工。鬼知道这些話多嚙才兌現，咱可不相信。不过，他是在咱去借錢的时候开口的，咱給他弄得兩头为难，只好含糊应付一下就轉来了。”

“这，多难哪！”

“对呀，这簡直是借繩上吊。不消說，咱也不会睜着眼瞧他打

进樁子一声不响的。只是头一宗得办完阿菊的喜事。要不，在办到半截兒的时候来討債那可糟了。所以目前不敢得罪他呢。”

“嗯！”

藤作把头歪了又歪，从屁股下面拿开坐墊站了起来。他們大致已鋸好足够裝滿二十簍大簍的原木，下午的时间也过得差不多了，如果不趁天黑以前开簍，往往就会發生受伤事故。

元也叫他赶快提出申請，但藤作也有和善五郎差不多的心事：竹内为次叫他把申請表交到他那里去，只消把申請表和圖章送去，他会帮藤作填。这里面当然有山崖下那四塊水田的押金問題，他不好意思完全拒絕他。不消說，他也并不打算全都听从为次的話，可是目前要繳納一大笔稅，要不燒点木炭掙些現款，無論如何交不起；这么一来，除了求金太郎帮忙讓他搞山里的活兒以外再沒有出路了。

今年要繳納的稅竟到五千几百元。村民稅、县民稅、事業稅、大車稅、特別附加稅，其他所得稅等等数目大得惊人。因为初江和友子在工厂里干活，連她們的所得稅都給估計好了。藤作和善五郎不同，不到外埠去掙錢或搞山里的活兒，只在家里养蚕，每年把售茧換来的一部分現款放在农家組合里，作为納稅之用；可是今年这笔錢可和稅額差得太远了。

“咱們动手吧。”

善五郎熟練地用錘子很快就撞掉火口上的封泥。藤作也套上袖套，戴上手爛子，头上戴防空头巾，又用塊手巾蒙上嘴。他的木炭是借用善五郎的簍燒的，从年齡來說，燒木炭对他已經是很吃力的活了。

“干嗎这时候才开簍？”

从落叶松树林里突然出現穿短油布雨衣的竹内为次。每次燒

木炭，都由为次到現場來計算原木的數量。

“這些都打算帶回去嗎？”

为次用穿長統膠靴的腳踢踢堆在旁邊的劈柴說。那是鋸完原木剩下來的小木塊。要是給金太郎家搞山里的活兒，就連這麼雞毛蒜皮的事兒都要受为次的干涉，這在村上是很出名的。

“說啥？”善五郎把手里的錘子往地上一擡，回過頭來怒喝着說。“哪怕捉了一隻小兔兒，也應該剩下半片耳朵供山神呀。別太刻薄啦，不得好死的！”

久一郎拄着手里的竹棍一步一步順着溪谷旁邊的一條坡路走下去，穿過連結小村“西邊”和“東邊”的木橋。

一路上他遇見幾個村上的人。每當這些人擦過他身旁走去時，他都朝他們鞠躬，讓路，打個招呼；可是沒有一個人對他還過禮。又是殘廢又是客籍人的久一郎已經習慣於這種待遇了。（“客籍人”不是法律上的名稱。久一郎家的戶籍早已遷移到川添村來，並且已經在這小村上住了三十年，但因為他們的姓是河村，不是鳥澤、山中、藤森、竹中這四姓中的一個，所以被村上的人當做“非本地人”。）

他靠在橋上的欄干稍微休息一下，吁吁地喘着，流着冷汗。他從脖根到背脊，從腰部到右腳脖子經常都感到又硬又僵，而且還痛，有時又像火花一般痙攣着。在這樣的時候，他的歪着的脖根就顫抖起來。這種痛苦從他打娘肚里養出以來已經忍受了二十三年。

從橋上瞧得見的溪谷上流一帶，兩岸的許多梯田，禿頭山和村有山的雜樹林等，正浸在淡弱的午後陽光里。陽光隨着天上雲朵的流動，像風一般傍徨着。溪谷下流一直陡斜下去，時而給戴着

白雪的山巒遮住，时而又在危崖絕壁下現了出来。遙远处，天龙河像一条白帶子；沿着河岸的火車軌道显得十分細小。

久一郎已經下了决心，这已不是一天兩天的事了。要想从这二十三岁的青年心里打消这个念头，最少得帮他解决兩件事中的一件。一件是治愈他那先天梅毒性小兒麻痺症，以便使他成一个能劳动的人；如果这一件做不到，就得帮他要回曾經租种的兩反二亩地。

可是，剛才耕地委員竹内为次在藤森兄弟下糞的麦田旁边答复久一郎的話，却給他一个致命的打击。

久一郎問为次：他的条件够不够申請轉讓租地？为次就反問他租地是多嚙返还的？久一郎說对方要求还地是战争結束那一年的八月間；可是，实际上水田种到同一年秋天，旱田一直租到第二年夏天收麦子的时候。为次說法律上規定的是战争結束那一年十月以后的，既然在八月間就接到还地的通知，他就沒有申請的資格。显然，这是为次不講理。因为尽管久一郎家曾經接到返还租地的通知，事实上久一郎家三代以来租的这块地，他一直种到战争結束的第二年。不过，茂雄也和大多数的地主一样，老早就向耕地委員为次孝敬了兩升酒了。

久一郎从桥上的欄干抬起身来，又拄着竹棍，搖搖脖子，扭着腰，用右脚在地上画个圓圈向前走去。迎面来了一个背兜上背着一捆劈柴的老娘。久一郎把身子縮成一团，一面讓路一面鞠躬。一个牽馬的老头兒从他背后吆喝一声，久一郎就几乎連滾帶爬地躲到桑园里去，一面还朝他点点头。可是，老娘也罢，老头兒也罢，連理都沒理地走掉了。

久一郎在公会所旁边歇了脚，来到堤壩下面的坡路上时又歇了一口气。不一会，他来到竹叢下面了，不知想起了什么事情，

費了好大一會工夫才爬到堤壩上。久一郎爬進竹叢里，暫時間像調勻呼吸似地默然坐着。從搖動着的竹叶隙間現出一片夕暮的天空。天空已經加深藍色，時而放寬時而縮小着。

他從那件滿是補釘的髒國民服的口袋里掏出一本書，打開空白部分較多的封面里頁，又費了好大一會兒工夫從口袋里摸出一支短小的鉛筆。這才用那只行動不便的右手壓着本子，意外靈巧地動着左手寫出大字：

“娘，姐姐……”接着寫，“看過這封信以後請別吃驚也不要傷心……”之後，他又把頭一抬，默默地從竹叶隙間望着天空。他是在想着信上的詞句呢，還是打算仔細瀏覽這每寫完一行字、每寫完一個字就不得不告別的世界——這個在現在眼睛還能瞧見、耳朵還能聽見、手還能摸到的世界呢？在他慘白的瘦臉上，只有一對清冽的眼睛含着悲哀閃亮着。

可是，直到這時候，久一郎還沒有放棄另一個希望——最后一次懇求角倉茂雄。如果能夠活下去的話，他也願意活下去的。雖然要活下去就得忍受那連一秒鐘都不離開的、半边身上的鈍痛和麻痺感，还得忍受每個瞬間都像火花一般刺進肌肉里來的痠攣。他活是活了二十三年，但從來沒去過有火車站的岡谷市；除了在公會所瞧過一次宣傳牙膏的電影以外，連一次電影都沒瞧過；他有生以來從來不知道什麼叫慈祥的笑臉，異性的愛情那更不用說。儘管如此，如果能活下去的話他也願意活下去。……可是，他想如果連最后一次要求都被拒絕，那就再也不能活下去了。

連那還在租種兩反二畝地的时候，他也認為自己活在人間只有給母親和姐姐增加重擔。現在要是再失去那些租地，自己還有什麼臉活下去呢……。

久一郎沒去找文也是他的不幸。孤孤單單地生活在村角落里

的河村一家平常不太跟文也家来往，也是他的不幸。不但如此，久一郎更大的不幸是他虽然不知道“赤色分子”究竟是怎样的人，心里却模糊地对“赤色分子”怀着恶感。

久一郎喜爱读书。残废贫穷的他所能做到的，就只有借读设在鸟泽分校里的鸟泽青年团图书馆的藏书。虽说是图书馆，其实是在校役室隔壁的六叠大房间的一角落上放着旧书架子，上面排列着一百本左右的藏书罢了。这些藏书又是战争时代的侦探小说、军事小说，要不然就是战后出版的“悲哀的候鸟”等这一类小说。此刻久一郎在封面里页上写着遗书的也是从图书馆借来的，书名叫做“关于死和生命的空间”。这是一部战后在日本畅销的、宣传虚无的观念论的哲学书。

久一郎的不幸不仅是他的肉体患了麻痹症，连他的精神、思想都被资本家和地主们所麻痹了。

久一郎在竹丛里写完遗书后回家来，和母亲、老迈的奶奶并枕躺在被里，心里想着到底用怎样的言语恳求才能打动角仓茂雄的心。他眼睛望着吊挂着煤烟的屋梁，左思右想一直想到鸡鸣第二遍的时候。可是，这一个晚上他仍然不知道母亲阿为悄悄从被里走出去的事。阿为在鸡鸣第三遍后不久，就窥伺久一郎和奶奶的鼻息，悄悄从被里爬了起来，把捣草棍子放在枕头上，从上面盖上被，蹑手蹑脚下了土间，拉开后门的门闩，走出外面。

阿为像男子汉似地用块手巾包住脸，短棉袄上披件蓑衣。她越过后山的悬崖，穿过一座杂树林，立刻来到一条顺着溪流的礫石坡路。从这里到秃头山的杂树林有七八百公尺……。

阿为不停嘴地叨念着。虽然有时候穿着长统草靴的脚给石头绊了一跤，仍然没有停止过嘴里的喃喃声……“‘咒人必害己’……咱可要叫茂雄做个伴儿。哼，‘咒人必害己’……落进十八层地狱

也不在乎……”

風停了，群山和樹林全沒聲息。一鈎下弦月遠遠掛在村有山山頂的高空上，半天里蒙着一層銀色薄霧，腳下仍然是黑暗的。

阿為走進杉樹林後，暫時窺視四周的動靜，然後來到小廟門前跪下來。她掏出火柴點上蠟燭，把它拿在左手里，右手放在胸前，朝着漆黑的格子門喃喃念起詞來。小廟的格子門上，有的格子檔兒里掛着蓋上厚厚一層塵土的女人頭髮，有的檔兒里斜掛着上面畫一個牽牛童子的陳旧的繪馬^①，有的貼着上面寫了“大願成就，壬寅年女”等字樣的紙條。

“南無妙法蓮華經，南無妙法蓮華經……”

阿為脫下蓑衣，脫下草屐。要做“御百拜”^②的時候雖然可以省去其他儀式，但打赤腳這一點是無論如何不能省去的。

“南無妙法蓮華經，請縮短甲申年男角倉茂雄的壽命，南無妙法蓮華經……”

她左手拿着蠟燭，光用右手禮拜，開始在離廟有二十公尺左右的地面上來回走着。

“南無妙法蓮華經，南無妙法蓮華經……”

阿為提起一雙腳心扁平的大腳，在地面上踏碎水窪里的薄冰，踢開凍結的積雪，步調越走越快了。在萬籟俱寂的黑夜里，燭光時亮時暗地明滅着，她的沙啞的念佛聲忽高忽低地繼續着。

“南無妙法蓮華經，南無妙法蓮華經……”

不一會，阿為已經累得上氣不接下氣，念佛的聲音也時斷時

① 信徒們為了答謝神佛而掛的小木匾，上面畫着馬匹。原是供奉活馬或模型馬，後來簡化用匾額代替。

② 信徒們做“丑時拜”或做其他祈禱時作的一種儀式。一般是打赤腳，嘴里念佛，在廟或神社前來回走一百次。

續。等她好不容易來回走完一百遍的時候，短棉襖已從肩上滑下去，包頭手巾也鬆了，蓬亂的頭髮垂散到臉上來。

“大願成就，大願成就……請，請縮短甲申男的壽命！”

阿為嘴上含着一根棉線針，走進樹叢里，站在那棵杉樹下。她直豎着兩鬢白髮，瞪起血紅的眼睛。

“南無妙法蓮華經，南無妙……”

她用燭火照亮樹上的人像，打算把針扎進剩下來的那只眼睛里。就在这个當兒，她的手突然發抖，針掉落在地上。人像的一端給撕破了。不消說，這是有人發見的記號。阿為蓮念佛的氣力也沒有了，吓得牙齒對碰着，兩手捉住杉樹干，像滑一般地跌了下去……。

第二天從掌燈時候起刮起暴風雪。這一天，久一郎一連到坡上的角倉茂雄家去過三次。上午去沒在家，下午去又沒在家，夜晚再去時，傭人說老爺剛從岡谷回來，如果有事請明天來吧。

“這……，我只說一句話，請你說一聲！”

久一郎連竹棍跟身子一起顫抖着，一再朝那個出來傳話的小婢女行禮。儘管說“明天來”，但從來就沒守過信用。那個十二三歲的小婢女臉上浮着為難的表情，又消失在紙隔門里。

站在穿廳外面的久一郎兩肩上已經蓋滿了雪。他不能穿蓑衣趕路，但又沒有大衣穿，渾身凍得像被針扎似地一陣陣痠癢着，手里的竹棍也跟着全身一起抖。

角倉茂雄住的這所房子連穿廳也是半西洋式的，相當考究。他本人是生財的能手，叫家里人只種一星點上等地，自己整天價穿長袍和岡谷市的所謂城里人打交道。他平常放高利貸，戰爭時期又靠亞炭山發了橫財，戰后又承領油、軍用襪褲、廢鐵等等軍

部隱匿的剩餘物資做生意，从中撈來一大筆錢。大家都說村里現款最多的要算是他了。

“還是叫你明天來。”小婢女又回來了，她站在紙隔門外面，在胸前握緊着患凍瘡的紅腫的手說。“老爺喝醉酒啦。”

久一郎一聽，把身子撞在細開着的穿廳門板上叫着說：

“請告訴老爺，咱這是最後一次來請求的。是啊，真的呢，這是咱最後一次……”

小婢女也哭喪着臉。她不是本地人，可能是被帶來做抵父母債的。

“怎麼辦哪。太太睡了，老爺喝醉酒……”

小婢女對着放在胸前的患凍瘡的手哈哈氣，站着不動。久一郎的態度也和平常不同。

“請你再對老爺說一聲。咱今後再不再來麻煩他，所以如果角倉茂雄君是人，請讓咱再見他一次面！”

小婢女無可奈何地又走進去，這回不知道為什麼馬上就回來了：

“老爺叫你上後門……咱這就給你開。”

久一郎頂着風雪，順着屋檐繞到房子背後的廚房門口。要是白天，他是到後門來的，但這門一到晚上就關上了。

“小子！你剛才嚷啥？角倉茂雄怎麼啦？”

後門的板門和油紙隔門給拉开了。一道燈光刷地射到久一郎的臉上來，同時傳出了茂雄的咆哮聲。

“……嗯，‘如果角倉茂雄是人’，這是什麼話，嗯……？”

在寬敞的土間那一面是木台階，揩拭得黑亮亮的。茂雄盤膝坐在熊熊發着柴火焰的地爐旁邊，光是轉過臉來怒喝着：

“再說一遍看！喂，再說一遍看！”

久一郎兩手按在后門門檻上，把头磕到地上去。

“大不了一个客籍人，什么叫‘如果角倉茂雄是人’？我要撕破你的嘴，到这儿来！”

久一郎仍然把头磕在門檻上。自己以为完全抑制着感情的，那句話怎么又冲到嘴边来的呢？一塊劈柴飞了过来，險些碰在久一郎的头上。久一郎一动不动，一只脚伸在背后，怪难看地跪坐着，把头往門檻上磕。

“求求您，求求您……”

好不容易等茂雄停住了怒喝声，久一郎才怯生生地抬起头来窺視茂雄坐着的地方。

“請再讓咱种那块水田和旱田吧。要是長久不成，請允許咱再种兩三年……”曾經絞尽腦汁想过的那些动人肺腑的詞句，如今在紧急关头的当兒却一句都沒想起来。冲到嘴上来的还是那些已經說过多少遍的話。

“如果把地收回去，咱們全家除了餓死以外……”

茂雄把盛了酒的玻璃杯放在爐旁，仍然側臉坐着，用根劈柴的細枝尖剔牙，吃吃地响着舌头。茂雄在束脚褲上穿皮坎肩兒，剃了平头的前額附近油亮亮地發着光。他的算盤早已打好了。这回法律規定的地主保留地是自耕地二町五反步、租地五反步，共有三町步。他下了决心哪怕采取怎样刻薄的手段，也得从佃戶手里收回租地，湊够这个数目。如果这回沒把租地收回来，那些地就要落在佃戶手里。

“求求您，救咱吧。那是打爷爷那一代起就种着的地，所以求求您！如果把地收回去了，娘帶着咱这个殘廢人，再沒法子活下去了。所以求求您，老爷……”

茂雄从眼角里瞥他一眼。

“因为可憐你是殘廢人，才一直讓你種到今年哇！”

久一郎像喘氣似地啊咕啊咕動着嘴。可是，要說的話却没有成聲。他只是癱攣着蒼白的臉，吁吁喘着。

“回去！回去！开着門冷得很。”茂雄說。接着，回頭沖那個悄然坐在地板一角落上的小婢女伸出下巴說：“把門关了！”

“求求您，老爺！從您角倉老爺的產業來說……”久一郎抑制不住感情，連聲音都走了調兒。“咱們那些個租地只不过是指甲縫里一點泥罷了，請……”

久一郎的這句話還沒落地，茂雄就驀地站了起來：

“混蛋！你想干涉人家的財產嗎，傢伙！”

他下到土間來，捉住兩手緊握着門檻的久一郎的後領。久一郎瘦小的身子被他輕輕一提，一下就被拋到地上去。久一郎在地上滾了几下，掙扎着還沒從地上爬起來。後門就關上了，傳來門門的響聲。

“角倉！你個殺人的凶手！”

久一郎四腳朝天地躺在雪地上，拚命掙扎着，嘴里不住叫罵。現在，對方已經聽不見，他開始盡量地發泄了。可是他的嘴却被暴風雪封住，手里的竹棍也已經不知去向。他在雪地上匍匐着，好容易爬到後門口來，用左手敲打門板，把身撞在門上叫罵：

“角倉茂雄，殺人不眨眼的劊子手！……狠心狗肺的角倉茂雄……咱死也要你的……”

第九章 掄起鐮刀

拂曉時風停了下來，雪花也不飄了。明耀的陽光照射着大地，

几乎令人感到眼眩，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好天气。到底是春天，村上大小马路的残雪都融成了一片泥潭，朝南的坡路都成了小溪流。去年以来一直没融化的积雪如今也开始融化了，潺潺地冲洗着礮石坡路。

这天早晨，在朝暎还没有普遍照耀在这宁静的雪村的时候，一件惊人的新闻已在人们当中传开了：“阿为寡妇家的‘瘫子’昨天晚上在后山铁桥下面叫火车轧死啦！”

“哎呀，是卧轨自杀吗？干嘛要自杀？”

“怕是厭世自杀吧？”

“恐怕不是这样。”有些人压低嗓子说。“他不是给角倉茂雄老爷收回租地，一直垂头丧气的吗。明白吗？怕是这样哩，嗯。”

说也奇怪，村上的人在久一郎活着的时候对他很冷淡，如今他自杀了，他们倒议论纷纷起来，有些人还说得有情有理。

“可是呀，那么个残废，真难为他跑到后山的铁桥下面去啦。还顶着那么大的暴风雪！”

“这个嘛，人要是想到头了，就什么都能做得出来的。”

验完尸后，用薄棺盛起来准备土葬。棺材由临时从下川添村雇来的人伙抬着，跟在派出所警官和岡谷警察局的便衣后面，抬到“竹藪内”地区尽头儿的阿为寡妇家来，这时已经是快到中午的时候了。

她家因为是客籍人，亲戚不多，来吊丧的人更是寥寥几个。可是却有不少的人隔着马路和籬笆目送着被扛在人伙肩上、一高一低摇动着过来的棺材。阿为寡妇跟在棺材后面，失神落魄地走过这些人的面前。她的头髮散乱着，眼睛也失了神，人家对她说话，她好像完全没听见。

阿为寡妇被派出所的警官喊醒，赶到铁桥下面的出事地点时

天還沒亮。把久一郎的身子卷進鐵輪里面去的火車，是上午零點三十分左右經過那里的東行快車。所謂“后山的鐵橋下面”那塊地方，雖是下坡路却有三里多遠的路程，在刮大風雪的晚上到那里去，不是殘廢的人也相當吃力的。

久一郎的四肢給碾得東一塊西一塊的，埋在積雪里。在離現場不遠的下川添村的居民里找不到一個能認尸的人。後來從雪里挖出一根竹棍和一雙長統草靴，靴筒里藏着一本叫做“關於死和生命的空間”的書。大家從封面里頁上的鉛筆字和蓋在書頁上的“鳥澤青年團”紫色圖章，才得到了線索。

區長鳥澤茂助形式地來吊了喪。青年團派來兩三個代表在幾乎頂住頭的矮屋簷下舉吊旗，不久就扛着旗子回去了。不少人從遠的地方和近的地方走來，有的隔着馬路，有的隔着庄稼地，悄悄窺視着這座蓋在柵樹林旁邊的孤房。

中午的時候，久一郎的姐姐阿勝在這些人們里引起一陣騷動，一臉殺氣趕回來了。阿勝從川添工廠連跳帶跑地趕了九里路奔回來，束腳褲和衣服背后上都濺滿了雪泥。

阿勝像跌進去似地跑進家里，把毛絨圍巾往台阶上一丟，就跑到棺前去兩手放在棺蓋上。跟在阿勝背后一起走進土間來的街坊老太太和媳婦們在她耳邊說了些什麼話，阿勝好像沒聽見。棺蓋毫不費力地打開了，阿勝用力過度，兩手抱着棺蓋，一只腳往後一退，險些跌倒了。

“久，久一郎！”

她的嗓子嘶啞，兩鬢帶着屋檐上滴下來的雪珠顫抖着。半張着的嘴巴只喊出一句話就沒有了聲音。她就那麼快要仰倒的樣子凝神望着棺材里面。

坐在棺材旁邊的阿為好像連閨女阿勝回來的兒事兒都沒注意到

似的，始終失魂落魄地張着一對空虛的眼睛，默然望着代替鋪席鋪在地板上的薄草席。她那好像失神落魄的樣子，是從前天晚上在觀音杉樹林里發現人像被撕破以來就開始的，但卻沒人注意到。

阿為認為久一郎的自殺是因為人像被人發見，詛咒反而降到自己頭上來的原故，自己也認了命了。

“久一郎！”

阿勝仍然兩手抱住棺蓋大聲叫着。她大約是從操作中的車間里直接跑來的，穿件茄子色工作服的肩膀在激動地起伏着。她眼睛閃着憤怒的光芒，定睛望着棺材里面，又吼叫一聲：

“久一郎！”

那些縮頭縮腦地走進土間里來的街坊們都愕然瞧着阿勝可怕的凶相。說實話，在此以前沒有一個人敢打開棺蓋瞧久一郎那慘不忍睹的死尸。

“真想不到，想不到出了這麼個事兒……”

這時，兩三個男子走進土間里來。走在前頭的是烏澤文也，元也也來了。

“咱們來燒炷香。”

文也穿一套舊西裝，一雙長統膠靴，雪泥一直濺到腰上。屋里沒有一個回答他的人。文也像村里的父老似的很習慣了的樣子，把點燃的香插進供在棺前的茶碗里，合掌拜了一拜，然後把臉轉向阿為開口說：

“這個，大娘，出了這麼個傷心事兒。……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

元也也從他背後探出臉來。因為文也進來了，那些站在門外的街坊組的人也都走進土間來圍繞着阿為。阿為不知道聽見文也

的話還是沒聽見，仍然呆頭呆腦地不說一句話。

“真的，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

文也這回把身轉向阿勝說。但一看阿勝的樣兒不禁吃了一驚。文也剛才走進來時，阿勝已經趕緊把棺蓋蓋上了，現在，她像怕寶貝被人搶去似的，兩手緊緊壓住棺蓋，怒氣沖沖地瞪着這些吊客們。好像她認為這些人都是她的敵人，是他們合起手來把她兄弟弄死的。

阿勝的神經似乎錯亂了。她雖然聽從從新田來的一個親戚老太太的勸說，好容易才從棺蓋上放開手坐下來，可是仍然一聲不響地側着臉。她仇恨着全村的人。當然，她仇恨角倉茂雄，但她深信弟弟是被那些歧視他殘廢和客籍人的全村人折磨死的。

因為阿勝不理睬人，所以文也他們都有些不知所措了。文也一聽見元也的報信，就立刻從赴村公所的路上折返回來。他曾經聽說過茂雄從阿為寡婦手里奪回租地的事，但因為類似的事件太多了，他還沒來得及去進行調查。

“咱說阿勝，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兒呀？”文也望着阿勝的側臉說。“咱聽見一個消息，如果真有那樣的事，這都是耕地委員的責任，所以馬上跑來了。”

阿勝仍然執拗地不做聲。那個親戚老太太在旁邊勸說着；她從棺前拿來一本還有些潮濕的叫做“關於死和生命的空間”的書，對阿勝說：

“這是剛才派出所老爺臨走時抄在他本子上的，你念念看吧。啊，咱不識字，你大聲念給大家听听。”

老太太把有鉛筆字迹的封面里頁打開來放在阿勝的膝上。阿勝好像根本沒有瞧見。文也就代她朗讀起來：

“娘，姐姐……看過這封信以後請別吃驚，也別傷心……。長

久以来，我不知道給了你們多少痛苦和麻煩，請原諒我的这个不幸吧。二十三年間，我只是把全家的人陷进不幸的泥坑里，徒然增加你們的麻煩，从来沒有做过一点對你們有用的事。今后再活下去，仍然也只是增加娘和姐姐的負擔。如今水田和旱田都被收回去了，日子过得一定比从前还要艰难，我实在不敢讓自己再活下去了。要是我的死能給家里帶來一星点好处，能使大家过得好一些，这就是我唯一的孝行，也就是我唯一的快乐了。如果我再活着，姐姐也不会有幸福的。但願姐姐找个好姐夫，今后过着幸福的日子。娘，姐姐，奶奶，謝謝你們生前對我的照应。我原打算最后再去求角倉茂雄。可是那个人面兽心的角倉茂雄一定不会答应的。我死也恨着那沒有人心的角倉茂雄。再見！”

文也念着念着，喉管里好像有什么东西堵住，新田的老太太和跪着一只腿从土間那边探出头的街坊們也有人在唏噓着鼻子，有的哭出声来。但阿胜好像全沒听见，仍然滿臉怒气，連一顆泪都沒有落。

“走！咱們到茂雄家去！”文也激动地搖撼阿胜的肩膊說。“咱們去跟他談判！啊，去給久一郎雪恨呀，走，胜姑娘！”

新田的老太太和站在土間的街坊們也都异口同声地說：

“对，这样才能安慰死人的心。阿胜，走，走，去收拾茂雄。”

可是，当文也再次把手按在阿胜的肩膊时，“咱不去！”阿胜大叫一声，用手肘推开文也的手。

“咱不去，不，咱不乐意！”接着她發出更大的声音吼叫着：“你們都給我滾！給我滾出去！”之后，她像嘶叫似地突然放声大哭起来。

因为阿胜和阿为都是这样，文也就跟新田老太太和站在土間里的四五个隔壁鄰舍的女人商量。結果是他跟那个主張“如果不

罵他几句就对不起死人”的新田老太太一起穿过几乎顶住头的矮屋簷走出外面来了。

一些从庄稼地和籬笆那面張望着的人們，一看腋下夾着皮包的女也走在前头，从屋里陸續走出三四个人来，有的就赶紧跑到路边来看熱鬧，有些人就圍住走在后头的元也打听消息。虽然阿为寡妇一家是客籍人，平常又不愛理人，但一看夾着皮包的耕地委員从她家走出来，而且听说現在就要上角倉茂雄家去办交涉，他們都觉得这不仅是她家一戶的問題而是事关大家的大問題。

“咱們都去，大家去！”

“把租地夺回去，害死一条人命，……这是你呀，是个‘人一道一問一題’哩。”

“街坊組的人每家去一个人！”

圍着元也的一群人七口八舌地議論着。有的人回去叫人，有的人回去換鞋。元也只張着大嘴呆然在路当中站着。在四周的人群里，他仍然比誰都高大，虽然不是个結巴，但嘴巴有些欠灵活，給人一問不能馬上就說明出来。这或許因为許多事人家都比他先开口就說了，所以自然而然地使他成了这个样子。但周圍正高漲着一种反抗的空气，他也感到了。这些人們平素都憎恨角倉茂雄，一旦遇見了像这样可恨的事，便都借此要爆發出来。大家的这种心情，从走来参加的男子們大半都是佃农这一点也能窺見。

元也走在前头，后面跟着十五六个人，三三五五地爬着坡路走去。同一个街坊組的藤作和善五郎也跟在他們后面。藤作在昨天还没刮起暴風雪以前，跟善五郎一道赶紧把木炭裝进草袋里下山来了。今天早上听见久一郎叫火車軋死以后，他就一直站在阿为寡妇家的后門口和庄稼地里。久一郎为什么要自杀，他比誰都了解……。

一群人来到坡上角倉茂雄的公館那葦草蓋頂的大門跟前的時候，門旁和籬笆后面已經站着几个抄近路先来窺看動靜的人。文也和新田老太太正站在穿厅門口和茂雄的妻子交涉。

“对不起，他没在家！嗯，今天早晨上岡谷了。”茂雄妻子怀里抱着嬰兒，虽然有些害怕，但却又極其冷然地回答。从大門望进去是积雪融化后露出鋪草的寬院子，院子的一面是浴在陽光下的有玻璃門的走廊……。元也和被选做街坊組代表的藤作一起走进門內，就听见比他們先来站在門旁和籬笆后面的一群人說話的声音：

“在家的，在家的！正挨着火燒哩！”

“从走廊那里瞧見啦！”

元也跟着这些喊声繞到院子里面来。茂雄大約知道自己再躲也沒办法，就猛地拉开玻璃門，探出和尚头朝院里呸地啐了一泡口水。

“来干嗎！成群結党地闖进人家家里来！”他穿一件沒系腰帶的棉袍，敞开前襟，冲着站在最前面的元也怒喝着。“有事到穿厅去！別像小偷兒一样偷看人家家里！”

茂雄叫文也他們坐在穿厅旁边一間十疊大的房間里，那里安放着一張接待客人用的樺木大桌子。然后他自己走进里面去，在棉袍上系好腰帶，把帶子的結口放在前襟上走进来。他先前隔着玻璃門就瞧見院里和籬笆外面有一群人在偷看，他大概是不放心这些群众，始終把那剃成平头的腦袋朝着那边。

“从這書看来，死者是十分恨你夺去他的租地的。听说昨天他为了向你恳求，曾經来找你好几次，是么？”文也鎮靜地說。

“嗨！”茂雄仍然側着臉說。“咱可不知道。”

新田老太太一听，从文也背后顫抖着声音說：

“不，有人瞧見過久一郎白天和晚上都到这里來了。噫，咱是新田的人。雖說死人不會說話，你也不能耍賴呀！老天爺是睜眼的！”

“噫，可能是吧！”

“真是，多沒良心哪！雖說你是個大財主……”老太太氣得罵了起來。文也和藤作從旁邊勸住了。

“那麼，你們有什麼事？”这回茂雄把臉轉過來說了。“要是有關河村為的租地問題，我是正式跟竹內耕地委員商量，按法律辦事的。你們可別從旁邊插進嘴來，無緣無故地誹謗人！”

文也不慌不忙地把手里的烟袋鍋磕了几下。

“不管是哪一個耕地委員，法律却只有一條。……那麼，咱就叫河村提出申請控告你。”

“控告？”

“對呀。河村為直到去年還租種着那些地，這是村里人都知道的。”

“可是，咱是在打完仗那一年的八月通知她的。”

文也却比他更為鎮靜地說：

“就算你在八月間告訴她，但她一直種到去年可是事實。而且她家已經種了三代了。不但如此，你又沒有書面通知，光憑嘴能算什麼證據呢？”文也邊說邊把手插進皮包里去掏出一疊文件。他的口吻並不凶，但對方幾乎招架不住。

“瞧這個文件！咱並不是拿耕地委員來吓唬你。不過，佃農正當的權利咱可不得不保護。瞧這個，沉住氣仔細瞧瞧這個文件！”

“誰愛瞧這種玩藝兒！”茂雄說，他急起來了，冲着紙隔門大聲怒喝：“喂，关上走廊的遮雨板！干嗎偷看人家家里！”

紙隔門開了，茂雄的妻子在大家面前走過去，剛走到走廊，

不知發生了什么事情，突然臉色大變，身子往後一退，馬上沖穿穿廳那邊跑去。

一聽，穿廳那里人聲喧鬧，里面還夾着女人銳利的叫聲。坐在紙拉門跟前的新田老太太把臉貼到門上的玻璃板往外一瞧，立刻大吃一驚地叫了：“呀，那不是阿勝嗎？”

元也跑到穿廳去。阿勝在走進門里兩三步的地方被大家攔住，正拚命掙扎着。善五郎從她背後緊緊抱住她，她的身子不能前進，只是把兩只光穿足袋的腳臨空踢着，右手掄着割草用的鐮刀。

“放手！放手！”阿勝簡直變成狂人了。“角倉茂雄滾出來！你這個殺人的凶手滾出來！”

元也捉住她的右手，有人從她手里奪去鐮刀。阿勝咬住元也的手拚命掙扎。

“媽的，畜生，放手！”

可是，被大力氣的元也和善五郎抱住身子，阿勝也只能大聲嚷嚷罷了。聚集在旁邊的街坊組的人互相商量，決定叫善五郎和其他兩三個人把她送回家去。有些人主張，叫她跟文也他們一起去見茂雄，但大多數的人都認為看她那樣子恐怕反而把事情弄壞。

茂雄的妻子大約剛喂過奶，她袒開胸部站在穿廳門口，臉都吓青了。現在，就是把走廊的遮雨板关上也是無濟于事的。剛才，好像是茂雄的兒子——一個穿學生制服的青年和一些年輕的長工還站在院子堆屋旁邊，用懷着敵意的眼睛瞪着籬笆外面的群眾，現在也不知躲在哪里去了。

元也回到原來的房間去的時候，正瞧見茂雄把臉從走廊的玻璃門移開。原來他從頭到尾把阿勝大鬧的情景都看在眼里了。茂雄不慌不忙地回到大桌子旁邊來，胡子臉的嘴邊還透着一絲微笑。

“簡直是恐吓，嗯！”他把兩手插在懷里，斜着身子手肘猛地靠

在桌子上，兩眼朝天花板望着。“文也，你們大伙兒打算來恁吓我，對吧？”接着，他用更誇張的口吻說：“好，咱打電話給警察局。……大白天手拿凶器……這些傢伙！咱把你們統統交給警察局！”茂雄氣勢洶洶地一站，幾乎翻倒放在大桌上的茶杯。元也趕緊跟着站起來，捉住茂雄的兩臂。茂雄囔得更厉害了：

“別擋住咱，滾開！”

村上有電話設備的只有七家，茂雄家是其中之一。

新田老太太和充當街坊組代表的藤作都吓得冷了半截。一眨眼的工夫里，形勢好像完全大變。他們也不知道犯了什麼法，只是覺得這可糟了，大家眼睛都望着茂雄的臉。

“元也，放手！”文也開口了。“茂雄，你想打電話就去打吧。咱也是干過社會運動的人，你這一套把戲可吓不了咱。”

茂雄轉過臉來。文也平然一笑，松懈的眼囊里的眼睛，也跟着臉上的皺紋一起笑，此刻却炯炯有神地閃亮着：

“別信口含血噴人！”

茂雄被元也捉住胳膊，瞪起大圓眼盯着文也，這時突然咧着厚嘴嘻嘻地笑了一笑。接着，他仍然陰森可怕地定睛望着文也的眼睛，輕輕地坐了下來。之後，他喊了一聲，目光仍然不離開文也的臉上：

“喂，端酒來！”

“咱不要酒！”

文也立刻回敬他。對方也不知聽見還是沒聽見，臉上仍然帶着笑，定睛盯住文也。他還不時還自言自語地“嗯”了一聲，自个兒點着頭。那樣子叫人怪害怕的，可是文也一點也不在乎，把手肘支在膝上的皮包上，又用這隻手托着下巴，鎮鎮靜靜地回望着對方。

“烏澤文也嘛，嚶！”

茂雄說，兩只使人害怕的大圓眼睛執拗地纏住文也的視線。眼色在威脅文也說：“變鬼成佛就看你哪！”

這個人和那些舊式地主不同，對一切問題他都用做生意的眼光來看；在他這種耍花招、玩手段的後面是有其弱點的，這一點，文也也清楚地看得出來。

茂雄的妻子在托盤上放着四五个盛滿酒的玻璃杯子，端了過來。

“當茶喝吧，文也。”

“咱們談下來看，如果可以喝的話，咱當然不講客氣。”文也正容說。“要是喝酒，咱還喝得過茂雄。不過，現在不是喝酒的時候。”

“是嗎。”茂雄陡地把臉掉過去，自個兒拿起玻璃杯把酒灌進嘴里。臉上的冷笑已經消失了，可是仍然強硬地皺着眉。

坐在新田老太太背後的藤作，現在給茂雄瞧見自己的臉，也不像剛才那麼害怕了。他跟角倉茂雄沒有土地關係，只是給街坊組選了出來做代表，就跟着文也的屁股後頭走進這所堂皇的公館里來。不過，跟地主面對面地辦交涉，這在他有生以來還是頭一遭。

他看見了文也的堅強的態度，也看見了茂雄外強中干，一旦被打下要害就意外垮下來的樣子，這是他自從在小村里生下來五十九年，頭一次打心底里受到的感動。他雖然默默地銜着烟袋，却在不知不覺中盤着腳寬坐起來了。

“赤色分子的胆子也不小哪。日本打了敗仗，所以就成了你們的天下，‘對吧，文也？’”

茂雄執拗地諷刺着文也。接着，不知道什麼事情引他發笑，這

回又嘿嘿地笑了起来。他把另一酒杯里的酒倒进喝干了的杯里：

“也罢。你们赤色分子的天下打算维持多久呢？村上的和平再破坏多少你们也不在乎的，是吧？”

这时脸上浮着苦笑的文也挡住说：

“咱可没工夫听你的。总之，河村为提出转让租地的申请，如果你想反对，咱也就不得不控告你，怎么样？”

“嗯！”茂雄把手里的杯子放下来，侧着脸，歪着脖子，过了一阵子才装做没事地说：

“那么这样吧，叫阿为寡妇来一趟。”

听着的藤作大吃一惊。如果佃户给叫到地主家去，那没有问题要被他骗住的。

“许多年来的交情呀，咱也打算跟她仔细商量……”

但话说到半截儿就又被文也挡住说：

“咱不能叫阿为寡妇来。也没有叫她到这儿来的必要。”

茂雄拿着杯子的手在微微发着抖：

“那么，你爱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阿胜哭了又哭。与其说是哭，不如说是在号叫。她再怎样悲哀，怎样憎恨都觉得不够。村上的每个人都是她的敌人，都是折磨她和折磨她的一家的东西。她痛恨自己的力气不够强大。她痛恨那些妨碍她的行动的人们。

“唔唔！哇……哇！”

她把身子趴在台阶上，两只穿破了足袋的脚吧蹬吧蹬地乱踢着。善五郎和街坊组的人把她带回来以后，善五郎还在旁边看视着她。放在土间的刀器和利器统统被藏了起来。街坊组的女人们都有些害怕，站在门外悄声议论着：

“这家的人多可怕呀！”

“那个岩吉也是發瘋自杀的。”

阿胜哭了又哭，叫了又叫。她并没有發狂，只是对任何一个人都不相信。大家都是嘴上一样肚子里又是一样，越相信就越吃亏。她相信村上没有一个真心同情久一郎的遭遇的人。久一郎死得那样惨，受苦受难的只有她和她的母亲。村上的那些人都在肚子里暗暗称快的。阿胜这么一想，就气得磨牙，恨不得把那些人统统杀光。

“阿胜，喂，阿胜！”

这时新田老太太回来了，搖撼阿胜的背安慰着說：

“我們把茂雄一頓好罵。啊，文也一点也沒放松把他訓得够受哩。喂，阿胜，說不定那些旱田和水田统统都能回来呢。阿，阿胜！”

阿胜把头 and 身子一起猛动猛搖，压根兒沒理她。

“这个老鬼！說这些空話来卖人情。不是三年前借去的錢如今还賴着沒还嗎！”阿胜想。于是，她又哭又叫。“啊啊，如今久一郎給杀死了，娘也变成痴呆，咱今后可怎么办哪！”

“阿胜，喂，阿胜！”这回藤作看着阿胜的臉說。“那些水田和旱田都有希望回来啦。嗯，这么一来，哪怕只是一点点，总算給久一郎报了仇啦。喂，阿胜……，像你那样掄着镰刀是不成的，那样反而把事情弄坏了，明白嗎？”

“討厭！”阿胜心想，把头一轉轉到一边，兩手敲打着代替鋪席鋪在地板上的蒲草席。“与其現在來說人情話，干嗎不在久一郎活着的时候帮他一点呢？全村子的人都站在一塊兒欺侮久一郎……！”

“不，不，你們都給我滾！”

阿胜發出更大的哭声，發出更大的号叫声。

先前阿胜手握镰刀奔去的时候，她只想一镰刀砍进角倉茂雄的腦門；却没有考虑到砍了后又怎么办。如今明白了的也只是自己再不能挽回全家的灭亡了。角倉对她家有租地的恩典。这个恩典不是感谢一下就可以完事的，这是阿胜一生下来就被规定好的冷酷的法則。自己既然違背了这个法則，一家人就不知道要受怎样的处罰了。想到这里，憎恨、悲哀和恐怖在阿胜眼前像風車一般旋轉着。

“唔唔，哇……哇……”

阿胜整个夜晚都在哭着，号叫着。

第十章 守夜的人們

元也正接待着村上来給久一郎守夜的人。因为房子窄小，便从青年团借来一个帳篷支在門外，帳篷里放了一張小学生用的桌椅，这也是从分校里借来的。元也把巨大的身子怪不舒服地挤坐在小椅上，每来一个吊客，就向他們鞠躬，把名字記在本子上。

从低矮的屋檐里不断傳出阿胜的慟哭声。每次藤作和善五郎以及同一“竹叢”地区街坊組的人們走进屋里去，搖着阿胜的肩膊安慰她或者劝她的时候，元也也跟着进去，默然站在他們背后。

結果呢，說服不了阿胜，她仍然不停地哭，他們只好把头歪了又歪走出来了。他也默然跟着大家走出外面来。在这样的時候，元也那張大眼大嘴、看去很鈍感的臉上就浮出一絲难为情的微笑。

那些来吊丧的人也好像丧主就是元也似地，朝他鞠躬，把照例的奠敬封兒送給他。因为死者生前没什么亲戚，而且又是橫死，所以吊客們很少到棺前去燒香，有的只对元也打个招呼就走了；

有的就鑽進帳篷，在里面烤火取暖。每來一個新的吊客朝他鞠躬，元也也站起身來，客人致吊詞的時候，他就把巨大的兩手並垂在膝前，低著頭怪拘束地默然敬聽。

給久一郎守靈這一晚上的氣氛雖然和普通的守夜不同，但也相當熱鬧。小村的區會和青年團各送了一升燒酒。帳篷里放了几捆劈柴來代替凳子，地上堆起雜炭，生起了火。

這是有原因的。到了黃昏時候，茂雄的妻子到文也那里來了，說茂雄願意和平了結，希望文也不要控告。這個消息立刻傳遍了全村。茂雄的話等於答應把租地還給阿為寡婦。

從昨天晚上到今天之間接連發生的事轟動了全村，尤其是文也闖進茂雄家去要回了租地更是一件大事。對於小村里的這些貧雇農來說，這簡直是眼前驟然点亮了一百支燭光的燈泡。大家口口聲聲沒有哪一個不罵茂雄。甚至於有些地主生怕被大家認為是茂雄的同類，還特意派人送來奠敬香紙，供在過去連理都沒理過的久一郎的棺前。

“地主，地主，有啥了不起！噫。”

藤作坐在帳篷里，從剛才起不停嘴地重復着這句話。這是非常稀奇的一件事。他剛剛喝了燒酒，臉孔像神壇上被煤烟熏黑了的財神一樣，邊說邊聳起白茸茸的眉毛。

“噫，地主，地主，有啥了不起！”

他說一次，大家就哄笑一陣。帳篷里，連小村最有人望的“跛腳戰車兵”——藤森清治也來了；溪中地區的藤森正和藤森茂兩兄弟也來了；還有坡上區那個只要有酒喝、不管紅白喜事都來的儀助老头兒也來了。

元也怪不舒服地屈著巨大的身子，在桌子面前一動不動地坐了好些個鐘頭。他一面傾聽帳篷里面的聊天，一面在心里思索着

自己的計劃。這時有人順着黑暗的田塍沖這邊走來……。

從黑暗的庄稼地那邊走來的是遠藤千代，她出現在燈光明亮的帳篷跟前來了。她是在街坊組里面最晚來吊喪的一個，身上連棉襖都沒穿，背上背着嬰兒，讓大孩子握着自己的束腳褲襠帶；樣子看去很慌張。

元也站起來招呼她，她把嬰兒往背上聳了一聳，從懷里掏出紙包，不住地鞠躬，說了些吊問的話。這其間，她始終注意着帳篷里的人聲，避開燈光。

“咱說元也先生，咱有一件事想請教……”千代回頭看一下傳來哭聲的屋子，陡地把臉湊近元也，放低聲音說。“像咱這樣的人雖不是真正種地的，不過，這回的法令對咱這種人有沒有辦法？”

說實話，元也也沒把千代當做農民，他有些躊躇了。

“這個么，在昭和二十年（一九四六年）十月當時租種着別人的地的人，都有資格申請轉讓的。”

元也剛說完這句話，千代突然慌慌張張地拉着大孩子的手，躲進黑暗的角落里。

原來是新的吊客來了。新來的吊客走到桌子跟前說了一番吊唁的話，元也也應酬着。在這個時間里，千代一直在黑暗的角落里躲着。

元也明白她為什麼不敢露面。如今小村的人大都瞧不起千代了。他們認為千代不但是給糧食的黑市掮客當細作，更是一個行為不正的女人。千代為了賺一斗大米，跟太一郎約定上他家門旁的堆屋里去十個晚上。但是在第九個晚上給太一郎的老婆發見了，當太一郎和千代双双睡在稻草里的時候，她就從他們頭上澆了一桶冷水。從此以後，小村的婦女們都害怕起千代來，善五郎也氣得罵她丟了自己的臉，叫她從堆屋里搬出去。

“咱在战争时期开垦了数馬家的一反左右山地，种了有三年光景……”等那个吊客一走，千代又回到灯光下面来说。

“多嚙还的？”

“刚打完仗的混乱的时候，咱以为……”千代把哭鬧着的嬰兒狠狠地往上背了一背，从挂着碎稻草的乱髮下面露出沒有血色的臉。“咱以为仗打完了，可以馬上回东京去，所以把心一橫，还給他們了。”

經她这么一說，元也想起了战争时期，那些連一把镰刀都沒有的疏散戶在这小村里到处开垦种庄稼的事情来。

“是八月吧？按照法律来说是沒有資格啦。”

“还是不成嗎？”千代像丢了什么东西似的，把投在地上的視線来回移动着說。

“不，并不是說完全沒有希望。”元也有些可憐她。“你去找我爹商量看吧。”

真不湊巧，这时灯光下面出現兩三个吊客。千代慌忙牽着小孩的手，消失在黑暗里。接着从庄稼地那里傳來背在她背上的嬰兒的哭声。哭声逐漸离远了。

元也不能馬上去追那个消失在黑暗里的千代母子。不但如此，他究竟脫不了那种村人性質，一直都把千代当作“疏散戶”看，从来沒把她認為是自己一伙的人。所以事后他始終也沒有想起千代这晚曾經向他請求过。

那一起来的三个吊客是“西边”的一伙人。头一个身上縛着破毛毯、防空头巾一直垂到肩上来的胡子臉叫做竹内与吉。第二个穿件短棉襖、像人形風箏那样直着身子、圓臉上包着一塊头巾的是鳥澤千代治。最后一个穿兵士大衣的年輕人叫做鳥澤誠，他是和元也同一年被征入伍的。

这三个人轮流来到桌子跟前，殷勤地哈着腰，嘴里含含糊糊地说一套吊唁的话。说完了，他们就退到黑暗里去，有的从腰里拔出烟袋，有的伸头偷看帐篷里面。这几个人跟久一郎家并不是同一个街坊组，他们特意在深夜里摸黑穿过溪桥到这里来，目的并不是来给死人守夜的。

“今天太辛苦你啦。”

披着破毛毯的汉子一手握着烟袋，一面窥视四周的动静，一面把脸凑近元也，从满脸的鬍子里闪亮着一对小眼睛说。接着，其他两个人也走近元也的身旁，小声地说：

“你爹真了不起。咱们是来给他老人家道谢的。”

穿短棉襖的男子也边说边越过元也的肩膀偷看帐篷里面：

“你爹没在里面吗？”

一看元也点头，把破毛毯用绳子缚在身上的与吉老头就用握着烟袋的手抚抚自己的胸部，“咱，长年塞在这兒的气一下子都下去啦！”他把小眼睛眯得更小地说。

跟元也同年入伍的鳥澤誠把嘴紧紧凑在元也的嘴边说：

“角倉茂雄投降了吧，啊？咱真想瞧瞧茂雄的面孔哩。”

元也和这三个人轮流说话的时候，一直定睛望着对方的脸和眼睛点着头。这三个人都是贫农，但听见他们这么反对地主还是头一次。

可是，提起这个千代治，这人可是个老油子，曾经有个时候还帮茂雄搞黑市生意，替他跑腿，被大家称做“茂雄的跟包”。与吉和誠都是茂雄的佃户，已经提出租地转让申请，明确地表示了他们的态度，可是誠最近娶了茂雄妻子娘家一族的姑娘，所以互相之间的关系还是相当复杂的。

“进帐篷里歇一会兒吧。”元也说，不敢明确发表自己的意见。

这时从帳篷里傳出藤森清治的喊声：

“呀，呀，原来是西边的老爷們！”“跛脚战車兵”夸張地哈着腰，伸出一副滑稽的嘴臉。“那是下座，請进来，請进来！”

从帳篷里爆發出笑声和欢叫声，三个人被引进里面去了。元也心里想着：这些小村里的人反正是一个鍋里煮的飯粒；不是在上面就在下面，决找不到一个互相完全沒有瓜葛的人；还是豁出一切，碰碰看吧；在他这样想着的时候又来了一个吊客。

“元也！”

灯火下突然出現了西边的鳥澤久一郎。他从头頂上蒙着一件学生用斗篷，光露出一对眼睛：“我有点事情跟你商量。”他脫下斗篷，露出藍地小白花的和服，走到桌子旁边。原是剃成平头的头髮乱蓬蓬地長滿一头，显得很难看。

“我，决定明天上东京。”一郎說。还残留着稚气的圓臉上現出深思熟慮后的决心。自从耕地委員选举以后，他經常去找文也，和元也也成了好朋友。这个小伙子今年十九岁了，但个兒矮小得和年齡不太相称。

“我，非走不可！”

“嗯？”

“誰留在这种山溝里？实在太瞧不起人！”

一郎一手按在桌上低下头，用長統膠靴踢着地面，一面不时地擦着眼睛。

“又来啦！”元也心想，始終沒做声。一郎平常总是苦惱地訴說因为他是吃冷飯的（不是長子的意思），在家里飽受欺負，动不动就給家里人罵他是“赤色分子”啦、懶鬼啦，叫他滾出去啦等等。

“这一回，我真的要离开家了！”看他的臉色，真好像馬上就要

走出小村去赶末班列車似的。

“那么，到东京有办法嗎？”元也說。穿藍地小白花布的小伙子就好像聽見什么刺耳的話，陡地把臉掉了過去。

一郎家是个破落地主，現在成了比元也家还小的自耕农。家里有哥哥和嫂子，还有一个臉上有火伤一直沒有出嫁的姐姐。一郎在岡谷中学三年級的时候，曾因参加某个文学团体的受了停学处分，因此离村赴名古屋市，在工厂里干了一年。后来在战争結束时被解雇了，又回到村里来。他身材瘦弱，不能干山里的活，要想种地又沒那么多地。

“是不是又吵了架了？跟你的老头兒？”元也說。一郎仍然执拗地側着臉。在他長了头髮的脖頸上积着一層垢膩；从側臉上望去，还有青年人那种專心專意的神气。可是，越看越觉得他显得很可憐。

“先坐下再談吧。”元也站起来，把椅子讓給一郎。一郎勉强坐了下来。“就是上东京不一定明天走吧，啊？”

这个青年是个空想家，有时說些异想天开的話，令人感到他有点不大可靠。

“今晚上咱們要給久一郎守夜。你的事我們商量商量，你就耽擱一个晚上吧？”元也說。这回，这个头髮蓬乱的青年意外馴順地点了头。

元也觉得这个青年虽然有些不可靠，但仍然必須器重他。不管怎样，在这小村里有階級覺悟的，除了父亲文也就只他一个人了。拿小村的風習來說，像他这种吃冷飯的小伙子是沒人瞧得起的。元也想到連自己也曾經沒把他算在朋友里。他想自己今天晚上計劃着的事情也應該告訴这个青年才对。这时，把头垂在桌上的一郎不知想起了什么，从怀里掏出一个報紙包，陡地站起来說，

“我，先把这本书供在河村君的灵前。”

一郎穿过屋檐下，走进屋里。阿胜还趴在台阶上恸哭着。一郎朝侧身坐着的阿为行个礼，然后端端正正地坐在久一郎的棺前。

元也站在他背后看。一郎在茶杯里烧了几炷香，施了一个礼，打开报纸拿出一本上面有手垢的书，把它供在久一郎的棺前，然后又施个礼，站了起来。

那是一本薄薄的书，借昏暗的灯光一瞧，封皮上印着“共产党宣言”几个字。

“我，做了对不起河村的事。”他们又回到屋外的桌子旁边来，一郎站着对元也说。“那时，他问我借，我没有借给他。”

这个穿蓝地白花和服的青年说，好像久一郎自杀就是为了这个原故似的。

“‘那时’，是什么时候？”元也一面收拾桌上的东西说。天已经很晚，不会再有吊客来了。

“是在半个月以前，我在分校的校僕室遇见了他。”

“嗯……”

“那回，我跟河村争论了。久一郎说支配这个社会的是神。我说那是唯心论，支配现在这个社会的是垄断资本家。这么一说，久一郎脸上现出怪难过的神情不做声。可是，尽管他没做声，我却明白他在心里瞧不起我。我气坏了，就拚命说他。”

“你说了些什么？”

“我说都因为世上有许多像你这样的人，所以直到现在革命还没实现。这么一说，久一郎就露出更瞧不起我的神情。”

“嗯！”

“可是，那家伙一方面又爱看‘山的那边’什么的少女小说。我说那种书不算文学，他听了大吃一惊。我就告诉他什么叫文学。”

剛好我手里拿着那本書，他叫我給他看，我給他看了，他要借回去。那時，我……”一郎一口氣說到這里，有些唏噓起來。“我，因為正在氣頭兒上，對他說我還沒看完，不借。說實話，我當時心里想的是像你那樣的家伙看得懂嗎。”一郎說，伸手用藍地小花的和服袖子擦擦眼睛。“我，真沒想到，河村竟有自殺的勇氣。”

元也默然收拾着桌上的東西。自殺是不是勇敢的行为？這是一個疑問。並且如果把那本“共產黨宣言”借給久一郎看了，久一郎是不是馬上有階級覺悟，打消自殺的念頭呢？這也是一個疑問。不過，對於久一郎的自殺，作為黨員的元也也好像在受到責備。

“過去的事說也沒用，久一郎的這一份工作就由我們分擔起來吧。”元也抱着高矮懸殊的一郎的瘦小肩膀，安慰他說。“咱們進帳篷里去，好吧？”

帳篷里，那兩瓶燒酒早就喝空了，瓶子和茶杯飯碗等一起橫躺在地上。坡上區的儀助老头拚命喝了一陣之後，就把穿着下地用緊身褲的屁股冲着炭火，縮成一團坐在劈柴上。

“地主，地主，有啥了不起！噫。”

藤作抬起那副像煤烟熏黑了的財神面孔，醉得眼睛也睜不開，眯成一道縫，就像臉上的條皺紋，嘴里依然重復着這句話。每當人家說完一段話（不管話的內容如何），他就聳起兩道花白眉毛，插進嘴來說：

“噫。地主，地主，有啥了不起！”

這句話逗得大家笑起來，也讓大家大開心。藤作是他們佃農里的老前輩，一向都是很溫和的，現在也說出這樣的話來，確是非常稀奇。這一定是藤作今天陪文也一道上茂雄家去辦交涉，那時候他所感到的興奮到現在還殘留着。

元也和一郎走進里面，在劈柴捆的一頭兒上坐下來。大家正

討論着那些美国运到日本来的几百吨或是几千吨大米究竟要不要代价。起初，大家都异口同声地罵角倉茂雄，揭露他种种見不得人的勾当；从那里談起黑市大米的价格，然后又扯到这个問題上来。善五郎說是一定要代价，西边的竹内与吉說不要代价，两个樵夫相持不下，爭了起来。

“不会不要錢的。”善五郎歪着头，把一只独眼一会儿睜开、一会儿閉着地說。“世間上再沒有比假裝菩薩面孔更可怕的家伙”

“会的。政府說不要代价，这还不够确实嗎？”与吉老头坚持着他的見解。“你呀，你哪兒知道美国哩。美国是世界最有錢的国
呀。”

披着破毛毯的老头一張鍾馗似的胡子臉，給燒酒和炭火弄得通紅，着急地想使大家明白美国是怎样一个有錢的国家。

“咱确实确实从东京人那兒听来的，嗯。听說天皇陛下，他把一个純金香爐奉送給馬可瑟元帅。喂，馬可瑟一瞧，馬上打腰里
的洋烟嘴兒，碰、碰地磕了几下，把它当做烟灰碟子用啦。
多了不起！”

于是，藤森清治就像專門等着这个机会似地，裝出不胜感慨的嘴臉，把戴着軍帽的头歪了一歪說：

“对，对，他这話怕是可靠的。美国嘛，听說連討飯的也都穿洋服哩。”

不管怎样，这是一个給死人守夜的晚上，所以“跛脚战車兵”也不能像平常那样唱几句他最得意的“浪花曲”，也不能跳舞，所以只好說說这么个笑話給自己和大家解悶。

今天晚上，清治照例穿上他的甲裝礼服——白色伤兵服，胸前佩着受伤軍人章；不过，近来那件白衣已髒得不再是白衣，而

且在分校讀書的小鬼們，如今看見受傷章也不再鞠躬了。

清治家原來連叫做“租地”的土地一塊都沒有，所以这回这个听說是解放土地的法律跟他沒什么緣分。他在戰爭中受到的“恩典”就是打坏了一只腿，回來后再也不能從事山里的重活，每天只有拖着跛腿給人打短工，所以心里不太痛快。

元也張嘴望着清治的臉。他比元也小一兩歲，天性詼諧勤勞，對什麼人都打哈哈，受人家欺侮也不生氣，所以小村的人沒有一個不喜歡他。

在這烏澤小村里，像清治這樣沒有租地的農民有六七個。這些人和這次的耕地改革是沒有一點關係的。他們雖然在區公所的戶籍簿上填寫着“打短工”或是“無職”；但是實際上從插秧到收割，從水田到旱田，小村里下地下得最多的倒是這幾個人。不消說，農會應該把這些人也吸收進去。不過，農會應該替他們作些什麼才對呢？當慢性子的元也呆然想着這些事情的時候，大家的話題又扯到另一件事。

“聽說過兩天連咱們小村也有美國大兵來啦”。消息最靈通的“西邊”的千代治又吹起他的新消息來了。可是，“西邊”的與吉的消息比他還新奇，他夸大地嚷嚷着說：

“哼，咱呀，昨天在後山七盤彎那兒瞧見裝滿一車美國大兵的汽車啦！”

於是，善五郎就奚落他。說實話，與吉的“裝滿一車美國兵”確是形容得有點過火，不過奚落他的善五郎也有點不明情況。

“胡說八道！汽車怎麼能爬上後山七盤彎那樣的險道呀！”

與吉老漢一聽，得意洋洋地挽起破毛毯的下襠說：

“你懂得什麼！美國的汽車叫做‘吉普’，哪怕高山深海，都一

下子駛了去的！”

這兩個樵夫肚里都灌滿了燒酒，正等待機會，一觸即發。吉普車究竟能不能爬到后山七盤彎那里去？吉普車能爬高山還情有可說，可是難道還能泅水？幸亏从前当过陸軍航空準備兵的烏澤誠替大家說明這些問題，所以兩個樵夫不至于用武力來解決。不過，“美國兵究竟來不來串烏澤小村”這一個最重要的問題却就此中斷了。

說來，这里面是另有原因的。向來像這一類的重要事件首先都由要人們決定，然後才讓老百姓知道，他們已經習慣了這種想法：不到時候窮人們討論也沒用處；另一個原因是“烏澤小村遲早會有外國兵來”這件事打去年年底起已經成了大家公認的事，不需要再討論了。

在那座通稱為“后山”的山岳那一面，也有個村落名叫山浦村。最近，占領軍來到那里接收堆放在斜坡上的許多汽油、酒精和松根油等圓形油桶。在接收的時候，他們發見后山屬於川添村的這一面——就在七盤彎的山澗里也堆放着許多松根油、酒精和種子油等圓形油桶，都是擺在露天的；在山崖下的橫洞里還有隱匿的武器。

這是在戰爭時期，日本軍部為了準備“本土決戰”，隱匿在這附近山岳地帶的軍械的一部分。而這個叫做“后山的七盤彎”的山澗，就是東電川添工廠受軍部命令而進行建設“秘密工廠”的那山澗。以前，相良廠長跟竹內為次兩人把油、大米、砂糖等物資載在大車上偷運出來，隱匿在烏澤金太郎的倉庫里，也就是從這個山澗底的工廠里拿出來的。

因為這樣，大家都心里明白既然山浦村已經來了美國兵，他們遲早总有一天會來烏澤小村。

“茂雄那家伙，靠那些油桶賺了不少錢哪。”

善五郎独語着說。于是大家又扯回到开头的話題上，繼續罵起茂雄来。說起油桶，大家都有一段忘不了的故事。那是占領軍还没來接收以前的事了。油桶中有几个忽然变空，有几个連桶一起不知去向。原来是大家各自把那古怪的油偷一些回来，有的炸东西吃，有的滴在醬油里加味，結果弄得全村的老百姓都瀉肚子。善五郎还偷酒精回来当酒喝，險些把那独眼也瞎掉。

角倉茂雄可不像他們这么傻。他規定裝滿一个洋鉄皮水桶多少錢、一个木桶多少錢，从妇女小孩手里买下那些油，或是叫人用推車連油桶一起买进，然后把它們轉卖给岡谷市的商人們。

“你是运油罐的一伙兒吧？”善五郎說。“西边”的老油子千代治嘻嘻地笑了一下。

千代治直到現在还悶着一肚子的气。他和老伴一塊兒摸黑跑到山澗底去，用推車偷出一个油桶运到茂雄家，换来一点現款。事后一打听，茂雄却把那油桶用十倍的价錢卖给岡谷的商人。可是他不敢說穿，說穿了就等于自認是茂雄的帮凶，所以他無可奈何，只好嘻嘻嘻嘻地笑了。

“說到卖黑市米，千代搞的算得什么。嗯，听说茂雄是用簍子运出去呢。趁天黑的时候，每匹馬馱兩簍。”

“难道派出所不做声嗎？”

“哼，派出所的八字鬍子只消一瓶燒酒就变成啞巴啦。”

“可是，茂雄哪来这么多大米呀？”

“所以呀，所以說你是个大傻瓜。大米嘛，金太郎的倉庫里有，茂助和数馬的倉庫里也有的？”

“啞啞！”

“茂雄摆臭架子，派出所装啞巴，原因就在这上面。”

人們和平常不同，一切心里的話都擺開來談了。一方面是今天發生的那件事，另一方面是今晚上小村的貧雇農們湊巧都聚在一起，因而造成了這個氣氛。

元也心想時機已到。他明白如果錯過這機會，席上的氣氛就又變壞了。可是，明白是明白，却不知道為什麼原故自己不能支配自己。他眨了兩三次眼皮，連嘴唇都掀動了幾下，但是話沖到嘴邊又收了回去。

說實話，茂雄那些見不得人的勾當是又和其他地主的勾當有瓜葛的。他們這些秘密又是小村的老百姓都知道的事情。其中如有不明之處，大家就用想像和謠傳來補足。要是再追究下去，便會碰上自己的秘密。

這很像籐竹的根子。籐竹從出乎意料的地方伸出它的頭。可是，它的根子是從地里什麼地方鑽到那里去的呢？例如，幫忙茂雄偷運油桶的是千代治他們；但現在還幫茂雄摸黑牽馬爬山路，經常把黑市大米運到下川添小村某運輸行的又是誰？雖然本人裝做不知道，其實就是那個“跛腳戰車兵”。

“阿正，你呀！”善五郎突然開口說。元也心里一怔，善五郎已經說開了：“你在阿為寡婦的地里種麥子，那只是普通的短工嗎？”

善五郎的口吻是溫和的。但大家都愕然盯着藤森兄弟的臉。這兩兄弟除了哥哥正和久一郎是分校時代的同學以外，連街坊組都不在一組。大家摸不到他們為什麼還來給死人守夜。兩人都不會喝酒，一直規規矩矩坐在帳篷的一角角落里。

“咱……”老大垂下了頭。脾氣倔強的老二怒氣沖沖地瞪着善五郎。老大把下巴埋進兵士服的領子里說不出話來。

這時要是藤森兄弟回答一聲“嗯，是打短工呀”也就沒有事了。因為大家雖然覺得这里面有講究，但絕不會再追究下去。

正和茂一年中有大半年都在打短工。他們家只種五反租地，原來參加開墾團到中國東北去的大哥和大嫂去年回到家鄉來了；他們的父親富士夫患神經痛經常躺着，但也還沒到閑在家里養老的歲數。茂在這一月間曾經去應過東京警察廳的警官考試，因為學科不及格沒被錄取。總之，這兩兄弟都因為想干活兒却沒地方干，所以不得不到茂雄家去打短工，這本來沒什麼可怪的。可是，正垂着和尚頭說：“咱，做了件對不起久一郎的事了。”

阿正是為了向久一郎道歉特意來守夜的。不過，經他這麼一說，西邊的與吉就理直氣壯地質問他：

“搞私佃戶吧？啊？”

老二茂一聽，沒等老大點頭就猛地站了起來：

“搞私佃戶，這是什麼話！”

與吉老头圓睜着眼睛望着老二怒狠狠地說：

“甚么，黃毛小子！”

茂突然抬起穿長統膠靴的腳，一脚踢開地上的炭火：

“光說別人！你們自己不也在搞嗎！”

與吉動了火，伸手去抓阿正，給大家擋住了。可是，在他手剛伸出去的時候，那個少年水兵出身的敏捷的小伙子再一脚踢開地上的空酒瓶，已經跳出帳篷外面去了。

“你們，都等一等！”

元也站起來。到了這時候他才開口。不過，席上沒有一個人聽他的。與吉還在吵着要追藤森茂，帳篷內揚起蒙蒙的炭灰，燒酒瓶子的玻璃碎片洒滿一地。

“你們，都等一等！”

元也不知所措地在帳篷里徬徨着。

“咱有一件事情想跟大伙商量。”

他的样子呆头呆腦的，兩手拿着一本打开来的、像化緣簿似的本子，渾身都是炭灰，把那高壯的身子慢騰騰地来回在帳篷里轉。

“咱，有件事情想跟各位商量……”

清治在撿瓶子的碎片。藤作慌慌張張地扑灭逃到紧身褲上来的火星。善五郎硬把与吉压坐在劈柴捆上劝說着。

“喂，咱們光是自己人打自己人有什么用呢？”

仍然沒有一个人听元也的話，各自照着各人的姿勢坐在劈柴捆上側着臉。元也繼續說下去。

他从农会的事情講起。他站在那里，举出茅野和伊那地方成立的农会的例子，結結巴巴地說着。要是接不下去，他就像要猛然捉住什么东西似地展开那巨大的手掌，目不轉睛地盯着对方的臉。这时，他張开大嘴，連那一百五十多斤重的巨軀都加了进去望着对方。一看他那样子，对方也就不得不考虑他究竟在說些什么了。……如果沒有农会耕地改革就不能順利进行；东京已經成立了叫做“日本农会”的全国农会联合組織等等。……元也的知識虽然有限，說起話来又轉弯抹角地罗苏不清，可是，这身長六尺的大个子却說得从从容容的，声調里还帶着一絲悲哀。到末了，大家都耐心地凝視着元也的嘴了。

老大还在低着和尚头，头髮被炭灰弄成白色了。所謂“私佃戶”就是公开把租地还给地主，然后又暗里約定地租，再租来耕作。小村里做“私佃戶”的不只是藤森兄弟兩個人，叫人搞私佃戶的地主也不只是角倉茂雄一个人。

“咱知道什么叫农会！”清治突然兴高采烈地說。“那就是赤色分子吧？是嚷嚷‘打倒地主’的玩艺兒吧？啊？咱知道。咱呀，到伊那的高远干活的时候，亲眼看見过啦。像这个样兒打着紅旗，排起队伍……”

这个“跛脚战車兵”似乎打算給大家把帳篷內的陰郁空气攆开，他一面說一面弯腰站了起来，做着扛旗的样子，嘴里“啦、啦、啦啦喇”地哼着光記調子的歌曲，一个人鬧了起来。“嗨哟，嗨哟，嗨哟！那才了不起呢。”

清治的表演比元也的說明讓人明白得多。不过，他們也理會到元也那罗苏不清的話的內容。元也用尽全身的气力告訴他們：大家都給地主任意摆布，所以每个人都抱着秘密，互相猜疑，互相仇恨；大家應該想办法，团結一起才行。

“讓咱瞧瞧！”

文盲的藤作从元也手里拿过帳本来，滿像样子地仔細翻看。这时，善五郎开口了：

“对，藤作帶头兒签个名吧，咱也当發起人。”

那个已經消了气兒的与吉老头也湊上嘴来。

“咱也来一个。这个会是不要金太郎、数馬他們进来的，光是咱們穷人的会，應該最穷的咱来打个头兒。”

那本写着“川添农会創立發起人名册”的白紙簿在大家手里輪流傳过去。上面签的文也的名字鼓起了大家的勇气。大家公推山中藤作写头一名。他不会写字，就把像蛇头一般粗的大拇指浸在元也拿着的墨盒里，用力在帳本上捺上一个手印。这时，有人突然从帳篷入口探进头来了：

“哟，你們好！”

来的是山中数馬的兒子忠彦。他是去年复員回来的，現在繼任茂助的位置，当了青年团团長，是个瓜子臉的美男子，身穿一套大島紬^①的挂套和和服，披着軍官斗篷。

① 是日本鹿兒島县大島地方产的一种絲紬。

“清治在嗎？”

一直兴高采烈地鬧着的“跛腿战車兵”一听，馬上“是”地答应了一声，慌張地站了起来。

忠彦一来，帳篷地里的空气就都有些不自然了。

“跛脚战車兵”赶忙跑到帳篷入口去。忠彦小声地对他說了几句話，他哈了兩三次腰，又回到劈柴捆旁边来拾起自己的战斗帽和手巾，然后向大家鞠躬告辞再向入口边走去了。可能他有了雇主，要跟忠彦一道走。

“呀，元君！”

披着軍官斗篷的青年正要跟清治一道走出去，好像这时才發見了元也，冲着他点了点头，机灵地呵呵笑着說：

“今天辛苦了！……成了好汉嘍，啊，全村都在談着你哩。”

这个曾經在东京的大学毕业、在学校里被征入伍的忠彦平常連本地話都不屑于說。他是元也妻子千鶴的表哥，在岡谷中学讀書时比元也低兩班，但是說起話来却比元也老成得多。

“你們干什么？在商量什么事情嗎？”

忠彦裝沒有瞧見元也不高兴的表情，从和服袖子里掏出紙烟，从他們的肩上一伸手，借地上的炭火点着烟，順便看了一下他們手里的帳本。

“农，会，創立，發起人？ 噯！”

他毫不客气地伸出手去，从千代治手里把帳本搶来翻开看着。千代治正在別人替他代簽的名字下面捺着手印。

“这是什么，千代治？”

那个包头的男子汉不能回答，臉上現出不自在的神情往后倒退。元也从他对面大声地說：

“要成立农会哩。”

忠彦抬头望望对面。

“嗯，嗯，难怪。”这个小白臉細眯着眼睛微笑一下。“如今是民主主义的时代喽。”他自个兒呵呵笑了起来。“也讓我参加吧。”

“我們不要地主参加。”元也說。披軍官斗篷的青年更歇斯底里地發出大笑声。

“別这么說，还是讓我参加吧。”

“別开玩笑，咱会生气的！”元也伸直脖子，好像整个帳篷都被他巨大的身子塞滿了。有趣的是一遇到这种情况，元也就变得很机灵，嘴巴也簡單明快了。

“你可真有一手，元君。”忠彦虽然挨了一頓，表面上仍然滿不在乎地笑着，用开玩笑的口吻說。“請您高抬貴手阿。我这样不过是小地主罢了。”

“那誰知道！”

元也仍然用愠怒的口吻說，把視線回到一直望着他的臉的旁伙伴們来。

“对吧，你們？”

披着軍官斗篷的青年裝出“瞧，多厉害！”的样子，誇張地歪了歪脖子表示他已經投降了，一面仍然笑嘻嘻地朝大家点点头，退到帳篷入口，轉身要走出去。

“清治！清治！”元也打算喊他回来签名。“跛脚战車兵”臉上現出为难的神情回过头来，把一对討人喜欢的小眼睛眯了一眯，伸出下唇，可是還沒說出一句話，就被軍官从斗篷下面伸出手来，猛地拉着他的白衣袖口。接着，兩个人都消失在帳篷外面了。

第十一章 紅色酒桶*

在“彼岸”头一天的十一日快到中午的时候，文也家里有六个客人围着地爐聊天。他們是党諷訪地区委員橋本史朗、日农諷訪郡联合会諷訪地区委員長原市助，和茅野农会書記东京大学学生小山信；另外三个人是从川添工厂党支部来的笠原博、大野木熊雄和古川二郎……。

二月下旬在川添工厂里召开第一届川添党支部联合会时，曾經决定第二届會議要在烏澤小村召开，并請派到农会联合会来工作的黨員原和小山列席；但这件事一直沒有做。一来因为晚上爬山路来到烏澤小村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二来，川添工厂黨員在白天已不容易集体請假了。好不容易到了今天，大野木要“接新娘”，三个黨員才爬到小村上来。他們得要商量很多重要問題：普选准备、有关“川添农会創立發起人懸談会”的报告……等等。

會議非赶快开起来不可了。麦克阿瑟下令禁止“二·一”罢工之后，又在二月七日写信指示吉田政府“解散国会”，并把信件公开。麦克阿瑟的意思是打算逃避日本国民对他片面鎮压日本工人的責备，同时又想借以維持保守政党的力量。

吉田內閣既然受到五百万工人实际行动的反对，这就是說他不但是劳动政策走到穷境，就連經濟政策也行不通，这个內閣已經等于是垮台了。要看証据的話，例如吉田和他的民主自由党在第九十二屆議会上通过了修改选举法等等法律，以便有利于保守

* 原文为“角樽”又名“柄樽”，一种喜庆用的紅漆酒桶，兩側有把手形如樽角。

政党在大选中获取政权。美国为了支持他，曾在对日理事会上蛮不讲理地拒绝苏代表站在波茨坦公告立场上的反对。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得出来。

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很快地公布了它的普选方针和口号。在二月下旬，长野县委和諏訪地区委指名大林千太郎为众议院议员候选人，原市助为长野县议会会议员候选人，荒木敏雄为岡谷市议会会议员候选人，并把笠原博和鳥澤元也指名为川添村议会会议员候选人；但是元也不愿意当村议会会议员的候选人，还没有回信。

“兒子就要回来了。”文也抬头望着挂在房柱上的八角型挂鐘說。“因为咱沒功夫帮着給麦子下糞，所以誤了不少日子。請吧，你們尝尝，虽然味道不怎么好，这是咱今天一早爬起来搗的。”

文也按照本地習慣用筷子夾起“彼岸”搗的核桃年糕，請每个客人吃。他今天很高兴。自从在战争时期失去老伴以来，他的头髮显得更白了。他在稍微弯着的腰上背孙子，一会儿帮忙兒媳妇千鶴讓客人喝茶、吃咸菜，一会儿又从內室拿来曾經上东京时請求党書記長題字的彩紙給大家看，好像看見人家高兴的面孔就是他無上的乐趣似的。

“呀，老市头上也瞧見白头髮啦。”

“咱，已經四十七啦。”

“四十七？喲！”文也吃了一惊，望着原剃了和尚头的鬚髮說。“是在‘三·一五’那一次吧，咱們一塊兒蹲在上諏訪警察局的猪圈^①里？啊，那时候，你还是个小伙子呀。”

听着这两个老輩同志的談話，其余的人也笑了。原市助把打

① 指拘留所。

着綁腿的兩只脚盤膝坐着。他身材矮瘦，身體却像膠皮車胎一樣緊。這位日農諏訪郡聯合會的重要工作人員，是個湖南村的農民，今天也是沒等天亮就從家出發，趕到這個山溝里來的。

“這位嘛，今天辦喜事……”文也把大野木熊雄介紹給原市助，並說明他和本地出身的同志山中菊的關係。“今天晚上要去接新娘哩。”

“嚚，已經結了婚嗎？”原市助窺視着大野木的臉。大野木仍然搭拉着臉。

“不，還沒舉行結婚典禮。‘接新娘’是新郎在結婚以前親自到娘家去接，這是本地古老的風習呢。”文也從旁邊說明着。

笠原上身穿件常禮服，下身配一條條紋禮褲子。這一身打扮好像自己也覺得太可笑，始終不停嘴地笑着。但另外那兩個工人却都無精打采的。大野木穿一件不知向誰借來的大西裝，袖子長的把手指頭都蓋住了。他一面卷起大袖管，臉上浮着愠怒的表情。古川二郎又溫順得像一只借來的貓。儘管主人怎樣勸他盤腿寬坐，他仍然直挺挺地跪坐着，兩手按在膝上，好像給領帶勒緊脖頸似地揚着臉，兩眼盡瞪着天花板……。

古川自從在臨時大會上受到河村睦和工會群眾的攻擊和批評以後，好像完全換了一個人了。他辭了青年部長的職，又在工會報上發表一篇檢討。上面講到他和初江的關係，這和他在大會上講的一樣，只是檢討了自己的失言，並承認自己驕傲自大。青年部長的候選人員是小松信義和池部新一，結果是池部當選了，所以“青共”的力量並沒受影響。不過，大家看見古川那樣子，都感到說不出來的痛心。

古川如今變得什么都鬧不清楚了。在開完工會大會以後的一個月里，他在荒木和池部的批評下，努力改掉犯主觀的毛病。為了

这，他也不知和伙伴们闹了多少次意见，也不知气得哭了多少场。到末了儿，他完全失掉信心，甚至于觉得除了盲目服从决定、豁出生命以外再没有第二条路可走。

过了大约一个月以后，他逐渐安静下来，眼力也较清楚了。在车间工作的时候，参加开会的时候，他所看到的群众的表情和动作，他所听到的谈话的内容，从这些里面他都出乎意外地发现了许多新的东西。他才知道要是能够虚心来看别人，那么每个人都有值得学习的长处，这发现使他大吃一惊。

他觉得那些草木山川、气候风云的变化也都自有自然界严格的法则，他感到自然界和社会是那样无限地丰富和复杂；在他逐渐地这样明白过来以后，才知道自己过去那种独断、那么主观、那种专横、那种一无所知而偏要以领导者自居的作风，只有叫他自己惭愧得无地自容。曾经听党书记长说过的“在人民的信赖下”那句话，和在整风文件里的各种文章的内容，如今好像也有一点明白了；这一来，反而使他更增加了畏惧和羞惭。他觉得映在眼里的事情，发生在四周的事件，没有一件不是极其难于判断的；他只有睁着眼睛看。

“那么横冲直闯的古川君怎么变得这么规矩了？请吧，再吃一块！”

文也又用筷子夹起一块年糕送到古川面前，古川没注意，仍然扬头瞪着天花板。晦暗而庄严的天花板、挂在内室横楣上的古代的铁盔和像火枪似的老式炮、发出黑光的粗大房柱……，这房子是在哪一个朝代里盖起来的呢？对于生长在东京深川连檐房里的古川，这一切事物都怪新鲜的，他楞楞地来回眺望着。

不久，从门外传来了车轮声和叫叱牲口的喝声，一辆载着粪桶的大车驶进院里来了。儿媳妇千鹤赶紧到院里去；过不一会，

元也穿着地下足袋，走进土間里来。

“今年的麦子給霜打了嗎？我們那边連叶子尖兒都給冻紅啦。”跟元也有旧交的原市助馬上开了口。元也一面揮着脚上的泥，一面慢騰騰地回答說：

“今年的雪硬得很哩。”

这些客人除了小山書記以外，元也都曾經見過面。他坐到爐边来，默然从下地衣的褲袋里掏出紙烟。

“怎样了，当候选人的事？”原代替桥本委員很关心后輩地望着元也的臉。“咱当候选人也是头一次。不过，这是命令嘛，應該拿出全付力量去竞选。元也，你不要想得太多了。”

元也垂下头，給紙烟的烟霧刺得直皺眉，过了一会，他头也不抬地索然說：

“咱搞不了那样的事！”

元也垂下有普通人的兩倍大的肩膀。从他的側臉看来，他好像打心底里討厭村議會議員和选举这些事情。他那相信自己搞不了这类事的样子到了过于固执的程度。

暫时間，所有的人都沉默着。古川心想这个人很純潔，也很謙虛，一面望着元也的側臉。可是，應該怎样解决这个問題才对呢？

“咱在年輕的时候，也曾有过这样的想法。”文也从旁边插嘴說。“那时候咱正受着無政府主义的影响。不过，現在是共产主义哩。咱对他說当选不当选不是問題，我們應該为劳动人民的利益参加竞选；可他老是不答应。真伤腦筋。”

这时，在开始討論前一直專心讀着書的小山書記，把手里的書放进帆布書包里，突然开口說：

“对呀，那是資產階級思想，个人主义。”

古川吃了一惊，向穿学生服的青年望。

“無論村議員或是县議員，选举斗争就是政治斗争的最前线。这是帝国主义政权和人民政权的斗争。这样的事要由共产党员自己的嗜好来决定，那就太滑稽了。”

元也也抬头望着对方的脸。古川打心底里佩服这个青年。这个大学生说得真好，的确是这样。高个儿（元也）人是好人，可惜他错了。不过，要怎样才能使这个好人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呢？这人身躯巨大也相当固执哩。古川担心着，呆呆张开大嘴，盯着元也的侧脸。他忘记了在一个月以前，他自己和小山一样对人也是这么劈里拍啦说上一顿的。那么一个月以后的现在，为什么不能像过去那样说话了呢？他自己还没有注意到这个变化。

元也仍然和牛一样沉默着。这时，门口好像一亮，山中菊突然出现了。她为了准备婚礼，前几天就回到小村来的。

“噢，山中吗？来，进来吧！”文也说。阿菊是文也在分校担任教师时的学生。“好哇，出落得竟这么漂亮了！来，进来，外边很冷吧。”

山中菊来后，会议便谈起川添农会发起人悬谈会来。这是因为元也虽然受到小山的批评以后表示动摇，但仍然维持沉默，所以大家暂时把候选人问题搁下不谈，以便给他一个考虑的时间。

阿菊的确漂亮了。她虽然穿着束脚裤，披着一件有些乡下味的粉红色花挂套，但白皙的脸上微微泛起红晕，连眼神也炯炯有生气。“二·一”罢工前后的不安和烦恼已经从她脸上消失得一干二净，生理方面也大约安定下来，脸上喜气洋洋的，充满了新媳妇自得的喜气。

“来晚了，对不起！”

急性子的她红着脸忙忙地说，朝大家鞠了躬，便在不接近地

爐的地方坐下來。

不一會兒，千鶴給她端茶來了。阿菊就從千鶴的背上抱下嬰兒，放在自己的膝上，輪流望着小娃娃和會上同志們的臉。雖然大野木背她坐着，她卻知道他是氣鼓鼓地搭拉着臉的。不過，生氣儘管生氣，但他心裡是怎樣一種心情，愛人的阿菊也知道得挺清楚，所以她興高采烈的，每次和同志們一塊兒迸發出笑聲的時候，她那擅于歌唱的嗓子特別響亮清脆。

原來，大家笑的是元也在報告里提到的、就在前天晚上召開的“發起人懸談會”的事。在給久一郎守夜的那天晚上，一共爭取到九個發起人。等到快要舉行懸談會的時候，人數突然增加，簽名的有二十多個。那天出席在公會所召開的懸談會的農民超過三十個人。故事發生在舉行懸談會那一個晚上：有一個地主以獻捐的名義派人送來一瓶燒酒。有一個農民又誤會以為要去打倒地主，把在戰爭時期創造的竹矛捆成一捆捆了來參加。還有一個寺院和尚雖然一點地也沒種，卻硬要求參加農會，說什麼都不肯回去……。

“總之，這村里有農會還是頭一次，……”那晚做了主席的文也補充說。“關於那瓶燒酒，我們派了代表去仔細說明理由，把它還給那位地主了。只是那捆竹矛卻很傷腦筋。結果，大家對那個老鄉說明道理，把它們統統在公會所的門前燒焚了。還有那個和尚，這又是一個挺有趣的人。據說天明朝^①開大飢饉的時候，附近十幾個村派代表去向當時的領主請願，其中有一個代表便是這和尚的祖先，可憐他後來竟死在獄中了。因此和尚說，他是死了的和尚的子孫，滿有資格參加農會。和尚名叫玄堂，是一個小廟子的方

① 日本天明天皇朝代（1781—1788）。

丈。我們和大家商量，答应將來农会成立的时候，請他当名誉顧問……”

接着，元也又代替他父亲繼續報告着說，农会成立以前要求参加的人数怕要到五十个人。他在大致做完报告时望着文也的臉說：

“可是，爹，藤森家哥兒倆和清治他們却沒来参加呢。藤森正那天晚上連他兄弟的名字也签上了的，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兒？”

这时，山中菊一手抱着嬰兒，像專門等着这个机会似地从他們背后举起手来：“主席！”

“咱昨天碰見清哥，是在竹叢下面的那条小路上碰見的。清哥說：‘像咱这样的人参加农会有什么用，咱是打短工的呀。’……”

站在厨房洗碗槽旁边干活兒的千鶴，一看阿菊喊声“主席”举手發言，就吃惊地張开大眼瞧着她。阿菊的發言虽然太快，但仍然看得出来她是一个曾經参加过工会活动和多少也做过党工作的产业工人。

“咱从小在絲厂里干活，所以不太清楚庄稼人的事。不过，清哥說的話咱也明白的。他就和我們工人一样。他的意思是說对方是雇用他的东家，他不願意参加农会受东家的恨。咱說：‘这不会的，农会要設法保护你的利益，咱見了元也哥再把这事談談。’咱說得……”

古川吃惊地回头望望阿菊。直到一个月以前，他根本没把这个同志放在眼里。她只不过貼貼傳單或是示威游行时充充数罢了。

实际上，阿菊說話时虽老愛前后顛倒，混杂不清，但比平常精采得多。

“咱說得对吧。咱虽然不詳細农会的情况，但如果像清哥那样

的人參加也沒什麼用的話，那麼什麼叫工农聯盟咱就不明白了。”

當阿菊說完話的時候，原市助獨語着說：

“老實說，問題就在這一點呀，……”

的確，戰後受了“耕地調整法”的刺激，到處都成立了農會，可是這些農會的中心人物却都是大佃農或是自耕農。黨的方針是要求解放山林和原野，並保護沒有耕地的貧雇農的利益；但一般的傾向卻沒有超出耕地調整法所規定的範圍。

“烏澤小村每戶佃農的平均反數不到四反吧？”橋本地區委說。他只剩了兩三顆牙齒，平常總是扁着嘴，聲調却是很穩和的。

元也點頭回答說：這里面還沒有包括沒有耕地的農民和像藤森兄弟那樣的農民。古川一聽又大吃一驚，心想：難怪這裡的農民大半都是只有兩三反耕地的半農半工！

“適合於開墾的山林和原野多不多？”

“相當多。把疏散戶開墾的耕地收回來種上杉樹苗的山地也有一二町步哩。山林更多了。”元也說。橋本委員沖他點了點頭，思索着，然後對身旁穿學生服的青年說：

“上伊那村的例子……，你把那個村子的例子講給大家听听？”

小山書記從帆布書包里拿出文件夾翻看着，報告上伊那S山村S小村的農民們解放山林的例子。上回三棵松小村的小松老人在叱責烏澤金太郎的時候，也曾經引了這一個例的；這已經是去年秋天的事了。他們在那個小村里采伐了三町几反步山林，拿來作為貧農租地的鬥爭，並獲得成功。

“最重要的是組織貧農和雇農。他們是土地革命的原動力，是工农聯盟的第一座橋梁……。”橋本委員繼續把這個問題談了一陣。

會議在日頭還高的時候開完了。等阿菊和其他的人回去以後，

笠原、大野木和古川三个人重新端正衣冠，走出文也家。

笠原一会儿看看两个伙伴的脸，一会儿又望望自己的装束，条纹礼裤下配一双军用皮靴，自己都觉得太可笑了，他边走边嘻嘻微笑着。夹在笠原和古川中间的大野木越来越搭拉着脸，好像在说：到了这一步，就是要过“奈河桥”也只好过了；鬼知道结婚原来是这么一回事！这不等于是杀我个措手不及吗？

两手捧着红色酒桶稍微走在前头的古川可又十分的严肃端正。他对一切现象都感到惊奇，脑子里懵懵懂懂什么也判断不了。他不明白为什么非要这么郑重其事地捧着只盛一升清酒的红色酒桶不可；这到底有什么重大的意义呢？总之，世界上七里八怪的事实太多了，其中他确实确实明白的只有一件：就是“自己并不怎么聪明”。

不过，这三个共产党员在小村里到处都吸引大家的注意，到处都受到欢迎。“接新娘的来啦，快来瞧！”“啊哟，哪一个是新郎呢？”“都穿着洋服哩。准保是公司的人。”……从“溪中”经“坡上”，从“坡上”下到“竹丛内”，三个人背后跟着一大群小孩和妇女，成了一支长长的队伍。

小村里每条马路都是礮石路。马路的一边是庄稼地和溪谷，另一边是盖在石墙上的民房，在石墙中间开着一一条小径通到每家的大门。他们老远就明白哪一个大门是山中善五郎家。因为石墙上面有一家大门前已经屯集着一大群来看新郎的街坊妇女和孩子。

现在，媒人笠原走在行列的最前头。大门前的上坡路满地雪泥，为了走路方便上面铺着一层谷皮子。在上房前的院子里移开铺草①开辟了一条三尺宽的小径，路面扫得干干净净的。

① 日本人冬天在院子里铺稻草，以便于扫雪。

三个人来到院子中间的时候，首先就碰上了第一道关，给一个老人和一个小伙子挡住了。老人身材清瘦，穿一件有家徽的挂套；小伙子穿的是藏青色短挂套和紧身裤，脚上穿双新草鞋，一条白色带子束起双袖，一块白色的手巾包着头，手里还握着一根粗粗的木头捣草棍。

“劳驾，劳驾，劳驾光临！跋山涉海，千里迢迢……”

老人把两手垂在膝前，带着抑扬顿挫的调子念起一些古怪的词句来。笠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只是恭恭敬敬朝他还礼。就在这个当儿，站在老人身旁的白布包头、白色袖带的小伙子突然大喝一声，冲着大野木的脑门举起捣草棍。

“你是哪来的贱骨头！”

不但做新郎的大野木吓了一跳，连当傣相的古川也吃了一惊。大野木想跑。老人走到他身旁，凑着耳朵说了一句。

“你是哪来的贱骨头！”

这回，捣草棍举到古川的头上来了。不过，小伙子并没把它捶下来。

“佩服，佩服！请，请，请进！”

白袖带的小伙子往后退了一步，身穿家徽礼服的老人又重新对他们施礼。

在大开门的门槛上堆着祓盐^①，土间里站着一排同是穿上家徽礼服的善五郎和他家的近亲——四五个男女，一齐冲走进屋里来的三个人鞠躬。

笠原从古川手里接过红色酒桶，把一封上面写着“着敬”字样的聘礼信封放在桶上递了过去。

① 日本风俗之一，把一小撮盐堆在门口，以祝吉利。

剛才那個老人就走到善五郎旁邊來，恭恭敬敬把酒桶接過去，捧在胸前施了禮，和善五郎兩人端到屋裡去了。他們把它供在神壇上，各自击了三掌，又施了一禮，這回兩人退下來再來到台階邊沿，老人把兩手按在邊沿上，有腔有調地說：

“恭喜大禮完成！”

房間里，可以瞧見漆黑的屋梁，每邁出一步，腳下的地板就發出吱吱聲。不知道地板上有沒有鋪着鋪席，因為上面用嶄新的薄席鋪蓋着，客人們是瞧不見的。為了今天大喜，佛壇上供着鮮花，神壇上也點着神燈。

“翁婿交杯！”

在神壇下面供着一個代替“三寶”^①的匣型飯桌^②，一端坐着善五郎老兩口。善五郎從新襯衫的袖口里露出結實的手腕，捧着瓦杯，一口氣喝光裡面的酒。接着，執着酒壺的老人把膝頭轉向大野木：

“諸事從略，太對不起了！”

老人把酒分三次斟進一個大瓦杯里。酒又辣又苦，呷一口呼吸就困難起來。大野木給弄得目眩神移，不知道究竟還有多少花樣，也不知道能不能平安活着回去。頭一次來的時候，就挨了善五郎的一巴掌。這位泰山可是力大如牛，要打起來的話，自己無論如何不是對手。而且就好像跟外國人說話一樣，始終說不清。“像我這樣不能按時領到工資的窮光蛋工人他老人家大概是不滿意吧。可是，我也不能再轉一個胎，不滿意就只好隨他的便吧！”大野木心裡這麼想。

① 用檜樹造的，三面有洞的帶腳托盤，舉行儀式時為端東西用。

② 有蓋無腳的箱型小桌子。平常把碗筷放在裡面，用飯時把蓋子翻過來當做桌面。

“今后就拜托您了……”

这回，阿菊的母亲两手捧着瓦杯，把头髮稀疏的脑袋向他不住弯了又弯，颤动着嘴唇，小声地说。这位丈母娘跟她丈夫一比，就显得个兒格外矮小，而且比丈夫苍老得多，乍一看真不相信他们是两口子。

“她从小就到絲厂去干活，没有一点教养。真个的，别说不会織布，連拿針也不太会。咱这当母亲的太对不住您哩，請原諒吧。”

大野木听着，逐渐壮了胆子。阿菊的母亲一手拿着瓦杯，一手拿起放在膝上的一塊手帕，說着說着就揩起眼睛来。

“不过，阿菊找到这么好的姑爷，……咱实在高兴，咱高兴得……”

善五郎一直用那只独眼盯着老伴，这时再忍不住了，戳戳她的脇肚。

翁婿們交完杯后，鄰近的媳妇、閨女們就帮忙着輪流把匣型飯桌端到房間里来。入席的都是男子們；剛才那个老人是亲戚里年紀最大的，他和善五郎并坐，他的隔壁是穿件条紋挂套的山中藤作。席上一共坐了十个人，酒也不知什么时候换成濁酒，酒杯也用湯碗和茶杯来代替了。

“好啦！”

过了一会兒，善五郎猛地脫下那件礼服，吆喝着站了起来。

“咱来唱一个有名的家乡民謠……”

一旦起了身的善五郎又把身子弯下去，跪着一只腿，从腰上取出手巾圍在脖子上，一手握着手巾的一端，样子就像把馬轡挂在肩上似的。

“……走出小諸村瞧那淺間山……”

善五郎用低微的男低音从容不迫地唱了起来。他的声量很饱满，但因是独眼，自然而然地把脸倾斜到瞧不见的左边去。他唱到“瞧一那……”的时候，声音逐渐转高，变得十分洪亮，响亮的歌声充满了窄小的房间里，满室都震动着。

藤作穿起条纹挂套，用纸捻儿代替挂套带子，一本正经地端端正正坐着。现在，他依然摆着那副庄重的面孔，却从膝旁拿起一管烟袋，凑近嘴边像箫一样吹起来；隔壁的老人每当善五郎唱完一句的时候，也模仿马铃声，“叮铃，叮铃，”地帮着唱。

“……今早又冒着三缕烟……”

不知不觉地已到了掌灯时候。朝院子的纸拉门统统给搬开了，从那里重重叠叠地看见了无数妇女和小孩的脸；从另一面的廊子口也望见行人停下脚步，隔着枸橘树篱笆朝这边看。

“打今天起咱们就是亲戚喽。啊，今后常常来玩儿。来，先干一杯，庆祝咱们的友谊……，不成，不成，喝一半搁下来哪能成！”

自称是阿菊的表舅的秃老头儿来到大野木的饭桌前，盘膝一坐，一面硬叫他拿个大碗，一面给他满满斟一杯濁酒。

“咱，是阿菊的娘的表哥，名叫山中吉太郎。……请赏脸，来个‘还杯’①……”

这回出现在大野木眼前的是一个剃平头的老头子，他上身穿茄克，裤子从小腿到脚胫用扣子紧紧扣住。他怪不方便地屈腿一坐，叨叨囔囔地说了一番，在大野木没“还杯”以前，无论如何不肯走开。

① 日本人做酒时，在自己的酒杯里斟满酒，请人喝；被敬酒的人必须把杯里的酒喝光，把空杯还给对方。

“像咱这样的人，本行到底是木匠还是种地都弄不清了。嘿，这个年头兒，听说连木匠也一上东京就能赚不少钱。不过，老板里面有很坏的，要是糊里糊涂订了合同，说不定会上个大当呢？……”

大野木的膝边已经放满了茶杯和大碗了。

“刚才太放肆了！”

在大野木面前又出现一个青年。这已经不知道是第几个要求“还杯”的人了。不过，大野木那蒙眬的醉眼还记得这个小伙子。对，这不就是那个在院子里身穿藏青色短挂套，脚穿草鞋，用白色袖带束着双袖、举起捣草棍的小伙子吗！现在一看，他已经换上淡色襯衫，打着红色领带，下身一条斜纹毛料裤子，可能是美军的旧料；看去非常时髦。

“我是菊姑娘的表哥鳥澤真吾。请来个‘还杯’……”

大野木的眼睛已经模模糊糊了。这回，坐在善五郎身边的老人唱起同是有名的家乡民謠的“木曾小調”，席上的人都拍着巴掌打拍子。大野木心里盘算着：“就这样呆坐着成吗？要不要向長輩們敬酒？不敬的話，会不会惹出大事？”他正在这么想来想去的时候，突然注意一看，大家都瞧着自己的臉，有的还鼓掌欢叫着。

“这回請新郎唱一个！”

“咱們听听东京人的嗓子！”

大野木狼狽了。他在別人面前唱过的只有那首五一劳动节的歌。这下可真糟了！

“啊哟，新郎要唱歌啦！”

連院子那边看熱鬧的观众們的欢呼都听见了。从人們的肩膀上望过去，土間里也是一大群妇女正向他們看着。大野木自从走进这屋子来后，就一直在暗暗寻找阿菊；可是，不知什么原故，

阿菊始終沒有出現。

“來，先喝一杯潤潤嗓子！”

自稱阿菊的表舅的禿頭農人又坐到大野木的飯桌跟前來，硬把斟滿酒的湯碗蓋子握在他的手里。大野木知道劫數難逃，也管不了許多，便站起來高唱：“听着，全世界的勞動人民……”，因為，他知道的歌本來只有這首“勞動歌”和“國際歌”。

大野木剛一站起身子，就明白自己已經醉得很厲害。矮個兒的他把肩膀聳起，連脖頸都漲得通紅。他眼睛瞪着被煤煙熏黑了的屋梁，照例發出像汽笛吼叫般的聲音唱起來，一方面覺得自己的身子輕飄飄的，仿佛浮在雲端里。

他因為兩眼瞪着屋梁，當然不知道自己唱的歌究竟給了怎樣一種印象。大家也因歌調和剛才不同，有些摸頭不着腦，都鴉雀無聲地怔住了。周圍籠罩着又是難為情，又是莫名其妙的空氣。接着，笠原和古川也跟着合唱起來，歌本身的簡單而活潑的調子使得大家逐漸都有了理解。首先是系着美國領帶的青年站了起來，他儘管不懂歌詞的意思，但跟着歌聲搖手頓腳地跳起舞來；之後，也出現了用筷子磕打菜碗邊緣伴奏的人。

大野木也不知道自己究竟唱完了沒有。他只覺得坐下來的時候，身體和剛才站起來時又是兩樣，一點也不聽自己的指揮。

“好歌呀，好歌！”

大野木才覺得膝前的大碗翻了個身，就突然看見善五郎的臉，他正在搖着自己的肩膀。

“勞動人民……。咱也是勞動人民呀！”

岳父好像也喝醉了。他用那只凹進去的瞎眼和醉紅了的亮眼輪流望着大野木。

“你，你是個‘赤色分子’吧？咱知道得清清楚楚哩。對吧，是

共产党吧？”

被岳父搖撼肩膀的大野木也瞪起眼睛回看他。这与其說是想窺測對方的臉色，無宁首先是一种反抗的表示：“是共产党又怎样？”不过，这种顧慮是完全多余的。

“咱也是赤色分子呀。嗯，咱是背了一屁股債的穷老百姓哩。不信你打听这些乡亲们瞧瞧。大伙兒說的烏澤小村有个專門爱打架的赤色分子，那就是咱。”

善五郎說着，从大野木膝前拿起茶杯，把女婿剩下的一半酒一口气灌进肚里去了。

“赤色分子有什么不好？借了一屁股的債有什么不好？啊，对吧？”

这回，大野木被岳父攙住脖頸，搖撼着。

“对吧，牛对牛头，馬对馬面，咱們打成一片，啊？你是劳动人民，咱也是劳动人民，对嗎？”

岳父罗里罗苏地說个不完。被他攙住脖子的大野木却是認真地把头点了一点。

古川老老实实在地喝着酒。每当有人遞出酒杯或是茶杯的时候，他都赶紧接过来。要是有人要求“还杯”，他也急忙伸出兩手接过酒杯，一口气喝光里面的酒。

古川不知道坐在对面穿条纹挂套的老头兒就是自己未来的岳父。藤作时时定睛望着古川的臉，古川心里想：“这个討厭的老家伙怎么臉長得像油紙扇一样？那样的臉会怀着怎样的思想呢？臉上的皺紋到底有多少公厘深呀？究竟有多大岁數，五十或是一百岁？”……他觉得这些都是不解之謎。

所謂“濁酒”大概都是这么又辣又苦的。古川也曾經常喝过叫

做“卡斯托里”的濁酒，可是和这个根本不同。但是他觉得还是非喝不可。他认为在目前的情况下，喝濁酒是他的任务。他也不知道为什么，只知道不喝农民就会生气的。不过，农民为什么这样勉强張罗，硬叫人喝酒呢？房間里沒有鋪天花板，土牆上的天窗也用紙来代替，看起来生活是相当困难的，干嗎定要劝人喝濁酒呢？

坐在旁边的笠原老早脫掉那件常礼服，連吊褲帶也从兩肩上脫下来，正跳着“捞泥鰍舞”^①。老乡們都高兴得鼓掌喝采。古川吃了一惊。笠原是什么时候練習的？是不是共产党员都应该学好“捞泥鰍舞”呢？总之，大家都在鼓掌，古川也跟着拍起手来。接着，穿美国兵褲子的小伙子唱起法国小調“雨天的荷蘭坡路”^②来。古川不管好听不好听，都尽力当心着不要忘記鼓掌。可是，到末了他也醉了。

古川自己并不承認醉。到了晚上好容易散席的时候，不知是誰硬遞給他一套喜糕，說是帶回去的礼物。一看，笠原和大野木都在讓人把这个礼物系在腰上，他也照样做了。过后，他和大野木并肩坐在台阶口，費了好大功夫才把皮鞋穿上。——到此为止，古川还記得清清楚楚的……。

“来，請穿双草鞋！”

自称阿菊表舅的秃老头兒手里端着酒壺和大碗，擋住古川的去路。“已經穿好皮鞋啦，为什么还叫我穿草鞋呢？”古川詫异地想。但当旁边一个老太太用筷子遞了一块紅燒牛蒡来的时候，他认为这也是任务，就把大碗接过来一口气喝光。

“来，来，再穿一双！……回上川添有十里路，一双草鞋哪能

① 日本大众喜爱的一种跳舞，合着“安來小調”，手拿箒籬仿做捞泥鰍的动作跳舞。

② “荷蘭坡”在东京，据说在德川时代有荷蘭人的公館，旁边的坡路叫“荷蘭坡”。

够穿！”

走出門外一瞧，穿茄克的木匠正把大碗遞到笠原和大野木的面前，互相爭論着呢。古川这回也老老实实地接过大碗。他沒注意到自己再次迈步前进时，只剩下他一个人。

他独自踏着院里的敷草往前走去，敷草上已經降了霜。还没走几步，前面又等着第三双“草鞋”。古川拿过第三个大碗，可是要喝下这碗酒，就非坐在地上不可了。这时手里好好抱着的大碗突然自个兒跳了出去，他正要伸手去捉，大地陡地旋轉一百八十度，压在他的鼻尖上。……以后，他什么也記不得了。

古川醒过来后，發見自己睡在一个陌生的地方……。

那是一間晦暗的小房間。脚头土牆上糊着代替天窗用的紙，左右兩旁的木架子上堆放着被煤烟熏黑了的紡車。在絲厂里見过的絲框子和不知道名称的养蚕用具。

“呵呀！是白天啦？”他一瞧从天窗上射来的陽光，就馬上想爬起来。可是，他感到一陣头暈，抬不起头，‘糟了，得曠兩天工！’

由于長年的習慣，他头一个想到的是工厂。他感到劇烈的头痛。

“我怎么会睡在这种地方？”他記起“草鞋”，記起給人家灌了几大碗酒。可是，笠原和大野木到哪去了？这里好像不是山中菊的家，那么是誰的家呢？

“砰！”不时傳來砍劈柴的响声。曠兩天工是件大事，可是現在着急也来不及了。古川死了心，睜眼躺在昏暗里。

土牆上糊的旧報紙中，夾着一張大楷練習用紙，上面写着“六年三班山中初江”。“山中，初江，初江……”也真有同名同姓的人哩。

“昨天晚上麻煩你了！”

从門外傳來熟悉的男子話聲。接着，砍劈柴的声响停止了，好像兩人一道走进屋里来。

“恭喜，恭喜。謝謝你的招待。”

“哪里，哪里，多謝你帮忙啦。”

兩个人的話聲从古川的头頂上傳来。可能在紙隔門的外面有地爐。

“客人……还没醒……”熟悉的声音小声說。

“嗯嗯，还睡得很熟哩。”另一个声音回答說。

古川記起来了。熟悉的声音是善五郎。那么另一个声音呢？这时，他把昨天离开工厂时听見的話一下子都記起来了。“山中初江，初江……”，这么說，那个臉皺得像油紙扇的老头兒就是未来的岳父么？

“咱也舒了一口气哩。”在烟袋鍋磕着爐边的响声里夾着善五郎的声音說。‘真个的，客人們都醉倒了，咱臉上也增光彩嘍。要是叫他們平安無事地走到上川添，人家就会說山中善五郎連草鞋都舍不得給新郎和客人穿……’

“散了不少財吧？”

“管它呢。已經背了那么多債，再加一点不算什么。这是閨女的終身大事嘛。”

古川又吃了一惊。那么，那些大碗酒都是有計劃的？人世間可真是复杂多端了。这时又傳來善五郎的話聲：

“不过，咱說那个叫古川的小伙子，真棒 对吧？能穿三双草鞋的人連在这烏澤小村都少见哩。”

古川感到难为情。他不知道這句話是在夸奖他呢还是在罵他；不过，这只是叫善五郎多背一些債。“工农联盟”的任务是多难呀！

“那么，要是客人醒了，劳駕把他領到我家去吧。”

古川一等善五郎的脚步声走远，就昏昏倒倒地爬了起来，系紧皮带，拉开纸隔门。

古川走到炉边，给又到院里去砍劈柴的藤作发见了，马上抛下斧子回土间来。

“睡得好吗？先去洗洗脸吧。”

藤作亲自打开后门替古川领路。后院临着山崖，引水用的竹管都冻了，山崖下一个三尺宽的积水池显出浑濁的土黄色。池旁乱丢着粘有饭粒的箎籬、磨石等等。古川就在这些东西的旁边洗了脸。一想到这就是初江从小长大的家，说不出地有一种亲热之感……。

盖稻草的屋檐上长着绿苔，土牆上挂着笠帽和背兜。厕所是露天的，连着厕所是一座小牲口棚，有一只小山羊在里面咩咩哀叫。

住在这种房子的农民究竟种多少地？这一家人怎样过着日子呢？对这些问题，古川是一窍不通的。不过，他也明白和文也家一比，这家确是格外贫困。

“来，喝杯茶！”当古川回到土间来呆然环顾着屋里的时候，藤作从炉边喊他。“吃中饭还早呢。”

地爐里燒着桑樹樹根。被煤烟熏黑了的房柱上挂着一个同是被煤烟熏黑了的八角型挂鐘，已經停了摆。院子鋪草上的冰霜融化了，到处升着游絲。

“娘兒們都上新娘家帮忙收拾去了。”

古川忍着头痛，規規矩矩朝藤作問候，藤作也殷勤地还礼說。“听说初江經常都承你費心。”

古川不知要怎样回答才好。这么說，他和初江的关系老头都知道了？要是知道，自己应下應該向他說一說呢？他知不知道初

江在上月大会上昏倒的事：

“你，是干嘛一行的？”藤作不等他回答又打听起这些事来。

“是車工。”

“切工？”

“是！現在操作着一台英国車床。不过，尽做些不三不四的活兒。”

“嗚嗚？”藤作尽管不懂，仍然挺热心地打听下去。“这个叫‘切工’的，学多少年就能出师呢？”

“是啊，我当学徒是十五岁那一年，已經干十年了。”

“嗯，十年！”藤作用他那長舌头緩慢地嚥了嚥嘴，表示他的感佩，又在古川的茶杯里斟滿茶。

“說是說十年；不过，我們還沒学会什么本事。”

“哦。”

“而且，最近公司对生产不积极，所以也沒有能够提高技术的机会了。”

“可是，干了十年的話……”藤作揚着臉，信賴地望着古川說。“……准保每天能掙不少錢吧？”

“你說工資嗎？哪里的話！”古川直率地回答說。“只够养活自己一个人罢了。”

“养活一个人？”

藤作的臉上頓時現出不安和不高兴的神色来。臉上所有的皺紋好像一下子都集中到額上。古川一看很着急，是不是自己說錯了話呢？可是，古川还在楞楞地望着藤作的臉的时候，藤作却自个兒改变了臉色，又浮出和藹的神情来。

“不过，人有手艺 就比什么都强。暂时忍耐着，將來总会有好光景的。”藤作垂下眼皮，歪着腦袋談下去“說咱自己吧，一个

大字不識，人也不怎么聰明，可是干活却从来沒落在人家后头。一直拚命守着一点租地活了过来，始終沒叫老伴和孩子們去討过飯。所以呀，万事都要忍耐哩。”

沒了牙的皺巴巴的嘴邊，从打补釘的襯衫胸口露出来的松懈了的柿油色皮膚和粗粗的靜脉……，古川望着老头兒这个样子，心里明明知道这是經驗主义，但却感到一种超乎經驗主义的坚强力量在压迫着自己。

“并且，咱們过日子得要守本分……”藤作这回又談出这样的话。他說要是一个人守本分，就逐渐获得信用，一旦有了困难自然会出现救济他的人。

“咱可不能像善五郎那样闊气哩。”藤作指着土間給古川看。“堆得那么高，好像东西很不少，是嗎？其实，不过是大米四簍、麦子兩簍、一点蕎麦和做肥料的米糠罢了。而且那四簍大米中有一簍还要变来补足稅款和借債的利息呀。”

古川正要开口，藤作又接着說下去：

“大兒子打仗打死了，二兒子不知道下落。咱自己也老成这样。所以呀，尽管初江要出嫁，咱可不像善五郎那样大大方方請人穿草鞋哩。”

“是的，穿草鞋那种風習太封建了。”古川衷心表示同意說，还微微有些激动。他已經忘掉曾經对自己訂的戒律：第一要多听少講；第二要全听完以后再做分析。

“我們什么都不要。借錢办喜事可太糊塗了。我們要拿自己的力量过活。”

古川本来就沒想到要征求藤作的同意才和初江結婚。他想起自己和初江計劃着的結婚方式，深信老头子一定会贊成的。

“我們决定在結婚以后暂时不养孩子。我們打算婚后一起工

作，一起學習。”

古川沒注意到藤作這時候地變了臉色。

“我認為我們工人應該充當日本人民的先鋒，為了建設明朗的日本而活動。”

把臉掉過去的藤作，頭也不回地問：

“不養孩子……這是為什麼？”

“這個嗎，我已經說過是為了建設明朗的日本。也就是為着革命呀。”

藤作一聽，從嘴邊移開烟袋說：

“咱，可不樂意把閨女嫁給這樣的後生！”

“壞了！”古川才注意到，可是已經太晚了。他不知道再講些什麼話才好。藤作不高興地一聲不響，只是磕着烟袋鍋。

“笠原先生和大野木先生早就吃完了，請快過去吃飯吧。”

這時，阿菊的娘從土間門口探進頭來喊着。

第十二章 “仗打敗了，沒辦法！”

在開完黨支部聯合會議之後又過了十天、登記日也快到截止的時候，元也才向地區委報告他願意出來競選村議會議員。

他每天想來想去，到頭到達的還是誰都明白的一個結論：候選人里面必須有一個站在貧雇農立場的人；父親也已經衰老，黨員除了他再沒有第二個。

他知道自己決不會當選的，因此感到羞慚，感到無臉見人。他相信自己不善于說話，頭腦又不靈活。在他腦子里還殘留着年幼時被大家罵做“流口水的元娃”的記憶，認為自己決沒有那種負起責任、當機立斷的本事。

尽管如此，他自己又有他的理想。他想饲养奶牛和绵羊等牲畜，经营适合于这种山沟的酪农业，把烏澤小村变成川添村里最富裕的村落。要是农会成立了，就把酪农业做为农会的事業，大家来经营。他在战争结束复員回来以后，馬上从事这方面的研究，今年正月間还跑到山梨县日下部地方去訂購了一条三万元的“荷尔斯他因”杂种^①經产牛。为了筹备这一笔款子，他卖掉父亲文也仅有的一些債券，又变卖了为数不多的剩余大米和麦子，甚至借了妻子的娘家的錢。他想一升牛奶值四十元，比黑市大米的价格还贵，要是早晨挤五升、晚上挤三升，那么一天至少也能挣……。在气候寒冷的高山地带盖牛棚是很困难的。講到牛棚怎样盖，奶牛怎样配种，怎样饲养等等，元也可就有兴趣了，而且也有成功的自信。

他也明白自己的这种理想，将来怎样不去管它，在目前正是小山書記批評那样，是資产階級思想。实际上，农民們是連購買一反五六百元的租地都不得不借錢的，別說經产牛，就連子牛也要值一万元，他們哪里談得上呢。

元也每天都在思索。但他这个“总得有一个人去参加竞选”的結論却不是每天思索的結果，而是起于其他的原因。

原因之一是：在离“川添农会成立大会”前不几天，不但要求参加农会的人数达五十名，还有不少听见風声从其他小村赶来訪問的人。农会已經拥有一支強大的势力，佃农們积极揭露“私佃戶”，主动地展开了反对“收回耕地”斗争。

另一个原因是：美兵闖进小村来后，到处横行霸道，以美兵問題为中心的村的反动政治也越来越露骨了。就是說农民們不管

^① “Holstein”，荷蘭荷尔斯他因产种，奶量多，体格大，有黑白斑点。

願意不願意，都非和村上統治勢力展開鬥爭不可。那麼，就得需要一個站在大家前面領導這個鬥爭的人。

黨需要領導這個鬥爭的人。黨並不是誤認元也是一個有才幹的人或是一個英雄人物，而是除了他以外沒有第二個人。自己儘管不善于說話，頭腦也笨，但幸而身體格外茁壯能頂三個人。而且又是跟五十個農會會員一起干的。自己只要竭盡全力，無論成功或者失敗，是和群眾一同分担的。別元也長、元也短地光想着自己吧……。

小村里那逼迫元也不得不下決心的空氣越來越濃厚了。例如元也“爬上望火樓去亂敲警鐘”的事件，便是在美國兵闖進小村里七天后發生的……。

為了接收隱匿在七盤彎山澗底的日軍軍事物資，從三月中旬到四月上旬的四個星期，有二十五個美國兵駐在烏澤分校里。小村里的老百姓都覺得這四星期的日子好像比一年還要長。

烏澤分校坐落在“坡上”地區地勢最高的地方，在美國兵駐屯的期間內，學校停止了上課。星野村長也三番五次地到烏澤來了：每個十字路口的布告欄上都貼出了“村長告諭”；街坊組的傳閱板也盡量利用了。內容無非是：禁止對占領軍有無禮行為；以親切的态度幫助解決占領軍官兵的要求和希望；舊軍人和青年團員尤應加倍謹言慎行，用協助的态度為他們服務等等。

分校里學童用的舊桌椅統統被扔在操場里給風吹雨打。教室里都擺上新床，牆壁上到處挖開窟窿，往外鑽出煙筒。教室的天花板被火爐烤得統統翹了起來，房柱也歪了。

每隔一定的時間，他們的吉普車就載着幾個胸前挂着自動步槍的兵，順着分校前面的坡路駛下去換哨。吉普車駛過溪中橋，順着山澗西邊爬上去，一眨眼的功夫里消失在后山的山腰里。可是，

除此之外，这些吉普車，还在小村里到处奔馳。只見車子一声尖叫，抬起头来，不管山坡也好，庄稼地也好，連牲口都爬不上去的堤壩也好，它都活像生物一样爬了上去。

小村里的老百姓都惧怕这些藍眼珠的兵和吉普車。尤其是閨女和年輕媳婦們一聽見他們的笑声，就赶紧逃进家里；一發見吉普車的影子就跑进树林和竹叢里去逃避。尽管如此，每天还是發生許多大大小小的事件。因为老百姓不能整天閑在家里，而美国兵的要求又越来越多。

一天下午，“西边”烏澤誠的妻子阿勢跟小姑兩人为了鋤苗圃的土，搨着耙子穿过溪中桥，順着山澗的东岸爬过去。突然間，她們發見一輛大約是打獵回来的吉普車从牛头观音树林下的小徑駛到馬路上来。誠的妹妹不顧危險，連忙爬过山岩角，躲到山澗底里去，可是怀着孕的阿势却下不了决心。她正在逡巡着的时候就給吉普車發見了。車子飞起一片砂烟朝她冲下来。阿势逃进路旁的桑园里；可是，桑树還沒發芽，全都是光秃秃的。

“嗨！”

从阿势的背后傳來奇特的喊声和吉普車急停車的煞車声混在一起。阿势把耙子和藍色珉琅水壺統統丟在地上，沒命地往桑园深处鑽去；等她留神一看的时候，周圍已經站着三个藍眼珠的大兵。

“姑……娘……！”

一个稍微上了年紀、鼻尖上有許多小洞洞的大兵摆开兩手，朝着阿势靠攏来。三个美国兵都戴着三角帽，其中一个还握着一枝大型五排槍。烏澤誠的年輕的妻子吓昏了，不知自己叫喊了些什么。她只聽見格、格、格的笑声，那个手持五排槍的大兵弯着腰，拍着膝蓋，張着大嘴，笑得連喉嚨眼兒都看得見。接着，鼻尖上有

小洞洞的大兵攔住阿勢的雙肩，不分臉頰、後頸、耳朵，到處亂吻一氣；到了末兒，阿勢給他們推翻在地，她一面掙扎一面沒命地亂抓也不管是對方的臉或是手。

“喂！干什么啦，喂！”

這時，元也恰巧騎一匹無鞍的馬走過來，從桑園沿邊朝這裡喊叫。

“喂！干什么啦！”

元也从馬背上跳下來又喊了一聲。他也真笨，他們在干什么是一眼就明白的。光裸的桑樹枝里見烏澤誠的妻子正在喊叫，美國兵壓在她身上，正着急地撕開她的束腳褲……。

可是，因為事件來得太突然，元也不知道自己應該怎麼辦。

元也正從下川添的獸醫家裏回來。去年年底他給母馬交配，打算得一個仔馬。最近母馬的肚子大了起來，好幾個月不見排泄東西，元也以為一切沒有問題了，誰知這兩天來它不但嘴里冒出黃色沫子，還經常流鼻涕。看樣兒好像是感冒；喂飼料時若不盡量照顧它就會剩下來。要是流產可就糟了，所以元也今天把它帶去看病，現在剛回來……。

“喂……！”

元也邁開長統膠靴走了過來。拿步槍的美國兵知道有人走近，把頭轉過來。這家伙是一個細高身材，單是脖子就有一尺長。瞧着瞧着他的兩道紅眉毛豎起來了，牙縫里迸出唾沫，嘴里不知道嚷了一聲什麼，馬上把五排槍的槍口對準元也。

“嗨！”

他把另一隻手擺了一擺，意思叫元也走開。可是，元也却不能走。他怯生生地舉起兩手，做出美國兵也能明白的姿勢，仍

然站着不动。美国兵开了枪。元也一瞧枪口冒烟。赶紧按照在军队里学过的那样，连忙趴在桑树根上，接着又是两枪，“砰，砰”，声音响彻四周。

“啊，唔，唔……！”

传来呻吟声。烏澤誠妻子的嘴里给塞进什么东西了。“我该怎么办？”元也想。从美国兵瞄准的样子看来，他只是在恐吓；但说不定什么时候会认真的。这从长脖子兵的眼色里就可以看得出来。那种眼色是元也他们在战场上也亲身经历过的了。这些兵现在做的行为，元也自己虽然没做过，却也见听过不少。可是，现在怎么办？

美国兵嘴里嚷着“狗颠！”、“哈吧、哈吧！”，把枪对着元也靠了近来，元也举起两手，一步一步往后退，心里好容易想起了一个办法。他回身就跑，只听着背后又是一声枪响，一躍騎上無鞍馬，踢着馬腹冲坡上的消防小屋奔去。

元也飞快地爬上望火梯，乱敲起警鐘来。大白天里，警鐘声傳到群山山腰，帶着回声响彻整个小村。虽然哪里也没瞧見冒出的火苗，但从地里，从山上，人們立刻都赶来了。参加消防队的人都負有責任，一听见警鐘响不管在哪失火都得馬上赶来。一下，从堤壩路上，从山崖上，从房子里，人們三三五五地奔来……。

美国兵大概給警鐘声吓着，他們的吉普車揚起一陣灰土跑掉了。元也仍然敲打着警鐘。而在此以前，他还不知道敲打警鐘到底有怎样的政治意义。

当元也从望火梯上下来的时候，群集在消防小屋跟前的人們都知道元也敲打警鐘的原因。

連响几声的槍声（虽然美国兵連瞧見民房屋頂上停着烏鴉也

得裏開槍，老百姓已不覺得稀奇），揚起灰土逃跑的吉普車，以及烏澤誠的妻子从桑園里被救出來後像小孩似地号哭着由街坊抱扶着回家去……这种种情景使大家一目了然是怎样一件事。

“多險哪！”

“媽的，真狠！大白晝搞这样的事！”

大家众口同音地說。这一次，美国兵們因为元也沒命地一鬧，沒达到目的就逃跑了；可是，他們是根本没什么夜晚和白天的区别的，对他們說來这个小村仍是战場的延長。

“因为再沒别的办法……”元也被乡亲们圍包着，向大家解釋。“只好敲警鐘，請原諒！”

除了失火和雪崩、火燒山以外，是不准乱敲警鐘的。不消說，沒有一個人責怪元也，老实說，这回的事的确值得敲警鐘。

“去报告派出所！”

“派出所干么去啦？”

穿上消防短褂、手拿長把鷹嘴鉤赶来的汉子們还在陸續增加着，大家七口八舌地說，妇女們也在这样講。的确，尽管警鐘响了半天，派出所的警察們至今还没有見面。过去也是如此，一听到美国兵鬧禍，警察們就很少露出臉來。

“別忙，他們就來了。”同样穿起消防服的山中忠彥臉上帶着圓滑的笑容說了。“不管怎样，总算防患于未然，元也君的功劳不小。”

忠彥的話虽然說得挺圓滑，但听着的人却覺得好像給他泄了气似的。来迟一步的烏澤誠擦开防空头巾的垂布，露出蒼白色的臉怒喝起来：

“未然也好，可不能就此善罢甘休。哪怕是占領軍也沒有胡行乱为的道理！”

忠彦仍然笑着点了点头，但终于也闭上嘴。

现在，人们的视线都集中在区长茂助的脸上来。他穿一件有三道红线的消防分队长短褂，从刚才起就交叉着两臂，垂头望着地面。

“跟村长商量，采取适当的措施。”区长说。他照例一口军队腔调，只是说得非常消沉。“不过，日本战败，现在受别人占领尚未缔结和约，从法律上说两国仍然处在交战状态。因此，问题是非常困难的。”

大家一听，立即肃然无声。区长的话是确实的。

“不过，我跟村长商量以后，一定采取适当的措施。”

于是，大家也只好就此收场了。“日本战败”这句话使大家再也哼不出第二声来。元也也怀着半信半疑的心情骑马走上归路。

第二天上午，小村派出所的警官和另外一个男子——岡谷警察局的便服警察来访问元也。

“呀，你好！”

这天早上，元也正坐在阳光满照的仓库跟前，编着草篮，派出所警官就来了，怪亲热地打着招呼。跟他同来的便服侦探像美国人一样，穿一件两排扣子的大衣，脚上一双厚底大红皮靴。两人一来就蹲在元也的面前。

“昨天你辛苦了！”

八字胡的中年警察刚打完招呼，年轻的侦探就突然冲出了这么一句。这小伙在草绿色运动帽下面露出擦得黑亮的头髮，一副流氓样子。害得元也不禁愕然，把手里的梭子停下来，睁眼盯着对方的脸。

“美国先生到处闹，实在伤脑筋。”

元也不知道怎样回答他才好。这时，警官从旁边递出了一张

紙條。

“這不過是形式，請你在上面蓋個戳兒。”

元也接過來一看，上面用毛筆寫着“檢討書”，接着是三行多字：本人誤認失火，亂敲警鐘，自知錯誤嚴重……。最後還寫着“謹呈岡谷警察局川添村鳥澤小村派出所”，蓋上一顆派出所的大官印。

“這是什麼？”元也吃驚地問。“咱並沒有‘誤認失火’呀。”

“這我們也知道。所以說只不過是形式，沒什麼……，也不罰錢的，僅僅是派出所需要文件上的手續罷了。”

元也望着拚命解釋的警官的臉，生氣了：

“咱不幹！要是敲警鐘犯了法，你們就正正當當送傳票來得啦。該去的地方咱去說去。”

“不，不，這不是那麼大了不起的事。”

這更奇怪了。警官拿着元也退還給他的檢討書，一面嘟嘟囔囔地解說，一面不住窺看偵探的臉。那個美國派頭的小伙子裝不知道的樣子在一旁蹲着。過了一會，他站起身來，說了一句“你們的房子真好晒太陽啊”，就跳舞似地邁開紅皮靴，在院裡來回繞走起來。再過一會，他又若無其事地問：

“川添農會哪天舉行成立大會呀？”

元也覺得越來越奇怪，便不再理睬他們，只顧來回動着手裡的梭子。偵探又開口了：

“那個新田的宮下貫六君，他常來嗎？”

元也拿定主意，再也不開口回答。旁邊的警官也無趣地把那張紙條揣進衣服口袋裡。便服偵探還糾纏了一陣，看見元也無論怎樣不打開嘴，他只好對端茶進來的千鶴講些應酬話就溜走了。

“沒盖章，这做得很对。”文也晚上回来听见儿子的叙述以后说。“那些家伙打算捉住你的小辮子，将来借口逮捕你的。”

文也对这方面的經驗很丰富。他告诉儿子说：警察局决不敢公开；最怕到講理的地方揭露美国兵暴行的，也就是这一伙家伙們；他們的目的是打算抓你这成立农会的人……。说完，文也又把头一歪独語着：

“可是，难道他們又恢复特高制度了嗎？”

自从“二·一”罢工被禁以来，元也的头腦里也已經消失了“占領軍是解放軍”这个幻影；可是他还不能像父亲那样，清楚地把占領軍和日本統治階級結合在一起考虑事情。

“仗打敗了，没办法。”……这个想法深深刻在小村里每个老百姓的心上。他們丈夫兒子战死的悲哀，他們生活上的苦痛，一切都用这句话来解釋，自己認了命。如今美国兵闖进小村，到处胡行乱为，他們也只有拿这个想法来断了一切念头，吞声忍气。

什么波茨坦公告、什么远东委员会的决定、什么苏美两国代表在对日理事会上的爭論……等等，小村里的老百姓是不知道的。要是有，那也只是偶尔翻翻东京出版給知識分子看的刊物的烏澤金太郎，或者閱讀“赤旗”报的烏澤文也父子。

烏澤誠的妻子因为尙未受到蹂躪，小村里的人就把这事公开了。但是那些实际受了侮辱的（这种例子在小村不在少数），本人和家里人就都拚命隱瞞起来，“不燒紙不引鬼”，一心只等着暴風雨赶快过去。

“仗打敗了，没办法”的这个想法的另一面，当然就是：“打胜就好啦”。小村里的老人們都知道日本历来經過的几次战争。打从中国夺取台湾的战争起，中日战争，日俄战争，第一次世界大

战后又是西伯利亚出兵，“九一八”事变，济南事变……等等，一直到这回的太平洋战争，他们已经有过很多次的经验了。但是，“为什么要打仗”，他们可从来没想到。他们不敢考虑战争的原因，也不敢谈论这一类事，因为如果谈论或是思索这个问题，就要被当做“卖国贼”处办的。

小村的居民里，也有很多人在出去打仗的时候，曾经干过现在美国兵干的暴行。

“仗打败了，就得尝这个滋味。”这些人好像很懂得似地说。

贴在小村每个十字路口上的“村长告谕”，以及街坊组传阅板上写着的话，都有这么一句“我们日本是战败国”，茂助区长一开口，也先从这一句话谈起。

因为这样，尽管小村的地主和山林主们用各种方式和美国兵，和协助美国兵的日本政府官吏、以及包商们勾结，老百姓都根本看不到事情的真相。

譬如眼明手快地为美国兵开起专用酒吧间赚大钱的角仓茂雄就这样说：

“咱掏腰包开酒吧间，也是为了大伙儿。要是没有咱的酒吧间，村里闺女们怕没有一个保得住。”

角仓茂雄的公馆也占了地利，刚好坐落在通过分校高地的下坡路半腰上，背后被一座杂树林围绕。美国兵从驻在分校的第一天起，就能在他的酒吧间里喝酒。

酒吧间是在空地上用木板搭盖起来的小屋，包括公馆穿厅的一部分。屋墙漆成粉红色，门口用英文写上“welcome!”（欢迎！）几个字。里面有留声机，又从横滨雇来两个会说英语的同伴姑娘。从这栋杂树林下的粉红色酒吧间里，不分昼夜都听见爵士音乐响遍了庄稼地和山崖水涧。

可是，有一天又發生了一件事了，這是連那些認為“仗打敗了，沒辦法”的人們都忍受不了的大事。遠藤千代受到強姦，“跛腳戰車兵”給推落到山澗底。

這天，遠藤千代和平日一樣在後山改修山路工程的工地抬著土……。這個山路改修工程是規定在三星期內必須完成的突擊工作，從美國兵進村的十天之前動工的。為了從七盤彎的山澗底運出油桶等物資，必須把山路改成能走卡車的道路；不過，實際上並不需要這麼大干的。連當了佚役的藤森清治，都覺得只消修鋪一處山崖土崩的地方，砍掉一些伸到行人頭上來的樹枝就滿可以對付了。但奇怪的是，他們偏要開山鑿崖，擴張路面，還要鋪砂，甚至於卡車不必走過的地方也要翻修。

可是，這個“跛腳戰車兵”只知道在這被稱做“後山”的一帶地方，連綿著山浦村的地主、和鳥澤小村的地主如金太郎、數馬、茂助等地主的私有山地，却不知道他們正趁著占領軍接收的機會，利用日本政府的經費（就是國民的捐稅）來盡量改修自己的山路。他也知道從東京跟著占領軍來的包商、縣府官吏、美軍指揮官等和本地地主之間是有著某種聯系的。本來，像這種衙門的官吏們親自出馬舉辦的事，民間老百姓從來是不知內幕的。不但清治，一般人都認為“官家做掌櫃”，老爺們要怎麼辦就怎麼辦吧。

遠藤千代更不消說了。她知道的只是男工每天工資五十圓，婦女每天四十圓；也從伙伴們的聊天里知道每個工都被掌櫃抽去了二十圓。

儘管如此，千代有四十圓工資也就很滿意了。四十圓足夠買一升多黑市米。有這麼一天工做，母子三人就能過活一天……。黑市米的“院前買”到了三月中旬，像小自耕農那樣的人家已經無米可賣，至於在倉庫里堆積著大米簍子的地主們，誰也不肯和千

代三升五升作零碎买卖的。

这次修路，因为有被美国兵调戏的危险，妇女来的很少。千代每天把两个小孩留在小堆屋里，爬着二里多的山路赶到工地。因为伙伴都是男子汉，活兒是相当苦的。

“喂喂，拿出劲儿来！晚上再酬劳你！”抬后面一头的男伙役催着说。路旁使铁锹和鹤嘴镐的男子们更说得难听：

“反正是空屋，偶尔通通气也卫生些！”

千代在大家的哄笑声中咬紧下唇，用力迈开步子。她很想还他们几句，可是说不出声来。她这几天来也习惯了，能把一只手绕到身后去握住畚箕上的绳子，用腰部保持平衡走路；不过，刚开始的时候，她却爱把畚箕撞在膝盖关节的后面，走路总是一弯一弯的。伙役们和她开玩笑，主要是轻蔑她是一个战争寡妇。在工地工作的男工有五十个，大都是山浦村的人，鸟泽小村里的也是“西边”的人占多数，所以他们还不知道用“破鞋”这一类的話去骂她。可是，如果她一不小心露出笑容，马上就会出现当众搂住她的厚脸皮家伙……。

“嗨哟！”

千代来到倒土的地方，把畚箕举起来甩在土堆上，前呼后应地抽掉扁担，顿时觉得身子轻飘飘的，几乎感到一阵头晕。最轻松的要算抬着空畚走二百四十公尺路回到原地方去的时候了。到了附近就可以瞧见白色的溪流。这一带，山涧底的水也变成白色，流到脚面前跨在山峡上的一座铁桥下，溅起飞沫，冲击着岩头。久一郎就是在这座铁桥附近自杀的，可是为了每天生活几乎连命都拚掉的千代，根本没工夫想这些事。

“千代，今晚上咱要来哩，你开着门等呵！”

在路两旁干活的伙役们一刻也不饶她，千代可也不甘示弱。

“好的，当心別吃你老婆的嘴巴子，系紧褲帶再来吧！”

正說着，就見伙役們中間起了一陣騷动，他們慌慌張張地聚集到路的一旁，有的跑进树林里。

“吉普来啦！吉普来啦！”

千代也飞似地跳进树林，躲在伙伴們的背后。一輛方型吉普車时而跳上土堆，像跳舞一般左右顫动着，緩緩慢慢地駛了过来。如果来的是大型吉普，上面載着胸前挂自动步槍的兵，那就是哨兵們去換哨，沒功夫停下来胡行；但像这輛載着吃醉了酒的兵的車子就危險了。

兩三个戴鉄盔的美国佬把下巴放在車窗檻上，乱轉着藍眼珠正在寻找獵物，車子慢慢开过人面前去。他們可能是發見了千代头上的女头巾，剛駛到她的附近来时突然停住了。

車里下来兩個头戴鉄盔、腰吊手槍套的大兵，嘴里喊着“哈嘍，哈嘍”，大步踏着熊竹叶子，毫不客气地走了过来。其中一个眯着眼睛，一动不动地俯視着大家；另一个兵“拍丁、拍丁”地弄响着手指骨节，在挤成一团的人們四周繞着走。

千代感到呼吸都困难了。她縮成一团躲在七八个男子中間，不住抖战着。农民出身的伙役們沒有一个听得懂戴鉄盔的大兵的話，他們好像啞吧似地屏住气息。

“他一巴一可①！他一巴一可！”

过了一会，美国兵大約是放弃了戏弄女人的念头，一个兵走近离开人堆有兩三步远的小伙子旁边，从衣袋里掏出美国烟，遞到他面前。

“錢，沒有。”

① 紙烟。

那个用手巾箍头、穿紧身裋的小伙子朝美国兵摆摆手。可是，铁盔大兵好像听不懂小伙子的话，他歪着头，又掏出口香糖、像是包着刀片的纸包以及蓝色的纸等等，把另一只手的手指弯起给小伙子看。小伙子再次朝他摆手。这回，大兵好像懂了，把手里的东西塞进衣袋里，猛然伸出胳膊搂住小伙子的脖颈。

“嗨！”

小伙子被美国兵的长胳膊搂住，身子像陀螺一般旋转起来。美国兵陡地一放手，青年就一个筋斗跌出十公尺以外，两个戴铁盔的家伙弯着腰，两手拍着膝盖，“格、格、格”大笑起来。

这天日暮，千代比别的人早一步离开工地；清治有些替她担心。

“喂，美国佬挂上你的号啦，小心些。”前些天清治也曾提醒千代，千代自己也明白，所以平常总和清治他们一道回去。可是，在四五天前，千代就说小儿子的百日咳越来越厉害，弄得她没有办法了。今天早上清治到善五郎的堆房去约她上工的时候，千代虽然已经穿戴好，但坐在男孩的枕前，嘴里还说：今天不去吧。

“她大概担心孩子，和别的人回去了吧。”……下工后，清治在工地小屋里和其他代表一起听监工的训话半小时，然后顺着大半都是上坡的山路往家走，一面挂念着千代。

清治现在当了山中数马的“部下”，从“竹藪内”地区拉来四五个伙伴参加这次工程；其他的伙役也是金太郎或者茂助的“部下”拉来的。

清治和山浦村的以及“西边”的伙伴们分了手，来到“七盘弯”的最后拐角、树林和溪谷相接的地方，出去就是后山的山沟口了。虽然太阳已经下山，一面又是杂树林，但还看得见亮。

他忽然发现路旁的灌木细枝梢上挂着一块还是新的手巾。他

沒注意到這就是千代平常包頭的，漫不經心地把它拾起來。正在這個當兒，他聽見女人的呻吟聲。

清治連忙兩三步就踏進雜樹林里，彎下腰來向四周探視。等他明白過來時，那慘無人道的光景叫他氣都透不過來。

三個美國兵中兩個從左右壓住女人的手脚，一個兵騎在她的身上。女人的嘴里被塞進什麼東西，拚命在掙扎着。一只往上舉着的手在虛空亂抓，一只褲子被殘酷地撕開露出了白腿……。

“干嗎……！”

清治不加思索地大聲喊叫，聲音啞在嗓子裡不太響亮。一個美國兵回過頭來。清治馬上後悔地想：“糟了！”

“哈、嘍！……哈、嘍！”

“跛腳戰車兵”不知道“哈嘍”是什麼意思，一面仿着說，一面趕緊舉起雙手給美國兵看。

一個美國兵手持米福槍，從牙縫里“吃、吃”地迸着唾沫向他走來，另一個下身光穿一條短褲叉的家伙一躍跳到跟前，把手槍口貼在他的肋腹上。

“哈、嘍！哈、嘍！”

清治一只跛腿跳躍着往後倒退，兩手仍然高舉着，臉上現出討饒的表情；他不知不覺地已經橫穿過路面，再往後退一步就到懸崖的邊沿了。

“啊哈，啊哈！”

美國兵一下用來福槍筒戳戳清治的前額，一下又用手槍口戳戳他的肋腹，對這新玩藝發出興奮的笑聲。

“啊哈，哈……啊哈，哈……”

清治舉起雙手站到懸崖邊上，已經好幾次失去重心，踉蹌着。美國兵最後用來福槍的槍口向他的額上一戳，他把手拚命亂抓，

身子却怪緩慢地翻个跟斗，从崖上落下去，中途还被絕壁縫里長出来的老松树攔了一下，接着就一直墜到山澗里……。

千代被強奸，清治墜到山澗底跌死了……。

第二天清早，消息这样地傳遍了小村的时候，人們畢竟从恐怖变为憤怒了。全村子的人都挤到众人喜欢的清治家里来。快到中午时候，不但是“竹叢內”連“溪中”和“西边”都赶来許多打听情况的人，在清治的家門口圍起了一堵厚厚的人牆。

清治的娘跟着躺在門板上的兒子到岡谷医院去了；只有他的妹妹因为患了肺病从絲厂回来，躺在仅有一間房的角落里。人們站在滴着雪水的稻草矮檐下，紛紛議論着这回区長和村長总應該拿点办法出来了。又談到日本政府能不能給想点办法？妇女們也談起召开妇女大会。

这天，五六个农民聚集在元也家，筹备明天就要召开的农会成立大会；他們也認為再不能讓美国兵这么橫行霸道。

文也沒在家，为了耕地委員的事，昨天到長野市的县公署去了。准备委員中有一个就是鳥澤誠，他因为自己妻子的事区長和村長什么也沒有做，感到非常憤慨，对这件事主張得最强硬。

可是，到了中午时，小村里突然流傳起一个奇怪的謠言。謠言說：清治本来和千代早就相好，千代是大家都知道的不規矩的寡妇，一向就是美国大兵的伴兒；这回清治當場發見了他們的关系，爭風吃醋，給美国兵揍了……。

人們虽然对这奇怪的謠言半信半疑，但它却具有麻痺大家的憤怒的力量。一来是最近在工地里干活，清治和千代經常一塊兒进进出出，大家都是亲眼看見的；二来是自从發生竹內太一郎的事件以来，众人都把千代看成是个“不規矩的女人”，甚是輕蔑仇視，在妇女中尤其傳得厉害。

过了中午，聚集在清治屋檐下的人群逐渐稀疏了；本来晚上要召开妇女临时大会的，好像也取消了。

但是，这个奇怪的謠言倒惹起了山中善五郎無比的憤怒，他是中午从岡谷医院回来听見的。

“媽的，是哪一個混蛋說這種屁話？咱要撕破他的嘴！”

他一看兩三個人聚在一塊兒，就馬上冲進去這樣怒喝着……。

山中善五郎頭一個知道這件事。昨天天黑以後，千代爬也似地拖着身子回到堆屋裏來，就把經過告訴他了。善五郎對這成了全村話柄的弟媳雖然一向感到不高興，但卻暗暗感謝着關心弟媳的清治。他立刻喊着跑遍整個“竹叢內”，也通知了山中數馬家，自己帶頭爬下“一盤彎”的山澗底，找到已經跌昏過去的清治。他跌下去時幸好給藤蔓絆着一隻腳，沒有打傷頭部，渾身却是血淋淋的。過後，把清治放在門板上、一手提燈、一面抬着走十里夜路、半夜送到岡谷市去的也是這個善五郎。

“你們還在慢騰騰的干嗎！”

最後，善五郎冲到元也家去，瞪眼怒視那些聚在那裏的人們：“到區長家去把事情弄個是非清楚！說那樣謠言的家伙太毒哇！”

於是，以元也和善五郎為首，加上誠、與吉、一郎等一共十個農民一塊兒去訪問茂助區長。可是，他們談判并沒結果，他們請茂助給村長打個電話，又去訪問下川添小村的村公所。這時村公所已經快要下班了。

川添村公所和角倉公館并蓋在一個地方，是角倉絲廠捐建的一棟花磚三層洋樓，房屋很漂亮，在長野縣下的村公所里數第一。他們走進去的三樓會客室裏，地板上鋪着紅色地毯，四周有綠色沙發。大家都有點胆怯起來，就在門口附近擠坐一團。

“村長馬上就來。”女侍把茶杯放在桌上退出去之後，大家仍在楞楞地向着四周的牆壁張望。牆上挂着歷代村長的肖像，十之八九都是角倉一族的人。戰前，這裡連僕役們都穿上印有角倉家徽的衣服；戰後雖然表面上有了改變，但現任村長仍然是角倉村政的代表者。

“呀，對不起，對不起！”

星野傳藏村長不住點着頭走了進來。他照例穿一身國民服，剃了個平頭。村長進來後坐在桌子正面的沙發椅上，自自然然地請大家坐到長沙發椅上來。

“請，請！……哎，實在太忙了，讓各位等了這麼久，抱歉得很！”村長說，拿起面前他專用的大茶杯，臉上挂着笑容望望元也說：“你爸爸太辛苦了，我衷心感謝他。嗯，的確辛苦，……今晚從長野回來的吧？”

“是，他這樣說過。”

對方的口吻是這麼親切，元也一路上盤算着不管怎樣都得談個水落石出的決心，似乎有些軟化了。

“我說，元也君，聽說你要當共產黨的候選人啦，恭喜，恭喜！”

村長突然給他鞠了一躬，叫元也吓了一跳。候選人的事，他連對地區委都還沒答复，只對父親文也談過，村長怎麼會知道了呢？

“祝你光榮當選，替地方上做事！嗯，你們這些年輕人要一個一個地走出來，咱們村才能發展哩，嗯。”

元也覺得肚臍附近痒痒的，好像給村長搔着似的。

“剛才請鳥澤區長打了個電話給您，昨天晚上美國兵在後山一盤彎那兒……”

元也剛一開口，村長就舉起手攔住他；

“啊，知道，知道。茂助君馬上就来，一起談吧，嗯。”村長穩重地笑了一笑，裝沒事兒似地問起客人的姓名：“您是烏澤誠君吧；这位是山中善五郎君。嗯，嗯，您呢？”

这时，元也才發見不知什么时候屋里不声不响地走进了三四个西裝男子，排站在村長的背后。其中有些人是元也面熟的村公所職員，但其他的人却完全是陌生的。难道他們是便服偵探么？

“来晚了，对不起，对不起！”茂助区長边說边走进屋里来。他可能是騎自行車来的，褲脚上扎着帶子。穿着軍官服的山中忠彥跟在他后面，这是元也他們想都沒想到的。

茂助区長头一个开口。他把剛才元也他們找他，要求对昨晚的事采取办法的經過說了，他自己对这件事也感到憂慮，可是却没有权直接向占領軍提出，只好通过警察局去报告占領軍宪兵队，这就得仰仗村長的大力。

“剛才傳達員說……”村長一面点头听茂助的报告一面笑着談起別的事。“你們是用川添农会的有志者的名义来見我的，那么农会已經成立了？”

“明天举行成立大会。”烏澤誠不等元也發言就帶着愠怒回答。“可是，如果这不妥当，改称烏澤区的有志者或者其他什么都可以。”

村長連忙把头搖了一搖，不过，这短短的一段資格审定却使室内空气緊張起来。村長慣用的“狐狸手段”失敗了。他一向就是这么多方試探虛实，捉住对方的弱点来加强自己的障地。

“不，不，各位这种心情是理所当然的。昨夜很晚我也得到烏澤派出所的报告，馬上就……”

村長把身体深深往后一退，兩条胳膊放在沙發的扶手上。他說今天一早已經派人到岡谷医院去懣問过清治；又說不日还征求村

議會的同意，用藤森清治醫藥費或者其他名義，由村上全部負擔他的費用。他一面說，一面逐漸恢復了原來那落落大方的態度，臉上也重新掛出笑容。

“不過，剛才區長先生也說到，對於占領軍，我除了催促警察局以外沒有其他辦法。嗯，你們也知道的，日本究竟是一個戰敗國呀。”

村長伸出兩手撫弄着桌上的茶杯，歪着頭做出了無可奈何的樣子。

“警察局為什麼不痛痛快快地辦呢？”西邊的與吉伸出腦袋來說。村長抬起眼皮望望他，仍然含笑回答說：

“這，我也不太明白啦。嗯，打了敗仗的國家，是有說不出的苦處的，嗯。”

從村長的臉色看來，這句話並不完全是撒謊；不過，這麼一來，越來越找不到該訴怨的地方了。

“而且，這個，這回這件事……”村長用目光掃了大家的臉說。“也得再調查一下，不能專門攻擊警察。嗯，我也聽到一些話，什麼兩個受害者有曖昧關係啦，什麼女方一向就是……”

沒等村長說完，善五郎把桌上的茶杯碰翻，猛地站了起來。

“村長！連你也說這種話！”善五郎手里緊緊握住手巾，往桌上伸出胳膊。“你，這個謊話是從哪聽來的，啊？要不，是你自己編出來的吧？”

善五郎想一大步就撲到村長身上去。他力大如牛，元也使出渾身力氣抱住了他。一直在村長後面、悄悄記着大家姓名的西裝男子們趕緊圍上前來。

屋裡一片沉默。元也很容易拖住善五郎的胳膊，讓他坐在自己的身旁，一面呼呼喘氣，張開嘴盯着村長的臉。

村長也着惱了。他抽搐着嘴唇努力保持住臉上的笑容。可是，元也和其他人都不做聲，好像是些呆子，反而叫村長對他們為難了。對方沒有砍過來，他又怎麼躲呢；那麼，就以一直瞪着眼、怒氣勃勃的直性子善五郎做對手吧，這村長也明知道不是善策。馬上就是村議會選舉，要是給大眾一傳“村長挨了揍”，那是吃不消的……。

“那麼，我先和區長聯名催促警察局，趕快採取適當的措施。”村長說。

但是元也他們仍然一聲不響。眾人的姿勢和臉色也沒有一絲改變。

“也在下次村議會會上討論出一個滿意的對策。”

元也他們还是不吱聲，都像些呆瓜似地望着村長的臉。村長心里很不耐煩，但並不在臉上流露出來，只是把背脊緊靠在椅背上，兩眼望着天花板，彷彿在說“那麼，隨你們的便得啦！”

可是，元也他們並不管村長說些什麼；他們只是想：大家都是日本國民，為什麼眼看同胞受了這種暴行，村長一點兒也不生氣，真叫人想不通。

“元君！”山中忠彥把脖子伸到桌上來笑着向元也說。“別出難題啦。你也打過仗，一定明白的。咱們在前線上，彼此都……”

元也板起面孔瞪着眼望他。忠彥不敢再說下去，趕緊舉起手來擺動着，好像說“別生氣，別生氣。”

“所以呀，現在正追究着戰犯哩。”元也不理對方的動作，慢騰騰地說。“咱們日本國民是接受波茨坦公告投降的。波茨坦公告說：日本國民遵守投降條件，就有權利過太平日子……”

村長不住地打眼角里瞟看着元也。元也仍然不慌不忙地說下去：

“本来嘛，發動战争的是天皇、軍閥和资本家。咱們日本国民并沒有一点兒罪……”

村長把臉轉向他說：

“这是共产党的主張吧。”

元也給他中途一攔，沒有听清楚。

“你說什么？”他反問了一声。

“我是說你这是共产党的主張，我們就当作共产党的主張听；不过，实际問題却是政府有‘政府的方針’哩。”

元也睜开大眼盯着这个兼任民主自由党川添支部長的臉：

“所以咱們才反对吉田政府。”

頓時，村長揚头放声大笑起来。他兩手握住沙發的扶手，往前挺出胸部。他的“狐狸手段”已經拋到九霄云外，露骨地現出敌意来了。

“很遺憾，我們不能听从共产党的高見。反对吉田政府也好；只是日本国民拥护的不是共产党，而是吉田政府哩。……”

第十三章 哥哥与妹妹

黄昏时候，烏澤蓮回到小村里来了。她穿一件女学生时代的旧大衣，脚上蹬一双雨天用的雨靴子，从下川添爬山坡路，走过“竹叢内”和“坡上”，之后又过了溪中桥，順着“西边”烏澤公館大門前的上坡路一步步往上爬。她的装束比过去朴素多了。老百姓們在路上認清楚是她之后，虽也点点头或是哈哈腰；不过，心里都很納悶：家里有的是錢，又那么标致，却还没有出嫁；而且尽管是个職員，偏跑到工厂去干活兒，这实在太新鮮了；听说她是“赤色分

子”，难道有錢的人也会当“赤色”嗎？

蓮是有事回来的。一件是代表川添工会明天出席川添农会成立大会（另一个代表竹内忠一明天赶来）；第二件是金太郎的管家为次以黑市价格把山崖下四塊水田轉讓給山中藤作，这件事在二月間的党支部联合会議上揭穿了，蓮曾經兩次写信劝她哥哥；可是始終沒得到回信，因此……。

蓮每次回家之前，都先在電話里問嫂子哥哥在不在家，因为她很不願意遇見哥哥。可是，今天却相反了。嫂子在電話里告訴她：今天下午家里有客，哥哥要从岡谷的門市部赶回来。

那座有吊环的大門破例洞开着。蓮每次来到大門跟前，都感到自己好像是个無家的人。在工厂宿舍里，她觉得这个“家”是她的一个很大的背景，伙伴們对她的态度也使她这样感觉。可是，一旦站到門前，又感到在这么大的家里，自己竟沒有容身之地。过去，哥哥、嫂子以及亲戚們，总是赶着給她提亲做媒。最近，他們似乎都死了心不再談了，可是这回却对她漠不关心起来，差不多連一个談話的人都沒有。

蓮一進門，就聽見客厅里有許多人在談話的声音；穿厅門有一輛帶篷吉普車，点着紫色的尾灯在黑暗里蹲着。蓮停住脚来看了一下，心里一陣厭煩。她立刻朝厨房后門走去。

烏澤小村里每次有要人来訪，一定就到这公館里来吃喝或者住宿，这是蓮从小就習慣了的；可是，自从“二·一”罢工被禁止以后，她非常討厭美国。

“呵呀，蓮姑娘，叫人等够啦！”

蓮走进鋪着地板的寬大厨房里，一个老婆婆从爐边向她叫了一声。蓮从小死了母亲，全靠这个老佣人撫养長大。厨房里摆滿了膳桌、飯碗和酒壺，来帮忙的妇女們都在忙着。老婆婆想給蓮

弄晚飯吃，一手懸空搔抓着，把彎得几乎前額挨着膝蓋的腰直了起來。

“凍壞了吧。來，來，咱早就給你準備了晚飯，可已經冷了。”

“別管我，我在工廠飯廳里吃過了。”蓮把嘴唇貼在老傭人的耳朵上說。“哥哥在家嗎？”

老婆婆和來幫忙的婦女們便在她周圍七嘴八舌地說起來：金太郎正在客廳里接待美國兵；美國兵不能跪坐；美國兵握住金太郎太太的手親了嘴等等，等等。

蓮早就聽見美國兵在小村里的胡行亂為。可是，他們來到這個家里却態度一變，來幫忙的婦女們臉上也現出在這裡就安心的樣子。這一切都因為這個大公館站的立場不同，自己却又是這個大家的小姐，想到這些，蓮心里非常痛恨。

“告訴嫂子，我來了。”蓮對老婆婆說，馬上退到自己的房間里；她覺得為什麼還給他們酒喝，這不是在拍馬屁嗎？日本國民只要遵守波茨坦公告，彼此是平等的呀……。

蓮的寢室仍然是女學生時代的老樣子。祖母給她的嵌螺鈿的茜草色的小衣櫃、紅色友禪套布套着的筭、洋式書櫃、女學生喜歡的畫家落谷虹兒畫的画像……。蓮挨着書桌坐了下來，在綠色燈罩的台燈下面展開信紙；和一兩年前比較，蓮的樣子已經變得和這寢室不調和了。

她把兩手插進破舊大衣口袋里取暖，一面思索起來。她想的是明天的成立大會的賀詞。那次在黨支部會議上，大家認為最好派一個烏澤小村出身的代表，起初選了山中初江；可是初江從來沒寫過文章，因此由蓮來代替了。支部書記池部說：詞句要簡單明了，能使農民們聽懂；又說竹內忠一雖然自願來當這個代表，

但因为村議會議員选举迫在眼前，也不知道他会講出些什么来；代表青年部的賀詞必須強烈地貫穿着革命精神。

“使农民听懂……，貫穿着革命的精神……”

蓮在回家来的路上也曾思索过；可是她却無法把这两个条件很好地結合起来。据她所知，这个小村里的农民没有一个要求她所謂的“革命”的。那么，只有灌輸給他們；但这么一来，賀詞就不可能写得簡單明了了。“我嘛，虽然生長在这小村里，但却是地主家的小姐，不了解什么叫‘农民’！”蓮嘆息了。

“挺好！挺好！……嗨！”

喝醉了的美国兵在踏响着走廊地板唱着歌。歌声扰乱蓮的思路。她的寢室剛好在迴廊拐弯角上，夾在客厅和內室的当中。从迴廊那边，傳來美国兵的歌声和夾着本地方言的高笑声……。

蓮望着一个字也沒有写的信紙，感到一陣悲哀，也很生气。自己尽管怎样努力，还是永远不能从这旧壳里爬出来！

“呸！这个破旧的大家讓它稀里嘩啦地破成粉碎吧！”

“来！来一下，蓮姑娘！”

这时紙隔門从外面給拉开了，嫂子从縫隙里伸出臉，笑不成声地說。这个平日总在厨房里忙碌着的、脾气挺好的嫂子可能被美国兵灌了酒，她兩頰通紅，样兒很高兴。“来呀，快来瞧，快！”嫂子說。

嫂子一伸手就想把蓮拉起来。蓮好不容易压住了想甩开她的冲劲，心里拚命想着党會議上的公約：“不管什么时候都不要动感情”、“对待群众必須謙虛”。而且，嫂子本来又是一个善良的人。蓮讓她的拉着自己的手，跟着姑了起来。

蓮被嫂子牽着手，順着迴廊拐过一个弯角，眼前就出現二十盞大的大房間，人們的笑声、飄飄的酒气和明亮的灯光都一下子

迎面扑了过来。

这时，一个高个儿的紅臉男子正站在房間当中，另一个人給他穿上一件用金銀綫綉花的白緞子古代女長袍。長袍的下襪綉着狼紋花样，像是古代上層武士家庭的妇女們穿的。他們从哪找来这么个古董呢？那个正給美国軍官穿長袍的男子是角倉茂雄。

紅臉男子拖着長袍的下襪，在迴廊上来回地走着，一会儿翹起下巴，“噢喲”地發出得意之声，一会儿又兩手撮起前襟，弯腰給大家看；房間里响起一片鼓掌声和喝采声。

壁龕前面坐着兩三个美国兵，其他的人都陪坐在他們的左右。这批人有的是县府的官吏，有的是土木業包工行的老板；其他还有秃头的山中数馬老人和剛才跟元也他們談判的星野村長，以及茂助区長等等。金太郎把手伸到火盆上去取暖，一面和身旁的“二世”翻譯員聊天。今天这个酒宴和山路改修工程是有关系的；这一点，蓮并不知道。

“Oh! Beautiful!(呵! 多漂亮!)”

在大家的笑声中拖着長袍下襪来回踱在迴廊上的外国人，突然大步朝这边走来；他發見了蓮。

“姑……娘……!”

蓮敏捷地躲在嫂子的背后，紅臉男子沒能捉住她。他摆开兩手，朝着大家把头搖搖，回到房間里来脫下袍子，拋在鋪席上。人們又劈里啪啦鼓了掌。

角倉茂雄把袍子折了起来，放在上面画着紅色家徽的漆衣裳盆里。他用目光向大家扫視一遍之后，把衣盒送到那个紅臉軍官立着一只腿的膳桌前面，郑重地說：

“这是，嘿，我們鳥澤小村一伙人的小意思。”

那个“二世”翻譯冲着“紅臉”低声說一陣。“紅臉”在胸前和胳膊

膊上都佩着徽章，可能不是下士就是軍官。他把長脖子伸到用兩手合抱着的膝蓋上來，滴溜滴溜地轉動着藍眼珠。

“請隊長大人笑納！”

茂助說完，村長和其他的人一齊鼓了掌。“紅臉”一手抱着禮物站了起來，笑容可掬地擺開另一隻手，衝着大家不住地點頭……。

這是怎麼一回事？蓮覺得看出了他們的秘密的一部分，可是她仍然不知道這件事的內幕。那些來幫忙的婦女們重新端酒壺和新的菜肴走進來，席上更加熱鬧起來了。

一個美國軍官一腳踏過飯桌來到村長和茂雄他們面前，跟他們一個個地握握手。

“這位是這家主人金太郎的妹妹。”

蓮在嫂子的勸說下換穿紅色毛衣，手持酒壺在客人的杯子里挨個兒斟酒，嫂子把她介紹給“二世”翻譯員。紅臉隊長和其他的美國兵個個嘴里不知說着什麼都嚷哄哄地朝蓮伸出玻璃杯和酒杯來……。

可是，在座的村上要人們，從村長起，在蓮出現在房間里之後，就都立刻戒備起來。當蓮來到村長面前斟酒時，金太郎問她：

“多嚙來的？”

他的聲音雖然低沉，口吻卻是嚴厲的。蓮板起面孔沒做聲。一旁高舉着酒杯的村長就伸頭望着蓮的面孔說：

“管他多嚙不多嚙，要來就來，自己的家嘛！”

“哥哥，你看過我的信嗎？”

“嗯。”

“为什么不回信？”

“忙得很。”

換穿了棉袍的金太郎在起居間里跟他妹妹隔着火爐面對面地對坐着，一面從文件盒里拿起積了不少的信件，一一拆開封口，一面愛理不理地回答妹妹。

“可是，山中藤作的那件事，我已經辦妥啦。”

“辦妥了？”

金太郎暫時沒有回答妹妹，他埋頭讀着一封信。自從他當選岡谷市議會議員以來，比從前更忙了。

蓮心里很着急。現在，吉普車和客人都回去了，從廚房的方向傳來收拾盤碗的嫂子和來幫忙的婦女們的聊天聲。

“把錢還給他啦。”金太郎頭也不抬地說。

“地，沒有收回來吧？”

“胡說！”金太郎從信紙上抬起目光，神經質地尖聲怒喝着。“如今佃戶的勢力比什么都大啦！成立農會啦什么的……，這些個事，你這個共產黨員比我清楚得多吧！”

這一對哥哥和妹妹雖然年齡相差十多歲，兩人的面貌却很相像。綫條纖細的臉蛋兒，和這臉蛋兒不調和的大眼睛和大鼻子；在金太郎瞪着妹妹的眼睛里閃亮着一股仇恨的光芒，好像瞪着敵人似的。

“水田和旱田都給佃戶們搶走啦！烏澤家的財產只剩了一半！是你們勝利啦！”

金太郎痙攣着嘴角，想勉強迸出一個笑聲。的確，自從烏澤文也當選耕地委員、成立農會籌備委員會以來，小村里的形勢就越來越對他不行了。

“所以家里連米也沒有啦，今後你也別來向我要東西吧。”

“嗯，好的！”蓮不肯示弱地說。“本來嘛！連一次鐵鍬都沒有拿過的人要在倉庫里堆滿大米簍子，哪有这个道理呢。”

“是嘍，是嘍。”

“咱們剝削佃戶也够長久的了。哥哥和我都是吸吮佃戶們的血汗長大的。”

“是嘍，是嘍。”

“哥哥一向自負自己是个知識分子，可是要不是佃戶們反抗的話，你也搞糧食的黑市投機，也裝不知道地从他們手里收回土地，對嗎。我就是不明白這一點。”

“別胡說八道！”

金太郎從讀了一半的信上抬起頭來怒喝了一聲，喉頭急促地起伏着。他還想緊接着說下去，但勉強抑制住了，一只發抖的手從火爐板上拿起茶杯。

“我不打算跟你爭論……”金太郎抑制了自己的情感之後，又恢復原來那冰冷冷的口吻說。“我不干涉你的共產主義，同時我也不願意要你来干涉我的事。”金太郎說着，放下手里的茶杯。“所以，趁這機會，我要跟你談清一件事。

“先從結論來說，我希望你来个一刀兩斷，和這個家脫離關係。”

金太郎說後，為了逃避妹妹的目光，垂頭折起放在火爐板上的信紙來，把它放进信封里。

“不消說，這並不是攆你出去，也不是取消你的戶籍。我沒有這個權利。我的意思就是要你獨立生活，不再出入烏澤家的門。”

蓮仍然屏住呼吸，盯着哥哥的臉。

“財產是會分給你的。你的姐姐們出嫁時分到多少，你也分多少。”

蓮依然沒有做聲，只是兩肩在聳動着。她也料到會有這樣一次談判的，但是卻沒想到竟來得這麼簡單。過去，她會把哥哥的行為一件一件都加以批判，有時還在黨組織里揭發哥哥和家裏的事情；但她在心坎深處，對哥哥還懷着一種撒嬌的感情；她是烏澤家最小的女兒，從小死了雙親，這個哥哥就等於是她的父親一樣。

“我沒有權利批判你的思想，也不打算談這個問題。可是，另一方面，我個人的行為和思想也不願意受你的干涉。所以在你仍然是共產黨員的時候，我希望你和這個家脫離關係，自己過獨立生活。在離開了這個家以後，你愛怎樣責備我，唾罵我，那是你的自由。”

蓮咬着嘴唇，垂下頭。原來是這樣，已經來到這個地步了。哥哥在岡谷市議會議員里年紀較輕，民主自由黨的岡谷支部據說對他懷着不少的期望。要是他讓妹妹自由出入這個家，就等於家裏養着一個坐探。

“明白了。”蓮像獨語似地說。接着，垂下雙肩嘆了口氣。“攆出家門和獨立生活，其實是一樣的。”

“這是你的看法。”

“也許是吧。”蓮仍然像獨語似地小聲說，“可是，哥哥和我都是一樣是生長在這個家裏的，我却不能對哥哥說：‘分點兒財產給你，你去獨立生活去！’”

蓮心平氣和地說。她好像環顧似地移動着目光，從哥哥的肩膀上望過去，她看見了黑亮亮的家傳黑柿木碗厨^①，看見了懸掛在橫眉上的父母并肩照的肖像，還有吊掛在爐上的銀質活動掛鈎以

① 取于日本山柿、信濃柿樹心黑色的部分而製造的附子。

及听說是南部^①名匠人手制的大鉄壺等。蓮一面說話，一面活像用目光在輕輕撫摩着这些东西。她虽然早就料到有这一天，但声音里仍然含着一股悲愴。

“可是，我和亲戚們曾經不知道替你介紹过多少次条件很好的婚姻对象呀，你不是每次都不理不睬嗎！”

蓮的声音似乎叫金太郎受了感动，他有点狠狠地帶着半騷的口吻說了这样一句，但赶紧又扭了回来：

“嗯，我也听說過你有一个叫池部新一的男朋友。我呢，随你选什么人我都不来过問的，这是你的自由；不过，烏澤家可吃不消共产党員的工人。”

“真奇怪！”蓮的声音仍然低沉；但这一回，她的口气是尖銳的。“哥哥的自由主义如果一談到有关烏澤家的問題，就变成不自由主义啦。”

“随你講得啦。”金太郎好像在这样的說，他把信紙和明信片杂乱地丢进文件盒里，手肘支在火爐板上，手掌托着下巴，闔上眼睛一声不响。

“好，就照哥哥的話办吧！我也不要什么财产！”蓮聳起肩膀，斬釘截鉄地說，“不过，我也要学哥哥的口气‘趁这机会跟你談清一件事’。就是……把哥哥和我也統統包括在內的、关于日本全体国民的將来的問題。这样說好像在唱高調，但是占領下的日本，沒有独立的日本应该怎么办是一个問題。当然哪，哥哥你們的自由党有自由党的方針。我們共产党也有共产党的方針和理想。我就是想跟你談談这件事。”

金太郎仍然闔着眼皮。

^① 日本东北地区盛岡附近的旧称，从这里出产的鉄壺以質量优良而出名。

“总之，日本共产党是日本無产阶级的政党。不过，我希望你知道这一点：为了目前日本的独立和保护人民的生活以及保卫和平，共产党并不单单为無产阶级的利益着想。如果这个人是拥护独立和和平的，哪怕他是地主或是资本家，我们都尊重他的意见，和他携手前进，这就是我们党的方针。”

阖着眼睛的金太郎嘴边透出一丝微笑。在这微笑里交织着“那很好”的冷嘲和“不妨听听”的好奇心。

“正因为这样，我对美国怀着疑问。我们最初把美国当做是波茨坦公告的具体执行者；可是，最近下令禁止了‘二·一’罢工，……好像日本逐渐变成美国的属国了。”

“不见得吧……”金太郎睁开眼睛，吐出了这么一句话。

“不，绝不是‘不见得吧’。美国占领军和吉田政府之间的关系，……嗯，大家都把哥哥你们的自由党叫做‘卖国党’哩。”

“那是你们共产党的宣传！”

说到这里，哥哥和妹妹对瞪起来。金太郎可能以为跟妹妹这样对峙太小孩气了，便把身子一倒，一骨碌仰躺在铺席上；莲仍然隔着火炕，不转眼地望着她的哥哥。

“我说，哥哥……”

“你的话我全明白啦！”

暂时间，两人都没说话。莲把视线落在火炕上，拚命抑压住激动的心。但是她对借口“独立生活”把她撵出家去的哥哥的地主根性感到无限的愤怒，这愤怒使她平静不下来，妨害了她想说服哥哥的努力。客观地说，在这小村里知道波茨坦公告、民主主义等的只有这个金太郎了。

“我说，哥哥……”莲又说一遍。“哥哥，你想不想公开你的山林？只是适合开垦的一部分山地。”

仰躺着的金太郎下巴附近的肌肉突然硬僵了。

“这么一来，我想小村子里的民主的空气就会大大地加强了。”

金太郎陡地坐了起来。

“这一类事我可不受你的指挥！”

“可是，说不定共产党会和老百姓一道提出开垦请求的呀。”

根据法律，如果耕地委员会认为适合开垦，只要有两名以上提出请求，就可以开发村里的山林。就是说，农民能不能开发山林，全靠当地耕地委员们构成的势力如何；金太郎像使劲一推似地说：

“那是你们的自由！”

于是，莲也生了气：

“自由？对，是斗争的自由！”

“川添农会成立大会”在“坡上”的公会所里举行了。人们一清早就赶来，一直到黄昏时候还没有散。最大的原因是别的小村子的会员们迟到了。例如三棵松小村的七个会员，为了抄近路想渡过溪流，但来到山涧旁边才发现那边山上的雪全都垮了下来，挡住去路。他们只好回头，重新顺着角仓公路到达下川添，然后又爬山路来这里。他们到达会场的时候，已经快到中午了。这些意外的事件使得开会时刻一再拖延。

来得最早的是“西边”的鸟泽一郎，他到达会场的时候，公会所还锁着大门。他从头顶上蒙着学生斗篷，就靠着门板等待着。一郎在筹备会的席上被派任书记，由于兴奋过度，一夜没有合眼。第二个是上区长家去借公会所的钥匙后赶来的元也，他是骑自行车来的；接着来了“西边”的鸟泽诚，又来了藤森正，那个从昨天晚上就寄住在文也家的新田小村宫下贯六也跟文也一起来了。筹备委员们全

都来齐之后，公会所內外的空气也就顿时活躍起来。他們在会场里設置了主席台和講台，又在講台后的牆上貼上“成立大会程序”，公会所門口也出現了文也亲笔写的“川添农会成立大会会场”的大牌子。

公会所門口附近圍起了一堵厚厚的人牆。因为会场只有四十叠大，到了中午时候就再容納不下會員了。大家不但挤坐到敞開紙拉門的走廊上，还要避开从屋檐下滴着的融雪水珠，拥挤到外面馬路上来，五个一堆，八个一群地蹲坐在一起；而且，妇女和小孩又圍繞着这些人，筑了一堵人牆，把交通都遮住了。那些不参加农会的人們（他們大半是富农和地主），有的下了自行車悄悄从人群背后繞过去。

随着晨曦高升，家家戶戶屋檐上的融雪的水珠，越滴越厉害，滴滴答答地奏着熱鬧的音乐；公会所的集会整天吸引着全村居民的視綫。派出所的警察們鬼鬼祟祟地出沒在桑园对面，悄悄窺探会场的情景。茂助区長也不时地打發家里人和用人来探听情况……。

入了四月以后，每天都是暖和的晴天，山上和山澗里大小雪崩不分晝夜地發出轟隆声垮了下来。远处的山峰仍然被乳白色的浮云遮盖着，但附近的群山都清清楚楚地近在眼前了。雪一垮，山上一部分土連树木帶岩石一齐落了下来，埋沒了山澗。有些地方伐木和运搬木炭都發生了危險。

种土豆、收拾桑园、鋤苗等等得赶时候作完的庄稼活兒催逼着人們忙来忙去。要是来到“八十八夜”^①，地里的活兒就更忙了。那时又要舂米，又要給麦子松土，还要飼养春蚕……还更叫

① 从立春数到第八十八天的一天，日本农家視做是播种的适期。

人伤脑筋的，是那些窄小的耕地的周轉使用。

本地农民不但种大麦，还要連种兩次旱稻，尽管明明知道是徒劳無功。在这一戶平均只有四反步耕地、一年只收一次稻的地方，农民們为了解决自家的口粮只好这样作。总而言之，这里的山林实在太多，把庄稼地都侵占去了。人們背着粪桶爬山越嶺向着自己的小塊庄稼地走去，一路上都遇見大模大样盤据在那里的落叶松树林和杉树林，它們除了一部分是公有林以外，其他都是私有林，甚至有些在战争中开垦过的，現在也植上一些杉树苗了。在地势过低几乎滲出水来的窪地里，还繁茂着百年以上树齡的松树和杉树。它們把四周的水田遮得濃濃密密的，几十年来一直影响着收获。

人們一天到头望見的都是山。而对这些个山，这回的“耕地改革法”也連一根指头都不能碰。

藤作整天坐在会场走廊的一角落里，屁股都坐痛了。他身旁坐着“西边”的与吉和千代治，他們也接連不断地打着哈欠。

成立大会好容易到了中午才开会，但接連而来的又都是賀詞：日农諏訪郡联合会原市助，茅野农会小山信，龙泉寺方丈玄堂和尚，川添工会竹内忠一和烏澤蓮……。

“早知道是这样，咱翻晒了堆肥再来就好啦！”

千代治透过簷前的滴水望望天空，打剛才起不住地叨咕着。的确，今天天气很好，翻晒堆肥是最合适的日子。藤作也是切了半草袋土豆种子，把它們插进稻草灰里就赶来开会的。他今年因为多播种了二亩左右的麦子，旱田就周轉不过来，正呆呆地思索着：利用桑园的田塍种上土豆怎样？怕不够种吧。

藤作們听着那些冗長的賀詞，实在煩膩。起初，他們按着“竹叢内”組，“坡上”組等等，各自分开坐着；可是，后来从穿厅陸續

进来了新田小村二十一个人、下川添十三个人、上川添两个人、三棵松七个人……，他们就逐渐被挤到走廊上来，组别也给打乱，大家混成一片了。自从在久一郎家守夜的晚上登记了发起人以后，整整过了一个月，全村参加农会的农民快要到一百名，还在陆续增加。因此，会场里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人；也有大家熟悉的，也有不太熟悉的，也有叫人怀疑“不知来干嘛”的、种一町步地的富裕农民，还有任何集会都要参加、总得说上一两句论长道短的人。不过，却没有一个地主。像这样没有一个类似地主的人参加，全是一村的穷老百姓聚在一堂，确是一件不寻常的事。

“听说山中数马家的儿子要参加这回的选举哩？”

竹内为次利用这机会给自己做竞选宣传，他的“贺词”已经讲了一小时左右还没有说完，“两边”的与吉把身子从讲台那面转过来这样说了。

“是呀，茂助区长要参加，太一郎要参加，元也也拿共产党的名义参加。这回鸟泽小村在全村里竞争得最厉害了。”

“嗨，共产党也参加吗？”

人们不知在什么时候坐成一个圆圈。大家谁也不听台上的讲话，只顾纷纷议论着：有的说茂助区长没问题会当选的；有的又说山中忠彦的亲戚多，也大有当选的希望；有人还说太一郎靠黑市买卖发了一大笔财，这回准保花不少运动费等等。

“哪一个当选都不关咱的事儿。”藤作也放下烟袋，捶捶后腰独语着说。“随便哪一个来搞，村上的事儿反正都是一样嘛！”

如果文也亲自出马来竞选，藤作从人情上说是不不得不投他一票的。藤作能把山崖下水田的地契还了出去，从为次那里要回定钱，可说完全是文也帮的忙。不过，如果出马的是元也，藤作就没有这个必要，并且如果元也代表的是共产党，那更可不必了。

六十年来，也不知換了多少村長和村議會議員，但一句話說完，他們除了照要人們的話辦事而外，又能做什麼呢！

窮老百姓聚集了這麼多，地主也不敢再那麼作威作福了。但是這個變化究竟是好呢或是壞，藤作是完全搞不通的。他在一生中也曾遭遇過好幾次變化：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茧價驟然飛漲，漲到一市斤值一元，當時一草袋大米只值五元，因此有一個時期大家都能吃飽白香香的大米飯；可是，到末還是被絲廠和地主獨吞了去，只是角倉一家成了天下聞名的大財主。接之而來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小村里越來越多地來了許多疏散戶，給他們一個南瓜，就能得到一件衣裳；可是，戰爭一結束，藤作所得到的只是：大兒子犧牲，小兒子下落不明。所以，“變”一下也好，不過像咱這樣沒腦子的窮人，永遠都是一樣。……

最後一個致賀詞的是烏澤蓮。——她穿着紅毛絨衣一登上台來，就使老百姓們大吃一驚。“呀，那不是烏澤公館的小姐嗎？”大家都低聲耳語起來。

“乡亲们，今天大喜了！”蓮說了，朝着大家鞠了一躬，台下各處立刻響起鼓掌聲。可是，在她從信封里拿出一張紙朗讀起來以後，不過五分鐘，人們就無法把注意力集中在一個地方；又到處傳出打哈欠聲和小聲聊天的噁噁聲。

蓮兩手捧着紙張，把臉稍微斜揚着朗讀賀詞。她的細而清脆的聲音傳到會場每個角落，但是她的文章寫得太深，群眾聽得莫名其妙。什麼“為了建設明朗的日本，我們工人和農民現在非團結起來，敢行革命不可！”，什麼“打倒封建殘余勢力，責成吉田政府實行波茨坦公告，這都有賴於我們工人和農民的革命力量！”等等，蓮儘管把文章讀得很慢，但文章的內容却是開了快車的。

藤作迷迷糊糊地打着盹。像這樣偶然地整天閑坐着，就好比

丟在陽光直晒下的糞桶一樣，箍子松了，骨架也散了，渾身感到疼痛。

“聽說這回來的傅教師，針灸術挺高明哩。”

同是在脖根上貼了一大塊膏藥的與吉沖着藤作低聲說。

“他能夠整個村子都走遍嗎？”

“准保會，這回是信徒代表山中數馬特意請來的。”

蓮心里很着急。她越着急，群众越是从她的賀詞离开了。

不过，这不是蓮一个人的罪。不但是川添工会，就連川添工厂党支部本身都还是很幼稚的。山中初江以不会写文章为理由拒絕当代表，真正原因是她不好意思在故乡烏澤小村，当着乡亲们面前說話。那么为甚么不好意思呢？曾經在岡谷市街上做街头宣傳的初江为什么会不好意思呢？原因是在烏澤小村里，她不好說自己是川添工会的代表。

原来，村里在川添工厂工作的人以下川添为最多，有五十多个，其次是上川添的三十多个，烏澤小村有十七个。其中除了初江、阿菊和嘉助以外，还有像河村胜那样的人，不但沒有“青共”的影响，連工会會員的意識都沒有。举个眼前的例子來說，与吉和千代治的閨女也从絲厂时代就在川添工厂里工作；但在烏澤小村要成立农会的时候，不但是川添工会，連川添工厂党支部也沒去动員这些本地农民的十七个子弟来参加这个斗争，要不然就是沒力量动員他們。

蓮終于把手里的賀詞揉成一团，抬起兴奋的臉，突然向台下的群众喊了一声：“乡亲们！請看那些群山！”一面伸手指着窗外。大家給她这突然的举动吓了一跳，蓮蒼白着臉，急急忙忙地攻击起美国包办的不徹底的耕地改革来，說到末了，簡直演剧一般的兴奋，再次指着窗外叫着：

“我們來解放那些群山吧！把地主的城堡、封建殘余勢力的巢穴，把那些山上的樹統統砍掉！”

會場的空氣突然一變，藤作也醒了過來。他大致明白了蓮的話的內容後，就張着大嘴發了呆。

蓮走下台去，宮下貫六從主席台上站起來報告些什麼話，藤作一句也沒有聽。當蓮穿紅毛衣的身子退出台上的時候，台下有兩三個人送給她熱烈的鼓掌。其他的人雖然沒鼓掌，但大半都露出半信半疑的神情目送着蓮的後姿。藤作也跟他們一樣，只是一股勁兒地發着呆。“把那些山上的樹統統砍掉！”這是藤作多么渴想着要做的事喲！可是小姐們講的話是不是可以相信呢？……

“山中藤作君！山中藤作君！”

藤作留神一聽，原來是充任籌備委員的善五郎走到講台旁邊來，怪客氣地朝他這邊喊着。大家的視線也都集中在藤作的臉上。善五郎一路擠開老鄉們的腦袋和肩膀，朝他走過來。

“藤作，你也講一句話吧！”

“啥？”

“你不是發起人里面的一個嗎，講幾句話！”

“不行，不行！咱，咱不會講！”

走廊的這一角落起了一陣騷動。善五郎抱住藤作的雙肩拚命往後拉；藤作兩手緊緊抱住房柱死不肯放。在大家的歡笑聲中，斷了念的善五郎又回到講台那邊去了。藤作吁吁地喘氣，揩着脖頸上的汗水。

自從蓮說完她的賀詞以後，會場上不知怎樣緊張起來了。這個緊張的空氣又給元也報告成立經過時說的最后一句話提到了更高的階段。

出現在台上的元也慢條斯理地講着話。他把夾着紙條的文件

夾放在桌上，要是找不到适当的措詞，就大張着眼睛死盯着群众的臉。人們馬上習慣了他这个癖性。虽然元也閉上嘴，他們从元也的臉上也猜到他要講的話。

夕陽落到后山背后，風刮起来了。屋簷下滴的融雪水珠越来越稀少，末了都冻成冰柱。可是台下的群众已經沉下气来，台上的人也不慌不忙地說着話。

元也首先把召开發起人座談会到成立筹备会的經過，报告了一遍，随即彙报每个小村里組織农会的情况，然后又談筹备委员会跟耕地委員烏澤文也、宮下貫六联合起来，对“收回耕地”、“私佃戶”和“黑市轉讓”等現象一一地进行斗争的經過。报告还談到美国兵的暴行和藤森清治的受伤以及跟村長交涉的事。最后，他說耕地五反步以下和沒有耕地而打短工的农民，参加农会的人数不太多，为了解决这些农民的問題，山林的開發是完全必要的。

这时会场里的电灯已經亮了，元也为了回答詢問，仍然以同样的姿势站在台上。

台下的藤作也屏住了呼吸。場內到处起了詢問声。不用说，这些詢問都是有关“山林開發”的。藤作清楚地知道是哪些人在問，也知道他們想搞清什麼問題。实际上，詢問始終圍繞着一個問題。一句話說就是：“砍掉山上的树木不会受申斥？或者是会受申斥？”这一点是非常微妙的。

藤作也是一样。要是“不受申斥”，他就头一个握起鋸子闖进山林里去；可是，难道真的会有这样的事？

“那么，咱来答复乡亲们吧。”

这时，文也一步兩步地走到元也的身旁来开了口。

“在这回頒布的‘耕地开垦法’里有这样一个条文……”文也兩手背到微微弯曲的背上去，首先把短短的条文背給大家听，接着

为了使大家弄懂内容，还做了解释：“……就是说，如果有人想开垦，想开垦来种庄稼，这些人有两名以上，联名写清想开垦哪里的山、要开垦多少面积，盖了章送到耕地委员会那里。耕地委员会受到这个申请以后，认为这座山适合于开垦，开垦申请人的资格也足够，那么不管山主是私人或是村、县，都得许可的。耕地委员会就在山主和申请人之间，替他们交涉，用公正的价格买断或是租用。……就是这么一回事儿……”

文也说完，马上又说“不过”，为了歇一口气，照他喝烧酒时爱做的动作——用舌头舐舐上唇。这时性急的人已经向他高高举起手来。

“请你等一等！”文也说，又舐了一次上唇，用目光把大家的脸扫视一遍：“……不过，尽管条文是这样，问题还多着呢，听清楚了吗？就是说，问题在于耕地委员会承不承认这一点上。尽管开垦申请人的资格是够的，申请的山地也适合于开垦，可是如果耕地委员会那个这个找出一些理由说不行，那就等于白费心思了。”

从台下传出了叹息声。大家都清楚地知道村里的耕地委员是哪几个人。除了文也和新田小村的宫下贯六，其他十之八九都是地主和山林主。如今木材的价格比粮食还要涨得厉害，谁还肯牺牲自己，让大伙“统统砍掉”山林呢？

暂时间，台下谁也不问了。人们目不转睛地望着文也的脸，暗暗期待从他那像大黑神一样的笑纹里会滚出什么东西来；藤作也嘴里衔着灭了火的烟袋，盯视着文也。要是这样，乌泽公馆的小姐和元也为什么又提出那样的话来呢？共产党会说不负责任的话吗？……藤作想。他一面否认共产党，一面又要求他们负责任；他一点也没有注意到自己这个矛盾。

“可是，咱们也有这个办法呀。就是希望开垦的人直接去找山

林主，和他面对面办交涉……”

不消說，台下的人没有一个改变臉色的；对方答应不答应，这大家心里很明白。

“当然，一个对一个是不成的。可是，咱们现在有农会了，‘团结’就是力量。要是十个人、二十个人结成一個开发合作社去办交涉，对方也不敢不理的。尽管他是个山主，但是采伐木材，运搬木材，种树苗，砍树枝，沒有一样不是借大伙的力量能办得到的。所以呀，要是一开口就拒绝咱们，他也害怕后果，啊，对吧？……”

藤作觉得好像女也盯着自己的臉，心里有点痒痒起来。話是一点不錯。金太郎也罢、数馬也罢，从来連一捆劈柴都沒有亲自捆过呀。……

“而且，如今增产粮食成了国民的輿論，那个法律就是根据这些輿論制定出来的。所以外边的人都会支持咱们的……”女也把身子更往前弯屈着。“当然哪，要是你们开始了交涉，咱和这位在场的貫六君，都要在村耕地委员会里支持大伙的斗争；要是在村耕地委员会里打了敗仗，就提到县里去……”

这么一来，刚才专门圍繞着“砍掉山上的树会不会受申斥？”这一微妙問題詢問的乡亲们，也逐漸明白过来了。女也的說明告訴了大家：这不是“受申斥”或是“不受申斥”的問題，而是“不讓山主申斥”，是組織“咱們的力量”的問題。……可是，藤作一向最害怕的也就是这一点。

走廊是敞开着，使人們感到透骨的寒冷，但席上却連咳嗽声都沒有。其中也有耕地多、不需要开垦的农民，就蹑手蹑脚地溜走了；但大部分人都却一面窺視別人的臉色，一面又想着自己的心事。……女也和貫六答应在耕地委会里替大家撑腰，又有有

利的法律。就是說，已經准备好了了一半条件；但剩下来的一半却要亲自露面，去受風吹雨打的考驗了。……

“要是大伙干的話咱也干。可是，如果叫咱打头陣，可害怕后果哩。”……在藤作的脑袋里，从剛才起就浮現出山中数馬的光溜头。他在牛头观音森林旁边的那塊旱田，就因为数馬的杉树林从兩側像山嘴一般伸出来，几十年来一直見不到陽光。要是砍掉杉树林伸到田里来的部分，会有怎样的結果呢？杉树年年成長，光是砍掉露出地面来的树根，已經是一年一次很辛苦的工作。“要是真能把那些伸出来的部分統統砍掉，种上麦子，那么咱进了棺材也舒舒暢暢地呼吸啦！”……

“主席！”

突然間，善五郎大叫了一声，站了起来。看那样兒，嚷着“主席”發言的，在他还是头一遭。

“就是啊，叫咱們干‘罢工’，对吧？”

善五郎驕地說，用一只独眼得意洋洋环顧大家：“农民的‘罢工’，对吧？要是咱們也来个‘罢工’，准能打个胜仗，是这样的吧？”接着，他把臉轉向台上的文也，簡直是打架的样子；他嫌和服妨碍行动，便把下摆往屁股上一擦，往前伸出下巴：“干！咱，咱要干！”

善五郎最后一句話使会場的气氛活躍起来。善五郎和“西边”的与吉一样，是樵夫的头子。在这地区，沒有一座山是善五郎和与吉不熟悉的，沒有一棵树是他們不認識的。

人們馬上七嘴八舌地議論起来。好像善五郎的一句話使他們自覺到自己的力量。大家覺得要是十个人、二十个人團結在一起行动的話，什么金太郎、数馬、茂助也沒有什麼可害怕的。……

“請大家肅靜！肅靜！”

文也下台后，元也在講着什麼，可是誰也沒聽清，主席拚命叫喊着。原來元也在提議：為了解決山林問題，要成立一個委員會。

“事情弄大啦，嚶！”藤作立着一隻腿，半抬着屁股。“如今要跑也不行了。那麼，干它一下看？”

如果是要人們命令藤作“這麼干！”藤作一向都是怎樣的困難也能經得起的；可是，他却從來沒有“自己要這麼干！”的經驗，這樣的事對他完全是陌生的，他感到害怕。“可是，大伙都要干的話，咱也干它一下看？”

“山中藤作君！”

藤作聽見主席在委員名單里念着自己的名字，着慌了，想舉手拒絕。他腦子里現出和自己耕地有密切關係的數馬和金太郎的臉，一下又消失了。最後，他緊閉着沒了牙的嘴，一動不動地銜着烟袋。

第十四章 忙碌的季節

元也在開過農會成立大會之後，有五六天完全埋頭于自己的莊稼活。一來是離候選人登記日期已經不遠，登完記緊接着就是選舉運動。二來，他還得推動那成立了委員會的山林開發運動。元也雖然托文也从村公所借來藍圖啦什么的，每夜進行調查，但誰都不敢保證將會得到怎樣一個結果。不過不管怎樣，他為這些事情又得忙一陣子的，所以不得不抽空趕一些有季節性的莊稼活兒。

元也的妻子千鶴把嬰兒托給同是在“溪中”地區的母亲家裏，

跟丈夫一起下了地。今年因为耕馬怀孕，不能使用，連插秧的水田都要用人犁。本来，今年他們已經不打算飼养春蚕了，但千鶴認為哪怕五克也好，要解些蚕来，不然明年春天更难交稅，所以又得赶紧把养蚕用具消毒出来。加之，积雪开始融化了，那些从去年就坏了的地里的引水口，今年起碼得用泥土补修其中不堪用的兩三个。其他稻谷的选种啦、土豆种冻坏了不够用，又要向“农协”去借啦等等，元也活像不知道疲倦的人似地，日夜不歇地忙碌着。

真沒想到，从成立大会的第二天起，小村里流傳出一个奇怪的謠言。起初，元也代表共产党参加选举的事哄动了整个小村。共产党成为村里选举的对象，这件事惊动了山里的老百姓。他們有的苦着臉悄声議論这件新聞；有的为了使自己相信这件事，把头一歪反复喃喃地自言自語；又有的故意大声拥护共产党，看着別人吃驚而洋洋得意。虽是各式各样，但都是很自然的現象。到此为止，并沒有有什么特别的“謠言”。

可是，不久就流傳起“川添农会是共产党的巢穴”这种謠言，过了一天后又流傳“农会跟共产党打成一片，要把山上的树木統統砍掉。”、“他們縱火燒山林，發起叫做‘革命’的暴动。”等等話来了。

今天早上，竹叢內地区的班長善五郎在上山的途中訪問元也报告說：在竹叢內會員里面，邮局的竹內三郎和茂助区長的亲戚鳥澤明昨天晚上提出退会要求。竹內三郎虽然只种四反地，但在下川添邮局里当職員，是有相当現金收入的。鳥澤明种着九反地。这兩人由于文也的帮助，順利地把耕地弄到手，因此他們参加农会是在对文也还人情，根本都是很容易动摇的；不过……。

“尽是些混蛋！……”

善五郎背上背着鋸木用的大鋸子站在土間，對着那些散布謠言的、看不見的敵人怒喝着，冲着門外驀地把杯里喝剩的茶水撒出去。

“……总有一天咱要扭斷那些家伙的脖根！上次也無故無緣地造別人的謠！”

元也蹲在土間里听着善五郎說，始終沒說一句話。善五郎走了以後，他依然在胸前交着兩臂，盯着地面沉思着。

文也也有事出去了，在這上午的陽光從後門直晒到土間來的房屋里，剩下來只有元也一個人。不久，元也抬了頭，走出土間，把門关上，走到堆屋旁邊來。他在兩桶糞桶里用腳踩呀踩地盛滿堆肥，用扁担挑着走出後門，順着梯田往上爬去。

元也用塊手巾連臉帶頭上的軍帽一塊兒包裹起來，挑着糞桶一步一步地爬在梯田之間的一條礫石坡路。他那張面孔和平常一樣沒有表情；不過，顯然比平常更沉默了。

山上刮着強烈的東風。雖然地里的積雪全都融化了，大氣却依然很冷冽。頭上的牛頭觀音杉樹林被風刮着倒向山澗那邊，遠方的群山山頂上流動着一片片浮雲，深藍色的天空時時從雲塊與雲塊之間顯露出來。春天雖然還沒有來到，可是從殘雪斑斑的山澗底已經清楚地聽見潺潺的流水聲了。

千鶴獨自在一塊莊稼地里掄着鐵鍬挖壟溝。元也走過去，默然從她手里拿過鐵鍬，代替她挖起壟溝來。千鶴窺視一下丈夫的臉色後，也默默地回到田塍上，把桶里的堆肥分裝在有繩子的挑筐里擱在肩上，用穿着地下足袋的腳在丈夫挖開的壟溝里量量距離，從挑筐里掏出一撮堆肥拋出去。

千鶴的腰身又細又瘦，看樣子出了月子後身體還沒完全養好。她的兩頰雖然泛紅卻沒有肉，頭髮從包頭手巾下面露了出來，給

風微微飄拂着。

她覺得自己很能了解丈夫那越來越固執的心情。丈夫是農會的書記長，又代表共產黨參加競選。她判斷不出丈夫干着的事是好是壞；可是她相信丈夫。她也聽見表哥忠彥要當候選人，也聽說農會要砍伐山林。如果事態發展得不好，元也很有可能跟她娘家作對的，這麼一來，她就不得不陷入左右為難的窘境了。

眼前就有個例子，元也為了購買奶牛曾經向她娘家借五千圓，到了昨天，那邊來回絕了。這當然是娘家的人以為元也一定把這個錢用來做選舉運動費，若是借了就要得罪本家的。可是，不管娘家的態度如何，自己總是元也的妻子。但願丈夫更能相信這一點……。

“我說，土豆種是‘男爵’種嗎？”

千鶴上完堆肥後又回到田塍來，手裡抱着敞開了口的草袋沖丈夫喊着；消毒過的土豆種子有兩種。

“問你！……是這一個嗎？”

元也从鐵鍬把子下面朝這邊一望，只是微微點了點頭。

千鶴的母親阿兼是數馬的妹妹，因為從小跛了腳，家裡就給她找個贅婿，另外成立一個家。千鶴的父親是新田的貧農出身，家裡的事全都交給妻子，自己專心一意地在地裡干活。雖然沒有山，但自己耕着兩町五反地，是這小村里最有信用的大中農，受着大家的羨慕。

千鶴只讀到高小二年級就輟學了，但在家裡，母親教會了她一切作農家媳婦應有的本事。女紅固不消說，連織布、擀麵條、切蕎麥面以及舂年糕杵子的拿法等等，沒有一樣不會。她的身材像父親，也是個高大個兒，從母親阿兼那裡繼承整個的好勝脾氣。

“瞧，瞧，娘來了！——娃娃喊餓啦！”

这时，从坡下越来越近地传来嬰兒的哭声。阿兼背着外孙，穿一件背嬰兒用的棉挂套，肥胖的身子左右搖晃着，在梯田的田塍上出現了。

“真是沒法子的娃娃呀，你个娃娃！——瞧，瞧！”

阿兼讓千鶴从背上抱下嬰兒，一面拉开响徹四野的大嗓門嚷着。

“咱把自己的干奶头塞进他嘴里，馬上就用舌头推出来啦！……真个的，这娃娃多調皮，啊，你个娃娃！咦嘻咦嘻……”

千鶴用草袋的一端把手揩淨，袒开衣襟把奶头塞进嬰兒的嘴里。阿兼用手指戳戳狠命吮着奶的外孙的臉頰，爆發出笑声。接着，她冲着地里的元也大声喊：

“要是土豆种子，咱家也有的呀！”

“是嗎。”元也勉强抬起头来。“咱要的是北海道种，已經从‘农协’拿来啦。”

元也說完，立即又弯下腰去，不再抬头了。他順着繩子挖开攏溝，一步一步地往后退着，漸漸离开她們走远了。

阿兼在田塍上和千鶴并排蹲坐下来，在松懈的面頰上浮出微笑，从眼角里不时地瞟看元也。接着，她又站了起来，搖晃着大棉挂套的臃腫身子，順着田塍走到元也旁边去。

“元也，……昨天的事請你別生气。”阿兼向隔着铁鍬把子把头轉过来的元也蹲下身來說。“咱也很难过的。对咱說来忠彦和你都是一样，并不是偏向哪一个，不过咱是从本家分到家的人，沒有法子呢。”

元也停下拿铁鍬的手，用手巾的一端揩揩鼻子，朝她把头点了一点。

“等选举完了，咱再替你想办法。”

“嗯。”

元也再把头点了一点，馬上又握起鉄鍬。元也的問題并不在这件事上面。他也不願意把更深的問題和丈母娘談。

“可是，外面的風声可不小啦？”

果然，丈母娘沒等元也掄起鉄鍬，就伸出腦袋开了腔。

“咱是在本家听来的。說是共产党要把山林統統砍掉，連本家的山林也要砍掉？”

元也抬起头来訂着阿兼的臉。他的目光正碰着对方从松懈的眼囊里閃着光的一对小眼睛。

“咱說总不至于吧。姑爷会扼死至亲的么？”阿兼在粗脖子上長着一顆用梳子卷成髮髻的小腦袋。她目不轉睛地訂着元也說。

“變？該不会是真的吧？”

元也打开了僵硬沉默的嘴，像推开什么东西似地說：

“也有真的，也有假的！”

千鶴打剛才起一直注意着这边的动静。这时她不知道想起了什么事，突然从嬰兒嘴里拉出奶头，抱着他快步走过来。

“叫外婆背背！叫外婆背背！”

阿兼的背上突然压下一个嬰兒，使她不禁把一只手支在田塍上；千鶴的声音激动得几乎走了腔。她用背帶把嬰兒捆在母亲背上，又給她披上棉挂套，像要赶走他們似地拍拍嬰兒的屁股。

“讓外婆背背多好啊！走，赶快走吧！”

这天晚上，竹内太一郎郑重其事地穿上挂套来到了元也家里。……

“姐夫在家嗎？”

元也正坐在爐边一面对照藍圖，一面調查鄰接庄稼地的山林

地。他把舅舅請到墊子上坐下來，叫千鶴喊醒父親。

“噢……！”

被喊醒的文也在睡衣上披件長棉袍，用手撫着許久沒刮過的白胡子，從里屋走了出來。文也唯一的樂趣是在吃晚飯時喝杯燒酒，然後鑽進被里去躺着。但自從當了耕地委員以後，一直都忙得分不開身，只有今晚頭一次這麼早就鑽進了被窩里。

“穿戴得這麼整齊，有什麼事嗎？”

文也越是笑容滿臉，太一郎就越是緊張，他從懷里掏出一包美國紙烟，送文也父子每人一支。

“呵呀呵呀，這，可了不起，有這樣的寶貝。”

文也把美國紙烟舉在電燈光綫下端詳着，滿是眼脂的眼角邊皺起深深的皺紋，顯出滿臉高興。太一郎開口了：

“咱，開門見山地說吧……”太一郎把夾着紙烟的手放在端坐着的膝上，盯着文也的臉說。“聽說元也參加村議會議員的競選，這回可不可以給咱面子，讓給咱？”

“嗯！”

“想來姐夫早就知道：這回茂助也參加，忠彥也參加的，再加上元也和川添工廠的忠一。忠一的票就算一半是從川添工廠出，但咱也參加的話，一共也有五個人了，咱。可是，鳥澤小村的定員却只有三個人，對吧……”

“不錯。”

“茂助不用說了，忠彥有青年團。那麼，就是咱和元也自家人打內戰啦，咱？”

“一點不錯。”

“所以呀，咱來商量來了。元也還年輕，村議員也罷、縣議員也罷，將來想當啥就能當啥。咱可不同，姐夫你也知道，咱已經

五十三岁啦……”

“是么，五十三嗎？”文也把头一歪，像在朝远处望。死了的老伴阿辰比太一郎大兩岁，要是她活着，今年該是五十五岁了……。

“光是这一届，元也能不能讓給咱？要是把亲戚的票全都要来，大約有五六十票，再活动活动三四十票就有門兒了。如果咱跟元也兩個人拾的話，恐怕是兩敗俱伤的，呐。”

‘嗯！’

‘这回星野村長格外帮咱的忙，他推荐咱做村長的候选人，又替咱請县議會議員一級的人来作宣傳講演，要是当选了，还把咱……’一口气說到这里，太一郎像突然想起来似地微微喘口气。他虽是滔滔不絕地在談着，神色却是十分緊張。“啊，只这一次，叫元也讓給咱，讓咱来个枯树开花。”

文也每吸一口美国紙烟就举到灯光下面去端詳着，像若無其事地說：

“本人就在这兒，你問問他看。”

元也一直当心地傾听着，心想父亲也够狡猾的，覺得很好笑。他很明白星野村長为了使自己落选，拚命把竹內太一郎捧了出来。剛才走了嘴的太一郎几乎說出来又閉上了，可是很显然，要是当选了，星野村長还答应給他一个土木或是教育委員會的主任委員做。

“舅舅！”元也在攤开藍圖的飯桌上支着手肘，向把臉朝着他的太一郎說。“咱不能退出，共产党有这样的制度，当了党的候选人，就不能为私情随便退辞的。”

太一郎不知道听見了元也的話或是沒听見，他大張着嘴，眨眨眼皮，吁吁喘着气。

“是，是，这方面的情形……”太一郎不知怎样解釋元也的

話，他舉起兩手，想要封住元也的嘴。“……這情形是准保有的，不過就因為這，求求你，吶，元也……”看來，太一郎肚里也裝了燒酒的。“……親戚里出了兩個候選人，這，這是從來沒聽說過的。就算有六十票，每人也只得三十，這，這可不是兩敗俱傷嘛！”

“咱不想要親戚的票！”

“啥？”太一郎大張着眼睛。“那麼，咱把親戚的票統統要去也成嗎？”

這時文也从旁邊大聲說：

“對呀，把全鳥澤小村的票拿了去也沒關係呀！”

這句諷刺話畢竟太一郎也受不了。他把兩腿一盤，換了一個坐的姿勢，胸前交着兩臂，暫時間默然望着爐里的火苗，不住用長舌頭舐着嘴邊。

“太一郎！”

文也像對聾子說話似地把臉湊近對方的臉說。

“日本現在正走向民主主義。當候選人也好，投選舉票也好，這都是每個人的自由。喏，哪怕父子兩人一齊候選，或者兩兄弟同時競選，大家愛怎么做就怎么做。喏，儘管我兒子出來候選，但我做老子的還是愛投誰的票就投誰的票，這是咱的權利哩。”

“……………”

“你也好，元也也好，都各自自由地干吧，你發表你的政見，要是我听了贊成你，咱說不定會投你的票。……不過，太一郎……”文也放低聲音說下去。“咱也听到一些風聲。聽說星野村長絕對不讓共產黨當選，是么？”

盯住爐火望着的太一郎很顯然地把身子一硬。

“他不是叫山中忠彥和你兩個人來夾攻元也嗎？”

太一郎突然抬起了身體，恰巧撞上千鶴正想放在爐邊的托盤。

盤里擱着裝咸蘿卜的菜碗和茶杯，撒出來的茶水濺在太一郎的肩上，可是他還是一挺身站了起來。

“明白啦！”

千鶴來不及挽留，太一郎已經氣勢洶洶地走下土間，往腳上套木屐，一面說：

“那麼咱們今後就是敵人啦，從此咱也不再來了！”

太一郎從元也家一怒而走的第二天，在暮雨蕭蕭的黃昏時候，有兩個青年從下川添朝烏澤小村爬上來。一個是背着沉重的旅行背袋的和尚頭，身上穿兵士服；另一個從工作服上面披件豎着領子的黑色大衣。

這兩個人不是同來的。穿兵士服的小伙子腳步很快。他背的旅行袋似乎很沉，每把袋底擱在山岩上和堤壩上歇一口氣的時候，就被那個穿工作服的青年趕過去；但是他一起身，又馬上把那工作服青年遠遠丟在後面了。

從下川添到烏澤的坡路雖然蜿蜒曲折，卻是一條直通路，這條黃土路此刻成了一片泥濘，走起來相當費勁。從山上降下來的霧一般的雨雲，急促地流動着，才看見一下子柞木林都籠在霧里，就又到來了懸崖絕壁，望見飛濺着水沫的山澗；一陣風過吹開了毛毛雨，眼前就現出一座竹叢和意想不到的半開的山茶花。穿工作服的青年似乎是頭一次到這裡來，他不時打開一張水濕了的地圖，爬着山路。……

在村議會選舉開始的時候，那二十五個美國兵從這小村撤走了。打戰爭時期就傳開的“七盤彎的秘密”從此消失，烏澤的居民都覺得暴風雨已經過去了。可是，新的暴風雨又緊接而來。

一件是村議會選舉和共產黨要“縱火燒山”的風聲；另一件是

岡谷市和鄰接市區的川添村一帶最近頻頻發生的盜案。在這一星期里，光是川添村就接連發生三起案子，就在前天晚上，住在下川添的角倉本家也給強盜光顧了。角倉家的家族平常都住在東京的公館里，留在这里看門的家僕中有一個因為抵抗強盜，被海軍刺刀刺傷，等到天亮被發見的時候已經是奄奄一息了。

根據本地報紙的報道，被劫走的东西有刻着家徽的銀質火盆三個、純金酒杯一套，雪舟和華山^①等的條幅几幅。

這些強盜都是特攻隊^②的殘遺，他們有手槍，一个个都是些不要命的家伙，聽說連便衣們也害怕，不敢挨近他們。

背着旅行背袋穿兵士服的小伙子不知在什麼時候不見了，現在只有穿工作服的青年走到“坡上”，從溪中橋的橋頭順着桑園往溪中地區走下去。

整個鳥澤小村都在山的斜坡上面，但從有牛頭觀音杉樹林的村共有地急斜下來的溪中地區，因為旁邊的坡上地區比它高，所以稍微形成窪地，住家的都聚集在這地方。

“勞駕！”

穿工作服的青年抬頭望望寫着鳥澤文也的門牌，站在門檻很高的房門口，衝着昏暗的屋裡喊了一聲。

“是？”

元也回過頭來答應了。他正在院子盡頭山崖下面的積水池裡，淋着毛毛雨拚命洗着蠶籠。青年看見是元也，“呀！”地一聲，一手放到濕淋淋的運動帽上去。這個兩頰泛紅、還在吁吁喘氣的青年原來是池部新一，他是在工廠下班後走相當吃力的山路趕來的。

① 雪舟即小田等揚，華山即浪邊華山，均日本有名畫家。

② 日本軍國主義者在太平洋戰爭末期組織的一種“自殺飛機”，命名為特別攻擊隊。

池部新一和元也面对面地坐在爐边。一来是老远来到山里訪問同志的喜悦，二来又喝着千鹤拿来的本地特产的梅酒，新一紅光滿臉，心里十分激动。

“真好吃！我头一次吃到这么好吃的面。”

新一把千鹤亲自擀的面条津津有味地吃了。他很想对千鹤道声謝，可是她背着嬰兒忙忙碌碌地在昏暗的厨房里走动，連片刻也沒有到爐边来坐一下。

“我觉得这回的普选非常重要。全世界的工人阶级都注視着这件事。这不就是日本的民主主义革命能不能前进的岔口嗎？……”可能由于激动的原故，新一的样子看去十分精神。他紅着臉頰时时咳嗽，豎起兩道秀丽的眉毛这样說着。“……我們都發了誓，賭着生命为这回的选举斗争。我們为‘二·一’罢工雪仇！”

接着，他报告了已經开始了竞选的众議院候选人大林千太郎、县議会候选人原市助的斗争情况和分派古川、大野木、井上、山中初江和阿菊去支援他們；分派新一、蓮和其他几个青共盟員来支援村議会选举的情形。又說明他今天来的目的，是商量党村議会候选人笠原博和元也采取一致行动。

“我想，在农村里最大的目标是打倒封建制……”

“是。”元也手里拿着茶杯，望着爐火答应着。

“自然也还有征粮問題、稅和還元米問題^①等等。但在提出这些問題之前，还是先解决封建意識吧？”

新一虽然很积极地主張，但生長在东京的他其实是不太具体了解所謂村里的“封建制”的。他把父子都是党员的这个家庭，

① 如果农民的收获量不够政府規定的应繳公糧数量时，他們往往連口粮和种子用粮都繳了出去。这时，經政府批准，可以得到配給粮。这种配給叫做“還元配給”；配給的米称做“還元米”。

認為和“农村的封建制”完全沒有关系。

“我們大家商量过。打算召集小村里进步的青年和妇女来开一个学习会，你觉得怎样？”

“是。”

“咱們写标语、散传单。这些事情都交给我们。”

从刚才起，元也像跟锅里的面条是敌人似的，用大勺子一勺一勺地添在碗里，呼鲁呼鲁吞进肚里去。这时千鹤把在灶边烤干的新一的大衣拿着走进来了，元也打眼角里瞥她一眼。

“呀，对不起！”新一接过大衣，不好意思地搔搔后脑勺说。“大嫂，请你也来听听我们的意见，可以吧？”

千鹤的脸涨得通红。新一把自己的垫子都让出来了，她瞟了元也一眼之后，两手绕到背上的婴儿屁股上去，光弯曲着腿半坐下来。

“我以为这回的普选应该有更多的妇女参加。就是说，妇女们要站起来。要打倒封建制度没有这一点是办不到的……”

新一热心地谈着。他不明白为什么元也越来越沉默，千鹤越来越低地把头垂下去。

新一很想鼓励所有的同志。他自己是决了心头一个向敌人进攻的，所以对所有的同志都怀着无限的好感。正因为这样，当他问千鹤“作为一个小村里的妇女，对这次普选怎样看法”，千鹤只是垂下头红着脸时，他比千鹤还感到难为情。

“咱，不成。”千鹤说，她每次把婴儿往上一耸，就把上半截身子往前一弯。“不会念书，除了庄稼活儿啥都不会。”

“不，不！”

新一慌张地说。他听见千鹤是山中初江和山中菊的同班同学，吃了一惊。心里想这个女人老得多快呀。

“学习并不仅仅是看书。这一回，你也一定很辛苦了。”

新一感到在元也和千鹤之间存在着某种阴暗的东西。他像要打破这个东西似地冲着元也用快活的腔调说：

“对，对，我们根据鸟泽莲君的报告在党会里讨论过。就是开发山林的事，那个，在进行着吗？”

“啊。”元也放下饭碗，拿围在脖子上的手巾擦擦鼻子。“正在调查中呢。打算明天晚上召开委员会。”

“地主的抵抗一定很厉害吧？”

“这，要动手起来才知道呢。”元也劈断柴块添进炉里，一面用他独特的口吻谈下去。“……农会方面也有很多问题。每个老百姓都有不同的情况，山林的选择也会叫大家步伐不一致的。”

“干嘛？”

“有些人受了地主的照顾，在山里干着活，又有不少人跟地主有亲戚关系。”

千鹤悄悄地站起来，想回到厨房去；但又停住脚步，在厨房的板门旁边半坐下来，像从远处窥视这边似地把脸朝着他们。

“可是，我们党会议的结论是……”新一没有注意到千鹤，继续说下去。“认为进行这个斗争就是选举斗争的关键。如果把这项斗争孤立起来，选举是绝不能获得胜利的……”

“不，反正像咱这样的人是不会当选的……”

“那，那，那不对。”新一咳嗽着热心地挡住元也的话。“当然哪，对于开放山林，中、富农和贫农的要求程度各有不同，步调可能不会一致。不过，我们应该仍然把贫农做为对象。如果能得到全体贫农的拥护，选举不也就胜利吗……”

元也两手环抱着膝盖，盯着炉里的火苗。

“……当然，长期以来的主从关系和亲戚关系对他们是有影响

的；可是，跟这些进行斗争，打破它们，不就是这回斗争的目的么？……”

新一不了解元也为什么尽管点头却提不起精神来，他只好单独踱下去。

到了晚上八点鐘，池部新一不住地瞧着手表，终于按时回去了。元也挽留他说：父亲就要回来了，就在这里宿一夜。新一还是谢绝了他。幸而雨也停了，新一只借了一盏提灯走了。

元也用手托着头，横躺在爐边。从板門那里传来千鶴洗碗的水声。……

元也觉得新一根本没有谈到问题的核心就回去了。的确，如同池部刚才所说，总的方针是那樣的。可是，在现实中，不论开发山林也好或是打倒封建制也好，并不像白紙写黑字那么簡單。……

“喂！”

元也喊了一声。声音大约被洗碗的水声盖沒了，沒有傳出回答。“再喊一声，应该再喊。”元也想。可是他却不容易战胜就这么地不再喊她的欲望。“她昨天晚上回娘家去。鬼才知道她跟她母亲谈了些什么。”元也不能从心里消失这样的猜忌，他在心里恨千鶴。“他媽的，我是要干下去的！要是不願意，离婚也罢、啥也罢，随你的便！”

不消說，他馬上又批評了自己这种想法。“我是个党员，兩人也都是有了两个孩子的夫妇。应该尽自己的力量說服她。”……想到这里，他眼前又浮起昨天在地里对瞪起眼来的丈母娘的臉。

“那个頑固的老太婆，偏向着本家！必要时連出嫁的閨女都要搶回去的！”……

“喂！”

千鶴來到爐邊。

“放下來！”

元也从她背上抱下嬰兒。已經迷糊入睡的嬰兒反而像受驚了似地哭了起來。結果，嬰兒又回到母親懷里，千鶴把奶頭塞進孩子的嘴里，在爐邊坐了下來。

“工廠的伙伴們都在學習，這當然好，可是對於農民的事一點也不懂。”元也為了拉出話題，自言自語地說。“咱想問問你，這回我們干的事，你是怎麼個看法？”

千鶴抬起眼睛，瞟了丈夫一眼，把滿是凍瘡的手指在嬰兒的坎肩背上交叉着，目光望着爐里噹噹地說：

“共產黨的事，咱不明白哩。”

“不明白，不明白么，可是你呀，就算不明白共產黨的事……”元也自信自己是在心平氣和地說。“……例如說，有些人家像你本家那樣獨自霸占着山，折磨老百姓，因此農會就根據法律要求開放適合開墾的山。這是好呢、還是不好呢，連這個都不明白嗎？”

千鶴下巴按在嬰兒頭上，默不做聲。

元也望着她的側臉——瘦細了的小鼻子，下陷的臉頰，失去光澤的頭髮……，出月後還沒多久，這一切都叫人可憐。但是，一看見她那酷似母親的固執的嘴和前額附近，元也的心里便又油然而生起一窩怒火。

“你昨天晚上回家去，聊了些什么回來的？”

“我是去談江米的種子的事，又要了一塊黑緞子來做你的棉袍領子。”千鶴在暫時沉默之後方才說。“咱不是告訴過你他們把江米秧子給咱們嗎。”千鶴目不轉睛地望着元也，帶着不滿的口吻說。“咱沒有向他們談什麼要瞞着你的事。”

其實，實際上並不完全是這樣。千鶴應該把真實情況告訴丈

夫。她反而跟母亲阿兼吵了嘴了。她对母亲一直主张说：“这回选举，再是本家也好，你们只一味偏忠彦，这是咱做元也妻子的人不能服气的。再拿开放山林的事来说，那又不是元也替自己打算盘，那是大家决定的，为什么单把元也一个人当做敌人呢。”但是阿兼又有阿兼的看法：“这就看你会不会把舵啦。咱们家连一小块山地也没有，一向都是吃本家的山，这些个事你也不是不知道的呀。”于是，千鹤甚至和母亲吵起来：“咱是出了嫁的人，要是做娘的讲出这种话，咱再也不回娘家来了。”……不过，千鹤却不是把这些情节报告给丈夫的人。她在头一次坐月子时，在临产四五天以前就回娘家；但在第二次坐月子时，已经发作阵痛，她还把晚饭的碗筷都收拾妥当才回娘家。一跨进娘家的门孩子就落了地，连接产婆都来不及请来。她是这样的一个女人：应该自己负责的事，哪怕粉身碎骨都独自担当下来的。……另一方面，她自己却不以为本家在折磨穷老百姓。数马大舅虽然狡猾，也瞒着别人干过一些不干不净的事；不过购置了那么多山林，总是他苦心经营的成果。因此，她虽然不能干涉丈夫的行为，心里却是不能释然的……。

“咱虽然不明白共产党……”千鹤说出自己的意见。“可是交涉山林的事，叫别人干不成吗？非你亲自干不成吗？”

元也把头竖得笔直，厉声说：

“对，非咱亲自干不可！”

元也不把千鹤那句话当成是她一个人的想法。他狠狠地瞪着妻子。千鹤把下巴按在又睡熟了的婴儿头上，岔开视线。他死盯住不放。

“咱是负责人。要是咱退却了，什么开放山林，什么农会都完蛋了。……咱是要干的，你记住了。”

說后，元也用手托着腦袋，一骨碌橫倒在地板上。只有爐里的柴火在熊熊地吐着紅色的火舌。

“回來了！”

文也打開大門，像個小學生似地大聲一喊，走到鋪着地板的台阶口，背着這邊坐了下來。

“哎哎，說是春天，可真冷，真冷哩！”

千鶴趕緊抱着嬰兒走去迎接。文也把手里的皮包交給她，一面興高采烈地嚷嚷起來；誰也猜不到這個老人到底知道了這小兩口子此刻的心情呢還是不知道。

“小鬼頭，你睡覺了嗎？哼，你個愛哭的小鬼呀！……”

第十五章 “不願意再活了。”

跟新一一塊兒爬到烏澤小村來的穿兵士服的小伙子，來到小村入口——竹叢內地區的時候，就順着石牆之間的小徑，走進善五郎的院子里。

這個人似乎熟悉這地方，他斜穿過還鋪着草墊的院子，站在門口挂着草席的堆房前。

“在家嗎，大嫂？”

小伙子掀開草席，把戴着軍帽的頭往里伸進一看，千代就在他眼前歪歪倒倒地坐着。堆房里沒有電燈，千代為了看清是誰，把一對眼睛睜得大大的。

“大米，沒啦！”

“哼！”

這人原來就是每一升給五圓手續費、把千代收集了的大米帶

走的男子。他不理千代的話，直走进里面来，从肩上卸下那沉重的旅行背袋，放在土間的一角落。

“这个，暂时存放在这里。”

“他們又来麻煩了嗎？”

“嗯。”

千代以为旅行背袋里裝的是大米。这些个被称做“脚行”的穿兵士服的小伙子們，每当列車內的黑市大米檢查加紧的时候，就把粮食三天五天地寄放在这里。

“借点火給我！”

千代懶洋洋地移动着穿束脚褲的臀部橫爬过去，伸手拿盒洋火遞給他。

“我沒有办法再收大米啦。”

“哼。”

“不願意再活了呀。”

“哼。”

穿兵士服的小伙子把千代的牢騷当做耳旁風，無动于衷地吸着烟。

他蹲在土間，好像許久沒吸过烟的人那样接連猛吸了兩三支烟，只是哼、哼地答应着千代。在这間堆房里不願意也得看見的一切：那百日咳還沒全愈的男孩子瘦得皮包骨头的睡姿；丢在土間角落的洋铁皮水桶里的髒碗；沒有一点火气的，只有那战死了的丈夫的灵牌显得格外白淨，这一間只有十八尺見方寬的狭小的房間……对这一切，穿兵士服的小伙子都像全無感动。

“別动这个。”

“咱多嚙动过你的。”

千代仍然以为在旅行背袋里裝的是大米。在此以前，当遇見

这种情形时她都曾經偷偷地从袋里拿出过兩三碗大米的。

“这是保管費嗎，啊？”

穿兵士服的小伙子把手往褲袋里一插，就丢给她一張一百圓鈔票，千代不禁一愕地喊了出来。

“給我一碗水喝！”

小伙子理都沒理她，拿起一个飯碗，把它掏进洋鉄皮水桶里去，一連喝了好几碗。髒稀稀的軍帽，許久沒剃过头髮的后脖頸，滿是垢膩但却血色鮮明的耳朵，細而蒼白的脖頸……，这些特征使人一眼就明白这人才剛剛进入青年期。

“拜托啦！”

小伙子丢下飯碗，用手背揩揩嘴边，就空身走掉了。千代坐在台阶口，兩手合抱着穿束脚褲的膝盖目送着。

暂时之間，千代兩手攤开一百圓鈔票注視着。……“又能多活几天啦。”

可是，她那从垂到前額上来的散髮里露出一对眼睛又逐漸沒有了光彩，拿着一百圓鈔票的兩手也無力地垂下来，接着她身子一倒，躺在席子上。“多活几天又怎样？前面还有無限長的日子呀。啊啊，活累了！”

虽然放在头边的丈夫的灵牌映进眼帘，却已經沒有引起任何感触。她清楚地知道死比活着不知舒服多少倍。只不过死是帶痛苦的，而且也不忍把兩個小孩跟自己同归于尽。这就是她始終不能冲破的一道关。

从那以后的半月多的日子里，到底是怎样活过来的？……想起来都不禁要發抖。住在上房的善五郎家里一面叨咕着一面也送了些吃的来。千代的大女孩整天呆在上房，千代却臊得不敢露臉。土豆、南瓜、稗子……她每夜摸黑跑到外面去，把別人家晒

在外牆前的干蘿卜叶子、种子和玉米偷回来充飢。又从人家堆房里偷来一些新鮮稻草，把它們用水一煮，磨碎来滲着面粉吃。……

从那以后，千代更不敢見人了。小村里的人都說她不只是給日本人，还給美国兵当伴伴卖淫。并且，因为有了下面这个証据，誰也不能再替千代辯护了：

千代受了美国兵的凌辱后，在家里整整躺了三天三夜，一点也不知道外面發生些什麼事。她的大女孩从千代的束脚褲口袋里發見了巧克力糖和口香糖。这大概是美国兵放手时塞进她褲袋里的。大女孩把它拿出来，甚至帶到分校去显給小伙伴们看。巧克力糖和口香糖，在这小村里除了美国兵以外誰也不会有这样的东西。連千代本人都不知道在自己的褲袋里塞着这样的东西。她狠命揍了大女孩一頓，仍然消不了气，又用繩子把女孩子捆在堆房的房柱捆了半天；可是，尽管女孩子哭啞了嗓子，对証明千代的清白却沒起一絲作用。起初对奇怪的謠言生了气、曾經到处怒喝着替千代辟謠的善五郎，自从有了巧克力糖事件以后，也避免談起她的事了。

“娘，清治叔叔回来啦，娘！”

从上房回来的女孩子拉住千代的腰搖撼着。这个在分校二年級讀書的姑娘，是在上房听見消息回来的。

“咱說呢，听說清治叔叔从医院回来了，娘！”

千代万不願意地睜开眼睛。

她終于沒到医院去看过清治的病。既然活着，就有“人情”。清治是为了自己受了那么厉害的伤的呀。……

幸而暮色已深，不必讓村里的人看見自己的臉。她先望了一望睡着的小男孩，然后把梳子浸在水里梳洗一下，又整整束脚褲，脚上穿上破長統膠靴，喝退跟在身后的女孩子，叫她在家里等着，

自己走出堆房。

“你好！”

千代正想拉开不太好开的板門，剎那間她吃惊地屏住呼吸。屋里好像有客。可是，从屋里已經反复地傳出清治“請进来”的招呼声，千代不得已把头垂得低低的，拉开板門走进里面。一看，先来的客人是“西边”的一郎。千代放下心来舒了一口气。

那个裹着学生斗篷的小伙子在台阶上擱一本像捐款簿似的本子，正急急忙忙地在講着什么，清治照例穿一件白衣，里面从肩上到脖根裹着綳帶。

“坐一坐吧！”

眼睛不好的清治母亲从地爐那边对千代招呼說，千代依然站在土間的一角落上。她打算等客人走后，自己对病人慰問几句，馬上回去。清治的娘虽然眼睛不好，但一定認得是她来了。千代只是想对清治尽了人情就行，她不愿意再和任何人見面。

“咱这回受了村上很大的照顧，不好意思对这样的事情插手。”

清治把本子打开来又合上，一再推辞着。一郎說这回的选举很重要，他們打算用青年团的名义要求召开一个从烏澤参加竞选的全体村議會議員候选人的联合演說大会，請清治做为青年团發起人签个名。一郎劝得几乎生起气来：

“我說，你受了美国兵那么厉害的伤，村上担負治疗費是應該的呀。剛才不也对你說过，因为元也和善五郎他們鬧到了村公所，才勉强答应出費用的。你为什么还說这种呆話？”

末了，清治只好答应。他用能动彈的右手拿起系在签名簿上的鉛笔，把笔头在嘴上舐了一下写上自己的名字，然后把本子还给一郎。

“咱嘛，是不管什么选举不选举的。”

“什么話！我們青年也說出这种話来，这还行嗎！”

裹着学生斗篷的青年匆匆地把本子揣进怀里，也沒注意千代，就拉开板門走出去，随又光把腦袋伸进来喊着：

“农会的事回头再来跟你談，好吧？”

对于千代，“选举”啦、“农会”啦，这都是人家的事。清治的家只有这么一間房間，連土間也狹得要命。从破旧的屏風脚根窺見被子的一端，里面不时地傳出患了肺病从絲厂回来的清治的妹妹的咳嗽声。

“今天中午退院的。……虽說還沒完全治好，不过把村上的錢花得太多也不好，所以……，嗯，哪兒，哪兒……”

千代提起自己始終不能去看他，很对不起。善良的清治为了消除对方的拘束，便自个兒連說帶笑地說起来。

“咱呀，嘿，已經成了一輩子的殘廢軍人嘍。……医院的大夫也这样說：你面孔長得不怎么好看，但从身上的伤痕来說，賽过了‘挨刀的与三郎’^①哩。”

板門突然从外面給拉开了，青年团长山中忠彥探进头来：

“喂，西边的一郎沒来过嗎？”

“呃？一郎君嗎，剛回去。”

清治放下打着盤脚的膝头，一面回答他。忠彥又急急促促地問：

“上哪去了？”

“这？”

“沒說要到哪家去嗎？”

“这，好像沒有說。”

① 是日本歌舞伎劇里的一个無賴，因为身上有八十八处伤痕，故有此名。

披着軍官大衣的忠彥從半開着的板門探進腦袋，時而回頭看看戶外，思索了半晌，氣呼呼地罵了一聲：“他媽的！”

“他是來請你簽名做青年團的發起人，要召開聯合演說大會的吧？”

“是的。”

“你，簽了沒有？”

“簽啦。”

清治怯生生地回答。忠彥啞了啞嘴，連門也不關，驀地沖進土間來。

“那是，你知道嗎，那是共產黨的指使呀。”

“呃？”

“簽名的有多少？”

“這，咱沒數過。怕有三十個人左右。”

忠彥又啞了啞嘴。要是那樣，已經超過烏澤青年團員半數以上，根據團章，不管團長和干事同意不同意，都得照辦。

忠彥掏出紙烟，伸到爐里去點了火，銜在嘴里又偏起頭思索起來。

清治的娘從剛才起不住地朝他點頭招呼。但這個平常善于應酬的忠彥，今天却很希有的只是愛理不理地微微點了一下頭。

千代不願意讓他瞧見，心里着急地想早些回去，可是土間這樣狹小，忠彥又站在靠門的地方。她不得已朝他鞠了兩三次躬，忠彥才從眼角里瞥她一眼。

“不，聯合演說會是開幾次都沒什麼關係的。”忠彥銜着紙烟說，“只是怕共產黨趁機搗亂。嗯，那些家伙有計劃呀。”

忠彥每說一句話，清治就嘿、嘿地把頭點點。

“這，也沒什麼。”忠彥把烟屁股丟在地上，用腳一踩，恢復了

平常的态度說。“你，已經好些了嗎？”

“嘿，托您的福，可說是差不多了……”

“走路沒什麼不方便嗎？”

“嘿。”

“我打電話問過大夫，病況都知道了，……这回星野村長和我們替你要求村議會，相當費了点力。”

“麻煩您了。”

千代忍受着从关了一半的門縫里吹进来的寒風，等待溜走的机会。

“要是走路沒什麼不方便，你明天来一下好吧。”忠彥說，看来他也要走了。“我有一件事想托你。”

“是巡山嗎？”

“不，明天再跟你詳細談。”

“謝謝您。”

他的娘在清治的背后，也一齐向忠彥鞠个躬。

这时，从那半开着的門縫里，又出現酷似大黑神的文也的笑臉。

“哦哦，清治，回来了嗎？好極了，好極了……”

千代又失去溜走的机会。……

文也和忠彥在門口，不偏不歪地打个照面。

“怎么啦，咱想听听你的政見演說，为什么一次也不开演說会呀，變？”

看样子忠彥很想赶快溜走，文也似乎一杯燒酒下了肚，高兴得很。他可能是从村公所回来的，連皮包上都是泥。

“大家都在說烏澤区的候选人專門搞地下工作哩。”

“不久就开演說会的。”

“是嗎，那就好啦。一切都應該照民主的方式搞，噯。”

文也拍着一脚已經跨出門檻的軍官大衣的肩膀，一面对他分校时代的学生說，“照民主的方式，公开做。你是到东京的大学讀过書的人。該不是白跑一趟。”

被忠彥用力把板門一关，門几乎往后跳回去，文也高声大笑着，来到台阶边坐下来。

“咱在村公所听见你已經出院，剛巧路过这兒……呀，你好嗎，清治他娘！咱喝了燒酒了請別見怪，究竟老了，夜里走路就覺得一身冷得厉害。所以在下川添喝了一杯酒，請原諒吧。”

文也从腰上的皮帶里取出烟袋套，从里掏出烟袋，清治的娘透过一根燒剩了的柴火来。他一面吸着烟，一面点头傾听清治說。清治对他說明身上的輕伤已經全愈，但听说伤了肩上的骨头，如今还痛……。

“肩膀么，噯，这可是很討厭的。”

千代偷着对清治鞠了个躬，想悄悄地回去。文也大概是看見她了，叫了一声：

“啊，千代，稍微等一等。”他把擱在台阶上的一只脚移到台下来，身子轉向千代。“咱也許久沒空去看你……。咱想打听你一件事，来，在这兒坐一下，来，来！”

“小孩在家睡着呢。”

“是么，怪不得，怪不得……，咱說……”文也想了一下，又突然开口說：“你在山路工程里干活的时候每天領多少錢？对不起，这問得太不客气了。”

千代看了一下清治的臉，怯生生地說：

“我，每天拿三十塊。”

“清治呢？”

“咱們男丁是四十塊。”

文也匆匆地从皮包里掏出一張紙條。

“山路工程的施工距離有多長？就是說全長有多少公里？”

“我們，哪懂得這些事兒呀。”

千代說，清治却“不”地把頭歪了一歪。

“稍等一等。咱說呢，兩公里？那個監工說過的，兩公里
几……？”

“是兩公里半吧？”

戴上老花眼鏡的文也把手里的紙條舉到眼前來說。

“那麼，你們給抽去了不少的头兒呀！”

千代也把臉轉向這邊，可是她卻不像清治那樣伸頭瞧瞧紙條，
心想：“反正像我這樣的人是不會給人家當人看的……”

“這些個數字是在縣公署地方課工作的朋友幫忙調查的。噫，
那個工程是縣府搞的呀。”

文也把紙條交給清治，接過清治的娘斟好茶的茶杯，照本地
老人們慣做的禮節，用兩手捧着舉到胸前。

“就連這些個數字，也只有‘總額’那一項是真的，噫。”

清治雖然瞧了紙條，但仍然不太明白。文也把它放進皮包里，
輪流望着清治和千代的臉。

“可是，最倒霉的還是你們兩個人。”文也說，“也不曉得該到
哪去告狀才好，對吧？”

文也的話是很對的，確是沒有地方去要求賠償損失或是申請
慰問費。對賣黑市糧食是那麼嚴格的派出所，却隨便美國兵怎麼
亂來也不做聲。要是在戰爭時期，戰死了也得個光榮的名譽，受到
敵人凌辱的婦女也會得全國民的同情。可是如今，“因為打敗了，
沒辦法”，儘管受凌辱或者被迫當伴伴女郎，都成了“自作自受”。

“可是啊，如果村里的老爷們和美国先生勾結，發橫財的話，你們說这該当何罪？”文也說，又伸头窺視他們的臉，“又如果从七盤弯的山澗到有鉄桥的县公路之間只翻修一公里就够，他們却修了兩公里半，为了自己的山林漲价，乱花老百姓的錢，你們說这又該当何罪？”老人越說越激动起来，“金太郎、数馬、茂助和茂雄，还有星野村長，在烏澤公館里对美国的隊長先生賄賂，大花一笔錢，你們說这該当何罪呀？”文也說完了又“噯”地一声，像催促对方答复似地把臉靠攏他們，“这些都是有証据的呀。”

千代望着自己的脚尖。这么一听，她也有气了。“有錢的人在哪一朝代都占便宜；穷人在哪一輩子都吃亏。”这个道理千代是懂得的；可是“美国和老爷們勾結就会發生怎样的事呢？管他哩，反正像我这样的人，生气又有什么屁用？还不是小魚咬牙……”

“不談吧，謝謝你們告訴我工資的事，叫咱更加确实了。不久咱就要把它公开的，这就更加……”

“咱說呢，文也先生……”

清治的娘說了。她从土間搬来一捆柴火后，走到台阶边来，因为腰弯得很厉害，走时就像爬的一样。她把兩手按在台阶上，声音顫抖着。

“請你不要說出清治的名字来，那样咱們家就要受老爷們的恨了……”

“是嘛，是嘛，明白了，明白了。”

文也向她点点头，她仍然叨叨絮絮地說下去：

“閨女得了病从絲厂給赶回来，兒子又受了重伤，要是还得个‘赤色分子’啦、‘共产党’的名声，咱呀，嘿，找不到安身的地方了呀。”

文也一只手支在膝上的皮包上托着下巴，咬着嘴唇默然闔上

双眼，但又逐渐地恢复了稳和的神色，睁开眼睛。

“清治他娘也是禍不單行，真够你受的啦。”文也把臉轉向来到爐边的清治的娘。“閨女兒也病了不少日子啊。”

“是啊。”清治的娘也把視線投到屏風那边說。“已經一年啦。”

“唔。”文也不再吱声了。千代挂念着睡在堆房里的孩子，一面又奇怪着这个老头兒干嗎这么关心人家的事。”

“那么，你多多保重……”文也說着，站了起来。但又停下脚步問清治：“清治，你听见农会的事了嗎？”

“嘿，在医院里接到元也君的信，嘿，正打算过兩天去找他謝謝。”

“开发山林的事也听见了嗎？”

“嘿。”清治說，垂下眼皮。“咱，当然想是想要……”

“这，你仔細考虑考虑看。……嗯，明天晚上大伙兒都上咱家来核計哩。就是說每个人都把自己想开垦的地方写出来。”文也說完，接着又像突然想起来似地把皮包往上夾了一夾回过头來說：“对，清治，你不知道嗎，那个在‘一棵杉’下面的开垦地？那是数馬的山，那里有种上杉苗的一反半左右开垦地吧？”

“那些杉苗是数馬雇咱去种的。那呀，是誰开垦的呢？那时咱也剛从前綫回来，嘿。”

“嗯，是誰开垦的？村公所的地籍簿上写着‘原野’哩。”

这时，在他背后屏着声息的千代突然說：

“那呀，是咱开垦的。”

文也吃惊地回过头去。

“咱在战争时期种了三年，在投降那年的八月給收回去了。”

这便是从前告訴元也碰了釘子的那塊开垦地。千代虽然当时沒把地点告訴元也。但被当做“客籍人”的悲憤，至今仍留在心中。

“是嗎，是嗎。那麼，那塊地的耕作權是你的啦。”文也拍拍千代的肩膀。“說實話，那一帶山地陽光來得最早，坡度也只有二十五度，所以‘西邊’的伙伴們都想把它完全開墾出來。不過，那種了杉苗的地方是誰開墾過的？誰也不知道。是你嗎，是你……”

千代被文也盯着，便咬緊嘴唇掉過臉去。

“你有心搞莊稼嗎？要是有意願，那塊地你有優先權。……開墾那樣的地是很不容易的。”

把臉掉向黑暗里的千代眼里噙着淚水。開墾時，她肚里正懷着那個小男孩。初次搞莊稼活是多苦呀。歪歪曲曲的灌木、繁密濃茂的烏蕨，加之又是夏天，開墾起來不知費了多少的力氣。足足花了三年苦工，才算把荒地變成能種麥子和旱稻的田……。

“怎麼樣，你有意思搞莊稼嗎？”

千代依然默默地垂著頭。

千代和文也並肩走出清治的家。毛毛雨已經停了，天上別說月亮連星星都沒有。

他們兩個人都沒有提燈。路的一旁是一片傾斜的桑園，再過去就是山澗；另一旁是石牆，上面排列着房屋。兩人順着滿是礫石的村道不時被石頭絆著腳，慢騰騰地走去。

“做莊稼也不容易。莊稼人種一反地和種一町步地，灑的汗水一樣多。……不過呢，如果種上一反半光景，過日子就有些依靠了，對吧。”

文也一個人興高采烈地談著。千代默然跟著他走。

不消說，如果那塊開墾地能回到手裏的話，千代怎能不想做莊稼人呢！這好像遺失了的寶貝，竟想不到地有人替她拾回來了。如果有了一反半地，種麥子也罷、種土豆也罷，她再不怕沒有吃的。不但如此，更令人興奮的是如果種上一反半地，今後便是小村里

成員之一，可以昂着头走路了。可是，这是不是騙人的？

“这老头兒虽说是一个爱管閑事的人；不过，他为什么对我这么关心，他有什么目的呢？”“大伯子善五郎五六天前就到山里去了，至今还没下来，但他也把我当做外人，没講过这些事呀。难道这老头兒还在想女人嗎？是对我不怀好意嗎？”

“啊，千代，你也受过不少辛苦啦，也許觉得活着没味，也許什么事也不关心；不过，生活也不全是倒运的呢……”

千代又有千代的想法。“像我这样的人已經是全村都容不下的。自从被当做伴伴女郎以来，沒有一個人肯掀开堆房的草席来我家了。……在这世上，沒有目的，誰也不会对別人表示亲切的。不过，要是那些地真能回到手里，就和这老头兒搭上也成。除了这以外我也再不能替他做別的事。”……

“你好！”

突然間，文也大声喊了一声。从石牆上陡地出現了一个灯籠，千代本能地立刻躲进黑暗里。这一来，更加怀疑的黄色的灯籠反而举得高高的，照見了千代的側臉才走过去。

“人嘛，受的辛苦太多了，就什么事都不会从好的方面去想，嗯。”文也停住脚步等千代，好像看透她的心理似地說。“你太自己瞧不起自己了。千代，你不相信咱的話嗎？”

落在文也后面有兩公尺远的千代，突然被文也說中了心病，不禁把脚停了下来。

“咱是共产党員，是穷人的朋友，明白嗎？即使將來帮你搶回那块地来，咱是不会問你要一个銅板的。这是共产党應該做的事，明白嗎？”

千代仍然默然站着。

“你一点也不坏，坏人是那些美国兵。还有咱的小舅子太一郎

那些家伙。”

文也的口吻好像在叱責她。

“你也不是自己情願做寡婦的吧，你的丈夫也不是自己願意在前綫打死的吧，噯？那么，为什么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呢，噯？”

在黑暗里，千代突然啜泣起来。

千代回到堆房里来点上手提灯一看，男孩子在哭，女孩子趴着睡在弟弟的身旁。千代在炭爐子上燒了开水，对些葛粉湯喂孩子們，自己也胡乱喝一些填填空肚子。

她把放在土間的洋鉄皮水桶里的髒碗都洗干淨，然后又整整小孩子們的被垫，自己也在他們身旁躺了下来。这是近来稀有的事兒，这股勁兒究竟从哪涌出来的呢？

“坏的不是你，是美国兵，是太一郎！……是把你的丈夫拉去战死的家伙！”……那文也反复地說过的話……“坏的就是从你手里夺去流了三年血汗开垦的田的家伙們！……別弄錯这一点，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呀！”

“对，一点不錯，当初我哪兒自己願意当野鷄、当伴伴女郎！”

千代自己可憐起自己来，兩手紧紧拥抱着胸脯。泪水从眼角像泉涌一样冒了出来，順着臉頰流下去。

“文也叫我明天晚上到溪中的他家去参加集会。虽然不好意思，去吧！文也在那兒，去吧！”

千代很兴奋。一夜中她睡了又醒，醒了又睡。

第二天是很好的天气。千代打發女孩子上学，讓已經快全愈的男孩子坐在草席上，自己打起副業的草繩来。快到中午了，她想用那張一百圓鈔票买大米或是麦子，填一填多少天来沒有吃过米飯的肚子。

“喂，千代在家嗎？”

从門外傳來几对皮鞋的声音，一下，派出所警察的头从草席隙間探进来了。千代連吃惊地抬头的功夫都沒有，接着就是三四个穿西裝的陌生男子拥挤着闖进狹小的土間里来。

“你就是远藤千代嗎？”

一个戴鴨舌帽穿西裝的男子站到千代跟前來說。千代刹那間想起昨天兵士服小伙子留下的旅行背袋。她猜到这些人是用来沒收黑市大米的（她一直以为背袋里面是大米），由于一种責任感，她往后退着，把手伸到背袋那边去。正在这当兒，只听咯咕一声，千代的手腕給扣上了手铐。

“你犯了嫌疑，我們来逮捕你！”

鴨舌帽便衣警察說，把一張紙条伸在千代的眼前。千代給弄得头昏眼花，連一个字也看不清。

“走开！走开！……不准跟她說話！”

警察們在千代的背上捆上男孩子，一边一个握着她的胳膊帶出門外。千代迷迷糊糊的，背上男孩子的哭声，看熱鬧人們后面的上房善五郎老婆的臉……这一切，她都覺得好像是离自己很远的另一个世界……。

石牆下面停着一輛黑色汽車。警察們把千代夾在中間坐上汽車，其中一个人小心翼翼地抱着那只旅行背袋。車門碎地一声关上了，那个握着千代的胳膊的鴨舌帽便衣警察冲着站在車門外正朝里行举手礼的派出所警察点了点头。

“辛苦了！”

消息馬上傳遍全村；昨天晚上在岡谷逮捕一伙强盜。听说千代是他們的引綫，她堆房里藏着成堆的金杯、一百圓鈔票和白金戒指……。

第十六章 “綠化家鄉的羣山！”

千代被岡谷警察局帶走以後又過四五天，四月也已經到了下旬，村議會議員選舉開始進入“決賽戰”。

今天一早就下着雨。還不到中午就從家跑出來的鳥澤一郎，這時正穿過溪中橋。他腋下夾着標語，為了不讓它淋雨，把斷了骨架的蹩腳洋傘費盡氣力地傾到左邊去，害得右肩全濕透了。

元也在下午要作街頭演說，一郎是準備去幫忙的。他打算順路還邀藤森正一道去。但即使是這樣，時間也還太早。“一天”竟這麼長！一郎從昨晚到今早，一整夜都在寫標語。他照元也教給他的方法，用紅色和黑色的墨水寫了：“開放山林和原野！”“反對強迫征糧！”“反對苛捐雜稅！”“廢除天皇制，樹立人民共和政府！”；另一個標語牌上用更大的字寫“建設吧！”下面并寫“明朗的日本！”和“富裕的日本！”。為了不讓父親和哥哥瞧見，他在倉庫里点上洋蠟，幾乎通宵不睡地趕制這些標語。當他寫到“明朗的日本”和“富裕的日本”時，活像這些標語已經變成了事實，連寫字的手腕都發抖了。可是，等把它們統統寫完之後，卻剩下了一大段無聊無賴的時間。如果不在那整天忙着連十圓錢也賺不到的打繩機跟前坐着，就得要看哥哥的瞪眼；家里患喘氣病的父親又整天不停地咳嗽着；還有三十歲沒出嫁的姐姐，好像一百年也不開口似的……。

不但如此，今天又輪到在一郎家里開“御集會”，母親一早就精神十足地忙碌着。聽說山中忠彥也來參加“御集會”，他一定是來活動選舉的。……“團長那傢伙自從我們收集聯合演說會的簽名以

后，簡直把我和藤森正当做眼中釘。在干事会上，他倒裝得很民主，說‘根据团章照签名諸位的意見办’，但接着又說‘請諸位今后也着重民主的精神，事前跟我們商量之后再行动。’他媽的，要是事前跟他商量，还不是自己去送死嘛……。”

“总之，最好是不在家呆着……。”这个不能上东京的一郎，現在指引他行动的地方只有一处了，那便是从“溪中”的山溝里、文也父子家射来的一道光明。

“人民的旗帜，紅色的旗……”

每塊桑园都萌了芽，現出一片有彈力的嫩綠色。天空上，烏云籠罩着群山，山澗底，流水在嘩刺嘩刺地响着。一郎唱着最近学会的这首歌，独自感到悲壯和兴奋。他自己是在前进着，是在朝着光明的方向前进着，滿身湿淋淋地行动着……这些自觉感使他感到身心充实，使他感动。

“綠化家乡的群山！”

他来到有望火梯的消防小屋旁边，突然看見貼在板牆上的這張紙条。这是分校一年級学生写的楷書習字，旁边还貼着一張二年級学生写的草書：“綠化家乡的群山吧！”

“胡說八道！群山当然是家乡的，但都給山主霸占去了，咱們連碰都不能碰！”一郎生气地想，但却沒猜到貼出这些紙張的用意。

“高举吧，紅色的旗！”

一郎唱着通过桑园之間的小徑，朝溪中走下去。

四月的下旬恰巧是旧历的“彼岸”，在这村民大部分都是净土真宗的信徒的小村里，每逢这季节都从本庙派布道师来，有时在寺院里說教，有时又輪流在各家召开“御集会”。

这个季节常常下雨，是一个农忙的时期。有时远山一片晴朗，但村里却是細雨蕭蕭，有时烈風整夜搖撼着农家的遮雨板，等到

天亮，仍然是淅淅淋淋地下个不停，农民们在这时候得把水引到苗圃里，又得砍掉桑树的老枝，还得封好蚕室的门窗缝隙，准备做蚕薄用的稻草等等工作，虽然还不到雇人帮忙的程度，但也够一个农民忙碌了。

可是，不管是好是坏，小村的老百姓非常关心村议会选举，各以不同的形式反映出来。他们盛传着候选人里招待选民大吃大喝的要算竹内太一郎。不少的老百姓每天从中午起就到太一郎家里来，喝上三杯烧酒又走了。那个坡上的仪助老汉在选举期间内一直是醉熏熏的。有一晚，还有人瞧见喝醉了的派出所警官扶在太一郎老婆的肩上，回到派出所去。

大家又传山中忠彦和鸟泽茂助一定当选。忠彦进过东京的大学，青年团又大力替他活动。他的母亲更到处拜访从前的佃户和在她的山里干活、平日受她恩惠的农夫们，访问到叫人討厭的地步。尤其是他的姑妈阿兼，乃是净土真宗信徒中的首脑，听说她能替忠彦活动到一半选票。

鸟泽茂助又比他更有把握了。他是现任区长，有不少亲戚，又是消防队队长和分校支援会会长。不但如此，他在两三天前还举行了全村妇幼都参加的盛大的“丢饼”会^①。他新盖的只不过是一栋父亲的寝室，但他却郑重其事地举行了“安梁典礼”^②，按照本地的习惯，亲自爬到脊梁上去整整丢了一草袋年糕。

与此相反，村里没有一个人相信元也会当选。拼命替元也帮忙的只有鸟泽一郎和藤森正两个人。选举事务长由文也担任，他唱着“理想选举”，的高调，一点活动的气势也没有。虽然川添农

① 日本風習，有紅白喜事時把小塊圓形年糕散給羣眾。

② 日本風習，在新蓋房子時安上脊梁後舉行的儀式。

会决定把元也做为农会推荐的候选人，但大多数会员都不能在头脑里把选举和农会有机地结合起来，而且他们又有亲戚关系啦、过去受过恩惠啦什么的，这些关系比农会的关系还深，所以有很多会员都被其他的候选人拉走了。在农会干事里面也只有西边的诚和竹藪内的善五郎有时到元也家来。

可是，从谣言的内容和谈论的对象来说，又要数共产党占第一。这就是说老百姓对共产党怀着好奇心。在乌泽区里开了个人演说会的只有元也一个人，他在公会所和在分校开会的时候，尽管公开走进会场来听演说的听众只有五六个，但从窗口和黑暗里窥视会场的屋外听众却有二三十人。

对于这些村民说来，最切身的问题是税和公粮。贫农们尤其是关心开发山林的事。对于这个问题，又以元也的候选为中心分成“拥护”和“反对”两派。“拥护派”不敢公开声张，反对派却嚷嚷“共产党过激了”“山都要砍光了”等等讨厌的话。

开发山林委员会在元也家里开过三次会，刚只把要求开发的山林的地籍整理出来。总面积一共有七町一反步，开发申请人二十三名，山林所有主中，乌泽金太郎的有二町七反，二町三反属于山中数马，四反五亩属于乌泽茂助，剩下来的是公有林。……前天晚上，十几个农民在元也的率领下首先到乌泽公馆去办交涉，金太郎上东京去了。他们又到山中数马家，家里人说数马病在床上，请他们以后来。结果，大家只好回来了。

对于这二十三个农民说来，山林问题比选举重要得多。他们担心着元也会不会中途软化。说来，这些农民若没有元也当他们的头儿，是起鬃不起来的。因为元也家虽然现在成了小自耕农，却是曾经出了村长的旧家，又有文也做背景，是村里重要人物之一。至于这些穷老百姓，他们在老爷们面前是抬不起头来的。即使

有一兩個不怕事的敢出來說話，老爺們也不會理睬。但另一方面，他們又覺得元也的情形就从旁边看来也令人着急。他把村里所有的亲戚都变成敌人，这实在太惨了。他們担心着：“元也能过这一关嗎？”

一郎也填写了開發三反多地的申請書，但他却没有这些顧慮。如果元也真軟化了，那罵他一声“不像共產黨員的叛徒！”就完了。他一面唱着，讓半边身子淋湿保护标語，一面穿过桑园，来到远远可以瞧見山崖上藤森正的家的小路口。他又在路旁的庚申塚^①跟前停下来了。剛才瞧見的分校學生的習字在石碑上也貼着好些張……“綠化家鄉的群山！”

“嘿？這一定有什麼講究！”

一郎順着上坡路朝山崖上被櫟樹防風林圍繞着的稻草屋頂房爬去，一面在心里想。這些習字一定到處都貼得有。是什麼時候貼的？目的是什麼？

一郎來到上房門口往里一看，藤森正的父亲富士夫正站在昏暗的台阶边兒，板着面孔大声怒喝着。一郎赶紧把头縮回来，繞到堆肥小棚后面去。原来，正和茂都在堆房里悄然躲着呢。在这样的下雨天，哪怕只要求够一天伙食的低工資，也沒人雇他們的。

“就去嗎？”

用手动机編制养蚕用稻草蚕薄的正抬起头来問，但是趴在糠壳上的茂只抬了一下眼皮。

“喂，那个‘綠化家鄉的群山’是什麼呀？”

一郎把标語放在角落，脫下了湿漉漉的下地用上衣，一輪輪

^① 祭“庚申”的地方。普通是一塊石碑，上刻三只猴子。

到稻草上去說。

“是綠化运动。”正回答說。

“綠化运动？什么叫綠化运动？”

“号召大家在山上种树。”

“嗯？”一郎呻吟了。

“什么綠化运动，你瞧，那不是想給咱們的山林开放运动找岔子的反对运动嗎？啊！”一郎說，看見藤森正黑臉上的小眼睛被陽光刺得細眯眯的、正透过低矮的屋檐向着細雨稀疏了的外面望，心里感到着急。“当然山都荒了，可是这是那些發動战争的家伙搞出来的，不是咱們呀！”

“嗯！”

“到底这运动是誰开始的呢？”

正停住干活兒的手，双手合抱着滿是补釘的褲子膝盖，暂时默默地不吱声，接着他轉过头去問兄弟說：

“茂，你昨天晚上不是到分校去参加一些青年团员召集的会嗎？……”但話沒說完，就突然改变了腔調：“你，又偷出爹的烟絲袋来啦？别干得太过火，爹会生气呀！”

茂趴在糠壳上拚命吱吱地吸着烟袋。这个爱打架的小伙子理也不理哥哥的劝告，从头上蒙着一件少年航空兵制服——还佩着櫻花領章的兵士外套，仍然沒从嘴上放下烟袋。

“你不是昨天晚上回来給我說过嗎，忠彦來說这不是选举运动，是綠化运动，請大家認真干……”正又問他兄弟。茂不耐煩地回答說：“咱可不太詳細。我是鳥澤真吾說到会有面吃才去的。”

“干事是哪几个？”一郎代替正問。

“咱記不得了。吃完面我們就到校僕室去摔跤玩。”

“‘認真干’，認真干什么？”

茂不再回答。其中可能有秘密，不过茂力气很强，一郎不敢惹他。虽然正填写了开发四反地的申请，茂也写了三反多地，但他连元也家的集会都没去参加过。

“茂，愿意送掉你的申请吗？”

茂抬头瞥看一郎一眼，接着把手里的烟袋锅猛磕在捣草石上，又伸进木烟盒里去摸索着像捣碎了似的烟丝；他的眼睛里闪着异常焦灼的光芒。

“这是个阴谋，是山主们的阴谋！”

一郎说，他不满意性情温顺的哥哥正的态度。这时，打刚才起从上房那里传来的富士夫老头儿的啞喝声，越来越近地靠近堆房。

“茂……，茂……！”

正慌张地回头望弟弟的时候，经常患神经痛躺着的富士夫老头儿已经从水滴稀少了的屋檐下突然探出那张苍白色的脸来了。

“你这小子……”

不用说，茂的动作比他父亲灵活得多。他把烟丝盒冲着父亲一掷，就飞舞着大衣，赤脚溜出门外去了。老头儿一看，也弯腰驼背地迈开罗圈腿追赶着。

“茂干了什么事了？”

一郎目送着父子一块儿赛跑的后影，打听正说。一纵身跨过温室的稻草圆牆的茂，转眼之间就消失在鸡窝和厕所背对背地立着的小屋后面。富士夫老头儿也用手挨个儿扶着稻草圆牆的支柱绕着温室走，黑着脸追赶着。……正喃喃地说：

“茂那家伙，老是把老头儿的烟丝盒吸得一干二净的。”

这样的事，一郎本身也有过经验的，可是老头儿那发怒的样子似乎不太寻常。在战争时期，这些后生们吸过军队或是工厂的配给烟，知道了纸烟的味道。一方面是当时没有别的东西可以放

透嘴里去，但战争一结束，这个嗜好便成了痛苦了。一郎也是一样，尽管整天和打繩机打交道，却连一盒“金鷄”牌紙烟都买不起。他經過很大的努力后才把烟戒掉了，正也戒了。說来小村的这些小伙子們都沒有零用錢花。老头兒們还可以在小村的鋪子里賒賬，因为到了季节，他們有粮食和茧可卖。可是小伙子們，尤其是老二、老三們就哪一家鋪子也賒不动东西。一郎也連讀“赤旗”报都不得不到元也家去讀。不过，即使是这样，剛才那老头兒却气得太过分些……。

“他連大米也偷出去了！……前夜晚跑到岡谷去把錢都花光，一夜沒有回来。……爹在大哥面前拉不下臉。”正說，好像“討厭透了”似地用兩手把膝头一抱，搖搖頭給一郎看。“参加特攻队的家伙脾气太暴啦。……咱經常劝他，可是压根兒不听。”

兩個人默默地望着雨过天晴的門外。在防風櫛树和杉树树叢頂上，云塊急走着。远方的群山已經晴了，云塊像烟霧一般冲着山麓飞快地移动，近处的山頂和山腰也从云間露出臉来，眼前逐漸地出現村共有地秃山的山姿。

“那家伙的心总定不下来。……上一回还說要到北海道的煤矿去干活，要旅費，和哥哥吵了一陣架……”

正一点一点地吐露出来。这一家比一郎的家还要麻煩。家里有好几个成年兄弟，那个从中国东北地区帶妻子回来的老大嘉一，用絕對命令叫兄弟服从他。嘉一当过开拓移民团的副乡長，一点烟酒不染，又是拳术二段，刺刀术一段^①，一切都以移民团的方式办理，在这小村里是个不可輕視的人物。

① 日本人把圍棋、象棋、拳术、劍术等分成阶段以示强弱。最低一段，最高八段。

“嘉一哥和綠化运动没什么关系嗎?”

“沒有。”正說。“大哥是不来找他就不插手的。”

也許是这样，不过正是畏惧这个大哥的，一郎也害怕这个古板人物。尽管如此，一郎总觉得那个綠化运动一定有講究。元也和文也知道这件事嗎?

“喂，走吧，天晴啦!”

“嗯。”正含含糊糊地回答一声，心里惦着弟弟和老头兒的糾紛。一郎拿出标語，一面催促着說：

“連茂也拉了去，一參加斗争气就消了。”

說完，一郎吹起口哨来。就在这个当兒，傳來一声巨响，把堆房搖搖晃晃地震动起来。

一郎和正夺門而出。来到堆房后面一看，茂渾身泥漿趴着倒在堆放着糞桶的牆壁跟前。

“嘉一，住手！咱替他道歉，住手吧！”

打剛才起听见的叫声，原来是捉住大兒子胳膊的富士夫老伴在嚷叫着。在他們背后，富士夫老头兒不知所措地来回踱着；老大嘉一瞪着怒眼站在茂的跟前，他剛才大約还给苗圃送糞，身上披着一件蓑衣。

“你敢对爹动起手脚来啦！”

看样子，茂剛才还抵抗了父亲，但嘉一發怒也因为茂偷出了家里的大米。这时，趴着倒在地上的茂突然把后背一弯，在一眨眼的功夫里跳了起来，把插在堆房牆壁上的割草用镰刀握在手里。

茂的娘一声惊叫。手里抱着嬰兒的嘉一妻子赤着脚从廊子上跳了过来。咄嗟之間，一郎和正都馬上动不了手。茂的臉色鉄青，把镰刀抱在身后冲嘉一跑去；嘉一依然站在原地一动不动。他把蓑衣往身后一甩，猛地往前迈出一步。茂虽然掄起了镰刀，但相

反的一步兩步地往后退着。嘴里接連嚷嚷“畜生!”“杀死你!”但嘉一却一声不响。

兩兄弟的体格非常相像，都是寬肩寬腰的矮胖个子，只是哥哥比兄弟大一倍。被逼到牆壁跟前来的茂一声嚷叫，把鑊刀冲着嘉一抛了过来；刀碰在嘉一戴着下地用袖套的胳膊上給彈回去了。就在这瞬間，嘉一的另一只手已經伸到茂的肩上。正跑过去拾起鑊刀，一郎捉住嘉一的胳膊想制止他，被他一脚踢开。

“畜生……！他媽的……！”

茂的嚷叫已經变成哭声。看他摆开兩脚拚命掙扎的样子，連一郎都想哭了出来。兩個人揪着的时间并不長，立刻茂的身子在嘉一的肩上倒立起来，一下就給抛到地面上了。他站了起来馬上又給抛出很远。可是茂也頑強得很，他一站起身又馬上連哭帶嚷地扑过去。

“够受嗎，喂，够受嗎……”

在茂不知是第几次站起来扑过去的时候，他的身子僵直了，他的头往后揚着。对方一只手扼住了他的兵士服的衣領狠狠地搖撼着。茂搖摆着有气無力的臉，全身都軟癱了。

“別怕，不要紧的。”

嘉一站在昏倒在地上的茂的头前，气喘喘地說。

四周的人都屏住了声息。只有茂的娘用圍腰布掩着臉，一手按在地上啜泣着。正的臉上也浮出恐惧的神色低下头去。

“茂……”

一郎实在忍不下去，朝着渾身泥土、直挺挺地躺在地上的茂正想蹲下身子，馬上被嘉一按住肩膀猛然推开了。

“你敢对爹动手脚，你！”

嘉一从从容容地把兩手按在系着繩腰帶的腰上說，一郎望着

他的臉，心里感到無限憎恨。

“放下諸行，舍棄雜事，丟開自立之心^①，一心求佛：‘來生安樂是我們之願，請阿彌陀如來引導我們。’誠心懇求……”

念佛的合唱已經開始了。荒腔走板的尖聲、活像獨語似的喃喃聲、老人的顫聲，性急地吸一口氣突然高聲蓋過其他聲音的有力的聲音等等……念佛聲是多種多樣的。

一郎的父親喜十是沒落地主，房子相當寬敞。三十多個善男信女把布道師擁在當中朝着佛壇排坐着。布道師每敲一下鐘，他們就一齊搓搓念珠拜了一拜，又跟着他合唱下去。

“……感謝如來的恩典，從此遵守教門的戒律……”

“請吧，請吧，同行的鄉親們……”

念完後，大家在有些拘謹的空氣里躊躇着，這時打破這拘束，領起大家談話的是千鶴的母親阿兼。

“……來生是來生，這已經求過菩薩了，現在正是時候享享今生之福。對吧，老婆婆們，那麼，就叫媳婦們端菜飯來吧。請呵，請呵，同行們，請你們都寬坐。”

阿兼拖着一只跛腿，爽爽朗朗地移動起肥胖的身子，第一個把坐墊往後一退坐了下來。其他的人也跟着動起來，有的站着有的橫爬着，騷擾了一陣子之後才改完坐位，大家寬寬綽綽地坐開。

“師父，干嗎像上供似的一個人高高坐在那里呀，咱們可够不着哩。啊，對吧，同行們。”

① 這是佛教上的話，因為日本淨土真宗是“他力宗”，所以叫信徒們放棄“自立”，求助於佛。

阿兼站起来把布道师的小饭桌端过来，摆在大家的旁边，接着把坐垫也抱过来了。那身体结实约有五十来岁的和尚——看样子是惯于出门挣钱的——一晃一晃摇动着从脖子上吊挂着的袈裟，移到阿兼安排了的位置上来。大家哄然大笑。

每当布道师来这里的时候，信徒代表山中数马就供他住宿，阿兼作向导，把师父带到每个“御集会”去。虔诚的男女信徒们看到这么尊严的师父竟肯同大家打成一片，心里很高兴，衷心服从阿兼的指挥。

对于小村里虔诚的信徒们说来“御集会”又是一个莫大的娱乐。他们规定每人出大米二合，现款一圆，但不消说轮到集会的那一家得多掏些腰包。腰包掏得越是多，这一家人就越有面子。因此这其间就发生了竞争；同时，在会众中哪一家最值得佩服的问题也出来了，从而对于每家日常生活费用也发生了影响。

老人占多数的这些信徒们七口八舌地饶舌着，一面吃起膳桌上的菜。有的说红烧牛蒡的咸淡不合适；有的说咱们家去年腌的萝卜太差，硬邦邦地咬都咬不动；有的又说咱家那个媳妇尽管是个养娃娃的能手，一提起做饭就不成，至今仍然要咱这做婆婆的帮她看火候。这时阿兼隔着膳桌半站起来，朝大家高高举起一只一升烧酒的瓶子，席上更其活跃起来。

“同行的乡亲们！这是，嘿，是咱本家山中忠彦刚才送来说是供给菩萨的。怎么样，你们这些爷儿们，要不要喝一杯般若汤①……”

阿兼拉开独特的大嗓子说完以后，那些舌头上上了油的老婆婆们便嚷了起来。她们说爷儿们喝得娘儿们也喝得，偶然喝杯把般若汤，佛爷也不会罪过的。可是，像体力还壮的西边的与吉和竹麓

① 日本佛家把酒叫做“般若汤”。

內的善五郎等等，却又主張說在点灸前喝酒对身体有害。大家爭辯一番，还是师父下了判断說，喝一杯也不会有大害处的，这才解决了。

在这些人里，有很多是念佛固然重要，但請和尚点点灸更重要。本寺派遣来的布道师把这些心理摸得挺准，他一面說教一面把点灸、按摩、中医草葯，尤其把本地出产的对各种疾病有效的草根树皮傳授給信徒們。有的布道师还教授有关产前产后的知識，甚至于悄悄傳授避孕方法。更时髦的布道师还把好萊塢的新女明星的名字、美苏兩国的原子武器以及国际問題等等夾在說教里，站在佛家他力本願和現世是假象的立場上解釋給信徒們听。一方面他使得年輕信徒們莫測高深，另一方面又使老人們放下心来：認為畢竟一切不变是好的。

一杯下肚之后，大家的舌头更長了，那些想点灸的人就排坐在朝南的廊子上。有的脫光上半身，有的往前伏着連下身的丁字帶都露了出来，其中也有只系一塊圍腰布、像对蝦似地往前弯着腰的老太婆……。师父一手拿砚台，一手握笔，挨次打听每个人的病况，装模做样地点点头，在他們身上“点墨”；他背后跟着兩三个同行中的媳妇們，在点了墨的地方放些艾草，挨个兒用香点着。

“咱嘛，嘿，渾身都有毛病……”

藤作歪着头說。师父把笔蘸在砚台里，从他头上嗯、嗯地答应着。問他哪里不好，回答是簡直沒有一处沒有毛病。每年草木發芽的时候，他的坐骨神經就發痛，腸胃也不好。最近眼眶又爛了，不敢朝天看；几年来一直保存下来的兩三顆大牙，也有一颗快要掉下来，連吃飯都感到困难……。藤作喃喃地数說着，师父叫他趴在廊子上解开丁字帶，在尾龙骨的兩側点了墨，又在背梁上和脖頸上……。然后又叫他翻过身来在心窩上和心窩附近等等挨次

点了，就走到鄰边的第二个人那里去。

“唔唔……唔唔……”

藤作趴在冰凉的廊板上，每当艾草着火燒起来的时候，就大声呻吟着。

“有什么法子呢，使用了五十年的身板子呀……唔唔！”

不知是誰在他身旁呻吟着說。藤作覺得他這話很中肯，再是怎樣好的機器，要是使用了五十年還沒有壞，那是“沒有道理的”。“可是，咱拖着這架機器在泥土里爬了五十年，結果却沒有拖出一點出息哩。”……

“唔唔……唔唔……”

每当艾草点着火，藤作就大声呻吟着。

“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

在他旁边，清治的老娘把臉伏到膝蓋上去，兩手哆哆嗦嗦地舉在額前合掌，拚命念着佛。

“唔唔……唔唔……”

藤作一面呻吟一面听着清治的娘的念佛声，心里覺得師父的話是很对的：“不能抱怨，一抱怨灸就更燙了。”

“大兒子牺牲了，稅太多了，公糧也那麼要命，這都是前世修的。要是今生忍受辛酸，服从阿彌陀如來的意思，來生一定住極樂。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唔唔，燙呀！”每当艾草燒尽、舒了一口氣的時候，藤作就覺得頭腦一陣迷糊，腰部頓時輕鬆……。

“請吧，請吧，同行的乡亲们！”

点灸差不多点完了时，阿兼又拉开嗓門号召大家。

“咱們一齐來學唱一首新歌。來，來，請每個人都把吃剩的菜拿回家去送給孫子們……來，大伙兒圍個圓圈坐下來！”

阿兼掄着念珠指揮大家，其他的人也各自把念珠繞在手腕上，端端正正坐了下來。

“准备好了嗎？調是和最近流行的煤矿小調‘月亮出来了，月亮出来了’一样，知道了嗎？那么，請师父領頭吧。”

每个人一手拿着送来的草書歌詞，开始由布道师用粗声唱，接着大家參差不齊地跟着唱；歌声逐漸地諧調起來。

“……广大無边的如來的話，有如在黑暗里点的明灯，靜靜地合上這兩掌……”

“好，声音再大些！”

阿兼伸起腰掄动念珠，自己發出更大的声音來。

“……虽然不知道今后的命运，究竟是幸福还是不幸，咱可已經有了覺悟……”

“对，啲伊啲伊……吧，喂……”

“……或許遇上大雨，或許遇着暴風，咱可遵从如來的教訓，不分晴雨合上兩掌，心情愉快把佛念……”

大家在阿兼的領唱下反复地把歌合唱下去。唱着，唱着，他們就越来越相信：忘掉一切煩惱，消除不平和抗拒的心，像这样地歌唱起去，就是極樂了。

“我代理父亲参加集会，到迟了，請原諒！”

快到散会的时候，山中忠彦穿一套大烏茧紬和服、脚上一双黑緞子足袋才走到末座上，殷殷勤勤地向大家打个招呼。因为他是信徒代表數馬的代理人，信徒們也都客客气气地还了礼。大家心里都很佩服他：这么个进过大学的人，一点不拿架子坐在末座，規規矩矩向大家招呼，而且剛才还送了讓大家开心的供酒來……。

“忠彦君很忙吧，正在竞选。”坐在上座的师父說。“我衷心祝愿你当选。希望大家都帮忙。”

接着，阿兼又对每个人磕着头說：

“請多多帮忙啦，咱們都是同宗同門，給他选上吧，求求你們啦。”

“山中忠彦的选举运动搞得真不錯。”

善五郎說。这时他已經走出喜十家，和西边的伙伴們分手，只剩下他和藤作兩個人朝溪中桥走着。他是为了点灸跑到西边来出席这个“御集会”的，自从千代出了事以后他觉得自己很沒臉，就在大家聚集的席上也不敢随便發表自己的意見。

“那是，你呀，是違犯选举法的。”

“嗯！”

藤作呆然回答說。他剛剛打了个大哈欠，噙着一眶泪水，兩脚也晃晃搖搖地沒有了力气。

“咱不喜欢那个和尚。”

“嗯！”

“不过，那和尚的点灸术的确高明。咱的脖根已經不硬了，嗯。”善五郎自顧自地饒舌着。他松开衣領，伸手輕輕地撫着脖根上点了灸的燒痕。“今天晚上要是不到烏澤公館去，咱嘛，嘿，真想就这么躺下来睡它一觉。”

“嗯！”

“为了千代的案子，咱給岡谷警察局傳去兩次啦。山里的活兒也因为每天下雨，干了一半就下山来啦。嘿，咱呀，連苗圃都还没有犁呢。”

“嗯！”

藤作像成了呆子似地光是嗯、嗯答应，晃晃搖搖地迈着步。他好像剛洗了澡出来似的，渾身热呼呼的，平常的劳累一下子都

鑽出來了，十分想睡。

選舉嘛，怎麼都成，他在想。……“還是像別人一樣把票投給忠彥或是茂助對自己有利些。如果嚷違犯選舉法什么的追究起來，那又豈只忠彥一人，一百個、一千個也有的是。善五郎一直都愛抱怨，一年到頭都只聽見他嘰嘰咕咕的，這家伙也太可憐了。咱不相信千代會干強盜，可她也太窮啦，她也是倒運夠了……。”“這且不管它，今夜講好了，要到烏澤公館去辦交涉，想起來有些害怕。還是裝蒜回家睡覺嗎？土地，誰不想要，可是滿頭白髮，太抱怨多了，來生就難了……”

“……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

兩個人穿過溪中橋。藤作老是落在善五郎身後，從那往右沖左邊的上坡路走就到溪中的岔口。突然間，一個陌生小伙子迎面跑來，差點跟他們撞個滿懷。

“請看山路工程的貪污事件……，山路工程的……”

小伙子腋下夾着一細紙，把它每人分送了一張，就跑進路旁的房子里去了。

“啥事兒呀？”

善五郎停住腳步，滿有介事地把那紙張舉起來看。藤作像這種沒有一幅插圖的東西是根本看不懂的。他只是看着那身穿黑色茄克和工作褲的矮小伙子的後影。這人就是川添工廠的青共盟員大內圓三，今天特意早退支援元也的選舉運動。——這，藤作當然不知道。

“這是日本共產黨干的，噫！”善五郎不住地呻吟着。“藤作，上面有金太郎和數馬的名字哩，噫！”

可是，善五郎雖是呻吟着，但在这紙張上認識的漢字也只寥寥幾個，文章內容他一點也看不懂。

兩人一來到坡上，就看見公会所和觀音堂前的廣場上，飄揚着一面紅旗。漸漸走近一看，只見五六个青年圍着肩上斜挂白帶子的村議員候選人元也站在那里，其中的一個在演說；另外舉着標語牌的是西邊的一郎；把紅旗的旗杆支在地上、站在最前頭的是善五郎的兒子山中嘉助。

“辛苦了！”

善五郎朝着元也哈了腰，藤作也把剛才的紙張揣進袖子里，朝他施禮。

正在演說的小伙子是池部新一。他擺開兩只穿工作褲、蹬木屐的腳，臉紅筋脹地叫喊着；可是聲音被風刮走了，耳朵不太好使的藤作听不真。

善五郎站到演說人的最跟前。听众太少了，連把好奇地望着紅旗的小孩和背着嬰兒在四周徘徊的老太太也算在內，統共只有十来个人，其余的便只是圍繞着廣場的一片桑園。

藤作感到為難。他不能把善五郎丟下一个人先回去。那些小伙子們好像是和初江一起在川添工厂干活的工人。拿紅旗的又是鄰家的兒子。從人情上說他是不能走的。雖然派出所警察站在桑園里滴溜滴溜地向這面瞧着也沒有法子，他只好把已經天晴不需要的洋傘支在地上，蹲在善五郎的背後。

“我們是根據可靠的資料發表的。地主們對美國兵的隊長行賄賂，拿國民的稅來養肥自己……”

演說人時時咳嗽停下話來，他把長頭髮向後一甩，像硬要咽下咳嗽擠出聲音。……這小伙子講的話好像和揣進袖子里的那張紙有關係。嗯！那麼，七盤弯山澗的工程有貪污了。財主們真會搞坏事。嗯！不過，這個年輕人是過激派吧。儘管有理，人世上可不像快刀切豆腐那麼簡單呀，嗯！……藤作想。

“老乡們！亲爱的貧农老乡們！这就是星野在任中干的貪污和剝削的村政，其实是角倉一族在背里拉着綫干的角倉村政，如果不打倒这个政权就不可能实行完全的耕地改革……”

善五郎在藤作的头上用力鼓起掌来，藤作吓了一跳。……“尽管这样，演說的小伙子可真热心哪！他的臉色不太好看，他的爹娘准保不放心吧。嗯！拚命講着哩，真了不起！……”藤作虽然听不慣“角倉村政”什么的名詞，但着实佩服演說人的态度，連瞌睡也完全攆走了。

“只有你們貴重的一張选票才能使日本明朝化和富裕化。才能打倒角倉村政，徹底实行耕地改革……老乡們！亲爱的貧农老乡們！我們日本共产党候选人烏澤元也君正是为了打倒角倉村政而斗争。为了支援……”

善五郎又鼓起掌来。藤作撑着洋傘，环視一下不知什么时候蹲在自己四周的四五个老乡以后，又把臉轉向演說人，用舌头舐舐嘴边。他在心里暗暗下个决心，今天晚上还是得上烏澤公館办交涉，一面依然嗯、嗯地呻吟着。

第十七章 “你，要是着急事就上那楼梯吧！”

这天下午三点鐘光景，烏澤金太郎坐在东京山手环行高架电車的一个車廂里。他剛才打电话給丸之内角倉总公司，得到松井董事这样一个答复：“馬上赶来，可以談半个鐘头。”他从前天起已經打了不少电话，到今天才能捉住这个机会。那位来到地方时和藹可亲的总公司常委，在东京时可摆着不小的架子。

会见松井常委是金太郎上京的目的之一。剛才他还在某会館

里开“要求通过‘山林补助法’全国發起人大會”，得到電話后就馬上溜出来了。但不知为什么，心里煩得要命。

金太郎从背心口袋里掏出有盖的老式金表来瞧时刻，已經不知掏了多少次了。这只表是他父亲給他的，战争时期他一直把它藏起来不肯充公，现在还小心翼翼地上面套了一个賽璐珞壳子。电車駛过品川站，田街站，接着又駛过濱松街站……。

不消說，金太郎一点不知道在他上京的时候，元也和小村里的十几个老百姓會到他公館里交涉开放二町七反山林。这两三天来，他都在急急忙忙奔跑着。

他在东京要办的重要事有三件。一是为了促进山林綠化运动来請农林部顧問某农学博士到川添村和其他几个村去講演。这件事在他来京的第一天就順利办妥了。

第二件最主要了，要求国家对私有山林制定一个援助的法律，他是岡谷地方的代表，和長野县其他几个代表一道来京請願。这个运动是从去年就展开的，自从有了耕地改革不包括山林原野的决定以后，这更成为地主們一个强烈的要求。不消說，政府党——自由党内閣完全拥护这个运动，如今只是再提起政府的注意就成。

今天召开的“全国發起人大會”，連农林相也主动参加了。他向大会明确地說：“要是自由党在普选中获得胜利，能維持政权的話，一定为实现諸位的希望而努力。”这一句話又对每个人的选票發生影响。于是把选举地盤放在农村的議員們也在百忙中抽空来参加了这个会。岡谷市的来島議員（前届議員，这回候选）昨天乘晚車赶来了，金太郎和他換班，自己溜了出来。他又跟来島議員和其他的县代表約定乘今晚的火車回去。

第三件事是去年以来的悬案——角倉一門想独自經營川添工厂，和总公司进行了極其复杂的交涉。为了这事，他还帶來了小

松謙义的一封信。

从电车里看出去，沿綫大部分还是轟炸后的焦土。只剩下鉄架子和混凝土牆的龐大工厂、橫躺在枯草里的紅鏽了的起重機、燒毀了的卡車。在頹牆破壁前面屋簷相接地排列着的飲食小販攤子，站前大街上剛添上彩色油漆的簡陋飯館和吃茶店，連泥濘的小胡同里也直撞进去的吉普車。……

金太郎把膝上的皮包放好，手肘支在上面，手掌按着前額。干嗎心里这么煩呢？是發燒了嗎？自从昨天那件事以来，一看汜濫街上的美国兵，神經就受到很大的刺激……。

“难怪，今天是禮拜六呀。”……接連不斷地映进眼帘来的美国兵实在太多了，不由得令人想起这件事。每一个車站都充滿着他們的声音，都瞧見他們摟着女人腰部的丑态。

金太郎想这是沒有法子的事，在占領下，这种現象是不可避免的。他熟知学生时代曾長期住过的东京；战后也經常来京，自以为相当了解东京紧接战敗后的剧烈变化，但他老是觉得叫做美国兵的——或是叫做美国的——并不是这么个样兒。

这感觉在昨天遇見那件事以后更其加强了。他曾把美国看做一个尊重人权的国家，是一个紳士派头的民主主义国家，对它一向怀着景仰。可是如今，他却觉得好像这种看法有点不太对头了。是不是因为自己是被占領国的人才有此感觉呢？他也曾反省过。但仍然觉得以前的想法有些錯了。昨天那件事究竟意味着什么？那是不是就是美国的国民性？

“有乐街！……有乐街！……”

金太郎一听扩音机的喊声，就夾起沉重的皮包，挤在人群里慌張地下到站台上來。战后，人們的服装虽是那么多多种多样，但人流里系着美国式华丽領帶和穿寬腿褲子的特別多，相形之下，

金太郎穿的西裝顯得鄉氣十足。

金太郎在沉思着，夾在人群里擠來擠去踏着有樂街站磨損得凸凹不平的階梯走下去。不知怎地，皮鞋的後跟突然碰在後面的什麼東西上，差點兒把皮鞋脫掉。下了第二級，另一只皮鞋的後跟又碰上什麼，他差點兒絆了一跤。第三次、第四次……他才注意到回頭一看，頭上面一個拿着可口可樂瓶子的美國兵，向他叮望着咯、咯、咯地笑。這個大兵每當金太郎把放在後面的一只腳從階上抬起來的時候，就對準他皮鞋後跟踢過來。

金太郎雖然夾在人群中行動不太方便，卻為了躲開這個大兵，盡量使自己的身子挨到牆壁旁邊去，可是那個美國兵卻執拗得很，始終跟在他身後，終於把金太郎的皮鞋從腳上踢下來。

“你干什么？”

金太郎再不能忍耐了，把背挨着牆用英語質問大兵。就在這個瞬間，人流好像被分開來似地突地開出了一個空隙，拿着可口可樂瓶子的大兵“嗨！”地叫了一聲。

頃刻間，三四個美國大兵攔住金太郎的去路。他們個個都喝得酩酊大醉，七口八舌地不知嚷着什麼。剛才那個亂髮幾乎垂到鼻尖上來的兵一下子舉起可口可樂的瓶子，大叫一聲擲過來。金太郎机灵地把頭側過去。瓶子落在他頭邊的牆上嘩啦一聲粉碎了。

“嗨！”……另一個美國兵捉着金太郎的胸部搖撼着。金太郎的後腦勺撞着牆壁，發出咯噔、咯噔的鈍聲。

人群都停了下來，但只是默默望着。從人群里擠出兩三個鐵道工作人員，及時地擋住了，但他們也只是接連向美國兵鞠躬。

金太郎被鐵道工作人員帶到站長室里來。他們給他端洗臉水，一面拭揩着金太郎身上被弄濕了的上衣，一面說：

“你也可以去報告占領軍憲兵隊。但他們只專向我們這一邊來

調查，反而白受氣。”

站長沒有在。金太郎稍微寧靜一下走出站長室，心里十分氣惱。波茨坦公告簽訂者之一的美國國民，對這樣的事打算怎樣解釋？也許說那些兵喝醉了。好，那麼，昨天那件事又怎樣解釋？……

昨天快到中午的時候，金太郎到田村街的廣播會館去了。這天他剛好有一點功夫想去看一個在廣播局工作的一個學生時代的朋友。剛來到門口，門對面的兩個電梯正往上開。傳達告訴他朋友在三樓，他就問可不可以乘電梯去。傳達回答說“請吧。”接着又加上一句：“四樓和五樓是占領軍，但電梯大家可以使用的。”

兩個鐵門前面都站着十來個人等候電梯下來。一個鐵門前站着的是外國兵和抱着點心盒的外國婦女，日本人都站在另一個鐵門前。金太郎站到日本人的一伙里去，在等着的當兒他逐漸明白了傳達室老头兒加上那句話的意思。

一個個兒格外高大、右手肘支在電梯鐵門上的橫楣的美國兵，在電梯下來以後，捉住每個走進廂內的日本人怒喝着什麼。要是姑娘，他就伸出那只像起重機一般長的左手攔住屁股，把她放進廂里去；要是個男的，他就把已經走進去的人也像小猫似地撮起后領提出來。

這些兵都是全副武裝。在旁邊一個行列中，外國女人們不斷地嚼動着嘴巴，每當在日本人的行列中發生這樣的事情時，她們就哄然發出笑聲來；日本人却都一聲不響。

“你，要是急事，就上那邊的樓梯吧！”

這時，一個二世（生長在美國的日本人）兵來到金太郎跟前突然發出大聲吼叫着說。

“不，我沒有急事。”

金太郎回答了。这个兵虽然穿着武装，但没有喝醉的样子。

“你，要是着急事，就上那边的楼梯去，啊！”

二世兵攥在金太郎的面前，用手指指很远的楼梯吆喝着；可是下来的电梯却是空空的，日本人的司机在打开铁门等着。

“不，我没什么急事。”

金太郎重复着同样的话。就在这时候，二世兵把手伸到腰上的手枪套上去，连口沫都溅在金太郎脸上那么近地把脸紧紧靠攏来，气势汹汹地吼叫：

“你！要是着急事，就上那边的楼梯去！”

再不服从，说不定会发生生命的危险。金太郎无可奈何地向着那二世指着的楼梯走去了。

金太郎心里十分惊愕。那个美国兵虽然用行动来表示那是他的绝对命令，但嘴上说的话三次都是同样的：“你，要是着急事，就上那边的楼梯吧！”

“那就是美国民主主义的真面目了吗？”

金太郎边想边顺着有乐街区行人拥挤的报社大街走去，有时差点儿撞上吉普车吓了一跳。这个穿上细腿裤子的乡下绅士虽然并不为在自己的小村里发生的美军暴行感到义愤，但此刻却真正生了美国兵的气。

“要是有个第三者把昨天自己和美国兵的对话录下音来，听去一定很滑稽的。美国兵一直说的都是：‘你，要是着急事，就上那边的楼梯吧。’乍一听，人家会以为对方那么亲切地劝告着，自己偏不听，真太顽固了，简直是个白痴。可是，又哪里知道对方却是把手放在手枪上哩。”……

一走出报社大街就来到用号码来代替胡同名的丸之内大街中心区。这里沿着马路，排列着各大企业的总公司。大部分都是明治

时代建筑的英国式大厦。是一条汽车的喇叭声安静地沿着牆壁爬，溜进每个窗口里去似的街道。连这乡下佬的金太郎也早就听见谣言说过，这丸之内中心区是美国为了利于占领后的对策，有意不施轰炸。现在，这条大厦街的重要建筑十之八九都换上外国文字的招牌了。

一排排用大理石和磚头修盖的大厦，经过几十年星霜之后，更添上一層威严。金太郎走进其中的一幢，踏上了角倉总公司的石阶。

“烏澤金太郎先生？是，請等一會兒。”穿着制服的少年傳達这样說，拿起台上電話的听筒，然后站在前头把金太郎領到电梯那里。

“就来了，請稍等一會兒。”

少年傳達把他領到不知是第几層樓的一个会客室里去，叫女僕端茶来，恭恭敬敬鞠个躬以后退出去了。

堂皇高大的房子，無論是日本式的，或西洋式的都是一样，使人头脑清醒，心情安静。金太郎心不在焉地瀏覽着牆上有名画家的風景画，一面默默地吮着茶。他没有想到这些房子和其他的一切都是貧困的农民和他們的姑娘們的血汗的結晶；他的心还在給剛才的事情占据着。“那就是波茨坦公告的簽訂者的真面目嗎？”

原来，金太郎对占领国不是苏联而是美国这一点感到滿足。首先是美国和苏联不同，不否定私有财产；同时，美国又是一个民主主义国家，尊重人权。这便是金太郎感到滿足的基础。可是，如果这个“民主”其实就是像昨天那样的話……？

“呀，对不起，对不起！”

松井常委敲门后走了进来。他还是那样圓滑客气，但服裝却时髦得惊人。

“虽然只有一刻鐘，請坐，請坐。”

他坐在桌子的那一面，伸手瞧了瞧美国式的紅黄色金手表，把头一抬，好像在說：赶快講呀。

金太郎从皮包里拿出小松謙义的信，放在桌上。

“啊啊，对对，啊啊。”

松井常委打开信紙，不住地点点头。他的头腦好像中葯鋪的葯箱子，一箱一箱塞滿了各种問題，此刻打开一箱，才突然想起似的說。

“小松先生很好嗎？”

“今年冬天几乎受不了。”

“嗯。”

松井常委又瞧一下手表，头也不抬地改用办事务的口吻說：

“川添工厂的問題，还是和那次回京后給小松先生的信里說的一样，根本沒有多大的發展。”常委取下眼鏡，拿着鏡框說，声音虽是很低却沒有一句廢話。“我們公司对‘东电’的債权总额除那次附在信里的数字外，也不过还有一些以后的地价和房子使用費等。关于債权的执行，董事会會議决定請小松先生和角倉一族的各位承办，这也在上回的信里說过了。現在，美国的人造絲是那么發达，咱們和其他国家的貿易也沒有眉目，目前是不打算把那个工厂重新改为絲厂的。不过，目前用我們公司的名义請各位做代理人，將來工厂从‘东电’手里回轉給咱們后，再請各位組織一个新公司，从我們公司移交給你們。……这些决定現在也並沒有改变。”

“这我也知道。問題是‘东电’最近的方針。就是东电总公司打算把川添工厂怎么办。”

“是。”

“前几天，我們也派了一个人去见过川添工厂的相良厂长，和

他談了不少問題，廠長好像非常為難。”

“是。”

“就是說‘東電’作為還債已留下了一半機械，也留下一些適合於新企業的技术人員。但工廠既已關門，廠長自己也不願意再呆下去。……可是，總公司的態度太優柔寡斷了，最近，工會方面提出了生產復興的鬥爭口號，事態更不穩了。所以希望你們經過角倉總公司向‘東電’公司加緊要求履行債務……廠長是這樣說的。”

金太郎說完，把膝上的皮包立了起來，窺視對方面部的表情。松井常委把裝好眼鏡的盒子插進背心口袋里去，深深地坐在椅子上，暫時一言不發。

“究竟‘東電’公司最近是怎樣一個方針？”

“這，這是別人家裏的事，我不知道。”

鄉下人那種咄咄逼人的隨便態度大約傷了松井常委的感情，他一言之下碰了回去。金太郎也有些生氣，把高鼻子的臉掉了過去，對方又開口說：

“這問題是相當複雜的。不然，要求履行一個工廠的債務本是簡單不過的事。”松井常委從桌上撮起一支紙煙，窺視金太郎的臉。“您知道不知道那位威爾茲休受理了‘東電’工會聯合會的控訴嗎？”

“威爾茲休？”

“就是‘總部’的威爾茲休呀，那個反卡特爾、反托拉斯部長……”

對方解釋了，金太郎依然瞧着對方的臉。他也記了起來，這名字在松井常委訪問小松公館時曾經提過；可是，威爾茲休受理了“東電”工會聯合會的控訴，會值得這麼大驚小怪嗎？

“這一來，連股份整理委員會對‘東電’也束手無策啦。東電總

公司也担心着不知将来是个什么结局。……”

松井脸上泛着微笑，仿佛在说：这不仅仅是“东电”一家的問題，这件事可能会累及其他拥有强大工会的大企业。像我们公司这样的纖維产业，一般地说来工会的力量都很薄弱，所以还不必顾虑，但对角倉資本的本家——整个安田財閥就大有可能了。角倉資本也不能安然自在的。……但是，金太郎的腦子却不能立即理解这件事的重要性。

“他們控訴些什么？”

“控訴些什么，这可……”常委臉上現出“真没办法”的神色来。“解散企业时，在手續上玩的花招給他們抓住了。‘东电’公司由于需要，把全工厂的每月生产額报告为兩亿，工会方面提出数字說一向都是四亿，生产額减少是因公司利用資財搞黑市投机。他們又說以解散企业为借口解雇工人是違犯波茨坦公告的。”

对方臉上浮出“明白了吧”的表情，但毫不在乎的金太郎仍然回問过去：

“工会里也有这么懂得的内行嗎？”

金太郎也略略知道根据波茨坦公告，大企业应解散为資本一百万圓以下的小企业；可是，难道工人也……。

“当然有哩。战后的工会里有的是知識分子，尤其是‘东电’工会联合会里面有个叫做市川的，不久以前还担任总公司營業課長，此刻是他們的首領呢。”

“嗚？”

金太郎终于投降了。松井常委把話头拉到这上面来以后，自己也不胜煩惱地独語着：

“美国也有那样的渾蛋哩。”

这是說那个威尔茲休，金太郎也明白了。

“就是說，他幫着工人嗎？”

“‘幫着工人’？嗯，雖然並不一定是共產黨，這就是所謂‘民主主義’了吧？要是有理，就不顧一切地貫徹到底。……真傷腦筋。”

“噤嘴！”

金太郎目不轉睛地向着對方望，心里感到痛快。那麼，從昨天起見過的那些美國兵並不完全代表着美國的國民性？

“不過，是這樣的。像他那樣的渾蛋在‘總部’里也已經為數不多了。比如那位 D 准將也在前幾天給送回國去了。”

金太郎又吃了一驚。松井常委望望手表暗示時間已到說：

“這，總而言之，一切都要隨機應變。……那麼，您的來意，我盡力效勞。請代我問候小松先生。”

這天晚上，金太郎跟來島議員和其他的縣代表等一起坐上火車，第二天早上回到了岡谷。他立即到市內成了選舉事務所的自己的鋪子去，中午時候又爬着山路到大家約定要到的三棵松小村小松公館。

這個小松謙義的直系、在本地又有很好的地盤的金太郎，可以從從容容地應付競選，但此刻面上却帶着憂郁的神色。

他覺得這回上京時從美國兵那里受到的各種侮辱，簡直是洗也洗不掉的污泥。……“這和看錯交通燈信號、受到交通警的叱責性質是截然不同的。”

還有說過“美國也有那樣的渾蛋。”的松井常委，期待着那種渾蛋（威爾茲休）有一天會給總部趕出去的松井常委，和這個松井常委站在一個地盤上的自己……。

“烏澤君也真是少爺。你呀，要是把這種事情也放在心上，還成得了優秀的政治家嗎，我說你。”

这是昨天晚上在火車里，坐在旁边的来島議員說的。他是在战争結束为止曾在馬尼刺当軍部附屬商、橫行霸道的情酒“天龙”釀造公司的總經理的兒子。金太郎由于自尊心不敢講出事情的細節。来島又說：

“別把那些家伙放在心上。哼，讓他們抱抱女人、送几个錢，就变得跟猫一样馴順啦。哼，这个嘛，不管东洋西洋，都是一样。”

但是，金太郎已經自覺到自己的民主主义——就是一种对發動討厭的战争的軍国主义的仇恨心理；战后很快地用所有的現款开办木器工厂，不像其他地主那样積極反对耕地改革的心理——碰在牆壁上了。

小松公館的内室里，并非坐着二十来个客人。因为患風湿病的小松先生不能离开火爐，所以大家都聚在这里，他們有些住在川添，有些住在山浦，也有些住在岡谷市内，都是有山有林的重要人物。来島議員已經来了，正报告着在东京举行的“要求通过‘山林补助法’全国發起人大会”的情况。

“先生在叫你哩。”

金太郎站在紙隔門旁边向室内环顧时，有人从身旁这样說。原来坐在上座把肩膀用火爐被子盖住、叫女佣人按摩着肩膀的老人打剛才起就哆哆嗦嗦地举着手在叫他。

“怎样了？嗯，怎样了？”

老人性急地問，問的当然是和角倉总公司交涉的那件事。

“大致成了。”

“松井答应了嗎？”

这位患風湿病的老人不管来島議員在旁边做着报告，毫不客气地大声嚷嚷着說。

“答应是答应了，不过事情很复杂……回头再詳細报告吧。”

“嗯！”老人有些不太滿意，回头向揉着背脊的女人直着嗓門嚷：

“干嗎不給鳥澤端茶來！笨蛋！……”說后又把臉扭回金太郎這邊，自个兒嗯、嗯地点着头說：“連上野的櫻花也沒功夫去看吧，嗯，嗯……”

嘴角淌着涎的老人，对这个自己的政治繼承人看来是很疼爱的。

人們熱心地傾听着來島議員的報告。從川添村來的有星野村長、新田小村的角倉才一郎等屬於角倉一族的人，從鳥澤小村來的人里還瞧見山中數馬的臉。有的在火盆旁邊攤開小手冊，舐着鉛筆記錄報告里的數字；有的耳朵不好，把頭一歪，從別人的肩膀上往前伸着；也有的低着頭、一字不漏地闔着眼皮听——這些人听得那么出神，連山主金太郎都覺得太丑了。

一方面，來島議員又把農林大臣的聲明說得好像是他獨力獲得似的。他坐在剛巧把挨着火爐的小松先生做靠背的位置上，正說明着全國發起人大會中決議的補助法草案中最重要的一項——補助金的數字。這個決議說：政府在七年的期間內，對植林者補助每植林一町步地兩萬圓。

“……頭一次是一萬圓，在植林當時支付。剩下的一萬圓在七年的期間內支付。就是說，七年內先付五千圓用來補種枯死的樹苗、薶草和施肥；隨后又付五千圓用來修伐樹枝和薶草等等……”

來島議員說得臉紅筋脹，鼻尖上直冒汗珠。因為他不但本身是一個大山主，還得在選舉日迫近的現在，獲取在座這些人的支持，他們在各個小村里都能夠活動幾十票到幾百票。

“植林的種類有沒有限制？”有人提出疑問。

“目前没有什么限制。不論杉树、松树、落叶松树……但这一点还是有研究的余地的。”

不过，哪怕是种植柏树吧，一町步兩万圓的补助金也实在太可观了。大家的心都活躍起来，一个接一个地提出問題，山中數馬也从大家背后探出光头說：

“那么；这个錢从哪家銀行領呢？”

大家都回过头去。他拚命眯着眼睛，但把嘴紧紧閉着，一張乖戾剛復的臉。

“要是給公債或國債，那就沒多大意思了。咱現在种植着一些杉树苗，請問申請書呈到哪一部門去？”

大家都笑了起来。有人从旁边拉拉他的袖子，小声打着耳語說：

“这是你呀，目前还是草案，还没有成为法律呢。”

可是，秃紅头在笑声中并没有縮回来。

“不，一定会實現的。本人不才，願尽平生之力滿足各位的期待。”这回，来島議員拚命了。“正如农林大臣声明的那樣，只要我們自由党内閣能維持政权，只要本人在各位支持下能够再登議壇，我發誓保證這項法案一定通过。”

这时，从剛才起挨着火爐不停地咳嗽着的風湿病老人突然把头一抬，像叱責似地嚷嚷起来：

“所以呀，大家都要尽力爭取这回选举的胜利。別光是忙着打算还没到手的東西，每个人都要站稳脚跟。你們瞧南信地区，那个共产党的大林千太郎不是最占优势嗎，啊嗯！”

到了天黑，金太郎才拖着疲憊的脚回到鳥澤公館来。……

小松公館里的人們回去以后，他就向謙义报告跟松井常委交涉的經過；这时恰好小松信义也从川添工厂回来了。他很晚才离

开那里，关于松井說起的威尔兹·休的事和他受到美国兵侮辱的事，他一句也沒說。

他覺得就對他們倆談了，父子也一定跟松井常委一樣，是屬於：“美國也有那樣的渾蛋。”的一伙的。

“那麼，我既對威爾茲休懷着好感，也贊成‘東電’工會聯合會了嗎？”金太郎自己問自己。當然並不是這樣。不但如此，他對屬於“東電”工會聯合會的下層組織川添工會反而抱有很大的反感。

對於工會本身，他從民主主義的立場來說是承認的；但那個連他妹妹蓮也在內、共產黨力量很大的川添工會，如果事情順利川添工廠要交由角倉一族支配時，要是不先攆走的話他是絕對不接受的。

結局，金太郎在受了像挨耳光的侮辱後心中滋長的煩躁究竟是什麼，他現在還沒有明白。他累得要命，心情急躁，看來有點發燒了。他通知選舉事務所變更原計劃，打算回公館去好好休息一個晚上。

“啊啊，你……”

當他爬完門前的坡路，想鑽進已經關上大門的耳門的時候，他的太太突然從黑暗里沖他撲過來。

“什麼事？大聲講！”

太太着急地小声講了些什么，金太郎吼了她一聲。一聽，原來農民們闖進公館里來了。她打電話到岡谷的店里，回答說在小松家；又打電話給小松，那里說剛走。她怕丈夫回來撞上他們，便等在門口攔住他。

“是誰？烏澤元也嗎？怕什麼，我還會躲他們嗎？”

“可是，人可不少哩。現在是為次在對付着他們，好不好你先到我的娘家去。”

“胡說！日本還沒有變成共產主義哩。咱們還可以保護私有財產的。走開！”

金太郎推开太太，反而好像受了鼓勵似地，氣勢汹汹冲进門內。他順着院里的鋪石拐了一個彎，就瞧見在門燈明亮的穿厅屋檐下擁擠着五六個人，面背着他正在談判。再往前走，又瞧見從穿厅旁邊的樹叢黑陰里幾個人影沖着他格噠格噠地走了來，一面喊着：“來啦，來啦！”“為次那傢伙撒謊啦！”

“干嗎呀！跑到別人家來吵！不要鬧！”

金太郎大踏步走進穿厅。站在屋檐下的人們往左右分開。金太郎踢下腳上的皮鞋，站在穿厅階台上怒喝起來：

“胡鬧！來這麼多人有什麼事？”

站在穿厅階台上的金太郎拚命掩住心裡的驚愕，瞪眼怒視着大家的臉。他瞪着烏澤元也，瞪着聚在他身後光是伸出臉來的人們。裡面也有金太郎從不認識的人，但是這麼多的農民，又這麼從穿厅里直闖進來，是從來沒有過的事。

金太郎原打算把他們趕回去。不消說，他壓根兒沒有想到要聽從他們的要求——剛才他太太已經告訴他了——放出哪怕是一部分山林來。

“都進來！為次，你領他們進去！”

金太郎自己也不知覺從嘴里吐出這樣的話來。他自己生着自己的氣，脫下大衣，丟給跟在身後的太太手里，走進起坐間去了。

……這是他沒有料到的，他被他們乘虛而入了，他們不是來吵鬧的。他首先瞪着元也望，穿兵士大衣的元也雖然用緊張的眼色盯着他，但卻呆呆地張着大嘴，無力地垂着兩手，根本沒有動手的意思。那些站在他背後的人們——善五郎啦、與百啦、藤作

啦，許多年來一直出入他公館的佃戶們——也收起平常那種奉承的假笑，目不轉睛地向着他望。他們臉上都帶着我們是來講道理的表情，這是金太郎從來沒在他們臉上見過的。……

金太郎越來越感到急躁。儘管一杯、兩杯地吮飲着茶，却不能使自己鎮靜下來。太太把換的衣裳帶了進來，他也不更換，仍然穿着西裝走進會客室。

“談談你們的來意吧！”

金太郎擠開那些由於會客室容納不下、擁擠在門口的人們走進室內，在自己的椅子上坐下來急急地說，又把眼睛來回掃過站在牆壁跟前的人們的臉上。

“誰是你們的代表？”

這句話畢竟帶着威嚴。閃爍的燈光照亮着每個人的臉。這些農民的代代祖先很少有人像這樣和烏澤家的主人面對面交談過。他們腦筋里還留着像“自從天明朝代的飢饉以來烏澤家曾經不知幾次地打開糧庫，救活了小村里的老百姓的命”這一類傳說。連像善五郎、與吉那樣的樵夫一旦這麼面對面起來，都不敢把頭堅起來。

“我們大伙兒都是川添農會的代表。”

脫下大衣、把它夾在腋下的元也說。於是，活像膿瘡出了膿似地大家都抬起了頭。

“我們，川添農會，這回成立了山林開發委員會。你也知道，雖然糧食需要增產，可是烏澤區的平均反數只有三反六畝二步。一方面區里有很多傾斜度還不到二十度的山林。也有平地 and 窪地的地方……”

金太郎耐着性子聽下去。這家伙到底把別人的山林看成是什麼？雖說是有個耕地開發法的法律，但那只是空文罷了。

“所以，我們想开垦这些山地，把它們写出来了。”元也說，把他那文件夾和藍圖搬出来，一件一件在桌上攤开。“烏澤区西边，地籍八十一号及八十二号，共九反六亩，开垦人竹内与吉、烏澤誠、烏澤千代治；同地区地籍六十七号，五反八亩三步，开垦人藤森正、藤森茂……”

金太郎把一只手肘支在椅子扶手上傾听着，他那用手掌托着的下巴这时开始痙攣起来了。他想讓自己保持鎮靜，紧紧闔上双眼；但終于开了口：“我問你，这些山林到底是誰的？”

“……你是共產黨員，所以不承認私有財產，是这样的嗎？”

“是！”

“連別人的山也要沒收嗎？”

尽管金太郎采用高压的口气挖苦对方，对方却愣愣地回望着这边，过不一會兒才回答一声“不”，又目不轉睛地望着他。那些排站在牆壁跟前的人們也沒有一个吱声的。金太郎对付不了这种态度。他們都是呆子呢，还是無賴？

“那么，如果你們是来請求，就應該一个一个的来呀。这么成群結队的来，像来威吓一样，这是什么态度？”

元也像小孩似地深深吸进一口气說：

“我們，是代表农会来办交涉，不是来請求的。”

金太郎不覺着了慌。他想要說什么話，但找不到适当的言詞。不錯，民主主义里原来是沒有“請求”的字眼。

“好！那么，我拒絕你們的交涉。”金太郎一刀还一槍地碰回去，瞪眼望着元也。“因为願不願意和你們交涉，这是我的权利。”

金太郎又进攻一次，用目光把大家的臉扫視了一遍，他想接着說：“所以你們回去吧。”可是，話到嘴边又吞下去了。

站在元也的身旁边穿兵士服的烏澤誠把脚一蹬一蹬地聳动着

肩膀；他旁边交叉兩臂垂着头的善五郎，这时呼地噓了一口气，像要瞧天花板似地揚起了头；老老实实望着这边的藤作，这时把头垂下去歪了又歪。总而言之，大家都起了騷动，这样情形，在金太郎还是头一次瞧見的。

“我們認為金太郎君是村里最开明的知識分子，所以头一个拜訪你。”

元也好像在教課似地一句一句慢慢說；金太郎这时却在心里想着別的事情：……要是当真触怒了这群家伙，今后山林的管理要發生困难；連鳥澤家的面子也要丢尽等等，等等……。

“本来，这回的耕地改革是不徹底的。里面沒有包括山林和原野，那么，山里的老百姓仍然不可避免地要受山主們的剝削……”元也像小学生一样，一字不苟地認真說下去；金太郎听得心里直作嘔。“所以，这么做，仍然留下封建制，不能产生民主主义。这和波茨坦公告的精神也……”

金太郎实在压不住火了：

“波茨坦公告和民主主义并不是你們共产党的專賣品吧？”很不耐煩的金太郎急急忙忙地說起話来：“波茨坦公告和民主主义是不是就像共产党的那种解釋，还值得討論的。不消說，我承認工会，也承認农会。因为这是个人的权利……”

可是，他剛一开口，就馬上感到自己走进他們的圈套了。“糟了！”心里这样想，但却不能停下口来。

他憎恨元也，憎恨由元也代表着的日本共产党。……

元也那种張着大嘴老老实实地盯着他望、虽是迟笨却像摸不到底似的大胆态度，那种沒有把“鳥澤家”放在眼里的态度……。

“……無法無天的地租制度，这就是封建制度的基础，这是一点不錯的。波茨坦公告为了在日本实现民主主义，把耕地改革放

在第一，这也是当然的。可是……”金太郎講的話，和他心里想着的完全兩樣。他着急地想把舵轉正，把方向变过来，但却反而变坏了。“……反对这次战争的并不是只是你們共产党。我們在心里也是反对的。所以也不但只是你們共产党才有威光……”

金太郎心里十分煩躁。那些排站在牆壁跟前的老百姓根本沒听懂他的話。他們只是等着听金太郎答不答应自己的要求。他看着这些人好像沒得答复就死也不肯动的样子，真想抓起眼前的烟灰碟子擲过去。

可是，他就在这瞬間里都在計算着：二町七反？二町七反？山林補助法的通过十之八九是保險的。二町七反？光算補助金也得会失去五万圓左右！……

“民主主义并不否定私有财产！你們共产党……”

“請等一等！”元也赶紧插上一句。“……虽然咱是共产党员，今天晚上却以川添农会的……”

“不！都是一样！”

金太郎把桌子一敲，人群里“吃”地笑了一声。那是挨門站着的烏澤一郎，但头腦已經混乱的金太郎沒有看出是誰。

“你們不滿意这回的耕地調整法吧，因为你們共产党不承認私有财产。不过，我奉信的民主主义……”

“不对！共产党决不想把私有财产……”

“別开腔！听我說！”金太郎像發狂了似地大声吼叫着。“……却是保衛私有财产，保护它的权利。这已經由占領軍确实确实……”

若不是他的太太和为次剛好端着茶杯、茶壺和开水壺走进来，金太郎說不定会揍元也的。

“民主主义已經由占領軍实施……”

大家都在开路讓茶杯給放在每个人的面前，把金太郎的話打断了。他把兩只胳膊擱到桌上，伏下臉去。耳朵里“嗡嗡”在响着，發燒的前額滾燙的。

他清清楚楚地看出了自己作茧自縛，發狂掙扎的樣子。美国兵的暴行，自己对美国民主主义的怀疑，不能像来島議員那样妥协的自己……。

“好，我自己再考虑考虑……”金太郎抬起沮喪的臉，嘴上却是挺硬的說，一面从椅上站了起来。“……这些文件留在这兒吧！”

第十八章 “媽的，得了‘螢糞’哩。”

这晚上元也他們和金太郎办交涉的时候，藤森清治正順着溪中的山澗沿岸朝上游走去。

是一个月色朦朧，微風不动的晚上。山澗底的河灘在夜霧中隱隱显出白色。

“跛脚战車兵”連“浪花曲”也不哼，只是默然迈着步，这是很稀有的。他剛剛走完溪中地区每个人家，一手提着稻草口袋（用稻草編的手提包），弯着背，踏着無声的脚步走。

山岸边沿兒时而是岩头，时而是灌木的树叢，时而又是在傾斜緩慢、長滿枯草的堤壩，清治来到这里，巧妙地移动着那只跛脚，下到河灘。他先向四周环視一番，又躊躇了半天，才把一只手放在嘴边輕輕地吹起口哨。

从堤壩下的枯葦草叢深处陡地站起了一个人影；从头上包着的手巾看来，是一个女人。

“阿福姑娘嗎？”

身材丰腴的女人用手指头指指自己的臉，又用兩手比着“来，来”的手势。等清治走近，她就猛地摟住他的脖子，把他按坐在枯草上，用激烈的动作一会儿屈指，一会儿指自己的胸膛，一会儿又摆开兩手歪歪头，向清治訴說她已經等了很久了。

“咱跑了許多地方才来的呀。”

清治对耳聾的姑娘小声地說，自己也一会儿指胸膛，一会儿又一个一个地点着空間給她看。对方只是不耐煩地兩手摟住清治的脖子，用惊人的力气把他拖到身边，把嘴貼在清治的臉頰上。

女的嘴上發出醬湯和蘿卜的味兒。……她从清治的脖子上松下手，可是清治已經兴奋着。女人的头髮、留有太陽晒过的焦味兒的臉頰、圓滑的肩膀、高高凸起的强壮胸部……。

清治脫下兵士大衣，鋪在脚下。岩角那边閃着白光的溪水好像突然笑了起来，傳來的声音十分高朗。

清治感到自己正走向毀灭。阿福在嗓子里笑了，她的身子突然变軟，变重了。清治头一次發見阿福的皮膚原来竟这么白淨。清治清醒过来之后，女的許久許久把沉重的身子枕在他的胳膊上。

不一會兒，阿福又打手势說起話来。她并着兩個食指給清治看，然后指指清治又指指自己，最后指自己的胸脯……。

“嗯，嗯。”

那是叫清治跟她結婚的意思。

“嗯，嗯。”

这回，阿福伸出大拇指。她像威胁清治似地把那又短又胖的大拇指伸到清治的鼻前，使他明白那是指他的东家山中數馬，然后又指自己的胸部，才郑重其事地挨个兒弯下五个手指，把头一

揚微歪着，冲着清治嫣然一笑。

当阿福挨次弯下五个手指、歪头嫣然一笑的时候，在她的眼睛里闪耀着头脑不十分发达的人特有的单纯而自负的光辉……。

清治和阿福分手，垂头丧气地顺着浅水中露出的岩头渡过溪流，爬到对面山崖上。

畢竟得了“五反地”，他在心里后悔着。……但同时又自嘲地想：“像咱这样的人跟她刚好門当戶对，像那样地也沒一塊，又是老娘又是病妹的破家里，誰願意来当媳妇兒呢？”

清治沉思着，抄近路穿过黑暗的杂树林向“西边”走去。因此他和平常大不相同；要是平常，像这样空手走着的时候，無論走在什么地方他都高唱着歌和“浪花曲”。他的歌声越过山澗，越过庄稼地响彻四周，对小村里沒有收音机的老乡們經常都是一个快乐。

清治有一个出众的金嗓子。坡上爱說大話的仪助老汉曾經替他誇張地宣傳一件事：有一回清治巡邏山里，在該采伐的树杆上記着記号的时候，突然間遇見一头野猪，一头偌大的老公野猪。突然相遇，兩下都吓了一跳。吓掉了魂的清治拉开嗓門，用尽渾身力气喝了一声“你媽的！”，野猪一听竟吓得暈过去了。……

清治的理想是上东京去做一个浅草娱乐街的“浪花曲”演唱师。他曾听說过有位天下聞名的“浪花曲”演唱师某某班某某右衛門乃是山形县农村的長工出身。从此以后，他一直念念不忘。因此在十五岁时清治就从家里出走了，但还没到浅草便在上野被警官認為形迹可疑，帶去审問。他在拘留所里宿了兩夜，第三天由母亲接回家来。因为这样，他要投“某某班某某右衛門”去做門生的理想也就化成泡影；如今，他已經快到三十岁，只好死了这个心了。

“終於得了‘五反地’了”……尽管他自嘲着“这是門当戶对”，但这个后悔仍然深深留在心中。他并不喜欢那个叫做阿福的女人。

他是受了她引誘，屈服了。阿福是啞巴，又很輕薄。她的岁數也比清治大，过去还养过私生子。

“媽的，得了‘螢糞’啦！”

清治独語着（“螢糞”是晚上在露天拉屎后上面放螢火虫騙人去捉的一种淘气）；可是如今，这已成了“自作自受”了。

“总之那回亲嘴亲坏了。”

那是去年夏天的事了。清治每次在山中数馬家打短工的时候，总跟阿福一道在山里和地里干活。有一次他們并排蹲在大豆地里薅草，清治突然开玩笑地亲了她一个嘴。这一亲可坏了。当时虽是只此而已，但后来竟上了阿福的鈎，想起来还是起于那天的事。

“没办法。不过，她也不至于吃掉咱的。”

嗓子大而性情温和的清治虽然强自想开了，但一想起小村里的小伙子們，經常都在想解决究竟誰得“五反地”的問題，就臊得在黑暗里都臉紅了。他們准保这样說吧：瞧，清治那小子拿到啦！小子准保餓急了！

說眞話，啞巴姑娘阿福是可憐的。小村里的人們都在說：那麽会干庄稼活的女人，啞巴也有人要的，都是因为数馬想多使用她几年，故意不讓她提亲。所以阿福年紀一大，就急得想找汉子；漸漸就不正經了。

阿福的渾名叫“五反地”，因为她每当跟对方定情的时候，一定把五个指头挨个弯下，臉上泛起得意的微笑。这里面又有这样一个故事：

阿福虽然在山中家做了比女長工多好几倍的工作，其实她是数馬的表妹，忠彥的小姨。阿福的母亲是数馬父亲的最小一个妹妹。二十几年前她被男家退了亲，帶着兩個女孩回到娘家来。退亲的原因是孩子的父亲死了，当时男家送給她兩町左右的山林做

为孩子们们的撫养費。誰料过了四五年后，数馬欺騙他姨媽，把这两町左右的山林据为己有，偷偷改了籍册上的戶名。阿福的母亲为此發瘋，一天晚上，就在寄住的数馬公館別院的厕所里悬梁自杀了。

事后不久，身体衰弱的阿福的姐姐也相繼死去，只剩下啞巴阿福。不消說，阿福連小学都沒有上，从小就成了数馬家的女長工，受長期虐待。她每次把五个手指弯下来給要求結婚的对方看，原因是数馬要騙阿福多干活，平常总夸奖她說：“將來你結婚时，咱送你五反地做嫁妝。”

可是，小村里的人們誰也不相信跟阿福結婚后会得到五反地。他們都清楚地知道数馬的十八町步的山林，絕大部分是逼人上吊和發瘋得来的。……

就是說，村里青年們成为問題的“誰得‘五反地’”，是帶着这么一个陰慘的暗影的。

手提稻草口袋的清治穿过杂树林，順着山岩之間的小徑往下走去，来到一所融雪泥濘的稻草屋頂的房子后門，喊了一声：“你好！”

“老汉在家嗎？”

后門喀噠喀噠地搖晃着給拉开了，頓時从屋里傳出了孩子們的哭声和女人的罵叫声，竹內与吉的老婆从黑暗的土間那边冲清治咆哮着說：

“沒在家！”

“嘿？”

“又跑到什么鬼地方去喝燒酒去啦！”

她的來勢非常凶猛。在房間里，連爬在地上的最小的也算在內一共有五个孩子群集在爐邊吵鬧着。把束脚褲松到肚臍附近的

女孩子；摆开兩脚站在爐边、用漆黑的手擦着青鼻涕的男孩子……。

“有啥事？”

坐在土間角落里搗着稻草的与吉的老婆連手也不停地怒喝着說。清治連連点着头走到她跟前，从稻草口袋里掏出一塊肥皂和毛巾說：

“这是嘿，山中数馬庆祝花甲的紀念品，不成样兒，請笑納！”

与吉的老婆从手里放下搗草根，兩眼瞪得大大的，接着又慌張地并膝端坐了。她把包裝漂亮的肥皂放在滿是冻瘡的粗大手掌上欣賞了半晌，臉上浮出半信半疑的神情抬头說：

“这，收下来沒关系嗎？”

“当然沒关系啦，嘿嘿。”清治冲她点点头說。“咱已經每家都送过来了。”

接着，清治擋住揮揮膝上的稻草站起来想沏茶的与吉老婆說：

“这，嘿，这是另外一件事，选举快到了，請多多帮忙。”

“哦？”

“与吉老汉回来了，也請拜托拜托！”

与吉的老婆还在迟疑不定，清治已經向她鞠了一躬溜出門外去了……。

清治是山中忠彥不公开的宣傳員。

“是清治嗎？来，进来坐坐！”

清治走过几家之后走进千代治的家。千代治紅着像金时^①一般的臉从爐边喊他：

“你呀，听說当了忠彥的宣傳員呀，噯！”

① 日本古代战士坂田金时。傳說他有超人的膂力，小时全身緋紅，能打胜大人。

“嘿，这，不过……”

“挣了不少钱吧，让咱也插一手，怎样？”

千代治是酿造濁酒的能手，经常把酒运到下川添一带去赚来一笔钱；两个闺女都在川添工厂和丝厂工作，因此在这些穷老百姓里，他是比较有办法的一个。

“喝一杯吧，怎么搞的，连一点劲都没有啊。来来！”

清治把送过来的饭碗接在手里，千代治的老婆就把酒从水壶里斟给他。

“真的呢，你怎么啦？唱个‘佐渡情话’^①听听。”

千代治的老婆从旁边说，清治光是望着手里的饭碗歪着头。

“我说，清治，咱们为了开发山林的事明天要去办交涉，怎么样，数马那里有希望吗？”

清治把头摇了一摇说：

“不成，天打雷劈也不会答应的。”

“嗯，准是这样哩。”

千代治说，像旁人的事似地微笑着。今晚约到鸟泽公馆去交涉本来是大家一块去的，但千代治和一些人耍滑头临阵逃掉了。明天上数马家去的事本来也是保密的，千代治却打算看看今晚鸟泽公馆结果再作决定。

“你不想开垦吗？现在正是好机会呀。”

“嗯。”

“要不，你以为像元也那样的人是没什么希望的，喽？”

“嗯！”清治呻吟一下，盯着伸在台阶沿边儿上的自己的一只腿。“想是想，可是像咱这样的人要是走错一着棋，就会饿肚子的

① 这是“浪花曲”的曲名。

呀。”

“嘴！”

“咱并不是不相信元也，不过他究竟能不能干到底？数馬和茂助都是他的亲戚哩。要是他干到半截兒翻个跟斗，他还可以重新过他的日子，但是咱就得卷铺盖离开烏澤小村呀。”

突然从外面来了一声“你好！”門就打开了，吓得清治赶忙把嘴閉上。

“这兒沒来过共产党的家伙么？”

蓦然闖进門里来的是烏澤茂助的兄弟、青年团副团长烏澤源治和藤森茂两个人。

“共产党？”千代治腴腴眼皮說。

“送来了这样的傳單嗎？”

在星野廢茧厂里当會計的源治从大衣口袋里掏出四五張傳單晃給大家看。

那是川添工厂的大内圓三他們在掌灯时候挨家散發的“山路工程的貪污案件”的傳單。千代治的老婆从还在發楞的千代治身旁插嘴說：

“啊啊，那个嗎，早就送来啦，日头还高的时候哩。”

“不，听說还在这附近串来串去的。我們想揍死那个家伙，正到处找哩。”

大約真要揍人，他头戴一頂战斗帽，右手握着一根櫟树棍子。他边說边把手里的棍子碰在土間的地面显給大家看。在他背后兩手插进兵士大衣口袋里的茂，往上揚起和尚头，呆呆地站着。

“那么，把傳單交給咱吧。”

源治这么一說，千代治的老婆就馬上从爐边站了起来。

“咱想用它点火，插在这兒呢。有啦，有啦，是这个吧？”

千代治的老婆一伸手正想把傳單遞給源治，千代治从旁边猛地搶了過來。

“讓咱瞧瞧！……什麼‘山’？山？‘們的貪、貪’……？真個的，太不成啦，咱上的是白天大學，夜里不認得字。清治，你念念看！”

清治接過傳單來。可是，他雖然在分校畢了業，但在川添的本校沒讀上一半就退學了，望着傳單磨蹭着。源治从他手里搶了過去。

“這就是共產黨的‘特碼’。念它干嗎。剛才星野村長給咱哥哥打來電話。”源治一面把搶來的傳單揣進大衣口袋里，一面說。“這是共產黨趁選舉搞的‘特碼’哩。村長也惱了，說要控告他們。七盤彎的山路工程是規規矩矩由縣府領導的呀。在縣府上面還有麥克阿瑟派來的監督官。哪能干得了這麼小里小氣的貪污呢，噯。”

千代治朝他把頭點點，仍然笑咪咪的。源治着急了：

“清治，你參加過那個工程，該知道咱說的是真話吧？”

“咱只領工錢，別的事哪能知道。”

鼻下蓄留着口髭的源治氣得直嘔嘴。

“等着，我們一定要控告他們。這個事是村里誰干的，我們可知道得一清二楚。噯，那麼，我把它要去做証件啦。”

源治是退伍的上士，在這烏澤區除了忠彥，算他的軍階最高。他催促茂朝門外走去，又回過頭來沖清治吆喝着：

“清治！別閑蕩啦！”

第二天清早，在文也家里已經起床的，只有文也和兒媳婦千鶴兩個人。文也蹲在土間的灶前烤尿濕了的孩子屁股。俗語說愛孫勝于愛子。年輕時候，文也一直把自己的孩子交給老婆，一

年到头在外面跑；如今，他一身是枯叶和稻草的灰，連肩膀都染白了，用手拍拍嬰兒的屁股隨口朗吟着：

“……啊啊，革命快到来，啊啊，革命快到来……”

从背后洗碗槽那边，傳來千鶴忙碌着一會兒磨醬、一會兒切蘿卜的响声。

在砌着地爐的堂屋里，元也和昨夜宿在这里的池部还并肩熟睡着。

“起来！睡在茅草房里的穷人……”

文也不知道别的歌。每逢唱起这首歌，就表示老头子不是心情愉快就是遇到了什么困难。此刻，他拍着孙子的屁股唱是属于后者的。

文也也有老人的習癖，一到天明眼皮就自然睁开，但昨天晚上的确睡得太晚了。从烏澤公館办交涉回来的伙伴们在他家聊了很久。等他們回去之后，他又和池部一塊兒开了一个支部會議。

他們認為对金太郎的估計大致是能成功的。元也今天还要去催問他的答复。如果金太郎跟耕地主委小松謙义商量的話，一定会發生坏的变化；不过，金太郎这个人大概不会找人商量。其次要去交涉的有山中数馬、烏澤茂助和角倉茂雄。其中山中数馬的地最多，是个最大的难关。文也他們决定必須在后天召开联合演說会之前冲破这个难关。可能茂助和茂雄都是看数馬的結果决定的。……

散發山路工程貪污案的傳單失敗了。穷老百姓沒有几个人能讀懂傳單上的文字。青年团的人們又在昨天一夜之內收回傳單，到处散布反对的謠言。池部为了对付这件事今天要回川添工厂，在举行联合演說会的晚上以前赶制新的傳單，跟昨天日暮时回厂的青同盟的伙伴们一起再到小村里来。……

綠化運動顯然是反對山林開放運動的新花招。關於這個運動由文也負責訪問分校的老師打聽真相，又到村公所去調查材料……等到會議決定了這些事，大家好容易鑽進被里時，已經是早晨兩點鐘了。

“寶寶他娘，今天早上冷得很，是不是外面下霜了？”

文也回頭望着洗碗槽上白紙糊的壁窗說。千鶴把頭伸到紙門的破洞去看一看天色微明的外景，簡單地回答了一聲：

“好像下霜啦。”

文也听后，抱着嬰兒去拉開後門的門門，光把腦袋探出去瞧了一下，又把門拉上，眼睛瞧着兒媳婦的側臉像獨語似地說：“桑葉不要緊么？”

千鶴不說話，照平常一樣很快地從灶上端下飯鍋，在另一個灶上放上裝有燕麥和淘米水等等馬料的大鍋；文也不放心的還不只是桑葉，還有這個比平常更固執的兒媳婦的側臉。

兒媳婦夾在娘家和丈夫之間的痛苦，文也是非常明白的。脾氣好勝的兒媳婦從沒把自己的情感流露在臉上，仍然起早睡晚地干着；但昨天晚上支部會議的決定她也坐在爐邊聽着的，心裡一定很難過吧……。

“噢，乖乖，娘就來啦！”

從內室里傳出三歲的女孩子的哭聲。她平日總和文也睡在一起，今天早上被爷爷丟在被里了。

“趕快自個兒起來！”

千鶴喝了一聲，把煮開了馬料的鐵鍋端起來，打開後門端到牲口棚里去了。

牲口棚里，那匹不久要臨盆的母馬正在踢牆板、咬柵欄地吵鬧着。

千鶴为了使元也当选拚着命干的心情，文也是完全明白的。千鶴看見娘家母亲完全偏向表哥忠彦，心里十分气愤。所以虽然阿婆派人来叫她去，她在最近一直不肯回娘家。元也没有运动费，也没有什么正式的宣傳員；但万一当选了，哪怕没有江米也得磨些粳米蒸年糕請帮忙的人吃。这回她连借磨子都不肯上娘家，从隔壁借用了。

文也很同情兒媳妇的这种心情。他想尽量减少她的痛苦。可是，使她感到痛苦的原因还不只是这些，兒媳妇在心里这样想：“元也为了村議會議員选举和忠彦、太一郎竞争，这我也懂，可是为什么非搶夺舅父的山林不可呢？自己不需要开垦的元也为什么站在前头去受亲戚們的仇恨呢？要是非干不可，那么只叫那些想开垦的人去搞得啦？”同时，她又这样想：“也不知道共产党是好还是坏。不过，自己相信丈夫，也认为丈夫并没像那些人說的那么坏。但是如果財主和地主都不好，那么誰还願意偷偷地拚命干活兒呢？”……她不是一个爱說話的人，文也也少有机会和她說話。但文也一有机会就啓發她的思想。不过，有些人对問題的看法和思想上的問題是要花一个很長期間才弄得通的。

“啊啊，娘就来啦。——千鶴，你去瞧瞧吧，孩子怕要撒尿啦！”

端着空鍋走进来的千鶴把湿漉漉的手擦在束脚褲的腰上，大步走进內室去了。女孩子大概屁股上挨了几下子，从里傳出一陣哭声，接着就瞧見千鶴把她橫抱着回到堂屋里来。

“进爹的被里去！”千鶴站在头朝爐边睡着的元也的枕前說。
“你讓她暖和暖和吧！”

从被里傳出元也不高兴的回答声：“咱就起来啦！”

千鶴一声不响讓女孩子站起来，替她穿好衣服，拉着她的小

手大步下到土間來。

文也一手抱着嬰兒，一手握着火筷，撥弄着灶口里的枯松葉，盡量不去注意屋里的動靜，但他却清楚地知道兒子和兒媳婦之間的糾紛。兒子也是兒子，是會叫老婆扯後腿的。

“早上好！”

阿兼從還剩了一尺沒關緊的後門縫隙里伸出用手巾包着的臉。

“要是噴霧器不用了，借一借。”

“啊啊。”文也把臉朝她那邊揚着說。“一直沒還給你，對不起啊。”

“哪里，哪里。”

“是要給洋白菜撒葯水嗎？”

“嗯，這兩天白天暖和得很，洋白菜長得旺了。”

阿兼說着來到灶邊蹲着，從文也手里抱過嬰兒來，啊叭、啊叭地哄着他玩。在這功夫里，文也拉開後門上堆房裏去了。

“早上好！”

默然起來的元也一面系緊下地用褲子的皮帶，一面下到土間的灶前來，對丈母娘打招呼。

“快到投票的日子啦，忙壞了吧？”

阿兼回過頭去，在灶口前讓出位置來。元也從褲子口袋裏摸出一支皺巴巴的紙煙，光伸出手點上火。

“沒忙什麼。反正像咱這樣的人是會當選的。”

“哪里的話。聽說在竹叢內地區你最得人緣哩。”

元也沒有回答，也從後門溜走了；隨即從牲口棚那邊傳來用鋤刀切稻草的響聲。

“啊叭，啊叭，啊叭！……你個小鬼多乖呀！笑咪咪的，這個

小鬼……”

从哄着嬰兒的阿兼的头上伸出了抱着菜板的千鶴的胳膊，揭开煮醬湯的鉄鍋的盖子，把切好了的蘿卜叶子从菜板上倒进去。

“有客嗎？”阿兼望望睡在爐边的池部新一的被褥說。“客人是哪兒的？”

千鶴默然把水勺淘进水缶里去嘩啦嘩啦地弄出水响，阿兼却执拗地打听著：

“是共产党的人嗎？”

“咱不詳細。”

千鶴冰冷冷地回答母亲，拿起放在洗碗槽旁边的扁担，把水桶挂在兩端的鉄鈎上，走出外面去了。

阿兼一清早就跑了来，她的目的是显然的。她一方面想探听选举的消息，但更重要的是昨天一夜就傳遍了的、元也他們赴烏澤公館办交涉的事。說不定他們今天也要去本家。

阿兼一手抱着嬰兒，从土間滴溜溜地查看屋里。

“你好！”

这时日头已經眩眼地照射到大門口了，烏澤一郎和他的父亲——拄着棍子的烏澤喜十站在門前。阿兼把头回过去，臉上立即露着狼狽的、不自然的神色。

“呀，原来是阿兼在這兒啦。”

走进土間来撑着棍子的喜十把白髮蒼蒼的瘦臉往后一揚，用非常輕蔑的口吻說。他望着阿兼的臉。

“文也沒在家嗎？”

“在的，就来了。”

不知怎样阿兼有些慌張。文也好不容易才在农具堆房里找到噴霧器，提着它回到屋里来。阿兼赶紧把手里的嬰兒放进他怀里，

拿着噴霧器匆匆走了。

第十九章 “咱沒耳朵听你們的，回去！”

把元也算在內統共十五个人，其中还有那惹人注目的拄着棍子的烏澤喜十，大家還沒到晌午的时候就来到数馬公館的穿厅門口。

“呀，这，大家一道……”从屋里头一个出現的是忠彦。他似乎吃了一惊，好不容易才拿稳架子說：“爹有点不舒服。你們有什么事？”

大家都沒吱声。

“元君，我代理爹不行嗎？”

元也开口說：

“你还没有坐上‘横座’哩。”

忠彦当头挨了一棒，臉上圓滑的笑容倏地一变，綳成像小孩生气似的臉。所謂“横座”是指地爐北面的座位，只有掌握财产的一家之長才能坐在那个地方。

忠彦縮回去之后許久沒有人出来。从正面紙隔門的縫隙里，忠彦的娘滿臉恐惧，躲躲閃閃地現了出来，馬上又怯生生地縮回去了。

人們聚在穿厅門口，面上露出緊張的表情等待数馬出来。

不知在什么时候，在离穿厅有二十公尺远的瓦屋頂大門內外和古老高野柏树^①的树叢里，三三五五地聚集着鄰近的娘兒們。

一郎的父亲烏澤喜十手里撐着棍子，坐在树叢中的一塊石头

^① 出产于日本高野山的栢树，高达四十公尺。

上，吁吁喘着气。大家的視線都集在这个白髮老头兇喜十身上。

已經是二十年前的事了，但小村里上了岁數的人仍然沒忘記喜十上了數馬的圈套的事。当时喜十和其他人們組織了一个一千圓的“搖会”，他当了头家，虽然得会人和其他头家向他苦苦哀求，却仍被數馬派來的人騙去了二町一反山林。虽然說那是二十年前的——一千圓，但作为二町一反地的代價，实在太少了。

喜十气得几乎發了瘋，在同一年村祭的一天，他身穿白麻寿衣，手持日本刀，闖进正和客人飲酒取乐的數馬家里。他打算刺死數馬然后自己也自杀；可是被众人給擋住了。

从此喜十就病臥在床。偶尔起来了，就徘徊在數馬公館的四周，不絕口地唾罵着：“混賬數馬！強盜數馬！”；那时候喜十家已經在走下坡路，喜十的健康也就从此不能复原。此刻就是这个喜十撑着棍子出現在數馬公館里。

“有什么事，元也？”

紙拉門突然拉开，身穿棉袍、圍着圍脖兒的數馬出現在穿厅門口。大家都一涌而上，挤到他跟前。坐在穿厅台阶上的元也也回过头去站了起来，开始对他說明來意。

“啊……啊……”

數馬站在台阶上，高高在人众上面大模大样听着元也的話。他完全沒把农民們放在眼里。只是紧閉着嘴，在糜爛了的眼角附近刻着皺紋，視線越过大家的头上望着什么地方。

“不成，不成！金太郎和茂助答应也罢，不答应也罢，咱可不能答应。”數馬把視線拉回来冲着大家的臉一扫說。“你們別为这件事再来哪！”說罢，便馬上走进屋去把手繞到背后来关上紙隔門，大家連眨眼的功夫都沒有。

暫時間，大家不禁發了楞。數馬的态度太橫蛮了，連一点商

量的余地都不給人留。有的人主張暫且回去再來，有的人又主張還是留在这里等有了一些眉目后再走，大家一面嘟嘟囔囔地說，一面三三五五地蹲在穿厅門口和門柱的基石上，磨磨蹭蹭不知道怎樣辦才好。要是農民拿不定主意，那麼磨蹭兩三個鐘頭是並不希奇的。元也也呆呆地張着大嘴，一會兒望着別人的臉，一會兒又盯住什麼地方思索着；但好主意却不能馬上湧到腦際來。

從門外和石牆上面探頭看熱鬧的群眾也越來越多了。

“好，咱們哪怕進他家里去搜，也得再把他拉出來交涉一次！”

等元也站起來對大家宣布這個決定的時候，時間已經過了一個鐘頭以上。

五六个農民繞到後門去了。剩下的十来個人便從穿厅門口七嘴八舌地嚷叫起來。

“爹出門啦。”

從紙隔門里面出現改穿國民服的忠彥，冷聲冷氣地說。

“過四五天以後再來好吧，老鄉們，要是現在吵鬧，就會犯妨害選舉罪的。”

“胡說！”“在家里繃起來啦！”大家一齊罵了起來。在他們磨蹭着的功夫里，肚里逐漸燃燒起憤怒的火焰眼看就要爆發。

“元君，進來一下好嗎。”

忠彥退回去之後，忠彥的娘出來說。

元也漫不經心地走進穿厅里。他以為數馬想會見他。紙隔門在身後拉上了，和伙伴們隔離開來。元也走進內室一看，原來是他的丈母娘阿象立着一隻腿跪坐在那里。

“元也，仔細瞧瞧咱的臉！”

身子肥胖的丈母娘坐時顯得更魁偉。她閃爍在紅腫的臉頰上的一对小眼睛里涌出了泪水。

“咱实在不能相信……自己的女婿真会做出叫全亲戚丢脸的事来了哇！”阿兼放在膝上的握紧了的拳头颤抖着，猛地伏在元也的眼前，哭咧咧地嚷叫着。“咱，咱，太对不起本家，……好，你先扼死咱再干吧！”

阿兼把伏着的身子剧烈地挣扎着说。元也两臂交在胸前瞪眼怒视着在自己的膝前来回滚动的白髮脑袋，心里骂着：他妈的，流氓老婆子！竟唱起淨琉璃①来啦！

“对咱讲这样的事有啥用呢。”元也咬咬牙齿说。高耸起一堆贅肉几乎连脖子也埋没了的肥胖肩膀，强横霸道的侧脸……“这个鬼老太婆事后采取怎样手段来报仇呢？妈的，要报仇就报仇吧！”……

“咱不是个人干的。咱是代表农会来的。”

元也瞪开怒眼，额上渗出汗珠。他没有注意在后院里砍着劈柴的跛脚清治，从刚才起就隔着走廊的玻璃活动门一动不动地窥视里面的动静。

“这么多的人一块儿来了，你以为光打那么个招呼就可以完事儿吗！”元也发出更大的声音。“喂，给我们请出数马姨丈来！”

可是，数马却没有在公馆里。……

人们把公馆的每个角落都找遍了。元也也从堆房到仓库附近来回寻找着。这么一来，寻找数马这件事成了大家的目标，使他們更加激动起来。

“元也！”

当元也呆呆地站在劈柴堆房后面的时候，正把砍好了的劈柴堆放着的清治从堆房的缝隙里探出脸，小声叫他。

① 用三弦琴伴奏的一种说书。

“老头兒上工厂啦。”

“工厂？”

“嗯，就是那个下川添的。”

清治把要說的話都說完了，又把头縮回去大声唱歌，繼續堆着劈柴。

数馬在战前就在下川添經營着拥有十四五個女工的絲厂，这件事在小村里沒有一個人不知道。現在患病躺在家里的清治妹妹，也是这家工厂的女工。

大家聚头商量之后，选出元也和其他五六个精神饱满的伙伴——誠、与吉、善五郎、一郎——下山到下川添去看个究竟。走在中途，又發生了使大家更气憤的一件事。……

那是走出数馬公館不多远的时候。这些急急忙忙地穿过桑园走着的一群人，在对面山澗的堤壩上瞧見騎着自行車把他們赶过去的忠彦的后影。元也一發見他，就馬上跑穿过桑园，捉住自行車的把子。

“干嗎！我愛到哪里，你管得了嗎？”

忠彦也惱了，他顫抖着声音說，馬上用戴白綫手套的手劈臉括了元也一記耳光。

这时其他的人也赶到了。这回善五郎和忠彦頂起嘴来，与吉驀然从忠彦手里夺过自行車，高高举到头頂上，冲着堤壩下面摔了出去。車子的前叉折断，車胎也歪曲了。

“想到派出所去告狀就去告告看！要是太瞧不起人，那你想錯了！”与吉怒喝着。与吉的心里涌出了剧烈的憤怒。原来，与吉和善五郎一样，是一个小村里出名的粗魯人，但在此以前他們除了喝醉以外，从来沒在老爷們面前这么放肆过。

大家都加快脚步，在半个鐘头的功夫里走到下川添的角倉公

路。“拿咱們当傻子。”“拿咱們当叫花子看待。”……这些打心底里涌上来的怒气随着脚步的移动越来越强烈，越来越按捺不住：回头細想，原来自己長期間就受着这种非人待遇的。

他們在半路上赶过一个穿着工作褲、拖着木屐的青年。那是池部新一。他在元也家里和文也兩人拟出新傳單的文章，在分校前跟文也分手，正只身回川添工厂去。

元也和新一从大家背后边談边走，当来到角倉公路的时候，他向村公所对面的紙烟鋪里借一輛自行車給新一。

日头还很高。一伙人来到公路旁边的一家絲厂門口站住了。这家絲厂原是山中初江曾經撒过傳單的工厂之一。女工們在沒有罩子的电灯下全身被帶蛹子气味的蒸气籠罩着，把泡爛了的手指浸在煮茧鍋里干着活。这时，她們一下子都吃惊地回过头来。

“老头子在嗎？”

大家像要擋住这家小工厂的通用門似的，密層層地包围起来，大声往里喊着話。在他們身后，騎着車子的池部新一向川添工厂的方向以非常快的速度駛过去了。

“有什么事？”

一个在近門地方纏着絲的四十岁左右的女人，像要擋住似地站在大家面前說。

“听說他在这里，咱們来見他。”

“咱說沒在这兒就沒在这兒。”

这个女人是这家工厂名义上的厂主，担任女工監督。大家都知道数馬和这姨太太养了兩個小孩的事。

說来，在这沿着角倉公路的地区里有不少像这样的工厂：鑽“工厂法”的空子，耍弄“变更厂主的名义”的花招来少納稅，叫佃农們把姑娘拿来当借債的抵押品，狠狠剝削她們。就是說，这些

小工厂在一切方面都不亚于大工厂，所不同的就是在大工厂所没有的惊人的低工资。

“在呀！在呀！”

这时不知是哪一個繞到后門去的人大聲喊叫。大家都轟鬧起來，女工們的頭上排成兩排的絲框一個接一個地停止了轉動。

數馬在一間賬房兼起居間的小房間里坐着，面前擱着一張桌子。他翻着上眼皮從老花眼鏡里賊溜賊溜地瞟看大家，然後又一聲不響地低下光腦袋，在桌上的賬本上揮動着毛筆。

“你剛才說話太不講理，我們不能心服，所以又來了。”等大家并排坐在台阶上后，元也頭一個開口說。

“金太郎已經派人送來通知說他答應我們的要求。還沒答應的只有你一個。”善五郎和誠也從旁邊幫腔。

“別太刻薄啦，答應吧？”

“我們也下了決心來的。雖說山是你的，不過在這個世道里大伙應該互相幫忙幫忙呀。”

數馬放下筆，合上賬本，拿起旁邊的茶杯，依然一聲不響。

“那邊也還有十多個人等着你的答复。請你無論怎樣，答應我們的要求。”元也雖然氣得要命，但一旦面對面地坐下來談，就找不到特別的詞句。

“不成！”數馬說。他凹着腮幫子，翹起嘴唇，用目光把每個人的臉掃了一遍。“咱不是說過‘別再來’嗎！”他那汗毛稀少的臉要是說話使大勁兒，就像現在這樣從下腮到前額，從前額到頭上，全都漲個通紅。“咱這個人要是受到威脅就更冒火的！明白嗎，如果你們一個一個來求，咱也不是完全不睬你們。可是，這算什么？嚷嚷農會啦，共產黨啦……要是你們不想再搞咱山里的活兒，咱也不要你們搞啦！”接着他把臉紅得更厲害地說：“回去！今天咱沒

有耳朵听你们的，回去！”……说罢，伸出脖子看一看土间，冲着刚才那个面带担心的女人说：“在那干啥？停工了吗？”

于是，女工们头上的两行丝框子又慌忙地转动起来。元也他们觉得很为难。他们虽然围包着数马防备他逃跑；但却因为他的态度太强硬，光是嘴上打交道已经是解决不了问题。尽管这样，对方和他儿子忠彦又不同，是个长年发号施令把他们使唤过来的东家，善五郎他们一看老头儿这么威风凛凛，就不敢轻易再抬头说话。

“嗨哟！嗨哟！”

这时，从外越来越近地传来凌乱的脚步声和吆喝声，一道红色的光线骤然射进屋里，摇晃着的川添工会会旗，随着杂乱的脚步声一齐冲进屋里来。

“嗨哟！嗨哟！”

狭窄的厂房一下子就给这突如其来的人们挤得水泄不通。天花板下面的皮带停止了流动，丝框子也不再转动。

川添工会的红色会旗在一边吆喝一边蹬着脚的人们头上飘扬着。

“干嘛还在磨蹭着？”头一个开口的是大野木熊雄。“像这样的刻薄地主赶紧斗争得啦！”

大家噙然大笑起来。这队人里面有池部，有古川，也有在红旗下面喘着气的初江。其他大内、小岛、及川光和嘉助等青年也都来了。这些人都是从各个车间溜出来一口气跑两公里的山路赶来的。

这回，他们唱起歌来了。池部当着数马的面对元也、诚和与吉他们招呼，说他们是代表川添工厂来帮忙的。

屋里的空气突然一变，洪亮的歌声越来越高，隆隆地响徹在

六十尺見方的窄小的厂房里。被迫停止操作的女工們起初發了呆，到后来胆也大了，有几个隔着人群偷偷看着数馬。

数馬兩次站了起来。第一次他憤怒地环顧大家的臉，接着挨桌一坐，又回到原来的姿勢。从此以后，尽管元也和善五郎伸头向他說話，他都不睬不理。他身上披件棉坎肩兒，一只手支在桌上，斜揚着头望望天花板，凹着下腮，努着嘴，始終一言不發。

起初，古川站在土間从伙伴們的背后呆然張开大嘴盯着数馬，就好像看什么奇怪的东西似的。最近的古川連在这种場合也站在大野木和池部的背后，尽量謹慎着；但是逐漸的，他的眼睛發亮了，从牙縫里咄、咄地唾出口沫来。

說实話，古川也是第一次看見像数馬这样的家伙。虽然他知道相良厂長，但数馬又是另一个类型。此刻，善五郎把坐在台阶上的身子冲着数馬微微斜着，用那筋肉隆起的胳膊捶打鋪席怒喝着。他一会儿厉声高叫，一会儿又哈腰鞠躬，好容易恳求完了，就从腰里拔出手巾拭揩着脖頸的汗水。可是，秃头的数馬依然把臉往上揚着，唯一的动作只是把按在火盆沿边兒上的一只手插进怀里。

他們怕着什么呢？善五郎那筋肉隆起的胳膊为什么不能一拳揍去？这回，元也代替他进行談判，但从古川看来，善五郎、与吉、元也們虽然身高力大，都是些呆头呆腦的傻瓜。真是，那个光溜腦袋的老鬼到底有什么神力？

“答复，說話！”在前面，大野木和池部嚷叫着。“开口說話呀！真太厚臉啦！”

“揍他！”有人喝着。数馬只把目光向这边一劲。古川看見初江就像畏惧这目光似地正把头縮回紅旗下面去。……

古川再也忍耐不住，兩手推开人群，也不脫掉車間用的膠底草

履一脚跨过去，跳到鋪席上来。

“喂，起来！”

古川猛地捉住数馬的衣領。

“不起来嗎，这家伙！”

水壺翻了，火盆里揚起灰烟。被人包圍着一直不能冲到外面去的数馬的姨太太頓時尖声大叫，数馬拖住古川的胳膊掙扎着。

“你也算人嗎？”

数馬的秃头一晃一晃地搖晃着。他的臉色大变了。对于数馬說来这是大出意料之外的事。像这种当雇工的穷老百姓沒有一点醉意居然敢来抓住他，这是他連做夢也沒有想到过的。难道竟会有这么不講理的事嗎……。

“伙伴們！像这种惡霸地主光是用嘴講理是不行的。”古川扼着数馬的脖子，冲着元也他們大喊着。可是，对呀、对呀地喝采的却只有大野木、池部等川添工厂的一伙人。

“我想最好把他拉到老百姓等着的地方去公审，同意嗎，伙伴們？”

“同意！”工厂的伙伴們异口同声地大喊着。但善五郎、与吉和誠等农民仍然楞楞地張着嘴。

“村里的伙伴們同意吧？”古川再次問一声。

“好，同意！”元也像咽进口水似地点了点头。古川叫其他的人也帮忙，飞快地給数馬穿上和服大衣，替他撩起和服的后下摆，又替他穿双長統膠靴。

“走！到老百姓等着的地方去！”

古川把数馬往前一推，站在土間的元也他們就把渾身發抖的数馬接过来。虽然是一眨眼兒的功夫，大家都感到真是天翻地复了。数馬的身子并沒被縛住，但被元也和农民們包圍着，不願

意也只好走出門外。

“嗨啲！嗨啲！”

元也起初時還給古川的這種蠻干吓了一大跳。他沒想到古川竟一下子提起數馬的衣領，把他提起來。他想工人們真蠻，太性急了。可是，當他看見古川捉住數馬的衣領拉起來、喊一聲要帶他到老百姓的面前去的時候，數馬臉色立刻大變，他方才理解了這個舉動的意義。對的，在這樣的場合對付這種傢伙必須採用這種方式。要是害怕不敢採用這個戰術，他們就受他們自己制定的資產階級法律的保護，永遠把肚子填得滿滿的，窮老百姓到什麼時候也抬不起頭。

“要是一路上拿着旗起鬨的話，咱可一步也不走！”

數馬一被拉出圍着一大堆人的工廠外面來，就擺開穿着長統膠靴的腳，講起價錢來；不過到末還是不得不走。善五郎和與吉從左右夾着數馬，這兩個樵夫的面上，顯得異常嚴肅。他們不太明白“人民公審”是怎麼一回事，但古川那一腳跳上來捉住衣領拉起來的心境和情感他們是懂得的。他們雖然還在有點迷迷糊糊的，但一面走路一面不勝感動地想：工人兄弟真了不起！

“嗨啲！嗨啲！”

在夕陽照映下紅得更耀眼的川添工會會旗，像鼓勵夾着數馬趕路的農民們一樣，一會兒出現行列的前頭，一會兒又當行列的殿軍，順着角倉公路朝烏澤小村前進。

這是一支非常奇怪的行列。從角倉公路兩旁的民房裏，越來越多地跑出看熱鬧的人。

“嗨啲！嗨啲！”

走過村公所的時候，認識數馬的村公所吏員從裏跑了出來，但馬上被扛着工會旗的人們擋住了。一個警官跳上自行車，冲着

岡谷的方向飛馳過去。

一行來到從公路往右拐進去的、通向烏澤小村的上坡路時，扛着工會旗的人們就分了兩組。古川、初江、阿光他們五六個人留在那裡當任防哨，池部、大野木等七八個人和工會旗一起站在元也他們行列的前頭爬山路。

這個古怪的行列在暮色深沉的時候才到達溪中的數馬公館。他們經過竹叢內和坡上附近的時候，跟在行列後面的人就驟然增加了。在從絲廠出發來到這裡的功夫里，又出現了一層新的氣氛。從半路上跟着行列來的老百姓並不太詳細事件的內容。就連元也他們也吓了一跳，他們還沒從數馬的嘴里得到了一個答复，事態可越來越變得重大了。這都是因為農民用自己的力量把地主數馬拉到農民的面前來，乃是史無前例的一件大事。

“來了！來了！”

一直耐着性子蹲在門前和穿廳旁邊等着的人們都從各個昏暗的地方站起來迎接行列。飄揚在行列前頭的工會旗在穿廳前的礮石道上和高野柏樹的樹叢之間穿來穿去地前進着。

可是，就在這當兒——人們還沒把數馬包圍起來的時候——却發生一件重大的事。一個腰上掛着手槍套、站在穿廳門口守衛着的派出所警官突然衝着工會旗跑來。正當元也、池部他們跟他做談判的時候，數馬躍身溜了出來，長統膠靴也不脫就跳上穿廳台階，跑進裡面去了。

“強盜數馬！”

在黑暗中打頭上蒙上毛毯等着的烏澤喜十，從棍子上伸出脖子叫了一聲，但已經來不及了。跑回來的派出所警官一躍身跳上穿廳台階上擋住大家的去路。他不讓眾人去追數馬，把警帽的帶子放下來扣在下巴上，面上帶着興奮的表情，一手按在解開扣子的

手槍套子。

群众也很快地跑到后門和籬笆外面去把守着。

“嗨哟！嗨哟！”

从黑暗里突然响起了一些农民們的喝采声、脚蹬声和罵叫声。

“杀人犯数馬！”

另一个声音喊：

“你吊死了几个人呀？”

每当有人这样一喊，就有別的声音起来响应。那些声音証明了数馬干过的各种罪惡。

“……吐出包米来！”

从黑暗里又到处响起哄笑声和罵叫声。这是就在去年發生的事。当战时配給品的剩余包米粉分配到烏澤小村来做牲口飼料的时候，数馬这批人把它統統貪污上了腰包。

“……又有人放火燒你的山呀！”

这是老故事，一个仇恨数馬的农民曾經縱火燒过他的山。

公館里連穿厅的灯也灭了。屋里一片沉靜，但是从院子的黑暗处接連不断地响起了罵叫声。

“唔唔……”

突然間穿厅的紙隔門給拉开了，数馬的老婆从背后浴着灯光踉蹌地走出来，兩手捧着臉哭倒在鋪蓆上。

“元娃！元娃！……”

数馬的老婆抬起哭臉喊叫元也。

“老头兒太頑固，咱的心里也难过呀。”数馬的老婆拉着元也的手哭訴着：“看样子他也有点改变主意啦，你到里面去瞧瞧他吧。”

“要咱一个人去那不成。”

“怎样都成，进去吧。”

于是，元也和善五郎、誠、与吉四个人一起走进内室。坐在火爐旁边的忠彦一看他們进来，就馬上退到鄰室去了。

“叫他們別再嚷！”数馬挨坐着火爐，滿臉通紅，看見他們就像要咬似地說。“不叫他們住嘴，咱就不跟你們談。”

元也們在离开火爐的地方并排坐下来，暫時訂視着数馬的臉。

“不叫他們住口嗎？要是不，咱死也不肯開口呀。”

的確，数馬連眼睛也通紅了。

“元也，你打算逼死咱吧？”

“那是大伙兒自个兒嚷着的。”

“胡說！是共产党，是共产党的你叫他們嚷的。”

誠从旁边說：

“那么，要是叫他們不再嚷嚷，你就答应我們的要求嗎？”

数馬努起嘴不吱声了。

善五郎和誠回到穿厅去。

数馬把兩只胳膊摔到火爐被子上去，光滑的腦袋伏在上面一动不动。門外喧嘩的嚷叫声逐漸停了下来。

“究竟想要哪塊地？”

数馬面上帶着沮喪的表情抬起头來說。元也从文件夾里拿出文件，在火爐被子上攤开。数馬拿起老花眼鏡查閱文件，嘴里嘟嘟囔囔地独語着。数馬的老婆給大家端了茶来，也在数馬的茶杯里斟上茶；可是，数馬發抖的手一碰，茶杯就打翻了。

“他媽的，混賬！”

地籍有六个地方，总面积是二町五反步地，開發人是以山中藤作为首的十三个人；树林由開發人負責采伐，由山主支付工資；地价照耕地調整法的价格支付……。

“这不成！”数馬還沒听完元也的說明就擋住說。“工資可以支

付，地可不能轉讓！”

“那麼想租地嗎？”

“對，咱不在乎地租多寡，不過地籍是仍然用山林的名義。”

“可是，金太郎……”

“金太郎是金太郎，咱可不能答應。”

數馬嚷着用握着文件的手捶打火燧。白髮散亂的數馬老婆吓得趕緊從身旁伸出手來。

“那你就違犯了耕地調整法了？”

元也駁他。數馬老婆從旁邊恨恨地望着他。元也被她這麼一扭，心裡也不太好受。她是元也的大姨媽，元也小時候經常讓她背着。

“犯法？別信口胡說！犯法的是你們共產黨哩！”

數馬發出驚人的大聲咆哮着，想把手里的文件一擲，站了起來；可是不知怎麼，他的腿卻咕蹬地彎曲了。

“忠彥！忠彥！”

數馬的老婆尖聲大叫。忠彥立刻奔了進來。數馬再跟元也他們說話，由忠彥扶抱着消失在隔壁房間里。

第二十章 在聯合演說會的晚上

在舉行青年團主辦的聯合演說會的晚上，元也就誤了不少時間以後才趕到會場。這天，他和烏澤茂助、角倉茂雄等人辦交涉又費去一整天。當他好不容易才在兵士服上斜掛着寫有自己名字的白布帶趕到會場的時候，公會所里面已經擠滿了人，為了擁擠到會場外面的聽眾，臨時還手忙腳亂地加設了擴音機。

此刻，竹内太一郎正在台上說話。講台旁边放着五把椅子，按照演說的次序在第二把椅子上坐着烏澤茂助、第四把椅子上坐着山中忠彥，第五把是竹内忠一。元也在青年团干事的指引下坐在第三把椅子上。

“……老子是赤色，兒子也是赤色，嗯，这是哪一个，咱可不明說了。”

听众里面有人格格地笑了。太一郎在印有家徽的礼服挂套上斜挂着白布帶子，握紧拳头的手搁在桌上，不时用舌头舐舐嘴边，看那样子像喝了酒。元也一听就明白他在攻击自己和父亲。

不过，比他还凶狠的是坐在鄰椅上穿西裝服的忠彥。斜挂着白布帶子的忠彥为了引起听众的同情，面上浮着格外沉痛的神色。听众也知道这是因为什么緣故。

昨天晚上，元也他們回去之后，數馬就得了腦溢血，一时昏迷不清。幸而还算保住了老命，也恢复了一半知覺，但已經成了患中風的殘廢。这显然是和元也們交涉山林問題气出来的。

正因为这样，忠彥就滿臉憂伤地吸引着听众的同情，这等于是在攻击元也。

“……咱最不喜欢赤化。从古到今咱們烏澤小村从来沒有共产党当上村議會議員的例子。……头一宗，像他們那样哪怕是人家的山也罢，財產也罢，不管三七二十一統統搶走，那么，誰还願意淌汗水干活兒呀，啊？要是这样，不是懶汉們最占便宜嗎……”

台下傳出笑声，还夾着拍手声。显然太一郎是喝了一杯，他說得很有勁。

联合演說会能吸引这么多听众，还是由于四五天来大家的关心都集中在元也他們的山林开放运动上的原故。因为这样，听众里有不少是拥护元也他們的，但是太一郎从正面攻击共产党的反

共演說，也鼓起了一些反对元也的听众的勁头。

“……咱为了烏澤小村，要跟赤化分子們决斗。……咱要大义灭亲……老乡們，咱真下了决心，情願和共产党相刺而死……”

太一郎比着拔刀刺死对方的手势太夸張了，听众又哄堂大笑，鼓掌声也响得更多了。

元也張开大嘴，盯住空間什么地方。他已經疲憊透了，但精神还是很緊張的。“随你爱嚷什么就嚷什么，爱做什么就做什么，咱一旦动了起来，就不肯中途罢休的。”“数馬得了腦溢血，那是自作自受哩，不是我們惹的禍……”

“……可是，千鶴究竟到哪去了？”在元也像石头一般硬僵了的脑子里不时浮現这件事，自己对自己感到很不耐烦。剛才他回家去吃了冷飯来的，家里連一个人也沒有。“……他媽的，又去串娘家的門了吧，隨便搞得啦！”

鼓掌声把沉沒在心事里的元也拉回到現實中来。現在，茂助登台了。

元也在情感上跟千鶴过不去，并不是他不爱她，也不是不相信她对自己的爱情。他是把对千鶴娘家和阿兼的仇恨，以及对她們的本家数馬的仇恨統統發泄在千鶴身上。他只是在借題發揮。不消說，他这种做法是錯誤的，尤其是一个共产党员不应有的态度。不过，說老實話，他其实是害怕阿兼报仇，从而早一些来个消極的思想准备。一方面，他还潛在的封建意識——不能把家和人、血緣和个人的权利、自由等分开来看問題——也在他心中作怪。

講台上，茂助在談川添村政，一开端先贊揚起战前的角倉时代来。他說不复兴繅絲和养蚕就不能消除川添村的貧困；接着主張綠化山林和复兴山林……。

茂助在矮胖的身上穿国民服，斜挂着白布帶子，兩手背到背

后，挺出小肚。他的演說还帶着軍隊腔調，听众們为他的“沒有角倉就沒有养蚕，沒有山林就沒有川添村”這句話大受感动。

“咱們川添村的总面积，百分之六十以上都是山林。这些山林如今荒廢到極点了。”

元也因为下次挨到自己，目光輪流打量着茂助的半边臉和听众的臉，心里十分緊張。……“茂助区長这混蛋！虽然不像太一郎那样公开地說，仍然打算繞弯子攻击我們。等着瞧，咱要剝你一層皮！”……“可是，川添工厂的伙伴們怎么还没来呢？”……

……今天，茂助大約也死了心，很大方地就答应大家的要求。他拿出来的只有四反来地，数目并不大，但也跟数馬一样名义是租地，只要对方分担稅，不收地租。角倉茂助仍旧狡猾得很。他說元也他們提出来的三反多山林，已經租給別人了，佃戶是藤森清治；但大家立刻明白这是串通来騙人的。清治准保得了茂助的一些香烟錢。元也他們也就暫且不談，大家商量决定說服清治把它弄假成真。不过，数馬的山林也罢，其他的山林也罢，都根据山主們的意思先用租地的名义开发，所以不能有絲毫麻痹大意。从山主們不要地租的一点看来，他們是打算將來把它們收回去的。……

“虽然武运不揚，这回的战争一敗塗地，不过为了卷土重来”首先需要复兴山林。山林正是咱們川添村的一个大台柱……”

台下的听众里，当然也有很多昨夜闖到数馬公館、趁天黑发泄了历来仇恨的老百姓；但在太一郎首先向共产党开了火之后，接着又是現任区長的这番演講，台下拥护他們的力量就浮到表面上来了，那些为元也無私的活动受感动的人們給淹沒到下面去。

“咱們日本是海之国，是山之国，全国都在享受着山的恩惠和海的恩惠。說来恐惶，天皇陛下曾諭示咱們：国民应合力把祖国的山地染成一片蒼翠……”

茂助把桌子一拍，台下就响起鼓掌声。就在这个当兒，一些这个会的主办人——青年团的干事們从講台后面穿过听众冲着門口跑去了。門口好像發生了什么事情。

在会所的門口，池部新一、烏澤遼等五六个人正和以青年团副团长烏澤源治为首的主办人們爭論着，遼滔滔不絕地講道理。

“为什么村里的人不能进去听村會議員选举的演說会？”

“不，不是不讓进去，是怕你們搗乱呀。”

“誰搗乱了？”

源治因为对方是金太郎的妹妹，暗暗伤着腦筋。不过，他猜想那些跟她一道来的五六个青年一定是共产党。他又發見其中有个穿学生服的小伙子，已經开始把傳單分發給蹲在会场窗底下的群众。

“瞧！不是在散傳單嗎！”

源治回头向站在身旁的一群青年团员下命令：“喂，捉住那个家伙！他在妨害演說，揍几下也沒关系！”

立刻有四五个人跑去了。

“干嗎，有不准散傳單的法律嗎？言論出版自由不是受波茨坦公告的保証嗎！”

遼像要把身子扑过去似地責罵着源治，源治从遼的头頂望着穿过人群逃跑的学生服小伙子（那是青共盟員小島保），一面吆喝着：

“擲石头也行，啥也行，赶紧收拾他！瞧，跳进桑园去啦，繞到左边去，左边……”接着，又冲着默然站在他身后的另一些青年团员掄起手来：“你們也去追！磨蹭什么呀，喂，清治！”

在門口当传达的清治被他指名，無可奈何地故意把跛脚跛得

更厉害跑了出去。但也有像藤森正那样不服从命令的干事们。烏澤一郎理直气壮地反驳着副团长：

“我反对借口别人散发传单使用武力，团章里清清楚楚地写着民主主义……”

“不行！妨害演说会的人绝对不行！我是会场主席……”

池部他们趁这些主办人们互相争论的机会，溜进了会场。溜进去的人有蓮、松崎啓一、大内圓三和嘉助等人，刚巧这时烏澤茂助结束了他的演说。如同早已商量的那样，池部他们各自分头钻进听众里面，新一也弯着身，边走边在每个听众的膝上放张传单。这回的传单上还有漫画，内容当然是揭露山路工程贪污案和山林绿化运动的真相。

可是，等到新一注意一看，才发见大内圓三在会场后面的走廊那里被人捉住往外面拉，正拚命挣脱着。连听众里面也有些人站起来到走廊那里，其中也有新一认识的善五郎。这时，元也已经站到台上来了。

“有一件事奉告老乡们！现在会场里发见散传单的家伙，企图扰乱咱们神圣的演说会。因此希望大伙儿协助我们把他赶出场外。”

烏澤源治赶忙跑到讲台旁边来，冲着听众高声报告。台上的元也不知所措地呆站着……。

新一挤坐在听众里面，垂低着头。“他妈的，又失败了吗？”耳朵里传来还在争吵着的大内的声音；可是，他却不能去救这个伙伴，他还有重要的任务……。池部感到背脊冷瑟瑟的，只有脸上像火烧似地发着热。

看来大内圓三已被拉出会外，会场里又恢复了平静。从身旁传来“真没办法，又是共产党闹的”的独语声。“失败了，又失败

了！”新一把热烫烫的脸伏下去。从工厂出发的时间太晚了，这是一个错误。起初打算在会场外面向走进会场的群众散传单，因为想图便宜中途把它变更，变错了。……池部活像浇上冷水一样，冷得浑身发抖，眼前又迸出火星。“看来烧得很厉害，还是应该听从莲和中谷他们的劝告，不要来参加的好？可是，选举斗争今天晚上是最后一夜了，伙伴们都在恶战苦斗，当支书的自己难道能躺着休息么？……对，其他的伙伴们都平安吗？”

“介绍日本共产党候选人鸟泽元也君……”

主席源治可能以为再没什么问题，他向听众做了介绍后走到台下去了。新一抬起头来。他瞧见在隔着五六个人的地方坐着穿蓝色大衣的莲，背是朝着他的。“松崎和嘉助还没有被发见，看样子大概没有什么问题了？”新一想。会场里挤得满满的，怕有一百五十个听众。新一的任务是打破群众的顾虑——在明亮的灯光下连鼓掌都不敢鼓的顾虑——以便支援元也的演说；不过，这里的气氛多沉闷呀。应该有十个到二十个农会会员夹在里面的，好像沉没在什么地方去了。

“我，是日本共产党……鸟泽元也。”

一直呆站在台上的元也这时往前迈出一步，两手按在桌上说。听众的脸上流露出诧异的神情，对着台上直瞪眼。坐在新一前排上一个披短棉挂套的老头儿冲着身边的一个用毛毯裹着身的老头儿低声说：“是共产党呀。”那个老头儿便点点头说：“嗯，是共产党哩。”刚才看见被拉出去的大内圆三时说过：“真没办法，又是共产党闹的”的人们——就是说，一提起共产党就认为那是不能公开出现的人和经常被追缉着的人的人们——看见公然也有合法的共产党在兵士服上斜挂着白布带子出现在台上，就觉得太奇怪。他们从婴儿的时候就看惯了元也，今天晚上看去也和平常不同了。

元也照例用好像不很灵便的腔调开始讲起来。他相当兴奋，语调欠灵活的时候就打手势来补充。因为个儿高大，样子就更滑稽了。他说：接受波茨坦公告投降了的日本有彻底实行耕地改革，以便促进社会的民主化的义务，但禁止“二·一”罢工的麦克阿瑟却从耕地调整法中把山林原野拿出了，所以日本的封建势力仍然存在，民主主义无法产生。

在前面，蓬辩里啪啦鼓了掌，但没有一个人跟着她鼓掌。新一想这都是因为听众们一点也不知道什么叫波茨坦公告，所以耕地改革和民主主义也像个陌生的东西似的没引起他们的兴趣。

“……刚才演讲的茂助候选人说山林对于咱们川添村是个大台柱。他的话是很对的，本村总面积的百分之六十都是山林和原野。咱也确实实地到村公所去调查过了。在这百分之六十中有一半是公有林，剩下的一半倒是私有林。那么耕地有多少呢？还不到总面积的百分之二十……”

元也不知什么时候说起“咱”来，他已经恢复了镇静，听众也认真地倾听着他的话来。

“咱们鸟泽区的耕地又不过在这百分之二十中占四分之一，农户连半工半农也算在内共是一百零七家；大家就你挤我推地种着这一点点地。但是拿山林来说，鸟泽金太郎一人就拥有五十三町步，比鸟泽区所有的耕地还多一倍。照这情况，哪怕是开放了耕地，也还是不能实行耕地改革……”

“……因为这样，我们川添农会才主张开放山林……”

这时，从台前传出“共产党是小偷吗？”的揶揄声。元也移动视线，慢条斯理地寻找着说话的人。

“共产党不是小偷，川添农会也不是小偷。我们是规规矩矩根据耕地开发法进行山林开放运动的……”

最好是不必理睬这种揶揄的；可是他却認真地这样答复了。
于是剛才的声音又来了一句：

“那么，为什么威胁人家呀？”

“誰也沒有威胁过人。”

“怎么沒有？山中数馬不是受你們的威胁得了中風嗎？”

从台下后边傳出話声：“別說私話！演說吧，啊，演說……”，大家哄然笑了。新一抬起上半截身子瞧瞧前面傳出揶揄声的地方，但找不到是誰。

“这和山林交涉是兩碼事……”

“……胡說，是一碼事！”

“因为你們威胁，他才得的中風！”

台下的笑声停止了。在台下最前面坐着角倉茂雄，他弯着穿和服大衣的背脊，从毛綫防寒帽里光露出眼睛。但揶揄元也的人除了他以外还有好些个，这些人是有計劃地攻击元也的。

“这和山林交涉是兩碼事……”

元也还想再說下去，可是台下的人的嘴比他更快，不等元也开口就接下去：

“不是从下川添綁来的嗎？”

“不是包圍公館把人家罵得狗血噴头的嗎？”

元也站在台上几乎开不了口。他想說什么，把手举到耳朵旁边去，那样子真像奈良的大佛像①。

“这和山林交涉是兩碼事……”

会场好不容易平靜下来后，大佛像又把同样的話重复了第三遍，大家又哈哈大笑起来。

① 立在日本奈良地方东大寺大佛殿的一座鋼大佛像，全高度共21.66公尺。

“……我們农会代表并不是想叫山中教馬得中風病才上他家去办交涉的。最好的証明是金太郎君和剛才講話的茂助君，还有……”元也隔着桌子指指台下那頂防寒帽說。“……还有坐在那兒擲揀咱的角倉茂雄君，他們都沒有得中風病。”

台下又响起了笑声。但这笑声和剛才的笑声不同。

“……剛才竹内太一郎候选人說大义灭亲，他要跟共产党的咱拚命。咱也同意大义灭亲。各位都知道山中教馬是咱的亲戚。咱当然不願意使他增加血压。可是，咱是农会的書記長，是穷老百姓的代表。要是山中教馬态度不好，咱也不得不坚持下去。”

元也这句话說得非常动听。新一伸直腰鼓起掌来，机灵地向場内一看。听众有一半仍然無动于衷，但另一半有些躊躇着，有些衷心受到感动，却仍然不敢鼓掌。这时蓮从对面牆壁下、松崎从后边也鼓起掌来，終于許多人都响起掌声，至少也有三十个以上的人鼓掌；那是一种令人惊醒的鼓掌声。

鼓掌声使会场内的气氛焕然一新了。……

这鼓掌声不但压住了擲揀，还表示出听众里有拥护茂助和太一郎的人，也有拥护元也的势力，兩方明确地对立着，这对全体听众發生了影响。

“茂助候选人說过天皇陛下諭示国民：‘把祖国的山地变成一片蒼翠。’的确，山是荒到極点的，咱們应该植林，应该保护。可是，究竟是誰把山荒廢的？还不是战争和下了發动战争詔勅的天皇嗎……”

在池部他們领导之下又响起若干鼓掌声。但接着元也說下面这句话的时候，半个会场都热烈地鼓起掌来了。

“咱很贊成‘綠化家乡的山野’这个号召。不过，拥有那些山的是誰呢？动员分校全部学生，把傳單貼在整个小村的又是誰？”

还不是鳥澤小村里仅有的四个山主嗎……”

这回，川添工厂的工人还没有拍手，农民們先鼓起掌来。新一想：“成了，这里誕生了新的力量，一定会使元也当选的……”，一面半站着身鼓掌。就在这时，他突然眼前一黑，再一注意，自己已經往前傾倒，兩手撐在地上。

胸口悶得怪难受。好像喉嚨里面塞着什么东西，眼睛也花了。一种从来没有經驗过的不安使新一站了起来。他踉蹌地从人縫中走去，捉住立在会场中間的房柱，但他怎么也不能忍耐了，回头寻找蓮。

“鳥澤君！鳥澤君……”

可是，穿藍色大衣的蓮还在背着他往前伸出身子鼓掌，沒有听見新一的喊声。新一蹣跚地来到后面走廊。他手里拿着用报纸包着的木屐，却没有力气把它穿在脚上。他咬着牙勉强穿过蹲在广场上的群众，走到人牆外面。突然間，他感到有样东西冲口而出。他赶紧用手捂着嘴，像往前一爬似地蹲下来。

从嘴里涌出来的东西已經不能用兩手托住了。

“啊！血！”

追在新一后面跑来的蓮尖声惊叫起来。

“来人哪！快些，来人哪！”

附近的人們听見蓮的恐惧的叫声，赶忙跑来；但一看这个光景，又瑟瑟縮縮地走开了。

蓮兩手抱住新一的肩膀喊叫着；可是她自己也知道，小村子里只有接产婆和保健妇，要找医生必須下山赶到下川添去。

“呀，不对了，讓他安靜一下，安靜……”

担任传达的藤森清治边嚷边跑过来。

他因为妹妹的病，似乎对此頗有經驗，赶紧把公会所的遮雨

板卸下来，讓新一躺在上面，叫蓮抬着一端，自己抬着前面送到最近的仪助老头兒的堆房里，然后說去叫保健妇，拖着跛脚跑去了。

“打起精神来……”

新一对伸头看望自己的蓮把头微微点了一点。他發了高烧，好像全身浮在空間似的，但意識反而越来越清楚。“要死了嗎？”他把眼睛一闔，这个不安就压上心来，似乎把全心都压碎了。

可能是風向的关系，从会场那里又清清楚楚地傳來鼓掌声音……。

元也和听众一起兴奋着。他的舌头欠灵，說話有口吃的毛病，但如今这也不算一回事了。他把舌鋒又轉到山路工程的贪污案，攻击起“角倉村政”来。

主席源治兩次跑来低声对他說：“時間过了，停止吧。”当他第三次又來說时，台下有人喊：“源治，真討厭！”

“……前些天有一群強盜闖进下川添的角倉本家。報紙报道說被偷去三个銀火盆和純金酒杯。可是，咱們在战争中是怎样的？不是連飯鍋鉄鍋都給強迫征用了嗎。不但如此，角倉本家的倉庫里据說还有七个銀火盆哩……”

元也黑黝黝的臉变成深紅色，攔在桌上的兩個拳头剧烈地顫抖着。

“……咱前兩天上村公所去調查角倉本家的納稅金額。老鄉們，你們以为他繳了多少？昭和二十一年度的所得稅只有六千圓。六千圓？咱們家的所得稅是六千八百三十圓。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天下聞名的角倉本家，交的稅反而比穷老百姓的咱还少八百三十圓，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会场內的气氛已經和剛才截然不同了，农会人員首先帶头，

农民們都大胆地鼓掌，大声喝采。

“……所以，咱就捉住星野村長請教。老乡們，你們以为星野村長怎样回答咱？他說角倉先生的事業受战争的影响衰落了，連請他納这些稅都觉得过意不去。这究竟說的什么話呀？拿今天的市价來說，一个銀火盆就值五万到十万圓。拿家里放着这些东西的角倉本家和不能納稅、沒米下鍋，不得不把閨女送进絲厂去抵押一点錢的咱們相比，你們說究竟應該对哪一个‘觉得过意不去’呢？……”

这时，源治又走近他。台下响起了責罵源治的叫喊。源治索性直接向听众解釋說時間已經超过二十分鐘了。

“这种稅額究竟是誰决定的？”

元也仍然坚持下去。站在旁边的源治也不肯示弱地大喊：

“……介紹山中忠彥君……”

“……这就是那所謂‘角倉村政’……”

“……介紹山中忠彥君……”

“請呵，講呵！”

“共产党滾进去！”

“主席野蛮！”

台下一片声喊。元也終於在嚷叫声、鼓掌声和笑声中走下台来。但是由于过度兴奋，头腦还在晃悠悠的。

毫無疑問，元也的演說超过了規定時間，另一方面，想妨害他演說的人們也在拚命。

“元也，元也……”

元也剛坐到候选人的位子上，意想不到地文也从黑暗的窗外探出头来喊他。

“千鶴不曉得跑哪去啦，不見了。”

元也还在發呆，但瞧瞧文也臉色大變，就走出外面來。

“咱也剛剛回家的，一看千鶴沒在家，連孩子們也沒有，屋里的樣子也好像和平常有點不同。咱去親家那里打聽，他們說沒在那兒。”

元也懵懂的腦筋里掠過一種不安的驚惶，跟着文也一塊兒走的腳步驟然加快了。……

千鶴知道本家舅父得腦溢血，是在快到中午的時候。她把磨子拿去還隔壁老太太時聽到這個消息。

“啊喲，你還不知道嗎？”老太太瞧着千鶴吃驚的神情這樣說。千鶴有點不好意思。“是半夜上廁所時突然倒下去的。……他們打電話把大夫從下川添請來了，聽說還一步不離地守着他哩。……聽說在廁所里得中風是不能救呢……”

隔壁的老太太沖着把臉漲得通紅、垂下頭去的千鶴粗聲粗氣地說。這個老太太是阿兼的“御集會”朋友，早就不贊成不信教的文也家，最近又對紅旗和標語牌頻繁進出的鄰家懷着反感。

“噤噤，你不知道嗎？”

家里沒有一個人。文也說要上村公所去辦理開發公有林的手續，然後順路到岡谷警察局去打聽千代的消息，一清早就出門了。元也和伙伴們一道上茂助和茂雄家去辦交涉，連中飯也沒回來吃。

“連娘家也沒來捎個信！”

千鶴氣得幾乎哭了起來。她恨娘家母親。“不管怎樣，總是內親呀，大舅父病危，也應當來信。不應該叫咱出丑，成為全村的話柄呀。”……

“要不然，本家和娘家都對咱竟生了這麼大的氣了嗎？昨天晚上的騷鬧，聲音連這附近也聽見了。如果數馬舅父是因為這

个病倒，他們生了气連信都不肯捎是理所当然的。啊啊，我究竟怎样办才好呢？”

千鶴左思右想一直到下午三点鐘左右。一方面她怕元也說：沒有去探望的必要；一方面又怕村里人的輿論。“要是知道舅父賒終還不去看，首先隔壁老太太就不知道会散布出什么話来。”

末了，千鶴还是把嬰兒背在背上，牽着大女孩的手，走过和本家相連的娘家門口也不进去，直接来到数馬公館厨房門口。

“勞駕……”

公館里出乎意料地很清靜。千鶴沒有勇气再喊一声，停在那里躊躇了很久，但一想，随他們駕去，自己打个招呼就馬上回家，便走进土間里。

千鶴剛从一片春光的外面走进来，眼睛还不能立即看清鋪着地板的寬敞的厨房。过了一会，她才發見有五六个人面帶憂色坐在爐边，里面还有嫁到新田村去的姨媽和嫁到下川添去的表姐。她母亲阿兼也在，但她只冲这边瞥看一眼，連理都沒理睬。

“噢噢，是千鶴姑娘嗎？”說这句话的，是剛剛从病人內室里端着玻璃吸水瓶出来的忠彦的娘。“总算把命保下来了。”

这个老太太的天性是不会敌視人的。千鶴小声向她慰問，不住地往下磕着头，一面暗暗寻找抽身的机会，把想爬到台阶上去的女孩子的小手紧紧握着。这时，阿兼从默然端坐在爐边的一群人里驀地抬头說：

“千鶴，咱有話对你講。”她站起身，边說边拖着跛脚下到土間来。“跟咱来！”

阿兼下命令似地說，走出厨房后門。她自己走在前面，外孙女赶在后面喊着：“奶奶！”“奶奶！”她連头也沒回。

一穿过寬敞的庭院，就隔着一叢爭妍吐艳的梅树和桃树，隨

見娘家的瓦屋頂。她們又穿過釀醬小房和農具堆房之間的濕漉漉的後門小徑，來到高門檻的有六尺寬的門口，千鶴有些不得主意了：“還是趕緊溜走吧？前幾天剛吵過架呀……”

“進來！”

從屋裡傳出阿兼凜然的喊聲。

“嗯！”

千鶴把背上的嬰兒往上一聳，仍然磨磨蹭蹭地不肯進去。門口上掛着“紅十字會正會員”“在鄉軍人烏澤分會會員”“農事實行組合組員”……等等連已經不用的牌子也在內的許許多多木牌，還有愛干活的父親塗成茜草色的穿廊式的門旁板牆……千鶴不勝悲哀地一一地環顧着。

自從頭上戴“藏角”^①、被媒人牽着跨過這門檻以後，又是五六年了；可是她覺得自己兩手按在供着瓦杯的“三寶”跟前，向雙親告別說“爹、娘，謝謝您這些年來的養育”，好像還是昨天的事……。

“千鶴，叫你進來呀！”

又傳出偌大的聲音，千鶴不願意地跨進門檻。

“到這兒來！”

看樣子家裡人都下了地，屋裡除了阿兼以外連一個人影也沒有。阿兼坐在六尺見方的寬大地爐的“橫座”上，一面往上提起掛着大鐵壺的吊鉤，一面伸出下巴指指身旁的墊子。

“你呀，你對這回的事怎麼想？”

千鶴盯住母親瞟了一眼，默然把奶頭塞進從背上放下來的女兒的嘴裡。

① 日本風習婦女出嫁時戴在頭上的裝飾品。

“你也明白这回的事件不能像平常那样就算了？”

“……………”

“要是跟元也一道来，那还情有可说。可是，真难为他们，竟没羞没臊地叫你一个人来啦。”

“可是，家里的人都出门去啦。连咱自己也是从隔壁老太太那里听来的。”

“嗯！”阿兼像紧缩粗脖子似地把脸拉了下来，嘴边浮着瘁瘁的微笑。“把好好一个人斗死了，真安闲自在。”

“‘斗死了人’？你说话太毒啦！”千鹤不由动了火。“舅父不是有病吗，他的血压老早就是一百啦，哪有这样……”

“胡说！一百也罢，三百也罢，没有原因怎么会得中风病！”

阿兼从身旁拾起一管吹火筒儿捶打炉边。

“是你的男人逼他得中风病的！是你的男人跟共产党一道把他从下川添绑来，乱叫乱骂，一直折磨他倒下来的！”

“可是……，可是……”千鹤也不肯示弱。她从婴儿嘴里拉出奶头，往前伸出脸说：“这都是因为舅父太霸道，他（元也）并不是，并不是……”

“……他并不是为了自己得到好处才干的，这一点娘也清楚吧。他是农会的负责人，不是闲着没事干才干的呀！”

“嘿？你也成了共产党啦？”

被母亲这么一说，千鹤不由得打个寒战。这就是共产党吗？！

千鹤把下巴搁在婴儿的头上沉思起来。“共产党”，那是从小就存在心里的一个讨厌的名词。村里的人都管她公公和丈夫叫“共产党”，千鹤却认为自己的公公和丈夫并不是。他们连地里的活儿也丢下不管，整天价东跑西跑，这当然伤脑筋，不过，他们决不是世上的人说的那种“可怕的共产党”。文也是个很会体贴的好公公，

千鶴覺得做他的兒媳婦是幸福的。

“咱說呢，千鶴……”

阿兼从膝上抱下摆开四肢哭叫着的外孙，用沉重的腔調說。

“做娘的不願意說挑撥你們小兩口子的話。不过，这回这件事連咱在本家面前也抬不起头来。”

“……”

“你也明白吧，咱？咱，把你嫁給元也的时候，沒想到元也是个共产党。文也呢，打老早起他就是个怪人，咱們都当他是个人有殘疾的人看待。可是，元也却是个心地踏实、爱干活兒的后生。真沒想到現在他也当了共产党，鬧得比他老子还凶，連亲戚和外人也分不清了。喏，这样的话，咱也不能再裝做不知道哩。”

“那么，叫咱怎么样？”

“不，別生气，听咱說。喏，做娘的也难过，可是……”

千鶴抬起头来盯着母亲的臉。阿兼并不避开目光，一口气說下去：

“你回娘家来。这决不是說一輩子再不回烏澤家，孩子都有兩個了。就是啊，哪怕是一点点也好，要是元也認了錯，你就回婆家去。这么一来，对本家的面子也……”

“不，咱不乐意！”千鶴下巴压在嬰兒的头頂上，猛然搖了搖頭。“咱是嫁給他家的。当时娘不也說过嗎，嫁雞隨雞，嫁狗隨狗，嫁出去的人，潑出去的水，別再想还有一个娘家。”

“那句話和今天講的是兩碼事。明白嗎，那种扼死亲戚們的共产党……”

“不，是一样！”

“不一样！”

千鶴霍地站了起来，粗暴地把嬰兒背到背上，披上背孩用挂

套，伸手拉着不高兴走的女孩子的手。

“千鹤！”

阿兼像啞嘴似地厉声一叫，立起一支腿。可是，已經下到土間去的千鹤連头也不回。

“千鹤！”

从她背后又傳來阿兼的喊声。

千鹤把不能跨过高門檻的小女孩高高提起，走出門外。

“口口声声嚷着本家、本家，本家又怎么样，还不是專門帮着忠彦……”千鹤觉得母亲好像还在从背后喊，气冲冲地加快脚步。

可是，跟母亲吵了架的千鹤虽然趁着一时气忿跑了出来，但走下砂石坡路、繞走竹叢、来到能够俯瞰自家屋頂的馬路时，她觉得兩脚突然軟了。

就連今天早上元也也是一句話不說就跟着大家跑掉了……。当然，千鹤并不是不知道元也最近动不动就对她表示冷淡的心境。專門帮忠彦的忙的丈母娘、和数馬的敌对关系……。 “可是，尽管自己跟他們有血統关系，但和他已經成了夫妻了，难道他还以为自己是向着他們的嗎？”不消說，千鹤并不完全相信元也在怀疑自己。 “可是，他却好像專門跟我鬧气。”元也虽然身軀高壯，性情剛强，但一方面又有像这种胆怯和乖僻的性情。这一点，当了五年妻子的千鹤是知道的。……

因为知道，才忍受下来；可是，想起来实在太气人了。自己是这么痛苦，他也應該体貼一点呀。……

屋子里已經陰暗下来了。千鹤把嚷叫肚餓的小女孩罵了几句，又从身上脫下背孩用挂套；可是她却沒有心馬上准备做晚飯。她連孩子都沒从背上放下来就坐在台阶上，眼睛盯着昏暗的土間的一角，一面無意識地搖晃着背上的孩子。

“咱說呢，娘！”

“討厭！”

共产党？共产党？公公常常唱着“啊啊革命快到来”，这革命究竟是干什么的？我还是觉得吓唬数馬舅父，硬把山搶过来是不太好的？！

共产党？我始終不能理解它是什么。有一天，我那丈夫会不会和年輕时候的公公一样蹲在監獄里呢？哪怕丈夫是小偷，自己一旦下了决心嫁了过来，粉身碎骨也不想和他分开的。可是……

“娘，爹哪去了？”

“討厭！”

“娘，肚子餓啦。”

“討厭！”

我可怎么办呢？說不定元也真的討厭我了？如果他恨丈母娘，恨本家数馬，今后的敌对关系又越来越加深的話，說不定我也成了他的厭物？

想到这里，千鶴不禁愕然抬起头来。外面已經黑了，从牲口棚里傳來催促喂料的馬蹄的踢地声。……

“上哪去，娘！”

被她牽着手的女孩子不安地問。千鶴一声不响，搖搖晃晃地走到外面坡上的馬路来。

来到竹叢下的岔口，她站在路旁呆呆地想了一陣。自从發生了数馬那件事以来，她連其他的亲戚家也不太不好意思去了。

她不願意在路上遇見熟人，便从自己家背后順着梯田走去。山野里，太陽一落就冷極了。

“娘，肚子餓啦！”

我上哪才好？怎样做才好？要是元也落了选，我更找不到安

身的地方了！

“餓啦，啊，娘……”

牽着的女孩子和背着的女兒都哭了。千鶴好像沒有聽見孩子們的哭聲，踉踉蹌蹌地穿過梯田和梯田之間，朝着山上爬去。……牛頭觀音的杉樹林被風吹得沙沙發響，下弦月在村共有山的高空上顫抖着。

頭一個從公會所跑出來的元也從聯合演說的興奮中清醒了過來，越走越感到驚慌。文也說千鶴不在娘家，也不在數馬本家里，今天跟母親阿兼吵嘴（雖然吵嘴的原因不明）以後跑回家來了。元也覺得好像自己靠着的牆出乎意外地突然崩潰下來。

“千鶴！千鶴！……”

元也跑進自己的家，兩隻穿長統膠靴的腳像旋風似地，從內室到內倉庫，連廁所也去看來，接着又跑到外面去，從牲口棚的背後繞到倉庫，也找過農具堆房。

“千鶴！千鶴！”

他聽見上氣不接下氣地跑回來的文也正站在籬笆下面跟隔壁的老太太交談。老太太也發出驚愕的聲音說她一點沒注意到千鶴的動靜……。

一郎也追來了，誠、善五郎和與吉以為元也發生了什麼事，也都趕來了。

“出了什麼事啊，元也……”

誠和善五郎他們因為今天晚上聯合演說獲得勝利，還在興奮着。

“今天晚上的演說好極了。毫無問題，一半聽眾是絕對擁護元也的。”

元也向他們說明千鶴失蹤的事。

“后边兒的富老头兒說他瞧見過千鶴。”在附近挨家打听的文也回來說。“時候很久啦。老头兒从山上下來走到后边兒的時候瞧見打前面過來的千鶴。他喊了一聲，千鶴沒答應。老头兒說雖然天黑看不太清，但是她还帶着孩子，所以不會看錯的。”

這時候千鶴絕不會跑到后邊去挖種在地角落的牛蒡和紅蘿卜。元也立即提着自行車的車燈，跑到后邊去。

“一郎，你也來！”

他跑過梯田間的小徑，來到通礫石山的坡路，后面善五郎和誠也追了來，高高搖晃着拉弓提燈^①喊叫着：

“我們到牛頭觀音去找，你們繞到山澗那邊去！……”

元也和一郎又穿過桑園，來到山澗的山崖上。兩人直着嗓門拚命喊叫，但因風勢太大，都被樹林里的風聲和山澗中的水聲蓋沒了。

“……喂……”

浮在元也的腦海里的盡是些不吉利的情景。他一想起千鶴盡有理由帶着孩子們去跳山澗，心里萬分難過。自己太依靠她了。他並不是完全沒体会到千鶴的痛苦，但自己却對她要求得太過分了。為了不願一切準備和親戚們作對，連對夫妻的愛情也採取了虛偽的態度。自己並不努力讓她了解共產黨，反而瞧不起她不懂共產黨。……

“……喂……”

山澗越到上流越是窄狹，懸崖絕壁也越來越高。山崖上被巨巖和灌木擋住，只好繞過一座深茂的密林走去。元也光是着急，覺得自己太笨，太橫，如今後悔也已經來不及了。

① 參看419頁注。

“……喂……”

元也衷心感到羞慚，在聯合演說會上講了一番話而大為興奮，以革命家自居的自滿情緒一下子跑得干干淨淨。讓老婆苦成這樣，又不能領導她走上革命的道路；不，連這種努力也不肯做，這還算革命家嗎？他對自己感到羞愧。

“……喂……”

元也已經變成半個瘋子了。無論是竹叢或是岩頭，凡是她認為千鶴可能從那里去到懸崖邊上的地方，他都沒命地沖進去。落在後邊的一郎大聲喊他，他也沒聽見。

“……喂……”

可是，在這茫茫黑夜的深山里，要尋找一兩個人，幾乎是海底撈月一樣。元也想要是千鶴和孩子們都死了，自己也沒勇氣再活下去。

烈風呼嘯着山林，鏢刀一般的月亮在雲間急走。

“……听！聽見聲音啦，元也君！”

一郎喊了不知幾次，元也才听到了。

“……听，聽見了吧，听？”

跟元也一樣，一郎的臉和四肢也到處刮破，滿是血痕。他好不容易才在元也手中的自行車燈的亮光里出現了。在波浪一般起伏着的樹枝的呼嘯聲中，微微的，只是微微的傳來嬰兒哭累了的嘶叫聲，這是元也非常熟悉的女孩子已經啞了嗓子的哭聲。……

元也穿過樹林往前奔去。每當風向轉變，哭聲也就從不同的方向傳來。元也幾次地迷了方向，尋找着哭聲奔到懸崖上來。這是有名的天狗岩，是小村里的居民沒一個不知道的。從岩上到山澗底有七十尺，傳說在這裡跳岩的人連死尸也找不到。

元也兩腳顫抖着，借着月光匍匐往前爬去。他不覺嗚咽了一

声。在往山澗伸出的悬崖上面朝山澗直立着的正是千鶴！她背着嬰兒，牽着女孩，活像本身變成了石頭似的，一動不動地佇立着。……

一瞬間，元也覺得自己的全身都僵凍了。他好不容易才沒讓自己叫了起來，擺開兩手慢慢走近。接着，他猛地把母子三人抱在手里，用盡所有的力氣把她們拋到背后的竹叢里。因為用力過猛，他也倒在千鶴她們的身上，暫時間站不起來。

一郎背着女孩子，元也抱着嬰兒，握住千鶴的胳膊往回走。女孩和嬰兒都在哭。千鶴蒼白着臉，讓元也拉着身子顛顛蹣蹣地邁着步。

來到礫石路的時候就遇見了手提拉弓提燈、從牛頭觀音那邊走下來的善五郎等一伙人。

“噢噢！噢噢！”

站在籬笆外面等着的文也從一郎手里把女孩接過來。走進屋里的土間一看，藤作、正和千代治也都來了。大約演說大會已經散了會。

元也一手抱着嬰兒一手抱着千鶴的肩膀，默然穿過人群來到爐邊。善五郎小聲地把情由告訴趕來的人，大家在土間暗處聚成一團，往里探望。

千鶴還在蒼白着臉，好像神志還沒有恢復過來。她雖然把嬰兒抱在手里，視線仍然定在空間的一個地方。

“千鶴，咱對不住你……”

元也把巨大的身子匍匐下去，兩手按在鋪席上說。

千鶴不說話，也不知道聽見了或是沒有聽見；也不知是雖然聽見了卻沒有听懂，只把滿是凍瘡的兩手抱着嬰兒，仍然蒼白着臉，眼睛不知望着什麼。

“咱太對不起你。咱把你丟在一邊，壓根兒沒理你……”

千鶴还是一声不响。她好像不知道那站在天狗岩头上的就是自己似的。为什么竟走到那种地方去了呢？离山澗底有七十尺高的天狗岩，到今天为止已不知站过了多少自杀的人了。

可是，元也却很明白。月光下刚一望见佇立在天狗岩上的千鶴的后影，他便立刻明白了。那是一个已经忍受到山穷水尽，靠自己的力量再也忍受不了的人。

“来，趁热把它喝下去吧。”

文也把冲了葛湯的碗放在千鶴的手里說。千鶴慢慢把視線拉回到自己手上来了，接着把碗放在鋪席上，像想起来了似地袒开胸部，把奶头塞进嬰兒的嘴里。

“原諒咱吧。咱一直都在承你的情，嬌慣了。咱以为老婆就是由我骑来由我打的……”

千鶴突然目不轉睛地盯着丈夫的臉，好像初次見面的人似地打量着；逐漸的，血色升上了千鶴的臉，跟着她陡地歪了嘴唇。

“……咱是故意跟你过不去的。咱对你的娘家生了气，把心里的怨气發泄在你的身上……”

千鶴把身一轉轉向內室，哇地一声哭倒在嬰兒的身上。在束脚褲的腰上和背上还留着枯草果和山牛蒡的刺的千鶴發出惊人的大声嚎啕大哭起来。

“对，这是你不对……”文也把柴火添进爐子里，一面冲着兩臂交在胸前垂着头的元也說。“同时，咱也有罪过的。咱猜到千鶴的处境。也想找个机会跟她談。可一方面还是給女人是能够默然忍受一切的旧想法束縛住了……”

文也爬过去把嬰兒抱在自己的怀里，扶起千鶴，一面向她低头認罪，一面拭揩眼角上的淚珠；千鶴却还在哭泣着。

“善五郎、藤作……老乡們，請喝杯茶吧……”文也回到爐边來斟茶，把茶杯排放在台阶边兒上。“老乡們，你們亲眼瞧見了，作为一个共产党员，真沒臉見大伙……險些弄死兒媳妇和孩子們了……”

善五郎和藤作他們坐在台阶上垂头拿起了茶杯。与吉和誠、一郎和正也默然从土間伸出手，拿起了茶杯。他們每張臉上浮出不同的表情默默地飲着茶。千鶴还在哭着。她明白了丈夫和公公說的話，因而衷心感到高兴，但是她的悲哀却还没有完全消失。不，相反的，好像哭得越厉害悲哀也越是加深了。究竟这么多悲哀是从哪涌出来的？这連她自己也不明白。

“元也君在家嗎？”

突然从門外傳来自行車撞倒的声响，藤森清治陡地把臉探进来。“那个叫做池部新一的人……”

“他在公会所的后边兒吐血了。”走进土間里来的清治連大衣也沒有穿。看来他是急急赶来的，还在吁吁喘气。“現在讓他躺在仪助老头兒的堆房里，因为保健妇說要讓他絕對安靜。”

元也下到土間去了。清治臉上照例挂着那好脾气的笑容向他說明：因为保健妇沒在家，他們找遍整个小村才把她找到；又說他們連給病人盖的被子也沒有，現在把大家的大衣和外套当做被子。

“仪助老头兒嘛，別說不肯把自己的被子借給他盖，还說这病要傳染，要求馬上从堆房里抬走，說什么都不听。噫，大家說事后一定消毒，他还是不答应。到末，那些川添工厂的小伙子們生了气，噫。”

文也也走到台阶边兒來向清治道謝，元也从农具堆房里拉出膠輪推車來。站在土間的人也一齐动手把被子、洗臉盆、水壺、热

水袋、裝木炭用的稻草袋……等等東西放在推車上。清治連文也斟給他的茶也不喝，一面扶起自行車一面沖文也說：他為了購買冰塊現在要跑下川添一趟。

“這時候還要跑趟下川添？”

往推車上打着繩子的藤作和善五郎等人都吃驚地問着。固然，現在積雪已經全融化了，發高燒的病人也需要冰；可是，此刻已經是快到鷄叫頭一遍的時候了。

“說啥，咱跑慣夜路的！”

清治等膠輪推車出發，就握着自行車的把手跟推車并排走上坡路上，他雖是輕快地回答，但大家心里都明白這是一件相當不簡單的事。清治這個小伙子平常總被派上這樣的差使；可是，那些跟在推車四周邁着步的人們卻能体会到清治那明知對方是共產黨、事後也會受團長派的白眼，但卻主動把這個差使接受下來的今天晚上的心情。

“不過，碰巧下川添的冰店里有現成的冰就好啦。”

不知是誰從推車後邊說。清治立刻用快活的口吻說：

“要是沒有，咱就闖進‘魚源’飯館里去。不過是十來斤冰罷了，就從‘魚源’的冰箱里搬出來得啦。”

“對呀，對呀！”從推車後面傳來的聲音應着說。“‘難道不曉得烏澤村的清治嗎！’^①就這麼一喝得啦。”

“當然是嘍！”清治拉開那天生的大嗓子說。“難道不曉得咱是殘廢軍人嗎！……要是不知道，咱來向你道個明！”^②

清治趁大家哈哈大笑的當兒把臉驀地湊近拉着推車的長把子的元也小聲說：

①、② 這些話都是仿照日本歌舞伎劇的主角“挨刀的與三郎”的台詞。

“咱感激你。”

清治的声調是有点难为情的。元也透过夜色望着清治的臉；他不能立刻明白清治这句话的意思。

“咱也想参加你们一伙……，请你，嗯，别生咱的气。”

元也冲着他深深地点了头。清治最后說的一句话好像在道歉自己过去那两面派的态度。但当元也想跟他說話的时候，清治却已敏捷地跳上自行車。

“那么，乡亲们，咱跑一趟去！”

推車来到坡上，便听见急駛在竹叢内下坡路上的清治的歌声。他無愁無慮地高唱着，声音越过桑园傳到大家的耳鼓来。

推車到了仪助老头兒的堆房的时候，池部新一已經不再吐血。这时候保健妇已經回去了。蓮、松崎、嘉助和阿光等四五个人在一晃一晃明灭着的燭光下圍繞着仰躺在稻草里的新一。

“明白了，明白了，还是安靜点兒好。嗯，明白了，明白了。”

池部一看元也的臉，就馬上把手伸过来。元也替他盖好被子，又整整他的床位，一面尽量安慰病人不讓他激动。池部却始終不放元也的手。

“撤傳單的事又失敗了，真对不住你。”

“不，不。”

元也像安慰他似地望着池部的眼睛点了点头。可能是發燒的原故，池部的臉頰泛着紅暈，眼睛也濕潤潤的。嘉助从旁边向元也說明說虽然大内圓三巧妙地逃跑了，小島保却在桑园里被团长派的一伙人捉住挨了一頓毒打，現在躺在嘉助家（即善五郎的家）里。

“总是出牺牲……一切都是我的責任。”病人非常激动。尽管元也安慰他，却压根兒不听。他捉住元也的胳膊，又像要抬起头来

似地說：“不過，我想我們一定會勝利。對吧，你不以為是這樣嗎？”

從元也身旁伸出腦袋來的善五郎和誠立刻應着說：

“對呀，咱們也相信元也會當選哩。”“沒有問題，咱們也相信勝利。”

元也把池部的手輕輕放進被子里。

“別再說話了……等到能夠動彈的時候，我們就馬上把你抬回去，你放心躺着吧……”

清治大概沒有找到冰，過了很長時間也沒見回來。大家輪流汲來井水涼涼池部的前額。燭光時明時暗地搖晃着，外面的樹林在簌簌發響，不知從哪傳來第二次公雞的報曉聲。

“什麼？國際……？”

蓮蒼白着臉，寸步不離地在池部的枕邊坐着，這時猜讀了新一舉手在空間比畫着的字迹，帶着不安的口气跟大家商量說：

“……他要我們唱國際歌，可以嗎？”

病人又舉手催促着，握住這只手的元也暫時考慮了一下，說：

“那麼，只唱一遍，好吧。病人興奮了，這可不太好吧？”

蓮輕輕的，輕輕的唱了起來。她一面絞干着浸在洗臉盆里的毛巾，一面像喃喃喁語似地壓低嗓子唱。繞站在四周的人們中，嘉助、阿光、松崎和一郎等男女青年也隨和着蓮的歌聲合唱起來。

“滿腔的熱血已經沸騰……”

熱淚從池部闔着的眼角里沒聲息地直冒出來，凝成淚珠順着滿是垢膩的、許久沒有刮過的耳台子附近流了下去。

“……粉碎那舊世界的鎖鏈，奴隸們起來，起來……”

蓮替新一拭揩着眼淚，卻在自己的臉頰上挂滿了淚珠。……

在大家身后，夜越来越深，黑暗越来越浓。苍空上暗云急走，星星和月亮都消逝了。簌簌发响的树林里风声一会儿像澎湃的浪潮冲击过来，一会儿又像猛地屏住声息使大地暂时沉在静寂里。好像諏訪湖在投射反光，东方的天空上微微闪亮着一块斑点。突然间，不知从哪传来牛的一声哀叫，高聳在远方的和附近的群山好像更静寂了。

后 記

“靜靜的群山”第二部，曾經從一九五四年三月至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中旬連載于日本共产党机关报“赤旗”上。“赤旗”报自从在一九五零年六月受麦克阿瑟占领军司令官的镇压被迫停刊以后，曾經走过一段曲折艰难的路，好容易才从一九五四年的三月起复刊，每天出版。“靜靜的群山”的第二部原是为了这个复刊斗争而写的。

可是，从第一部到第二部之間，整整空白了四年，其原因全都在于作者。一是，我想努力克服存在于第一部中的缺点——在第一部里作者想写出当时日本阶级斗争中所出现的幼稚性，但作者却是以同一水平的幼稚来描写的；另一个是（其实是一样的）讀了毛澤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后，知道自己创作上的缺点，想努力克服它。我自己是工人出身，但是三十年的写作生活不知不觉地使我在生活和思想意識方面都变成小资产阶级了。四年来我曾下乡帮助农民做地里的活兒，也曾寄住在工人宿舍里协助文学团体的活动等等，目的是即令不能全如理想，哪怕能和工农阶级再靠近一步也是好的。不过，由于年龄老大，始終沒有获得美满的成績。

工人和农民究竟哪一些不同，哪一些是共同的？一言之下虽可以用“封建”这几个字，但实际上这指的什么？我迄今还不太明白。在一言之下所谓的“封建”里，好像也有代表日本民族的傳統、应该保留的气質和性格。另一方面，虽说同是工人，而日本

工人又有很多是只有上身是工人，下身是农民的人。

尽管如此，工人終归和所謂“农民”是不一样的。我打算在第三部里能够更为明确地把兩者間不同之点描写出来。在和“封建的”对照之下，尽我的全力来写。

在第三部里，我打算描写从一九四八年到一九四九年間，包括川岸工会在內的东京芝浦电气器材公司工会联合会的大斗争的最后阶段。这一阶段的时代背景是美国为了准备侵略战争，在日本国内镇压工人运动，制造下山事件、三鷹事件和松川事件。^①这么多的东西，也許在第三部里也写不完；那时再写第四部。

現在，总算坚持到底把这第二部写完了。写虽是写完，自信心还是不怎么高，不过好像比第一部强了一些。完成后，讀者們也寄来許多亲切的批評。我明知是过分的夸奖，但仍然压不住內心的喜悦。尤其是听见那些从来没有讀过小說的农村讀者們也有很多在讀这部書的时候，我实在高兴极了。

現在，我正准备写第三部。如果第二部比第一部有点进步的話，这都是作者受了日本人民英勇斗争的鼓励和“在延安文艺座談会上的講話”的啓發，努力使自己接近工人和农民的结果。同时，“赤旗”报讀者們并不向报纸提出“停止登載这种沒趣味的小說”的意見，始終支持着我，这也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德永 直 1955年6月

① 这都是日本反动政府造谣誣蔑日本共产党和工会工人的案件。“下山事件”是一九四五年七月五日日本国营鉄道部总裁下山定期火車自杀；“三鷹事件”是同年同月十七日晚三鷹車站一輛無人駕駛的电車突然冲出車庫，使六人死亡和十三人負伤；“松川事件”是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七日一列火車在松川車站附近翻車，死亡三人。日本反动势力利用这些事件彈压工人，逮捕了共产党员和左倾工会會員，非法判決死刑、無期徒刑等；但日本人民和受非法判決的斗士們正团结一起进行坚决的斗争。